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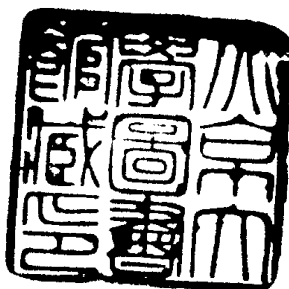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册目次

經部・易類

義經十一翼五卷首一卷

〔明〕傅文兆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潮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義經十一翼二卷》提要

犧經十一翼序

太初易

自天地設位而河洛有圖書矣。自萬物化生而品彙有蓍龜矣。自包犧氏繼天立極而易畫有八卦矣。夫圖書天地之數也。蓍龜品物之神也。卦畫聖心之精也。昔在太古。漁佃而食穴居而處。結繩而治。故圖書寄其數耳。不必衍數而叙疇也。蓍龜含其神耳。不必蓍筮而龜卜也。卦畫寓其理耳。不必演卦而繫辭也。此太初之易。寥寥上世。而為萬世斯文之祖也。

上古易

河洛呈祥。洩人文於太始。犧皇啓祕。妙心畫於不言。自昔聖人敬承其緒。則河圖而制蓍。

則洛書而制卜則犧畫而立象所有者不過天地定位以下之象而已不過乾為天為圜以下之辭而已第龜卜之事若存若亡靡可考已乃若則圖制蓍則大衍之策數可推因象繫事則說卦之旨可考故當其時聞易者隨其事而以己意設之無專名也因其文而以己意發揮之無定辭也之易也其在唐虞以前神農以後之聖人乎不然胡帝舜命禹之詞已有筮龜協從之語乎然則何聖人所作蓋古人著作類不顯其姓名故夫子說卦亦但首冠之以昔者聖人之作易然則姓名固不傳而夫子亦不得而考與

中古易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並取之著卦取之象越唐虞歷夏商無有演之為易者非不能作也唐虞夏商世質民淳易固不必演也惟周文王以盛德當殷之末世值紂昏亂囚于羑里紂何人斯為殷天子文何人斯為紂諸侯夫以天子而至于囚諸侯彝倫攸斁莫此為甚況夫箕子明夷微子行遯比干過涉而滅頂諸賢滅跡而髙尚紂且郊社不修宗廟不享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積鹿臺之財而王居不渙信讒佞之口而朋比不亡將高宗之業幾傾致帝乙之統屬絕文於是槩時事之不然思感悟之無階乃發憤而作易因郊社之不修也曰王其用享于帝享于西山岐山乎因宗廟之不享也曰王其假于有廟乎因婦言之是用也曰王其假于有家乎因錫令之

廉常鹿臺之聚怨也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乎於小人也則教以受寵無為剝廬於君子也則教以自邑無為用罔雖昏媾不終而猶冀其乃孚雖睽孤不孕而猶冀其遇雨易之興所從來矣夫易雖為紂事而作而實不專為紂事而言變而通之推而廣之遠近幽深之物無不可以畢知出入利用之神人皆可

以與能大哉文王之易其足以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之道矣

孔子易

文王作易止有二篇辭占象變悉具其中孰有窺其微者唯我夫子聰明天啓神會其辭默契其旨即諸弟子未嘗雅言之其妙可知已及其學之也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其精且勤為何如者是以作為十翼以發其義於卦辭則彖之於爻辭則象之於爻彖所未盡者則又文言以釋之至於立象設卦之旨河圖揲蓍之法則總括其義於繫辭二篇而說卦則專言所立之象序卦則專言卦序之承雜卦則專言反對之義易至此其大備矣夫易畫於上古興於中古至夫子而始備易道

大明真如日之中天天地聖人之蘊可以傳之萬世無弊雖以秦火焚書幾於大盡而吾易獨以卜筮得不焚斯不亦天下萬世之至幸至幸者與使其得十翼者而善學之易道至今存可也而何後世之紛紛也

秦漢以來易

秦以卜筮得全其經漢儒附會益晦斯理晉

譚老易王何為甚惟唐太宗命正其義頗達
校書宗于王弼章句不分義理舛錯古稱三
聖彼益周公事既無稽辭益不解承訛踵獘
至于有宋朱子本義仍宗其說畫則用邵經
多用程然而集諸家之大成斷以一己之獨
得則諸儒之中唯朱夫子獨得其宗矣
皇明易

高皇帝首定天下易兼程朱欲互訂以明義
文皇帝繼定天下獨宗本義欲遵守而畫一
奈何讀易者不明　國家造士之意與之互
訂則騎墻而莫知適從與之遵守則膠柱而
不知通變是以二百年來經生學士率循訓
詁之餘緣貪利祿之途又之於心卒無所得
況夫高者雜以漆園柱下之旨卑者守乎司

馬季主之業其孰有反而求之十翼之本旨
者予竊惑之是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以發明羲文孔子宗旨一曰觀象二曰玩辭
三曰觀變四曰玩占象者互見於彖中則隨
文求義以闡其微辭者本原於說卦則分門
別類以究其蘊至其觀變則折衷於文言乎
變而不主於蓍策之變玩占則取必於貞悔

而不專於吉凶之辭其揲蓍則本河圖用揲
四而不用歸奇立象設卦則以先天歸藏連
山後天分屬而不拘拘於一每生二之說乃
若推明圖書之本圓包犧之未有六十四卦
皆以經解經而不敢毫有所穿鑿於其間者
日積月累稿不知其凡幾百易必求當於心
而後已私心自謂於犧文孔子之訓或可發

原缺

明其萬一然而今之說易者有所預焉曰儒先注疏各有師承今雖創見未必遠過前人又曰制固然且不從者是為信制兩者相角益不知復古初聖人之意嗟夫宇內甚大豪傑代有天下士寧無抱獨知之契而欲相証以心者乎以故不恤衆議竊竊焉欲有所就正而不能自已也因謬為之解曰夫子所稱

從周者也乃其所不從者有兩大事曰周時曰武樂周之時建子矣夫子曰行夏之時至其作春秋直以夏時首事焉武之樂當時用之矣夫子直謂其未盡善且曰樂則韶舞夫周時武樂盡出於文武之規畫其未盡之制夫子尚欲潤色之以彰一代令典況夫易以夫子十翼為宗又非如周時武樂有可損益

羲經十一翼總目

圖書者數之祖也犧畫者象之祖也三者並出太古之世其見於經最畧而諸儒獨詳言之噫夏商之禮至夫子且無徵矣周室班爵祿至孟子且不得聞其詳矣況上世之圖書乎吾於諸儒之詳言圖書而益知其無考也吾於夫子之畧言圖書而益知其不可

考也言其所可考者故作太古易冠於首
圖以蓍筮書以龜卜若存若亡至犧畫以立象則詳
具於說卦篇中是說卦其源也出於太古之後也二
篇其流也興於中古之後也而世儒遡其流不窮其
源徒遡其流故虛而無據卒忘其源故辭多不解柰
何以所自有者而并忘之也作上古易第一
易以觀象爲主辭者因象而繫也變者因象而通也
占者因象而斷也但說卦之象文王二篇十用其三
四其間多有不合者於是世儒疑之疑則因而置之

不講并其所可通者而亦莫之考也作觀象篇第二
其次莫若玩辭蓋象也者有形貌無文字故象不可
見以辭而見或遠取物近取身皆所以像其象也匪
辭則烏知其象之所在故曰君子觀象亦於其辭觀
之而已矣作玩辭篇第三
其次莫若觀變蓋一卦能涵萬象一卦止言一象果
爾則得此遺彼各卦均此陰陽諸卦均此爻位果爾
則執此泥彼故須通變隨時通變因時化裁有不窮
之妙焉故可以象事亦可以知來不然縱卦辭爻辭

終爲有盡卽之卦本卦終爲有限作觀變篇第四
其次莫若玩占蓋占者占其吉凶而已吉凶因乎事
之得失事之得失因乎象之當否故事之得也非他
也貞而已事之失也非他也不貞而已事之得而失
失而得也又非他也悔與不悔而已故總而一之以
貞悔最爲圓活而世儒以辭占之遇吉則吉遇凶則
凶吉凶將何所憑乎作玩占篇第五
夫易孔子十翼言之詳矣茲復又有十一翼者何曰
非於十翼之外別有所增加也亦不過就十翼中闡

明之而已矣雖然此亦學易之筌蹄耳至於得心忘
象得意忘言又有在於善悟者吾不能不望於同心
之士

義經十一翼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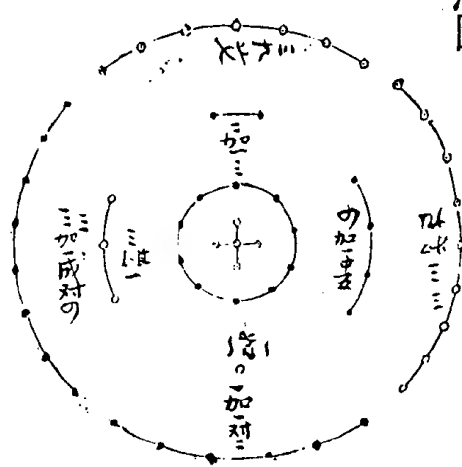
雲林　傅文兆　編著
如水　王民順　發刊
九我　李廷機　批評
石簣　陶望齡　批評
霍林　湯賓尹　批評
無障　吳　默　批評
芝南　邵景堯　批評
書林　李　潮　繡梓

太古易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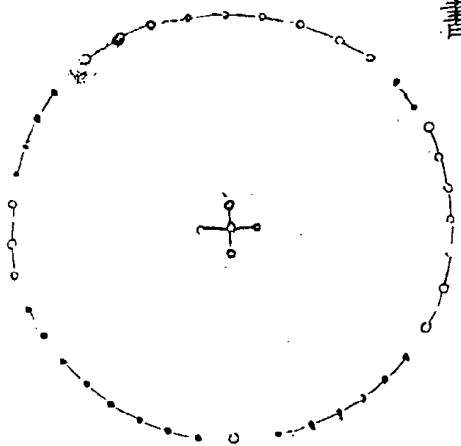
太古之世河出圖洛出書吾不知何爲而出也遐哉邈乎莫之考也已迨至包犧氏首開天而王天下其時漁佃而食穴居而處結繩而治書契且未之立也于是觀天文察地理遠取物近取身而八卦始作焉此八卦乃包犧氏之畫與河圖洛書之數並立爲三而八卦之畫未始不本圖書之意以有作河圖之分陰分陽有太極生兩儀之意焉洛書之四陰四陽有兩儀生四象之意焉是八卦者不過包犧氏即圖書之意而申明之耳然兩儀未判四象未分八卦未成列此太古無言之易後世聖人所繇因圖書而制卜筮因八卦而設卦繫辭之考本也

太古易目

河圖
洛書
犧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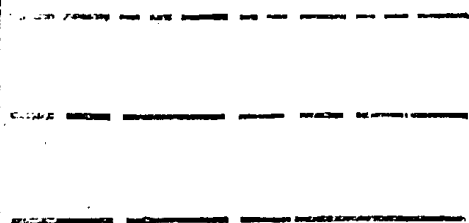
河圖

此易所謂河出圖也舊傳此圖皆方今以其中十數不相聯屬故規而員之其位其數悉從先儒之舊

此卽太極生兩儀也。中五與十太極也。一與三陽儀也。二與四陰儀也。六與八陰儀也。七與九陽儀也。一二三四環抱而五其中乎。六七八九再環抱而十又其中乎。五者爲陽中乎。十者爲陰其抱陽乎。一與三二與四其分陰分陽而環抱其五十乎。六與八七與九其又分陰分陽而再環抱其五十乎。此太極初分兩儀始判之景象也。以其圖之通天故名曰河圖。河者通于天者也。

洛書

此易所謂洛出書也。舊傳此圖亦有。今以其四隅之數。皆直散而不相聯接。故規而員之。其位其數。一從先儒之舊。

此卽兩儀生四象也。居中者五十太極也。一與九一象也。三與七一象也。二與八一象也。四與六又一象也。

五不動而居中乎。一仍居下與九相對而爲十於是仍居左與七相對而爲十乎。二與八四與六則各以多寡乘除相對待而爲十於四隅之間乎。此兩儀旣判四象已呈之景象也。中於地者洛也。此書五居中而四象具陳於外。故名曰洛書。

犧畫

此包犧氏始作八卦也。舊以黑白爲文而中分老少。首名八卦。失圖本意。今只以一每生二畫之。不用太少八卦之名。

此八卦也一畫橫過者陽乎中斷者陰乎一陰一陽之上其各生一陰一陽乎

總論

河圖者十數也洛書者九數也八卦者八數也太極未分十數全矣太極將分十降而九矣太極既分九又降而八矣

河圖以五十爲太極洛書以五爲皇極八卦則一卦各具一太極矣

通於天者河也中於地者洛也卦則人情物理懸掛以示人矣然則河圖者天也洛書者地也八卦者人也三才之道備矣

圖書之體圓八卦之體方然八卦之先天易連山易歸藏易後天易又皆以圓爲體然則圖書之圓固已先八卦而示其體矣要而言之方圓不同奇偶則一

圖書以黑白分奇偶八卦以中斷不斷分奇偶總一奇偶而已

分言之河圖者其太極生兩儀乎洛書者其兩儀生四象乎橫畫者其四象生八卦乎合言之則橫畫之中亦悉備焉兩儀者二畫也四象者四畫也八卦者八畫也不必圖書而具也此易所以專據橫畫而立卦生爻觀象繫辭也

圖書而曰河洛者何也河與洛皆水名五行之先初一曰水故首取而名圖書也不取他水而取河洛者河洛天地之中也且河通於天洛中於地又以見圖書之道通天通地通人而無所不貫也試觀天有曆數地有方位人有戶籍非河洛之數無以紀之眞所謂通天地人而一之者也寧獨著數也乎哉

李九我先生評

河圖洛書言馬負言龜負者多矣從未有言方員者今觀其員體多寡乘除適相當焉况黑白小圈俱係員體豈有大體而不員者得此若雲開日朗誠爲千古斯文一快

吳無障先生評

圖書出於太古後世失傳久矣自漢孔安國始倡爲龍馬負圖神龜負書之說嗣後劉長民張文饒易置圖書惟朱先生據關子明劉歆邵堯夫之說爲今圖

書方體而後其說始定。自今觀之，諸儒疑易圖書迄無定論，朱先生考正圖書，固見其深合古易，而此又少加員體，又足以補朱先生所未及，足正千古之謬。

邵芝南先生評

易有太極，此太極所自始也。今所傳周子太極圖，以黑白爲文，中爲一白圈，外則左白右黑，又其外則左黑右白，宛若一河圖形模，乃知古人亦嘗以河圖爲太極証佐，而河圖之員又得太極圖二証佐，於此見先聖先賢同符共轍。

上古易敘

太古聖人既作，爲圖書，作爲八卦，不過模寫太極初分之景象，其理渾含。迨後風氣開矣，情僞著矣，書契立矣，聖人於是先則河圖以制蓍，既則洛書以制卜。其占法則取諸八卦，其卜法則取諸五行，而要之不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擬形容而象以物宜，觀典禮以斷吉凶而已。此上古聖人之易，中古聖人所爲設卦繫辭之考本也。

上古易總目

則圖揲蓍敍

易曰河出圖聖人則之累則之以作易乎曰非也所之以揲蓍也於何而徵之繫辭言五十有五之數即以大衍之數承之朱先生釋之曰大衍之數[illegible]河圖之中宮凡此策數生於河圖之四面此以[illegible]河圖以揲蓍矣夫自古言揲蓍者多矣其所論[illegible]在於分揲掛扐之間孰有反而歸之圖者而我朱先生獨能以圖証之此誠千古獨得之見吾意必且明言則圖之意以示來世孰意諸儒議論有如聚訟而朱先生信古不肯輕爲折衷是故以大衍之五十則河圖中宮之五十粹乎無容議矣至於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本則河圖之一二三四也而或主其說於歸奇揲四之或六或七或八或九本則河圖之六七八九也而或指其數爲過揲雖其三奇則九即過揲之四九三十六三耦則六即過揲之四六二十四二奇一偶則七二偶一奇則八即過揲之四七二十八四八三十二而一主於歸奇一主於過揲其於則圖揲蓍之意漫無所指歸矣易曰河出圖聖人則之累徵

則中宮之五十乎作揲蓍考

則河圖揲蓍目

大衍圖

制蓍

揲法

成爻

用九

用六

大衍則河圖揲蓍

一 虛一

二 分二

三 掛三

四 揲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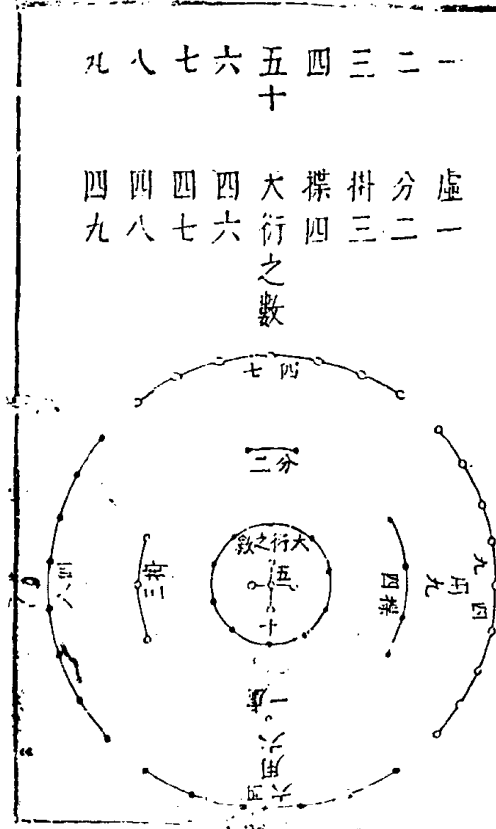
五十 大衍之數

六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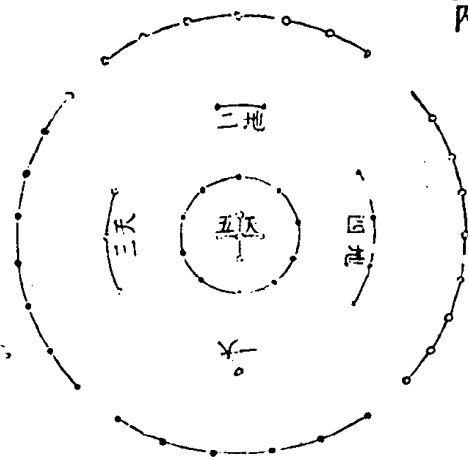
七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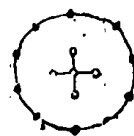
八 四八

九 四九

大衍論

聖人作易黙賛神明而著生焉所謂天生神物也聖人欲制著以筮乃取河圖之數則而用之河圖之數一二三四環於外而五則居中六七八九再環於外而十又居中是圖之數皆由外以至中也聖人則之以制著則由中以及外其最居中者非五與十乎則卽此五者使各極於十而大衍之數五其十矣居五十之外者非一二三四之環列乎於是則其一以置一不用則其二以分而爲二則其三以掛一爲三則

其四以揲而爲四餘者爲閏再餘者爲再閏不用之也居一二三四之外者非六七八九之環列乎則以揲著三變之後兩手歸奇之餘其見在之策若揲四而得六則爲圖之六若揲四而得七則爲圖之七若揲四而得八則爲圖之八若揲四而得九則爲圖之九爲七爲九雖不同而均命之爲陽爻爲六爲八雖不同而均命之爲陰爻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故用九六以計乾坤之策則爲三百有六十用九六以計二篇之策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由此觀之聖人之制蓍以筮何莫非所以則河圖也故曰河出圖聖人則之也然是數也先以五爲主而後使五者各極于十是十之數倚五而起也必先虛一分二掛三揲四而後六七八九之數可得是六七八九之數又倚一二三四而起也合而觀之六七八九十之數倚於一二三四五而起而一三五三者奇數也屬之天也是聖人參之也二與四兩者偶數也屬之地也是聖人兩之也故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之謂也

參兩

此以一言該盡則圖揲蓍之意天一也天三也天五也所謂參天也地二也地四也所謂兩地也大衍之數倚五而起六七八九之數倚一二三四而起所謂倚數也

制蓍一

河圖之數其最居中者天五與地十故聖人首則此以制蓍策之數所謂大衍之數五十者正則此五十之數也

大衍之數五

衍而曰大衍者何也蓋蓍必三變而後成爻再衍與三衍之策不若初衍之全故合五十之策而名之曰大衍也或曰小衍爲十大衍爲五十誤矣

凡制蓍之數爲十者凡五則河圖之中五也

大衍之數十

凡制蓍之數爲五者各極於十則河圖之中十也

揲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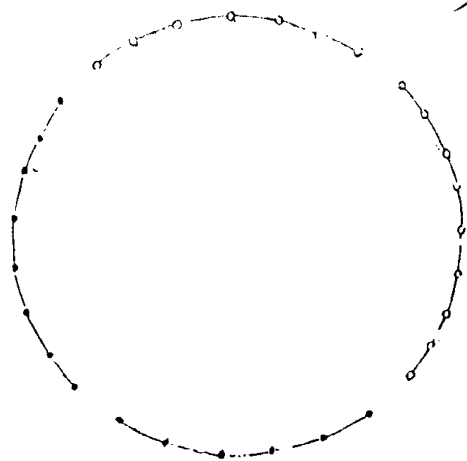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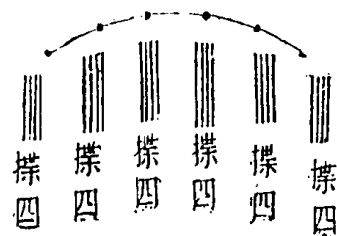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居五十之外者爲一二三四故聖人取之以爲揲蓍之法

兩指之間所謂扐也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也扐必以再者何也揲左歸奇一扐也揲右歸奇再扐也所謂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也是爲一變也

或問先儒以乾坤爲過揲而用奇零之策何也亦不玩其辭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是乾策以揲四言未嘗以歸奇作數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坤策以揲四言亦未嘗以歸奇作數也若曰過揲之策有所準則過揲而非當揲聖人何必復論之也若曰歸奇爲正數則去初掛四爲奇八爲偶之論果何所據也

成爻三

初六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初六

二十四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凡十此第一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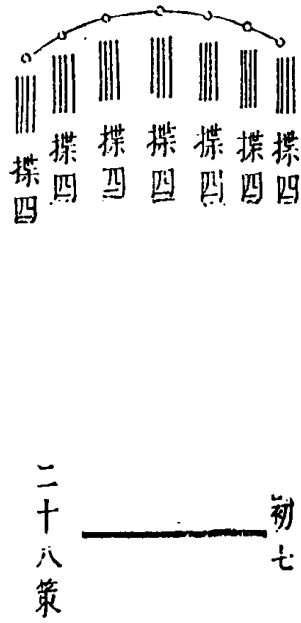
再衍之數四十其用三十有九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凡八此第二變也

三衍之策三十二其用三十有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凡六此第三變也以其數初得之則爲初六自二爻得之則爲六二自三爻得之則爲六三自四爻得之則爲六四自

五爻得之則爲六五自上爻得之則爲上六易曰用六二篇中凡陰爻皆以六名之蓋本諸此也

初七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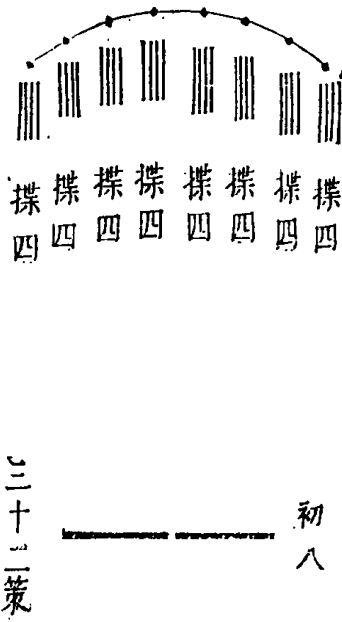
初七　二十八策

大衍之數五十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或十或十一此第一變也

再衍之策或四十策或四十四策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或八或九此第二變也

三衍之數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凡七七此第三變也以其七而最初得之則爲初七餘五爻則爲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上七或曰爻辭無七之名不知易言用九則知不用在七耳非本無七也

初八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初八　三十二策

大衍之數五十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一扐再揲

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或十一或十此第一變也
再衍之數或四十策或四十四策虛一分二掛三揲
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或十或
九此第二變也
三衍之數或三十六策或四十策虛一分二掛三揲
四歸奇一扐再揲四再歸奇再扐爲揲四者凡八是
爲八此第三變也以其八而最初得之則爲初八餘
則爲八二八三八四八五上八爻本無八之稱而曰
用六則知不用者在八也非本無八也

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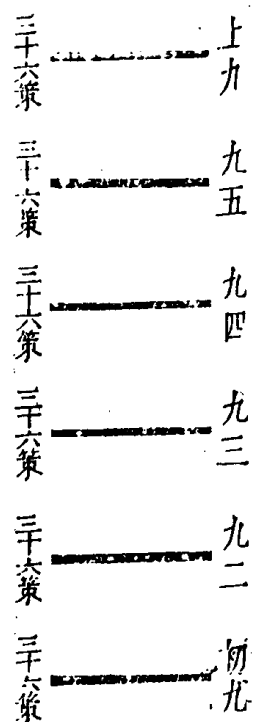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揲四

初九 三十六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三左揲四

奇右揲四再歸奇爲揲四者凡十一此第一變也
再衍之數四十四其用四十有三分二掛三左揲四
歸奇右揲四再歸奇爲揲四者凡十此第二變也
三衍之數四十其用三十有九分二掛三揲四歸奇
再揲四再歸奇爲揲四者凡九是爲九此第三變也
以其九而最初得之則爲初九自二爻得之則爲九
二自三爻得之則爲九三自四五上爻得之則爲九
四九五上九易曰用九二篇中凡陽爻皆以九名之
蓋本諸此也

用九

上九 三十六策
九五 三十六策
九四 三十六策
九三 三十六策
九二 三十六策
初九 三十六策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上六　二十四策
六五　二十四策
六四　二十四策
六三　二十四策
六二　二十四策
初六　二十四策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論策數

陽爻用九四九非三十六策乎以三十六策計之六爻皆三十六策則爲二百一十有六矣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也陰爻用六四六非二十四策乎以二十四策計之六爻皆二十四策則爲百四十有四矣故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由此九六以計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矣此特自九六計之耳若以七八之策推之亦得之策亦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聖人特以爻用九六因舉九六以示例非專言九六而遺七八也

以九計乾之策則爲二百一十有六然策數所値未必六爻皆九也或七與九相雜或六爻皆七焉以六計坤之策則爲百四十有四然蓍策所値未必六爻皆六也或六與八相雜或六爻皆八焉推之二篇之卦皆然由是而觀聖人繫辭不能兼用七八九六固專用九六以繫爻而其成卦則兼用七八爲七爲九

則爲陽畫爲六爲八則爲陰畫但觀爻必用九六如全體皆以七八而成則用卦象觀之耳

嘗觀聖人揲蓍其勢不得不用乎九六也葢河圖之數由外以及中聖人制蓍則由中以及外取中五與十爲大衍之數則其勢不得不用乎一二三四取一二三四以爲揲蓍之法則其勢不得不用乎七八九六三變成爻其七八九之數見於爻然爻只有陰陽二畫則聖人繫辭於爻亦兼用乎七八九六故舍七八而用九六亦勢也夫聖人亦不用謂爲獨在七八之

九六之所值最少七八之所值最多故取最少者以示爻亦勢也

因乾策二百一十有六而知每爻必三十六策因三十六策而知四揲之九因坤策百四十有四而知每爻必二十四策因二十四策而知四揲之六因九六以推之七八因乾坤以推之二篇是二篇之策不自成也皆由此揲四者成之也四營不成易乎三變成爻十有八變則成六爻是卦不自成其十有八變而成卦乎當其九變而成三爻不過小成而已由小成

而大成所謂引伸也由成卦而成易所謂觸類也天下之能事信乎其可畢矣蓋統二篇而言謂之易統六畫而言謂之卦析三畫而言謂之八卦所以顯道所以神德行者此也此所以為神也

湯霍林先生評

揲蓍則河圖自朱先生啟其端至於揲法取歸奇不用一二三四成爻取交單重拆不用六七八九中間不無矛盾之見今以五十為蓍數以一二三四為揲法以六七八九為成爻宛若一個河圖妙運於揲蓍之間此誠足發先聖則圖之心豈尋常經生所能[illegible]度

陶石簣先生評

朱先生取歸奇本於唐僧一行之說以為十有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三奇三偶則為乾為坤二奇一偶則為巽離兌之象二偶一奇則為震坎艮之象更不思爻用九六其不用在七八乃於奇零之數加此龐贅而本來明白之旨反至失真今去其歸奇而止用本來七八九六不惟合於圖數而於朱先生所說亦不

相妨從之何疑

吳撫障先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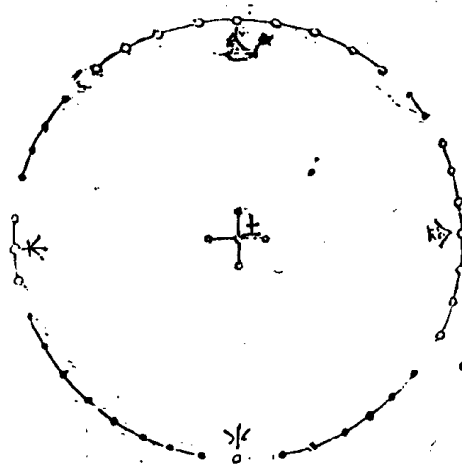
朱先生取歸奇之數以六七八九為餘數合而觀之彼以三奇為九此以四九三十六為九彼以三偶為六此以四六二十四為六彼以二奇一偶為八此以四八三十二為八彼以二偶一奇為七此以四七二十八為七特一取其先一取其後耳且以四時閏月玩之四時者時之正也閏者時之餘也揲之以四是四時也若歸奇不過閏焉耳矣天下豈有以正為閏以閏為正哉必不然矣

則書卜龜敘

易曰洛出書聖人則之果則之以敘疇乎曰固所以敘疇實則之以卜龜也蓋洛書之數有居中者有居四正之陽位者有居四隅之陰位者。四正之陽位為水火木金。四隅之陰位為水火木金之交而五則為土居中。卜龜者以金木水火之位定東西南北之位先以某事書於某方位之間然後置龜于中。揚火作龜以致其墨如居其方位則龜正食其墨矣此所謂則洛書以龜卜也至於五行則又視龜之雨霽蒙驛克以為已之吉凶此又洪範則洛書以龜卜之意也晚近世不知龜法乃執洪範所言以考之卜洛卜疾卜功臣卜年卜世之法與此未不類謂當別有卜書余謂作龜致墨此最易知卜筮是也惟人君本五行以修德總歸之五福此難曉故箕子獨敘九疇以發之合尚書所載乃見卜龜之法而世人未之思也作龜卜考

則洛書龜卜總目

洪範

一	五行
二	五事
三	八政
四	五紀
五	皇極
六	三德
七	稽疑
八	庶徵
九	五福

九疇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皇極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三德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稽疑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庶徵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福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箕子文王俱同時事紂者也文王蒙大難而作易箕子當内難而作範同一悟紂之心同一言人君治天下之事非止爲卜筮而言也且卜筮之事起於唐虞以前觀帝舜命禹之詞曰龜筮協從則黃虞以前已有卜筮之法帝舜特遵而用之耳且以洪範考之卜五占用二則七稽疑一節之中已

有龜筮之事矣必洪範全而後爲則洛書也哉但占用貞悔筮則河圖在易書皆有証據獨卜龜一事古今皆未有明文可以的然見之於行吾嘗即周禮并尚書所載卜法以意逆之得其所爲卜龜之意然而其法不傳徒爲想像終不若揲蓍則河圖占法用貞悔之有証據也

原取龜

龜何自來也禹貢所謂九江納錫大龜是也胡爲而獨取龜以卜也蓋動物中惟龜最神天下孰有不食不飲如龜者乎又孰有恬惔如龜而其神自完周書乎成王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故聖人取之以卜正以其能全天地之正氣也

原卜法

周禮曰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體者天地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周禮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體辨之得其體則吉周公卜武王疾曰體王其無害是也何謂

色即雨霽蒙驛克之色是也雨霽蒙驛克之色非他即水火木金土之色水火木金土又非他即吾身之貌言視聽思即庶徵之雨暘燠寒風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一也總之惟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柔克而已偏于水木者當用剛以克之偏於火金者當用柔以克之惟土則中和所謂正直也正直則無反無側會歸維皇之極矣是三德又總歸一德也

何謂墨以墨定其方位書其所問之事使龜居其中灼之不使人見任其自浮自定食其墨者居其所則

墨食矣以意會之可也周公卜洛曰惟洛食正以澗水東瀍水西書之於中龜正食其洛之墨也或[illegible]或色或墨卜者不可缺一也非君則占體而大夫占色史則占墨也其各言者亦猶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之意會而通之可也

周禮曰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又云灼龜鑽兆合而觀之其法雖不傳猶可想見十一於千百中也灼龜者卽揚火之義龜性靜使不以火揚之則寂然不動何以作之以致其墨又曰鑽兆者龜能眷神自然與天地之氣機合以火灼之蓋所以祓除其外之邪氣使正氣呈見也鑽者鑽研其理反觀以知吉凶非有物以鑽之如易所謂鉤深之鉤是也子曰臧文仲居蔡蓋爲藏龜之室非敗龜也今浙人灼龜用敗龜甲吾不知其何所食其墨也失其義矣噫龜用敗甲蓍用錢代其流之弊一也後世誰復知蓍龜之意哉

凡卜者必以三龜參考恐一龜或不準也啟籥見書者卜龜必以器藏龜于器中先定其四方上下之位又以所問之事書之於其方位之間然以火[illegible]籥之不使人見默俟其自游自[illegible]見卽見其所書之事非別有卜書也

原卜用五行

五行之說何昉乎起於堯命羲和時矣堯以閏月定四時而舜則察璿璣以齊七政七政云者太陽太陰與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所由起也聖人以陰陽卑蓍以五行用卜此五行所以屬之龜而要之一陰[illegible]也陰陽一歸之中也

禹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五行之當修也又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此五行之不可侮也又箕子曰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禹能敘五行者也由是觀之五行之說原于舜之時而古以之制卜有自來矣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之名也蓋五行在天地間人日用所不可缺者也其在於人豈謂是五行之生人有此屋是[illegible]代之云哉蓋假人世之最切者擬之以爲修德之資焉耳

試以水言潢濱一勺固水也即江海亦水也究爲潤物之雨亦水也水能潤下極則作鹹觀海水可以煮鹽非以潤之極而鹹乎故水之潤下吾體是以潤澤生民可矣然潤極而鹹過鹹豈其宜乎此觀水以修德也烹飪之火固火也即日之爨日之暘皆火也火性炎上極則作苦試觀火性烈而難近凡物傷於火者味多苦過苦豈人所堪乎火性極烈君子體此以嚴立法度使人難犯可矣然過苦豈其宜哉此觀火以修德也易曰甘節苦節則知苦者非中而甘者爲

中矣天下惟土生稼穡其味作甘天下人嗜之不厭此土之所以爲中也木有曲者亦有直者曲者可以爲弓輪直者可以爲棟宇皆可以適於用然木之味多酸酸固味中之不可少然過酸亦非所宜然不若稼穡之甘令人嗜之不厭也金能從能革金之性剛以火液之則能從不以火液之則能革亦可適於用然金之味多辛辛固味中之不可少然純用辛亦非所宜然終不若稼穡之甘之不可厭也觀此則知五行之用不在五行而在我矣所謂金木土穀惟修此修者也所謂威侮五行汩陳其五行侮此汩此者也

原皇極

陸象山先生曰讀易者須知太極讀洪範者須知皇極此可謂片言居要者矣皇極者何即五行之土五事之思五紀之曆數三德五兆之克庶徵之時五福之考終命也蓋洪範以五皇極爲主前四者爲體道之事後四者爲盡道之符總之調劑中德以歸於維皇之極而已試言之遠取諸物水火木金土非民生之最切於用者乎即是皆可調劑吾心以適於中也

近取諸身貌言視聽思非吾身之所以加民者乎即是皆宜各盡其事以會歸維皇之極者也自是而施之八政推之五紀以理庶政以經天文皆足以爲吾修德之實也要之五行不同總歸三德水木者過於柔雖鹹酸異宜而未若稼穡之甘火金者過於剛雖苦辛異味而亦未若稼穡之甘此高明貴於柔克潛沉貴於剛克也由是而驗之蓍龜即貞悔以及雨霽蒙驛克之兆不過以此及[illegible]已使剛柔相克以適於中而已自是而庶徵至矣雨暘寒燠風各以時矣

自是而五福臻矣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其[illegible]於我矣必至是而後始會歸維皇之極矣乎此則洛書敘疇之大指也

卜功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周公卜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illegible]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公卜洛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

原卜筮之用

古人有大事而後謀及卜筮如枚卜功臣武王之疾

洛邑之建是其証也卜用龜本至公至神無所用心卽蓍策卦爻亦無思無爲至公無私但非其人則不能傳卜筮之意故曰擇立卜筮人然則人何容易哉且每占必用三人同占以相參考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恐一人之偏見也然又不專倚一卜用龜又用筮以相參考龜從矣筮從矣又合於卿士大夫庶民之皆從然後乃爲大同若有一不合又當審而後行不可徒任已見也嗟夫心至一[illegible]心以觀可以敵[illegible]已志亦可以通卿士大夫庶民之志故曰朕志先定

鬼神其依又曰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卿士大夫謀及
然則志也者又所以為卜筮之本也易曰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非存乎蔽志之人哉

則畫立象叙

上古聖人既因河圖制蓍以筮因洛書制龜以卜考筮者亦必考龜考龜者亦必考筮二者並行不可缺一矣但龜或占體或占色或占墨皆自龜之本身以占無所用書也惟蓍以九六定爻其爻之觀變無以立本於是又因八卦分而成列規而員之作為先天歸藏連山後天四易各因其體而立之為象以為考占之本文王作易所為設卦繫辭變通鼓舞蓋本之此也

則犧畫立象總目

立象一　立象二　立象三　立象四

總論聖人之象

總觀說卦之象

總觀說卦之辭

成列

乾 ☰

兌 ☱

離 ☲

震 ☳

巽 ☴

坎 ☵

艮 ☶

坤 ☷

按乾從十從日又從十至健也震從辰巽從巳坤從申十二支神也坎從土坤從土五行也離從隹雞與雉亦從隹遠取諸物意也兌從口艮從身近取諸身意也玩八卦之字亦已包含萬象矣

論成列　從無人看出

昔在太古包犧氏始作八卦其時兩儀猶然兩畫也未嘗分兩爲八也四象猶然四畫也未嘗分四爲八也八卦猶然八畫也未嘗合三畫爲八卦也何有於名名且未有何有於六十四後世聖人欲立象以盡天下之意於是始取犧畫之兩儀分爲八畫繼取犧畫之四象分爲八畫然後以八畫之一陰一陽相間者加於其上而八卦始成列焉此雖未立爲象而象已具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者此也

論八卦之名　大是

八卦成列然後始定以名其首三畫皆陽陽性健故名曰乾乾者健也其次則陰見於上喜之見乎外者也故名曰兌兌者說也其次陰麗于陽有麗之義故名離離者麗也又其次陽動於下有動之義故名震震者動也震之後則巽次之以陰之伏於下也而陽陷陰中非坎之義乎安得不名爲坎坎之後則艮繼之以陽之止於上也而三畫皆陰非順之義乎又安得不名爲坤其定八卦之名如此此雖未作爲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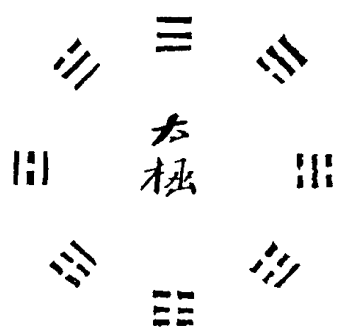
易已立所謂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此也

論乾坤成列　極是

夫八卦成列而獨曰乾坤者何也蓋八卦成列首乾終坤故舉首末以該中而曰乾坤成列也自乾坤成列之後由此而立象由此而設卦由此而繫辭由此而變通鼓舞無一不本之乾坤易可無乾坤乎無易則乾坤之理終蘊而不彰乾坤可無易乎故又曰乾坤為易之縕此之謂也

先天易

太極

先天易

昔者聖人作易既以八卦成列定之以[illegible]分其卦以乾兌離震之在右者規而圓之[illegible]坎艮坤之在左者規而員之於右卦是[illegible]下東坎西艮兌得偶震巽相對而相錯以居矣自此易一作而象不可立矣乎

先天立象一

天本在上而此之乾則在上也故立乾之象為天地本在下而此之坤則在下也故立坤之象為地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而此之艮正在西北之方故立艮之象為山天下之澤盡注於東南而此之兌正在東南之方故立兌之象為澤春將近而必雷而此之震正當冬春之交故立震之象為雷秋將近而必風而此之巽正當夏秋之交故立巽之象為風水可以濟火而能害乎火故於離之居東而立其象為火火可以濟水而能害乎水故於坎之居西而立其象為水自天地之象一立而尊卑之位定是矣自山澤之象立而感應之道綻是矣自雷風之象立而化生之道

畫是矣自水火之象立而相濟之道管是矣天地立位首天也以其最居立象之先故舉而名之曰先天

先天立象二

先天方位離東坎西坎以一陽而剛得中兌巽以二陽而剛得中乾以三陽而剛得中皆自西相聯而居於上離以一陰而柔得中艮震以二陰而柔得中坤以三陰而柔得中皆自東相聯而居于下此古聖人又以此易而立爲柔中剛中之象後世聖人作易所謂剛中正柔得中其本之斯乎

先天立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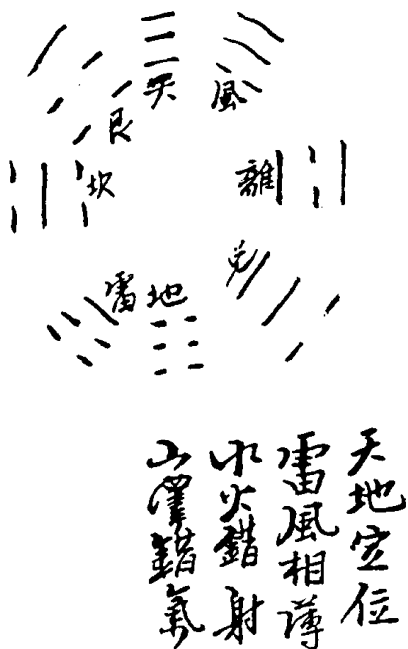
先天之位除乾坤而外自震而艮而坎皆二陰而應一陽自巽而兌而離皆二陽而應一陰盖坎以一陽居中而得上下之柔應卽震艮亦各以一陽而得二陰之應離以一陰居中而得上下之剛應卽巽兌亦各以一陰而得二陽之應此古聖人又以此易而立爲剛柔相應之象後世聖人作易所稱剛中而應柔中而應上下應剛柔相應上下敵應盖本諸此乎

先天立象四

先天之位除坎離而觀則見震一陽也過此則爲兌之二陽爲乾之三陽非陽之以漸而長乎巽一陰也過此則爲艮之二陰爲坤之三陰非陰之以漸而長乎此古聖人又以此易而立爲陰陽消長之象後世聖人所稱剛浸而長剛長乃終柔浸而長消不久也意其本於此乎

歸藏易

天 風 艮 坎 離 兌 雷 地

天地定位
雷風相薄
水火錯射
山澤通氣

歸藏易

昔者聖人作易又卽前八卦更置起震初陽坎中陽艮上陽而統以乾之三陽規而員之於左起巽初陰離中陰兌上陰而統以坤之三陰但見震巽而次以坎離又次以艮兌而終之以乾坤以此而合觀於先天之易雷風之位未易也天地之位未易也惟離東坎西易而爲坎東離西艮西北兌東南易而爲艮東南兌西北故坎離不言水火而言雨日艮兌不言山澤而言止說於是雷風而繼以雨日又繼之以止說而總歸之於乾坤焉然一歲生物之景象此易首震而終坤故舉所終以名曰歸藏以坤藏爲義或曰商易首坤名歸藏誤矣 乾歸三陽坤歸三陰故曰歸藏

歸藏立象一

雷動風散者一剛一柔之在下也雨潤日暄者一剛一柔之在中也艮止兌說者一剛一柔之在上也乾君坤藏者統之以三陽三陰也分言之乾三陽爲剛卦卽震坎艮以一奇爲主雖多陰而亦爲剛卦坤三陰爲柔卦卽巽離兌以一偶爲主固雖多陽而亦爲柔卦剛則稱大柔則稱小此古聖人以歸藏之所立之爲象後世聖人作易曰剛卦柔卦曰大卦小卦其本之此乎

歸藏立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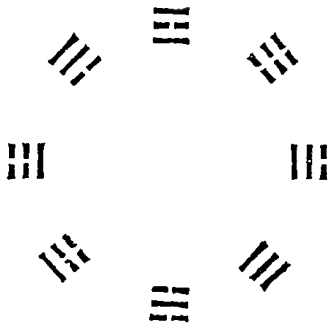
觀乾以君之則知陽之屬君陰之屬民矣但震坎艮皆以一陽而統二陰是一君而二民也巽離兌皆以二陽而統一陰是二君而一民也以奇偶論則陽以一奇爲主陰以一偶爲主以君民論則陽得統陰陰不得統陽易之所以爲典要如此易所稱君子得輿民所載也無魚之凶遠民也其一陽二陽之別乎

歸藏立象三

乾三剛也坤三柔也震初畫剛易柔也巽初畫柔易剛也坎中畫剛易柔也離中畫柔易剛也艮上畫剛易柔也兌上畫柔易剛也此古聖人又以歸藏易立之爲象後世聖人作易所稱剛上柔下柔上剛下而上下無常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剛柔相易意其本於此乎

歸藏立象四

乾三陽也坤三陰也初陽位也震居之則當巽居之則不當二陰位也離居之則當坎居之則不當三陽位也艮居之則當兌居之則不當此古聖人所立之象所謂文不當而吉凶生者是也易所稱剛當位柔得位位正當位不當意其本於此乎

連山易

連山易

昔者聖人作易因前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兩相資益而統之以乾坤則知雷風雨日必有所主之帝矣於是以前易更置見雷莫盛於春乃立震之象於春以見爲帝所自出日莫盛于夏乃立離之象於夏以見爲帝之所相見澤莫盛于秋乃立兌之象於秋以見爲帝之所說水莫盛于冬乃立坎之象於冬以見爲帝之所勞盖不外八卦轉移而其象無窮此易首震而終艮故亦舉所終以名連山以艮爲山也

連山立象一

帝出乎震正春也齊乎巽春夏之交也相見乎離正夏也致役乎坤夏秋之交也說言乎兌正秋也戰乎乾秋冬之交也勞乎坎正冬也成言乎艮冬春之交也相見之離在正夏離其大明之候乎相戰之乾在秋冬之交乾其寒氷之候乎易所稱大明文明履霜堅氷其本于此乎

連山立象二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坤西南也兌西

方也乾西北之卦也坎北方也艮東北之卦也此以方位立象也自有南方而聖人之聽治必取之南面矣易所稱南征南狩其本之此乎自坤爲西南艮爲東北易所稱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利西南不利東北其本之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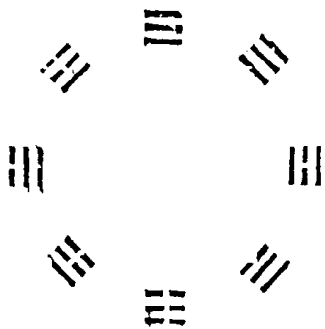
連山立象三

萬物出乎震木之始出也至于齊巽而木始高大矣故巽爲木以木巽火然後可以烹飪是有木而後能生火也故離次之離爲火也火之爲物總歸爲土是

有火而後生土也故坤次之坤者地也即土也土之中則能生金其次兌者兌非金也金之所生在澤也兌爲澤也乾則爲金矣故乾次之金生於水故坎次之坎者水也水能生木故復繼以震而又先以艮者木非土不生故艮山也亦土也木多生於山也易所稱鴻漸于木乘木舟虛木道乃行其本於巽木而爲言乎所稱金矢金鉉金車金夫金柅之類其本於乾金而爲言乎

連山立象四

艮一陽極於上爲終而震以一陽生於下爲始是後而繼之以震是一陽之終於上而復始於下也然非終而有始乎震陽在下而巽陰在下震之後而繼之以巽是震以一陽在下爲有始而巽以一陰在下爲无初然終之以二陽則雖无初而有終矣易所稱終則有始无初有終豈非本震艮巽而爲言乎

後天易

後天易

昔者聖人作易又卽歸藏易更置歸藏易由震巽坎離艮兌而終之以乾坤此則以乾坤爲主而震巽則爲乾坤之始索坎離爲乾坤之再索艮兌爲乾坤之三索以見萬物之所由生此易亦首乾而最居易之後故舉而名之曰後天

後天立象一 自此以後其卦序皆同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卽八卦之性情以立象也易所稱動而

健動而以順行止而說說以行險之類其本于此乎

後天立象二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此遠取諸物以立象也易所稱牝馬牝牛乘馬童牛之類潛龍亢龍翰音羸豕雉膏射雉羝羊喪羊之類其本于此乎

後天立象三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此近取諸身以立象也易所稱大首折首左腹折足左股滅耳咸輔艮輔之類其本于此乎

後天立象四

乾稱父坤稱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此以男女立象也易所稱取女吉勿用取女利女貞男下女待男行幹父蠱于王母之類其本於此乎

吳無障先生評

邵先生所傳陳摶四圖有小員圖大員圖其方圖居於員圖之中有小橫圖大橫圖然究其實不過一每

生二畫員之方之爲之而已稽之說卦考之二篇殊爲不類今以說卦之意考正四圖曰先天曰歸藏曰連山曰後天中各分立其象以爲設卦繫辭之本此乃本經解圖本圖解象深得聖人立象之意

廣乾之象

天地定位乾固爲天矣而天之體則圜也乾其爲圜矣乎乾以君之乾固爲君矣而萬物之生無不始於乾也乾其爲父矣乎本剛則宜節之以柔乾固爲玉若本柔則宜濟之以剛乾亦爲金焉亂生於治乾爲

純陽之世不能不生乎亂乾其為寒乎其為冰矣乎陽為赤乾三陽則為大赤焉乾為馬以健也然健亦有不同焉健而得中良馬也若健而力衰則為老馬健而不足則為瘠馬健而過猛則為駁馬豈均謂之乾郎均謂之馬乎巽為木而乾則為木果焉蓋果而曰木則必非一果諸君子森列於上何其盛也觀乾為天易所稱飛龍在天有隕自天豈非本乾言天乎乾為君易稱武人為大君不及其君豈非本乾言君乎乾為父易之所稱幹父承考豈非本乾言父乎乾

為玉為金易所稱玉鉉金鉉其本諸此乎乾為寒為冰易所稱履霜堅冰其本之此乎乾為大赤易所稱朱紱方來其本之此乎乾為良馬易所稱良馬逐其本之此乎乾為木果易所稱碩果不食其本之此乎

廣坤之象

乾為天而坤不為地乎乾為父而坤不為母乎以其質之柔也則曰布以其中之虛也則曰釜陰之性雖吝嗇而其施則甚均坤固為牛以其順也然權其至順蓋不徒為牛而實為子母牛矣坤厚而載物所謂輿也然極厚而無所不載蓋不徒為輿而又為大輿者矣剛為質柔為文坤不為文乎陽數寡陰數衆坤不為衆乎順也者又人所執以行者也故坤為柄坤之位居北其色屬黑故於地為黑觀坤為子母牛易所稱畜牝牛非本之此乎觀坤為大輿易所稱大輿以載壯大輿之輹非本之此乎坤為文易所稱柔文剛剛文柔非本之此乎坤為衆易所稱衆允往得衆其本之此乎坤為柄易所稱謙德之柄又不本之此乎

廣震之象

雷風相薄震固為雷矣震龍巽雞震又為龍矣然震一陽之始也不可謂非龍也究之必為兩敗俱傷之地震其為龍為玄黃矣乎震者陽氣始敷也敷則萬物因之畢出矣不其為大塗乎主器者莫如長子震其為長子矣乎剛之決柔其決必躁震其為決躁矣乎震之時蒼筤竹其青蔭乎萑葦其蕃茂乎乾之健固為馬矣若震之一陽在下而以馬擬之是健之實大而聲宏也是馬之善鳴也又健之靜而能動也馬

之馵足也又健之動而愈動也馬之作足也又健之
美見於外也馬之的顙也萬物出乎震而稼爲大其
於稼也爲反生以陽之在下也自其陽之始生而究
之則必爲三陽之健自其物之始生而究之則必爲
蕃鮮之巽矣觀震爲雷易所稱震驚百里非乎觀爲
龍爲玄黃易所稱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非本之此乎
觀震爲長子易所稱長子帥師非本之此乎

廣巽之象

齊乎巽巽因爲木猶風以散之巽又爲風矣一索得

女巽又爲長女矣爲木所爲斜木之曲使直者繩
也所以引繩制木者工也故爲繩直爲工亦歸之巽
焉柔所以文剛也巽陰在下不得所貫不謂之白乎
木之生也由萌孽而後則必長由長而後則必高巽
爲木故又爲長爲高焉陰性多疑巽陰伏于下故又
爲進退爲不果焉陰氣鬱結在下其爲臭乎 八之首
有髮焉髮之下有顙焉顙之上有眼焉以巽之二陽
過盛而凝之形容其在於人爲髮之寡乎爲顙之廣
乎爲白眼之多乎陰性吝嗇故不惟近 利而市且三
倍焉巽一陰之始也其究爲躁者以今日之始陰而
冀後日之始陽也震始陽也於卦爲央躁也觀巽爲
木易所稱鴻漸于木於渙中孚之乘木益之木道皆
曰利涉大川非有取於巽之木乎觀巽爲白易所稱
白馬白賁非本之此乎觀進退不果易所稱進退利
武人之貞其本之此乎

廣坎之象

坎爲水凡天下之河海皆水也卽小如一溝一瀆亦
莫非水之類也坎其爲水爲溝瀆乎陽匿陰中其爲

情之隱伏乎矯者使曲而使直輮者輮直而使曲弓
與輪皆矯輮所成也坎之象陽在陰中其爲矯輮爲
弓輪乎人心中有憂則病坎陽陷陰中其於人不爲
加憂爲心病乎耳以虛爲體坎中實窒不爲耳痛乎
血在人身中如水在天地間坎爲水故又爲血卦焉
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乾爲大赤此不爲赤乎以馬
言之坎之健在中是健而美在中也不爲馬之美脊
乎是健而有躁心也不爲馬之亟心乎坎上柔是健
而无終也不爲馬之下首乎坎下柔是徒而无初也

不爲馬之薄蹄乎、首旣下、蹄旣薄、而又能勝任乎、故又爲曳焉、輿之所以能載者、謂其馬之能引重也、爲旣曳而其於輿不爲多眚乎、坎爲水而水之性則通也故爲通、離以陽在外爲日、坎以陰在外不爲月乎、坎之情隱伏而盜則隱伏之尤者也故坎爲盜焉、以木言之、坎陽在中其於木也不爲堅而多心之木乎、觀坎爲血易所稱泣血需血血去惕出其本之此乎、觀坎爲赤易所稱困于赤紱其本之此乎、觀坎爲曳易所稱曳輪輿曳其本之此乎、坎爲月易所稱月幾望八月有凶其本之此乎、坎爲盜易所稱致寇至利禦寇其本之此乎、

廣離之象

水火不相射離固爲火矣、離也者明也又曰日以晅之離亦爲日矣震爲雷而電則雷火之光也、電不屬之離乎、以其再索得女、也固爲中女矣而陽在外而堅不爲甲冑乎、陽在上而銳、不爲戈兵乎陰在內而中虛、其於人也不謂之大腹乎、火能燥物離爲火故物之乾者亦屬之離焉、離其爲乾於矣乎、凡物屬、乎

乎、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止也、其爲閽寺之止乎、艮爲手固能止物而手之中則又爲指焉、指者指其事而責之曰某也啟釁於是建功之心不勝其畏罪之心遂令事廢格而不終、則此指之止爲之也、艮其爲止矣乎艮固爲狗矣、然不特狗之能止物也、狗者畧見事形輒羣起而誚之已又追呼不置於是當事者惡衆口之見誣從而任事不終此爲狗之止也然此猶[illegible]明以止之也外、是則又有爲鼠之止焉事已就緒、[illegible]陰竊而破壞之使當事者惡暴害之大甚遂不勝忿恨而不終任事焉、此則爲鼠之止、也外是則又有黔喙之屬之止焉黔喙之屬、是利口之徒、本無可攻之隙乃大肆譏彈曰吾不畏强禦於是當事者厭此屬之口語亦或至於廢格而不行此又黔喙之屬之止也以其陽之在上也故其於木爲多節之木焉觀艮爲徑路易所稱何天之衢鴻漸于陸非本之此乎、艮爲小石易所稱困于石介于石非本之此乎、艮爲門闕易所稱不出門庭出門同人

原缺第六十二葉

出門交有功其本之此乎艮[illegible]
食其本之此乎

廣兌之象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固爲澤矣以其三索得女也兌固爲少女矣巫者以言語說神而口舌正其所以爲言語也兌爲口固又爲巫爲口舌焉兌正秋也當此之時條枯實落而毀折矣陰附於陽上陽必決陰是爲附決其於地則爲剛鹵焉剛者上之堅實也鹵者水之炎氣也兌陰在陽上故爲剛鹵兌爲少女又爲妾焉兌二陽既壯以此決陰則必恃壯而用罔故前日爲羊而此復日兌其爲羊矣乎凡天下之事多以壯敗致丁寧之意也觀兌爲巫爲口舌易所稱史巫紛若咸其輔頰舌其本之此乎觀兌爲妾易所稱得妾以子畜臣妾吉其本之此乎

總論聖人立象

聖人立象必合八卦之方位而後其象可見如先天立象其[illegible]中之象必[illegible]
中必[illegible]

陰陽消息皆以方位相聯而後見又歸藏立象必合震坎艮而後見陽卦之奇陽之當位不當位陽之當柔必合巽離兌而後見陰卦之偶陰之當位不當位陰之易陽又如連山之象必合八卦方位而後定震爲東方兌爲西方離爲南方坎爲北方乾坤艮巽爲四隅之位又如後天之象必合八卦而後見其爲長男女中男女少男女非離各卦而後見其象也

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所謂剛柔相摩也先天歸藏連山後天總之八卦之轉移所謂八卦相盪也

雷風相薄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帝出乎震齊乎巽所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也日以晅之相見乎離所謂日月也自雷動以至艮止日月運行也自兌說至成艮一寒也自出震至坤役一暑也乾索於坤而得男所謂乾道成男也坤索於乾而得女所謂坤道成女也蓋以數語總該盡四易之旨豈泛然成象成形之變化耶

總觀說卦之象　數段妙絕今古

說八卦者分之雖散然而不相聯合之則一貫而無

所不通蓋自天地間民生日用之常盡以包括亘
古亘今所不能外也易眞冐天下之道哉噫非聖人
其孰能之

其一

有天地然後生萬物而山水之生爲最先天其覆乎
地其載乎山其起於西北乎即微而一徑路一小石
亦莫非山之類乎澤其注於東南乎即微而一溝微
而一瀆亦莫非水之類乎大哉山水乎人與物其生
生不窮於其間乎

其二

天其圜乎日月運行其一寒而一暑乎天之行一日
一周者也天之氣一歲一周者也天之氣不可見而
見於雷故萬物之出出於雷也雷風其相薄乎雷雷
其交作乎雷動風散其兩相待乎雨潤日晅其兩相
資乎震正春也萬物之所出也一出而敷再出而大
塗矣兌正秋也尚未至於寒也乾則在秋冬之交其
寒冰之候乎震之究爲健乎巽之究復爲震乎一寒
一暑所以相循環而不已也

其三

萬物出乎震而稼爲大以稼言之稼之初其反生乎
究則爲蕃鮮乎吾想其時蒼筤竹其淸蔭乎萑葦乎
繁茂乎木其長乎高乎果乎蓏乎木果乎此何等由
萬物亨嘉之候也至於兌正秋而萬物始毀折也
所以爲將來之朕兆也生物之機何時而已也天下
惟地之黑者可稼地之剛鹵者則不可以稼此則所
謂地之有宜不可一槩論也

其四 此段刻

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男其外乎
女其內乎男其耒耜乎女其布乎水其汲乎釜其烹
飪乎木其巽火乎雞其司晨乎犬其守夜乎羊與豕
其祭祀賓客所由出乎馬與牛其資之以引重致遠
乎大輿其載之乎良馬子母牛其良乎善鳴者馵足
者作足者其超逸而絶塵乎的顙者美脊者其色之
美乎若夫馬之老者瘠者駁者亟心者下首者薄蹄
者爲曳而已矣輿之所以多眚乎

其五 有大關係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是故域中惟天子爲最大其[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親則父也天下莫加焉若萬世繼嗣之常法則惟[illegible]長子一人而已中男少男莫敢跂而望焉故聖人於震不曰長男而曰長子而中男少男則不取焉其[illegible]萬世以傳統之正法乎嗟夫洪荒莫考矣堯舜且[illegible]賢焉長子之論其在唐虞之際乎不然何禹以後乃無代而不傳子乎

其六　循大賜係

宮闈之內惟母后爲最尊至于女之長者中者少者則各有定序不得以少凌長賤加貴而況於妾乎故聖人於巽則曰長女於離則曰中女於兌則曰少女歷指而稱之而於少則命之爲妾正嫡之分嚴矣後世有以妾爲妻者其亦未聞此義矣乎

其七　精到

天下之地不同總之爲東西南北天下之東西南北不同總之以南爲向[illegible]是故大君南面以聽乎此[illegible][illegible]闕乎無一而不向[illegible]乎閣乎寺乎所以掌王宮之[illegible]入乎重門乎擊柝乎有盜焉甲冑乎戈兵乎弓[illegible]其有備而無患乎

其八

人之一身其首乎髮乎額乎目乎耳乎口乎舌乎腹乎心乎手乎指乎股乎足乎血乎蓋無人而不備乎然而不同焉天下之人其衆乎有寡髮之人乎有廣顙之人乎有多白眼之人乎有耳痛之人乎有口舌之人乎有大腹之人乎有加憂之人乎有心病之人乎有隱伏之人乎有進退不果之人乎有吝嗇而均

之人乎有近利而市得三倍之人乎工乎巫乎蓋無一人而不備乎

其九

天下之人不同總之不外君子小人陰附於陽上君子有不決乎君子決小人雖一陽在下其決有不躁乎

其十

木之用最廣而木亦不同爲多心之木乎爲堅多節之木乎爲上槁之木乎夫耜曰杵册楫弧矢棟宇[illegible]

飪之具其取足於此乎工者繩而直乎矯而鞣乎物之圜者柄者皆其工之所制乎

其十一

天地間之色玄乎黃乎白乎黑乎赤乎大赤乎文乎服飾器用之色其別於此乎

其十二

天地間惟金與玉爲至寶圭璧之用五金之行其用之所不廢乎

其十三

天地間之物潛者龍乎飛者雉乎黔喙之屬乎水者鱉乎蟹乎蠃乎蚌乎龜乎走者鼠乎由此推之蕃無一而不悉有乎

總論說卦之辭　獨窺作者

說八卦者辭雖分屬各卦而其立言之妙有古今所罕倫者吾嘗竊觀之有言小以該大者有舉一以該餘者有以不言而寓意者有以詳言而寓意者有言之於本卦而復申之於他卦者有以重言而寓意者有申言之以寓意者有以陰陽消長言者有物可通之人人可通之物者以此觀之然後知[illegible]盡言也不然者之所載終爲有限如之何而可言耶

有言小以該大者天地之間惟山水最大言山而曰小石言水而曰溝瀆則大而華嶽大而河海又可知矣

有舉一以該餘者觀兌曰正秋而震之爲正春離之爲正夏坎之爲正冬又可知矣

有以不言而寓意者乾曰爲父坤曰爲母震曰長子而中男少男則不言焉是以不言而知所重在長子也

有以詳言而寓意者巽曰長女離曰中女兌曰少女而又曰爲妾是以詳言而知嫡妾之分不可亂也

有以重言之而寓意者震爲龍而後又曰爲龍艮爲狗而後又曰爲狗兌爲羊而後又曰爲羊非顧反覆言也重言之所以致丁寧之意也

有申言之以寓意者坤爲牛而又曰爲子母牛坎爲耳而又曰爲耳痛兌爲口而又曰爲口舌見其可觸類而長也

有言之本卦而亦可言之於他卦者乾爲馬矣而[illegible]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亦皆屬之乾焉[illegible]猶曰乾爲馬也至若震非馬也而苟以意[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可以言馬其馬之善鳴耶馵足耶的顙耶即坎亦可以言馬其馬之美脊耶亟心耶下首耶薄蹄耶

坤爲地而坤之地則爲黑兌之地則爲剛鹵巽爲木而在坎可以觀多心之木在艮可以觀多節之木在離可以觀上槁之木不特巽之爲木已也

乾爲首而在巽則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之人坎爲耳而又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之人坤爲腹而在

離又爲大腹之人

有以陰陽消長言者震之究爲健者一陽期至於三陽也巽之究復爲震者一陰之始期至於一陽之始也

震一陽決二陰其決也躁兌一陰附於上二陽有不決乎

有物可通之人者馬曰的顙而人曰白曰廣顙是也

有人可通之物者震爲足而馬亦曰馵足作足是也

合而觀之文章之妙無逾於此蓋曠古曠今所獨[illegible]者[illegible]後有所作要不能出範圍之外[illegible]矣哉非[illegible]人其孰能之

李九我先生評

說卦篇言象殊爲散漫而不聯千古之下觀者莫有得其端緒今觀其說通融貫徹了無窒礙可以合於圖又可通於經眞曠古無前之見也所謂心中皆易非耶

羲經十一翼卷二

觀象篇敘　傅文兆著

昔者聖人既已因儀畫而各立爲象矣文王演易則觀象而設之爲卦繫之爲辭夫子贊易則觀象而發其設卦之義繫辭之原文王之設卦止有其名而未指其出於何象夫子之彖則傅取其象而未見其象之専有所屬此觀象者所以卒不得其要領也吾嘗析而觀之因名以索象以見文王觀象之因由象以傅觀以見孔子言象之意似若有兩相發明者作觀象篇

觀象篇目

〇論夫子觀象作易

天象　地象　雷象　風象　山象　澤象

水象　火象　合觀卦象

觀聖人立象之名　最妙最妙從無人發揮

易有四象一曰先天以天地定位立名也二曰歸藏以坤以藏之立名也三曰連山以成言乎艮立名也四曰後天以乾天也故稱乎父立名也其次序何也亦本之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而已天者萬物之祖故首之以先天有天而後有地故次之以歸藏歸藏地也有地而後有山故次之以連山艮爲山也有山而後有澤故次之以三索之兌終焉兌爲澤也其稱名

何也均之首天也而天地定位之天居乎先父天母地之天居乎後其先天後天所由稱乎均之首震也而一終於坤藏一終於成艮其歸藏連山所由稱乎此古易之名昔者聖人所作而姓名益不傳也文王觀象以設卦其本之此乎

論文王觀象

卦者掛也謂以天下之人情物理掛以示人也象者像也謂卦畫之形容宛若人生之彷彿也卦可以懸人情物理卦不設則理於象即人情物

理之彷彿象不觀則意將何盡故卦以設言設者假設也假設則可以待虛而不窮也象以像言像者想像也想像則可以玄覽而不滯也

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又曰鼎象也又曰有飛鳥之象焉由是觀之則知易之所稱皆得謂之象矣然謂之象則包蓄無窮均一卦也可以象彼亦可以象此彼此並不相妨此所言淑彼所言慝美惡不嫌同處意不一象亦不一意無窮象亦無窮總之假設以盡天下之情僞其要歸于无咎而已

聖人所擬之象具載名辭中故觀象者不得聖人所擬之象先觀聖人所繫之辭不得聖人所繫之辭先觀聖人辭中所言之物得物斯得象矣得象斯得意矣得意則觸象可通故曰君子觀其象亦於其辭觀之而已矣

論文王觀象設卦

昔者聖人有先天後天歸藏連山四象文王演易則每象各設爲十六卦每十六卦之中各以四卦爲一類相爲對待而設與序卦之意不同序卦之意兩兩相比反覆視之遂成兩卦則卽反以耦正如艮反之爲震震反之爲艮之類是也反覆視之惟成一卦則卽陰以耦陽如乾反之亦爲乾則卽坤以耦之此類是也試以經証之大畜與小畜非相對而設乎小畜反之則爲履无妄反之則爲大畜此則序卦之意不復問其大畜小畜之相聯矣大過與小過又非相對而設乎大過反之亦爲大過則以頥耦之小過反之亦爲小過則以中孚耦之所謂卽陰以耦陽也此又序卦之意不復問其大過小過之相聯矣

文王觀先天象以設卦

乾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設卦一 此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設卦也

乾䷀ 乾天也乾而又乾天行之健也

坤䷁ 坤地也坤而又坤地勢之厚也

艮䷳ 山不獨一山也兼山乃山也

兌䷹ 澤不獨一澤也麗澤乃澤也

設卦二 此以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設卦也

震䷲ 震爲雷必洊雷而後其聲震

巽䷸ 巽爲風必隨風而後其入深

習坎䷜ 水洊至此坎之所以習也

離䷝ 明兩作此離之所以繼也

設卦三 此亦以水火不相射設卦也

困䷮ 澤无水澤之困也

革䷰ 澤中有火澤之革也

井䷯ 木上有水井之象也

鼎䷱ 木上有火鼎之象也

設卦四 此亦以水火不相射設卦也

渙䷺ 風行水上水之渙也

節䷻ 澤上有水節而不過矣

既濟䷾ 水在火上火既以濟也

未濟䷿ 火在水上火猶未濟也

論先天易

乾坤奚爲而在上下也乾爲天坤爲地乾上坤下其天地之定位乎艮兌奚爲而得偶也艮爲山兌爲澤艮兌得偶其山澤之通氣乎震巽奚爲而相對也震爲雷巽爲風震巽相對其雷風之相薄乎坎離又奚爲而居東西也水火有相害之義坎爲水而居東離爲火而居西一東一西是又爲水火不相射焉先天之易其說蓋如此此易舊名先天今仍之然孰知天地定位之爲先天也

設卦一

先天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文王則首取以設卦乾天也天之行健而不息也故天之上復重之以天也坤地也地之勢厚而無疆也故地之上復重之以地也天之中惟地地之上惟山山之下惟有澤而已然山亦不獨一山也山其相蒸而起乎澤亦不獨一澤也澤其相麗而注乎此艮所以重之以艮而兌亦重

之以兌也文王取天地山澤以設卦者如此

設卦二

先天易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文王則次取以設卦震雷也雷而又雷雷其洊疊而至乎巽風也風而又風風其相隨而起乎水洊至坎安得而不習也明兩作此離之所以繼也離不言火而言明者離爲火又爲明也此聖人之所以隨時化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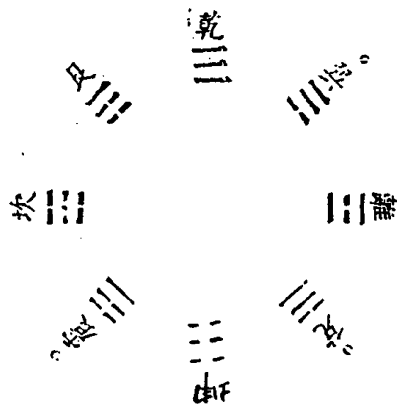
設卦三

先天易曰水火不相射故復取水火以設卦澤一也與水則相容與火則相害者也故水下漏則澤以无水而困火在中則澤以有火而革木一也資水以漑而資火以烹飪者也巽乎水而上水不謂之井而何以木巽火不謂之鼎而何

設卦四

水一也風行於其上則渙若以是而加於澤上不亦有節矣乎火一也水在上則火得水而既濟若水在下火其未濟矣乎文王又取水火以設卦者如此

文王觀歸藏象以設卦

乾 離 坤 坎 艮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設卦一　此本乾君坤藏以設卦也

履 ䷉ 上天下澤上下之正禮也

萃 ䷬ 澤上於地萬物之萃也

泰 ䷊ 天地交二氣之通也

否 ䷋ 天地不交二氣之否也

設卦二　此本坤以藏之以設卦也

謙 ䷎ 地中有山謙之意也

豫 ䷏ 雷出地奮豫之意也

晉 ䷢ 明出地上明之晉也

明夷 ䷣ 明入地中明之夷也

設卦三 此本雷動風散艮止兌說以設卦也

咸 ䷞ 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也

恒 ䷟ 剛上而柔下理之常也

損 ䷨ 損下之剛益上所以爲損

益 ䷩ 損上之剛益下所以爲益

設卦四 此亦本震動兌說巽風艮止以設卦也

隨 ䷐ 剛來而下柔巳能隨物也

蠱 ䷑ 剛上而柔下事所以蠱也

賁 ䷕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賁也

論歸藏易

萬物以雷動而出以風撓而散始之以震巽其雷以動之而風以散之者乎物得雨而潤得日而燥繼之以坎離其雨以潤之而日以晅之者乎物必有所止而終則必有所說而始繼之以艮兌其艮以止之而兌以說之者乎然是化也孰主宰是孰蘊籍是終之以乾坤若曰乾其君之坤其藏之者乎此易舊以方圖當之然孰知易本無所謂方圓也

設卦一

歸藏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文王則首取以設卦天地定上下之位而澤居其中上天下澤上下之正禮也若澤上於地萬物不由之而萃乎天地雖有上下之位而未始無相通之氣天地交而萬物通不亦泰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不亦否乎文王本乾君坤藏以設卦者如此

設卦二

歸藏易曰坤以藏之則其取義專以坤藏爲主矣故文王復取坤藏以設卦坤者地也以地言之地一也山居其上而雷則藏於其中者也山居其上而顧屈于其下不亦謙乎雷本藏於中而顧出地以奮不亦豫乎明一也出於地上而亦入於地中者也明出於地上明之晉而上矣明入於地中明不於是而夷乎舉一山一雷以居於地上地中舉一明以出入於地上地中地之道眞包括無遺矣文王取坤藏以設卦如此

設卦三

歸藏易曰雷動風散艮止兌説居四隅之位故文王取之以設卦雷動風散者一剛一柔之在下也艮止兌説者一剛一柔之在上也因而重之艮剛在下兌柔在上是柔上而剛下也巽柔在下震剛在上是剛上而柔下也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也剛上而柔下是不爲常久之理乎兌柔在下艮剛在上是損下之剛以益上也震剛在下巽柔在上是損上之剛以益下也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也損上益下則上下爲之俱益矣

設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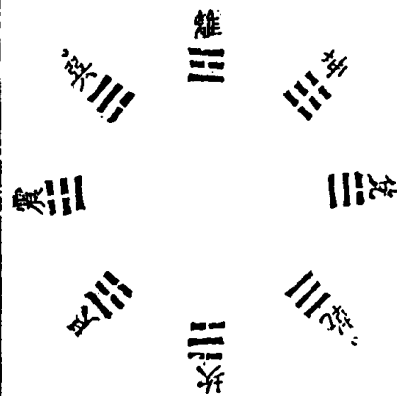
艮剛最在上而巽則柔最在下也兌柔最在上而震剛最居下也因而重之震剛在下兌柔在上是上之剛來而下柔也艮剛居上巽柔居下是剛極於上柔極於下也剛來而下柔巳能隨物也剛上而柔下則上下不交矣事不至於蠱乎至若艮剛在上而離柔在下則又爲上之柔來文二分二之剛上而文柔矣是不謂之賁乎文王取震巽艮兌剛柔以設卦者如此

文王觀連山象以設卦

離 ☲
坤 ☷
巽 ☴
兌 ☱
震 ☳
乾 ☰
艮 ☶
坎 ☵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本勞乎坎相見乎離以設卦也

設卦一

師 ䷆ 剛中而應行師用衆也

比 ䷇ 剛中而上下應天下比之矣

同人 ䷌ 柔中而應我與人同也

大有 ䷍ 柔中而上下應所有者大矣

此本戰乾役坤成艮齊巽以設卦也

設卦二

无妄 ䷘ 剛自外來不望而來也

升 ䷭ 柔雖在下以時而升也

大畜䷙以艮畜乾大者畜也
小畜䷈以巽畜乾小者畜也
設卦三　此本乾坤艮巽以設卦也
臨䷒二陽在下進臨於陰也
觀䷓二陽在上四陰所觀也
遯䷠四陽在上君子之遯也
大壯䷡四陽在下大者之壯也
設卦四　此亦本乾坤艮巽以設卦也
剝䷖剝剝也柔變剛也
復䷗復反也剛之反也
姤䷫姤遇也柔遇剛也
夬䷪夬决也剛决柔也

論連山易

萬物以雷動而出其帝在震故首震以風撓而齊其帝在巽故次巽自是而萬物皆相見其離之明以帝之乎自是而萬物皆致養其坤之地以帝之乎物必得澤而後說故帝之說言乎兌之說也物必戰而始固故帝之戰其戰於西北之乾乎物至此可以休息而非水則莫與勞也帝其勞於坎乎物至於勞則萬物之成終者在是其成始者亦在是而非艮之止則莫與成也帝其成於艮乎此易舊名後天今以蔡季通名此篇為連山攷之然孰知其為設卦之本也

設卦一

連山易曰勞乎坎相見乎離而一以剛中居正北之位一以柔中居正南之位故文王首取以設卦均一剛中也以二之剛而上應乎坤行師用衆也乃若剛中而居五位而上下皆應不為天下之所比乎均一

柔中也以二之柔中而上應乎乾我與人同也若柔中而得尊位而上下皆應不為所有之大乎文王取坎離以設卦者如此

設卦二　最妙

連山易曰戰乎乾致役乎坤成言乎艮齊乎巽居四隅之位而乾坤則三陽三陰也艮巽則一奇一偶也文王則取之以設卦於乾坤而得陰升陽降之機於艮巽而得陽大陰小之義蓋三陽已在上陽之升也今一陽居初豈非无望而來乎三陰已在上陰未降

也今一陰在下不將以時而升乎艮以陽爲主卦之大也以艮畜乾豈非以大而畜乎巽以陰爲主卦之小也以巽畜乾豈非以小而畜乎文王取乾坤艮巽以設卦如此

設卦三

乾坤艮巽居四隅之位而乾與艮皆陽也坤與巽皆陰也文王則取之以設卦取坤與巽在上觀之則設爲臨觀之卦取乾與艮在下觀之則設爲遯大壯之卦葢以兌合坤則二陽而臨四陰矣以坤合巽則四

陰而觀二陽矣以乾合艮則陰浸長而陽遯矣以震合乾則四陽盛而大者壯矣文王取乾與艮坤與巽以設卦者又如此

設卦四

取艮與坤在上而設之以艮之二陰而與坤合是以五柔而變一剛以坤之三陰而與震合不可以見剛之復反乎取巽與乾在下而設之以巽之二陽而加以三陽乾是以一陰而遇五陽若以乾之三陽而以兌合之不可以見五剛而夬一柔乎文王又取艮與坤巽與乾以設卦者又如此

文王觀後天象以設卦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設卦一　此本乾健震動坎陷艮止以設卦也

屯（險 動）動而遇險時之屯也

蒙（止 險）險而止人之蒙也

需（健 險）健而不陷於險能需者也

訟（險 健）險而健能訟者也

此本坎陷離麗以設卦也

蹇 ䷦ 險。在前而止。不亦蹇乎。

解 ䷧ 動而免乎險。難之解也。

豐 ䷶ 明以動。所以豐也。

旅 ䷷ 止而麗乎明。處旅之道也。

設卦三 此本長男少男長女少女以設卦也

家人 ䷤ 長女與中女同居則爲家人。

睽 ䷥ 少女與中女同居則不同行而睽矣

漸 ䷴ 以長女歸少男。是故貴以漸也

歸妹 ䷵ 以少女歸長男。是不謂之歸妹乎。

設卦四 此亦本長女少女長男少女以設卦也

大過 ䷛ 四陽而二陰。大過於小矣

小過 ䷽ 四陰而二陽。小過於大矣

中孚 ䷼ 柔在內而剛得中。中之孚也

頤 ䷚ 上下二陽而中虛。頤之象也

噬嗑 ䷔ 頤中有物。是故必噬而嗑之也

論後天易

乾三陽也。而男則屬陽也。凡男皆索之乾而生。乾安得不稱父乎。坤三陰也。而女則屬陰也。凡女皆索之坤而生。坤安得不稱毋乎。索於坤而初得則爲長男。再得則爲中男。三得則爲少男。所謂乾道成男也。索於乾而初得則爲長女。再得則爲中女。三得則爲少女。所謂坤道成女也。此易舊名文王八卦次序。與此圖微異。然孰知乾天之爲後天也

此因易名後天。故專以父母男女明之。若夫此易之象。如乾健坤順。乾馬坤牛。乾首坤腹之類。皆後天中之易也。故文王設卦首以健順動止。後以長少男女繫可見矣。不特此也。自乾爲天爲圜以後八節皆以

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序。乃知自乾健坤順至末無非發明後天之意也

設卦一

後天易曰。乾健也。震動也。坎陷也。艮止也。皆陽卦也。文王取之以設卦均一險也。動而遇險時之屯也。若險而止。豈非人之蒙乎。剛健而不陷。能需乎險者也。若險而健。豈非能訟之人乎。文王作易在羑里之。因其所遇最險。故其設卦。若屯若需若蹇若解。其言險者爲獨詳。然則文王之設卦乃其文王之自道與

設卦二

後天易曰坎陷也險也離麗也明也文王本此以設卦均一險也止而不進於險行之蹇也若險以動不將免乎險而解乎均一明也明而能動所以豐也若止而麗乎明豈非處旅之道乎曰蹇曰旅亦文王自道之意也然險而冀其動明而冀其動則屬望於紂之意爲何如耶

設卦三

後天易以長男少男長女少女居四隅之位文王則

取以設卦若曰長女與中女同居則以長視中均爲已適人之女不爲家人矣乎少女與中女同居則以少視中其志則各欲適人者也能不睽乎以長女而適中男亦不必漸也惟以長女而適少男必待男之長而後行是故貴以漸也以中女而適長男猶爲女歸之常也惟以少女而歸長男罪不在男而在女矣不謂歸妹矣乎聖人取長女少女長男少男以設卦如此

設卦四

少女與長女合則四陽內而二陰外長男與少男合則二陽內而四陰外四陽而二陰大過於小矣四陰而二陽小過於大矣長女與少女合則爲柔在內而剛得中少男與長男合則爲上下二陽而中虛柔在內而剛得中中之孚也上下兩陽而中虛頤之象也一陽間之是爲頤中有物矣有不在於噬而嗑之矣乎聖人又取男女少長以設卦如此

問文王設卦每四卦爲一類至於隨蠱賁三卦最後頤噬嗑則有五卦此何以故蓋隨蠱賁以剛柔相易

設卦者也前以初四三上相易言至此則又以初上二上相易言則設卦已盡故卦止於三而不爲少至於中孚與頤則設卦已終而尚餘一卦故取噬嗑與頤同類而設之故卦至於五而不爲多此亦勢之所趨而非强也學者當隨文消息可也

文王觀象繫辭

彖者言乎其象也文王之設卦即所以像其象也於何而徵之文王取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設卦凡二十四卦

乾坤、履萃、泰否所以言乎天地之象也艮兌震巽謙
豫所以言乎雷風山澤之象也坎離晉明夷困革井
睽渙節既濟未濟所以言乎水火之象也
文王取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以設卦凡八卦
屯蒙需訟所以言乎健動險止之象也蹇解豐旅所
以言乎險明之象也
文王取男女少長以設卦凡四卦
家人與睽所以言長女少女之象也漸與歸妹所以
言長女歸少男少女歸長男之象也

文王取剛柔相易以設卦凡七卦
咸損言乎三上之剛柔相易也恒益言乎初四之剛
柔相易也
隨蠱言乎初上之剛柔相易也賁言乎二與上剛柔
相易也
文王取剛卦柔卦以設卦凡八卦
无妄升大畜小畜言乎陽卦奇陰卦偶之象也大過
小過大壯大觀言乎陽大陰小之象也
文王取得位得中上下應以設卦凡四卦

師與同人言乎剛中柔中而應之象也比與大有言
乎上下皆應之象也
文王取剛柔消長以設卦凡六卦
復姤言乎陰陽之初長也臨遯言乎陰陽之浸長也
剝夬言乎陰陽之既長也
文王近取諸身以設卦凡三卦
中孚者象中心之形也頤者象頤之形也噬嗑者象
頤中有物之形也皆所以言乎其象也
設卦者合兩象而設之為卦也是設卦之中固已言
其象矣故彖之辭多不言象止即名卦之義而申言

其占耳不然何以云彖言乎象也然亦有申言其占
而又取象於占中者有兩象皆取以繫占者有兩象
者然不特彖言乎象即爻之中亦有言象者焉有象
止取一象以繫者有象在他卦而取之以繫於本卦
在本卦而繫之於本卦者有象在上卦而繫之於下
卦者有象在下卦而繫之於上者至於引伸觸類則
又在人之妙悟非言所能傳矣
有止借卦名而申言其占者

[illegible]一而曰元亨利貞隨而曰元亨利貞无咎大有而[illegible]
元亨大壯而曰利貞无妄而曰元亨利貞其匪正有[illegible]
眚不利有攸往兌而曰亨利貞明夷而曰利艱貞[illegible]
而曰元吉亨恒而曰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萃而曰
亨小利有攸往剝而曰不利有攸往頤而曰貞吉[illegible]
頤自求口實歸妹而曰征凶无攸利節而曰亨苦節
不可貞此皆言占而不言象也以象已言於卦中也

有兩象皆取以繫於占中者

上坎爲險故曰勿用有攸往下震爲長子故曰建侯

上震爲長子故曰建侯下坤爲衆故曰行師下坤爲
衆故曰錫馬蕃庶上離爲日故曰晝日三接上艮爲
少男故曰童蒙下坎爲剛中故曰初筮上震爲雷故
曰驚百里下震爲長子故曰不喪匕鬯乾在上爲剛
中故曰利見大人坎在下未出險故曰不利涉大川
坤三陰在上曰小往乾三陽在下曰大來乾三陽在
上曰大往坤三陰在下曰小來因木在下曰利涉大
川因艮成終成始在上故曰先甲後甲因坤在上[illegible]
陽往得中曰利西南因艮東北在下曰不利東北[illegible]

坎剛中在下曰大人吉因兌口在上曰有言不信

有兩象止取一象以繫於占中者

因坎剛中在下故曰貞曰大人因巽陰在上故曰密
雲不雨因艮有成終之義故曰君子有終因巽爲木
在下故曰棟撓因中長二女故曰利女貞因兌離以二
偶爲主小也故曰小事吉因巽中正曰利有攸往因
巽爲不故曰利涉大川因離在下故曰巳日乃孚因
艮爲身故曰背因巽爲長女故曰女歸吉因離在下
故曰宜日中因巽剛中故曰利見大人渙以木在水上

曰利涉大川中孚以木在澤上故亦曰利涉大川

有象在他卦而取之以繫於此卦者

乾馬也而取之以繫於坤曰牝馬坤牛也而取之以
繫於離曰畜牝牛艮東北也而取之以繫於坤曰東
北喪朋坤西南也而取之以繫於蹇之坎解之震曰
利西南離南方也而取之以繫於升之坤巽曰南征
坎水爲大川巽木爲利涉而繫之於同人大畜曰利
涉大川

有本無其象而自以意象者

觀而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損而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艮而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井而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汔至亦繘井夬而曰揚于王庭臨而曰八月有凶復而曰七日來復噬嗑而曰利用獄

有象在本卦而繫之於本卦者

乾爲良馬大畜之乾曰良馬逐坤爲衆晉之坤曰衆允之巽爲雞中孚之巽曰翰音登于天巽爲木漸之巽曰鴻漸于木巽爲白大過之巽曰藉用白茅巽爲

進退巽之初曰進退利武人之貞坎爲盜解之坎曰致寇至坎爲血卦需之坎曰需于血屯之坎曰泣血漣如離爲火故離曰焚如旅之離曰焚巢離爲雉旅之離曰射雉離爲日故離曰日昃之離豐之離曰日中見斗艮爲果蓏剝之艮曰碩果不食離爲乾卦故噬嗑之離曰乾肉乾胏艮爲徑路故漸之艮曰漸陸大畜之艮曰天衢兌爲口舌故咸之兌曰輔頰舌

有象在上卦而繫之於下者 尤妙

上卦乾爲君而下則曰武人爲于大君上卦坤爲輿而下則曰師或輿尸上卦巽爲進退而下則曰[illegible]生進退上卦坎爲水而下則曰于郊于沙于泥上[illegible]坎爲盜而下則曰致寇至上卦離爲雉而下則曰[illegible]膏不食

有象在下卦而繫之於上者

下卦坤爲輿而上則曰君子得輿下卦坎爲赤而上則曰困于赤紱

觀卦德之象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此說卦之象也文王固嘗取之以設卦而未明言讀易者特可以意會夫子恐人不知故於彖上下中特發明之然夫子彖中乃易入爲巽易陷爲險易麗爲明爲大明文明殊與元文不同何也此文王之意非始於夫子也明夷之離而曰明巽而曰巽在牀下坎而曰坎有險是曰巽曰險曰明文王辭中已先更易言之夫子特因其所已言而發揮之耳

文王取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以設卦凡八卦如屯蒙需訟蹇解豐旅是也夫子則取之以觀象或理可通

於卦名者則合他象而并釋於卦名或理可通於其辭者則合他象而并釋於卦辭其辭已盡則又發揮於言外或并本卦而不一取焉此皆夫子觀象之員法而舉之示例非特發揮其義已也

釋卦名

夫之健而說也豫之順以動也萃之順以說也觀之順而巽也隨之動而說也恒之巽而動也蠱之巽而止也巽之重巽以申命也習坎之重險也離之重明也中孚之說而巽也凡十一卦皆非文王本意而夫子則取之以釋卦名也餘卦則無有也

釋卦辭

其德剛健而文明是以元亨升之巽而順是以元亨睽之巽而耳目聰明是以元亨履之說而應乎乾是以不咥人亨小畜之健而巽乃亨大過之巽而說行乃亨困之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凡七卦均釋亨之辭而未必盡出文王本意也特因其理之可通耳屯之動乎險中大亨貞也臨之說而順无妄之動而健革之文明以說皆大亨以正也止而說是以亨利貞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也能止健大正也文明以健君子正也其釋貞者凡八卦而未必出文王本意也試玩之可見於其有貞者未必盡以卦德釋也內健而外順爲小往大來順而麗乎大明爲錫馬日接動而以順行爲无咎動而明爲利用獄行險而順爲丈人吉无咎說而麗乎明爲小事吉順而止之爲不利往凡七卦亦非文王本意也

贊於言外

文明以止人文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說以動所歸妹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說以行險內文明而外柔順

凡六卦於言外得之文王本無此意也

剛健篤實專以乾健釋大畜之名不論艮也下順從專以坤順釋比之名不論坎也於何知之下曰剛上而尚賢屬艮則知剛健專屬乾矣坎險不言其比而無險可知矣此夫子之意也

夫子於六十四卦其不取卦德者凡十五卦乾坤否謙頤大過家人損姤井震渙小過既濟未濟餘四十九卦皆委曲而盡旁通之不求其備也

乾健也

大畜　剛健篤實

大有　剛健而文明

需　剛健而不陷

泰　內健而外順

大壯　剛以動

小畜　健而巽

夬　健而說

坤順也

比　下順從也

豫　順以動

萃　順以說

晉　順而麗乎大明

觀　順而巽

剝　順而止之

震動也

屯　動乎險中

復　動而以順行

益　動而巽

无妄　動而健

噬嗑　動而明

隨　動而說

巽入也　易入為巽

鼎　巽而耳目聰明

升　巽而順

蠱　巽而止

大過　巽而說行

恒　巽而動

坎陷也　易陷為險

習坎　重險也

訟　險而健

師　行險而順

解　險以動

蹇　見險而能止

蒙　險而止

困　險以說

離麗也 易麗爲明

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

同人 文明以健

賁 文明以止

革 文明以說

豐 明以動

艮止也

大畜 能止健

漸 止而巽

咸 止而說

旅 止而麗乎明

兌說也

履 說而應乎乾

臨 說而順

中孚 說而巽

睽 說而麗乎明

歸妹 說以動

節 說以行險

論因重 從無人看出

乾 重剛

巽 重巽

坎 重險

離 重明

易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今觀乾之重剛也巽之重巽也坎之重險也離之重明也所謂因而重之非耶

論稱君 從無人道

說卦曰乾以君之又曰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是又以離爲君也故八卦之中惟乾稱君惟離亦稱君自今觀之說而應乎乾也衆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非以乾之爲君耶順而麗乎大明也說而麗乎明也止而麗乎明也非以離之爲君耶

總觀卦象卦德 是

夫子言天地水火之象則先上卦而及下卦言健順動止之象則先下卦而及上卦此其大較也如山下出泉蒙自上及下也言險而止蒙則自下而上矣又

如地中有水師自上及下也言行險而順則自下而上矣又如風雷益自上及下也益動而巽則自下而上矣然亦有不拘者焉如天地交泰雷電噬嗑之類則又自下卦而及上如能止健見險而能止則又自上而及下此又隨文取義之道不可拘也此所以爲易也噫上入下動之爲耒耜上明下動之爲市合下動上說之爲服牛乘馬下止上動之爲杵臼此又法外之意變動不居者也

男女

睽 ䷥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革 ䷰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咸 ䷞ 男下女

恒 ䷟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漸 ䷴ 漸女歸待男行也

歸妹 ䷵ 女之終也

未濟 ䷿ 男之窮也

男女

乾坤父母也震巽長男女也坎離中男女也艮兌少男女也夫子因之以釋彖有出自文王本意者漸女歸待男行也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有不出自文王本意者革之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未濟男之窮也學者當觸類而通可也

觀剛柔之象

天地水火健順動止之類文王取之以設卦雖未明言猶可因說卦而以言求至於取剛柔中正剛柔相應相易以至剛柔消息之類則說卦所未言特可以彖求而不可以言求夫子使不於彖辭中發明之後人何以知其所從來哉

論剛卦柔卦

泰 ䷊ 內陽而外陰

否 ䷋ 內柔而外剛

履 ䷉ 柔履剛也

困 ䷮ 剛揜也

乾三奇固爲剛卦卽震坎艮以一奇爲主固雖多陰而亦爲剛卦坤三偶固爲柔卦卽巽離兌以一偶爲主固雖多陽而亦爲柔卦故聖人於否泰曰內陽外

陰內柔外剛履曰柔履剛困曰剛揜訟曰上剛下險
大壯曰剛以動噬嗑曰剛柔分節曰剛柔分蓋剛卦
柔卦之別與

論剛中

蒙 ䷃ 以剛中也

困 ䷮ 以剛中也

比 ䷇ 以剛中也

井 ䷯ 乃以剛中也

需 ䷄ 以正中也

觀 ䷓ 中正以觀天下

益 ䷩ 中正有慶

漸 ䷴ 剛得中也

小畜 ䷈ 剛中而志行

訟 ䷅ 尚中正也

履 ䷉ 剛中正

姤 ䷫ 剛遇中正

論柔中

旅 ䷷ 柔得中乎外

噬嗑 ䷔ 柔得中而上行

論上下皆剛中柔中

坎 ䷜ 乃以剛中也

離 ䷝ 柔麗乎中正

大過 ䷛ 剛過而中

小過 ䷽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中孚 ䷼ 柔在內而剛得中

巽 ䷸ 剛巽乎中正

兌 ䷹ 剛中而柔外

乾 ䷀ 剛健中正

乾以三陽而剛得中履之乾曰剛中正姤之乾曰剛遇中正是也坎以一陽而剛得中比之坎曰以剛中也蒙之坎曰以剛中是也兌以二陽在下而剛得中萃與臨之剛中是也巽以二陽在上而剛得中觀與益之中正是也至於柔得中則惟取乎離之柔中艮與震非不以柔得中而聖人無取焉所重不在柔也坎二五皆剛故曰乃以剛中離二五皆柔故曰柔麗乎中正大過二五皆剛故曰剛過而中小過二五皆

柔故曰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中孚二五皆剛故曰
柔在內而剛得中至於上下皆巽則曰剛巽乎中正
上下皆兌則曰剛中而柔外則亦可見其重剛中而
不重柔中矣

論剛中而應

師　剛中而應

臨　剛中而應

升　剛中而應

萃　剛中而應

无妄　剛中而應

論柔中而應

睽　柔得中而應乎剛

鼎　柔得中而應乎剛

同人　柔得中而應乎乾

同人　中正而應

論剛柔皆應皆不應

未濟　剛柔應也

恒　剛柔皆應

艮　上下敵應

論上下應

比　上下應

大有　上下應

小畜　上下應

豫　剛應而志行

師臨與升二之剛中而五應之也无妄與萃五之剛
中而二應之也睽與鼎五之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也
同人之中正而應二之柔中而應乎五之剛也上下

皆艮上下之敵應也上震下巽剛柔之皆應也比以
五剛而得上下之皆應是五陰而應一陽也小畜以
四柔而得上下之皆應大有以五柔而得上下之皆
應是五陽而應一陰也

論剛來柔進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訟　剛來而得中

渙　剛來而不窮

晉　柔進而上行

晉䷢柔進而上行

睽䷥柔進而上行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剛本居上也以其降而居下則曰來柔本居下也以其升而居上則曰進來者居初居二猶爲不窮至於三則其道窮矣進者居四居五猶爲得位得中至於上則爲柔乘剛矣无妄之初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訟之二曰剛來而得中渙之二曰剛來而不窮不可以見剛進之善乎若蹇之不利東北則其道窮矣

漸之四曰進得位渙之四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噬嗑之五曰柔得中而上行晉之五曰柔進而上行睽與晉之五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不可以見柔進之善乎若夬之兌柔在上則爲柔乘五剛矣

論剛柔相易

咸䷞柔上而剛下　三上相易

損䷨損下益上　三上相易

恒䷟剛上而柔下　初四相易

益䷩損上益下　初四相易

隨䷐剛來而下柔　初上相易

蠱䷑剛上而柔下　初上相易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二與上相易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二與四相易

卦中震坎艮止謂之剛易柔巽離兌止謂之柔易剛不可以言相易惟合上下二卦觀之則見其兩相易咸之柔上剛下損之損下益上是三上之剛柔兩相易也恒之剛上柔下益之損上益下是初四之剛柔

兩相易也隨之剛來下柔蠱之剛上柔下是初上之剛柔兩相易也賁之柔文剛剛文柔則又二與上之剛柔兩相易也蓋相易者以彼此交換而得名也然實無所交換也卦畫本自一定但自見在之畫觀之上下二卦各有一陰一陽若見其以此易彼而假之以觀象焉耳豈誠有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如所云卦變之說哉

論五位

鼎䷱帝位

需䷄天位

坤䷁正位

大有䷍尊位

論五位當不當

遯䷠剛當位

蹇䷦當位

噬嗑䷔不當位

論四位

小畜䷈柔得位

漸䷴進得位

渙䷺柔得位

歸妹䷵位不當

論二五當不當

既濟䷾剛柔正而位當

未濟䷿雖不當位

五位

卦中以五爲君位故需曰天位坤曰正位大有曰尊位然則一卦之中其位尊於五乎

論當位 從無人看出

卦之當位與爻不同必合三畫總觀而後見其當不當非槩言陽而當陽之位陰而當陰之位也所謂五當位者必乾之陽居五而後當陽位必坎之陽居五而後當陽位所謂當陰位者必巽之陰居四而後當陰位必離之陰居二而後當陰位蹇之當位貞吉坎居五位而當也同人之柔得位得中離居二位而當也渙之柔得位乎外巽居四位而當也歸妹之位不當震居四位而不當也剛當位而應乾居五位而當

也剛柔正而位當坎居五離居二而位當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則離上坎下而位不當矣

論柔乘剛

歸妹䷵柔乘剛也

夬䷪柔乘五剛也

震非不以柔乘剛而以二陰居上坎非不以柔乘剛而又以陰居下離非不以柔乘剛而又以陽居上則乘剛之義不若惟兌獨以一柔居二剛之上則乘剛之義明矣故歸妹之柔乘剛夬之柔乘五剛皆取於

兌之乘剛者也、

論剛上

蹇 ䷦ 其道窮

大畜 ䷙ 剛上

艮以一陽居二陰之上以在下之剛而亢居於上則爲道窮以在上已成之剛而尊居五上則爲剛上而尚賢矣、

論剛柔消長

姤 ䷫ 不可與長

遯 ䷠ 浸而長

剝 ䷖ 小人長

復 ䷗ 剛長

臨 ䷒ 剛浸而長

夬 ䷪ 剛長乃終

泰 ䷊ 君子長小人消

否 ䷋ 小人長君子消

陽自下而上則爲剛長爲君子長陰自下而上則爲陰長則爲小人長陰陽有消長而聖人於方長既長之際尤深致意焉、一陽來復剛猶未長也而曰剛長者期後來之必長也臨之二陽剛已浸長矣而卽曰消不久也其危君子之意爲何如耶夬至五陽剛已長矣而猶曰剛長乃終者欲其純乎剛也一陰初遇已不與長矣況二陰之浸長乎陰浸長則陽已當遯剝至五陰小人亦已長矣君子尚可有所往耶、

論夫子觀象之辭

乾之象天也坤之象地也震之象雷也艮之象山也兌之象澤也皆一卦而一象也至於巽之象風也象

木也則一卦而兩象也離之象火也象明也象電也則一卦而三象也坎之象水也象雨也象雲也象泉也則一卦而四象也何也非此則不能盡其變也此夫子觀之以通於六十四卦也、

巽爲木爲風離爲火爲明爲電坎之爲水也爲雨也以其雨以潤之也至於爲雲爲泉則說卦所未言也夫子何以稱也雨之上騰爲雲下沛爲雨從其類也故文王於坎在上則曰井冽寒泉則知坎又爲泉也此稱雲稱泉之義也

離之爲火也火兩作可乎故曰明兩作火地晉地火明夷可乎故變火而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也夫子曰雷火豐火雷噬嗑可乎故又變火而言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

風行於天下行於地上行於水上此可以言風也若升而言地中有風可乎故不言風而言木得升之意矣漸而言山上有風可乎故不言風而言木得漸之意矣澤風大過可乎澤而滅木得大過之意矣

坎之爲水雷屯水天需可乎故變水而言雲曰雲雷屯雲上於天需雷水可爲解乎故又變水而言雨山下出水可爲蒙乎故又變水而言泉此夫子觀象之妙必求其可通者而後言之所謂觀其會通觀此者也

論夫子觀象

文王所取卦象以設卦凡二十四卦如乾坤艮兌震巽坎離革困井睽渙節既濟未濟履萃泰否謙豫明夷餘所未取者四十卦夫子則以卦象通之各臻其妙非夫子其孰能之

乾爲天

乾 ䷀ 天行健

泰 ䷊ 天地交

否 ䷋ 天地不交

无妄 ䷘ 天下雷行

姤 ䷫ 天下有風

遯 ䷠ 天下有山

大畜 ䷙ 天在山中

坤爲地

坤 ䷁ 地勢坤

謙 ䷎ 地中有山

升 ䷭ 地中生木

比 ䷇ 地上有水

震爲雷

震 ䷲ 洊雷震

大壯 ䷡ 雷在天上

復 ䷗ 雷在地中

豫 ䷏ 雷出地奮

恒䷟雷風恒
解䷧雷雨作解
噬嗑䷔雷電噬嗑
豐䷶雷電皆至
巽爲風爲木
巽䷸隨風巽
小畜䷈風行天上
觀䷓風行地上
益䷩風雷益

家人䷤風自火出
渙䷺風行水上
坎爲水
坎䷜水洊至
節䷻澤上有水
坎爲雲
需䷄雲上於天
屯䷂雲雷屯
離也者明也

離䷝明兩作
晉䷢明出地上
明夷䷣明入地中
坎水離火
訟䷅天與水違行
同人䷌天與火同人
師䷆地中有水
大有䷍火在天上
困䷮澤中无水

革䷰澤中有火
井䷯木上有水
鼎䷱木上有火
既濟䷾水在火上
未濟䷿火在水上
艮爲山
艮䷳兼山艮
剝䷖山附於地
小過䷽山上有雷

漸䷴山上有木
咸䷞山上有澤
蹇䷦山上有水
旅䷷山上有火
頤䷚山下有雷
蠱䷑山下有風
蒙䷃山下出泉
損䷨山下有澤
賁䷕山下有火

兌爲澤

兌䷹麗澤兌
履䷉上天下澤
睽䷥上火下澤
夬䷪澤上於天
萃䷬澤上於地
隨䷐澤中有雷
歸妹䷵澤上有雷
中孚䷼澤上有風

臨䷒澤上有地
大過䷛澤滅木

合觀卦象 大觀

天之行一日一周天萬古常運者也天之行不可見而見之於日日入於地中日出於地上自明之所作而其運常不息矣天地之氣交不交則固一年一週者也其氣之交不可見而見於春之雷其氣之不交不可見而見於秋之風氣未交也雷藏於地中而已及其交也則雷出地而奮矣有時而雲上於天也有

時而雲雷之屯也有時而雷雨之動滿盈也有時而雷電之皆至也有時雷電合而章也有時雷在天上而壯也有時雷之洊至而驚百里也有時雷雨之作也雷風之恒也自天下雷行而物莫不與之以无妄矣自天下有風而物莫不與[illegible]矣以風言風之出也出於何自火出而已是風也相隨而起者也有時而與雷交相助益有時而行於天上有時而行於地上有時而行於水上皆觸物而見者也雷風相與乃天地相交之景象也至於雷收聲秋風動而天地

之氣始不交矣此一歲之運萬古如斯者也所謂仰則觀象於天非觀此也耶

地之勢厚而无疆觀其載華嶽振河海而其大可想矣世寧有天而在山中者乎天之下惟有山而山則附於地也山不獨一山即太山華嶽亦必相萃而起有山則有水水亦不獨一水必歷龍門經碣石放四海相洊而至故地之中惟有山地之中亦惟有水而地之上亦有水山之上亦有水山之下則惟出泉而已以木言地之中生木而山之上亦有木也以澤言

山之上有澤而山之下亦有澤也以雷言山上有雷而山下亦有雷也山下亦有風也以火言山上有火而山下亦有火也

澤非溝瀆四瀆彭蠡之類兩相附麗皆澤也澤本連天但澤自是在下天自是在上天下澤定分不易者也澤本在下而澤之上有地澤之上有水澤之上有風澤本在下有時而上於地又有時而上於天澤之上有雷而澤之中亦有雷也

以天觀水火天與水違行天與火則同情也以木觀水火木上有水而木上亦有火也澤大過則滅木矣以澤觀水火澤有時而无水澤有時而有火也至於水火互相爲用水有時而在火上火亦有時而在水上不可常也所謂俯則觀法於地非觀此也耶

設卦者自文王設之也名各有定也夫子觀象更不別換一卦名而其取象無不悉臻其妙觀天在山中澤滅木之類大槩可覩已然非獨觀象已也觀象正所以寓意也試觀六十四卦象之下無非經綸天下之道即無文王之易亦自成書又所謂得意而忘象

者也噫非夫子其孰能之

觀雷雨滿盈之時君子則盡經綸之道觀天地交泰之時君子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觀天下雷行之時君子則盡對時育物之道觀洊雷方震之時君子當盡恐懼修省之道此上而君后下而君子前而先王皆所不能外也

先王之臨天下有郊廟焉則觀渙而享帝立廟有封建焉則觀比而建國親侯以養賢人則觀夬而施祿及下以經天文則觀革而治厤明時以立學校則觀

臨而教思容保以制田里則觀師而容民畜衆以制
禮樂則觀履而辨上下觀豫而作樂以明刑罰則觀
噬嗑而明罰勑法於巡狩則觀觀而省方設教於燕
令則觀姤而施命四方當治功既布則觀需而飲食
宴樂當人心玩愒則觀既濟而思患預防若此者凡
以正位凝命以承天休而已
教思无窮者何觀蠱而思振民以育德觀坎而思常
德行以習教事施命未已又觀重巽以申命行事焉
容保无疆其心也容民畜衆其制也然恐民之怠也

故觀井而勞民勸相何者蓋非厚德無以載物非厚
下無以安宅蓋有見於地勢之厚山之附地而然也
明罰勑法者先王之制也然恐其流於慘刻故觀中
孚而議獄緩死又恐其過於姑息故觀豐而思折獄
致刑然則如之何君子亦惟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可
也蓋折獄大事寧赦過宥罪寧明庶政無敢折獄何
也蓋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不然則逆天之命矣
禮所以辨上下而辨之惟在度數故觀節而議德行
以制之觀同人而類族以辨之觀未濟而思慎辨物

以居方
省方巡狩也親矦述職也然巡狩不行無以勤勞來
故須旹巡所不省方者惟至日而已
思患預防何以觀萃而除戎器以戒不虞而已
作事貴於謀始永終可以知敝故觀訟而謀其始觀
歸妹而慮其終此處事之道也
自昭明德君子之晉德也繼明照四方者新民之學
也若夫涖衆則惟用晦而明不敢自炫其明也
君子之持己觀恒而立不易方觀大壯而非[illegible]不履

觀大過而不懼无悶旹當困則思致命以遂志旹當
否則思儉德以辟難君子之待人觀睽而以同而異
觀咸而以虛受人觀謙而裒多益寡觀小畜而以懿
文德觀小過而過恭過儉過哀至其待 人則觀遯
而不惡而嚴矣
君子之畜德也觀升而思積小以高大觀大畜而思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觀蒙而思果行以育德然天
下未有不須友以成其德者故又觀兌而以朋友講
習焉

其修身也則觀蹇而反身修德反身者何慎言語節飲食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遷善改過者修身之益也懲忿窒欲者修身之所當損也然天下之則本於家故觀風自火出而言有物行有恒焉

自强不息君子之至健也嚮晦入宴息者所以節其精神以繼其不息者也

素位而行君子所以思不出位也居賢德以善俗君子變俗之一機也

合觀諸象夫子盡以體之以經世聖人真足大經濟大學術達則兼善窮則兼善之節不見知於當時亦足以垂世立教易眞冒天下之道哉

羲經十一翼卷三

玩辭篇敘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觀辭而聖人之心見矣然後而曰繫者何也蓋象者像也無定象可執辭者就其中假一象而言之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辟之以此物繫之於此處之下必不可移而之他矣然辭因本卦之象而繫亦有因其象而推廣之者亦有因其象而變通之者夫按文索象象可得矣而以之語於推廣之象則甚難因此推彼象可求矣而以之語於通變之象則又難之難然則如之何而玩之昔人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吾以為此亦可以為學易之法以其辭之同者比類而觀之因其所可知徐而旁通其所未知則庶乎可以得聖人之意矣作玩辭篇

玩辭篇目

○逺取諸物、物類 馬 牛 大輿 血
多眚 龍 雞 豕 雉 鼠 鳳
黔喙之屬 羊
○天文 日 月 先甲先庚 七日 八月
雷 雨 寒氷 論君子决小人
論文王危治世
○方隅 西南東北 南方
○五行 水 火乾卦 木 金 土 徑路
○五色 玄黄 赤 大赤 白

○總觀文王之辭 漣洏 耒耨 交易 衣裳
舟車 門柝 臼杵 弧矢 宮室 書契
論治時 論亂時
○論辭之奇 論辭之文
○總觀聖人之辭 論夫子玩辭 玩夫子賛易
箕子明夷 東鄰殺牛解 帝乙歸妹解
高宗伐鬼方解 卜筮解

玩辭篇

玩文王之辭 從無人發

傅文兆著

易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旣濟未濟此其故何也天地定位其上篇之所以首乾坤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其下篇之所以首咸恒乎水火不相射其上篇之終坎離下篇之終旣濟未濟乎

易之辭大都不過逺取諸物近取諸身二者而已故文王特發其義於二篇之首乾之自潛龍以至亢龍所謂逺取諸物非耶咸之自咸拇以至咸輔所謂近取諸身非耶

近取諸身 奇妙

人之一身首最居上而首之中有項焉有髮焉有額焉目焉耳焉面焉頄焉鼻焉輔頰焉口焉舌焉牙焉須焉其下則有腹焉有左腹焉有腹之大者焉腹以內有心焉腹之後有背焉背之上爲脢焉背之下爲限焉夤焉臂焉四支則肱焉股焉有右肱焉有左股焉肱之中則爲手焉指焉股之中則爲腓焉足焉趾焉前趾焉拇焉總之爲身焉躬焉膚焉血焉汗焉

首之不同。有首焉。有首之大者焉。有項焉。有滅其頂者焉。有髮焉。有髮之寡者焉。有顙焉。有顙之廣者焉。有眼焉。有白眼之多者焉。有眇視者。有盱而視者。有矍矍而視者。有出涕者。有出涕而沱若者。有泣者。有泣而至于血者。有耳焉。有耳痛者焉。有聞言不信者焉。有聰者焉。有聰而不明者焉。有鼻焉。有涕而洟者焉。有口焉。或嗃嗃焉。或嘻嘻焉。或笑而啞啞焉。或號焉。或號咷焉。或歌焉。或有言焉。或小有言焉。或有言不信焉。

心一也。有心之病者。有心之加憂者。有心之亨者。有心之光亨者。有心之孚者。有心之窒者。有心之憧憧者。

有疾者。有疾而厲者。有疾而疑者。有疾而貞者。有貞疾而恒不死者。有損其疾者。有无妄而得疾者。有出入而无疾者。

有折肱者。有折其右肱者。有傷股者。有夷于左股者。

有折足者。有跛而能履者。有行而次且者。

其刑則有折首者。有天者。有劓者。有刖者。有滅耳者。有滅鼻者有滅趾者

人之身或爲君焉或爲臣焉君則稱大君稱王有德則稱大人臣則稱公稱侯尊于身之上者爲父爲母尊于父母之上者爲祖爲妣身之所出者其最長爲長子餘則爲弟子有德則爲丈人爲丈夫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尚武則爲武人隱居則爲幽人幼則爲童蒙爲小子賤則爲童僕爲臣妾爲閽寺又其餘則爲衆人焉爲進退不果之人焉或爲巫焉其下者則爲盜焉

有女焉長則爲君爲后爲妻中少以下則爲宮人爲娣爲妾

以上或爲吾身所具之形體或爲吾身所遇之位分雜然至賾矣然說卦中或開端而未竟或引伸而未盡皆可推廣之以爲繫辭之本也

有取諸形體以繫辭者

後天象曰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离目艮手兌口此近取諸身也文王因之以繫辭又從而推廣之焉

乾爲首

乾 ䷀ 无首

比 ䷇ 无首

離 ䷝ 折首

明夷 ䷣ 大首

大過 ䷛ 滅頂

夬 ䷪ 壯頄

革 ䷰ 革面

旣濟 ䷾ 濡首

未濟 ䷿ 濡首

乾爲首乾曰无首此本首之象而繫之乾也若必執乾而繫之以首不幾於固而不通乎故凡爻之在上者亦皆以首稱焉物之首亦居上故上爻亦稱首焉天德不可爲首則此首不可有也比无首則无終則此首不可無也雖然大過而至於滅頂果可咎乎夫爲离之折首爲明夷之大首爲旣未濟之濡首則尤爲首者所當戒矣可不審耶

坤爲腹

明夷 ䷣ 左腹

坤爲腹四入於坤豈非入於左腹乎離則爲穴門[illegible]夫曰入腹則入而不可復出矣又曰於門庭則仍[illegible]冀出之意噫已需血矣而猶欲出穴已入腹矣而欲出門庭肯終爲穴中之血腹中之夷耶

夬 ䷪ 臀膚

坎 ䷜ 心亨

艮 ䷳ 艮背

咸 ䷞ 咸脢

艮 ䷳ 艮限 列夤 薰心

艮 ䷳ 艮身

坤爲腹而腹以內有心焉腹之後爲背焉脢焉背以下爲限焉夤焉臀焉總之爲身焉而必於五四三爻繫之此之謂引伸也

震爲足

咸 ䷞ 咸拇

解 ䷧ 解拇

賁 ䷕ 賁趾

大壯 ䷡ 壯趾

噬嗑䷔滅趾

夬䷪壯前趾

咸䷞咸腓

艮䷳艮腓

鼎䷱折足

剝䷖剝足

震爲足而足之足有拇焉趾焉腓焉然足在下故鼎曰折足剝曰剝足皆自足之義過也

巽爲股

明夷䷣左股

咸䷞咸股

巽爲股而股則下之上故二曰左股三曰咸股

坎爲耳

噬嗑䷔滅耳

夬䷪聞言不信

坎爲耳而滅耳而聞言不信所謂耳痛非耶

離爲目

履䷉眇視

豫䷏盱視

震䷲矍視

離爲目而目不特多白眼也有眇視者有盱視者有矍矍而視者然則目可以一定求耶

艮爲手

豐䷶右肱

艮爲手爲指而手之中有肱焉折其右肱如之何而可用耶

兌爲口

咸䷞咸輔

艮䷳艮輔

困䷮有言不信

噬嗑䷔滅鼻

賁䷕賁須

兌爲口故困之兌曰有言不信咸之兌曰咸其輔頰舌此本兌之象而繫之也然輔本在上故艮之五在上亦以輔稱焉輔之上爲鼻輔之下爲須又推廣而言之然則輔其可以一定求耶

坎爲血卦

屯 ䷂ 泣血

需 ䷄ 需血

渙 ䷺ 渙血

坎爲血故屯之坎曰泣血需之坎曰需血渙之坎曰渙血然血以有所傷而後見故血玄黃血去惕出獨爲人身之血言耶

有取諸人類以繫辭者

乾爲君其君之有德者則稱大人後世君則稱王臣則稱公矦至於父毋男女以至爲衆人爲寇爲巫皆可觸類而推文王因之以繫辭焉

乾爲君

履 ䷉ 武人大君

臨 ䷒ 大君之宜

師 ䷆ 大君有命

小過 ䷽ 不及其君

乾爲君履九五非乾乎履而夬履非武人爲于大君乎是知大君之名以乾而得名也然亦有不拘者爲

知臨之大君以五位言君也開國承家之大君以師終言君也如之何而拘於一也然陽爻亦稱君小過不及三之陽而遇其二之陰是以陽爲君而陰爲臣此又隨時化裁之妙也

稱大人

乾 ䷀ 利見大人

訟 ䷅ 利見大人

蹇 ䷦ 利見大人

萃 ䷬ 利見大人

巽 ䷸ 利見大人

蹇 ䷦ 利見大人 上九

乾 ䷀ 利見大人 九二

升 ䷭ 用見大人

革 ䷰ 大人虎變

否 ䷋ 大人吉 九五

困 ䷮ 大人吉

陽爲大剛而得中者則爲大人見之者非特資其勢位藉之以行其道卽見之亦足以大其識見淑其身

心正其得失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亨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所謂見大人也非謂占而値此當有大人之見而以冥冥決事也

稱王

夬　王庭

渙　王居

晉　王母

蹇　王臣

井　王明

訟　王事

觀　賓王

家人　王假有家

萃　王假有廟

渙　王假有廟

師　王三錫命

比　王用三驅

離　王用出征

升　王用亨于岐山

隨　王用亨于西山

益　王用亨于帝

古今所共尊者一王而已故王者之名惟天子得而稱之是故亨帝假廟則曰王亨西山亨岐山則曰王以之三驅以之錫命以之出征則曰王其庭則曰王庭其居則曰王居其母則曰王母其臣則曰王臣其事則曰王事君子之見用則曰賓于王葢所以收王者之大權而示天下尊王之義也昔周公謂文王爲王與

稱公

大有　公用亨于天子

解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小過　公弋取彼在穴

古者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故孟子謂周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葢謂此也紂之時公必有不亨天子者故文王曰公而不亨是不王之漸也故曰用亨天子紂之時必有弋取小人以爲助者故曰公用射隼可也若弋取小人不過在穴而已亦何能爲此

又以大義責公之意也

稱侯

屯 ䷂ 利建侯

豫 ䷏ 利建侯

屯 ䷂ 利建侯 初九

晉 ䷢ 晉康侯

建侯之稱非謂占者值此當有封侯之望也葢文王爲紂事言也文王與九侯鄂侯崇侯非紂之諸侯乎今九侯醢矣鄂侯脯矣周侯昌今又見囚矣崇侯虎

今又以讒見用矣侯之不建莫此爲甚故文王於羑里作易未嘗不以家國爲念故于屯一則曰建侯於豫則又曰建侯欲其建立有德者使之在位使論道經邦之有人思之而不得故於晉而發康侯之嘆曰晉則爲康侯矣此何所用其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乎言在盛世意在衰世也若曰吾獨不得爲康侯而今乃爲羑里之侯寄慨深矣

商君臣

泰 ䷊ 帝乙歸妹

歸妹 ䷵ 帝乙歸妹

旣濟 ䷾ 高宗伐鬼方

明夷 ䷣ 箕子之明夷

帝乙紂之先帝也箕子紂之叔父所謂父師也高宗紂之八代祖得傅說良弼輔之以中興者也文王作易舉而稱之是謂以商臣言商事也謂周公繫爻辭乎

太古之世惟包犧氏首開天而王天下所謂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此其最先矣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嗣是而後史不絕書夏如禹殷如湯易雖未言固不言而可知也易之興則在殷末世其君則紂也其臣則箕子之屬也故篇中所稱王者即指紂而言也其曰帝乙高宗者即指紂之先王言也葢文王値殷之末世而作易所謂作易者之有憂患正謂此也則雖謂易爲殷易可也吾恐周易之名亦未必然也

包羲氏而曰王天下則已有王之分矣但神農黃帝堯舜未有王之名稱至堯舜之時君則稱帝臣則稱

岳牧亦未有王之名稱至夏商以後君則稱王臣則稱公侯王統萬國之諸侯諸侯各有所屬之邑國其邑三百戶萬戶爲侯三百戶爲邑

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祭有廟其祭以禴祀烝嘗

天子適諸侯曰廵狩或東廵狩或西廵狩或南廵狩或北廵狩諸侯獻于天子曰享諸侯使大夫聘問鄰國則執圭以通信士見天子曰覲光天子見士曰賓

諸侯有不貢不王者天子則出征諸侯惟征邑國其

告諭天下則曰大號其勑諭羣臣則曰錫命其須賜羣臣則或錫馬或錫鞶帶或錫公餗或錫雉膏其接遇羣臣或三錫或三接此皆古王公之制文王所爲作易之考本也

父母

蠱　幹父之蠱

蠱　裕父之蠱

晉　于其王母

蠱　幹母之蠱

乾爲父坤爲母觀晉于其王母是受福于坤之王母則知乾之稱父可知矣然陽爻亦稱父陰爻亦稱母此可類而推也乃陰爻則曰幹父蠱陽爻反曰幹母蠱此又以我用爻又一例也易其可爲典要乎哉

男女

咸　取女吉

姤　勿用取女

蒙　納婦吉

蒙　勿用取女

恒　婦人吉

家人　利女貞

觀　利女貞

漸　女歸吉

男下女取女之所以吉也以一陰而敵五陽女之壯也而可取之乎二爲中正之婦納婦之所以吉也三不中正而可取之乎五柔中婦人之所以吉也二柔中女貞之所以利也以長女而待少男以行女歸有不吉乎

兌爲妾

鼎䷱得妾以其子无咎

遯䷠畜臣妾吉

自天子言長女爲后中女以下爲宮人自國君言長女爲君中女以下爲娣在士庶人則長者爲妻少者爲妾此一定之序也若以妾而奪嫡則天子亂天下諸侯亂其國庶人亂其家古有明鑒不可不知也故得妾者必以子之故而後无咎非以子而以色則亂係戀之道是畜臣妾之道非可以處大事也

坤爲衆

晉䷢衆允之

豫䷏利行師

泰䷊勿用師

謙䷎用行師

謙䷎用侵伐

復䷗用行師

坤爲衆故晉之坤曰衆允之而衆莫敢不務行師故[illegible]坤皆以行師言之觀謙之坤曰行師泰之[illegible]曰勿用

師謙之坤曰用侵伐用行師復之坤曰用行師終有大敗非取於坤之衆乎至於曰蕃庶曰一握曰以鄰又自衆之義而推廣之也

巽爲進退　妙

巽䷸進退利武人

觀䷓觀我生進退

巽爲進退而聖人用進退以繫辭則化裁甚妙有不可測度者焉觀巽曰進退利武人之貞此以進退繫之於本象猶道其常也乃若觀之巽所謂進退也乃

於三爻則變例而言之曰觀我生進退同一進退也而其圓變之妙有非常情所能測度億非聖人其孰能之

兌爲巫

巽䷸用史巫紛若吉

兌爲巫以言語悅神也畀巽者而用史巫紛若則善矣

坎爲盜

解䷧致寇至

需䷄致寇至
訟䷅利禦寇
屯䷂匪寇昏媾
賁䷕匪寇昏媾
睽䷥匪寇昏媾

坎為盜而辭中皆以寇稱此文王花辭之妙也觀夫子解致寇至而曰盜之招也非其召徵乎故需之坎在前則曰致寇至解之坎在下則亦曰致寇至蒙之坎則曰利禦寇然亦不拘定於坎而後為寇也凡柔

乘剛則曰寇剛在前亦曰寇故正應昏媾也正應而不得即合寇害之也設匪寇則必昏媾甚矣夫寇之害大也

昏媾者以男女昏媾而得名也然其意不在男女也文王見當時君臣睽違故設為昏媾之辭若曰君之有臣如夫之有婦不可廢也臣之從君如貞女之從夫不可二也此所謂昏媾也若君臣相應而前後有人交謗其間構禍成隙是不謂之寇乎賁初四相應昏媾也而三寇之此賁之所以皤也屯二五相應昏媾也而初寇之此屯之所以邅也睽三上相應昏媾也而二與四共寇之此睽之所以孤也雖然相應者正也而為其所應者終不以其寇之故而遂改節也誠求而往焉則賁不終於皤矣屯如者且字睽孤者且遇雨矣嗟夫此文王之自道也文王與紂非相應之正乎當時為崇侯虎所譖乃囚羑里豈特前後交寇蓋不勝其負豕載鬼之疑者故一則曰白馬翰如一則曰來徐徐其心急於得君蓋可想矣又曰十年乃字曰往遇雨則吉蓋欲冀君之悔悟於萬一為何如

夫子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易之興當文王與紂之事吾於此益信

論文王處衰世

文王當紂囚于羑里可不謂入穴之需乎斯時也已在牢寵禁錮之中事勢無可柰何所可望者惟賴同心之友一來救之故一則曰出自穴一則曰不速之客來意可想矣厥後散宜生之徒求釋西伯真所謂敬之終吉者也嗟夫天下未有无故而得灾者若文王羑里之囚以九侯進女之故豈不謂行人得牛邑

人之災耶是以文王雖不幸蒙難而深幸遠慮害之
可以免禍故於于泥之需則曰已爲名寇于沙之需
則曰不免有言惟于郊之需則禍終莫及蠱之上九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有遐思也乎雖然猶未及
文王之心也文王雖遭時不偶而獲此災然終然一
毫怨上之心觀其言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
戸无眚益深自悔責以明自下訟上者之無所逃於
天地不敢一歸怨於朝廷益純乎忠君愛國之至意
而不以安危易節也文王眞純臣哉

逺取諸物

以動物言有走者則爲馬爲牛爲豕爲豚爲狗爲羊
爲虎爲豹爲狐爲鼠爲鹿有飛者則爲雞爲雉爲鶴
爲隼爲鴻有鱗者則爲龍爲魚爲鮒有介者則爲鼈
爲蟹爲蠃爲蚌爲龜此固不可以盡天下之動物而
其類亦大槩可見也

馬一也有老者有瘠者有駁者有良者有牝者有壯者
有善鳴者有馵足者有的顙者有美脊者有亟心者有下
首者有薄蹄者有乘之者有曳之者

牛一也有牝者有子母牛者有掣之者有繫之者有
殺之者

豕一也有羸者有蹢躅者有負塗者有豕而牙者

羊一也有羊之羝者有牽之者有刲之者有喪之者

鳥一也有飛者有鳴者有遺音者有垂翼者有翩翩
者有飛而離者有巢者

龍一也有潛者有見者有躍者有亢而在天者

逺稽天文則日月其大者而雷雨而霜氷則天時可
槩矣俯察地理則南方聽治其大者而西南而東北
則地理可槩矣在天爲五行在色爲五色皆可觀之
以爲繫辭之本也

有取諸物類以繫辭者

後天象曰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
此逺取諸物也文王因之以繫辭又從而推廣之焉

乾馬坤牛 妙絶

坤 ䷁ 牝馬

離 ䷝ 牝牛

乾之爲馬以其健也坤何以稱馬蓋坤純陰至順牝

也順者恐其不足於健故牝而進之以馬也坤之爲牛以其順也離何以稱牛離一陰居中牛也一陰恐其不能至順故牛而進之以牝也順不足則欲其至順順之至則又欲其至健此牝牛牝馬之説也奚必責乾以求馬責坤以求牛哉

乾爲馬

大畜 ䷙ 良馬逐

屯 ䷂ 乘馬班如

睽 ䷥ 喪馬勿逐

賁 ䷕ 白馬翰如

明夷 ䷣ 用拯馬壯

渙 ䷺ 用拯馬壯

晉 ䷢ 錫馬蕃庶

乾不特爲馬又爲良馬焉若夫老馬瘠馬則力衰力弱駁馬則力猛不得爲良矣不特乾可以言馬卽震亦可以稱馬不然何善鳴者馵足者作足者而稱於震耶卽坎亦可以稱馬不然何美脊者亟心者下首薄蹄者而亦稱於坎耶以此知馬之爲義苟得其意何必乾然後爲馬耶大畜之乾是良馬之逐也至於乘馬之班白馬之翰用拯而以馬壯喪馬而自復錫馬而蕃庶則隨在異義雖非健之意而不可謂非馬矣

坤爲牛

大畜 ䷙ 童牛

无妄 ䷘ 繫牛

旅 ䷷ 喪牛

既濟 ䷾ 殺牛

坤爲牛然亦不特取牛爲順也或爲童牛或爲繫牛或爲殺牛亦隨在異意不拘拘於坤也

坤爲大輿

大有 ䷍ 大車以載

大壯 ䷡ 壯于大輿之輹

馬牛所以引重致遠故良馬而曰閑輿衛輿曳而曰牛掣非其証乎故言輿於馬牛之後逆其類也

坎爲曳

睽 ䷥ 見輿曳

既濟 ䷾ 曳其輪

未濟 ䷿ 曳其輪

坎爲曳。未濟之二非坎乎。故曰曳輪。既濟上卦非坎乎。故亦曰曳輪。聯無坎也。而曰見輿曳者。就聯之所見而言也。

坎爲輿之多眚

小畜 ䷈ 輿脫輻

大畜 ䷙ 輿說輹

既已有所畜於前。則不得不脫輹與輻。此輿之所以多眚也。

坤爲輿

剝 ䷖ 君子得輿

師 ䷆ 弟子輿尸

坤爲輿。師坤之在上也。故曰輿尸。剝坤之在下也。故曰得輿。

震龍巽雞 透徹

乾 ䷀ 飛龍在天

中孚 ䷼ 翰音登天

震何以爲龍。蓋震以一陽在下。龍之潛也。巽何以爲雞。巽以一陰在下。雞之伏也。味龍與雞二義。而扶抑之責嚴矣。蓋龍雖潛於下。而實不終於下。俄而見於田。俄而躍於淵。又俄而飛於天。皆此龍之爲也。而要之即所潛之龍。由潛而躍而飛也。故總而命之曰震爲龍也。若夫雞之爲物。雖不安於下。而實終伏于下。安得有田之見。安得有淵之躍。又安得有天之飛。要不過旦暮馴伏於闔域之內而已。亦何能爲。故曰巽爲雞。是故聖人於乾六陽。則以震之一陽而究言之。

曰飛龍在天。幸之也。至於中孚之巽雞也。乃於巽之上而究言之。曰翰音登于天。雞可登天乎。抑之也。聖人於龍則曰飛天。於雞則曰不可登天。扶抑之嚴。情見乎辭矣。

震爲龍爲玄黃 最透

坤 ䷁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者。陽之始也。玄黃者。天地之雜。陰陽皆傷也。既曰爲龍。又曰爲玄黃。是於一陽之始。而即慮六陰之終也。計之深也。坤至上爻。非六陰之終乎。聖人以爲陽

道不可一日無故稱龍以存陽陰不可勝陽故稱玄黄以抑陰其旨嚴矣噫始乎龍卒乎玄黄味此言也爲龍者烏可不惕然懼哉

坎爲豕

睽 ䷥ 見豕負塗

姤 ䷫ 羸豕蹢躅

大畜 ䷙ 豶豕之牙

中孚 ䷼ 豚魚吉

坎爲豕以其内潔外汚也故聖人於睽而曰見豕負

塗非見其外之汚耶然豕之爲義可以觀君子亦可觀小人小人之微而必盛羸豕之蹢躅也小人之惡露於外豕之巳牙者也此皆以豕之意得之言意之外不可一定拘也

離爲雉

鼎 ䷱ 雉膏

旅 ䷷ 射雉

離爲雉故於鼎之離而曰雉膏旅之離而曰射雉人臣而不得食於君雉膏而不食矣人臣而不合於君射雉而矢亡矣唯夫此文王寓言也文王爲紂囚於羑里非與紂不相合乎以雉膏則不食以射雉則矢亡此方雨之思謇命之逮惓惓乎不能不屬望也曰雉曰虎變曰豹變曰黔喙之屬所謂觀鳥獸之文非耶曰其於地也爲黒其於地也爲剛鹵所謂地之宜非耶

離爲龜

頤 ䷚ 舍爾靈龜

益 ䷩ 十朋之龜

離爲龜而龜能不食謂之靈龜白金之品曰復小橢之其文龜兩龜曰朋十朋則寶之大矣此皆借龜之意而妙用之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黄金以鎰名爲

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illegible]
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艮爲鼠

晉䷢ 晉如鼫鼠

鼠不特牙之利其性又貪而畏人晉之竊位也豈非晉而鼫鼠者乎

艮爲黔喙之屬

小過䷽ 飛鳥遺之音

艮爲黔喙之屬鳥也小過之下卦非艮乎統觀之內實外虛非飛鳥乎因艮爲黔喙而得鳥因鳥而得飛之遺音易爲聖人之極深非耶

兌爲羊

大壯䷡ 羝羊

大壯䷡ 喪羊

夬䷪ 牽羊

歸妹䷵ 刲羊

兌爲羊者以陽之壯得名也味羊之一字也有不可恃壯之意在矣兒大壯四陽盛長則不特爲羊而又爲羊之羝者故羸藩而不能退者有之觸藩而不能遂者有之欲藩決不羸其惟貞乎欲求無悔其喪羊乎然亦有借羊爲言者夬以兌在前則曰牽羊歸妹以兌在下則曰刲羊此又化裁之妙用不可以一定測也

有取諸天文以繫辭者

說卦曰離爲日坎爲月震爲雷坎爲雨乾爲寒爲冰此聖人所立之象也文王因之以繫辭又從而推廣之焉

離爲日

晉䷢ 晝日

豐䷶ 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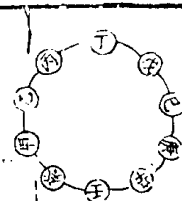
離䷝ 日昃

乾䷀ 終日

革䷰ 巳日

[illegible]晉以離在上故曰晝日豐以離在下曰宜日中[illegible]離爲日離至三爻不爲日昃之離乎天之行不可見而見之於日乾至三爻不爲終日而夕乎革以離

在下故不徒曰日而曰巳日乃孚

先甲先庚　妙妙

蠱 ䷑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 ䷸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天運亘萬古常旋何見有始終所可見者曆家以十干計天行之數則若見其有終始焉以十干言甲爲日之端而乙丙丁三日則爲始戊己庚三日則爲

中辛壬癸三日則爲終矣故自甲言先三日而終則必後三日而始蠱之旣壞而復有事也其天運之終而復始乎自庚言其先三日非日之始是无初也其後三日則爲日之終是有終矣巽之无初而有終也其天運之先庚後庚乎蓋以艮之成終成始而思及于十干之終始又以十干之終始而得天運之終始所謂言達而辭文非耶

坎爲月

小畜 ䷈ 月幾望　上九

中孚 ䷼ 月幾望　六四

歸妹 ䷵ 月幾望　六五

坎爲月而月則屬陰也故陰卦陰爻皆稱月焉小畜之上陰卦也故曰月幾望中孚之四陰爻也歸妹之五亦陰爻也故亦曰月幾望然小畜以小人言中孚以人臣言歸妹以女德言辭雖同意則各指也

七日八月　妙妙

復 ䷗ 七日來復

臨 ䷒ 八月有凶

七日八月者非謂六日後之七日中秋之八月有某吉凶之應也蓋陰陽之循環其最可見者莫過於日月其往復之期最可指數者莫過於爻位爻以六爲終而過六則七計前日之六陰也而一陽來復其數不爲七乎故日而曰七不曰月而曰日者日屬陽言陰往而陽又來也幸之也爻以六爲終而過七則八計後日之六陽也而過初及二其數不爲八乎故月而曰八不曰日而曰月者月屬陰言陽往而陰復至也危之也由今日之初陽而思其前則幸其陽之復

曰今日浸長之陽而思其後則慮其陰之至聖人之於世道真通乎晝夜而知也讀者以日月而求陰陽以七八而求陰陽之循環得其循環之意則七日八月之迹不必深泥此所謂得魚兎而忘筌蹄也若學者以術數視易而謂某月某日當有某吉凶之應則亦不審於作易之意矣

七日

震 ䷲ 勿逐七日得 六二

既濟 ䷾ 勿逐七日得 六二

二陰也而曰七日得者於陰爻而期陽爻之得也以七日來復者推之也

震爲雷爲長子

震 ䷲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爲雷在上故曰震驚百里震爲長子在下故曰不喪匕鬯

坎爲雨

小畜 ䷈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過 ䷽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謂之曰雨必陰陽和而後成雨獨陰在上無陽和此不過不雨之密雲而又自我西郊者乎其何能爲小畜之四小過之五皆以獨陰在上聖人所以抑而鄙之也

小畜 ䷈ 既雨

鼎 ䷱ 方雨

夬 ䷪ 獨行遇雨

睽 ䷥ 往遇雨

以其陰陽和則曰既雨陰而將與陽和則曰方雨陰

與陽應是獨行遇雨陰而不與陽應則激之曰往遇雨

乾爲寒爲氷

坤 ䷁ 履霜堅氷至　妙絶

乾純陽之世也聖人何以曰爲寒爲氷哉蓋天下之亂每生於極治之世故於乾而曰爲寒爲氷者先事之慮也文王於一陰之初若曰向者純陽之時猶未有霜已有爲寒爲氷之慮今一陰之初所履者霜矣堅氷不自此至乎及此不謹則龍戰之禍我不知其

所[illegible]矣噫姤之一陰方逆[illegible]之潛藏化爲[illegible]不[illegible]復陽明景象君子方且欲包其魚包其瓜則爲[illegible]爲豕之慮信不在方衰之日而在全盛之日夫然後知聖人計之早而圖之豫也

論文王危治世　大是

天下之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君子之防亂不在於既治之後而即在將治之時商紂之時所謂復隍之日既濟之後矣文王撫時而思而於方盛之際猶惓惓焉是故泰之三非泰運之方中耶文王則以爲此

即平陂往復之介也於是即以艱貞傷之蓋不待於既陂既復之後而始戒之也然此猶曰防之於既治之後乃若臨之二陽方長正君子用事之時安所爲凶即有凶矣未必遽及乃曰至于八月有凶見陰之消甚爲不久其防之當預又何如耶然此尚曰陽方浸長至於否之五不過方休之否耳否而方休天下尚在否中聖人即曰其亡其亡其思患預防之意尤爲獨至然則宜何以處之當豐而謹日中既濟而謹衣袽斯所以長保其治也向非文王居衰世而獨憂患胡能及此故曰作易者有憂患此之謂也

論君子決小人

天下之世教恒賴君子主持之而小人害焉故聖人之扶植善類無論明盛之世即衰亂之候尤欲存君子之分於萬一是故泰之初一君子之進耳即曰拔茅連茹復之初一君子來復耳即曰朋來无咎否之四一陽有命耳即曰疇離祉其預爲君子慶蓋可想矣然此猶曰時之方盛至剝之一陽其君子孤立之時乎猶曰碩果不食幸其猶存也幸世可復生也此

猶曰君子存也至坤之上六陽已無矣猶稱之以龍以空名維持世教尤見君子之不可無也然小人剝君子而曰剝廬曰血玄黃見陰亦不免於傷也小人亦何樂而爲此剝陽之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甚嚴矣其金柅之繫乎其有魚之包乎故包承之爲吉也以宮人寵之无不利也剝之爲无咎也凡此皆小人自善之策也雖然勢不可止也爲堅冰之至爲蹢躅之孚剝足之蔑方反而剝膚之危隨至蓋有連茹之勢而成翩翩之黨者也君子當何以處之在下者

防壯趾之咎居上者戒壯頄之凶不幸而濡迹於小人之中雖蒙慍其何傷又不幸切近小人之側尚免夫其何咎又不幸而力量之不足雖牽羊亦无悔凡此皆君子之善道也嗟乎君子之决小人無論羣陰盛長即无號之小人亦必慎以處之苟當浸長之日其勢必不可支君子寧爲否亨不爲羸角寧爲包瓜不爲用壯天下苟有身爲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得其説而存之何患小人之能害哉文王當殷之末世其小人盛長之日乎向非處之有道奚能免禍文王繫

易至此其眞有憂患矣乎

有取諸方隅以繫辭者

連山象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坤西南兌西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文王觀之以繫辭又因之以變通焉

西南東北 奇絶

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 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 利西南

坤西南也艮東北也坤無艮也何以曰東北文王以爲坤純陰至順也艮東北一陽在上猶有不順者在也故坤本西南也坤而又坤西南而得朋也順之至也坤而又艮東北而喪朋也猶有不順者在也必乃終而後有慶也

坤西南與艮東北爲對而艮之前爲北方之坎艮之後爲東方之震皆可以西南觀也蓋西南之坤爲衆也震以一陽而往得衆非往得西南之衆乎是震亦可以言西南也西南之坤三陰也坎以一陽而往得

中非往得西南之中乎是坎亦可以言西南也艮東北也一陽亢居於上則不利東北而道窮矣故解曰利西南震之陽往得衆也蹇曰利西南坎之陽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則艮之陽極於上而其道窮矣總之以一陽論也此聖人之極思所謂肆而隱者非耶

西南東北之象學者視若石田無所用之而聖人入於辭有妙用焉乍讀之若言方隅之利不利深味之或言乎至順或言乎得衆得中或言乎道窮誠哉所謂曲而中也向非胸中皆易烏能觸象而沉若此耶

南方　最奇絕

☲ 南方　西南　東南

明夷 ䷣ 南狩

升 ䷭ 南征

離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明夷之三而曰南狩豈非本離言南乎至於升無離也而曰南征者何也蓋離本南方聖人之所居也而巽則居東南坤則居西南其去聖人之居甚近升坤與巽合而成卦者也是以見大人勿恤南征則吉蓋一以東而南一以西而南故本無大人也而亦曰見大人本無南也而亦曰南征也

有取諸五行以繫辭者

坎爲水離爲火巽爲木乾爲金坤艮爲土此五行之象也文王則因之以繫辭又從而推廣之焉

坎爲水

需 ䷄ 初郊二沙三泥

坎爲水需之坎在前也故于下卦而曰于郊于沙于泥以見泥之外卽水也不可以想見取坎爲水之意乎

爲大川之水

需 ䷄ 利涉大川

渙 ䷺ 利涉大川

中孚 ䷼ 利涉大川

蠱 ䷑ 利涉大川

益 ䷩ 利涉大川

同人 ䷌ 利涉大川

大畜 ䷙ 利涉大川

頤 ䷚ 利涉大川 上九

未濟 ䷿ 利涉大川 六三

謙 ䷎ 用涉大川 初六

訟 ䷅ 不利涉大川

頤 ䷚ 不可涉大川 六五

坎爲水天下之大川非水乎非舟楫之木其奚以涉之乎非陽剛之健則不可涉非應天則不能涉非謙

順則不能涉。故渙以木在水上，中孚以木在澤上[illegible]
與蠱皆有木道，故均曰利涉；同人之以乾行，大有之
應天，安得不利涉？而要之陽剛可涉，陰柔則不可涉。
坎之將出則利涉，坎之未出則不利涉，然則涉大川
之水豈容易乎

爲井泉之水

井 ䷯ 井冽寒泉

坎爲水，井泉之水獨非水乎？故夫子於坎亦曰山下
出泉

爲酒食之水

需 ䷄ 需于酒食

困 ䷮ 困于酒食

未濟 ䷿ 有孚飲酒

坎爲水，酒食獨非水之所成乎？故需之坎曰酒食，困
之坎亦曰酒食，未濟之坎在下亦曰有孚于飲酒，無
非以坎水立言也。故夫子於需之坎亦曰飲食宴與

離爲火

離 ䷝ 焚如 六四

旅 ䷷ 焚次 九三

旅 ䷷ 焚巢 上九

離爲火，非火而何以有是焚乎？故離曰焚如，旅曰焚
次、焚巢，皆本離而繫之以焚也。

離爲乾卦

噬嗑 ䷔ 乾肉

噬嗑 ䷔ 乾胏

離爲火，故曰乾卦。噬嗑之四五皆離也，其曰乾肉、乾
胏，豈非本離言乾與

巽爲木

漸 ䷴ 鴻漸于木

巽爲木，漸之四非巽乎？故曰鴻漸于木，蓋本巽言木
也。噬漸以巽木立言，故由木而下，則爲陸，爲磐，爲干，
由木而上，則爲陵，爲逵；或以兌爲口立言，故由口而
下，則爲脢，爲股，爲腓，爲拇。聖人之言未必無所
本也。

爲果木之木

剝 ䷖ 碩果不食

果而曰木必非一果也諸君子森然済朝何其盛也
若一陽在上則諸君子盡爲吞噬淮一果之獨存抑
何寥寥也故剝曰碩果不食惜之也亦幸之也蓋是
果也生意涵焉縱剝窮於上不能不復生於下是今
日之一果安知不爲他日之木果也聖人之意爲何
如

爲棟宇之木

大過 ䷛ 棟撓棟隆

巽爲木大過下卦非巽乎故推其義爲棟撓棟隆枯

楊皆本巽木立言也艮爲黔喙之屬小過下卦非艮
乎故亦推其意曰飛鳥遺音此皆聖人之極思也

爲舟楫之木

渙 ䷺ 乘木

中孚 ䷼ 乘木

益 ䷩ 木道

巽爲木舟楫獨非木之所成乎故渙之乘木中孚之
乘木益之木道皆以舟楫之木言也

以木之類而推廣之如楊如株如桑如杞如葛藟皆
木也其木則有梯者有華者有果者有枯者其菜則
有蘞有瓜有莧其叢生則有棘有莽有蒺藜有白[illegible]
有茅茹

乾爲玉爲金　從無人發

鼎 ䷱ 六五金鉉

鼎 ䷱ 上九玉鉉

本剛則宜節之以柔故曰爲玉本柔則宜濟之以剛
故曰爲金鼎六五本柔也而曰金鉉非本柔而濟之
以剛乎上九本剛也而曰玉鉉非本剛而節之以柔
乎

乾爲金

蒙 ䷃ 金夫

困 ䷮ 金車

姤 ䷫ 金柅

噬嗑 ䷔ 金矢

乾爲金故凡陽爻皆以金名之故蒙之九二曰金夫
困之九二曰金車姤之九二曰金柅噬嗑之九四曰
金矢皆本剛而言金也

坤爲地　奇觀

類而推之自所居而言則由戶庭而門庭而及於郊自所接而言則自行庭而出門而至於野自野而言則由郊而沙而及于泥自水而言則由干而磐而至于陸自陸而言則由木而陵而至於逵自山而言則有穴有丘有陵有高陵有九陵自水而言則有坎有窞有淵此皆在地之中足以槩天下之地者也

艮爲山

隨 ䷐ 西山

升 ䷭ 岐山

槩舉山而言之西山岐山皆山也槩舉水而言爲沛爲沬皆水也

艮爲徑路

漸 ䷴ 漸陸

大畜 ䷙ 天衢

坤屬土艮亦屬土路非地中之路乎故漸之艮曰漸陸大畜之艮曰天衢皆本艮立言也

艮爲小石

困 ䷮ 困石

豫 ䷏ 介石

漸 ䷴ 漸磐

艮爲石陽在前也介如石漸于磐可也困于石不可也

有取諸五色以繫辭者

震爲玄黃巽爲白坎爲赤乾爲大赤坤爲黑此五色之象文王因之以繫辭焉

震爲玄黃

坤 ䷁ 黃裳

噬嗑 ䷔ 黃金

鼎 ䷱ 黃耳

離 ䷝ 黃離

遯 ䷠ 黃牛

解 ䷧ 黃矢

天下之色惟黃爲中五居上卦之中二居下卦之中故其辭繫之以黃坤六五曰黃裳噬嗑六五曰黃金鼎六五曰黃耳此以黃而象上卦之中也離六二曰

黃離遯六二曰黃牛之革解九二曰黃矢此以黃而象下卦之中也或曰革之初非中而亦曰黃牛之革者蓋借革之義而反言之意不在黃也此變而通之之義也

中行

泰䷊九二中行

夬䷪九五中行

復䷗三四中行

益䷩三四中行

中者隨時取義就上下二卦言則二五爲中就五爻言則五爻之中爲中泰得尚于中行夬曰夬夬中行二五之中也復曰中行獨復以六四在五陰之中也剝曰夬之无咎以六三在五陰之中也夬曰獨行遇雨則又九三在五陽之中矣或曰益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曰中行而乾三四又曰重剛不中何也蓋乾剛卦也上下皆乾重剛也以重剛言則上剛以五爲中而四爲不中下剛以二爲中而三爲不中故均曰重剛不中也以是知中之爲義必二五可以言中必五爻之中可以言中益三四而曰中行蓋因其不中而戒之也非正言其中也

坎爲赤乾爲大赤　思所不到

困䷮困于赤紱　九五

困䷮朱紱方來　九二

赤紱臣服朱紱君服大赤也九五困于臣故曰赤紱九二困于君故曰朱紱

巽爲白

大過䷛白茅

賁䷕白馬

賁䷕白賁

巽爲白大過之初六巽也故藉而曰白茅蓋本巽言白也至於白馬白賁則不得所賁蓋本白之意而推言之也

總觀文王之辭　廣大

吾嘗合而觀之而知易之道眞廣大悉備也包犧氏之時最爲太古故其所觀之物惟天地所生萬古不變者乃其所觀之象也至於備物致用古無而今[illegible]

耒耜衣裳舟車之類或古畧而今詳如穴居而易以
宮室薪葬而易以棺槨結繩而易以書契此則後世
通變之宜包犧氏所不及覩而文王復覩之以爲繫
辭之本也

漁佃

包犧時粒食未興故取漁佃漁者漁于川澤佃者佃
于山林包犧氏教民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民亦
得以養其生是其結繩乃其一代治天下制作所謂
上古結繩而治正謂此也然是佃漁之事不特粒食
未興之前爲然卽至於今猶然不廢焉蓋祭祀賓客
日用飲食所必資者且田獵亦可以簡兵戎講武事
故至今用之人特不知所自耳

田者或射雉或射隼或卽鹿或獲狐或履虎皆所謂
田也凡田者必有虞人以引導田而無虞能無林中
之入乎凡田者必有弓矢黃矢金矢皆器也張弧脫
弧皆人也凡田者必田於有禽之所獲三狐獲三品
乃所謂有禽也否則田而無禽矣

古者天子[illegible]事則歲三田其田用三驅不誠意不在
田也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
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或秋冬而習五戎御射角
力或三年而治兵或五年而簡衆

漁者或貫之或包之或包而有魚包而无魚不可必
也

耒耨

神農氏王天下始教民爲耒耜以興稼穡由是則壤
成賦之事起矣

墾田曰菑成熟曰畬此以三歲計也春而耕秋而穫
此以一歲計也因民之利而利之所謂弗損之益也
於常賦而減之所謂損上益下也於常賦而增之所
謂損下益上也

交易

上古交易之市未興也自神農氏制日中爲市而交
易之事興矣交易則有利利則爭故古之爲市者必
立之官惟平物價治爭訟已耳何後世之多訟也甚
則以小惡爲無傷而至於積惡不可解而用獄矣
訟一也有克訟者有終訟者有永訟者其聽訟則有

刑人焉、拘係焉、徽纆焉、桎梏焉、折獄則屨校焉、何校焉、天焉、劓焉、刖焉、滅趾焉、滅耳焉、滅鼻焉、折首焉、古人無墨刑、皆用肉刑、非刻也、欲人之難犯也、後世肉刑除、而民輕犯法、天下之事滋擾矣、夫然後知聖人之慮遠也

衣裳

衣裳之制、上古未有也、卽有之、亦未有黼黻文章也、自黃帝堯舜氏始立爲上衣下裳之制、自有衣裳、而禮義之俗頗興、然則衣裳也者、其一代文明之運所

由開乎、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謂此也、其後則制益詳、在天子則黃裳朱紱、在公侯則赤紱、鞶帶在后服、則有君袂娣袂之不同、其首服則有簪其足服則有屨、至於庶人之服、不過爲布爲衣枷而已、此其服色至今用之、萬世所不能外也、

舟楫

天下有川塗人力所不能至者、則用舟楫以濟之、外此則憑河過涉、不必舟楫亦可涉也、

車輿

天下有大車輿、亦車也、故又曰大輿、其車則有衡、有輹、有輻、有梶、有茀、其引重則取諸牛、其致遠則取諸馬、其馬必以四、至於婦車則有茀、此又與男子之車不同也、

門柝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特禦寇者耳、然寇亦不同、有爲寇者、有自我致寇者、

臼杵

自有臼杵以來、而飲食之制興矣、其飲食則有酒焉、

食焉、膚焉、肉焉、豚焉、魚焉、雞焉、乾肉焉、乾胏焉、其名實則刲羊焉、其烹飪則取諸金焉、鼎焉、而鼎之爲物則有趾、有足、有耳、有鉉、有實、其鼎之所調則有公餗有雉膏、有甘、有苦、其汲水則取諸井、而井之爲物則有泥者、舊者、有冽者、渫者、有泉之寒者、有甃者、幕者、其汲器則繘焉、瓶焉、甕焉、其飲食則必宴樂、或鼓或歌、或鼓缶、

其祭祀則用大牲、或殺牛、或尊酒、或二簋、其祭則有匕、有鬯、有盥、有薦、其用物則有囊焉、筐焉、包焉、缶焉、

草焉籃焉甕焉瓶焉幕焉

弧矢

古未有弧矢之制也自天下有暴客聖人既設重門擊柝以待之矣又慮無以威之也而後弧矢興焉自有弧矢則或禦寇或即戎或侵伐或伐鬼方皆用之矣其行師則有丈人有長子有弟子其任將則錫命至於之出師則以律或伏戎或乘墉或左次不然則或輿尸或大敗天子出征諸侯伐邑或告邑或改邑或遷國至於師終則或開國或承家命之曰康侯

宮室

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為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棟有隆者亦有橈者其居面南嚮明王者所居曰宮其坐而臨民曰王庭庭之外有門有階有闕宮之中有棟有桷有戶有牖宮中之用物有机有杌有牀牀之內有足有辨其外則有重門又其外則有城焉隍焉中則有居民有巷有市有廟又其外則有郊有野又其外則有諸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

諸侯之所封為國其所[illegible][illegible]人曰邑人有邑無人則曰虛邑其所居曰居其內亦有棟有桷有戶有牖有牀有杌有枕外亦有城池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同耳

編氓所居曰廬其中亦有棟有桷有戶有牖內為戶庭外為門庭為墉為高墉而已其外為丘園為井為東鄰西鄰

棺槨

木一也方其始生與乎水而上水或生於地中或生於[illegible]上及其成材則或為多心之木或為多節之木或為上槁之木及其工之繩而直也可以為耒耜可以為舟楫可以為杵臼可以為弧矢可以為棟宇亦可以為棺槨焉木之為用大矣哉

書契

上古結繩而治蓋結繩以為網罟而天下亦治何必書契哉然而書契一作亦足以治百官察萬民則書契之作胡可少也

古人制書有六義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諧聲六曰轉注聖人之易皆本之此焉

一曰象形巽爲股象股之兩啓也兌爲口象口之上開也離曰大腹象腹之中虛也曰羸曰蚌曰鼈曰蟹曰龜象中虛而外堅也小過內實外虛宛然一飛鳥之形也鼎初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宛然一鼎象也上下二陽而中虛頤之形也噬嗑一陽間之象頤中有物之形也凡此之類乃所謂象形也

二曰指事文王爲紂囚於羑里可不謂險乎故指其事而曰屯曰蹇曰困曰旅曰需因紂之聚財也則曰

指其事而曰渙王居因紂之不祭祀也則指其事而曰亨帝亨岐山因紂之喜怒無常也則指其事而曰履虎尾若此之類所謂指事非耶

三曰會意如乾之爲健會陽性健之意也坤之爲順會陰性順之意也他如明出地上則會其意而曰晉明入地中則會其意而曰明夷水在火上火在水上則會其意而曰旣濟未濟所謂會意非耶

四曰假借假借彼物以寓此之意也假井而言事之幾成而敗也假小狐之濡尾而言不續終也假借七日八月而言陰陽之循環也假借先甲先庚而言凡事之終始也蓋卽事而言之其理或不切假物而言之則其理可以繹思此假借之義也

五曰諧聲噬嗑之爲市合也同一噬嗑之聲也无妄之爲无所期望也同一无妄之聲也大畜之爲大有蘊畜也同一大畜之聲也履之爲禮也同一履之聲也此皆諧聲而得之者也

六曰轉注所云轉注者均一水也轉而注之此則爲江爲河轉而注之彼則爲圃爲滁別有一界而不

可謂非水也同一元亨利貞也在此則爲大亨而利於正轉而注之則爲天道之元亨利貞聖治之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同一鶴鳴子和也在此爲君臣之交孚轉而注之則爲言行之出身加民同一先號咷後笑也在此則爲始異終同轉而注之則爲出處語默之同心同一不出戶庭也在此則爲知通塞轉而注之則又以言語不出爲義此所謂轉注也

論治時

一卦之中論治時三其在高宗之時乎五其在帝乙

之時乎。論亂時，五其在箕子明夷之時乎。

論保治

一卦之中，論保治之道，否方休而即存其亡之戒，泰方中而已切艱貞之慮，濟過中而猶勤衣袽之防，斯無時而不戒懼也。

陽方來而幸七日之來復，不足爲喜；陽方長而即思八月之有凶，乃可深喜，以其防之早也。

論處事

論事最宜善終，幾濟而濡尾，汔至而羸瓶，凶之道

也。

論處事最宜謹始，當未濟而思濡尾之吝，當既濟之初而猶存濡尾之恐，所謂懼以終始者也。

論辭之奇

聖人之易，其辭最文而亦最奇巧，人不能測。吾嘗見其設爲不必然之物，不必然之事，不必然之人，不必然之時，然實無不必然之理。以物與事與人與時觀之，若以爲必不可通；以理觀之，則又皆尋常日用之道。此聖人之言所以深而不刻，奇而有法也。晚近求之而不得其故，則或淺言而以爲兆應之說、占候之書，則更不思脫筌蹄以求之，猶知所脫之筌蹄者文以爲無言而不遺也。此易道之所以無窮也。

龍何戰乎，龍戰于野；戰于何所乎，其血玄黃，血于何地乎。此不必然之物也。

龍无首乎，無首可爲龍乎，何以吉乎，此不必然之事也。

噬乾肉乎，時所有也；得黃金乎，偶而得之，亦時所有也。噬乾肉而得黃金乎，謂兆應乎，此求之必不通乎。

牝牛乎，畜之乎，果占之而當畜乎，抑畜之而可獲吉乎。此不必然之事也。

西南乎，東北乎，果往之而利乎，往之而不利乎，此不必然之地也。

七日來復乎，八月有凶乎，飛鳥遺音乎，兆應乎，此必不然之應也。抑亦恐天下有爲兆應之說，而爲此寓言以破之乎。刪其本文，出之以平易，則庶幾得易之之旨乎。

論辭之文 見得到

易曰其旨遠其辭文自今觀之彖爻之辭眞是旨遠而辭文何以言之八卦之象惟狗則不入於辭中以狗之不文也乃若雞則變而言翰音羊與豕則變而言羸豕羝羊兌不言口而言輔火不言火而言焚亦不言大赤而言朱紱盗不言盗而言寇聖人修辭之意爲何如也以此知學者固不可徒尚乎虛詞至於修詞之際亦當化腐爲新化鄙爲雅是亦作文之一大機也

有卦反對而辭同者

益之二即損之五姤之三即夬之四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其所繫之辭亦同然意之所指則不同矣損之受十朋之龜君受天之益也益之受十朋之龜則臣受君之益矣夬之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進而欲決乎陰也姤之三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則退而欲與陰遇矣高宗之伐鬼方既濟之不敢輕動也震而用伐鬼方則爲克治之勇矣此亦通變之一法也

有辭在此卦而通之於彼卦者

帝乙歸妹繫之於歸妹當矣而又繫之於泰得其尊而行下賢之意則泰亦可以言歸妹矣跛能履繫之履當矣而又繫之於歸妹得其不足以有行之意則跛能履亦可以言歸妹矣

有辭同而意異者

均一拔茅連茹也而在泰爲君子進在否爲小人進均一濡尾也而在既濟則无咎在未濟則可吝均一利女貞也在家人則意在女子在闚觀則意在丈夫矣

有辭同而意亦同者

小畜以陰在上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亦以陰在上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有彖與爻異意者

卦本爲臨陰而設則陰爲小人明矣至其陰爻則皆言以上臨下之道無復取臨陰之説遯本以陰長而遯則惟君子而後能遯明矣乃初與二正浸長之陰也然亦以君子之遯言之剝五陰爲小人長則觀之四陰獨非小人長乎乃不言陰長而言君子之觀光夬五陽決一陰則大壯之四陽獨非決二陰乎乃不

言陽決陰而言大者之壯復以一陽來復爲言乃六爻之辭則不取君子之復而取諸善念之復彖固一意而爻又一意也於此可見聖人通變之方而學者信當神明之也

坎之爲險在易有明文矣比之五非險乎乃不言險而言九五之顯比以君無險也是故五不言旅而言臣之射雉以君無旅也五不言險而言酒食之需以君無險也此變而通之之義也

有以爻爲主我爲賓者

六三勿用取女是以三爲女而我勿取之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是以上爲君子而我觀之也初九舍爾觀我是以初九爲靈龜而我語其舍也六三不見其妻是以三爲妻而我不見之也六五射雉是以五爲雉而我射之也以我用爻此一例也是觀變之法也

有以爻爲主應爻爲賓者

見輿曳是以三爲輿而上見之也往遇雨是以三爲昏媾而上往遇之也童牛之牿是以初爲童牛而四牿之也豶豕之牙是以二爲豕牙而五豶之也王假有家是以二爲有家而五假之也求昏媾是以四爲昏媾而初求之也此以爻用爻又一例也是亦觀變之法也

有言在此意在彼者

據其辭則泰之四小畜之五若爲小人誇詡而張大然不知言在小人意在君子也據其辭則晉之康侯泰之大來若爲君子誇殊遇然不知言在盛世意在衰世也

有鄙之者有危之者

曰不雨曰穴鄙小人之無能爲也曰童觀曰闚觀所以鄙君子之不能有爲也曰剝床曰躑躅曰女壯甚小人所以危君子也

扶陽抑陰

一陰之進是履霜之漸也是剝足之牀也是蹢躅之豕也是八月之凶也一陽之進是朋之來也是疇之離也是拔茅之進也

論三爻辭

乾之三爻乾而將入於乾也故曰乾乾坎之三爻坎

而將入于坎也故曰坎坎三居上下之間故於巽而曰頻於復而曰頻

論上爻辭　最是

咸以上爲輔而艮則以五爲輔得其取輔在上之意則五亦可以言輔矣臨以上爲敦艮亦以上爲敦而復則以五爲敦得其始終不變之意則五亦可以言敦矣

上在人位之外故遯而曰肥蠱曰不事王侯漸曰于逵然要之皆有激之譚非欲其果於忘世也惟國家

多事而後欲高尚其事非眞欲高尚也惟小人淩長而後欲超然遠遯非眞欲遠遯也惟人心奔兢而後欲以于逵者爲儀非眞欲以此爲儀也君子於此可以覩世變矣豈托爲名高者所可得而藉口也

有用本卦辭而吉凶不同者

聖人用辭即用本卦以繫而吉凶不同者易辭之最妙也頗順拂經本不吉也而養賢以及萬民則頗可也拂可也此即就頗順拂經二辭而化裁之以通變也蠱之幹父蠱幹母蠱分陰陽二爻言也而三四爻則又以幹與裕分陰陽言也此即就幹父幹母之意而化裁之以通變也

論誤字

古人輕於改經故字句多有加添今人重於信經故字句任其差訛兩者皆非也經曷嘗有差訛哉輕改者固不知經重改者亦不知經反其本而削其訛責在人矣

論通變

噬嗑之爲市合也大畜之爲大畜也履之爲禮也此

其旨似涉穿鑿非君子所取然非有所强合亦以言乎象而已上明下動偶有合於日中爲市也天在山中偶有合於畜德之大也上天下澤偶有合於上下之禮也且履本因履而取名而文王則通之於履虎尾大畜本以艮畜乾取名而文王則通之以不家食噬嗑本以頤中有物取名而文王則通之以用獄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此君子所以當化裁通變也

總觀聖人之辭　說得精到

聖人之易眞廣大而悉備矣凡夫天文地理鳥獸地

宜與夫身物之類凡說卦所有者文王彖爻中發揮之說卦所未備者文王彖爻中推廣之彖爻所未備者夫子又補足之吾觀乾爲首而首之中爲髮爲顙爲目口耳之類說卦備言之唯鼻與須未言文王曰滅鼻曰賁須以補足之爲臭爲柄彖爻未及發揮夫子曰謙德之柄其臭如蘭以補足之甲庚七日八月彖爻詳言之唯閏月期日未言夫子曰象閏再閏當期日以補足之高宗帝乙之君彖爻中言之唯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君未言夫子則又補足之易中言

木如桑如杞如株木枯楊之類彖爻悉言之唯爲耒耜舟楫棟宇弓矢臼杵棺槨之木未言夫子則又補足之易眞廣大悉備也哉

說卦中所言之象繫辭之本也但其言約而該故其所舉之物或有所未備其備物致用或古無而今有或昔略而今詳文王演易則因其所已言推其所未言夫子贊易則又因其所已及推其所未及總之以說卦爲宗也但其所言迭出散見使人讀之不得其肯綮之處遂謂聖人之言曲而不當於理肆而無當於道不知聖人盡以天地所有之名物體其撰而通其德誠哉所謂曲而中肆而隱也今其言具在試取而讀之而其妙見矣有不樂而玩之者否也

論夫子玩辭

文王作易各取一義以名卦必不能以一卦而兼取數義也夫子贊易則兼取其義或本在名者而釋之於辭或本在辭者而釋之於名或總舉數義而共贊之或分舉數義而各贊之或得之名辭之中或推之名辭之外無非求一理之可通以發揮其義而已學者當隨文消息可也

玩晉小畜之辭

文王之易專取卦象如明出地上曰晉明入地中曰明夷此按名可知也而夫子則以明出地上并而釋之於辭矣文王以艮畜乾爲大畜巽畜乾爲小畜此亦按名可知也至夫子釋小畜之名則以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釋大畜之名則以剛健篤實釋之非復取名之本意矣咸本以柔上剛下得名恒本以剛上柔下得名夫子贊易則兼取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以釋恒名以剛上柔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以釋咸辭文王以柔文剛剛文柔爲賁至其亨小利有攸往不過就致飾而亨盡者發揮之夫子則以柔文剛釋亨剛來文柔釋小利有攸往文王以少女歸長男爲歸妹其曰征凶无攸利者不過極言以女從男之非宜耳而夫子則以位不當釋征凶以柔乘剛釋无攸利益其所共知者雖取義在彼不必再釋也其所可通者雖取義不在彼亦旁通之以盡其義也

玩履姤與睽等辭

聖人賛易其得之言意之外者尤多履本以柔履剛而聖人則思及於剛中正履帝位姤本以柔遇剛而聖人則以爲剛遇中正睽本以乖異爲名而聖人則得之天地萬物之睽坎本重險而聖人則得之天地王公之險鼎本一物而聖人則以爲可以亨上帝可以養聖賢歸妹本凶而不利而聖人則以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聖人之觀象爲何如哉學者得此意以觀象則於易幾矣

玩大過小過等辭

文王立名各取一義如大過小過以陰過陽過立名大畜小畜以一奇一偶所畜立名如蹇解以居險出險立名非必專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也而夫子大象則悉以意融通之各臻其妙如大過本以陽過陰爲名若以物象通之則上兌爲澤下巽爲風何以爲大過夫子則不言風而言木澤滅木則大過之象矣大畜本以艮畜乾爲名若以物象通之則上艮爲山下乾爲天天在山中此必無之理而夫子則以大有

所畜即天之包於山中不是過矣故六十四卦之中有本象者有本非其象而推廣之者無不各臻其妙使非聖人胸中皆易胡能至此後世占卜家有云水雷屯水天需澤風大過之類止言其上下二象不論其理之通否其視此爲何如耶

玩夫子賛易

聖人賛易不專是釋文亦別發一意人特忽而不玩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是原其取象之由如艮其止止其所也是釋其繫辭之文至於天下文明下觀

而化之類則又舉其事之已然而申其效以足之耳至若大壯之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是合君子小人而均責之也而聖人則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則尊責之君子矣泰之辭曰翩翩不富甚小人所以危君子也而聖人則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則又幸小人之居下矣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所謂无妄之災也而聖人即舉其辭而嘆之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天下固有是无妄之災哉是辭固一意而聖人之贊易又一意不可同類而並觀之也

夫子贊易不比他人尋章摘句嘗觀噬嗑亨此本辭也而夫子則曰噬嗑而亨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此本文也而夫子則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加一而字而意義了然聖人之言眞化工之筆也

玩夫子文言

聖人學易不比尋常拘泥者我嘗觀乾彖辭不過言其至健則無所不亨但貴健之得正耳夫子具以天道聖治贊之此豈不與文王之意相悖馳哉然而未嘗悖也至健莫如天而天之行也以四時至健莫如君子之心而君子之行也以四德天道有元亨而聖治之始足以配之天道有利貞而聖治之終足以配之吾心有元亨而君子則體仁而嘉會矣吾心有利貞而君子則利物而貞固矣要而言之皆不過借此四字以發明至健之理何嘗與乾健之理相悖馳哉

玩辭一

或曰易本爲前民用設矣然未及文王作易之心也文王作易蓋在羑里之囚其繫卦爻者蓋即當時之

王與夫世道人心明得失之報以使之感悟也非爲後來者預設此讖語使人值此卦則即此辭以占也惟此義不明易旨益晦而孔穎達周公繫爻辭之說至今爲千古不決之疑語曰無徵不信余蓋取徵於漢人而始信其說之謬也

玩辭二　徵此則文王繫辭之意幾不白

蓋嘗讀太史公史記曰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又曰西伯蓋即位之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又曰西伯拘而演周易未嘗

不廢書嘆曰易惟包犧氏畫八卦巳耳其益八卦爲六十四演爲周易葢其事無一而不悉由於文王也漢興去秦皇帝坑焚之事未遠而易又最爲全書得不焚太史公作史記距始皇焚書纔一百零十年其父談又嘗受易於楊何尚在四五十年之內則太史公所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不數周公者茲非其所考信也耶迺今世所說易者多言伏羲巳重爲六十四卦文王惟繫卦巳耳至爻辭則周公所繫大指與太史公所言殊旨轉相倣効莫可究詰有起而問之者則曰自有易師以來巳云然矣然竟莫知其出於誰氏所云及讀孔穎達易傳正義穎達之自序云爾乃知事由穎達前此固未之聞也夫穎達奉唐太宗詔書從事正宜博考羣書以求至當乃所爲正義矣卽不解則深自退托以待後人柰何妄臆聖經啟千古不決之疑且易之言最深最遠卽強自解分人亦莫能辨縱有得於一察者巳又格於儒先注疏而莫之敢信其孰從而正之噫夫易至此亦大舛矣人有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今

或謂太史公之說未若穎達之說爲可信則胡不引文王與紂之事一觀之也

玩辭三

予讀史記而知文王與紂之事葢曠古所未有之事也夫紂何人也殷之天子也文王何人也紂之諸侯也以天子而至於囚諸侯豈非宇宙間一大變故哉況其醢者脯者又相接踵而來向非文王處之有道固幾不免虎口矣故文王作易未嘗不感時事而發焉曰屯者言巳之與紂屯邅也曰需者言巳之需于險也曰訟者言[illegible]也曰小畜者言巳之所遇正小者之畜也曰履者言巳之履紂正履虎尾也言同人者言巳之與紂正號咷而不得所同也言蠱者正指巳之所遇乃蠱之時也无妄則言巳之遇爲无妄蹇則言當時之蹇爲大蹇解則言小人之僭解矣則言小人之當矣萃則[illegible]巳之不萃旅則言巳之處旅困則言巳之[illegible]當時人心之瀆味其名卦繫辭之意何莫非[illegible]言也謂包犧氏巳重爲六十四卦然乎或問揚子雲曰經可損益與曰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信斯言也彼豈無所授受而云然乎

玩辭四 對症之藥

余讀周書而知文王演易無一不爲紂事言也泰誓曰惟受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又曰惟受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囚奴正士剔剔孕婦剝害忠良聚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益天下之所共尊者一王而巳文王之時紂非天下之王乎文王雖居羑里而作易未嘗一日而忘愛君之念是故於紂之郊社不修也則曰王其享于帝乎王其亨西山享岐山乎於紂之宗廟不享也則曰王其假于有廟乎於紂之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也則曰王其假于有家乎於紂之謂祭無益敬不足行也則曰殺牛者何如禴祭之受福乎於紂之號令靡信鹿臺聚怨也則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乎由此言之文王之繫辭無一而不爲紂事言也柰何言周公哉且周公相武王定天下相成王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即繫爻辭胡不一言巳所行而懸想商時事耶故夫子言始作八卦則曰包羲氏言易之興則曰當文王與紂之事至周公則無一語及之謂周公繫爻辭乎

玩辭五 此頛達周公繫爻說源委

予讀孔頛達正義而知易道之晦謬自頛達始也頛達之言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謂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明道經準此云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周公後事案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巳德受福勝殷又欲抗

君之國更欲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前此未有頼達之說易文辭尚屬文王雖曰易道未明尚冀其玩辭而得也至頼達之說出而諸注疏俱靡後世遂無人起而明之乃相沿爲千古不決之疑兹非易道之一大厄乎予故曰易道之壊自頼達始也

王亨岐山解

甫破孝姚

夫子易繫曰文王與紂之事歟文王諸侯耳夫子不曰侯而直稱之曰王紂天子也夫子不曰王而直名之曰紂豈紂之時文王已自爲王與曰武王得天下始追文王爲王紂之時文王固未嘗爲王也或者曰岐山文王所居之地也則王之爲王非屬之文王而何不然天下之名山多矣胡爲而曰亨岐山由前言之文王尚未稱王由後言之文王不可自稱爲王然則爻辭之屬周公也明矣曰不然也文殷臣也岐山殷地也紂之時尺地皆有即岐山猶然殷之所有故紂可得而亨也不言他山而言岐山者文王生於岐周易作於文王故就已所居而言也或又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内山川岐山周諸侯所祭也紂雖爲天下王夫安得而祭及岐山乎曰又不然也古者天子巡狩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兹土之諸侯紂之時不行巡狩之禮久矣故於羑里而思曰王其用亨岐山乎蓋欲以巡狩之典望紂以舉行也然則夫子何以稱文王爲王曰尊紂爲王者文王事殷之心也尊文王爲王者夫子尊周之心也各有攸當也不得執此以病彼也

箕子明夷解

余讀易至明夷五爻曰箕子之明夷而知文王事紂之心也蓋箕子非他紂之叔父也箕子爲紂太師又紂之父師也尊爲太師親爲叔父自天子而外孰加焉今而至於明夷時事可知矣所以感悟君心也且明而言夷亦未明言明夷之爲奴也夫子亦止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亦未明

言其爲奴也豈以奴之故而遂謂之明夷邪或曰書曰因奴正士又語云箕子爲之奴史記言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武王觀兵文王已歿矣安言預言箕子明夷吾是以謂周公之繫爻辭也曰不然也箕子爲奴其前後不可知然據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則箕子之奴必在文王囚羑里之時不然何以曰因奴正士史言箕子囚奴於武王觀兵之後此臆說也然則爻何以不直言爲奴曰文王不言奴以顯君之過只言明夷以動其心即文王亦自未言囚用意之厚也且囚奴之稱亦自有別文王羑里之囚是紂囚之也箕子之奴是箕子之自徉狂爲奴以自晦其明也豈因與奴一事耶史混言箕子囚奴則不得明夷之意矣善夫柳宗元之言箕子曰當其殷事未滅周事未興借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者意者其在斯乎此則箕子明夷意也

東鄰殺牛解

頴達之言曰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若曰紂之過時不如文王之得時本義亦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蓋指文王與紂之事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經所以立言垂訓也爲人臣子而至於美人臣之得時過於天子是後世莽操之徒之所爲也苟有人心者果忍言耶果忍言耶或曰周公異代之臣也言何傷此爻辭所以必屬之周公也曰不然也雖異代之臣亦不忍言也非所以爲訓也且於是而益見文王事紂之心矣紂嘗言祭無益言敬不足行則知當時紂固不舉祭即祭亦徒尚虛文而無實意以行之故文王於羑里而念及時事若曰王者疑承天命當用實意以寔乎殺牛者何如禴祭者之受福耶東不如西者言此不如彼也殺牛不如禴祭者言虛文不如實意也以此觀之則指東西鄰爲文王與紂者眞可掩口一笑乃謂周公繫爻辭乎

帝乙歸妹解

予讀易至帝乙歸妹而知文王之繫辭其用意固甚深遠也夫帝乙非他紂之先帝也帝乙生三子長微子啓次中衍次受俱同母當廿六生微子中衍也尚爲

妾巳而帝乙立爲妻復生受乃其立太子之時帝乙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立爲後嗟夫微子紂之嫡兄也而不爲妻之子則微子當立紂之惡亦無所施惟嫡妾之分一混是以紂得立而紂又以妲巳故亂天下是壞法亂紀自帝乙始也故文王於羑里中演易追往事而興思若曰帝乙而歸其妹不以爲妻則庶幾哉以祉而元吉乎作讀之若爲下賢行願之寓言深味之實爲以妾爲妻之烱戒文王之言眞可謂婉而切肆而隱者也有天下者其尚三復於斯言乎

高宗伐鬼方解

易中所稱殷先王者惟高宗帝乙二君所稱殷臣者惟箕子一臣外是無稱焉夫高宗非他紂之八代祖也得傳說良弼爲中興之令主也何以曰伐鬼方三年克之見開邊之不可也何以曰小人勿用見導開邊釁者之必自小人也言之於旣濟者見旣濟且然況未濟乎高宗且然況其他乎甚矣夫兵之不可輕動也紂之時必有小人以擅開邊釁爲言者故文王言及之見當以祖宗爲法也不然殷先王多矣何爲獨言及于高宗也

卜筮解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以箕子卜筮之書哉信如文王之易則皆爲紂事言耳柰何言卜筮曰易固本卜筮以有作也而辭固不可以卜筮也蓋古卜筮之書無所考吾觀說卦篇所載文王作易無不本之則知說卦者卽謂之古卜筮之書可矣文王本說卦以作易其間固爲前民用而言其實就當時實事而言爲多彼其意若曰我且爲今天子占之爲今世道人心占之宛然如筮得此卦遇値此爻觀其卦爻之形容相似今日之某人某事據事之得失而斷其吉凶是易固當時商家一本課書所謂巳陳之芻狗也今人不達卜筮之意一遇事占輒擧見在巳陳之辭以應之某辭吉某辭凶執此以斷今日之事果驗乎不驗乎學者當繹思之矣

卜筮又解

文王以紂之不享岐山而後望之以用享天下後世

誰復有不享岐山之紂而適遇此卦得此占乎文王以紂之號令靡常鹿財積聚也而後望之以渙大號渙王居也天下後世誰復有聚財如紂者而占之適遇此卦得此占乎文王以箕子爲紂之親臣也而曰箕子之明夷天下後世誰復有名箕子者而適遇此卦値此占乎信乎易也者商家已陳之課書也有卜筮之意而非可執之以卜筮也朱先生曰易辭如籤解此卽泥辭以卜筮不得其意矣蓋籤者立定吉凶之名某爲上上吉籤某爲下下凶籤信手拈來遇吉

則吉遇凶則凶以此擬易不惟扞格不通而聖人之易無乃預擬此讖語以冀後世之符合乎而後世必無能合也易將不爲無用之書乎吾故曰易也者已陳之芻狗不可以卜筮也而得其意則在在可遇無

義經十一翼卷四

傅文兆著

觀變篇

何謂變化而裁之之謂也同一卦也而揲蓍所値少有七八九六之異則彼此不同象安得不謂之變[illegible]一九六也而或觀初上或觀中四爻其時其位倏忽異形不可以一定拘不可以方所求安得不謂之變吾出吾心之靈明隨時裁度乃所謂化裁也君子動則觀其變觀此而已由是觀之變者乃員轉不拘之謂非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謂也乃統指易變爲

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以此言變更有一定可求夫是之謂執一安得謂之變聖人更有以此言變乎然則何以正之易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卽爻之所言而變自可知矣作觀變篇

觀變篇目

○三與五　三多凶　五柔危

○觀二爻之變　初三五　二四上　初二三

四五上　初二與四　三五與上

○觀相近相應之變

五近上二應上

二近初四應初

四近五二應五

三近四初應四

○觀相應相寇之變

一陰居二陽之間

一陽居二陽之間

一陰居二陰之間

○觀四爻之變　初四三上 不論二五　二三四五 不論初上

○觀五爻之變　初二三四五 不論上爻

初二四五上 不論三爻　初二三五上 不論四爻

初二三四上 不論五爻

○觀六爻之變

觀變篇

六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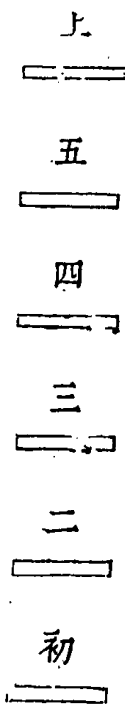
上

五

四

三

二

初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以其有初二三四五上也則曰六位以其未有九六也則曰六虛

三才之道

天道有陰陽地道有剛柔人道有仁義此性命之理也而聖人何以順之三畫有天地人之道兼三而兩亦此天地人之道是以六畫之成卦順之也五與上爲天道分陰陽也而五剛上柔之迭用焉初與二爲地道分陰陽也而初剛二柔之迭用焉三與四爲人道分陰陽也而三剛四柔之迭用焉是以六位之成章者順之也此六位也合六十四而皆然也皆有性命之理也

論變

爻者言乎變者也而變何以言也。一卦之間有六位六位之間有九六自有九六與六位錯綜而處而其變不可勝窮矣自有九六與七八錯雜而來而其變愈不可勝窮矣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要在觀者妙悟耳

論觀變　大是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曰原始要終則初爲始上爲終凡卦宜然矣然相雜而曰時物則初上爲始終而又不專以始終言

中四爻辨是非而又不專以是非言是故初與上有始終之義而又或合初與四言相應之義初與二言通塞之義中四爻以五爲主矣而或言三與五或言二與五或言四與五而又或合五上言陰陽三之上言相應其中變化不可以方所拘不可以一定測誠哉所謂變通不居者也吾嘗析而觀之以得其所以分合而觀之以得其要而要之一時之爲也故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初與上皆陽

乾 ䷀ 初九潛龍　上九亢龍

履 ䷉ 初九素履　上九視履

同人 ䷌ 初九于門　上九于郊

大有 ䷍ 初九无害　上九天祐

噬嗑 ䷔ 初九滅趾　上九滅耳

无妄 ䷘ 初九往吉　上九有眚

家人 ䷤ 初九閑家　上九孚威

○初與上皆陰

坤 ䷁ 初六履霜　上六龍戰

師 ䷆ 初六以律　上六有命

比 ䷇ 初六有孚　上六无首

豫 ䷏ 初六鳴豫　上六冥豫

大過 ䷛ 初六藉茅　上六過涉

咸 ䷞ 初六咸拇　上六咸輔

恒 ䷟ 初六浚恒　上六振恒

升 ䷭ 初六允升　上六冥升

困 ䷮ 初六株木　上六葛藟

井 ䷯ 初六井泥　上六井收

小過 ䷽ 初六飛鳥　上六鳥離
○初陽上陰
震 ䷲ 初九虩虩　上六索索
既濟 ䷾ 初九濡尾　上六濡首
○初陰上陽
蒙 ䷃ 初六發蒙　上九擊蒙
未濟 ䷿ 初六濡尾　上九濡首
論初上之變
繫辭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是故初辭而擬之爲龍

難知也因潛龍而曰亢龍不過以其龍卒成之而已
不易知乎初辭而擬之爲栂難知也因咸栂而曰咸
輔不過以其栂卒成之而已不易知乎
易之書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初爲事之始故先其後
而傷之以滅趾上爲事之終故逆其先而傷之以滅
耳初上本末也初爲本而上爲末故初爲出門之同
上爲于郊之同
○觀三與四之變
同人 ䷌ 九三伏莽　九四乘墉

大過 ䷛ 九三棟橈　九四棟隆
大壯 ䷡ 九三羸角　九四不羸
小過 ䷽ 九三過防　九四過遇
坤 ䷁ 六三含章　六四括囊
師 ䷆ 六三輿尸　六四左次
益 ䷩ 六三中行　六四中行
中孚 ䷼ 六三得敵　六四馬亡
謙 ䷎ 九三勞謙　六四撝謙
賁 ䷕ 九三濡如　六四皤如

履 ䷉ 六三咥人　九四愬愬
歸妹 ䷵ 六三以須　九四愆期
○觀二與五之變
蹇 ䷦ 九五大蹇　六二蹇蹇
家人 ䷤ 九五假家　六二无遂
睽 ䷥ 六五噬膚　九二遇巷
師 ䷆ 六五帥師　九二在師
乾 ䷀ 九五大人　九二大人
○觀初二之變

節䷻初九戶庭　九二門庭
臨䷒初九咸臨　九二咸臨
乾䷀初九潛龍　九二見龍
小畜䷈初九復道　九二牽復
大畜䷙初九利已　九二說輹
賁䷕初九賁趾　六二賁須
噬嗑䷔初九滅趾　六二滅鼻

○觀二與三之變

否䷋六二包承　六三包羞

隨䷐六二小子　六三丈夫

○觀四與五之變

噬嗑䷔九四乾肉　六五乾胏
大畜䷙六四牿牛　六五豶豕
小畜䷈六四有孚　九五有孚
乾䷀九四躍龍　九五飛龍

○觀五與上之變

節䷻九五甘節　上六苦節
鼎䷱六五金鉉　上九玉鉉

觀䷓九五我生　上九其生
否䷋九五休否　上九傾否
頤䷚六五不利　上九利涉

○觀二與四之變

比䷇六二內比　六四外比
訟䷅六二不克　六四不克

○二多譽

師䷆九二王三錫命
困䷮九二朱紱方來

晉䷢六二受茲介福
益䷩六二或益十朋

○四多懼

大有䷍九四匪彭
履䷉九四愬愬
隨䷐九四在道
豫䷏九四勿疑

二與四皆覩五以為榮辱二之多譽也以其遠五也四之多懼也以其近五也二惟遠君故在師中而承

三錫之寵也在晉而受介福於王母也在困而朱紱之方來也在益而十朋之龜勿克違也則信乎其多譽矣四惟近君故履虎尾而愬愬也當大有而匪彭也隨有獲而在道也當由豫而勿疑也則信乎其多懼矣

○觀三與五之變

无妄 ䷘ 六三无妄之災　九五无妄之疾

恒 ䷟ 九三不恒其德　六五恒其德貞

鼎 ䷱ 九三鼎耳革　六五鼎黃耳

○三多凶

履 ䷉ 六五咥人凶

坎 ䷜ 六三來之坎坎

復 ䷗ 六三頻復厲

○五柔危

大有 ䷍ 六五威如

鼎 ䷱ 六五金鉉

豫 ䷏ 六五貞疾

三多凶謂其賤也故雖以剛處之猶恐其危況復以柔處之是以履虎尾而咥人也來之而皆坎也復之頻而厲也柔其有不危乎五多功謂其貴也然亦以柔危焉是故大有之柔必濟之以威鼎之黃耳必濟之以金鉉六五之柔乘剛必至於貞疾履九五所謂剛勝者而又曰夬履者蓋自恃其剛則剛亦不自勝是知剛之勝又存乎心之不恃也

○觀三爻之變

○初三五

井 ䷯ 初六不食　九三不食　九五食

○二四上

屯 ䷂ 六二班如　六四班如　上六班如

六二亨帝　六四亨岐　上六亨西山

○初二三

需 ䷄ 初九需郊　九二需沙　九三需泥

小畜 ䷈ 初九復道　九二牽復　九三說輿

否 ䷋ 初六拔茅　六二包承　六三包羞

○四五上

大畜 ䷙ 六四牿牛　六五豶豕　上九天衢

否䷋九四有命　九五休否　上九傾否

○初二四

剥䷖初六剥足　六二剥辨　六四剥膚

觀䷓初六童觀　六二闚觀　六四觀光

○三五上

觀䷓六三我生　九五我生　上九其生

節䷻六三不節　九五甘節　上六苦節

○觀相近相應之變

○五近上二應上

剥䷖上九碩果　六五貫魚　六三剥之

夬䷪上六无號　九五夬夬　九三夬夬

○二近初四應初

姤䷫初六羸豕　九二有魚　九四无魚

復䷗初九不遠　六二休復　六四獨復

○四近五二應五

比䷇九五顯比　六四外比　六二内比

訟䷅九五无吉　六四不克　九二不克

○三近四初應四

豫䷏九四由豫　六三盱豫　初六鳴豫

○觀相應相寇之變

屯䷂六二與九五爲昏媾　初九居後爲寇

賁䷕六四與初九爲昏媾　九三居前爲寇

睽䷥六三與上九爲昏媾　三四前後爲寇

同人䷌六二與九五爲同人　三四居中共寇

○觀一爻幷二爻同觀

一陽居二陰之間

賁䷕九三賁如濡如

一陰居二陽之間

困䷮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一陽居二陽之間

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姤䷫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一陰居二陰之間

蒙䷃六四困蒙吝

屯䷂六三入于林中

一陽居一陰一陽之間

兌䷹ 九四商兌　九五孚剝

一陰居一陰一陽之間

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觀四爻之變

初上三四

坤䷁ 初六履霜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六四括囊

泰䷊ 初九彙征　六四翩翩　九三往復　上六復隍

蹇䷦ 初六來譽　九三來反　六四來連　上六來碩

初二五上

大過䷛ 初爲女妻　二爲老夫　上爲老婦　五爲士夫

中四爻

小過䷽ 六二爲臣九三爲君九四爲祖六五爲妣

履䷉ 九五夬履四履虎尾三履虎尾二履道

○觀五爻之變

乾䷀ 初潛龍二見龍四躍龍五飛龍上亢龍 不用三爻

咸䷞ 初咸拇二咸腓三咸股五咸脢上咸輔 不用四爻

艮䷳ 初艮趾二艮腓三艮限四艮身五艮輔 不用上爻

蠱䷑ 初幹父二幹母三幹父四裕父五幹父 不用上爻

需䷄ 初需郊二需沙三需泥四需血上入穴 不用五爻

○觀六爻之變

卦雖不同六爻則一六爻不同九六則一然其化裁之妙固有自初上言者而初之與二上之與五又未始不相比以觀焉固有自二與四三與五言者而二與五四與五又未始不相比以觀焉亦有自初三五二四上以觀三爻者亦有自初二五上以觀四爻者此見迭見於諸卦之中而人不察也此所謂化裁之妙也

○乾咸觀變

乾䷀ 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則此初

咸䷞ 初拇二腓三股四憧五脢上輔

乾五爻皆稱龍而三獨不稱龍者三固所以養成此龍德也日乾夕惕龍德成矣以此而觀於初二則初之龍爲潛而二之龍爲見以此而觀於四五則四之龍爲躍而五之龍爲飛爲見爲飛謂[illegible]也龍而

亢也能無悔乎

咸五爻皆言咸而四獨不言咸者四正咸之所以憧憧也咸之憧憧其害以次第而見初之咸在拇二咸在腓三咸則在股矣五之咸在脢而上之咸則在輔矣咸拇者感之尚淺吉凶未可必也咸腓則動凶而靜吉咸股者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咸脢者果於忘世忘之末也咸輔者徒感人以言不足以感人者也

比䷇ 初比二內三匪四外五顯上无首

訟䷅ 初不永二不克三食舊四不克五訟上褫

九五顯比內外臣工靡不比之四近五而二應五四其爲外比而二其爲內比乎獨六三不比九五故所比爲匪人比之初而即能有孚此比之所以有他吉也比之終而無所比則亦无所終矣

九五中正訟之所以元吉也四近五而可克訟乎渝而安貞可也二應五而可克訟乎不克而逋竄可也獨六三不應九五是之謂食舊德也不亦終吉矣乎初居卦始不欲終訟者也故雖有言而其辨可明上居卦極必欲終訟者也故雖幸勝而終必見褫

履䷉ 初素二履三虎四虎五夬履上視履

大有䷍ 初艱二載三亨四彭五威上祐

五爲夬履之主而四以愬愬履之三以不明不行履之三其多凶乎四其多懼乎獨九二不履九五而履道此所以吉也居履之初則不當改其所履之素居履之終則當視其所履之旋

大有之五柔主也不患不孚患不威耳四近五已爲逼上況以剛而近之乎匪其彭可也三爲臣已爲當亨況以大有而居臣位乎用亨于天子可也二欲攸

往於大有之日非大車以載能不敗乎大有之初无交害也大有之終豈非自天祐之者乎

眇能視不明也跛能履不能行也以此履乾當必咥人而凶矣何也蓋以不明不行者而遇仁柔之主或可冀其優容五之君何君也剛愎自用常欲刈芟羣下剝害忠良是武人爲于大君也以如此之君重以不明不行履之如之何不爲所咥也

觀夬剝之變

夬䷪ 以上爻爲主五近上 三應上 初與三

剝䷖以上爻爲主五近上 三應上 初與四

上之陰雖无號矣然初壯于趾必至不勝三壯于頄必至有凶向非有惕號之二奚以勿恤乎莫夜之戎耶三欲夬夬尚有若濡之慍五欲夬夬不免有莧陸之嫌向非有牽羊之四奚以免乎不安不進之悔乎剝一陽在上猶爲不食之碩果也一陽固賴衆陰以爲輿而衆陰又豈能外一陽以爲廬乎是故五爲衆陰之長三居衆陰之中爲長者固當率陰以從陽居中者當剝陰以應陽初剝之於足二剝之於辨四剝

之於膚此又小人之漸以蔑貞而君子所當戒也夬以五陽決一陰也剝以五陰剝一陽也陽而決陰已爲不敵況以五陽而決一无號之小人乎陰而剝陽已爲難制況以五陰而剝一不食之君子乎故觀象者觀衆陽之盛長則知小人必難以獨存觀衆陰之既長則知君子必難以獨立但聖人之心嘗欲爲君子謀故雖以无號之小人而猶必欲善其策以孤立之君子而猶欲圖其存是故夬之上六雖无號矣然近之者五也有莧陸之嫌矣應之者三也有若濡之慍矣聖人以爲此正夬之道也近之者卽以莧陸爲夬夬應之者卽以若濡爲夬夬斯令終之道矣剝一陽在上猶爲不食之果也然近之者五也有貫魚之勢矣應之者三也有黨惡之嫌矣聖人欲服此二雄也故一則敎以宮人寵一則敎以剝去其黨二桀魁受首而餘不足論矣雖然決小人者能不爲小人所莧陸所染濡者幾何人哉小人之害君子也肯聽其爲宮人之寵而自剝其黨哉是以君子當夬之時寧爲惕號寧爲牽羊而不可蹈壯趾壯頄之失當剝

之時當知剝足不已必至剝辨剝辨不已必至剝膚而不可利有所往此處夬剝之道也

○觀姤復之變

姤䷫以初爻爲主

復䷗以初爻爲主

一陰雖微蹢躅之羸豕也二近初四遠初二其包有魚而四其包无魚乎雖然以小人視魚則義不及賓四固不必有也以民視魚則不可遠凶匪自四起矣三居二四之間上居卦極均之不與初遇者也特

免咎已耳苟欲回一爪於躑躅之初非九五之杞其
疇望乎
一陽初復不遠而能復者也二近初四應初近之者
能下仁固復之休應之者以從道故獨能復三居上
下之間而五居上卦之中三其復之頻而五其復之
敦乎至於上則終迷而不復矣復本以一君子來復
爲言文不言君子復而言善念之復所謂文言其變
也

○觀否泰之變

否 ䷋ 初與四 二與三 五與上

泰 ䷊ 初與四 三與上 二與五

否以初對四言則初陰方進而四陽方來故初爲彙
征之小人而四爲有命之君子自初陰一進則二以
包承進三以包羞進自四之命一得則五之否方休
而上之否已傾然小人難近豈必俟其包羞而後退
處哉自包承之時而大人已當安守其否矣泰運難
逢又豈必俟其否之盡傾而後戒懼哉自否之方休
而大人已當存其亡之戒矣

泰以初對四言則初陽方進而四陰方復故初爲彙
征之君子而四爲翩翩之小人以三對上言三之泰
將過中而上之泰已極故三爲往復之介而上爲復
隍之城六五居中以行願九二得尚于中行皆能以
中而承泰之運也

包荒者保泰之道也不勇於任事不可以言包荒遠
而遺之不可以言包荒狎昵小人不可以言包荒故
用馮河不遐遺用亡皆所以維此包荒之量也用字
貫下故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觀大畜小畜之變

大畜 ䷙ 四畜初 五畜二

小畜 ䷈ 四畜初 五畜二

大畜有二義有自蘊畜之大者言所謂多識前言往
行者是也有自止惡者言所謂以君子之大而止天
下之健者是也自畜德者言乾爲良馬而三値良馬
逐之時使非輿衛素閑安能利有攸往乎自畜惡者
言四畜初五畜二此初所以利已而二所以貴說輹
也初惡未形而二惡已著四其牿之於童牛而五其

猶之於豕牙乎至於上則無所俟畜而沛然天衢之亨矣艮爲徑路故曰衢

小畜者以小人而畜止君子之進者也但君子本皆在上之物故四雖畜初而初之復本爲自道五雖畜二而二之復亦不自失然小人之勢不可止也四其有孚以鄰於五五其有孚以攣於四乎此三之輿說於脫輻而上之月已幾望君子安可有行也

觀大過小過之變

大過䷛ 初與上　二與初　五與上　三與四

小過䷽ 初與上　二與五　三與四

陽居內陰居外陰陽均不可過也四陽而二陰大過於小矣四陰而二陽小過於大矣即是觀之大過正以二五之陽出而過乎陰小過正以二五之陰入而過乎陽此大過小過之分也

大過於小有二義有大事之過於非常者謂之大過過涉滅頂是也有處事而大過於愼者亦謂大過藉用白茅是也有陰陽之過時者亦謂之大過老夫老婦是也

二之陽雖過於初陰猶爲生稊之枯楊也況其所與者女妻乎上之陰過於五陽不過生華之枯楊亦何可[illegible]其所與士夫亦何爲乎陽過於陰猶有生育之望而陰過於陽必無能生之理四之末弱故其棟隆三之本弱故其棟撓棟隆於上故雖過而吉棟撓於下故雖過而凶初居下爲過愼上居終爲過涉過愼者无所咎過涉者不可咎

初爲鳥之飛小者之過也所以致凶上爲飛而離小者之愈過也所以有災青自二之陰而觀則三之分

爲君而四之分爲祖固不敢過自五之陰而觀則五之陰爲密雲而二之陰爲穴亦何能爲但二陰方進三四當防而不當從五陰在前四則可過而不可往

〇觀既濟未濟之變

既濟䷾ 初與上　三與四　二與五

未濟䷿ 初與二　四與五　三另觀上亦另觀

初爲尾而上爲首方既濟之初而猶存濡尾之恐所以无咎至既濟之終而反蹈濡首之虞安得不厲三四當既濟之中既濟而伐猶難克也況敢輕動乎既

濟而有衣袽猶宜戒也況其無備乎二臣也當既濟之時而可爲喪茀之婦乎當君臣交孚可也五君也當既濟之時而可從爲殺牛之祭乎當以實意格天可也臣格君君格天此祈天永命之道也

初二居未濟之始正宜敬愼以防其敗乃初固濡尾而二亦曳輪安得不吝至於三則時之將濟故雖未濟而終可以利涉四五居未濟之時正輕動而不能自守以正者也故四惟能貞故可以吉而悔亡五惟能貞故可以吉而无悔至於上則時之將出故宜飲酒而不可以濡首

○觀中孚與頤之變

中孚䷼ 二與五 三與四 初與上

頤䷚ 初二三 四五上

中孚中心之孚也二應乎五鶴鳴而子和也五應乎二有孚而攣如也蓋其所與縻者在好爵故不覺所孚之攣如也三與四皆陰三得四是得敵也四得三是馬有匹也三以無常之資而得敵固無能爲四以幾望之月而不亡其匹終難免咎初在卦始是孚之未變者也上居卦終是信之已極者也未變者吉既極者凶

頤養也有自養德者言有自養民者言養德者當自養而不可求人養民者當求賢而不可自養此卦下三爻以初九之陽爲主所謂養德者也上三爻以上九之陽爲主所謂養民之君也初九不食之靈龜能自養者也可舍爾而觀我乎二惟不自養而求養於人行之失類也故其頤也爲征凶爲拂經三惟不自養而求養於人行之悖道也故其頤也爲征凶爲勿

用上九天下之民皆由己而養由頤者也上不自養而求賢以養五也順以從上故不見其拂經何不吉乎四也行乎上之所施適以見其光而不見其顚矣何不吉乎蓋自養者求人則顚養民者求人則雖顚而吉自養者求人則拂養民者求人則雖拂而吉

○觀坎與離之變

坎䷜ 二與五 初三上 四與五

離䷝ 二與五 初與四 一觀三 一觀上

坎陽陷陰中惟陽陷陰中故五之坎[illegible]不盈而二之

坎爲有險惟陽也故二雖在下而可以求小得五則在上而可以既平矣初居重險之下三居重險之間上居重險之極均之險而又險也然初曰失道上曰失道則知險必有所由致矣四與五剛柔之際必復當夫難之時可徒以煩文拘乎用缶而納約乃免咎之道也

二居中是離之得中道離而黃者也其元吉可知矣五居尊位是離王公之位也使非憂懼而何以得吉乎離爲鼈爲蟹履之錯然來之突如者也初陽在下故爲錯然之履四陽在上之初故爲突如之來錯然者在初猶可敬以辟之突如者在四則終所容矣離爲日離至三爻是日昃之離也不安常以自樂則凶矣離爲戈兵爲甲冑離至上爻是出征之離也出征則有獲矣

○觀无妄與恒之變

无妄䷘　三與五　初與上　二與四

恒䷟　三與五　初與上　二與四

初之无妄是無妄念也故往而得吉上之无妄則終無所妄也故行而有眚三與五同功故一得无妄之災一得无妄之疾三多凶故无妄而災自外至五多功故无妄而疾自可愈二方用功之始故必无所妄而後利往四在用功之後故必可貞以守而後无咎

初居恒之始以浚爲恒者也上居恒之終以振爲恒者也二居下之中是能久於中也所以悔亡四不當位是久非其位也安得有禽三與五同功但九三剛德也乃當恒而不恒六五柔德也乃不當恒而恒于剛德而不恒是故或承之羞于柔德而能恒實非夫子之宜

○觀遯與臨之變

遯䷠　初與上　三與四　二與五

臨䷒　初與二　三不當位四當位　五行中

上敦臨

遯所以避小人以最先爲美初而居後是遯而尾者也此所以厲也上居卦外是遯之最裕也此所以无不利也三近陰是有所係而不能遯四遠陰是有所好而能遯二五得中故五能遯於當遯之時遯之所

以嘉也二能固其必遯之志遯之所以莫可說也亞、
而言之遯之志不固有遯而悔者矣但四之好不如
五之嘉五之嘉又不如上之肥而況於遯而係乎又
況於遯而尾乎甚矣遯之貴裕也
臨有二義有以君子臨小人言者有以上臨下言者
自臨小人者言初與二皆陽而四陰咸為所臨其吉
宜矣但初猶隔二故初之吉不若二之吉无不利也
以臨下者言三不當位故其臨人也甘四當位故其
臨人也至六五行中以知為臨者也上居卦極以敦

為臨者也觀此而臨之美惡見矣

○觀謙與豫之變

謙 ䷎ 初與三　三與四　四與五　五與上

二又與上同觀

豫 ䷏ 五與四　初應四　三近四

以初對三言三為勞而能謙之君子初則謙而又謙
之君子也以三對四言三之有勞且為能謙四居其
上而可不發揮其謙乎以四對五言四之撝謙且无
不利況五居尊而能謙又安有不利乎以五對上言

五之謙能得衆固可用侵伐上之謙能得衆亦可以
征邑國以二對上言二為中心得故鳴其謙上為志
未得故亦鳴其謙然則上之謙豈得與二同日道哉
天下之豫皆九四所致六五特建空名於諸侯之上
耳豈非貞疾而恒不死乎初與四應故鳴而豫三與
四近故盱而豫獨六二介然守正不終日而見幾者
也豈至于盱且鳴哉上居豫極故冥而豫苟知自悔
則既成而渝而又何咎乎

○觀損益之變

損 ䷨ 初與四　二與五　三另觀二又與上同觀

益 ䷩ 初與上　二與五　三與四觀

初與四應而四之疾賴初以損初固當遄往而四亦
當使其遄也二以中為志而弗變所守天下之所以
受益於二也五居尊而以順自居五之所以受益于
天下也以二對上言二弗損已之守以益天下也上
不損已之財以益天下也三與上剛柔相易正卦之
所以為損也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
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

初受益之初則感恩情激可无大作之報上受益之
極則財將悖出安得無或擊之凶六二以順[illegible]所
以受人君莫大之益而弗克違也九五以孚惠心天
下之所以孚我德而勿問元吉也三四皆不得中故
皆以中行爲戒三能中行故可以告公而見信四能
中行故可以告公而見從

○觀大壯與觀之變

大壯☳☰　初與三　二與四　三與四　五與上

觀☴☷　初二與四　五上與三

初居壯下故曰壯趾三當壯時故曰用壯用罔均之
恃壯者也二居中故曰貞四不中故戒之以貞均之
不恃壯者也恃壯者凶而且厲不恃壯者吉且悔亾
以三與四言三四皆陽羊之羝者也而其觸藩顧有
羸與不羸之異何也蓋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
陰則藩決矣就三四言以其陽壯故爲觸藩之羊五
非陽也而羊不喪乎五羊[illegible]而上之陰猶曰羝羊
者就壯之極而言也然質[illegible]則雖不退而亦不遂
然則壯其可恃也哉

四陽在下爲大壯二陽在上爲大觀均之以大立名
也

九五在上天下皆觀之初最遠故曰童觀二稍近而
尤居內故曰闚觀四則最近於五而觀國之光矣然
觀者不徒觀人亦有自觀之道焉三居上下之間故
當觀我生以爲進退五當大觀之位固當觀我生以
稱君子上九不爲下所觀雖觀其生君子而志則有
所不平矣

○艮漸之變

艮☶☶　初趾二腓三限四躬五輔作五爻觀

漸☴☶　初干二磐三陸四木五陵上逵作六爻觀

艮止也艮止於上是艮而敦也有不吉乎而下五爻
則以人身取象初之艮在趾而二則爲腓三則爲限
四爲身而五爲輔初艮在趾止於所當止也未失正
也二止於腓而不拯其隨是忘一體之義也心其快
乎三當限之處是上下相[illegible]之處也此而止焉則上
下判隔危也所以薰心也四止於躬是當止而止也
所以無悔五當輔之處而[illegible]言之所以有序也所

以悔亡
鴻之行有序而進以漸故在下而進以漸則由干而磐而陸在上而漸以進則由木而陵而逵初之漸在干漸之最下者也此小子所以厲也二之漸在磐飲食之所以衎衎也三之漸在陸況以剛處之是不復之夫不孕之婦也不亦凶乎四之漸在木非所安也而或得其桷是不幸中之幸也寧非所深願乎五之漸在陵正與二爲應者也可終爲不孕之婦乎上之漸在逵則出乎人位之外矣此其志豈可亂哉

○觀坤與師之變

坤 ䷁ 初與上　三與四　二與五

師 ䷆ 初與上　三與四　二與五

坤初六陰始凝也而曰堅冰至則知微之當謹矣上陰之極也而曰血玄黃則陰亦不能獨全矣三四當章陰之中三固當含章而四亦當括囊也或從王事而无成斯真能含章矣无咎而至於无譽斯真能括囊矣六二居下之中德之直方者也六五居上之中德之黃裳者也

六五當田禽之時而任長子以帥師二承其寵能無師中之吉乎三以輕進而喪師四以重進而退師雖均之无功然喪師者又不若退師者之未失常也初居出師之始故貴以律上爲用師之終故言正功

○觀晉與明夷之變

晉 ䷢ 五爻以進德言

明夷 ䷣ 五爻以臣位言

晉有自進德言者有自仕進言者自仕進言初二在下上行之志未孚於衆故初欲晉見摧而二亦不免於愁矣至於三則衆允之矣而又何悔乎四不當位故其晉爲鼫鼠上居晉極故其晉爲角五柔也自晉德者言晉德貴剛向非有失得勿恤之心而何以亡其悔且吉无不利乎

初之見傷垂翼之傷也二之見傷左股之傷也三則禍已迫矣是可無南狩之志乎四入于腹然異姓之臣也猶可遠去也五則爲箕子之明夷同姓之臣也不可違去也蓋上六暗主雖有登天入地之勢然趍然遠引在異姓則可同姓則不可也

○觀需蒙之變

需䷄ 此以險在前爲主

蒙䷃ 此以二五言

需須也險在前也五天位也不可以險言故變例而言需于酒食以需治也餘五爻則皆以需險爲言初去險最遠故曰于郊二去險稍近故曰于沙三則將入于險故曰于泥于郊者上矣于沙者不免有言于泥者已召寇矣雖然猶未入險也至于四則需于血上則入于穴矣于血者尚有出穴之想于穴者不能

不望救於不速之客

蒙之初宜發其蒙然初陰也故利用刑人蒙之終不宜擊蒙者也上剛也故曰不利爲寇六五之蒙蒙而童者也而二能容之豈非包其蒙乎五近乎上之陽三近乎二之陽獨六四遠乎陽剛之實此蒙之所以困也以二對三言二爲剛正之婦故曰納婦吉三爲不[illegible]之女故曰勿用取女以二對初言初柔也而二[illegible][illegible]接之子之克家也

○觀同人睽之變

同人䷌ 此以二五相應言

睽䷥ 此以三上相睽言

以大同之道言之則二同於五似爲吝道以相應之常言之則五同於二實爲正理九三乃伏戎以敵五九四乃乘墉以攻五九五正應使非用大師以勝之安能免號咷於先而獲笑於後乎初居卦始故爲出門之同上居卦終故爲于郊之同

五二之主也二五之宗也惟二有于巷之遇則五有噬膚之合矣初視四爲惡人四視初爲元夫惟初有

惡人之見則四有元夫之遇矣三與上相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前曳而後掣者也上居睽極能無負塗載鬼之疑乎然邪不勝正故始雖天劓之傷終當有遇雨之吉

○觀屯井之變

屯䷂ 此以二四上爲主

井䷯ 此以初三五爲主

初三五陽位也二四上陰位也故屯以二四上立意二應五而不得應乘馬班如矣然猶望其字也四應

初而不得所應乘馬班如矣然猶冀其求也至於上而猶乘馬班如焉此而不合更復何望徒相與以悲其所遇之窮耳不其泣血漣如矣乎

初之磐桓初之屯也三居二陰之間卽鹿而入于林中三之屯也五屯其膏而不施五之屯也

井以初三五爲言初陰也而又居下井之泥而不食也三陽也而猶居下井雖渫而不爲人食也至於五陽也而又在上則井冽寒泉而爲人所食矣二之井僅射其鮒未甃也四之井雖甃未成也至於上則井

收勿幕而大成矣

紂積鹿臺之財其曰卽鹿者蓋鹿臺之寓言也紂方聚財未已故曰不如舍若曰當屯之時至比天下于逐鹿此漢人之語非經也財者民之膏脂屯其膏斂之於上而不散也大貞小貞者時方小人用事故敎之以貞則吉君子擯斥雖貞亦凶此義與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相似盤桓號下之人所遇言也建侯就上之人言也

○觀家人歸妹之變

家人 ䷤ 以二五爲主

歸妹 ䷵ 一以五初二言　一以三四上言

六二女之無攸遂而在中饋者也九五以是至于其家則不待恤而吉可必矣三以剛而不中嗃嗃以治其家者也四以順而在位能富其家者也初居有家之始故不可無防閑之功上居有家之終故不可無孚威之道

五居尊爲君初二在下爲娣五有中德故君袂不如娣袂娣能助君故初以跛而能履二以眇而能視三

與四皆須而未得所適也但三在下而四在上故三之須未必如四之愆期但三爲陰而四爲陽故三雖須而反歸爲娣四雖愆期而實有待而行至於上則不惟愆期而終无所須女之不承筐而士之不刲羊也其何利之有

○觀蹇解之變

蹇 ䷦ 此以二五爲主

解 ䷧ 此以初四　上三相解言

五之蹇天下之大蹇也苟非得朋何以出險然獨五

與二應則所以蹇其蹇者惟二而已而諸爻則皆往而不來故聖人教之曰汝之皆往則皆蹇初其來而譽乎三其來而反乎四其來而連乎上其來而碩乎五方待衆朋以濟蹇而衆朋方且以爲蹇而不往向非有蹇蹇之王臣其奚以濟天下之大蹇乎

方解之初而又何咎之有四視初爲在下之小人所謂拇也上視三爲負乘之小人所謂隼也四能解拇則君子之朋斯至上能射隼則小人之類可獲二五得中故二能去邪媚以親中直五當退小人而進君

子

○觀萃升之變

萃 ䷬

升 ䷭

初與四應而不終所萃之本志三與上應而又嗟所萃之匪人惟初不終所萃故四必大吉而後无咎惟五萃其所萃故上必憂懼而後无咎九五之萃有位之萃也二與之應能不相引而萃於五乎但二之萃於五也惟孚則用禴亦利而五之萃於二也匪貞則悔不可亡則孚與貞尤所以爲萃之本矣

初與上合志故信能升上居升之極故冥於升三與五異位也而三之前皆陰五之前亦陰故三之升也若虛邑而五之升也若階二與四異位也而二則其心孚四則其心順故二之孚可用以禴而四之順可用以亨岐山

○觀困與革之變

困 ䷮

革 ䷰

初居困之下臀之困也上居困之上葛藟之困也六三介乎二陽之間前石而後蒺藜之困也初應四而隔於二是不爲金車之困乎三與上應而實無應故曰不見其妻初與四應始困而終必得合故吝而有終九二困于臣之所制故曰困于赤紱九二困于君之所與故曰朱紱方來然二五得中故均可以享祀焉

居革之初其不可有爲明矣然議革最難故二之革也固必已日三之革也亦必三就如之何而可輕於

革也居革之終君子小人俱已變革革道固已成矣然革貴孚心故四之孚也至於改命而人已信之而五之孚也至於未占而人已信之則孚尤所以爲革之本矣

○觀鼎震之變

鼎 ䷱ 五與上　初與四

震 ䷲ 二與五

以初對四言初居下爲鼎趾四應下爲折足趾而顛焉猶有出否之利足而折焉則不免覆餗之虞矣以三對五言五爲耳而三則其耳革矣五爲雉膏而三

則雉膏不食矣欲虧此悔其必方雨而後可乎以五對上言五本柔也故宜濟之以金鉉上本剛也故宜濟之以玉鉉二居中其有實之鼎乎初其我之仇乎有實者愼所之則有疾而不我即矣

居震之初固當有虩虩之恐居震之極安可無于鄰之戒二與五正當震之中往來皆厲者也然均之得中故以理億之二雖喪貝而可得五不惟无喪而且有事三與四俱不當位故一則震蘇蘇一則震遂泥矣

○觀賁與噬嗑之變

賁 ䷕ 初與二　初與四　五與上

噬嗑 ䷔ 初與上　二與三　四與五

噬嗑利用獄故以用刑言而初與上則以受刑言初在卦始而上在卦終初其校而屨之上其校而何之者乎屨校宜曰滅足而曰滅趾者欲其不進於惡也何校宜曰滅首而但曰滅耳者罪其聽之不早也以四對五言五柔也太柔則弛故雖噬而得黃金而不

可無貞厲之思四剛也太剛則暴故雖噬而得金矢而不可無艱貞之慮以二對三言二乘初剛噬膚而滅鼻者也三不當位噬腊肉而遇毒者也但二之滅鼻其難在人故終可以无咎三之遇毒其難在已故不免於小吝

賁以初對二言初居下而二居上故初之賁在趾而二之賁在須賁其趾者舍車而徒行衆人之所羞君子以爲賁也賁其須者順得須而賁質得文而賁也以三對四言三居二陰之間得其所賁故曰濡如四

與初應而隔於三故曰皤如濡如者宜永守貞皤如者終必得合以五對上言五之賁將極故其賁以丘園上之賁已極故其賁以白初之賁在徒行賁在義而不在車也上之賁在白賁在質而不在文也以此觀賁賁之道過半矣

○觀蠱與隨之變

隨䷐此以五爻爲主

蠱䷑此以上爻爲事外

九五中正以下天下之賢孚于嘉矣四隨五故隨而有獲三隨四故隨有求得四多懼故雖隨而有獲而不可無明哲之功三多凶故雖隨有求得而不可無居貞之守六三上陽而下陰是係丈夫而失小子也所從得其正矣六二上陰而下陽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所從失其正矣初居卦始官之始渝者也故宜從正上居隨極隨之極誠者也故可亨西山

蠱者事也以前人所已壞者而吾幹之有所事也初陰也我爲陰則彼爲陽故曰幹父蠱二陽也我爲陽則彼爲陰故曰幹母蠱至於三四一則過於剛而奮發一則過於柔而寬裕均非治蠱之善道也惟六五得中以此幹蠱可致聞譽而要之皆有所事也皆事王侯之事也獨上九不事王侯而高尚在已之事則其志真可則矣

○觀豐旅之變

豐䷶此以初四爲主

旅䷷此以二爻爲主

豐以離在下故言日言旬初與四爲應故初視四爲配主四視初爲夷主是以初之遇配主也雖旬而亦无咎四之遇夷主也必遇而後吉三之蔀甚於二故二之所見爲斗而三之所見爲沫見斗者猶可信以發之見沫者則不免於右肱之傷矣上之蔀甚於五故五之來章猶可開也上則自蔽之極終無開發之期矣

旅親寡之所旅而瑣瑣正取災之道也必求旅之善其惟六二乎二得中道故即次之安懷資之裕童僕之貞若三過於剛故始雖即次而終則焚之始雖有童僕而終則喪之雖貞亦厲也四過于剛故雖旅于

處而無卽次之安雖得資斧而無懷資之裕我心終不快也旅于處猶有巢也上剛之極鳥而焚其巢矣向非喪牛胡爲乎號咷之至是耶五爲離處旅者而欲射之豈能發而卽中然始雖有一矢之亡終當有譽命之逮

○觀巽兌之變

巽☴ 此以初四爻爲主

兌☱ 此以三上爻爲主

初以陰居巽下進退之疑也欲治其疑可無武人之

貞乎上居巽之極是牀下之巽也豈知其凶乃正在資斧之喪乎二得中道故雖過於紛若而不爲過五位中正故雖有悔而終可亡三居下之上故其爲巽也頻四居位之當故其得禽也多三之陰來就二陽以求說而初之行則未疑故其爲說也和二之志則未變故其爲兌也孚上之陰引下二陽以求說但五之前陰而後陽孚于剝矣四則前陽而後陰商而未寧矣孚剝者終必有厲商兌者介疾有喜

○觀渙節之變

渙☴☵ 初與二　四與五

節☵☱ 初與二　五與上

初爲渙之始而二則渙而奔矣人心始渙用馬壯以拯之猶可以吉若渙而奔必用恩意以撫安之乃可亡悔人臣之渙在私已在私交故三以躬爲渙四以羣爲渙人君之渙在令不信在私積聚故五必渙汗其大號渙其王居而後无咎凡此皆濟渙之道也至於上則渙之極無所容其渙矣君子惟思以渙一已之害而已

初在下爲戸庭二在外爲門庭初爲時之未通二爲時之既通初知時而不出戸庭所以无咎二失時而不出門庭所以致凶觀此則知人之行止當隨時而有節矣不特人之行止有節至財用尤宜有節不節而至於嗟果誰咎哉上居節之極故節之過而苦五居節之中故節之當而甘節而苦焉則其道難行故雖正亦凶節而甘焉則其道大通所以吉而有尚至於四則惟承上道而已又何節之不亨乎

玩夫子之辭

凡卦中奇畫稱陽偶畫稱陰故夫子於乾坤之初
以陰陽正其名乾初九則曰陽在下也坤初六則曰
陰始凝也其定萬世以陰陽之稱乎
凡易中陽畫稱剛陰畫稱柔故夫子於乾坤之後即
以剛柔定其稱曰剛柔始交其定萬世以剛柔之稱
乎
凡易中陽爲貴陰爲賤故夫子於乾坤之後即以貴
賤定其稱曰以貴下賤其定萬世以貴賤之稱乎

論中爻

乾 ䷀ 九三重剛而不中
九四重剛而不中

乾三四非一爻之中乎而曰重剛不中何也蓋乾剛
卦也上下皆乾重剛也以重剛言則上剛以五爲中
而四爲不中下剛以二爲中而三爲不中故皆曰重
剛不中也以是知中之爲義必二五可以言中

論二剛中

夬 ䷪ 九二得中道也
解 ䷧ 九二得中道也
蠱 ䷑ 九二得中道也
巽 ䷸ 九二得中道也
中孚 ䷼ 九二中心願也
大畜 ䷙ 九二中无尤也
困 ䷮ 九二中有慶也
坎 ䷜ 九二未出中也
需 ䷄ 九二衍在中也
恒 ䷟ 九二能久中也
小畜 ䷈ 九二牽復在中

大壯 ䷡ 九二以中也
履 ䷉ 九二中不自亂也
損 ䷨ 九二中以爲志也
未濟 ䷿ 九二中以行正也
大有 ䷍ 九二積中不敗也

論二柔中

離 ䷝ 六二得中道也
既濟 ䷾ 六二以中道也
晉 ䷢ 六二以中正也

豫䷏六二以中正也

萃䷬六二中未變也

謙䷎六二中心得也

二居下卦之中非以剛居之即以柔居之故乾坎巽兌不必同皆以剛而居二坤離艮震不必同皆以柔而居二若必欲如統觀卦象必乾剛可以言中必坎剛可以言中必兌巽之剛可以言中必離柔可以言中則豈聖人取節意乎故以剛居中者但論其中而不論其剛以柔居中者但論其中而不論其柔故道曰中道正曰中正不論剛柔也心曰中心積曰積中久曰久中有志則曰中以爲志有守則曰中不自亂皆以中發揮其二節之義又何嘗有剛中柔中之分乎

論五剛中

姤䷫九五中正也

井䷯九五中正也

訟䷅九五以中正也

需䷄九五以中正也

節䷻九五居位中也

比䷇九五位正中也

巽䷸九五位正中也

隨䷐九五位正中也

蹇䷦九五以中節也

同人䷌九五以中直也

困䷮九五以中直也

坎䷜九五中未大也

夬䷪九五中未光也

論五柔中

艮䷳六五以中正也

坤䷁六五文在中也

豫䷏六五中未亡也

歸妹䷵六五其位在中

震䷲六五其事在中

泰䷊六五中以行願也

復䷗六五中以自考也

鼎䷱六五中以爲實也

臨 六五行中之謂也
五之中雖以乾坎兌巽居之而亦不取其剛雖以坤
離艮震居之而亦不取其柔亦惟以中之一義言之
耳是故守此中而無偏倚則曰中正守此中而無邪
曲則曰中直守此中而無變易則曰中節存此中而
不敢恃則曰位正中凡以取其中而已不論剛柔也

五當位

履 九五位正當也

兌 九五位正當也

否 九五位正當也

中孚 九五位正當也

五不當位

大壯 六五位不當也

五之當位一也而所用異焉誠得其位之當則可以
至臨可以孚攣苟恃其位之當則不爲夬履之厲則
必爲孚剝之厲然則位之當固不係於位而在心之
恃不恃矣

四當位

臨 六四位當也

蹇 六四當位實也

賁 六四當位疑也

家人 六四順在位也

四不當位

解 九四位不當也

晉 九四位不當也

夬 九四位不當也

萃 九四位不當也

小過 九四位不當也

豐 九四位不當也

困 九四雖不當位

三不當位

履 六三位不當也

否 六三位不當也

豫 六三位不當也

臨 六三位不當也

噬嗑 六三位不當也

睽䷥六三位不當也
震䷲六三位不當也
兌䷹六三位不當也
中孚䷼六三位不當也
未濟䷿六三位不當也

初賤而無位上貴而無位故初上兩爻卽當不當不論也惟中五爻三爻四爻稱焉然所謂當位者與卦之當位不同凡卦之當位葢合三畫觀之見其一奇一偶爲主而後見當不當若爻之當不當則惟論其陰位陽位而不論其一奇一偶之主所謂爻言其變也

乘剛

屯䷂六二乘剛也
震䷲六二乘剛也
困䷮六三乘剛也
噬嗑䷔六二乘剛也
豫䷏六五乘剛也

卦之乘剛所取獨在兌爻之所取惟論柔居剛上不論兌也然意之所指亦不同焉卦所重在剛所謂以小人而加君子之上也爻所重在柔謂以之柔懦而爲強梁者所難也乃知剛固懼柔之乘其上而柔亦畏剛之乘其後也

論剛柔

子克家剛柔接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論順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　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
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

論志

閑有家志未變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惠我德大得志也
孚兑之吉信志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進退志疑也 以登志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咸其脢志末也 牛　來徐徐志在下也
執用黄牛固志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嘉遯之吉以正志也

羲經十一翼卷五

傅文兆著

玩占篇

占者占其未來之吉凶也讀易而不知占法則易終爲無用故玩占之法最爲喫緊然而有兩法焉有總觀一卦之法有析觀一爻之法總觀一卦者多論貞而未始不兼乎悔析觀一爻者多吉悔而未始不兼乎貞以此論占則吉凶可憑矣易所謂占事知來者占此者也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以此知之也晚近有納甲飛伏尅應之說是漫無所憑而以冥冥決事也易果有是占乎無惑乎世儒以卜筮小之也作玩占篇

玩占篇目

○占法　曰貞　曰悔

○用貞占　論可貞　論永貞　論居貞

論安貞　論艱貞

○用悔占　論有悔　論无悔　論悔亡

論虧悔　論小悔　論不祗悔

○利貞占　利貞　利有攸往　无不利

无攸利　利與用辨　利與不利辨

○亨利貞占　亨利貞　亨

○元亨利貞占　元亨利貞　元亨　小亨

○貞吉占　貞吉　吉　征吉　終吉　元吉

大吉

○貞吉悔亡占　貞吉悔亡　吉无不利

吉无咎　元吉无咎　元吉與大吉辨

吉與凶辨

○貞凶占　貞凶　凶　征凶　終凶　有凶

見凶　起凶　以凶

○貞凶悔亡占　貞凶悔亡　蔑貞凶

○貞厲占　貞厲　厲　有厲　厲无咎

厲終吉　悔厲吉

○貞吝占　貞吝　吝　往吝　吝无咎

○可貞无咎占　可貞无咎　无咎　何咎

爲咎　无咎與凶辨　无咎與吝辨

○論有孚　有孚　匪孚　罔孚　交孚

○有孚吉占　有孚亨占　有孚元吉占

有孚无咎占

玩占篇

占法

洪範曰占用二曰貞曰悔是貞悔者古人用占之法也貞者何貞者事之幹也試觀天下之事萬有不同苟能一稟之以正未有不吉利而元亨者也悔者何震无咎者存乎悔試觀天下之人心不同而總期於能悔是悔又吉无咎之占也故文王作易特取貞之一字繫於乾彖辭之終曰元亨利貞取悔之一字繫於乾爻辭之終曰亢龍有悔非無意也正以見凡統觀卦辭者必以貞析觀爻辭者必以悔也獨言貞悔於辭之終者終者事之成衆終所以該始也獨言於乾者乾者卦之首舉一所以例餘也觀此則知占用貞悔之意矣

自乾而至於元亨利貞非象以貞爲終乎自初九潛龍勿用以至亢龍有悔非爻以悔爲終乎然卦雖主貞矣而未始不兼言乎悔革所謂元亨利貞悔亡者是也爻雖主悔矣而未始不兼言乎貞咸九四曰貞吉悔亡未濟之四亦曰貞吉悔亡是也蓋貞者正也

性者悔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本爲一貫但彖所言略故此言貞爻所言辭故言貞而又兼言乎悔也此之謂貞悔之占也

用貞占

同人　君子貞

遯　小人貞

家人　女子貞

恒　婦人貞

旅　童僕貞

坤　牝馬之貞

歸妹　幽人之貞

巽　武人之貞

比　內比之貞

比　外比之貞

升　不息之貞

師　師貞

旅　旅貞

天下之人品不同涉世亦異然可以槩而盡也一貞而已是故君子有君子之貞小人有小人之貞女子有女子之貞婦人有婦人之貞童僕有童僕之貞師有師貞旅有旅貞世有顯比之主則當用內比外比之貞世有夬履之主則當用幽人之貞遯不足則當用牝馬之貞進退不果則當用武人之貞吾而知非則當反而爲不息之貞信乎無一事而不可失其正也特隨在異施耳

論可貞不可貞

无妄　可貞

坤　可貞

損　可貞

節　不可貞

蠱　不可貞

明夷　不可疾貞

君子固當貞矣然有可貞者有不可貞者夫可貞者可守以爲貞也苟无妄之心則可貞以守損而有孚則可貞以守內含章美可貞以守若夫苦節則其道窮矣此可守以爲貞乎子幹母蠱不可以正道行之

尚可守爲正乎。南狩則疑於過上如是而可疾以孚貞乎此則不可貞也。

論永貞

坤 ䷁ 永貞

賁 ䷕ 永貞

艮 ䷳ 永貞

益 ䷩ 永貞

論元永貞

比 ䷇ 元永貞

萃 ䷬ 元永貞

論勿用永貞

小過 ䷽ 勿用永貞

貞一也有當永貞者有當元永貞者有當勿用永貞者益永貞者永守此正而不失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君子而永貞則終不可陵矣艮其趾未失正也安得不永以爲正受益而弗克違順之至也又安得不永以爲貞至若人君當天下之比則當大永其貞人君當天下之萃而匪孚也又可不大永其貞乎若夫小者之過則往必有厲尚可用永貞乎。

論居貞

屯 ䷂ 居貞

隨 ䷐ 居貞

革 ䷰ 居貞

頤 ䷚ 居貞

居貞者居之爲已有也人情常阻於困阨有如盤桓而可不居貞乎。人情常溺於紛華。有如隨有求得而可不居正乎。革道已成固不可他有所往其居貞宜也上有由頤之主又將何所爲乎亦惟居貞而已

論安貞

坤 ䷁ 安貞

訟 ䷅ 安貞

人情分處其卑多不安於正故聖人於坤之陰則曰安貞。訟上者則曰安貞夫。居曰居貞安曰安貞。然則易所謂君子所居而安者其居安此正也哉

論艱貞

泰 ䷊ 艱貞

明夷 ䷣ 艱貞

噬嗑 ䷔ 艱貞

大畜 ䷙ 艱貞

艱貞者艱難以守正也有如明夷之時尚可不艱以守正乎然此其變也乃若泰而當往復之介大畜而當良馬逐之時當用獄而得金矢之日則人情所忽以爲易尤不可不艱以守正也然則貞者固無時而不當克艱厥念也

用悔占

乾 ䷀ 有悔

困 ䷮ 有悔

豫 ䷏ 有悔

悔有二義悔者悔心之萌也爲善者有不善即復於善何至過逐成而始悔之是悔固自吉而向凶也有悔固不善也爲善者尤貴於能改既過而能改非悔心其奚能使之改是悔又自凶而向吉也有悔又不善中之最善也乾之亢動必有悔困之葛藟動必有悔豫之盱而有悔是悔自己致此悔不可有也若夫困動悔而能有悔因其盱豫悔而能早悔則悔又遷善之門矣此悔不可無也然則悔其立於吉凶之界哉

論无悔

同人 ䷌ 无悔 上九

咸 ䷞ 无悔 九五

大壯 ䷡ 无悔 六五

渙 ䷺ 无悔 六四

復 ䷗ 无悔 六五

无悔亦有二義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咸其脢志末也大壯之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雖无悔亦何足貴哉惟渙其躬志在外也六五之敦復以自考也此之无悔乃其所可貴也然則无悔豈可一槩論哉

論悔亡

恒 ䷟ 悔亡 九二

晉 ䷢ 悔亡 六三

家人 ䷤ 悔亡 初九

夬 ䷪ 悔亡 九四

渙 ䷺ 悔亡 九二

艮 ䷳ 悔亡 六五

睽 ䷥ 悔亡 初九

革 ䷰ 悔亡 九四

睽 ䷥ 悔亡 六五

革 ䷰ 悔亡 彖

悔亡者謂有可致悔之端而後遂亡之也爻中言悔亡不兼言他事者惟恒九二一爻曰悔亡夫子釋之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是知所謂悔亡者必久於中而後能悔亡不久則未免无悔也然悔之所以亡者必有所以亡悔之道是故或先言盡其道而後因之以亡或先許之以悔亡而後申以亡之之故晉之三以衆不允而悔生衆既允之矣而悔不亡乎家道以不閑而悔生初既閑有家而悔不亡乎四有不安不進之悔能盡革午之術而悔不亡乎艮以多言而悔生艮其輔而言有序也而悔不亡乎此所謂能盡其道則悔可亡也

睽之初何以亡悔以其喪馬勿逐也睽之五何以亡悔以其厥宗噬膚也晉之五何以亡悔以其失得勿恤也革之四何以亡悔以其有孚改命也此所謂悔亡而後申以亡之之故也

論虧悔

鼎 ䷱ 虧悔

論小有悔

蠱 ䷑ 小有悔 九三

論不抵悔

復 ䷗ 不抵悔 初九

雉膏不食可不謂悔乎方雨則悔虧矣九三幹蠱可不謂悔乎然幹之而至于充蓋前愆不過小有悔而已惟夫有不善自心而知之卽自心而復之此則不抵於悔乃其最善者矣

利貞占

大壯 ䷡ 利貞

離 ䷝ 利貞

漸 ䷴ 利貞

中孚 ䷼ 利貞

明夷 ☷☲ 利貞 六五

損 ☶☱ 利貞 九二

鼎 ☲☴ 利貞 六五

凡彖中單言利貞不兼言他事者惟大壯之卦河曰利貞夫曰大壯則天下事何不可爲而猶戒之以貞焉他可知矣是故離之利于正也以柔麗乎正也晉之進以正也以正邦也中孚之利於正也以應天也明夷之利於正也以明不可息也損九二之利於正也[illegible]鼎六五之利貞也以中爲實也即是觀之天下之事何者而不本於正哉

利有攸往占

復 ☷☳ 利有攸往

大過 ☱☴ 利有攸往

恒 ☳☴ 利有攸往

損 ☶☱ 利有攸往

益 ☴☳ 利有攸往

夬 ☱☰ 利有攸往

萃 ☱☷ 利有攸往

巽 ☴☴ 利有攸往

損 ☶☱ 利有攸往 上九

損有孚矣然必可貞而後利有攸往然則所云利有攸往者亦豈能外於正哉

无不利占

坤 ☷☷ 无不利 六二不習

遯 ☰☶ 无不利 上九肥遯

謙 ☷☶ 无不利 九四撝謙

剝 ☶☷ 无不利 以宮人寵

大過 ☱☴ 无不利 老夫女妻

謙 ☷☶ 无不利 利用侵伐

巽 ☴☴ 无不利 貞吉悔亡

不利有攸往占

剝 ☶☷ 不利有攸往

无妄 ☰☳ 不利有攸往

凡易中單言不利有攸往不兼言他事者惟剝之卦獨曰不利有攸往蓋剝之時乃小人長之時也以此思不利有攸往他可知矣

勿用有攸往占

屯䷂ 勿用有攸往

遯䷠ 勿用有攸往 遯尾

小利有攸往占

賁䷕ 小利有攸往 剛文柔

无攸利占

蒙䷃ 无攸利 不有躬

晉䷢ 无攸利 不能遂

未濟䷿ 无攸利 濡其尾

无妄䷘ 无攸利 行有眚

臨䷒ 无攸利 甘臨

頤䷚ 无攸利 十年勿用

恒䷟ 无攸利 浚恒貞凶

萃䷬ 无攸利 萃如嗟如

歸妹䷵ 无攸利 刲羊无血

利不利辨

復䷗ 利有攸往

剥䷖ 不利有攸往

需䷄ 利涉大川

訟䷅ 不利涉大川

頤䷚ 六五不可涉大川

頤䷚ 上九利涉大川

同人䷌ 利君子貞

否䷋ 不利君子貞

復之時剛長故利有攸往。剝之時小人長。故不利有攸往。需以坎在上險之將出故利涉大川。訟以坎在下險之未出故不利涉大川。頤六五陰也故不可涉大川。上九陽也故利涉大川。同人與人同也故利君子貞。否匪人也故不利君子貞。

論利用

升䷭ 用見大人

萃䷬ 用大牲

比䷇ 用三驅

泰䷊ 用馮河

坎䷜ 用徽纆

益䷩ 用凶事

晉䷢用錫馬

解䷧用射隼

巽䷸用史巫

離䷝用出征

復䷗用行師

坎䷜用缶

益䷩用圭

渙䷺用拯

蒙䷃用說桎梏

革䷰用黃牛革

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利之與用必有分矣故辭中有言利者如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之類是也有兼言利用者如利用賓于王利用爲依遷國是也至于用者各有所用之宜也不可混而稱也

亨利貞占

兌䷹亨利貞

蒙䷃亨利貞

咸䷞亨利貞

恒䷟亨利貞

萃䷬亨利貞

渙䷺亨利貞

小過䷽亨利貞

困䷮亨貞

君子論義理不論禍福固不論其亨不亨而皆利于貞也然既已亨矣遂以不正繼之可乎故聖人于亨之後而猶以利貞教之凡辭单言亨利貞不兼言他事者惟兌之卦曰亨利貞益兌者說也說則未有不

亨者但妄說不可以不戒故須利貞說道如此他可知矣故蒙者蒙也謂蒙而不亨乎然未有不養之以正而能亨也咸感也謂感而不亨乎亦未有感不以正而能亨也恒久也久則必亨但久不以正則亦不能亨也萃聚也萃不以正可以亨乎渙散也渙不以正其能亨乎既過于小可以亨矣然不以正則亦不能亨也困而不失其所亨非正其孰能之故困亨而曰貞也

亨占

復 ䷗ 復亨

豐 ䷶ 豐亨

節 ䷻ 節亨

賁 ䷕ 賁亨

謙 ䷎ 謙亨

震 ䷲ 震亨

遯 ䷠ 遯亨

噬嗑 ䷔ 噬嗑亨

未濟 ䷿ 未濟亨

履 ䷉ 不咥亨

節 ䷻ 安節亨

同人 ䷌ 于野亨

大畜 ䷙ 天衢亨

否 ䷋ 大人否亨

利貞亨占

離 ䷝ 利貞亨

凡事之亨者固必利于正即能利于正而有不亨者乎此離之麗乎正而亦曰亨也

元亨利貞占

乾 ䷀ 元亨利貞

屯 ䷂ 元亨利貞

隨 ䷐ 元亨利貞

臨 ䷒ 元亨利貞

无妄 ䷘ 元亨利貞

革 ䷰ 元亨利貞

亨固利於正矣即雖大亨而猶必利於正焉凡辭中單言元亨利貞不兼言他事惟乾一卦曰乾元亨利貞夫乾天下之至健以此處事其大得亨通無疑然非以正則亦未必元亨也在乾如此他可知矣故臨以方長之陽臨陰故元亨然不以正則亦不能元亨也隨以剛下柔有不元亨矣乎然妄隨不可以不戒故須利貞无妄可以元亨矣然不正不可以語无妄故須利貞革可以元亨矣然必以正而後所革爲當故須利貞也有必亨之理故曰元亨然非以正則亦不能亨也是知亨固利貞即元亨而亦必利於正也

元亨占

大有 ䷍ 元亨
升 ䷭ 元亨
蠱 ䷑ 元亨

小亨占

旅 ䷷ 小亨
巽 ䷸ 小亨

亨小利貞吉

既濟 ䷾ 亨小利貞

元亨者大得亨通也觀彖辭单言元亨不兼他事惟

大有獨曰元亨夫盡天下之大而悉爲我有而尚不謂之元亨乎然元亨亦有二義有自今日而言者大有與升臨之類是也有就後日而言者屯與蠱之類是也對元亨而言則旅與巽不過小亨事既濟矣其亨雖小然猶必利於貞焉他可知矣

貞吉占

大壯 ䷡ 九二貞吉
需 ䷄ 九五貞吉
履 ䷉ 九二貞吉

比 ䷇ 六二貞吉
豫 ䷏ 六二貞吉
謙 ䷎ 六二貞吉
家人 ䷤ 六二貞吉
晉 ䷢ 六二貞吉
未濟 ䷿ 九二貞吉
解 ䷧ 九二貞吉
升 ䷭ 六五貞吉
隨 ䷐ 初九貞吉

臨 ䷒ 初九貞吉
泰 ䷊ 初九貞吉
晉 ䷢ 初六貞吉
姤 ䷫ 初六貞吉
需 ䷄ 貞吉
頤 ䷚ 貞吉
蹇 ䷦ 貞吉

爻中单言貞吉不兼言他事者惟大壯九二一爻曰貞吉夫子釋之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是貞者必中而

後可以言貞不中非貞也故一卦之中惟二五得中故履之二比之二豫之二謙之二家人之二晉之二未濟之二皆以二而得中故皆以貞而得吉需之五升之五皆以五而得中故亦皆以貞而得吉乃若初非中也而亦曰貞吉者蓋因其初而教之以貞也至于三四非中則不言正矣

吉占

兌䷹和兌吉

艮䷳敦艮吉

蒙䷃童蒙吉

小畜䷈牽復吉

蒙䷃包蒙吉

大有䷍威如吉

睽䷥小事吉

中孚䷼豚魚吉

漸䷴女歸吉

咸䷞取女吉

離䷝畜牝

隨䷐孚于嘉吉

同人䷌弗克攻吉

遯䷠畜臣妾吉

解䷧其來復吉

萃䷬用大牲吉

歸妹䷵月幾望吉

離䷝戚嗟若吉

乾䷀羣龍无首吉

比䷇邑人不誡吉

臨䷒大君之宜吉

明夷䷣用拯馬壯吉

渙䷺用拯馬壯吉

蹇䷦往蹇來碩吉

解䷧有攸往夙吉

革䷰有孚改命吉

鼎䷱不我能即吉

震䷲笑言啞啞吉

漸䷴飲食衎衎吉

巽 後庚三日吉
漸 終莫之勝吉
豐 遇其夷主吉
益 王用亨于帝吉
豐 來章有慶譽吉
巽 用史巫紛若吉
解 君子維有解吉
漸 其羽可用爲儀吉
未濟 君子之光有孚吉

征吉占

泰 以其彙征吉
歸妹 跛能履征吉
革 巳日乃革征吉
困 動悔有悔征吉

終吉占

需 敬之終吉
履 愬愬終吉
訟 有言終吉
家人 威如終吉
鼎 虧悔終吉

元吉占

訟 訟元吉
坤 黃裳元吉
離 黃離元吉
泰 以祉元吉
履 其旋元吉
升 允升大吉

渙 渙其羣元吉
復 不遠復元吉
小過 不宜上大吉

元吉而又亨无咎者

鼎 元吉亨
損 元吉无咎
益 元吉无咎

大吉而又无咎无不利者

萃 大吉无咎

原缺第二十七葉

訟 ䷅ 惕中吉終凶

家人 ䷤ 嗃嗃吉嘻嘻終吝

姤 ䷫ 貞吉有攸往見凶

同此人也則又當論行之得失以斷吉凶訟不可成故惕中則吉而終訟則凶家道貴嚴故嗃嗃則吉而嘻嘻則吝一陰在下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此吉凶之辯也。

元吉與吉辯

大畜 ䷙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 ䷙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止惡於初爲力既易所以得元吉止惡于二用力甚難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吉有它占

中孚 ䷼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大過 ䷛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既已吉矣復有它焉則不燕則吉其可以有他乎哉

貞吉悔亡占

咸 ䷞ 九四貞吉悔亡

大壯 ䷡ 九四貞吉悔亡

巽 ䷸ 九五貞吉悔亡

未濟 ䷿ 九四貞吉悔亡

未濟 ䷿ 六五貞吉无悔

凡貞必中而後可以語貞凡悔必久於中而後可亡悔四非中也非正也卽有悔也故教之以正不惟吉且可亡其悔以此知中者可以言貞卽不中者亦可反而歸之正貞固可以吉而悔亡卽不正而能反者亦可吉而悔亡然則夫人之行事盍無一而不歸于正哉

有吉而无不利者

臨 ䷒ 吉无不利 初九咸臨

大有 ䷍ 吉无不利 自天祐之

晉 ䷢ 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

屯 ䷂ 吉无不利 求昏媾

有吉而又无咎者

臨 ䷒ 吉无咎 敦臨

師䷆吉无咎 丈人

萃䷬吉无咎 引吉

升䷭吉无咎 亨岐山

師䷆吉无咎 在師中

革䷰吉无咎 巳日乃革之

困䷮吉无咎 有言不信

有吉而亨者

泰䷊吉亨 小往大來

否䷋吉亨 拔茅貞吉

貞凶吉

師䷆六五貞凶

隨䷐九四貞凶

頤䷚六三貞凶

中孚䷼上九貞凶

巽䷸上九貞凶

既正矣何以得凶蓋師而使弟子則雖正亦凶隨而有獲雖使得正亦凶道也既拂于頤雖正亦凶以浚爲恒雖正亦凶喪其資斧乃正所以爲凶也

凶占

比䷇後夫凶

履䷉咥人凶

豫䷏鳴豫凶

恒䷟振恒凶

兌䷹來兌凶

剥䷖剥牀以膚凶

比䷇比之无首凶

頤䷚觀我朶頤凶

坎䷜入于坎窞凶

離䷝大耋之嗟凶

益䷩立心勿恒凶

困䷮不見其妻凶

漸䷴婦孕不育凶

豐䷶三歲不覿凶

坎䷜三歲不得凶

旅䷷喪牛于易凶

小過䷽從或戕之凶

井䷯羸其瓶凶

鼎䷱其形渥凶

征凶吉

小畜䷈征凶 君子征凶

歸妹䷵征凶 无攸利

損䷨征凶 弗損益之

大壯䷡征凶 壯于趾

頤䷚征凶 于丘頤

困䷮征凶 利用亨祀

革䷰征凶 居貞吉

震䷲征凶 視矍矍

未濟䷿征凶 六三未濟

有凶占

臨䷒有凶 至于八月有凶

夬䷪有凶 壯于頄有凶

夬䷪終有凶 无號

姤䷫起凶 包无魚

姤䷫見凶 有攸往

小過䷽以凶 飛鳥

凶一也今雖未至凶而其後必至凶者則曰有凶至于八月有凶壯于頄有凶无號終有凶是也有凶自我起者則曰起凶有凶之立見者則曰見凶有凶自我致者則曰以凶其凶雖一其致則不同也

貞凶悔亡占

節䷻貞凶悔亡

有蔑貞而凶者

剝䷖蔑貞凶

剝䷖蔑貞凶

有凶而又无咎者

大過䷛凶无咎 過涉滅頂

有凶而又无攸利者

恒䷟凶无攸利

歸妹䷵凶无攸利

貞厲占

履䷉九五貞厲

晉䷢九四貞厲

小畜 ䷈ 上九貞厲
革 ䷰ 九三貞厲
大壯 ䷡ 九三貞厲
旅 ䷷ 九三貞厲
訟 ䷅ 九三貞厲
噬嗑 ䷔ 九五貞厲
貞厲者言雖得正亦危道也況不正乎
厲占
震 ䷲ 震來厲
遯 ䷠ 遯尾厲
漸 ䷴ 小子厲
遯 ䷠ 有疾厲
震 ䷲ 震往來厲
艮 ䷳ 列其夤厲
兌 ䷹ 孚于剝厲
夬 ䷪ 孚號有厲
大畜 ䷙ 有厲利已
有厲而吉者

家人 ䷤ 悔厲吉 家人嗃嗃
頤 ䷚ 由頤厲吉
訟 ䷅ 貞厲終吉 食舊德
晉 ䷢ 厲吉无咎 維用伐邑
蠱 ䷑ 厲終吉 初六
有厲而无咎者
乾 ䷀ 厲无咎 夕惕若
復 ䷗ 厲无咎 頻復
睽 ䷥ 厲无咎 交孚
姤 ䷫ 厲无咎 其行次且
貞吝占
恒 ䷟ 六三貞吝
解 ䷧ 六三貞吝
晉 ䷢ 上九貞吝
泰 ䷊ 上六貞吝
貞吝者言雖貞亦吝也有如負乘者不恒德者與夫
晉角者復隍者豈不雖正亦吝乎
吝占

蒙 困蒙吝
同人 于宗吝
巽 頻巽吝
屯 不如舍往吝
咸 執其隨往吝
蒙 說桎梏以往吝
蠱 裕父蠱往見吝

有吝而又吉者
賁 吝終吉

有吝而无咎者
姤 姤其角吝无咎
噬嗑 遇毒小吝无咎

可貞无咎占
无妄 九四可貞无咎

无咎者善補過者也然必有可守之貞乃可无咎故辭中單言可貞无咎惟九四一爻蓋有无妄之心乃可守以爲貞也可貞而尚爲有咎乎

无咎占
解 初六无咎
臨 至臨无咎
賁 白賁无咎
剝 剝之无咎
離 敬之无咎
復 朋來无咎
井 井甃无咎
豐 雖旬无咎
需 利用恒无咎
大有 匪其彭无咎
蠱 有子考无咎
坎 祇既平无咎
晉 罔孚裕无咎
姤 包有魚无咎
萃 萃有位无咎
艮 艮其趾无咎
渙 渙王居无咎
中孚 馬匹亡无咎

隨䷐元亨利貞无咎
同人䷌同人于門无咎
乾䷀或躍在淵无咎
頤䷚其欲逐逐无咎
大過䷛藉用白茅无咎
離䷝履錯然敬之无咎
睽䷥遇主于巷无咎
損䷨使遄有喜无咎
夬䷪若濡有愠无咎
損䷨已事遄往无咎
夬䷪夬夬中行无咎
損䷨弗損益之无咎
萃䷬齎咨涕洟无咎
漸䷴或得其桷无咎
豐䷶折其右肱无咎
小畜䷈血去惕出无咎
渙䷺血去逖出无咎
中孚䷼有孚攣如无咎

觀䷓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觀其生君子无咎
比䷇原筮元永貞无咎
升䷭孚乃利用禴无咎
鼎䷱得妾以其子无咎
漸䷴小子厲有言无咎
未濟䷿有孚于飲酒无咎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小過䷽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震䷲震不于躬于其鄰无咎
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夬䷪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隨䷐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解初六單言无咎而夫子解之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則无咎之義又不專在補過矣既已盡道于已而人何所咎于已出門同人是也既不能盡道于已而已何所咎于人不節之嗟是也有咎自已爲者則曰爲咎壯于前趾是也有所以辟其咎者則曰无咎履

錯之敬見惡人是也有勢可以往而決其无咎者則曰何咎何其咎復自道何其咎以明何咎厥宗噬膚往何咎是也有本无咎而恐至于咎者匪咎艱則无咎是也有始有咎而卒能改之以至于无咎者成有渝无咎既憂之无咎是也

有无咎而又无譽者

坤 ䷁ 六四无咎无譽

大過 ䷛ 九五无咎无譽

有无咎而吉者

小畜 ䷈ 何其咎吉

有无咎而吝者

萃 ䷬ 往无咎小吝

无咎與凶之辨

噬嗑 ䷔ 屨校滅趾无咎

噬嗑 ䷔ 何校滅耳凶

節 ䷻ 不出戶庭无咎

節 ䷻ 不出門庭凶

均一校也在滅趾則无咎在滅耳則凶均一不出也在戶庭則无咎在門庭則凶

總論

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是知吉之得也即得此貞也凶之失也即失此貞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總之歸於正也是故君子居此貞也安此貞也永守此貞也艱以守此貞也然而不拘焉有凶者有雖正而凶者有厲者有雖正亦厲者有吝者有雖貞亦吝者謂貞為可乎亦有不可貞者焉謂貞為當永貞乎亦有不用永貞者焉然則

貞之為用亦須善用乃所為貞于一也故易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貞而已

論有孚

訟 ䷅ 有孚

小畜 ䷈ 孚攣

家人 ䷤ 孚威

大有 ䷍ 孚交

益 ䷩ 孚惠

比 ䷇ 孚比

隨䷐孚嘉

兌䷹孚剝

夬䷪孚號

兌䷹孚兌

孚者中心之孚也觀需言有孚光亨與貞吉益稱則孚猶在貞之前矣故孚之義不可不知焉

有孚者人未必有而我有之也以孚交人則曰孚交以孚惠人則曰心孚以孚自治則曰孚威孚之固結而不可解則曰孚攣孚以事君則曰盈缶之孚在道

之孚中行之孚孚以祀神則曰顒若之孚孚以說人則曰孚兌孚以與衆則曰孚號

有孚亨占

需䷄有孚光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

有孚元吉占

井䷯有孚元吉

損䷨有孚元吉

益䷩勿問元吉

有孚吉占

未濟䷿有孚吉

大有䷍孚交威如吉

豐䷶有孚發若吉

革䷰有孚改命吉

隨䷐孚嘉吉

有孚无咎占

中孚䷼有孚攣如无咎

比䷇有孚比之无咎

隨䷐有孚在道何咎

小畜䷈有孚惕出无咎

有孚而厲者

兌䷹孚于剝厲

夬䷪孚號有厲

孚者必然之詞故凶之必然也亦曰有孚窒惕之必然也亦曰有孚未占而有孚也勿恤其孚也有孚于小人也皆自孚之義而化裁之也

以下例焉

論占者

朱先生云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道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說似是而非蓋文王就六爻皆陽處而名之以乾就健之至處而許之以元亨若利貞是就至健處敎之也是元亨固根乾來利貞亦根乾來非謂占者值此卦當得此元亨之占若曰值此卦當得此占則不論人之能健與否而皆可以得元亨矣

論占

占者以後來之吉凶自今日而預占之也人見易中所繫之辭某事斷之以吉某事斷之以凶遂執以爲占決之辭一遇事占有趣而問之者輒曰某辭吉某辭凶更不問上所言之事何如亦不問上所取象何如亦不問今日所問之事所占之人合否何如勉强支吾以幸一中噫亦大舛矣然則何以曰知來曰有聖人之占法在焉聖人繫辭全是觀象象之所在可以象溯亦可以象愿可以象此亦可以象彼象在溯者吾可以反觀而知其善象在愿者吾何以反觀而知其愿象之所及者吾可以意溯長之象之所未及者吾可以象引伸之意無窮象亦無窮乃所謂知來也不然言之所載終爲有限言乎此必不能兼乎彼且物而不化執而不通烏在其能知來也

論玩占

或問一卦止言一事一爻止言一事則辭之所載亦必有限天下事其不能一一符合之明矣惟卦爻辭其理可以互見則人之玩占者將必曰某卦某爻亦有此象苟遇變之所適此不可以觸類而通乎聖人于某卦某爻以此理互相發明以決其吉凶苟遇變之所在此不可以引而伸乎曰是固然矣事變無窮辭有限也象不得意猶難知也吾以爲莫若舉而一之以貞悔貞則吉亨所必致能悔則未有不吉利者也貞則猶懼其有凶有厲有吝不貞未有不至于悔者也以此權天下之事則遠近幽深之來物所必可知庶乎吾心有定占矣不然而徒執辭泥象以定占則紛紛者將何所適從乎而吉凶在前竟昧焉而莫知也

羲經十一翼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文兆撰文兆金谿人是書原目凡五篇上古易第一觀象篇第二玩詞篇第三觀變篇第四觀占篇第五故明史藝文志著錄五卷此本佚其後三卷惟前二卷存其論爻詞以爲文王所作大吉專主圖書象數之學其稱十一翼者葢以孔子傳易爲十翼而巳又翼孔子故曰十一也核其名稱殊爲僭聖明史藝文志載此書五卷經義考亦註曰存此本僅有上古易一卷觀象篇一卷其玩辭觀變觀占三卷並闕其近時始佚歟

周易象通八卷

〔明〕朱謀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象通八卷》提要

經解序

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其聰明彊敏操且習于其間其至足以通萬物而垂千古然必用志專壹而後超然縣解獨有所詣以成名極盛之世經術明于人人風俗一出于道德而文行乎其間近代能言之士始出于才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壹皆嘲弄風月彫繢草木以泄其氣而蕩然無所可尚由其言以考于道德則背而違之

者多矣六經之旨誠深而潔淨精微溫柔敦厚易詩之教更無涯涘焉解者童習白紛如蝟斯起顧時識受汚皦蟬塗鴉自謂窺無始之秘而實無當于著作之林何限也漢唐之儒異鄒魯

矣閩洛之儒異漢唐矣尼父没而微言絶七十子逝而大義乖知其解者可旦暮遇耶余昔待罪西江得交宗侯欝儀氏習其人冲雅修潔頎然成德儒者也自少博聞彊識于書無所不窺

論著行于世者咸以爲鴻寶枕中之秘乃君侯歆然不勝尤殫精易詩四十餘年索隱探賾至再至三始出易象通八卷詩故十卷總名經解貽我虎林受而讀之彼其窮性命之變引萬物

之類吐人情之所欲洩而不能極事理之所固有而不得以已者蓋其性之專壹往往有極其至者焉天若特縱君侯以著述之具而君侯之用志又能夜以繼日飲且食于斯而不倦是以

原缺第四葉

垂之千秋可也

龍舒浮渡居士吳用先譔

周易象通序

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為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冏之至欲弃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部氏說畫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疏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邪陳瑩中舉部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式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為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儀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卽漢以來諸儒各得

其一察以自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犂然各當於心而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形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爲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爲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彖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之謂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

天下始遺象而言易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偕之過也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與焉通也者懲於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矣孔子之指也

萬曆壬寅歲長至日

易象通序

臨川友人湯顯祖撰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士之於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晝暮矻矻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于養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于智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 臞王之孫有如用晦宗良貞吉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詩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于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鉤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揚雄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進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爲變象互體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槩括彷彿爲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于世矣豈其不得已於書而矻矻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倪敦然而居休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然以悲脩然以貪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

萬曆癸卯歲仲秋日書

易象通序

閬中友人曹學佺撰

余不佞雖以易起家然但事于章句訓詁之學而已而其于精義無當也後因習靜山寺取乾坤卦而讀之乃知大易盡于此矣古注易不下數百家大都漢主釋而宋主通參聞闕疑者耳未有以繫辭說易也秦皇燔虐以易爲卜筮之書留之此語相傳不知何本而朱子始用卜筮尚易矣今之家誦而戶習者朱子也盍嘗論之

不但易不尚卜而卜亦不能尚易知卜而尚以易也則聖人爻象未成時何取焉雜觀諸卜筮之書其用易豈易正解哉左氏之用詩書也其義曰僭而歷代之論天文五行必附會于時政則故可知矣一書之成必有凡例蓋倣于易之繫辭焉繫者如物之懸于空中而人先見之致論易而不本之繫辭如挈衣而不得其領者也繫詞不云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此夫子直自道其常編三絕耳

豈俟卜筮哉易卦爻皆序也卦爻詞皆象也陰陽相生貞悔相承此天生成之而世人何莫猶是也故宜安天垂象見吉凶易天也天何言哉特名其似者而已故或取諸人或取諸物而有時正言之亦象也又有象中之象不可不知也故即詞即象也君子曰吾不出牖而知天道何樂焉樂斯玩玩斯無窮矣夫子之小象必叶諸韵贊之之類也玩味之不足則詠歎之矣而其于占何謂也曰卦曰爻曰象燦然備矣余有事

而卜焉易爲主而占者爲客也如取火于日取水于月至足矣本義分象占爲二至以實爲象以句爲占吾不知其何謂也夫易之始于一畫固也則其卦之所重者可想矣易者易情以就理之謂也而其卦爻詞之所重者又可想矣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者从卜从貝言如貝之鎭重而不移也且貝以足取在下之之義也悔者从卜从每言其爲內卦所覆被而晦也物晦則變矣譬之人初在內爲始胎三則人形已成將

離內而外上爻是老而幾化也故聖人于初及
三併致敬愼危懼之意而其于上爻也爹開以
窮極自善之門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之
謂也吉者凶之反也亨者不利之反也悔者吝
之反也惟无咎爲獨何以故吉从士从口言其
爲賢人之所稱也亨者言其爲上下之所相享
也悔與吝有幾焉夫人孰无過內自訟則爲悔
文之口則爲吝矣悔者心之所不安而理之所
甚安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

補過者也夫子不敢自當焉而曰假我數年以
學易可以无大過矣吉與亨其機猶縣諸人曰
元吉曰元亨言其本自知是抑亦有天幸也易
主義理而非以禍福之謂也葢以乾坤論之乾
健也坤順也健者純理而氣塞于兩間矣故元
亨利貞无別詞也未有元亨而不利貞者也大
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其如金玉之物
而毛髮不能爲之間也順則宜有漸次亦能違
矣馬首昂上而視下承重致遠順爲人役也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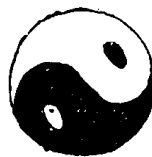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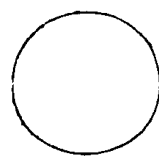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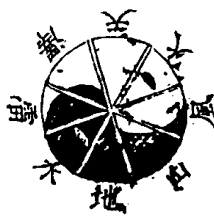
馬猶然況其牡乎曰得主得朋斯安之而已安
者爲貞貞卽順也斯爲君子所稱而吉矣初九
曰潛龍勿用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葢言愼也九
三不曰龍而曰君子言其爲乾之主人也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卽君子以自彊不息也六
三曰含章可貞卽利牝馬之貞也或从王事卽
得主得朋之謂也九二則曰利見六二則曰不
習无不利九四六四但曰躍之括之而已而俱
可以无咎葢必有初之愼而後有二之利有三

之危與貞而後四可以无過此理勢之所必至
也夫五則已亨其成矣是德盛而事暢之特也
然稱任其情之所適而不妙以理則必爲亢爲
戰故有用九用六者焉用者言其用九與六而
不爲物所用也見群龍无首則總其健矣利永
貞明其一于順也然惟乾坤爲能之曰元龍曰
龍戰龍者可以死生而屈伸之物也而他卦無
是矣是安可不早自計也朱子主卜筮故主禍
福不無于易之體與象重者反輕而輕者反重

爲今沿之爲舉子業以售者爲福而不售者爲禍往往以初爲白衣之士二爲臣而五爲君三四爲震主之地六爲奉朝請怨望之人是又去朱子遠甚故愚以朱子爲主卜筮而寔不知乎卜筮今訓詁爲遵朱子而寔有悖于朱子者也豫章友人鬱儀氏作周易象通一書余讀之而大有當其道王變其說順乎本文而不爲穿鑿大要本之繫辭故近是愚嘗謂人必慱極天下之書而始可以語易又必其中空洞无物而始可以語易之妙夫是于鬱儀氏其殆庶幾乎其殆庶幾乎

萬曆甲辰端五日書

周易象通序

易爲四聖人所制作精微弘遠固非它經可比亦非常人所能窺測也以聖測聖尚然韋編三絶矧下乘哉自漢以下說易者無慮數十百家今世儒生獨宗程朱兩氏予甥鬱儀君侯幼嗜此經力加研討以為易主乎占占之用在乎變諸儒不知通變故其說往往窘束困苦鬱塞而不倫去羲文周孔之所謂象也日益遠乃專精覃思積爲歲[illegible]凡二十萬言一旦會通群[illegible]析[illegible]傳作周易象通八卷其詞簡[illegible]其義精[illegible]其象近其理闡所以應事[illegible]稽造化經緯錯綜也甚且視程朱兩易君加親切而著明焉予讀易往來五十餘年未嘗不掩卷而疑疑而輟讀乃今見鬱儀所說宿滯冰釋如張蒲帆駛順流不知其行之[illegible]也如登春臺頫陽林不知其神之[illegible]也若鬱儀者殆有[illegible]而神解乎黃梅瞿睿夫今世鴻學通人也訪道南州一見象通即擊節驚歎之不置以為古今說易七十八家無足當鬱儀者乃鬱儀猶思有所損益祕[illegible]不欲傳予與睿夫兩人者強傳之世有聖如羲文周孔者出見象通必將首肯而心服焉不致大有異同矣章貢俞琳國聲甫書

河圖

太極	四象
兩儀	八卦

衍河圖說

按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說卦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皆明夫河圖之生八卦也物必有所極而後形氣有所倚故兩儀之外有太極者存焉大極旣立造化有基於是清陽上升而爲天濁陰下凝而爲地兩儀漸以位焉太陽之中不能無少陰也太陰之中不能無少陽也推明太少於是四象具焉是四象者河圖之所以成文伏羲之所以畫卦鬼神變化之妙蘊乎此矣蓋當伏羲之時龍馬交于河而産駒馬背負此文圖之以爲休徵因其顧諟之久遂列而爲八卦純陽在上而爲☰純陰在下而爲☷此天地之定位也少陽加乎重陰之上而爲☶少陰加乎重陽之上而爲☱此山澤之通氣也少陽伏于重陰之下而爲☳少陰伏于重陽之下而爲☴此雷風之相薄也重陰之中函乎少陽而爲☵重陽之中函乎少陰而爲☲此水火之不相射也故乾上坤下離火南而坎水北震雷發乎東巽風飲乎西艮位西北本太行也兌位東南歸大海也必三畫而成卦者觀坎離而立象者也是皆天成自然不容一毫私智矯揉於其間唯生知聖人者審而明之三代以來厥圖世

藏祕府以爲寶學者莫得而窺逮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于中外傳寫迄今寖失其舊以故學易者舍河圖而造太極昧四象而贅五行遂加無極于太極之先設四畫五畫之卦于三畫之後至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位置顛寘方物舛繆八象且猶弗審又何萬象之能辨乎天啟

皇明乾坤再闢文教烜赫萬里同風大易至是而始彰河圖久晦而復顯㙔不揆檮昧積思研精偶窺一斑因作象通八卷遂揭斯圖著明其說由是而求六十四卦以至四千九十六變殆其庶乎

伏羲重卦圖

悔貞 悔貞 悔貞 悔貞 悔貞 悔貞 悔貞 悔貞

文王次易卦圖

反對卦止三十六卦所謂三十六宮皆是春也

○ 乾	○ 坤	蒙 屯	訟 需
比 師	履 小畜	否 泰	大有 同人
豫 謙	蠱 隨	觀 臨	賁 噬嗑
復 剝	大畜 无妄	○ 頤	○ 大過
○ 坎	○ 離	恒 咸	大壯 遯
明夷 晉	睽 家人	解 蹇	益 損
姤 夬	升 萃	井 困	鼎 革
艮 震	歸妹 漸	旅 豐	兌 巽
節 渙	○ 中孚	○ 小過	未濟 既濟

周易象通卷之一

南州朱[illegible]儀甫撰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

乾卦貞悔皆七七爲少陽其體剛健其德清明至尊至貴以故象天之行天以陽德發育萬物無微不遂是以元亨然必寒暑以正萬物乃无疵癘生理獲遂是以利貞亨者氣勢旁通之謂也貞者守正不易之名也

初九 潛龍勿用

九二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三爻者乾之貞也稱九者以其變也七爲少陽變則爲九九者陽之窮也天道貞觀匪无變動故六爻之動皆取象於龍龍之爲物能大能小能上能下屈申變化非人所測初九爻位極卑於地爲淵泉龍所潛伏之處動非其時故告筮者以勿用九二由淵泉而出平疇龍方有爲之時也龍出必有雲雨利雲雨者莫若田疇故曰見龍在田以其德可及物故曰利見大人九三處天壤之間上未及天下已離田難爲之象故取類于進德修業之君子君子乾乾不息勉力以造聖哲無時自安

則知龍於是時有進而无退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卦有貞悔此三爻者乾之悔也九四居悔體之下龍雖階天勢猶近地故曰或躍在淵言龍首已躋雲霧其足尚據淵而振躍也九五之動龍升霄漢沛然作雨下施萬方聖主當陽之世矣故曰利見大人上九位居天極風霆雲雨際此而降龍於是不及而猶動以求進焉必致顛困失據有悔而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爻主乎變一卦之變六十有四極其變體四千九十有六聖人以為煩贖故於一卦之中略舉六爻以示例乾體本七其用則九今六爻之外復發是爻廣變例也六爻皆變或飛或潛或見或躍各當其位無非善者唯上爻亢而有悔動失其中故曰无首吉无與毋通禁止詞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卦貞悔皆八八為少陰其體卑下其德柔順有地道焉有臣道焉有妻道焉順无不宜是以元亨然一於柔順則失之委靡必其馴而能任乃克大受故利牝馬之貞地道宜靜不宜動故先往則迷惑失道後人而動則得其所主西南坤位致役之所是以得朋東北艮位萬物成始者也從非其類是以喪朋坤體動則失常唯當安其貞固斯吉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句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句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為地地德尚柔柔則物澤而能化生初六坤卦之主

本宜鎮定今動而失常柔澤變為剛鹵矣物之榮華者變而枯槁矣是氣候將寒草木黃落之象故曰履霜聖人因微知著思患豫防故申之曰堅冰至言水澤將由此而腹堅萬物將由此而盡死動之不善有如此所以深戒之也六二位則平地動得其中可疆可理可稼可黍故无不利云直方者經界田疇之象也大不習无不利者極其贊歎之詞也大不習者且然又況小而習之者乎六三居內卦之極黍稷華秀之象故曰含章各性其情乃獲成實故曰可貞坤為臣三處下卦之上卿大夫之象故又為或從王事臣有稟命而无專制故曰无

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物巳華秀理須成實三既含章四故括囊矣方內斂以求仁不皦皦於自衒是以无咎无譽六五之動括囊巳實乎秋西成黍稷可登之時也故取類黃裳以爲象黃者正色知其非邪裳者下服明其降巳正而能降周公所以吐哺而下白屋之士也得无吉乎上六坤體之極於地爲峯巒於物爲顛末是雖无動動必傾危故有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坤臣也上六則坤之所窮也臣位巳極而猶動以求進則疑於僭竊弑奪之釁矣龍戰于野動失其道勢必危也其血玄黃明必敗也

用六䷀利永貞

坤之體八八爲少陰今皆變六六爲老陰陰本柔順老則剛健柔而之剛弱而之強昏而之明變之善者也由凡庸而造聖哲此其基矣能永貞而勿怠則可超凡而入聖矣故曰利永貞所以勗其終也

䷂坎上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內震外坎坎爲雲雨所以潤物震爲雷所以動物物動而得其潤勾萌奮矣是以元亨雷雨時而後化育斯殖是以利貞物方穉弱未可有爲於外是以勿用攸往草昧之際強者侮弱衆者暴寡物思所恃故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物以陽動屯之能亨實賴初爻以陽之健也今七變爲九氣機屈撓動失其德故有磐桓之象磐謂大石桓謂豐碑非藉衆力莫克自舉者也居貞勿動斯吉矣處屯之世一陽正位于五群陰附之民得所主故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兩服兩驂駕一車爲乘馬車馬利于平原今處險故班列難進）

震於馬爲馵足坎於輿爲多眚今震動失中車馬有變故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震長男也今變兌兌爲少女少長非敵故曰匪寇婚媾兌數七更待十年乃可嫁矣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雖婚姻之求亦未易遂處屯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坎爲狐豕爲叢棘震爲竹箭以加于坎敗獱即鹿之象也內互坤變爲坎舍平原而即險阻獸藏伏而莫獲知无虞師鄉導而遭訶譴非時而犯厲禁故也惟乃誰字

傳寫之譌君子知幾舍去以免僇辱往則蒙其羞吝

六四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兩儀既立萬物乃生故乾坤之後屯蒙繼焉震爲天地長男待配對而後生物六二動之太早故必長非匹六四動及其時故求婚媾无不利震動于內四變爲兌說以應之故也往求婚媾必以車馬迎之故曰乘馬班如

九五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外三爻萬彙已達所恃雲雨以爲潤澤今坎體變動失其利澤之德故有屯膏之象當其所施動之不善者也賤者當施以豐財貴者當施則失衆故曰小貞吉大

貞凶坎何以稱膏坎爲豕爲血膏者豕脂亦血類也

上六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處屯之時理必求濟濟屯莫若車馬六二之動險方在前雖有乘馬未必可恃是以屯邅上六之動處險而窮屯艱尤甚是以泣血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內坎爲泉外艮爲山泉出山下其流甚微積流不已爲谿爲谷遂成江河有童蒙積學以成大人之象故曰蒙亨蒙之爲道貴求其通君不汲汲以自求終昏蒙矣故曰童蒙求我尚就學也蒙本昏闇疑而就筮故告以決之告而弗諭至于再三其蒙極矣不足告之矣

初六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蒙本昏愚觸境多舛在下而動是小民无知犯法之象然在上者讀法懸象昭彰可曉豫以遏其不肖之心使无陷于罪蠱是乃發蒙之道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善言律令既設人知所畏刑期于无刑桎梏可勿用矣君知法故犯敢動非理刑必及之能无吝乎

九二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蒙下吉字疑衍

蒙莫蒙於婦女九二蒙動於內婦姑勃谿之象處家貴乎含忍古人家翁所以欲其癡且聾也君子小過不忍積怨生嗔慈愛日以薄矣故曰包蒙納婦吉翁姑包蒙所以廣慈子克乎家所以隆孝克之爲言猶克己也

六三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初乃民庶之蒙二則婦姑之蒙此則男女之蒙蒙生于稺今六三之動稺者壯矣坎變爲巽巽爲長女而遇少男血氣方剛不无人道之感非禮而合男女兩失之亦何利之有哉

六四 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蒙昧于下恃在上者有以啓導之然必因材而施循循善誘斯可矣今六四艮變爲離離爲目爲火明莫盛焉坎爲水爲溝瀆暗莫甚焉以明督暗強其所不能雖施而不遜蒙者困矣故曰困蒙吝六五變巽巽爲風坎爲水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蒙者安其學而親其師故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以愚蒙之極抗命于外坎則剛中設險擊而取之故不利爲寇而利禦寇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當作元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險在前爲江爲河乾剛健以乘之中无震巽之木難以馮涉故必需于水次苟志於必濟不患无舟故曰有孚元亨貞吉需濟之道非一端而大川爲尤急故言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國門之外有郊郊外有川初九去坎差遠舟未可通故利用恒恒者造舟爲梁以通往來者也九二之動漸近坎矣涯涘必沙故曰需于沙內互兊爲口舌今乾體變離水火相遇不能勿害故小有言水在火上既濟之象是以終吉九三之動臨坎而犯險矣乾屈其剛而之兊澤躁以自陷故有需泥致寇之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以有待爲義濟之需舟旱之需雨病之需醫皆需也此六四需于血者以病言也外坎爲病內乾爲金玉以

乾乘坎六四變兊兊爲毀折鍼砭決病之象血去惕出矣人體中之穴三百六十有五良醫按病刺穴血則百脉流通九五坎體變坤險者即平病者即愈去鍼砭而事酒食兩爻象同故互文以見意上六之動坎變爲巽巽性反復病之困極莫愈者也言入于穴承上爻需血而省文也不言血出未見其病之能已也巽爲木於坎則舟矣舟自外來需者獲濟乾體三陽未動而遽得舟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一主一賓猶懼禮儀之或愆况三客乎故戒以敬之欲其勿德色于人驕慢以取侮也

䷅乾上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天行向右水行向左天以自然而運有公道焉水以依勢而流有私道焉公私不並立故天水違行而訟成焉方訟之時不能勿惕于中已决則是非定而所惕平矣若嚚訟怙終以枉爲直必求勝人凶之道也有訟必決之於上故利見大人坎爲江河乾爲濟者乾志在西而坎趨東逆流犯險必多凶危故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方訟之初怨隙未深動而得兑兑爲毀折爲時解散之象故曰不永所事兑爲口舌故小費辭辭費意通各得利益是以終吉夫與乾訟者坎也坎以剛中故能成訟今九二變坤險者平矣隱者露矣在下之坎理屈詞窮故不克訟而歸其逋逃以待命罪人既得其他在所宥矣故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以下訟上故有是象君臣无訟故也六三之動忿心已衰變而爲巽巽風也行于坎上足以迴流而逆行舍坎之險從乾之正知悔禍矣不著其象而曰食舊德貞厲者戒其嘗改過也食如上惟洛食之食坎志東行是其舊德風輓而西以從乎乾其德新矣吉之道也若食其逆志以違乾雖貞亦厲矣乾爲君王剛健中正坎革其德以從事无敢師心以速愆故又有或從王事无成之占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乾以剛正乃能決坎之邪九四乾變爲巽柔而不果故不克訟枉直未辨故復待命以來其決渝變所安斯貞吉矣九五之動乾變爲離剛而能明洞見情僞是以元

吉訟至是而止矣乃今上九特其嚚頑之志猶倔強不服求必勝焉終訟無休非凶德乎設令因是而獲命服且將爲衆所奪不足爲榮況訟之未必有所獲哉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李鼎祚本作大人吉

師者衆也一陽居中而師五陰用兵征討之象坤衆在前坎車在後大將居中權以運籌策士卒无不聽其命也五者君位二者臣位民衆非臣所得而制唯推轂分閫得斷制之用師而討不庭故曰師貞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任非其人適足毒民必大德神武而不殺者乃獲

其吉而无咎故曰大人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之貞在將師初爻出師之始坎變爲兌兌爲口舌號令之象誓師者三令而五申之法律嚴明乃克有濟故曰師出以律始焉不肅衆亦不足用矣九二坎變爲坤以剛武之威兼謙和之德樂與士卒同其甘苦人將效命往无不克故有王三錫命之褒夫師之道以寡御衆號令貴一者也六三之動坎變爲巽巽二三其令進止疑惑主帥偏裨謀不相協故有師或輿尸之象是凶道也安得功乎輿之訓衆尸之訓主非以車載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貞爲主帥悔爲士卒四方遇敵坤變爲震士卒震驚之象用兵者尚右而禁驚擾今而驚動知左次以避敵人之鋒也六五正與敵遇坤體變坎偏裨督戰于外也取類田獵以爲象但有禽獲而已志在于必克也然深入敵師懼有誘致亦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血氣之勇未足恃也故又戒以長子帥師則可致勝弟子輿尸必以寡謀而致敗矣上六居師之終振旅飲至之時也既已克敵必當論功行賞胙土分珪承家開國皆大君之事小人得此無德以堪之勿用焉其可也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輔也一陽當尊而統五陰君臣相輔以臨天下故曰比吉言天下至大非一人可治必立諸侯卿士以佐助之也卦象尊盛非常人所敢當故必推原所筮之事而後語之若能大永于正則无咎矣不寧方來言震驚之衆欲求主者皆來歸附之也後夫之凶戒懷貳心者也

初六䷇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上有孚字衍）

上下同心遠近一德而後成比當比之初坤衆震驚于下由去上既遠情志未通故宜在上者比而撫之釋疑解而衆志定比者固矣坎水非土莫之奉坤土非水莫之澤今坤變震上虛下剛土鼓之象以之奉水其比愈密苟能上下相孚終獲盈缶之福不徒驚者自定而已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卦有貞悔、貞體爲內、悔體爲外、六二之動坤變爲坎、上下同德、良弼賢輔、佐助于內、故曰比之自內、比非其正、則禍亂之萌、故尚貞吉、六四變兌澤、以下、及四、爲公侯、天子當陽、諸侯奉職、四方之象、故曰外比之、唯六三居民之上、則驕處君之下、則慢動非其正、比之賊也、

九五 ䷇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以九五一爻統攝羣陰天子當陽諸侯北面之象今坎變爲坤屈其尊顯以自比于臣民之間唯狩獵之時爲然王者巡狩諸侯來朝必有蒐獮之舉志在講武不在多獲故禽之前去者舍而不取坤有簡靜之德雖舉

大衆无所驚擾故所狩之邑人无誡心

上六 ䷇ 比之无首凶

當比之終、君位已正、臣民附從、上六乃以一陰、崛強於外、僭竊妄動、懷无君之心、相比爲非、凶之道也、

易象卷一終

周易象通卷之二

南州朱謀㙔鬱儀甫撰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者、陰也、畜者、積也、陽道貴、陰道富、必有畜積、乃至豐厚、故曰小畜亨、陰在天上、雲合之象、巽卦爲風、風能散雲、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內互兌爲西方、是閶闔之風、善解積陰者也、故知自我西郊、

初九 ䷈ 復自道何其咎

九二 ䷈ 牽復吉

九三 ䷈ 輿說輻夫妻反目

此貞卦三爻、畜而在下、有畜牧之道、故以駒犢取象、初爻駒犢始生、隨其父母往來自恣、未受羈靮、故曰復自道、九二之動、駒犢已成、始受羈曳、而教擾之、故曰牽復、九三畜始服駕、乾變爲兌、乾體圓而運輪輻象也、兌爲毀折、故知輿說其輻、畜小不勝其任、是以有此象耳、乾爲夫、巽爲妻、今乾動而得兌、兌爲少女、則妾矣、妾嬖于內、妻遠于外、以賤防貴、以少陵長、能無怨乎、故知反目、

六四 ䷈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陰雲在天、蔽翳日月、決而去之、光耀乃復、六四之動巽

陰解散故取鍼砭決病出血以爲象外互離爲大腹陰沈滯而作病也乾金乘離而兌決之故曰血去惕出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之動所畜已厚其施必廣在天則雨澤被九州在人則資財濟鄰里故有攣如富以其鄰之象云攣如者言在掌握必得之義巽變艮艮爲手爲指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之極巽變爲坎所畜滿豐於雲則既雨矣致積貲財亦既饒厚可以處矣畜盛必散唯有德者乃克保其所有故曰尚德載同雲蔽日有陰无陽夭死之象故曰婦貞厲坎月也其體常缺畜之之極其光乃盈故曰月幾望乾健而往坎陷在前是以征凶

䷉乾上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爲天爲君父尊莫盛焉兌爲少女爲宮妾宦寺卑莫甚焉以卑奉尊猶屨履而奉足自然之分也但當儆慎遜順勿敢違逆以取咎如躡虎後而行不爲所咥則亨矣乾位西北星當奎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初爻卑下庶民之象兌變爲坎坎勞卦也庶民服勤乃其分所當然故曰素履往无咎二爲士人安乎貧賤講學脩德遯居山林不見是而无悶故曰幽人貞吉內互變艮外互爲巽艮山巽木故有山林之象履能辨上下定尊卑者以之一陰柔順承乎乾也今六三兌變爲乾愚而自用賤而自專故有眇視跛履之象犯分妄動故有履虎遭咥之凶此武人剛愎恃戾所以見治于大君矣乾履尊位剛中而正其失在兌故有是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句元吉

此三爻者以乾臨兌而言九四逼近于下易以狎翫狎翫之積則怠慢生焉今乾體變巽使令之始必嚴立其防則免怨望不遜之禍故曰履虎尾愬愬終吉欲在上者毋褻威也小人機巧逢迎要求寵幸以竊威福恃在上者有以察之九五變離剛而能明故曰夬履貴斷也然我之怠心易生彼之便佞難變一墮其術悔不可追是以雖貞猶厲上九高而在上動見觀聽故曰視履乾變爲兌剛中而和說以御下百祥集焉是以元吉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陰陽二氣相爲消長陽進則陰退陰長則陽消泰卦三陽處下其勢日長肅殺之陰其勢日消故曰小往大來生理既暢物性咸遂是以吉亨

初九䷭拔茅句茹以其彙句征吉（彙即猬字）

方泰之初草木舊生勾萌畢作乾變爲巽巽爲草木自乾而來其性剛健凡草木萌芽先屈後伸惟茅性剛猛剌土直出故曰拔茅言茅莢挺拔乎土也茅莢堅銳有似彙豪之發故曰茹以其彙豪志決力強是以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句尚于中行

乾變爲離離爲文明草木於是賁乎土矣翠秀蔚起陳根畢覆故曰包荒內互坎爲江河離爲大腹離游坎中匏舟之象徒涉必繫匏瓜故用馮河往无不濟處泰之時然耳陽和被物无幽不逵故不遐遺根荄既吐枝葉咸生物物於是乎相見矣故曰朋亡得筮者得此求无不遂但戒過舉以快意故曰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句其孚句于食有福

泰之所以能吉亨者恃陽健于內也三與四接變剛爲柔陽氣若爲陰所折闕而中餒者聖人扶陽抑陰故不著其象而激詞以奨進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造化廣大氣機難齊孰有平而不少陂陁者乎孰有往而不一顧復者乎今乾體剛中泰道已判雖少有折闕之艱貞而勿悔自可无咎又何憂恤之有哉誠守其孚不徙健志必行且于食有後福所以歆豔之者至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句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句師自邑告命句貞吝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而成泰此悔卦三爻在上之陰也陰无久據陽位之理六四變震震爲飛鳥雖能冲天終當下集故有翩翩之象坤爲富積而至四財貨豐矣坤土在高而震動焉財散之象故曰不富五六與四相隣四既震動五六從焉故知富以其鄰陰復其所去危即安故曰不戒以孚坤土也處上六孤高之地則城也高危而變動失常故有城復于隍之象設險所以禦侮今失其險動之不善者也故曰勿用坤爲衆爲師乾爲君爲邑出師于外而猶內顧以禀命于邑失閫外之寄是以貞吝唯六五動得乎中陰自上而下降有帝乙歸妹之象貴而下賤祉莫盛焉是以元吉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朱元晦云之匪人三字衍）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氣下降地氣上通萬物發生是以成泰今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兩儀閉塞生意摧謝是以成否此賢哲隱遯群小進用之世故不利君子貞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 包羞

方否閉之初臣子不能忘情于君父動以求進覬在上者之一悟也故亦有拔茅茹彙之象能貞而不變無不

吉亨之理矣六二變坎天水違行上下異德否道成矣坎爲矯輮屈已從人之象故曰包承夫君子難進而易退者也上旣剛傲以咈諫君子唯有奉身而去耳若乃貪位慕祿違時于進此六三所以包羞皆小人之吉也豈君子所謂亨哉

九四 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 傾否先否後喜

上以剛愎違諫故成否今九四變巽巽爲風爲號令悔過罪已之象故曰有命无咎夫能悔過以下臣救之命其否濟矣疇類有不蒙其福哉九五乾剛變離克已反正否極而圖泰者也故其象爲休否大人吉言大德之人厭亂思治乃能克定禍亂兢兢業業如恐敗亡之將及故復繫之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敬愼之至矣坤爲牛外互女爲徽纆所以繫牛也外離爲科上槁知所繫者苞桑也桑雖堅韌足恃苞桑則桑稗無取形之也上九處否之極草木黄落理勢危阽故曰傾否然而剝復相代榮瘁相乘不有所傾何以著其再新之化今日否傾知明日之爲泰矣故曰先否後喜乾剛在上木枝槁也動而爲兑毀折之象故知其傾

䷌乾上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爲君尊而在上離爲明德之士卑而在野同德相求成湯之于莘野武丁之于版築是其象也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健于外離虛以載之故利涉大川同非其人必致後患故利君子貞

初九 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吝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上下一德故名同人六爻之動其德異矣初九同人于

門是家庭之內父子有異德也六二同人于宗是族類之中少長有異德也乾在上爲君有父道焉有長道焉離在下居卑有子象焉有少象焉父子情親雖暫異而終同是以无咎宗黨情疎煩難合而易離一或乖違不無吝矣九三之動在下者終於乖戾積猜構嫌理至相害非但吝而已矣離爲甲兵動而爲震萑葦之象可以伏藏故曰伏戎于莽自二以上互體爲艮高山之象乾無失德而處高陵離情狡黠畢露于下雖欲害乾終不獲逞故曰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內互變坎坎險在外城墉之象也外卦變巽巽木臨城衝車雲梯象也內有明德而乾動失其剛理屈勢餒故不克攻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外兩乾互爲兌兌爲口舌五動得中始雖異而終同故曰先號咷而後笑蓋在上之乾欲同于離未同則號咷以求之旣同則笑悅而自喜矣此自顯賢求士言之也理象至順即用大師者且當講解無事于戰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蓋兩離相遇自同人而動又何戰乎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初近在內故于門上遠在外故于郊郊者兩國境土亦接之處兌爲口舌使臣聘問鄰國之象也交聘雖鄰在遠者無不同矣又何悔乎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大有云者所有之大也離爲日乾爲天日升于天萬物並楊无一物不在照臨之下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五爲大有之主此三爻在下皆五之所有也初爲士民去五最遠地勢懸絕无由自達雖害何咎害者隔礙不通之義也動違其羣是以有害能艱貞自居勿事競躁斯无咎矣二爲卿大夫動與五應剛中而能柔焉材敏志遂足任庶績故取類於大車以載處大有之世非若而人能无僨事乎哉三爲公侯率其臣民奉玉幣以述職所謂天子當陽諸侯北面者也故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小人卑賤筮而得此何以克堪勿用可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處大有者貴乎敬天恤民而信所任四與初應而變大畜民之道綏力薄征爲急故曰匪其彭无咎彭者嚴鼓勸功之名雅謂鼖鼓弗勝是也五當至尊之位任賢使能君臣相信乃足以治大有之業故曰厥孚交如業隆志廣易於驕盈故又戒以威如乃吉欲其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無有交而不孚者矣上九處五之上郊廟神祇之象主大有者下撫臣民上恭宗廟動无違失下神將以爲主矣天豈不以吉祥祐之者哉筮得此爻又何不利之有

坤上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艮山也尊而處下坤土也卑而居上艮唯能受乎坤所以益高故名其卦曰謙凡人必有所得鮮不自滿無復進益君子終身樂取于人以爲善是以有終能謙故也

初六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上謙字讀作歉如大學自謙之謙訓不滿也

六二 鳴謙貞吉

九三 勞謙君子有終吉

艮山高矣體本鎮靜無事於動今其動者不自盈滿而求坤益故耳初六變離離爲大腹土實之象處艮之下猶歉于早實土以求崇高故曰歉謙是君子自牧之道也內互坎爲江河離爲瓠舟故曰用涉大川吉六二變巽巽爲不果內互得兌兌爲口舌爲高山者獨力未能有成故鳴儔嘯侶以助之所鳴而正占斯吉矣九三變坤坤爲土而三爲山顛不自滿假雖功成而不伐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斯盛德事也唯君子爲能然

六四 无不利撝謙

六五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 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艮高而尊坤卑而賤今艮處坤下以貴下賤大得民心

得民心者其衆可用故謙外互爻皆以用衆爲象明謙以得衆之效也艮爲手坤爲衆六四變震震爲足艮居內而指撝坤衆聽命而趨走故无不利六五變坎爲山者於是乎成其九仞之功矣土積則雲雨興焉坎爲雲雨勢必下降故曰不富以其鄰內互坎險外互離戈以險擊虛故利侵伐上六居謙之極不宜變動今變爲艮而曰鳴謙履危思懼鳴儔以求助也外互震爲善鳴故二與六皆有鳴謙之象內安外危故利行師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雷出地而為豫雷者天地長子號令萬物者也雷出則萬物以生雷入則萬物以死今雷出地上萬物欣欣向榮故名曰豫四為公侯一陽居之群陰恃以無恐故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句有悔

凡人莫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豫內三爻皆以宴安致戒欲其豫為防患以遠凶悔初六坤以安靜而變震動內互為門外震為欜夜象也當夜而譁動于內非有外患必有內訌故曰鳴豫凶六二變坎坎為隱伏于內內互艮為石自坤文而來知其為璞玉也艮玉隱于石中眫然有介明者識而鑿之舍石取玉事理易彰故曰介于石不終日君子知微知彰其所以別是非擇禍福者亦猶是矣決去取于俄頃又何終日之有乎豫之內互為艮門也六三今變為艮重門也震欜外鳴以備非常艮又為狗內盱以防非類故其象為盱豫夜中有警亟宜內悔其所不備若遲疑怠緩必有後悔之失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五䷏貞句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之內卦三爻夜中重門擊欜事也故動則有警此外三爻則平旦豫樂事也九四變坤欜撤門啓在內者出在外者入有求斯得有取斯應故曰由豫大有得豫性多疑此非當防之時故示以勿疑內坤衆也外變坤亦衆也同類相聚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故曰朋盍簪六五變兊于時日中門猶未啟知其人之疾矣兊為醫巫方自外來內卦安靜无變故知貞疾恒不死上六之動日方向夕而遂閉門居內暗於備豫之理故曰冥豫處豫之極是其過慎非有失也能渝變其成何咎之有哉

易象通卷之一終

周易象通卷之三

南州朱謀㙔鬱儀甫撰

䷐兌上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爲長男兌爲少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震下于兌男求女也震動于內兌以說應夫婦相從之象故命曰隨夫婦者人倫之始令男女相隨是以元亨苟合不以禮則瀆亂所由興矣故曰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婚姻之道貴乎正始古有媒氏之官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中春令會男女初九之動曰官有渝戒私奔也求婚貴早則得其匹故曰出門交有功內卦震爲長男內互艮爲少男六二互體變離離爲筐篚筐篚納自少男故係小子六三約象變離筐篚納自長男故係丈夫內互艮變爲巽巽爲近利市三倍上逼于兌故曰隨有求得巽近非正故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然必六禮漸具乃可以行九四逼近于震動失之柔不復擇禮唯所獲者則隨而妻之故曰隨有獲野合非禮是以貞凶九五兌動得中男來女往嘉禮相接隨道成矣故曰孚于嘉吉上六居隨之終動失之剛有亡羊而加係維之象兌爲羊其性剛狠不隨人後必拘係而順驅之故曰乃從維之兌爲西方內互爲山上六變乾則君國者望祀名山之象故文曰王用亨于西山

䷑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爲木艮爲山木實成熟隕于山下理須潰壞潰壞已極還當甲坼而生終而復始生理暢遂故知元亨犯險獲濟故利涉川甲者十日之始蠱則已壞而更圖始者也故往有事皆利用甲或先或後不得違乎甲之三日所以應其造始之義也內巽爲市三倍故言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果隕還生嗣續之象故六爻取類于父子以明之夫蠱

主于巽巽木在內則家事也或以柔變剛或以剛爲柔
因事制宜以矯其失是爲幹蠱初六當蠱之始事未大
壞易於拯救故有子能任厥考可无大過九二家道方
蠱大體括據當此之時行權反正未可牽於執一之禮
故曰不可貞初言父二言母者互文以備意也九三變
坎坎爲矯輮是幹蠱者矯枉過中於心不能无慊然以
剛之柔遜順不逆故无大咎

六四　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　幹父之蠱用譽

父子一體緩急相濟苟有幹正于內不足彰露于外孝

子之道也六四變離坐視于外泄泄自寬不以幹蠱爲
急故曰裕父之蠱動失其道故曰往見吝六五動得乎
中與二相應非唯幹父之蠱且復施美譽于其父克蓋
前愆多矣故曰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以有事爲志故其動也汲汲以幹正之上九蠱壞已
極不可復救故舍父子而以君臣之義斷焉蓋父子天
性也雖知壞極无有棄而不幹之理在君與臣亦然唯
高尚之人明哲保身見亂斯去事雖壞極彼若不聞故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坤上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自內而升萬物將泰陽日以長陰日以消故知元
亨陽少陰多易爲物所移奪是以利貞臨之爲義居上
臨下而其爻象則又自下侵上者也殷正建丑二陽之
月人君於是乎視朔而聽政萬方於是乎稟命而來王
古之臨兆民者若朽索之馭六馬如此其危也臨與遯
對遯而否至矣否於殷正則八月也故云至于八月
有凶聖人於未泰之時已憂其將否此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之意戒慎之詞也

初九　咸臨貞吉

九二　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兌澤在下庶民也坤土在上官師也澤無隄防則泛濫
爲害民無法制則驕僭爲非故布令敷教欲其周徧詳
悉初九九二皆以剛變柔所臨之民咸奉化率教无一
梗吾令者故皆有咸臨之象六三以柔變剛勢將逼上
履霜堅冰慎之在早故必苦加防範以折遏其邪心乃
獲无咎若縱其所欲甘以悅之下將不可復制上將受
其陵偪亦何利之有哉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內三爻以所臨之民爲象此三爻以所臨之位爲[illegible]近於下官師稍卑者也五位正中官師最尊者也爵鄕僻邑必身親臨之民隱乃達故六四爲至臨夫能行[illegible]職守勤勞勿怠又何咎乎坤臣也六五動而之剛[illegible]敷智足以有臨故曰知臨是大臣正位宣其政令作君股肱耳目非大君之所宜任乎上六敦臨臨之終也凡人莫不始勤終怠是以全德者寡今於其終而加意焉亦何咎之有哉坤體本靜今動則爲剛足以有爲故臨外三爻皆吉而无咎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巽爲木坤爲地植木於地所以表觀或識疆界或揆日景皆觀也觀望之效莫大於敬敬之所感莫若祭祀觀卦四陰在下於曆則建酉之月也古者始殺而嘗將登黍稷必薦祖先示民追遠報本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無牲似嫌於禮薄然祭之道貴誠不貴物故觀感者於盥不於薦苟誠敬弗至禮意衰薄雖三牲五鼎在前何足觀乎上巽爲風風能動物下坤爲衆因風而感故曰有孚顒若聖人神道設教其感人者深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蒙然無識之謂童微有所見之謂闚初六地位卑下去上最遠雖欲仰觀祇無所得故曰童觀六二去上稍近隔於艮之門闕所見彷彿而未審故曰闚觀內坤變坎坎爲盜以闚內穿窬鑽穴之象故利女貞六三居坤衆之前正與上接所觀審矣君之賢否時之治亂曉然可知治則進亂則退唯觀我生之職何如耳故曰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巽變乾乾爲君以臨坤坤爲臣以奉乾上下肅穆濟濟皇皇威儀可觀故曰觀國之光君君臣臣世方向治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五爲君位一舉一措民具爾瞻凛乎其可畏也君子處之僅可无咎蓋九五動失其剛有剝落之象故耳上九

以巽變坎坎爲矯輮以加巽木而臨制于五是師保阿衡之任也雖至尊者亦仰觀而受榘矱不獨觀在下矣五以位見觀此以道見觀其生也天下安危係焉望高責重能無懼乎故唯君子居之乃獲无咎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噬者齧決物也嗑者上下齒相合也食之梗於口者必決絕之初上二爻口象也三陰爻者齒象也其中一陽則所噬之物也噬而決之則食無所梗故亨國之梗吾化者亦宜噬而去之故利用獄

初九 履校滅趾无咎

六二 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 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 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上九 何校滅耳凶

噬嗑六爻皆以用獄爲象初九上九之校用獄具也二三四五之噬求獄情也不有嚴刑則狡情莫得情有淺深求有難易二三在下卑者之獄近于易決噬膚噬腊喻其噬之柔而決之易也四五在上八議之獄近于難決云噬乾肉喻其噬之剛而決之難也外互坎爲豕膚者豕腹之腴也腊者晞於陽而未乾之肉也乾胏則脯脩之薄者乾肉則脯脩之厚者膚柔濡而易噬腊則稍強矣乾胏乾肉者腊之日久則又強矣初言滅趾校在足也繼言滅鼻校在手也械手者妨食之時手必擁其鼻二不言校省文也内震爲足内互艮爲手初變在震故知履校滅趾二變在艮故知手校械鼻四五言金金作贖刑也禮刑不上大夫有罪則罰金使贖之金矢者銅鐵之金可爲矢鏃者也黄金則兼金矣六五爵尊故可致黄金四則爵位稍卑視力所可致者罰之不必其

黄金也上九獄成罪極情無所逃是以何校滅耳校至滅耳械在首矣能無凶乎

䷕艮上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小字誤當作不）

艮爲山爲石離爲日爲火今日在山下既夕之象也夕則幽暗無覩聖人鑽燧出火以繼其光文明著矣故名曰賁火之所濟者廣故曰賁亨火之利用在夜夜不可以有事故不利有攸往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 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離以文明潛處山下君子脩德隱謐之象初九時未可
出故雖賁飾所履安貧既舍車馬而徒行六二以離
變乾文明而加剛健才堪濟世上之所須於我者賁然
飾矣故曰賁其須九三以離變震賁其須者益加飾矣
德業昭彰濡然有光澤矣君子於斯時也持難進之心
守不悶之操得時乃爲毋汲汲以求售故曰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內三爻其處也外三爻其出也五則應聘而起出當其
時者也四則動之易而先乎時上則動之難而後乎時
賁如皤如急於待飾也白馬翰如急於治行也不得其
聘而汲汲以自求安所得嘉偶乎故又係之曰匪寇婚
媾六五以柔變剛下與二應巽以求離故有束帛賁于
丘園之象君子以道自重束帛爲輕猶不即起而吝以
辭之故曰束帛戔戔吝夫能自重如此豈不終吉者乎
上九變坤坤爲吝嗇居者過吝其道終於後時坤又爲
地爲白夫其受和白受采苟脩其絜白之德賁將我求
終不失其高也又何咎乎

䷖艮上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坤爲地艮爲山山附地上其宅安矣然山峭則亟崩今
一陽而處至高爲五陰之所逼勢不獲安故名其象曰
剝陰主靜陽主動今陽窮於外理不可前故不利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句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句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
艮之託地類夫牀之安吾身也牀宜鎮靜不遷今坤體

變動於下牀覆而身隕矣蔑者材力弱小之名初六之
剝以牀足蔑弱而致變也六二當牀之第以牀幹蔑弱
而致變也故占詞皆曰貞凶六三處第之上則牀簀矣
撤易其簀以致其安非有隕越之患故曰剝之无咎六
四之動艮體自剝於牀而傷其膚非牀過矣故曰剝牀
以膚凶夫無故而剝牀苟非驚迫則篤疾矣安得不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爲君位六則后妃柔變而得剛是后妃與君相遇也
下四陰則衆妾也君御于牀后妃統其衆妾以次進御
無妬忌專寵之心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貫魚之

云猶云魚貫而進也外卦變巽巽爲魚群陰次列于下秩然有序若漁者以楊柳貫魚首也

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艮之上爻其位已危今復變動理必摧隕艮爲果蓏上則木末去人最遠故爲碩果果之大者其仁必成過於成熟則腐落不可復食果隕得土還當發生故有君子得輿之象以其履危而獲安也不仁之人一犯險艱身名俱敗猶幺果摧落秖有腐朽而已故曰小人剝廬

䷗ 坤上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萬物發生還復其舊也坤爲土震爲萠爲反生震動於內觸土而出萠之或過故曰復亨勾萌既奮託根於土一出一入自然順理故曰出入无疾一陽疑於稺弱不克前進然五陰漸消一陽漸長朋類方來我助故勉之曰朋來无咎貴陽賤陰好生惡殺天之道也氣機默運循環无端尋復其初故曰反復其道歷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氣朔一周至第七日歲氣更始故曰七日來復陽剛始事勇於前進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

初九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 休復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六四 中行獨復

六五 敦復无悔

失其所安者乃後志於求復初爻一陽卦之主也自五以下皆求復者也初九未出户庭所失不遠易於追悔是以元吉六二則行者稍遠足勞而求息矣於是而悔心生焉則其復也不差易爲力乎故曰休復吉六三去初則彌遠矣其求復也不免困苦而頻蹙矣苟知當悔勉力以濟其志又何咎乎六四旅于四陰之中獨能變而爲陽故曰中行獨復此得失兩途之際也往則失還

則得惟人所行故不著吉凶之占六五去初則最遠矣去上則最近矣悔悟之士於此加意策勵勿憚其遠而求復焉庶幾無後日之悔也故曰敦復无咎二變爲澤行者渴而求飲故有休復之象三變爲離外互爲坎離爲鞠舟以涉坎水不無顰蹙故有頻復之象

上六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迷途在外顛冥妄行不求復者也由其不辨是非不知禍福中心无悔是以終迷迷惑之人所行乖戾上致天災下搆人禍以故行師則必敗而辱國且有喪亡

之凶雖蓄積兵力至于十年猶不克報極言不改過者
患至此其深也大居五上師保之位故曰以其國君凶
以者逮及之義五柔大剛君反見制於臣晉之桓温拜
表輒行卒致枋頭敗衄正此謂矣復卦本以震木入土
蠱而復生爲象種木者常求用于十年之外此爻在上
則碩果也迷而不復生理未涯故云十年不克征以未
之才用而占之

易象通卷之三終

周易象通卷之四

南州朱謀㙔鬱儀甫撰

䷘乾上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内自誠實无所虧歉之名也震爲雷乾爲天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出則萬物並作入則萬寶告成今天高氣清雷伏於地物皆受其正命以成性是以元亨藏器待時毋爲物誘是以利貞夫能各正性命以嗣續其生生之理者内自誠也苟或不誠則匪天命之正雖僞以欺人終獲眚災如是則憂患不暇又安可以行乎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物之无妄莫如草木草木之貴莫如黍稷故春稼于田秋穡於廩百穀各以其類而成實焉由无妄也初九震爲反生變而得坤始稼之象是以往吉必无妄而後吉者穀未成仁雖種亦不生也六二變兌兌爲剛鹵不宜黍稷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動而剛中利有攸往唯稼穡之事則否耳六三變離離爲日爲火又爲乾槁稼而遭旱之象也故曰无妄之災非黍稷之妄乃不幸遭

禍耳或繫之牛无所用其力也行人之得商旅轉糴而獲利也邑人之災居者苦鄰之閉糴也二爲田疇牛所有事今在於三牛用廢矣故有繫牛之象外乾剛實行人也內離空虛邑人饑乏之象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內卦言稼外卦言穡九四變巽穡始成也九五變離穡始登也上九變兌穡始藏也巽爲命令黍稷方受西成之氣以正性命故曰可貞離爲戈兵則刈穡之具也刈若疾苦乃實所以成稼非穡病也故曰勿藥有喜兌爲毀折爲口舌穡於是乎窮矣春揄蒸薦及之矣故行則有眚而无攸利

䷙艮上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云者所畜之大也山藴陽氣而爲雲雨石蘊金玉而爲寶藏皂廄畜牛馬而引重致遠皆大畜也畜非所用雖大無益是以利貞畜之貴者莫尚養賢故曰不家食吉乾健於內以乘兌澤外艮爲岸望而可即故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輹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畜之致用於下莫如輿馬乾健而善行則馬象也乾爲天其體圓而善運車輪之象也外互震爲大塗輿馬之所趨也乾體變動則輪輹毀敗之象也初言有厲而不言說輹二言說輹而不言有厲互文以見意耳云利已者止其動也九三車輹无損而良馬不受羈靮馳逐競前所謂御縻之變是也馬既良矣車既堅矣所以逐者輿衛駕馭之未閑耳苟日閑輿衛豈有不利攸往者乎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鄭康成作互牙謂豕張口而鳴）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之致用於上者莫如牲牢四五皆有離象離爲大腹則牛豕也四曰童牛之牿郊祀之牛也五曰豶豕之牙廟祀之豕也四之離在上故知郊牛五之離近下故知廟豕牿者楅衡之名所以畜牛也互者豕將就執張口長鳴也此皆備牲於未用之時上九則用牲而郊祀之矣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其精誠所感君有衢路可荷而上致者故曰何天之衢亨

䷚ 艮上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古文頤字作𦣝）

頤者養也上非祿食不足以養下下非飲食不足以自養此卦外實內虛艮止于上震動于下咀嚼之象故名曰頤飲食貴有節制過則傷生是以貞吉艮在上位節制祿食以示下故曰觀頤震動于下日用飲食而已故曰自求口實

初九 ䷖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 ䷨ 顛頤拂經于丘頤（此頤字疑當作𦣝古阜字）征凶

六三 ䷕ 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 ䷔ 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 ䷩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 ䷗ 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此卦爻詞詰屈疑有脫誤不可得詳王輔嗣依其文句而强通之義則近矣象終難求也頤卦外剛內柔介蟲之象故曰靈龜亦以龜能節食自頤而壽也初爲龜足今變爲剝是靈龜不能自藏出以求食而見剝矣外卦艮爲虎豹而變離離爲目故有虎視眈眈之象夫離體中虛虎則饑矣然猶負隅而居審視而取不以口腹害其生知節故也與靈龜動而見剝者異矣故初九凶而六四无咎上九爲口飲食所由以頤於我者也有節則爲我福无節則爲我患故曰由頤厲吉

䷛ 兌上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陰陽相濟乃爲得中此卦四陽居內以操權二陰在外而无位德過乎剛故名大過巽木也兌剛鹵之土也周禮地官所謂騂剛是也剛土而居木上知其爲麤尨矣上重下弱棟不勝其尨理必撓屈故曰棟撓知其過重則當徃撤以安之故利有攸往明有過之當改也

初六 ䷪ 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在初奉口腹者之過羙也兌爲羊物性過剛者也巽爲草木又爲白是白茅也巽變乾金而乘兌羊羊以肥羙而見刲也牲味之羙莫過於羊已刲則惡置諸地故藉用白茅詩所謂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其類矣承頤卦之後故有此象

九二 ䷞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 ䷮ 棟撓凶

九四 ䷯ 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 ䷟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此四爻者皆陽過於剛動而得陰以濟之九二在內未

嫁之陰故知老夫得其女妻九五在外已嫁之陰故知老婦得其士夫稊者楊柳之孚也巽爲木兊爲毀折以兊加巽折楊之象也楊未孚而折之生意在内則可拔女妻宜男之象也已華而折之則生意洩盡而難植老婦不產之象也四損于上則上輕而棟力故知棟隆吉三損于下則上重而下弱故知棟橈凶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本有澤水滅木之象謂舟重而沈没于水也夫渡水者深則舟航淺則徒涉此處上爻川澤亦既盈矣而猶徒步以涉能无滅其頂乎苟能以爲凶而寢其所爲庶乎其无咎矣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者阬穽之名坎非爲水也坎以空虛受物爲水之所歸也水源本發於山遇坎即趨盈科而進故曰習坎有孚亢自消之意有求益之情積谿谷而爲川澤積川澤而爲江河所就日廣志於德者取法焉故曰維心亨行有尚仲尼時習曾子傳習殆有見於此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古文作沈

外坎水也内坎谿壑也初則谿壑之所注也水泉奔壑實犯危險故知其凶二則谿壑半盈水泉流散者今得歸宿可无蕩失故曰坎有險聚而未盈故曰求小得三則内坎已盈而外坎之來未已勢將溢而復趨故曰來之坎坎險且沈言方去險復陷將復行而犯險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内坎者險之所在此則犯險者也險者患難之地四始犯患幽在囹圄之象其犯淺其憂微故酒食納約自牖以慰問之上六犯患深矣其憂大矣故拘以徽纆坐於叢棘三歲之久莫能解焉唯九五之動坎變爲坤去險得夷於水則不盈以取衍於人則不倖以取禍故得无咎樽酒簋貳飲食之薄者也牖者獄中通食飲之處約者繫束樽簋以便出入也叢棘謂獄垣也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者麗也物相附麗而後成其用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火生木石之中必得薪草附著其功乃行凡物相附

貴得其正乃無後艱故曰離利貞亨離卦一陰居於二陽之中以柔附剛者也陰牝類也離爲大腹則又牛之類也物附人而馴擾以致用者莫如牛故又係其象曰畜牝牛吉

初九 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 黄離元吉

九三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兩離以文明相見賔主象也初爲始且賔至之時也户屨交錯賔非一人故曰履錯然賔衆則禮儀懼有所不至故曰敬之无咎二爲日中光輝盛滿物被其榮无所

偏覆故曰黄離詩所謂我有嘉賔中心好之是其象也三爲日夕情閑樂闋驪駒就駕之時也故曰日昃之離夫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日昃而猶羣聚則禮敬廢而荒淫所由作矣否則必有死喪哭泣之事相聚于此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皆凶道也

九四 突如其來如（此如字衍）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離火也戢而在下則吉動而炎上則凶九四變艮艮爲門闕於是有變突決棟焚之象故曰突如其來焚如也火焚及門禍无所逃故曰死如棄如五爲王公離變乾乾爲君爲父又爲寒冰火而寒冰知其死矣是王公大喪之象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夫明德相繼國有嗣君喪盡其哀示民以孝吉之道也上爻爲首而離又爲甲兵兩離相當征伐之象上九窮變而變震動首動理必折矣故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嘉其克敵人也充敵而得渠魁大衆舉矣豈唯醜類之獲而已哉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艮爲少男兌爲少女兩相悅慕有人道之感故命曰咸

亨男女配合以正故利貞艮下於兌男求乎女也故取女吉

初六 咸其拇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咸而在下情欲之感也以人道近媟故取物類以爲象初六卑微禽蟲雌雄之感也九三壯盛畜獸牝牡之感也禽蟲感以其足故曰咸其拇畜獸感以其陰故曰咸其股執其隨者欲盛情後不能自制志在於必合也此鳥獸之行可耻占者得是能无吝乎初爻變離勢必附

應三爻變坤理必順從唯二變得巽巽爲進退不果故有咸腓之凶腓者股之垂肉近膝處也壯乘其兆兆怒以拒之故蹄其腓由二五皆剛不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説文云脢背肉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而在上義理之感也四爻近下理欲之念未決以故憧憧往來子夏所謂二者交戰于胷中是矣夫邪正禍福各以類應唯吾心所召耳故曰朋從爾思聖人誨人之詞也九五變震動得其中舍情欲而從義理是以无

悔云咸其脢脢者背也憧憧之思已決背下而從上也上六爻位爲口陳說義理感悟愚闇也艮本欲以私情于兊今兊變乾柔化爲剛執禮守正以開諭之故曰咸其輔頰舌驚文以吉爲舌傳寫誤爾

震上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爲長男尊而在上巽爲長女卑而處下女治乎內男治乎外夫婦常久之道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以言內外各有其職勿相侵也巽又爲木震足在上而履之是爲橋梁之象古者造舟爲梁以利涉者故曰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説文振字作楷文也

妻以柔順爲道九二變柔又爲門闕爲手婦在中饋之象故曰悔亡夫以弋獵爲事外震爲竹亏矢象也九四剛變爲柔動失所也亏矢既廢往無所得故知无禽三變爲坎坎爲中男爲盜爲通帷薄不脩婦德不謹之象

故曰或承之羞六五變兊兊爲毀折爲哭泣夫子死亡之象曰恒其德欲其從一而終勿改節而它適也巽女居內无他故曰婦人吉初上兩爻則以橋梁爲象曰浚恒者橋梁始成而更治之使通舟也曰楷恒者橋梁已敝而楷柱之使苟完也江河宜於舟楫谿澗利於橋梁今浚谿澗而廢橋梁違理費功何利之有哉上九恒道已窮更當圖治楷柱振救皆无益矣

易象通卷之四終

周易象通卷之五

南州朱謀㙔鬱儀甫撰

䷠ 乾上艮下

遯亨小利貞

陰陽不能兩盛陰進則陽退陰長則陽消猶乎君子小人不並立也一陰爲姤二陰爲遯至于三陰則爲否矣遯者否之階也小人在内日益親君子在外日益疎明哲保身者豈俟釁成讒搆而後求免于禍哉故係之曰遯亨小利貞以言遯乃亨也二陰用事于内故戒之曰小利貞欲小人以正自處勿乘勢以害君子耳

初六 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九三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遯之之道貴乎勇決此三爻者智識卑下牽於利祿貪以取禍故取物類以爲象艮虎也互體約象皆得巽巽爲近利爲進退是虎豹以貪食而見執于人也執之不力勢必奮逸故執用牛革三在上爲虎首初在下爲虎尾曰係遯者虎被係縶奮決其蹯也曰遯尾者愚暗尤甚遯常落後者也九三以艮變坤坤爲臣妾而乾以君德臨之故曰畜臣妾吉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 嘉遯貞吉

上九 肥遯无不利

内艮以見患而後遯故多疾厲此三爻者身處于外見幾而作去危就安是以皆吉九四好遯志尚之篤也九五嘉遯慶喜其得去也上九肥遯則遠與禍違心廣體胖明哲之所尚也何不利之有哉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雷伏天下而爲无妄氣機閉也雷行天上而爲大壯氣機發也大壯四陽浸長剛健而動無有不遂聖人猶緊之曰利貞欲其果于正大以行其壯也

初九 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 貞吉

九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 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 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壯者陽氣剛以前進者也物之護前莫如羊故六爻皆以取象乾剛在内則羊也震爲竹在外則藩也初爻

爲足夫藩差遠放逸而前故曰壯于趾九三逼近于震以乾變兌兌爲毀折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夫不度理勢妄動取禍此小人之壯也君子豈有是哉九四震變爲坤藩離已決羊逸在外大壯之志遂矣故曰貞吉悔亡乾在後爲車輪以其圓而運也震在前爲馬而變坤又牝馬之貞也故又曰壯于大輿之輹六五變兌羊在藩外剛不可制逸而失之壯之過中者也羊既亡矣何悔之可及哉上六爻位已窮羊雖放逸更不能進其志折抑自沮待勢而已雖九二動得乎中羊在藩垣從容自得是以貞吉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者進也日自地而上升于天也離爲日坤爲地地臣道也日君象也坤順在下制節謹度以和其民君日在上而照臨之慶賞之典行矣坤爲馬爲衆故曰錫馬蕃庶一日之間三見接遇寵之至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說文允字作兟訓進也

晉者諸侯進見天子之象日光照耀在下者不敢逆視天威嚴重有似于此初之摧如二之愁如皆諸侯入覲自爲貶損以待上之黜陟也初去上遠是以罔孚二漸近矣是以受福云王母者王牧之誤謂郊甸也外互坎險封疆之象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以勞之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牧古牧字作[illegible]與母字相似而誤耳六三之動益近于王諸侯以其官屬將入覲矣坤爲臣爲衆而變艮臣衆於是乎並進矣故曰衆允悔亡既述其職而盡臣節又何悔之有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古者諸侯入覲事畢則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以待罪天子辭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大史述命加書于服上饗禮乃歸五爲君位四與五接天威不違咫尺肉袒待罪之時也故有晉如鼫鼠之象云鼫鼠者狀其逡巡畏縮敬愼之至也六五變乾君臣正位王命無事歸寧之時也故曰悔亡失得言无罪悔可加得奉介珪還歸其國也夫悔者亡矣失者得矣又何憂恤之有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五之悔亡失得晉道備矣上九无事于晉今之動者牟

引重而晉其角之象也離爲牝牛坤爲大輿而在牛後上爻爲牛首凡牛力皆在首故曰晉其角離又爲甲兵變爲震動而坤衆繼之故曰維用伐邑蓋牛車以載軍儆甲兵以動大衆故有此象耳

䷣坤上離下

明夷利艱貞

離以大明照燭萬物夕而入地其明乃傷故命地火之卦曰明夷夫大明既夷幽暗無覩艱難也蹇莫此爲甚矣然地勢蔽虧明德无損時至晨朝其明復著君子處患難之世暫用韜晦故利艱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者日失其光去明而就昏也諸爻之動皆取禽獸以明之離者文明之卦於禽則雉也於獸則虎豹也初九垂翼謂雉被射傷覆地而死也其曰左股曰大首曰左腹皆即獸體被傷之處而言也古之射禽者皆自左膘而達右髃射股射首雖傷而未死唯射腹貫心者其禽立死而可獲貫心立死者爲上殺貫首者死遲爲中殺貫股者死最遲矣是爲下殺六二居下故知所傷者下殺之禽也六四居上故知所殺者上殺之禽也初九夜行遇坎坎爲盜賊坤爲囊橐而坎奪之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離者南方之卦故曰南狩三爲離首故知大首六四互體坎也坎爲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六二獸傷而逸故拯馬以逐之六四獸傷立死故不出門庭而獲之皆以意象求之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商紂昏闇之世箕子佯狂爲奴以自晦故曰箕子之明

夷坤爲臣象五則尊位箕子居父師之位亦臣之最尊者故明夷六五足以當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者大明之謂也地奄日故明夷六四六五皆地也日體雖隱餘光猶存今上六居坤之極又變爲山大明于是晦暗而爲長夜矣在長夜之中首事者志方登天後時者勢當入地理則然耳

䷤巽上離下

家人利女貞

家人云者父子同居共爨之名也初上二爻爲宮垣所

以居也五爲父四爲母三爲子二爲婦此則尊卑長幼
之序也巽木爲薪離火爲爨火以化食木以濟火此則
同居共爨之具也父子一氣固無可間姑婦異姓易致
勃谿故曰家人利女貞蓋家之不和常由婦女異德故
耳姑姑婦婦各正其道何不利之有哉

初九 閑有家悔亡

六二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此三爻家人之在下者固子婦之象亦治內之道也
初九閑有家者謹其始也尊卑有秩內外有辨彝倫正

而閨門肅矣又何悔哉二婦位也婦以婉娩爲道柔順
爲本今柔變爲剛動欲自遂不復知有夫子之當從故
戒之曰无攸遂而誨之曰在中饋貞吉三夫位也夫道
宜剛今九三變而爲柔故誨之曰嗃嗃厲吉嗃嗃云者
治家嚴毅之謂也夫不嚴毅則狎慢之心易生而孝敬
所由弛矣婦子嘻嘻狎慢之甚也其終能无吝乎

六四 富家大吉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 有孚威如終吉

此三爻家人之在上者固父母之象亦君后之尊位也
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萬民皆其子矣九五剛變爲柔其
克己以脩身者乎夫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王假有家此之謂矣六四尊
亞於王其母儀天下者乎夫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巽
變乾無非無儀以從其夫順莫甚焉和氣致祥百福所
集與牝鳴家索者異矣故曰富家大吉上九於卦體最
尊一家之所瞻視必誠必敬乃足儀刑於家國故曰有
孚威如終吉

離上兌下

睽小事吉

離爲中女尊而在上兌爲少女卑而在下妻妾之象也
妻外而疏妾內而親兩情睚眦是以名睽離火也兌澤
也火疑澤之害己故情睽離離又爲目故也兌專于內
說以上行故小事吉

初九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 見輿曳句 其牛掣其人而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 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本凶德能變而反于正其睽合矣故六爻之動皆得无咎睽而在下僕夫之睽也兌爲少賤僕役之象離爲大腹牛馬之象初去離遠失其控御所以喪馬三去離近牽曳太急所以掣角初爲足剛變爲柔無所事行故勿逐離體未動故知自復方睽之初怨惡未深相見則當自釋矣故利見惡人无咎三爲面柔變爲剛故輿曳而牛掣此僕御之非良也刵而劓之所以示懲知所懲則知慎終其所事矣二在車中爲僕之主主僕相失故睽今以剛得柔是主得其僕矣故曰遇主于巷巷謂家也鄭詩叔于田巷無居人楚辭伍子失用乎家衖是巳

造睽者兌也以睽加人者離也苟志於睽合必寡而勢必孤矣故九四上九皆有睽孤之象九四近內夫婦之睽也上九處外朋友之睽也六五居外之中宗族之睽也外互坎爲中男四以坎險而爲坤順是其婦反目而夫諭之得解也故曰遇元夫上爲宗廟族所聚也兌爲羊爲口舌五離火也而變巽是鼎象也羊而得鼎知爲膚鼎睽久必合合宗族者莫如酒食故曰厥宗噬膚上九居睽之極孤而无親故有塗豕鬼車之象豕負塗泥人皆趨而避之鬼在車上人皆悚而畏之外互坎爲豕爲溝瀆以離變震震爲大塗是豕負塗也內兌爲巫主事神鬼坎爲輿而多眚是以車而迎神故曰載鬼一車弧以昔怨而後張今上九怨解故說其弧離日而涸兌澤[illegible]潦之象旱極必雨故云往遇雨則吉

䷦坎上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彖有二以天道言則艮山也坎水也雨水自山趨下勢必蹇蹄得地而蹇息矣故利西南坤位故也以人事言重坎在外艮止于內是又王侯設險以守其國之象故卦體以天道而著占六爻以人事而設教

初六　往蹇來譽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　往蹇來反

六四　往蹇來連

九五　大蹇朋來

上六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處蹇之世非才莫濟初二四六皆以柔而之剛强忍果敢可謂才矣五者君位屈剛爲柔撫循其下仁智之君也二者臣位變柔爲剛毅然任事社稷之臣也五有此德所以朋來二有此才所以匪躬之愆其蹇蔑不濟矣

初六有濟蹇之才未得其位故但有譽二得位矣蹇躬盡瘁靡事不爲故曰蹇蹇三居二上則一國之望也其所去就國之安危係焉往則蹇莫之濟來則撥亂而反正矣六四介內外之閒足以連合衆志而成濟蹇之功故曰往蹇來連是幾飭附庸之君也九五則大君矣上六則在外之大國矣蹇不極則大國可無來援故六四之勳惟連在內之衆以定國耳上六旣極其蹇而大國賓來其濟蹇之功不亦碩乎故曰往蹇來碩九五朋來則并四與六而皆來矣蹇卦內艮爲山城象也外坎爲谿隍象也城隍宜得人而守之故往則蹇而來足尚也

䷧震上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雷洩響于上雨滂沛于下天地絪緼之氣於是乎解矣百果草木感此和氣將甲坼而發生矣物生必託乎土故利西南生理有序故无所往所者勉強用力之詞也解志在外宜往不宜于來故曰其來復吉謂却還也解貴及時而往勿濡滯以取躓故曰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狡其陰險而爲物之害者坎也初爻位卑術淺未能大害其動易解是以无咎九二位中狡始行矣然以至險之坎而變爲至易之坤狡黠畢露无所復逃故爲田獲三狐之象坎隱伏而善盜故爲狐今變坤坤爲衆故曰三狐射狐者震之竹也禮有形矢旅矢皆錫予之物此云黃矢則射矢也坎失其剛是以舉羣見獲不徒獲狐且不失矢明其矢不虛發中必疊雙耳六三下據初二有專制之尊操心陰險實小人之德以柔變剛工於害物亟宜自解其任以求免於危禍斯可矣若貞固不變死亡將及能无吝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震所以能解患者用其剛也九四變坤剛亟而爲柔矣坎方肆其狡心而震志莫遂故有解而拇之象拇者足大指也解紛宜手而足指非可解之具然坤爲衆象震雖失剛而得衆助終當有濟故曰朋至斯孚六五約象得坎是解患者亦犯患矣柔變爲剛正以決邪而陰狡之小人從心革面自當消沮避藏之不暇矣又何維之不解又何小人之不孚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五爲解難之君，四爲解難之臣，剛柔相濟，制御有方，在下之坎无不聽命，今上六以一陰僻處于外，是難不在內而在外矣，威天下者莫利于弧矢，故取射隼爲之象，內坎險也，外互坎重險也，險爲城池，故曰高墉，離爲雉，雉飛不逾丈，今集高墉以害物，故知爲隼，四爲諸侯，剛以御之，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六居窮極，隼无所逃，故曰獲之，无不利。

周易象通卷之六

南州朱謀㙔撰

䷨ 艮上兑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兑爲澤，艮爲山，浚川澤以埤丘陵，王者取貢賦于民，以資國用之象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上以是而取諸下，下以是而奉其上，令出民從，故曰有孚元吉，遠近率其常賦，唯恐或後，是以无咎，取民有制，一定不易，故曰可貞，兑去汚澤而升艮山，自卑即高，故利攸往，曷者乞假之名，處不足之時，故乞假

雖二簋之薄，亦足享，實不欲以歉儉而廢禮也。

初九 ䷨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 ䷨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兑以陽剛，乃足效力而任事，令初二動，失其剛，民力屈矣，民財困矣，故初之已事遄往，欲損力役之征也。九二利貞征凶，欲損其粟米力役之征也。初爲足，故知力役；二爲田疇，故知粟米，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九二所以戒其利貞，使勿過取于民也。初九變坎，掘澤及泉之象，故欲酌而損之；九二變震，下民驚擾之象，故不但弗損，而且嘗益以安之，聖人保民如赤子，理則然耳。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三是窒欲四是懲忿皆人道之當損也蓋少男少女盛于血氣忿欲易動六三在內夫婦之象苟益一人于其間在男必淫在女必妬人道乖矣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明當損之利也六四在外朋友之象以艮變離相麗而睽彼此志異苟能損其血氣之勇平其一朝之忿以無動于惡其益多矣遄見其喜又何咎之有哉

六五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唯不足于剛故損下以益上六五柔變爲剛可勿損矣省徭薄賦使民衆各安業而樂土君或有以益之吉莫大焉雖卜諸元龜豈能違我之所筮哉上九處損之極民力困矣不徒弗損尚宜有以益之乃獲无咎今剛反變柔求索无厭動之不善者也故必貞固乃吉艮變爲坤去險巇而即平易故利攸往坤爲臣庶故曰得臣艮爲門庭有家道焉去艮之坤是以无家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巽爲風爲號令所以制事變而行權者也下方震驚不定而在上者隨宜安戢而鎮撫之設爲禁制使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各遂其生益孰大焉君子勞心是爲損上以益下下益而民說矣故利攸往震又爲木在下而動舟楫之象巽風鼓行故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國之大事在祀與農初九震體變坤坤爲土田經界疆理授民井田之事也六二震體變兌兌爲巫祝冬則祈來年于天宗夏則祈民福于上帝之禮也以是大作鮮不元吉以是益民龜豈能違巽之鼓施於是光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句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變爲離離體中虛水旱爲災饑饉之象故曰凶事巽以行權內則發其倉廩外則告糴鄰國故曰告公用圭云用圭者古禮國有凶災則使卿大夫以鬯圭告糴于鄰國是也六四承六三而來變爲无妄告糴于鄰國而鄰國之君從之巽爲華表以別郊境故爲國下民震動而巽體變易故有遷國之象盤庚五遷皆益民也巽變爲乾剛健果決故利遷國順民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爲巽主益所自出苟以誠愛爲心保民如保赤子雖勿問卜筮知其元吉矣蓋巽變爲艮成始而成終者也益民之政終始不易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故曰有孚惠我德是益之應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民之道无分彼我苟有當益斯應之矣故三四之動告糴于外而外應之上九則外也有所求益于我我何可以自閉哉今巽變爲坎畫地自守无恤鄰之意故致攻擊之禍由其立益之心无恒故耳不能保終能无凶

乎秦饑晉閉之糴是其事也動之不善有如此

夬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爲君而在下諸侯之象也兌爲口舌而在上王者命令之象也國有大事不敢自專必決之于王故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孚則求夬之心无不誠號則求夬之辭无不盡然而猶有厲焉必俟王命而後是非屈直之情始定是告自邑之道也即戎以應變爲務君命有所不受故夬之象不利即戎而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夬主于上非我可得而與者在下三爻但宜靜以聽命而已今不待王命躁動于下故初則不勝其任而爲咎二則惕號而致戎三則遇雨而有慍三居下首故壯于頄盛怒之象也初居下足故壯于前趾急遽之象也二在中位則心志矣故曰惕號夫能惕厲而號猶有求夬之志比諸壯趾壯頄決之已者異矣雖莫夜倉卒之變終莫我害又何恤哉離爲甲兵又爲火而在內故知莫夜有戎乾爲君子三與兌接兌爲雨澤故遇雨若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四五處當決之位是非之所由分功罪之所由定九四臀无膚決罪也九五莧陸夬夬決功也兩爻皆以剛健而變柔順非決斷之才故四則聞言不信五則戒其中行功罪是非於是有不當矣四居外卦之下則臀也兌變爲坎毀折而見血則鞭笞傷膚流血之象也兌又爲羊羊性護前不受牽曳今兌變坎羊乃被牽罪人屈服之象也兌爲言坎爲耳受決者雖號以求申而主決者執意而弗聽失剛故也五變爲震震爲蕃鮮爲萑葦自

兌澤而來故知其陸見者䟽屬陸者墳衍適見之用早決爲貴失時不取其陸莧矣苟有功而不亟賞則効力致用之士何所勸哉

上六 无號終有凶

兌爲口舌窮戚居危故號咷以求免今上六變乾剛以決之情見詘屈是以无號則知小人乘勢以陵君子者終有凶焉而已豈可長哉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邂逅相遇謂之姤凡物各有其偶非理弗合故乾坤也

震巽也坎離也艮兌也皆以老壯少長對待而相遇也今以巽女而遇乾男男老女壯配合非理故勿用娶以老夫而得女妻何可長哉

初六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以壯女而遇老夫不無終悔之志繫于金柅謹其始也柅即輗字轅耑持衡之木以金裹之故曰金柅乾健在前則良馬也巽木在後則車輗也今巽體變乾乾爲金故知金柅金柅而繫良馬所姤固矣是以貞吉巽已繫乾不當更有所圖故曰有攸往凶乾巽二卦俱无豕象見字又似倒書當是九三爻之錯簡

九二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者網罟之總名伏羲氏始爲畋漁亦稱包犧是也巽爲魚而變艮艮以止之魚在網矣巽雖欲恂其姤豈可得哉然非理之遇以處夫婦而无變焉其可也賓主以是相遇則非禮矣故曰不利賓

九三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爻疑是錯簡當云九三見羸豕孚蹢躅厲无大咎蓋巽變坎坎爲豕自巽而來巽爲寡髮故知羸豕姤以邂逅相遇今變爲訟始姤之志乖矣故有見羸豕孚蹢躅之象蓋豕既孚札其體必羸見狂必避逸而去乾以非

道遇巽故雖厲而无大咎也

九四 包无魚起凶 起字誤當作征

二以巽魚而遇艮以止之故包有魚此以巽遇巽乾剛解紐故包无魚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謂杞柳瓜謂瓠瓠之屬杞柳無實而瓜蓏則覃蔓其上結實下垂君固有之是邂逅相遇不期得而得者故曰含章有隕自天言若天偶降實其上耳巽爲木乾變離離體大腹故有以杞包瓜之象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姤非其偶終致爭戾上九變兌兌為羊上為羊角巽以繩直而制兌兌窮於上無所復往故遇物而牴觸之然已見制于巽故无咎也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聚也和說以得衆也唯和說乃足以聚人故曰萃亨聚人之道莫如精誠吾之精誠既聚祀則可以格先祖出則可以見大人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坤為牛兌為巫祝祝史在前犧牲在下王者備物以烝祫其祖先濟濟多士駿奔在廟萃之盛也故用大牲吉

精誠所聚天命歸焉故利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坤為民衆兌則撫而萃之以其誠之孚于下也今初六坤變為震民衆驚擾之象非在上者孚之不至實坤衆不終其孚驚疑自擾耳蓋初六去上最遠故此震驚若能號咷以求通專一固執而勿擾兌必說以受之化號咷而為笑矣又何憂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坤變為坎衆志欲萃而陷溺于險必得援引而後萃志始遂故曰引吉无咎坤為牛故宜大祀坎為豕故利禴祭禴者省約薄享之名非烝祫大祀之典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兌德无爽而坤衆變艮亢踞于下兌之和說反為嗟歎萃志有不行矣坤亦何利之有哉三與上接情志易達尚宜往萃乃可无咎雖有小吝不足恤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元永貞悔亡

坤衆既萃于下四則設城池之險以保障之五則設官長之位以分治之蓋九四變坎坎為城隍九五變震震為長子萃衆之道於是備矣苟孚之弗存則宜不動之

為善故曰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而在上貴者相聚公侯朝會之象也朝會宜有燕享以通上下之情今兌變乾上下否塞乾往而不返兌說而為涕泣是王者大喪群公來萃而哭臨耳占而得此必有涕洟之事乃獲无咎其它不無凶矣

䷭坤上巽下

升元亨用（當作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木藏於坤土勢必發生而上進生理暢遂是以元亨內志既銳外无壅遏故利見大人當得其志何恤之有

哉云南征者巽木盛長之方也南陽北陰陽主發育陰
主殘殺巽在坤内備此二象故因方升而知其爲南征

初六䷊允升大吉允字作兟訓進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此與萃之六二相涉而誤當云引升无咎

九三䷆升虚邑

巽木剛健升志乃遂初六變乾勇于上進生理勃然而
達故曰兟升大吉九二變艮艮爲小石防礙乎巽升之
性必撤石而援引之木乃獲升故曰引升无咎艮又爲
手爲援故也九三變坎坎爲城池坤爲虚邑三升險而
臨平地故曰升虚邑以有師象故耳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之爲道由下而進上由卑而達尊四享岐山王者廢
縣之典也五之升階王者即位之事也坤爲大牲内互
兌爲祝史乾實臨之故有王用享于岐山之象六五變
坎坎爲宮城自四以下皆堂階也五升其階執剛健而
居尊位升于是乎極矣上六安可以復動乎上六而動
是冥升矣所謂知進而不知退是也占者利永貞而不
息其可也

䷮兌上坎下

困亨句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爲川澤坎爲水泉水泉盈則舟楫流通水泉涸則百
貨壅滯此卦兌虚於上坎涸于下舟楫難通民失所濟
故命曰困然德慧知術常存乎疢疾此困之所以能亨
也大人樂天知命經德不回是以阨窮之際居貞有守
故吉而无咎小人窮斯濫矣兌爲口舌處困窮而中懷
非實故曰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此三爻蓋困而在下者九二以剛爲柔處阨窮而能巽
順是以有慶初三以柔爲剛處阨窮而事躁暴是以皆
凶坎爲叢棘初其株也初六居兌澤之下故爲幽谷六
三居泉谷之間故爲石梁株木石梁皆困未涸而爲橋
梁是急於濟渡而遭困也坎爲中男以兌爲妻今坎困
于下而兌越在外故不見其妻九二變坤坤爲腹坎爲
酒食故有醉飽之困夫處阨窮而闇然自樂所謂龍德
而隱者也能無好爵之加乎故曰朱紱方來坤爲牛坎
爲牢兌爲巫史故利用享祀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劓刖（劓刖古本作臲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在上而困者也金車蓋即金路天子以賜同姓者赤紱蓋即赤芾亦諸侯之法服兌為金坎為輪故知金車以犯車坎體險于行故來徐徐外互巽為股為芾詩云赤芾在股是也金車赤紱而言困者王事鞅掌故耳以剛為柔故能有終有說坎為叢棘兌以柔澤之體加其上故知為葛藟也葛延棘上末重本輕是以臲卼曰動悔三字疑有脫誤不敢強通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坎為水泉巽為桔槹木出桔槹之上故為井古者方里而井四井為邑邑則人之所聚井則人之所養人有遷移井无更變故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是其象也然井雖養人必待施繘而後其用行若徒有井而无繘猶廢井矣有其繘而羸其瓶猶廢繘矣故曰井者德之地也而其用則遷也占者得此必具體用而施諸行事乃獲其吉故井言未繘羸瓶之凶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非巽木其功不行初居井下以柔變剛是水泉枯涸之象故常用之井則涸而泥是廢弃之井則枯而无禽即盡鮒之屬國語謂魚鼈為川禽是也二之射鮒三之不食皆以巽失其用故水泉不獲上行二有坎陷之象故知汲具敝漏而下注三有艮止之象故知井渫不食而可汲苟能修其汲引之具下民廣被潤澤之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四為井幹而變兌兌為毀折知井幹崩壞而甃治之也九五之動坎泉已出于外變為坤衆人人得而食之故知其寒且冽也上六井用已終故收繘而勿幕收繘所以送往勿幕所以待來占者苟能有孚无不得其所志是以元吉

易象通卷之六終

南州朱謀㙔鬱儀甫撰

䷰兌上離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澤寒火熱介乎釜甑則火能變澤之寒去乎所介則澤能變火之熱此兌上離下火革水也外互乾金釜甑象也以火沸水變故易常是以名革獸易毛人從義皆革也革之大者莫如四時歷法始上元甲子歲天正甲子朔子正初刻日南至爲歷元歷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歲序一周萬物更始其日則在巳巳用是推求千歲不忒故曰巳日乃孚昭歷數也歷數正而敬授民時之政行故曰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離火能革乎澤以其外剛內明志決而才果也初九變艮其志止矣九三變震其志躁矣是皆失剛健之衷而革道有不易行者故初則致其鞏戒之詞三則繫以征凶貞厲唯六二變乾剛中果決足以有爲故即歷象以明之曰巳日乃革之離爲牛初之黃牛未革而言也毛未去故知其黃離變艮艮以止之止有拘束之象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戒妄動也三躁而過中其才不足以任革故必三就乃孚明其革之難也革道興廢之所繫任非其才不免疑沮故九三之動始而駭已而疑終焉乃說而信之此革言三就之謂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九四變坎水火既濟之象和而不同故曰有孚改命吉上下相信令出惟行更無疑沮是以吉也兌位西方白

虎之象豹則虎之類也九五得位正中號令天下湯革夏政周變商俗威德赫奕文物一新如虎變毛毨煥然改觀文德內著威令外行不俟于占知其孚之必矣上六居既革之世黎民於變君子則率其典章以成化小人則去其舊染而日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革之效也如此又何征之有哉

䷱離上巽下

鼎元吉亨

巽木在下離火炎上內互乾金其體員外兌爲口一奇在上以爲鉉火氣旁達知其烹飪故取象于鼎焉上之

亨上帝次之養聖賢鼎之用廣且大矣故曰元吉亨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與逑同

初爲鼎足二爲鼎腹是皆鎮重不遷之物善爲否穢之所集者初六顚趾其否出矣去故納新以成亨飪之用故又有納妾爲室以成乳子之象鼎趾以出否而獲賤賤妾以乳子而見寵皆權道也又何咎乎九二剛變爲柔不能自決故否穢内實而未去鼎乃亨飪之所虚者也今既否塞不除是亨飪者之所深疾矣遠而去之兩不相病庶其吉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自二至四爲乾皆鼎體也鼎體以剛爲用上有兩耳貫之以鉉亨飪已成則舉鉉而進之三當鼎腹之中鼎耳之所託也動失其剛鼎耳革矣耳之既革鉉無所施雖有雉膏之味不能自舉故曰不食四爲鼎口亨飪所由以出入者也乾變爲兌毁折之象故知足折而餗覆矣其形渥者劉寛所謂羮爛汝手者乎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有亨調之鼎有宗廟之彝鼎亨調尚力故黄耳而金鉉宗廟彝鼎尚寶故玉鉉五爲鼎耳上其鉉也五則王公之位故用金鉉舉鼎以薦食上爲宗廟之位故直用玉鉉以示貴重之器焉

震上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此八字疑衍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何以爲雷陽自下而奮也有聲無形是爲天地之長子萬物乘震動之氣發生受命震是以亨上下皆雷遠近皆震故曰震驚百里六爻無所變動故知不喪匕鬯鬯者禮神之酒外互坎爲酒食内互艮手以奉之雷之

震然鮮不恐懼自失惟禮神者誠結于中君罔聞知是以不喪匕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後字衍

六二震來厲 句 億喪貝 句 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 句 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雷震于上人悚動于下初九雷始虩虩而笑言者爲之

啞啞失常故天之怒無敢戲豫是以吉也啞啞者嗷然無聲之義非和適也六二之動震威方盛私智小慧者皆喪其所守故曰億喪貝內互離爲蠃蚌有貝象焉古者交易用貝故億度決賭者亦用貝震又爲馬爲決躁不獨喪貝且喪馬也內互艮山而變離離數九故知躋于九陵離爲日內得兌兌數七故知勿逐七日得六三迫近乎上迅雷蘇蘇若臨巳之上矣君子內省諸身有過則改所謂懼而脩德庶幾其无眚乎九四在上之震動失其剛聲威中止故曰震遂泥蓋雷以剛奮失剛則聲威泥矣五變爲兌兌者西方之卦而震則出乎東方

其聲往來去人差遠故億者不失其所有事上六積威已極又變爲離雷電交作若有所搜索而直取之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內省厥躬恐懼不暇又何征乎艮卦我也悔卦鄰也上爻去我最遠故知震不于躬于其鄰鄰之震也我何咎哉離有承筐之象而中無實故婚媾有言

䷳ 艮上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內外皆山兩相障蔽而不見夜中人各寧息于家之象故艮其背不獲其身內互坎爲月兩艮爲門重門襲固月在其庭人各安寢時止則止不見其人又何咎乎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艮道宜靜內卦尤宜安重止處者也此三爻之動取類於物以爲象艮爲虎豹初其趾也二其腓也三則其腰呂之限也虎豹山居則安出必遇患初二去山未遠猶免于禍故並著戒謹之詞不拯其隨蓋言不救之患行將及之危阽之詞也限謂腰呂夤謂夾脊之肉凡猛獸作威必聳其腰呂於是而搏擊之則威折而成禽矣不艮其限則裂脊之禍必至故曰列其夤厲蓋輕動不戒

患難無可救矣熏心荀氏本作動心蓋動凶之誤

六四 艮其身无咎

六五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 敦艮吉

艮上三爻謹言慎行之象也四爻處上以攝下故戒其脩身五爻位當口輔故戒以言有序上九一爻山岳之顛也動而之坤坤土也艮山而得坤土敦厚培益之象也以剛變柔高而不危故知其吉

䷴ 巽上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進有次序不遽迫也木生山上以漸而長女之適男循禮而行是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者惡淫奔也故漸之象曰女歸吉巽爲長女艮爲門庭女自外而歸于男家女以男爲家也

初六 ䷴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木之漸也不可爲象故取類于鴻鴻者雲飛水宿之鳥隨陽南北其羣飛也行列整肅次第相序而不亂漸之象莫先焉初漸于干次漸于磐次漸于陸去水以即陸也干者水之涯也磐者岸之下也陸則登于岸矣漸于木者飛及林木之高也漸于陵者飛及丘陵之際也漸至于逵則乘風雲而成行列矣初爲小子智慮未定故將進而中疑是以有言三爲丈夫艮變爲坤二陽往而不返是以夫征不復唯六二互體自坎變兌坎爲酒食兌以說之動得乎中故爲飲食衎衎離爲大腹孕婦之象孕以漸成者也九三陽失其剛不能上載故孕而不育九五陽失其剛不能下覆故三歲不孕桷之云者盖木短小僅堪椽桷之用者也逵之云者鴻飛成列若有道路者也

䷵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爲少女震爲長子震兄也兌妹也妹少而孤難于自嫁必兄主之故曰歸妹以說而動鮮不失正故知征凶无攸利

初九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爲所歸之妹初與二則其娣也古者諸侯嫁女同姓之國必以姪娣從焉初二兩爻動非正匹而能變剛爲柔婉娩合道故有跛履眇視之象兩爻相類故互文以明之二不言娣省文也女德尚柔故三以其柔而加乎初二之娣今六三柔變爲剛內懷妬忌專寵之心故下其歸也以須不以娣夫須女賤妾也以之自從得無自貶損而取厚乎故中悔而反歸于家復以其娣往焉江汜之詩所以作也九二互體爲山動而得坎進不獲遂故利幽人之貞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震爲長兄剛果於動故能歸妹今九四變坤坤爲母母女皆處閨門之中不與外事者也兊既失其兄而從母猶豫後事不兊愆期之嗟然兊德在內無失終當得良其偶但進之歲月耳故曰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五爲至尊之位所以王乎歸妹者也柔變爲剛其德果毅故有帝乙歸妹致其戒謹之象京房載帝乙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是必務損侈美以無加于其娣

可知矣君謂女君即妹也娣即初二從妹者也袂者車服資送之一事舉袂之飾約以槩其餘耳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往宜其家女德之盛也故有月幾望之象月幾望者陰道極也又何以尚之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凡事圖之始而成之於終六則歸妹之所終也今以震變離離爲中女非兄非母兩情睽背故女欲承筐則无椇榛棗栗之實士欲納聘亦无可刲之羊陷於困窮歸願莫遂矣震竹爲筐筐兊爲羊坎爲血上六變離空虛之象是以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也何利之有哉

䷶震上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句宜日中

帝出乎震相見乎離王者南面而朝諸侯威儀極其尊且盛矣上以離明臨乎下下以駿奔奉乎上上下之情畢達是以豐亨是占也唯王者假而有之可以勿憂他人占而得此不能勿懷憂懼矣位卑德小不足以當盛滿之福故也易形多方理宜通變故又係之曰宜日中言凡有所事者勿過日中其可也過日中則勢在必昃而豐盛之福衰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處豐之世豐盛已極但當謙冲自靖不可復有所爲有所爲者非驕則侈非荒則淫故六爻之動咸有幽晦之懼日中見斗謂當晝日蝕而星見也沫與味字通用朱鳥之味南方星柳是也蔀沛之義諸訓參差然總之爲蔽鄣乎明者大明如日猶爲陰蝕而列星得以逞其光況一人之明能免于羣小之所蔽乎漢武當文景之後豐于神仙土木唐玄宗當開元之際豐于逸樂皆蔀也

背日中見斗之象也見斗已暗故往得疑疾見沬尤暗
故折其右肱九三內互得艮艮爲手自兌而變故知折
其右肱配主夷主二象未詳姑闕其疑以俟君子
六五 來章有慶譽吉
離爲豐主震則成其豐者也王者明照于內諸侯羣動
而來帥五等有章各述其職秩然而進慶賞之典行焉
所以能永終譽也五變爲剛與二相應故有此象
上六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當豐大之極益宜懷柔乃足保其無疆之福今上六用
剛乘危矜驕已甚故有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之凶蓋震

動而之離衆心失矣雖豐其屋尚安得而燕處乎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火燎于原也燎及草莫俄復他適未嘗久留
有逆旅信宿即發之象內外皆柔不足大有所爲故曰
小亨羈旅之人違鄉去井必也守不失正則無往而不
得其所安故曰旅貞吉
初六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 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羈旅之初宜合衆志乃可恃以適遠初六卑下近汚瑣
瑣分析其所取是以困窮而遇災初變離離爲分析又
爲火災故也六二變巽巽以入之故知旅即次巽爲近
利市三倍故知懷其資逆旅之人唯恃童僕六二剛中
足任故得童僕貞也旅以所止爲次艮爲門庭則所次
矣九三動失其剛而外迫于離火內無可恃故知焚其
次而喪其童僕占得斯象雖貞亦厲也
九四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艮爲旅次離爲旅人四已離次而行宜得其途以即所
事今九四變艮艮爲山爲止旅于處者前途阻阨行不
獲進也雖得資斧所志違矣又何快乎離爲雉兌爲毀
折旅出在外雉失其所故見射六五之動雉方飛矢未
可必得故曰一矢亡離變乾乾爲寒冰有殺死之象焉
故知終以善射獲禽而見譽上九變震震爲棟宇鳥巢
之所託也自離而動勢窮且危故知鳥焚其巢所謂燕
雀處堂突決棟焚者乎夫棲託無所則羈旅思歸始焉
邂逅以得侶而喜今焉遇患以離析而悲故有旅人先
笑後號之象離爲牝牛旅人所恃以任重致遠者也上

九變震震為大塗則易道也雖動在外故知喪牛于易
旅人既喪其牛失所憑恃理不能歸故知其凶

易象通卷之七終

周易象通卷之八

南州朱謀㙔撰

䷸巽上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河圖之文巽位乎西與震相薄蓋巽風作于秋所以收斂萬物草木以之而零落升所以之而入山林上巽則風也下巽則林也陽退陰進故曰小亨風作于上林木振動于下志无不行故利攸往陽剛正位居中陰柔在下以附麗之剛柔相恃故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九三䷺頻巽吝

此在下之巽為風所動也初為木本動而知木搖故為進退之象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一俯一仰一坐一作講武習師者實象之故利武人之貞九二居中而動風折木也在人則為巽于牀下蓋風者百病之始故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巽于牀下人爲風所中而病也内互變坎坎為心病用史巫者所以禱神所謂祝由是也互有兌象兌為巫祝而得艮止故知其吉三為木末尤易受風去上又近搖動必數故曰頻巽不能自執是以吝也

六四 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 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上九 巽在牀下喪其資貞凶

此在上之巽所以號令乎下也四之動亦為進退講武之象因講武而行田獵外互離為雉則禽也變為乾金以貫之禽見獲也自四以上三爻皆剛剛有死道故知田獲三品三品者上殺中殺下殺之禽也五為號令之主而變艮艮為手所以指麾乎下者也下巽視上指麾以為進退故貞吉悔亡言不貞則凶而有後悔矣變卦

為蠱蠱者壞極而圖治者也故无初有終蠱以春遂巽以秋蠱秋之日為庚辛故當庚日而動者理必蠱壞所以戒占者或先庚焉或後庚焉斯吉矣上九進退皆窮又變為坎與九二同象二以坎險在前宜知所避故巽于牀下用史巫而獲吉上以坎險在後為患所害故巽于牀下喪其資斧而貞凶巽為近倒而變坎坎為盜而取其利故喪資斧進退皆窮故也

兌上兌下 互家人

兌亨利貞

兌坎皆水也坎能納而能出故為江河之象兌納而不出故為陂池之象陂池無源故資兩澤乃无涸有朋友相資之象上為兩澤下為陂池二者相得則不困是以兌亨非類相得則足以敗德是以利貞

初九 和兌吉

九二 孚兌吉悔亡

六三 來兌凶

此在下之兌待上澤以為盈涸者也有所待則有所求求益于人者必柔謙巽順而後人應之初二皆能變剛為柔虛己接物樂于受納推誠相信无所疑貳故有和兌孚兌之吉始焉非和則人不我親中焉不孚則人不

我與矣六三顛以柔而變剛於商自滿欲人來兌于己方見淡孤無侶危困及之能勿凶乎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 孚于剝有厲

上六 引兌

以德義規正于人者必有剛中果斷之才乃後行其弼違匡救之志四五外互皆巽巽為進退不果故於其兌也則商度而未定於其孚也則落落而難合由其以剛變柔才弱而志靡也四與内近其情親其語禍福之際則介然易厭是以勁而自喜五與内遠其情疎雖忠告

而善道之不能勿疑是以動而有厲上六去内益遠動而得剛過于高亢有遠引之志無内顧之情故曰引兌以其無闗撼否故不係吉凶之占

䷺巽上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積聚解散之名涸陰冱寒百川東合東風解凍渙然流通故曰渙亨巽風在上初無形質而能感動乎在下之坎水至誠無潙上承乎巽有神理潛感之象故又曰王假有廟外互艮爲門庭廟象也内互震爲匕鬯王假于廟之象也冰渙川流故利涉大川逆風絶流則

違理而犯險是以利貞

初六 用拯馬壯吉

九二 渙奔其机悔亡 机即軏字轅耑特衡之木

六三 渙其躬无悔

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結至險于下者坎也渙至險者巽也巽風不動則坎險不解當其不解之時川流凝寒車馬得暫通焉坎爲曳爲亟心於輿爲多眚故初則用拯馬壯吉二則奔其軏悔亡蓋以堅冰之下至險存焉履冰犯險車馬實恃馬壯軏奔險斯渙矣鞠身致力爲躬六三渙其躬者程重負也三近于巽坎險將渙故履險者釋其所負懼陷溺也自四以上巽風既動坎之至險渙然解矣已渙者不可爲象故復取人事以明之坎險在下隱伏而多眚則群盜也四在其上而臨冶之大臣之象也六四以柔變剛果毅善斷其才足以解散其黨而無定其衆故曰渙其羣元吉然而猶有懼焉於是九五以大君之尊變剛爲柔布其德音眚災肆赦以大誥于天下向之反側疑貳者渙然而大定矣此盛福也又非大臣之所敢與也

天王居此庶无咎乎故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極之世至險已平羣疑已解宜乎安居今動而遇坎故爲疾病之象内坎心病也外互艮爲鍼砭上變坎體爲血以艮加坎而得血焉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澤何以爲節澤節水也坎水之委輸無窮兌澤之容納有限古之治水者多其溝洫廣其川澮潦則隄而瀹之旱則汲而引之制節有方旱潦不病水歸其壑民受其利是以節亨蓋有不知通變厚爲隄防以壅遏乎川

流者違拂物性物將苦之矣是鮌之治水也豈貞常之道哉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之貞也節在内者也兑爲口舌出好興戎君子之所必慎非其時無其位君子不自見焉初九卑下無位宜乎退處故曰不出户庭无咎九二動得乎中有時有位所宜出而當事者也今剛變爲柔縮瑟不斷徘徊門庭坐失機宜故知其凶三爲兑主所節尤非一端言語起居服食財用皆所當節者也乃今剛復自居不知尅節唯務逞其所欲後悔之嗟行且及矣又誰咎乎外互艮爲門初二皆在其内故有門户之象

六四安節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悔也節在位者也四大臣也五大君也上下有分名器有等貴賤小大各有職守不相覬覦故君莫難於不奢臣莫難於不僭六四柔變爲剛守正奉職能安其位者也九五剛變爲柔節約自甘能愛其民者也能安節則不僭以犯上矣能甘節則不傷財害民矣焉往而不可尚也哉上六之動節過乎中矯激違時崖異自是夷齊餓乎首陽泰伯逃乎荆蠻乃其事也彼常人者謂之凶矣求仁得仁又何悔乎

巽上兑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積精誠以感物物爲之感是謂中孚孚者禽鳥嫗卵之名也卵之性善孵不孚則不成人之性善感不誠則不應上二爻鳥也下二爻其巢也中二耦者鳥卵象也卵屬巽巽莫如豚魚一精所感而千萬之卵咸受命以有生焉以寡感衆之效莫過乎此故曰中孚豚魚吉兑爲澤巽爲風爲魚豚魚又能占風而不爽者也巽木入澤故又利涉大川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初爲孚嫗之始鳥巢所託宜乎安固今變爲坎有傾陷之憂故示之以虞吉虞者掌山澤之官禁禦害物者也爲之厲禁則百物无它而獲遂其生故曰有他不燕叮嚀之意也九二變震震爲善鳴所孚鷇矣禽之善鳴者

莫如鶴故取鳴鶴爲象五則鶴也二其鷇也鶴鳴于前鷇和于後君倡于上臣應于下一德相感无遠不至好爵之分誠之至也兌以陰柔承巽故能相孚今六三變乾剛固不坼巽雖極其伏嫗之誠兌則拒而不應蓋賑憒而無成者故有得敵之象上下睽異情志不通有如讎敵之相遇故巽或鼓之兌則罷而弗答巽或泣以感之兌或歌笑而自若動之不善蓋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巽爲風其性善動然當孚嫗之時必其精誠專一乃能下孚于兌四之動也過于剛剛則幾不可親五之動也過于柔柔則幾不足恃皆非所以成乎中孚之道者也巽雖二三其德兌則誠一不移故四有月幾望馬匹亡之象五爲有孚攣如之象然皆獲无咎者巽無大過故也蓋善嫗伏者莫如雌雌陰物也月之類也月體之虧則其常也其盈而望則非常也馬以兩服兩驂而致用其相匹則常也匹而亡焉則非常也斯雌禽不終所孚之象也九五剛中有執故能孚今失之柔所志不固故戒之以攣如而後无咎欲其堅伏嫗之德而感有孚之功也上九變坎爲狐爲盜患自外來號咷求援故有翰音登于天之象翰音雞也見患而長號者唯雞爲然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好惡失中之謂過小過者矯世厲俗小有所偏也艮靜而震動震作而艮止兩相矯枉所以救其失而歸于中故曰小過亨利貞卦體二陽四陰陰過于陽陽失其位陰則居中用事陰德吝嗇而儉約不足大有所爲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艮山也震足也足加于山履險而陵

高也故有飛鳥之象鳥古之君子弋不射宿飛鳥遺音去人近矣取弋之道也是乎進以取禍者也故係之古曰不宜上宜下大吉明悔過者之足尚也

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鳥不高飛則不受弋人不過舉則不致患勿以過小而

爲之爲之稔而積焉過有不勝其大禍有不勝其辭矣初六飛鳥以凶上六飛鳥離之凶皆以飛乎過畢要始終而詳之也初上兩爻皆變爲離離爲目所以施弋者也初去人近故知以凶明不免于死也上去人遠而曰災眚明其不幸而被禍也六二柔動而剛足以補六五之不及以家則有益祖之妣以國則有踰逹之臣上恃下以無恐外恃内以無困是以无咎六五變兌出自艮山之上宜爲雨澤然以陰不能大有所爲故曰密雲不雨兌西方也故自西郊震爲飛鳥而之兌兌爲毀折五爲君公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三四兩爻本已不及今其

動也復去陽而之陰不及之中又不及焉所以重申防虞之戒動之不善者也不著其象但係其占而已

䷾坎上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坎水在上而潤下離火在下而炎上各致其用物无不濟故名既濟水火得位功侔造化無微不通故曰亨小然猶懼其過當而致害也故利貞水雖潤下其究也足以懷山襄陵火雖炎上其究也足以燎原焚棟故曰初吉終亂蓋先聖懼人狃於既濟則至危亡戒其慎終如始保大終吉耳

初九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 高宗伐鬼方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 繻有衣袽終日戒（王弼本繻作濡）

九五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 濡其首厲

此觀於濟涉以爲象也西北山高水急津涉之所易盈易涸故其人不便橋梁而便徒涉涉者多繫匏以防危厲離爲大腹匏瓜之象則涉者也坎爲川瀆則津濟也初二雖濟足未涉水故有輪茀之象離爲中女女婦之

濟必以車初變在下故曳其輪二變在上故喪其茀初九涉淺故所駕之馬濡其尾六二涉深故蔑駕而僨車有喪必求求者無事于逐七日自得内互兌數七而離爲日故知其爲七日也九三臨乎不測之險億度弗審安危繫焉故以高宗伐鬼方爲之象外坎爲盜約象爲山盜負險固是以用力至于三年乃克以明康濟之難也四始陟川故濡其衣上犯深淵故濡其首唯九五一爻酌中而動深則厲淺則揭無復濡衣濡首之憂動之時者也故取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受福爲之象坎爲幽隱鬼神象也五變坤坤爲吝嗇坎爲酒食禴祭象

也離爲牛而處祭祀之時殺牛象也離日也坎月也月生于西故坎爲西鄰日生于東故離爲東鄰坎祭當時故雖薄受福離祭後時故雖豐不享以明待車而濟未若徒涉之爲利也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上水下火兩致其用生者可熟剛者可柔故名既濟今也上火下水兩違其用烹飪未設化功未施故名未濟六爻陰陽雖皆失位然而剛柔相配二五相應水火已具設施不難故知其亨時乎未濟則當俟時之可濟而後濟其鑿矣若違時躁進以取敗是小狐濡尾之象也何所利哉北方羣狐渡氷審聽流澌無聲乃後敢濟小狐智短而躁於其初涸即濟是以濡尾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之人急於求濟坎險在內必宜詳慎而後行初六汲汲犯險以汔濟故有小狐濡尾之吝九二動合乎中始詳慎矣然猶未免曳輪之艱以其未能出險故也動而涉艱未若不動爲善故係之曰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三在坎險之中猶未能濟內互變乾剛以陵人在外之離甲兵有備是以征凶坎大川也乾健卦也涉乎下則利征于外則凶故知利涉大川九四之動始出險矣未濟者今既濟矣故係其占曰貞吉悔亡四之互體自坎得坤坤爲地則國邑之象也克大敵者必資助于大國已克則慶賞之典行四爲公侯而得坤土是受邑矣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之象震用者高宗二字之誤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五已涉險未濟者亦既濟矣去危即安當守貞吉乃克无悔戒妄動也離爲日光六五變乾乾爲君子光明正大以臨幽險足使群邪革面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獲濟而樂人情之常故飲酒而无咎離爲目上爲首今變得震離失其明首爲之動荒淫流湎之象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易象通卷之八終

易象通跋

予讀易山中十有五年而無所窺得阮籍易通而悅之非其至也又五年與王孫伯壘游授我易象通蓋尊公鬱儀先生所論著也予讀之始如發蒙又十年庚戌暮春同

社脩禊事于龍沙從鬱儀先生問易庚授我天寶藏書庚幾窺淮南鴻寶之秘矣明年吳體中先生命予梓易象通以行于武林而黃貞父亦命其門人剞劂詩故並行焉夫其藏於豫章也或訾之為覆瓿

而鬱儀固曰後世復有子雲必我知也予雖不敏自附于先生之桓譚其亦可乎夫易也者象也象也者盡意者也通也者推而行之者也宓羲文周之易作於[illegible]

之下鬱儀之

原缺

周易象通八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字鬱儀寧獻王七世孫萬歷間
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是書惟釋上下經文不及
十翼大旨欲稍還古義而轉生臆說如不用陳摶
先天圖亦不用周子太極圖是矣而別造河圖四
謂三代以來世藏秘府以爲寶學者莫得而窺迨
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於外是出何典記乎邵
陳以前無論矣耿南仲張根諸家皆徽宗時人王
湜以下諸家皆徽宗後人何不一見也其說易以
象象取於互體變體是矣然如謂乾居西北當奎
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已穿鑿附會至於解既
濟云涉者多繫匏以防危離爲大腹匏瓜之象則
涉者也坎爲川瀆則津濟也因外卦爲離而生大
腹因大腹而生匏瓜因匏瓜而牽合於繫匏涉水
以還就既濟之象易果若是之迂曲乎又解困卦
初爻二爻云坎爲叢棘初其株也六三居泉谷之
間故爲石梁株木石梁皆因未涸而爲橋梁是急
於濟渡而遭困也因坎生叢棘因在初爻而變文
曰株木因六三在兌坎之間生泉谷因泉谷而生
石梁而省文曰石易果若是之晦澀乎上經始乾
坤而終坎離下經始咸恒而終既濟未濟確有義
理序卦即不出孔子亦必漢以前經師所傳謀㙔
乃合上下經而一之易未經秦火訛脫甚少而謀
㙔或隨意改字或動稱錯簡衍文甚至漸卦上九
併經文改爲鴻漸于逵並不言舊作鴻漸于陸其
武斷尤甚謀㙔以博洽名此書尤爲曹學佺所推
許其實多出臆見不爲定論也

重訂易經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六經堂刻五經疑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疑問十二卷》提要

五經疑問六十卷　明刊本

[illegible]

序重訂易經疑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韋編三絕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別爲彖爲象象各卦爻下又分其爲上下繫傳云伏羲文周之旨斯闡無餘蘊我後世學易者宗焉

有發明注疏然唯程傳本義盛傳今顧二氏之書間有異同而後來解者無易拘泥於其辭曰易不可典要也嗟乎豈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爻之爲唯其時物又曰知者觀其者也其語豈不直截明甚後人每於字上填入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善矣文化云爲吉事有祥曾閱幽先見乎幾善惡之說並發之宋耳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與幾其旨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

又曰惟幾惟康吉之先見確可証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不築晦蝕哉余小子無知安敢僭妄爲惟俯得窺測蓄疑思問二十年今大加裁訂求正于海內諸大方高君子倘謂妝今所問或一言之築

彖辭則思過半是知卦与爻之辭至
大旨無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者之紛
紛乱且孔子於卦文辭發出一時字繫
傳又指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
收於諸卦六曰時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
足而用九用六特發於乾坤二卦用九
曰見群龍无首吉隨承說乾元統天六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用六曰利永
貞隨申以大終也謂左右其大以有終
又發无成代終之語諄諄焉則乾坤二
卦之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象安窮
大衍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於易俾藏之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
末則皓首窮經之至幸也而非所敢
望也

萬曆庚戌閏月

烏程後學姚舜牧書於乙藜閣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字不作天字看乾自性之健動而得名也天地間有健而動者有順而靜者有動於下者有陷於中者有止於上者有入於下者有麗於中者有說於上者伏羲見兩間健順之大者莫如天地而動而陷而止而入而麗而說天地人物皆有之故彖象文言繫辭或以天言或以人言或以物言初不定泥此乾字作天字也

天地日月雷風山澤盡天下之法象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盡天下之造化人身小天地此八者无不具焉乾字所該甚大天地人物皆有之而聖人作易之意无非開物以成務故纔說一乾字便着在人身上去人有此乾道光明正大與天同運那一件做不來那一件行不去故文王繫以元亨二字然天下之大通者唯此正耳少有不正元亨之謂何故緊切下利貞二字此貞字極方嚴極活潑離却這个便不是貞執却這个便不是貞爻辭潛見惕躍飛亢茍非其位便是離着茍非其時便是執着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利貞之說也

今人纔講利貞便說定守而不渝不知此貞字是个活字所謂利貞者亦非定守而不渝之謂也此理至正而隨時屢遷六十四卦皆有之故在乾曰利貞在坤便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自屯而下繫貞者十之七八而各不同或單言貞或兼言利貞或曰元永貞或曰可貞或曰不可貞或曰利君子貞或曰不利君子貞或曰利艱貞或曰利女貞

或曰旅貞或曰亨貞或曰亨利貞或曰大亨貞或曰光亨貞或曰小利貞或曰貞吉要皆隨時隨地而爲之而間有不繫貞字者此理未嘗不在纔執着便不得爲貞矣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是此貞字

乾健動乾易知便是元亨須健動須易知便是利貞此理最大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之作義則在大處立論耳

初九潛龍勿用至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總是利貞處總是元亨處纔元亨便是利貞纔利貞便是元

亨四字分不得
曰乾可盡六十四卦卽曰屯曰否之遇之不同觸
處皆坦途也皆乾道也曰元亨利貞可盡六十四
卦之辭卽勿用有攸往不利君子貞之類之不同
觸處皆有正理也皆有可亨之術也此謂聖人開
物之教

初九潛龍勿用

此當通六爻看又當各一爻看各一爻看見初九
之宜潛通六爻看見潛之不終於潛

此聖人在下位者卽他日可舉而加諸上位之聖

人也故取象於龍而以潛見惕躍飛亢擬之明非
終隱而不出者通六爻看自見得

此潛字下得最妙凡天下大經綸大臣濟皆從邃
養中發出九本能變化而時居於初且宜邃養而
不出故擬其占辭曰潛龍而敎之且勿用焉勿用
者勿輕用也非敎其終勿用也曰潛就有个見意
在曰勿用就有个用意在特當潛之時且未可用
耳

潛見惕躍飛亢是處是貞是處是亨

其象潛龍其占勿用二語余不能无疑焉凡繫於
卦下者謂之卦辭繫於爻下者謂之爻辭占不過
占此辭耳其取象於龍而又取象於龍之潛見云
云者聖人開物而无以啓其明故擬象而語之若
曰此必如龍之潛而後可此必如龍之見而後可
云耳非上半爲象而下半爲占也大傳曰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指其本
體變指其當動辭指其所繫占指其所用非玩占
之中又分有象占之別也

本義中如屯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
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如需坎水在前乾健

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此象是本體之象也
聖人因卦爻中原有此象而繫之辭非鑿空杜撰
而爲之者如此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龍戰此象
是假物以示之占使觀變而玩占者昭然若發矇
而鼓舞云爾非分象與占而爲二也故嘗爲之說
曰朱子本義云卦有某象某象者聖人本象以著
占也卦爻辭或取象於某某者聖人假象以立占
也總之爲占辭而設而非所謂某象如此某占如
此之說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占詞是一氣語非擬九二象見龍在田了其占
乃教人利見之也大意謂聖人養德於潛時可施
用如見龍在田一般正當及是時上佐聖明大顯
其霖雨蒼生之業所謂達可見諸天下者蓋周公
教之不終於潛耳聖人繫六爻是一意今人各分
析之而其中又分爲二事竊不敢謂是也
潛在重淵之下在田則已露頭角可爲霖雨矣舜
發於畎畝尹起於有莘正其事也
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出潛離隱此正可用世
之時也此尚不出不自負於明時乎伊尹承湯之

三聘幡然身任天下之重此正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獨舍龍稱君子君子即龍也位高任重比初見
者又是不同時須日乾夕惕危可无咎无咎者善
補過也夙夜不違朝夕靡懈直何等兢業之至而
僅可以寡過此以見鴻鉅之難肩而高危之不易
處也
乾六爻皆剛健无分別辭各以其位繫之耳初性
體本能潛二性體本能見三性體本能惕即四五

皆然非獨三之性體剛健能乾乾而惕厲也
厲危也爻辭多用之然有主危於事者有主危於
心者危於事者處時位之適然也危於心者以此
處時位而危可使平也蠱初爻之厲終吉復三爻
之厲无咎頤上爻之厲吉主危於心言此與各爻
辭俱主危於事言
乾乾謙謙坎坎蹇蹇夬夬井井二字相連皆重本
卦之名其義皆有所取者莫輕看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大抵變革之際所謂非常之事即聖人處此亦遲

回審顧有不敢輕遽爲者誠重之也重之則已可
以无失而亦不至於禍天下萬一不慎能无一跌
而赤吾族乎四本當躍矣聖人爲下一或字直令
謹畏小心方與其无咎蓋其所處非直九三之高
危而其所兢畏又宜甚於九三之乾惕也
二已在田矣四曷云在淵田其所游衍淵其所奮
起乎四居上之下故稱淵焉
龍潛於淵躍於淵故有重淵之說
或躍在淵不專主革命者說如伊尹之放太甲周
公之征管蔡其一舉動關係於天下不小必放之

不以爲專征之不以禍天下乃可行耳此取象於
躍淵而特下一或字葢聖人處勢節之地亦必四
顧而躊躇其此類也夫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聖人居天子之位霖雨遍寰區翔海宇矣而親賢
下士以輔太平自不可緩者此堯以不得舜爲已
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萬世稱聖人於不朽
也
二典中咨岳詢牧明目達聰正五爻利見大人事
或曰文言利見大人原就見九五說子曷謂利見

在下之大人也曰元亨利貞文王曷嘗以四德言
哉文王謂占乾者當得元亨利貞孔子謂乾有元
亨利貞之四德故別言之周公謂占九五者如飛
龍在天當利見在下之大人孔子謂九五龍飛在
上爲天下所利見故別言之葢道理橫衡直撞原
无定在故就所擬重發明之不嫌其爲同就所見
各發明之不嫌其爲異不必拘後人之說反統前
人之說而曲爲之解也是故有伏羲之易有文王
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
上九亢龍有悔
聖人无亢時有亢周公係亢龍有悔一語葢據其
時責之且就其事惕之令處此者持盈滿戒高危
凜乎喪亡之无日此之謂易道也四海困窮天祿
求終其知亢之義乎
有悔者悔其所必有也此語直何等警惕
此六爻宜通看初在下宜潛而勿用矣出潛則見
也勿用於世可乎見則任重處危其係匪細故以
惕警之至於改革非常則其事抑又大哉故以或
疑之躍而飛將有適然此不可不知所先務也飛
而亢理有固然尤不可不知所亟反也聖人謹於

乾道之始終葢如此
分六爻言孔孟之窮於下也伊傅之起於野也周
召之愼於職也湯武之審於時也堯舜之陟於位
儆於危也通六爻言舜之緜於下也開於帝也愼
微於登庸也避於南河之南也允執其中而亦以
命禹也故以六人言亦可以一人言亦可各以一
事言亦可統以一事之始終言亦可必執而泥之
曰此爻如何彼爻如何其象如何其占如何則不
可嗟乎明於此說者其知易之義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用說者謂變剛爲柔變柔爲剛是矣然乾
天下之至健也坤天下之至順也健順若何以爲
變耶且聖人開物成務用九用六分明教人之用
九六也若何教其變剛爲柔變柔爲剛耶愚謂乾
坤六爻聖人已各著占辭以前其用矣然或恐各
一以爲用不知其義之通貫也故於乾六爻下總
用九二字教之曰見羣龍无首吉謂六爻如羣龍
而時至事起未嘗露有頭角用九者必見此羣龍
无首而後吉何者天德原无首而用天德者不可
以爲首也觀大哉乾元資始統天則可驗龍之无

首矣故下繫承時乘六龍以御天說到萬國咸寧
處是則其所謂吉也於坤六爻下總用六二字教
之曰利永貞謂陽大陰小小須左右其大以有終
是之謂貞是之謂永貞也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等語則知以大終爲永
貞之利是周公總教人善用乾坤之九六也恐非
變剛變柔之說也敢問高明

潛見惕躍飛亢是羣龍之變化而皆隨時以爲之
初无端倪之可指是謂无首

纔說見羣龍无首吉隨承說乾元資始乃統天隨
又承說時乘六龍以御天直說到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是之謂見羣龍无首吉後復申之曰天德不
可爲首正謂此首之不可爲也又兩申之曰乾元
用九正謂用九者必如乾元乃爲見天之則也繼
又承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云云正說此天之則
教用九者必至於是乃爲見羣龍无首吉耳此皆
聖人之於天道處其妙處說不盡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孔子之易也文王見乾道之大而係元亨利貞
之辭以開萬世之蒙孔子見此四字具有天人之
道而又見天人之合一處无非一時之所爲故言
天之元亨隨繼以聖人之元亨言天之利貞隨繼
以聖人之利貞更不分別更不提撥所謂聖人之
於天道也其信然乎

乾道極大而莫大於元元是乾德之首所謂其靜
也專其動也直之初也動直之初那一物不資之
爲始且此氣初動流行不已爲亨爲利爲貞而貞
下又起元无非一機之統攝如天王之大一統然

故以萬物資始乃統天贊之而始則必亨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其所必至者雲雨天之氣而其行其施一天之時爲之時至而雲雨而品物隨露其形若流出者然乾固不知其所以施而品物亦不知其形之所以流此造化之極神極妙處而終始之機此亦可以窺其微矣故聖人大明此乾道之終始不外於六位之時成隨以此六爻之變動而見之於出政臨民之際蓋其所資始而統天者惟時所雲雨而流形者惟時時即是易易即是天乘龍御天即六位之時成即乾道之終始更无間別

此聖人之大有造於斯民而與乾同其運者且乾之資始流形即是其變化處日漸變化日漸生成自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謂之利貞此性命者何太和者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繼善成性一太和也各正云者各一其性命各各全具而无缺似見其所謂利處保合云者充然一太和完完凝足而无虧似見其所謂貞處故以乃利貞明之而聖人乘龍御天所以培植其性命涵育其太和者亦既至矣則所以聿觀其成者亦猶乾道之變化聿觀其利且成而已故終之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爲首出庶物云者非置天下於不爲也聖人之所可爲者已見於乘龍御天之時而涵養漸摩以俟其自育自成即聖人亦无可用其力故恭已无爲於民上而百姓平章黎民於變時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何爲哉无心而造物也聖何爲哉造物而无爲也何天之非人哉其時行一聖也何人之非天哉其時憲一天也文王以元亨利貞四字係乾之辭孔子以元亨利貞四德明乾之道且无別於天人无分於終始而直究其所以鼓萬物育萬民者同流而无間乾道其无遺蘊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此生氣氣之始出萬物皆資以爲始而繼之雲行雨施又繼之各正保合不過此生氣之接續耳萬物資始下隨着乃統天三字見此氣不獨能始物而已者所以冠四德而稱大

无中初析曰始資者藉也藉之以爲始也大傳曰乾知大始又曰乾以易知以易知故物无不始而資之不窮也

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亘貫終始而不息是蓋天之造化皆此元之所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

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爲始故下文有終始之説

雲雨非二物雲一行雨便施矣薰蒸透徹爲雲沾濡霈澤爲雨此皆生氣之不可拆遏處而種種物形與之而俱流此所謂時雨之化也此流字下得極妙

乾道之終始不過一時時便有个漸次在乾六位次第而成昭然乾道之終始此便是六龍此便是天道聖人時乘以御天則不獨能主大始而雲行雨施遍洽於光天之下矣此以爲聖人之元亨也

以六位言曰時成以六龍言曰時乘以時成言曰六位以時乘言曰六龍乘龍御天云者乃孔子化工之筆意究之則應天時行已耳

始物時也亨物時也遂物成物亦時也時无定在而萬物終始於斯乾道亦終始於斯聖人心與天通其始其終昭然於空洞之內故覩乾於易見得此六位者无非以時而成因便有許多靈變不測之用爲潛爲見爲惕爲躍爲飛爲亢一乘其時以爲之眞若駕六龍以上下而天道之終始皆在我統御之中者此之謂天道此之爲易道此之謂聖道

伏羲之易六畫而已文周設卦觀象而繫辭曰六位曰六龍孔子因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雖神聖曷以乘曷以御哉時潛而潛乘也即御也時見而見乘也即御也而惕而躍而飛而亢莫不皆然皆乘也皆御也是聖人一六龍之變化而龍在聖人駕御之下也是聖人即天道之流行而天在聖人統御之內也是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聖人與龍與天更无所別也讀者當以意逆辭毋以辭害意

聖人治天下唯教養二事而中間却有許多漸次在至於經之綸之之後又却順其自生而俟其自化直到萬國咸寧時只此乘龍御天之心但乘龍御天則爲雲爲雨潤澤蒼生於元亨處較切故夫子發於資始流行之簡末耳

變化二字細分之有別此承上資始流形言不宜分析總言此乾道之變化无有止息耳乾道之變化既如此時至於利物自遂時至於貞物自成孔子因乾道之利貞不可見故以物之各正保合言之耳各者各而不偏也正者正而无缺也有不相

凌奪不相假借意分明是个利保者保而不失也
合者合而不分也有充然完足盎然發生意分明
是个貞故曰乃利貞乃云者利貞不可見此乃見
其所謂利貞也

性命太和從來分屬理氣愚獨不以爲然性命者
物之性命也非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乎
太和者物之太和也非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不可以理氣分此性命太和獨可以理氣分哉盎
性命太和之凝聚舍却太和更无性命太和性命

之流行舍却性命更无太和且非獨此也即性命
二字亦不可分物各有性而性命於天故總稱之
曰性命耳分性命爲賦受而又分性命太和爲理
氣則支離甚矣且各正性命分明是利保合太和
分明是貞利可獨以理言貞可獨以氣言耶理氣
之說發之宋儒孔子之易所未有也愚不敢信而
從焉

本義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冲
和之氣也此數句但釋字義不分理氣本義此言
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

此數句語更一串亦不分理氣

究竟性命太和是一氣其在物者即其在天者非
有二也漸次在各正保合上見得利與貞耳

首出庶物非穆然无爲聖人无日不經綸猶乾道
无日不變化但其民各正保合如萬物在變化中
聖人亦俟之而不見其經綸之迹耳夫何爲哉恭
巳正南面而已矣正是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景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觀此个健字見乾是健的名目天地人物皆有之
非獨天可稱乾也天地間至健而大者莫如天故

以乾言天耳

天行无止息全是健故曰天行健天與人同此健
吾人不如天行之健可謂善法天乎故曰君子以
自强不息以者以身體之之謂自强不息統是一
个健而緊要在一自字上天不息人受此天命亦
不息纔一不强便息矣而强則孰能使之君子奮
然於其始而毅然於其終此心之强无少間斷與
天行一般全是自做主張此夫子以自强不息四
字合着天行之健一健字

天行健天之不息也天以之君子自强不息君子

之健也君子以之此夫子下以字之義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子思子曰純亦不已正與此相發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象傳之始象有推原其旨者有直解其義者有單舉其一辭者有徑述其辭而加轉一二字者有發其意之未盡理之未明者種種不可殫述而總歸於發明爻義則夫子三百八十四爻之易固出入於周公三百八十四爻之易初无異同於其間也

揭一陽字便見是人之龍便見其當用而時方在下則未可見之施用耳此推原而發明之者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施則普被於上下矣此直本其詞而發明之者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單舉一詞而全發其心事者大臣居高履危全在此心之運量日乾夕惕啓處不遑正是他反復於胷中而不自寧處夫子下反復道三字極善發大臣憂惕之心此道字作虛字看卽行字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直舉爻辭而特加一字以明之者九四之躍原欲進而有爲於天下特以時方改革其舉動不可不愼耳遲回審顧量而後進復何咎哉此全發明九四之心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此直本爻辭而釋之者大人謂龍造謂飛而造天據周公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一直語夫子以大人造也釋之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則此个大人分明是飛龍在天之大人而利見之者在天下之人不可泥定看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地間極不好的是个盈字盈必毀時乃天道如之何其能久此本爻辭而明解之者見得上九之亢其病全在於盈識其盈而亟反之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揭指其要義而明釋之者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然中間却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爲之者不時乘而自爲主天德之謂何故特揭不可爲三字示用九者所宜知

天德无首於何驗之驗之四時人以蠡管窺測曰
分至啓閉耳乃分至啓閉首在何處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子見易理精微不同於他經而又見乾坤二卦之蘊奧不同於他卦故彖象之外復有文言而至再至三申釋之不已眞所謂終日言之而不盡者
此元亨利貞即是人之四德不必覩仁義禮知字

面元者善之長也四句就性之本體言君子體仁四句就盡性合着本體者言君子行此四德者一句方揭其所以盡性者全由本體之徙來故曰乾元亨利貞見人同此乾同此四德而或不能行者自失其徙故耳所以君子貴自強不息之學
此全以人道言不必入在天在人之說
人有四德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此皆所性之善而元居其首主始而統攝實惟善之長焉亨具衆美凡秋叙之可嘉者會聚於斯是嘉之會也利以各得其所言得所則无不宜而初无拂戾於其間是義之和也貞言乎實理之具備萬事萬化皆權輿於斯而依之以植立是事之幹也此四德人所同具者惟君子爲能體仁焉仁者人也原非二物君子體仁而合爲一則舉一身皆仁之充益舉天下皆君子之一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君子完全一亨而嘉无不會則禮之本體即在于是合着而不參差故足以合禮利者義之和君子物各得所而无不利則如此而爲義者如此而爲和更无一毫之乖戾故足以和義貞者事之幹君子實具此貞而完固无失則萬事之楨幹植立於斯故足

以幹事即此看來人具此四德而不能行惟君子行此四德者若天之行无有欠缺无有間斷實惟自強不息克全其本體之徙乃能與於此耳故曰乾元亨利貞蓋文王誠見君子之行此四德而係之以此辭也同具此德者尚法君子之自強哉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性那有不善而所統於元所謂仁體事而无不在也曰嘉曰義曰事不過此善之別名耳故曰元者善之長此長字取君之長之之義
四德不過一个生理生理渾淪而托始於元既始

矣便有許多天秩天敘在此性體之美而暢者故
曰亨者嘉之會
物各得所曰利物各得所全由辨別來如何上如何下如何內如何外如何親踈如何貴賤各各令得其宜而各得其宜處即各各安之而猜疑間隙之不生忿疾乖戾之不作是其宜未嘗不和也是義固所以利之也故曰利者義之和
貞者此理之正當也此理正當自然誠實而完固故下貞固二字不必以智字解
此四句皆言性體然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講

解文義者當不必專主內言
體仁者體即是仁也本義以仁為體猶較為二
人各具生生之理仁原是吾體只緣私欲一萌體與仁始分為二耳君子全體此仁注想舉措无非惻怛慈愛之流貫便通天下為一身以父母天下為王道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足以者足足完具而无歉也下倣此
上曰嘉之會此曰嘉會益言嘉者无不會一如性體之本然也此語何等直截若說嘉其所會便與上嘉之會也別矣

嘉之會總來一个禮嘉會則此禮完具於我矣盖本來禮如此今之嘉會亦如此足足合着更无差謬
天秩天敘統聚於斯曰嘉之會天秩有禮五禮五庸哉天敘有典五典五惇哉經之綸之燦然具備曰嘉會嘉會便與嘉之會一般樣故曰合
利者義之和利便是个義義便是个和義之不和物烏乎利物之不利義烏乎和君子辨物居方使各得所則其分之秩然處无拂无戾一本體自然之義本體自然之和故曰足以和義和義即義之

和聖人只倒得一下耳
亨者嘉之會也嘉會便是亨故曰嘉會足以合禮利者義之和也利物便是義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或減一字而居上或倒一字而居下意明理透不可捉模真是化工之筆
貞是生理正當處生理正當處極誠實而完固由此生出萬事來自然植立不倒壞故曰貞固足以幹事
元亨利出仁禮義三字貞不出別字何也貞下起元欲易一字不可得也

體仁足以長人完得一个元嘉會足以合禮完得一个亨利物足以和義完得一个利貞固足以幹事完得一个貞故復提君子曰乾元亨利貞乾即指君子元亨利貞即指君子行此四德者不必以天道比並形容

此行字即天行徤行字下得極喫緊盖四德无乎不備而无時无處无不可行此心纔少間斷便歇息不行惟君子自強不息方能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无時无處无非此德之運用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象傳說陽在下也此以龍德而隱釋之盖初九具有龍德便是人中之龍可上下天衢爲雲爲雨以膏澤天下矣而時方在下未可施用姑隱以待之耳此龍德而隱與未忘世故而隱及甘心枯槁而隱者不同故守不因世而易名不因世而成遯世不見是總歸於无悶樂可行則行之而不必違憂可違則違之而不必行總來自有分曉確乎其不可拔此其德爲龍德其隱爲龍德而隱者也此之謂潛龍辭曰潛龍勿用盖取諸此耳

龍德句是頭腦下不過發明此句耳盖聖人具有龍德自不以世爲推移故先着不易乎世句不易世便不成名便遯世而不見是然聖心却不以爲事但知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此之謂潛龍

大抵易乎世者不過爲成名計纔遯纔不見是便不无悶心焉此只爲看得樂行憂違不分曉故爲所移易耳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又何易焉不可拔句正應前不易乎世句

此要咏二不字二无字二則字不者絕不也无者絕无也則者則如此而他无留滯也盖聖人无憂樂以天下爲憂樂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此豈與不忘世故者之隱同乎哉豈與甘心枯槁者之隱同乎哉此其潛爲時潛而潛龍而潛者也

此爻之義惟孔子足以當之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代德愽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也句是頭腦庸言以下總明龍德而

正中意不必分何爲龍德何爲正中大抵乾卦六爻皆是龍德而時位不同故周公擬潛見惕躍等字孔子亦就此潛見惕躍等字模寫而申釋之耳要看得活

九二之龍德猶初也而時當正中已見而用於世故就其修爲者言庸言庸行必加信謹閑邪以存其誠焉雖恐其弗至即其善已蓋世而无矜伐之意德其漸被於上下乎而莫知其所以然是唯龍德之聖當正中之時者然後能與於斯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與其有君德者矣有君德而

施不過於天下乎象謂德施普也蓋如此

易重一中字正中者正當其中也正中與九五之中正相應故本其所修爲是大而化之之事而見於世亦成大而化之之業此統言其龍德而正中故下着君德二字以别於潛龍

君德者君人之德長人之德也有此德方可以君人如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是也非必王天下爲君德也雍也可使南面正如此

二既稱見龍矣不有言行關天下者乎曷以庸言庸行爲也噫此聖人之言之行所以有關於天下也庸常也用也常而可用天下孰加焉常人視爲庸而忽之聖人信而謹之其所知者閑邪存其誠之功而其所不知者善蓋於一世斯其德豈尋常狹小之德乎此其普被於天下而其君與民胥化焉而莫知其自也所稱龍德而正中者蓋如此所稱君德者蓋如此彼忽庸常不足爲而馳騖自矜于世者所就亦小矣其何以自見於天下

信是真實謹是篤敬此即閑邪存誠事此即善蓋一世處而此心全不矜伐其德可測識而限量哉所以被其德者皆化而不知也

閑邪閑字極妙人只有此誠而无窮之欲由外而入自非力爲防閑其曷以存此誠故曰閑邪存其誠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即是閑邪存其誠論語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克已復禮中庸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是戒愼恐懼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乾乾惕若其心只在進德修業耳德業皆本實心一有不實心體便喪失了事爲便頽廢了如何進如何修故其本全在忠信立誠忠信即是誠以德言曰忠信以業言曰修辭立其誠耳非二也忠信所以進德立誠所以居業只說一个大綱而工夫全在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上知至至之不是知至之所在而忠信以至之之謂知終終之不是知終之所在而修辭立誠以終之之謂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个忠信知終

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个修辭立其誠故下云可與幾也可與存義也蓋言此可以與於天命之幾微耳是所謂進德也此可與存此化裁之時宜耳是所謂居業也有是實實進修之心有是實實進修之事居上居下何驕何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而无咎也

德與業非二事進與修非二功忠信便是立誠立誠便是忠信知至至之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便是可與存義聖人必若此分言者示人一存心制行皆不可不乾乾惕惕耳非一日用此二項工夫也

進字對退字看修字對廢字看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語意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一般忠信只是一个誠惟誠則德日積而不知故曰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不是修省言辭之說修省言辭如何立得誠本義云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明着在修爲上說蓋業不在辭吾實實去修爲此詞先行其言則做得一事是一事便是立誠了做得一事立其誠一事可居之終身做得事事立其誠事事可居之終身是其所修

者爲可居也故業須上修字下一居字

凡德業皆始於知成於竟故知至知終下隨着至之終之二字至字終字要分曉吾人纔一嚮往便有个至在纔一履動便有个終在知得此是至實求以至之天命本體之精微便全體於我故曰可與幾也知得此是終畢力以終之即事即物之義便具存於我故曰可與存義也

修爲其所當言者是修辭修爲一不虛妄便是立其誠无先後纔修了便可居亦无先後

此德在人心本无不實是天命之精微也幾也知

至至之完却此理之實便通極天命之精微故曰可與幾也與幾卽是進德一事有一事之義實做得一事則一事之義體備於我故曰可與存義也

存義卽是居業要分曉

三居下之上昜云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夫子泛論也若曰君子若此進修上與下其皆宜耳故下繫承爻義許其无咎云

象辭云反復道也貌只爲此進修不遑耳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有上下進退意或則无常无恒矣非爲邪也非離羣也是自其心之无他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是本其心之有在非字欲字正相應

上下進退俱活字爲邪離羣无大别爲邪必離羣離羣是爲邪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非窮居達行之說就九四言進德修業正於此處得力擧動一不當德業之謂何進修之謂何其遲回顧視而不敢輕遽爲者正欲其及時也及時上着一欲字發九四心事極明此正申前進无咎意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相應六句剔出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本乎天者親上三句發明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

聲應氣求所該甚廣流濕就燥從龍從虎其氣自相附合不期其然而然雖欲其不然有不得不然者此可知聖人之作萬物所必覩矣此何以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是

本類本乎天本乎地正言其類之分各一其類則各從其類矣聖人人之類人所本也能毋親而共覩之乎

本義云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若此則動物不資生於地乎植物不資始於天乎何爲親之大别也愚謂本乎天者是日月星辰本乎地者是山川草木其類各有所本故所親之各異耳本字親字類字下得極妙類各有本本各相親孟子一本之說本此

象曰大人造也故以聖作物覩申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與高是本等然到此便自有盈意全在持盈而自下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則亢矣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无位是極貴高而无民是極高極貴極高賢人皆在下位而无輔此三句分明畫出一个亢龍來

此申盈不可久意極明

潜龍勿用下也

前云陽在下也此獨云下也見初之陽誠可用但以其在下姑隱焉耳不然樂則行之豈其所不能哉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君德雲雨變化上下何難哉特以時方出潜尚舍止於田故僅僅德施之普耳

終日乾乾行事也

大臣有多少事在進德修業而日夕之不遑正以行此事耳所謂反復道者蓋如此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欲及時而時之可否難此心最明試可而進可謀之他人哉夫子下自試二字發明或躍心事極明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五居天子之位盡所臨莅統治之若龍飛而大沛其霖雨者然此聖人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聖作物覩亶其然乎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易窮則變貴高而无輔則窮不知變矣災其能免乎識其窮而亟反之是在通變之聖人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何以不出羣龍无首字而特出乾元二字乾統於元而自始至終終而復始初无端倪之可窺是天德之无首也用九者若乾元然則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萬國咸寧矣故曰天下治也此正申天德不可爲首意

潜龍勿用陽氣潜藏

照下與時偕行乾道乃革與時偕極看陽氣潜藏天下文明乃位乎天德皆當在時上看

陽氣潜藏時當潜隱而未見君子龍德而隱亦與

時而俱潛耳

陽氣潛藏是潛之時非卽指君子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天下文明分明是天下有道則見當就時說本義却就見以後一段光景言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此時字最重行字承上行事也行字來言君子終日乾乾若此其行事何也與時而偕行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樂顏子之樂得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變革是非常之時君子當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可輕遽而无審乎自試其可蓋非獨解爲邪離羣之迹實欲及時而顯其光明俊偉之德業於天下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龍等耳曷稱飛而在天天德其所具而天位加焉則其時之適然而非偶者此重位字不重天德字玩乃位乎三字自分曉不然此諸爻者獨无天德乎哉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極矣變而通之而不驕不盈全在君子之斡旋與時而偕極能无悔乎哉

變通斡旋當在未極之時極而變无及矣要識得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統天各有分限而不過是天則有分限而如環无端是天則用九者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若乾元之統天者然乃見此天則耳所謂天德不可爲首而天下治者蓋如此

天則无首見天則是見羣龍无首也二見字正相應

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三條正是天則之可見處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須通章看纔見復申彖傳之意彖釋四德合天與人言更不分別可謂峻潔而渾成精約而曲盡矣而始之必亨性之卽情元之所以統天乾之所以爲乾與夫六爻之統體一乾乘龍御天之平天

下其旨較猶未暢也故復着此一段而分合旁通始終變化極其闡發而无遺此伏羲畫卦爲乾文王繫辭以來所不可少者發乾道之蘊教萬世无窮其在於此乎

乾有四德曰元亨利貞乾元者一氣初動而機隨以通始而亨者也是所謂資始流形者利貞者生理渾全而化隨以具性情也是所謂各正保合者而統之唯元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職司不狃於一偏而且不言所利神功又斂於寂若是所謂資始而統天者其大易加焉然此皆乾之爲也大

哉乾乎剛而不撓健而不息中而不過正而不偏純而不雜粹而不疵精而不可以名狀是四德之所爲始亨性情者是一元之所爲美利利天下者皆乾之情也而誰其通之六畫皆奇發揮乾元之蘊則四德之分合一乾之統體有曲盡而无遺者然則易其天乎六爻其龍乎聖人時乘此六龍以御天凡所經綸孰非所以膏澤乎天下而天下自底於太平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也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此也聖人其貞與天同運哉乾元亨利貞文王誠不獨言天道爾矣

乾元只是一氣此氣繼靜而動主萬物之始則其所鬱積於中者自然爲雲爲雨而物物各流其形所謂始而亨者也始而亨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始而亨而字下得極妙天地生生之氣由微而著而漸底於成有漸次无斷續卽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便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復起元无一息之間斷矣

一氣流行由始而亨而變化之不窮凡物各具一生理者各各完足而无歉而中間又含有生機爲他日始生之本是物之性情乾之利貞爲之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性情亦微有別但物具此性便含此情與始而亨之有漸次者不同故夫子只下性情二字

夫子雖言利貞故以性情驗之朱子又恐人不識利貞故曰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欲人卽此而驗其所謂性情也今作義者不謂性情却講性情之實非旨

此性情性字卽彖傳性命性字性情統是各正保合則性命太和斷不可分作理氣矣

乾始條要看能字不言字力量有限者可一而不能兼而自見其能者欲言而不能止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却是何等力量而歛却神功未嘗一言其所利此方是功用之大處故以大矣哉賛之

始而亨无庸言矣前言各正保合此只該性情二字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即具於此矣故緊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云云葢乾始直統利貞而利貞又元亨之本也此可以識乾之情矣故下緊承說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由資始流形各正保合說到始亨性情由始亨性情說到乾之情是易之至

妙至妙者也在他卦亦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嗟乎知情之一字其可以言易哉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已包亨利貞在內矣不言所利正與能字相呼應見其能如此又能不言如此所以爲大耳

美字是亨字利字是利字美利利天下便有成底意思在此語何等直截貫串必以不言所利曰貞愚所未解

四德流行一元統貫皆乾之所爲故以大哉乾乎賛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語意本極玄邃姑就本義模擬之一氣之通復是剛一氣之通復无間息是健一氣流行分限而不過是中一氣專主職司而不侵是正一氣略无淆雜焉是純略无疵纇焉是粹而純粹之極微極妙不可名狀處是精此皆乾道之藴所以能始亨能性情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皆是物也故曰大哉乾乎

純粹精承剛健中正言純是純一之純粹是粹美之粹精是精妙之精純而且粹純粹而又精一字深一字

乾只是一氣本義體用行立字面葢就此氣之見

於四德者模擬之耳

元亨利貞繫乾之下此賛乾之大一節少不得

彖傳六位時成是混淪說此正解其所謂時成也四德之分合一乾之統體總是乾之情誰能通之唯此六爻發揮出來分之即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之貫徹又統之即一乾之包括所謂始亨性情美利利天下剛健中正純粹精曲暢旁通更无毫髮之不盡是易之六位即是一个天之時而聖人法天之治无能出此六龍之變化也此一段是承上起下語

發揮與旁通何以別發揮如作文旁通是闡明此
題之旨
前邊時乘六龍以御天與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各
分開此但仍前時乘六龍以御天句增着一也字
見得聖人於此眞有許大經綸在隨援前雲行兩
施語象其所爲資始流形之元亨又變萬國咸寧
語作天下平也句著其所爲各正保合之利貞化
工之筆隨所黙綴意自豁如妙不可言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前云龍德而隱有樂則行之之語此發明其德之
果可行而所以潛者實以其時之未可用也
成德就已成之德言即龍德也君子以此成德爲
行矣待積久指日可見之行事者潛之爲言也其
時尚隱而未見雖欲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此申前陽在下也龍德而隱下也陽氣潛藏可謂
曲盡而无遺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凡德施之普到天下文明總之由涵養得來故前
去信謹閑邪此發學問寬仁見九二之龍德而正
中果非一旦乘蹶者之所爲也
大人明德親民有无限道理匪學弗聚其許大節
目匪問弗辨急遽欲速難以深造而自得居必以
寬私意苟且要非盛德之至善行必以仁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言行信謹
閑邪存誠此其體驗之實功而德施普也德博而
化固其推及之餘事耳故再言君德以深與之
寬以寬舒言即有寬大意仁以行之只是看得天
地萬物爲一體施爲措置之間自不容一私之雜
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之重剛即離之重明也乾體上下兩重剛三居
下重剛之上將接上體四居上重剛之下正華下
體而皆處非其中故皆言重剛而不中故其下各
際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等語非謂三爻位皆陽
乃稱重剛也若謂三爻位皆陽爲重剛則初與五
獨非陽爻陽位耶愚謂易所貴者中初居下故潛
上居極故亢而三四當重剛之際而皆不得中故

當惕當試是周孔立言之旨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如飛龍之來御下不在田如見龍之游行其時其位有非可旦夕寧者所可行者人事之進修耳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而无咎矣此數語發明九三之時極懇惻見進德修業斷不可不與時偕行也

照九四中不在人看來九三之進修正當盡其所謂在人者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正當乾道乃革之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且中不在人則進修之事亦已盡而无可為者但欲其及時耳故或之或之者疑其可以上可以進而不敢以輕遽也此正其自試處

或訓疑字甚當白九四之心事誠非為邪而離羣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一段極說得透總見大人與天為一耳

先天後天要看得活大人雖神聖亦由天啓其衷曷嘗有先天事夫子為此言者只見得大人與天為一隨所注念隨所經綸更无差別其先之也弗違而其後之也不悖云耳此皆是形容合一之詞不可泥執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天地間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此

自然之理亢的人只向前做去更不思忖後邊故與時而偕極聖人識其後而亟反之全是以一理自主持決不到盈滿處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知由明睿之先覺來而不失其正全在處之以道本義知其理勢如是數句極精晰可玩味

象傳發明爻義文言中釋象傳一節容一節必發揮殆盡而後已學者通前後探討得周孔之旨於百世之下不枉讀乾卦一遍

初再言君子見非君子不能處潛上再言聖人見

非聖人不能處亢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大抵剛健有爲的能主張天下事柔順耐久的亦能作成天下事故文王於坤與其元亨然坤有个正理在順是也此順不獨當守之一時必持之永久而不變乃可合德於无疆故繫以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以下正言牝馬之貞之意陰陽大較有个先後之分利不利之辨西南東北之別先迷

後得見分守不可以不明主利見存主不可以不定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見引類不可以不合此皆所謂坤貞也坤貞自然能安君子安貞而不變則所謂得者在是利者在是而事无不成矣元亨利牝馬之貞益如此

乾有乾貞坤有坤貞坤之貞只是一个順而又要順到底順不到底非順之至非安貞也故利牝馬之貞又說到安貞止

馬與能別全在順而牝馬性能耐久別於他馬是順之至也居後主利與西南不與東北是順是貞故總結之曰安貞吉安貞者安安不遷之貞也非安于貞之謂也安貞乃爲牝馬之貞故與之以吉以見其利書曰安汝止正是此安字

先後以分言乾知始坤作成其大分凛不可越越分則迷而守分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主字是主忠信主字利字是以利爲本利字作順字解觀彖傳後順得常自見得

此曰先迷後得主利彖却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分明利字作順字解彖曰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文言却但云後得主

而有常更不及西南東北分明後順是常而直守到底是爲有常故不復及西南東北也愚故謂先迷後得是教其守分之順主利是於守分中又教其存主之順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又教其存主既定必慎所與共爲居後之事而完却一个順之貞一節深一節

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是矣然不觀後天八卦坤方正在西南乎西南與東北正相反方以類聚故一曰得朋一曰喪朋

朋同類也一得一喪朋果有與乎哉曰有與也復

與蹇不曰朋來乎解不曰朋至乎豫不曰朋盍簪
乎是朋之善者一類也泰不曰朋亡乎咸不曰朋
從乎是朋之不善者一類也此二朋字雖不分善
與惡然坤居西南萬物皆致養焉是无成而代有
終者其類也是一朋也若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是東北方之卦是非无成而代有終者又一
類也又一朋也得乎此則喪乎彼矣夫子彖傳曰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正別東北之非其類也故曰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二句總是一意總是居後主
利而所與斷然其不可易故總承之曰安貞吉

坤只是一个順順到底也只是一个順說順而有
常則可說順之至則可說順而徒則不可
安貞二字分不得此後卦辭元永貞君子貞艱貞
女貞旅貞可貞不可貞亦俱分不得此後爻辭可
貞不可貞元永貞居貞小貞大貞女子貞婦貞幽
人貞幽人之貞女貞艱貞恒其德貞疾貞箕子之
貞不息之貞亦皆分不得盍卽此是貞非是安此
貞永此貞居此貞可此貞不可此貞也餘可各思
得之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隨以君子配之見占坤者必
如地道之極順而後可也乾元與坤元非二氣其
辨在先後之間故以大哉贊乾元而以至哉贊坤
元坤元何以爲至舉萬物之始不知其幾而皆資
之以有生初非自爲自用也乃順承乎乾之氣以
生之若臣之奉行君命者然是坤元之所爲至也
而其德可易言乎哉坤之德厚載物原與乾德之

无疆合故就其厚德之包含見藏用之弘由此厚
德之光顯見效法之大品物至此暢茂條達而咸
亨有不止流形而已者此坤之亨也然曷以利牝
馬之貞哉牝馬地之類也順也行地又无疆焉順
之至也以是知坤德之柔順承天而載物與牝馬
之順同而坤德之順承厚載與天而同其无疆者
與牝馬之行地无疆者同此占坤者必利牝馬之
貞也而君子攸行可異是乎哉曰先迷者失坤之
道也曰後得主利者得坤之常也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耳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耳是可見坤貞之不

可失也君子患不安貞耳安貞而不渝則吉可必矣謂其應地之无疆也地柔順到德合无疆處方是地道君子柔順到應地无疆處方是人道此牝馬之貞之利而占坤之不可不知者

大哉至哉何以别大以統天而爲言至以順承天而爲言也論語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便是大哉之乾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便是至哉之坤

乾元坤元以一氣初出之先後言資始者有其始

耳資生者從此成象之始生生而不窮也順承天照前統天看其順承亦貫到底與統天一般

坤厚載物二句不專在亨邊說坤之德只是一个厚厚故能載物而德合无疆所以資生順承者在是所以含弘光大者在是此二句所以綴乃順承天之下含弘光大之上也

含弘光大總是厚郤有體用之分含故能光弘故能大而由含弘以光大品物胥此以咸亨此坤之亨所爲彰彰較著者

坤之厚原合於无疆順承天施有萬古如一日者

故以牝馬地類二句發柔順利貞以示君子之當行

坤之道只是一个順順便是其常也故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後順莫認作後得後與順是二字順卽是主利利字後矣而又順乃得坤之常道故此曰後順得常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

坤居西南曰西南得朋足矣何以又曰東北喪朋人心不可兼與必與此不與彼乃見其與類行直到底无二故上曰乃與類行下曰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不是安而且貞亦不是安於貞坤柔順

利貞與天无極是地之安貞也君子攸行以下是君子之安貞也地安貞故與乾行不息同而德合无疆君子安貞故與坤順有常同而應地无疆應地无疆則所謂資生順承厚載咸亨者皆在君子之一身矣故曰安貞之吉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是以坤順之有常者合天之无疆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以馬之不息者明地之无疆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是以君子之體順者配地之无疆總之一无疆也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葢本於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說个行見其健地說个勢見其厚故繫以君子
厚德載物體之
地勢重重高下是其厚之載物處君子一身負荷
斯世匪厚德其誰載之內主慈良外施豈弟舉一
世甄陶而无外其厚即地之厚而其載即地之載
矣此厚字即本柔順利貞言
初六履霜堅氷至
乾六爻取象於六龍之變化示君子之時乘此六
爻又自為格初戒堅氷之漸上傷龍戰之窮而中

間主持幹旋全在君與相之各盡其道故二與其
直方三與其含章四與其括囊五與其黃裳總欲
維持世道而不令陰之道長至於兩敗而俱傷也
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總是柔順而利貞意大傳曰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
非其中爻不備正於此處見得
此戒占之辭非象也初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而
其勢必盛有世道之責者履斯際也若履霜則知
堅氷之將至不可不防微杜漸思為善後之策慎
毋以今之萌為不足慮而至於莫可為計也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當坤之初履霜耳曷以堅氷危之陰之始凝也陰
之始凝雖微乎而馴致其道必致於堅氷是他日
之氷自今日之凝始也可畏哉夫子此象專重始
凝二字始凝全在消釋若馴致不可摧擊則養成
者之過也
爻辭止五字耳夫子就此五字簸揚闡發作四句
令人惕然有防微不及之意真聖人之言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方大是坤道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就

其德言之直矣而无枉方矣而无邪大矣而无外
此本於天植之性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者所謂
純德之君子蓋如此
人之生也直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措自无不
方既直且方自然盛大不習无不利矣此是一串
語
直方大俱照坤德言故象曰六二之動又曰地道
光也
萬事萬化皆由中出六二在下之中故辭繫直方
大文言申說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六五在上卦之中故辭繫黃裳文言申說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本合內外而方却自直中出故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由本體之直爲化裁之方不習自无不利矣故承說地道光

爻繫直方大三字似兼動靜夫子易以六二之動申之君子之德全於動處可驗六二之動由直以爲方則外內合一而時措之皆宜是其大也不習而无不利也地道之含弘光大亦不過是也故曰

地道光也

此君子之德耳易以地道言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之道地道也照後地道也臣道也則此爻之直方大宜以臣道言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章貴含不貴露六三含章不露是其貞也可固以守焉然時不終秘或出而從王事則无成有終焉其无成者不改其含章之素而其有終者就其章之煥發將黼黻帝治於不窮也六三其純臣矣哉露才揚己最是薄德三含章美厚德士矣即此是貞是其所可求守者故曰可貞或從王事二句要看一或字或者時至而自發也成專成也終代終也時至從王而无敢專成代之有終總是含章可貞意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知含章耳可貞耳而具此盛美自然以時而發越則其或從王事真有識超於尋常萬萬者故夫子以光大贊之

臣之道只是个无成有終三知此道其識見超然

廓然非凡庸所可及所以爲光大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此亦是臣道臣道有不可不剛爲於外者有不可不韜晦於內者六四重陰不中處非其時不宜揚露其猷爲必韜晦若括囊然庶可无縱放之咎也若是而亦何譽焉

无咎无譽凡二見一見於此一見於大過之九五臣道貴謹密而不放故此重无咎而輕无譽君道貴相濟以有成故彼輕无咎而重无譽有意近名非純臣之道也譽何取焉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臣道只是一个愼六四韜晦若括囊然豈與世之放縱不法者同乎哉爻著其无咎象申其不害益並與之矣

觀此不及无譽字而則知譽之果不足重也

六五黃裳元吉

此爻只重一中字君道貴中五秉中德以居尊愛禮賢士體悉下情而不敢自處於驕亢若黃之中色第用以爲裳者然也如是而撝履之謙抑理道之優柔將必有追蹤於溫恭之軌而聿成和平之

盛治者故周公特與其元吉

坤體本順五有中德故本義合中順以爲言耳固非以中貼黃順貼裳也要認得明

此曰黃裳文言中說黃中上爻分說天玄而地黃皆有意在不可草草

此元吉之始元者首也元亨是第一等亨元吉是第一等吉與大亨大吉稍別

有曰坤道无君黃裳亦是臣道若舜之溫恭愼徽文之文明柔順黃裳之義也亦大有理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文治也而豈由外襲哉中德實具於其中徽柔謙恭之治自發越而不可遏耳文即是中德中具於內曰黃中中見於外曰黃裳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此爻本義極明

陰陽大分較然於天下今曰龍戰可畏哉其易以致此陰始凝也馴致其道乃至此極耳看至此方知聖人履霜堅冰之訓有關世道之大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本從陽爲正今敢抗陽曰龍戰于野其道至於

窮極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詳用九下坤貞惟順順承直到底更无改易是爲永貞

牝馬之貞是坤之貞安貞者安安而不遷也永貞者永永而不他也唯永是安唯安能永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大坤小左右其大以有終是謂以大終

終字宜細味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與天而同敝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知以大終之義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今解者據本義曰陽順陰逆乾文言順解元亨利貞坤文言逆解元亨利貞又曰此錯舉坤辭而申釋之是則然矣然則坤之彖何以不逆解而元亨利貞之不乖其序耶且文言者文釋卦辭而申彖傳之意者何爲獨逆解元亨利貞而竟遺先迷後得以下之辭耶即後得主利之已備何以獨屬於利之時耶又何云錯舉而申釋耶聖人一字不虛下一語不漏釋且易不經秦火又何正文主字下

乃脫一利字耶彖傳後順得常下詳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文言宜更詳之胡僅云後得主而有常耶此皆有意在可細會者愚敢就所識正之高明焉坤之道只是一个順元亨者言乎順之勢也利牝馬之貞者教其順之守也君子有攸往曰先迷後得教以守分之順也曰主利又教以守分中存主尢不可不順焉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又教於存主中意向尢不可不順焉如是而安貞乃可以得吉故彖傳首釋坤元即揭出一順字而究其德合於无疆只是个柔順利貞故君子攸行以下曰失道曰得常曰類行統是教之守順而不渝文言因總會其意而申之曰至柔曰至靜曰後得主而有常統是發明此个順字而動也剛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正發其所以代天有終者皆本此順爲之故總收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其辭雖略於彖傳而理極包涵意極懇到有一語不遺一字不缺者敢一一具陳於左

柔對剛言故曰至柔而動也剛靜對動言而動字已見於上故曰至靜而德方德方云者動而賦物之有方也後得主而有常正言其至柔至靜處含

萬物而化光則指其動剛德方之可見者言也坤道其順乎二句是結語惟順承天而時行故動剛德方含萬物而化光非至柔至靜後得主而有常其曷以有此此占坤者雖可得元亨不可不利牝馬之貞也

无專成曰柔柔之至者具有个剛在故隨倡而動一發而不可禦无作爲曰靜靜之至者具有个方在故隨氣而賦形各各有定所謂靜而正者

德方德字以坤言成物之德也

云至柔矣何以復云至靜至柔而无專成且至靜

而无作爲也无專成是後得无作爲是主利故下
緊接後得主而有常
動剛德方何以别動剛者就无專成中能效用者
言德方者就无作爲中有定付者言大傳曰效法
之謂坤能效是動剛效法是德方聖人之言之妙
如此
後得主利彖着人說此何就地言曰此其理之合
一者无成而代有終地道也言人道可言地道亦
可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亨此含萬物而化光句愚

欲驗其所謂動剛德方者何說也坤元見之於資
生矣坤亨見之於光大矣而坤之利貞要不過卽
此資生光大者以成其終耳而非動之剛則所含
之萬物何爲而發越非德之方則所含之萬物其
發越也不幾於叅錯而不齊哉此愚謂後得主而
有常正其所謂至柔至靜處而含萬物而化光則
可驗其所謂動剛而德方也
前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但云含萬物而化光
不及咸亨則前之資生後之利貞統具備於化光
二字矣

前提一坤字矣此何以復提坤道曰此愚謂前四
句是發明坤道之順此二句則總結之詞也
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順承二字彖
傳分明屬之坤元子必矯而曰此總結之詞不幾
於拘乎曰非敢爲拘也愚亦就承天二字見之耳
承天者猶臣子之承君父也承君者理國之一事
巳乎承父者理家之一事巳乎臣承君承之而有
終子承父承之而有終此之謂至順且乾之統天
統乾之始終則坤之順承天承天之終始无疑者
彖特首於坤元發之耳且乃順承天之下隨接坤

厚載物等語直說到柔順利貞卽是此順承也節
節分解是程朱之易非孔子之易也如必認順承
天爲坤之元則德合无疆是坤之亨耶柔順利貞
順字又將别作一義解耶此可爲知者道
坤地道也退然不敢以專成至柔也而隨倡以動
其發不可禦焉何動之剛也寂然不見其作爲至
靜也而隨氣以賦物各有定則焉何德之方也卽
其柔而且順其所謂後得主而有常乎而包含萬
象由此化極其光顯是則所謂動之剛德之方也
卽是以觀坤道其順乎效法作成其功雖與天相

配而无成有終實惟承天而時行焉耳吾謂乃順承天柔順利貞蓋如此占坤君子不法其所謂後順可乎哉

卦辭先迷後得主利以下凡數語彖傳一一明釋之不見其爲煩此只就後順得常四字翻作後得主而有常句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之意悉具於其中不見其爲畧眞是聖人之文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足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當先認一積字一漸字一辨字積由於漸漸由於不知辨辨則自知順之當守折其逆萌以歸於順矣

天之所助者順也積善之家只是一个順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只是一个不順必有餘殃甚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起于一念不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統由爲君父者於臣子逆順之分辨處不早明辯之以折其萌故至此極耳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當辯其微折其萌以歸於順也此順字原作順字解不必改解作慎字

徵陽極盛至與龍戰統起于不順故此獨惓惓云由辨之不早辯也何極喫緊上辨字从刂屬臣子下辯字从言屬君父臣子纔有逆順之辨處君父不能早辯便一日漸加甚一日必至於弑而後已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

蓋言順也分明是个順字若說古文順愼通用六四之愼不害何以不通用順字耶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首二句是直指非訓解若曰此直非他其此心本體之正也此方非他其此心裁制之義也此心具有此正義唯不敬不義始失其故耳君子敬以直內毫无邪枉完却一个直義以方外毫无偏倚完却一个方如此敬義常立內與外合自然德不孤矣而大何待言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正是其无不利處

何不曰正以直內改用一敬字曰直卽是正非二也工夫全在敬敬則本體常正常直耳若曰正以

直內則无頭緒之可言矣
則不疑其所行也則字甚緊切此正直說其行之
无不利處若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
習是倒說了則字不緊嚴所行字亦无着落
所行行甚麽行所立者也敬義立而不孤便見之
行事矣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原有行的意思
在
看乾九二之信謹存誠坤六二之敬義不孤大臣
身任天下之重誰不從學問得來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雖有美含之是平時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是常
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承弗敢成也說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正見其所以弗敢成也之意此一段
語意精神全在弗敢二字上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爻辭似就臣道說然易理廣大夫子郤以世道之
否泰言之天地變化草木蕃二句形起天地閉賢
人隱二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言謹閉

而不出可以无咎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黄字作中字看中字作內字看下文美在其中中
字正應此中字
六五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也君子一中具於其內
則盡天下之義理何所不貫而盡義理之精微何
所不皆蓋通而且理者故知尊位非所恃也位雖
正於王公億兆之上而居執下體心常在於王公
億兆之下斯六五之所謂黄裳也而其美可易言

哉美在其中極通理之妙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
莫非此中之發越自然驕亢之不形誠美之極至
而无以加者元吉之治其以此也夫
正位居體繫根黄中通理來言有此中德則其正
位自不居於驕亢而居於下體也美在其中節又
緊承上二句來言中德具於內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者莫非是物則其美誠極至而无以加者此
是一氣語不必揷入一順字作分合解
正位居體居字極妙居者安止而不遷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此全是扶陽抑陰正名定分之意其文自爲一格
陰局與陽戰盛而疑於陽必戰也此釋一戰字戰
則陽微矣其局以稱龍爲其嫌於无陽也此釋一
龍字无陽則陰既變矣其局以稱血猶未離其類
也此釋一血字血局以玄黃戰則兩敗俱傷矣夫
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若論常分天玄而地黃固萬
古不可易者此又釋玄黃字而特存其分也夫子
於陰陽之際蓋如此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illegible]舜牧[illegible]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朱子本彖傳爻義釋卦爻辭固當然義文周孔各
有易義无文周其畫亦傳文周无孔子其辭亦著
孔子不過就卦爻辭發揮之云爾必以孔子之發
揮見文周之精蘊則孔子之所不及者其辭爲贅
疣乎且孔子三絕韋編窮年學易猶以爲未得者
果一一必其言與文周相符合耶抑无所發明於
其辭之外耶如必以其發明者爲印證竊恐文周
之意未必然孔子亦不以爲然也敢問之高明此
六十四卦通論特發於此

下震上坎震動而遇險陷物不能伸伏羲名之曰
屯文王曰屯者難也世道之屯猶是也將終焉已
乎屯則必通元亨之勢固其所可必者要在人事
之斡旋耳其必利于貞焉凡可以盡力匡拯者无
所不至而猶勿輕用以攸往可也然无主乃亂屯
烏乎亨必擇一人望焉建以爲侯庶幾可以一人
心扶大義而成匡濟之功於天下耳愚就本卦辭

粗釋之謂此是文王之易若彖傳以動乎險中發
其所爲元亨利貞者是孔子之易也若爻辭以成
卦之主發其所爲利建侯者是周公之易也各相
發明而不必强合以爲一理較融通意不重複似
不必先舉彖象之辭塡入於卦爻辭之下也
利貞不是固守貞无定在隨時而在屯之時正要
只有个經綸利貞者宜以經綸爲正也勿用有攸
往不是教他不必往君子經綸以亨屯全要相時度
勢勿可乘之以亟心耳故下緊接利建侯三字侯
正是亨屯之主善用其經綸者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彖傳將釋卦名卦辭只應作一意看覩履虎尾否
之匪人文王原合卦名辭爲一孔子亦合一而釋
之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在物上就見有險字在隨接動
乎險中大亨貞此大亨貞三字不必照卦辭作兩
重看夫子本意謂此是大亨之貞也曰大亨貞則
元亨二字既不待解而勿用有攸往亦不必復提
矣復曰雷雨之動滿盈云云者見得能險此屯非
同小可非一人之力所能濟必立侯以收人望作
人心而猶不可遽以爲寧也孔子亨屯之意覩文
王之辭較尤痛且懇矣
卦昜以名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也物之生意萌發
於剛柔之交而塞鬱於險陷之地則屯之名難之
義也處難全貴乎能動卦德動乎險中匡拯援濟
之心奮然於拂阻困窮之內則太平之經略具見
於斯是所謂大亨之貞也然安可以匪人任哉卦
象雷雨之動充塞於兩間在天造正草亂而冥昧
之時全在建侯以維持而猶當歷其慮於既建之

後也孔子釋文王繫辭之意蓋如此
剛柔始交取震一索之義而上就遇个坎故曰始
交而難生此當一氣看
動乎險中全重一動字動則拯濟之大經綸大匡
濟皆在於此此纔是个大亨之貞所以不可以輕
用若不是大亨之貞其何以得元亨哉此是夫子
化工之筆本義必分作兩截便死泥不活潑矣
雷雨之動滿盈只形容得个天造草昧四字不云
天運曰天造者造者始初造出之謂也草訓雜亂
爲天下未定昧訓晦冥爲名分未明俱切當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而未沛其澤正是屯難之象屯難世界全賴君子之匡拯如何而定其所未定如何而明其所未明此是經而即其所定所明處又有許多條理節目在此是綸君子以經綸則拯濟之方略具舉而屯其可亨矣卦辭所謂貞彖象所謂動正是經綸二字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

當屯之時以亨屯爲貞故大象挈出經綸二字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體本是能濟屯的人但在屯難之初

動乎險中於理於勢有未可輕遽爲者故周公教占者且須磐桓莫輕於自試利居貞焉利居貞者惟居貞爲利也且如初九以陽下陰爲民所歸這等人利建以爲侯可收天下之人望激發天下之人心而成出險就夷之大功此占辭一氣說下蓋初九剛陽原有磐桓之象有居貞之意有侯之象占辭云云統覩初九言之耳若謂初九磐桓占者利居貞利建之以爲侯則不成文理矣且要識利貞勿用有攸往是亨屯第一義利建侯是亨屯第一事初陽在下且爲成卦之主故於此特發之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爻辭磐桓利居貞却像教人不出做事的話夫子申之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見初九之志未嘗一日志天下居正所爲行討也爻辭利建侯不明指侯爲何人夫子申之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見初九之德誠足以收拾乎民心是宜建之以爲侯者

行正與居對要緊看一志字貴賤以德言初九陽德居下志在匡濟乎生靈故能大得民心耳以貴下賤緊頂上志字來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

濟屯以能進勝然亦顧所守何如耳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則雖欲上進无由者故辭擬屯邅象擬乘馬班如焉然原初九之心實非爲寇而婚媾其情又甚難却者二誠守正不許數窮理極有不計焉是之謂貞㓗之守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邅如是正意乘馬班如是屯如邅如象四與上但云乘馬班如不云屯如邅如者其時是如此不必更言也

凡人之妄求以横逆來者可却不横逆而求好者最難却於此持正而不許方是君子之守

初利建侯豈爲寇之人二亦未嘗以寇視之但謂非已之婚媾必不妄字之耳女子貞三字相聯讀女子之貞唯知有正配耳非分之求斷然不可字也

不字乃字二字字要認明不字者不字求婚媾者也乃字者必字其正應也十年亦未必字必爾云者謂之死字靡它也此爻如殷頑民晉處士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之中正有應豈其不能進哉屯邅之難亦其所乘者剛耳乘剛而不與寧至於數窮理極而唯正應之合是爲反復其常耳

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見六二非自爲難也曰十年乃字反常也見女子之正決不妄字反常乃所爲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濟屯全恃有才德而有應六三胥失之妄行取困其所必然者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通是戒占之辭

廓清宇內如射獵然不貪不幸而一守虞人之法此其善物也六三反是必陷入于林中故教之以君子幾不如舍又戒之以往吝

君子幾不如舍不是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之說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皆有此幾而類昏於利唯君子養定識明一見輒有分曉故就六三之昏於欲者提出君子幾不如舍以醒之而却策其必不如止也故復以往吝致戒焉

此吝字之始吝者自吉而向凶之謂如此爻惟入于林中凶矣然亦有可以吉的道理在不見此吉幾而必往凶由此起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經綸草昧也是君子分內事然不可萌貪幸之心六三即鹿无虞全由其心之從禽來君子舍之君子之幾也不見此幾而必往則可羞以至於窮矣曷尤哉

以從禽全在即鹿一即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豈聖人濟世者之心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乘馬班如不能上進六四與六二无異皆本屯難

之世來顧初九以貴下賤二與四皆其所願爲婚媾者唯二柔中上應九五自有正配在故任其求而不字唯四柔正正應初九不可不與也故待其求而後往爻著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以慶其遭象申求而往明也以嘉其節此與亨屯之相待以有成者哉

語曰君擇臣臣亦擇君屯難之世非可易進也若不待求而往其何以濟天下耕于有莘以待三聘之加也釣于磻溪以待後車之載也高臥隆中以待三顧之勤也非明者其孰能與於此

照六二匪寇婚媾有則知此求婚媾斷在初不在四也不然何以初九曰以貴下賤哉

再照賁六四匪寇婚媾指九三之求又照睽上九知六三之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則知婚媾之說總是男求女非女求男也且亨屯何事而可望之要君之臣哉二婚媾不字如伯夷四待求婚媾而往如太公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求而往者之爲明則知不求而往者自昧其經濟之本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當屯之時莫先沛膏澤以收人心九五坎體爲膏本可大施於天下者而屯歛不發是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君而聚財殖貨爲於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大計何聚財而民散貨殖而身亡其所必致者故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周公斯辭其鑒鹿臺之積乎

人君爲一身計是小貞爲天下計是大貞屯其膏但計一身不計天下非經綸亨屯之大道也故就小大而別言吉凶耳究竟論之則所謂大凶者矣

二句宜一氣看下

卦辭震動而遇坎險有難生之義坎中爻是成卦之主故周公特繫屯膏之詞與他卦陽剛中正者不同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天下待膏澤於君若望雲雨之施屯而不發其施未光也何以解天下之鬱積乎然則君心之屯其世道之屯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无不可濟之理而才之弱應之失又處於時之

不可爲未有能濟者然則上之乘馬班如其大揆於二與四乎終自傷悼而已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變則通通則久易道也屯不自振至泣血漣如焉變通安在哉而安可長哉周公斯言總寓激發於傷悼之內使其猛自振奮不至於長如此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坎艮合體之卦其名曰蒙文王繫辭曰蒙蓋有亨

道焉何者蒙雖暗昧而天聰天明具焉一啓發則可進於通明矣是在世之善教者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枉教以致初學之褻師常嚴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不輕教以啓初學之玩道常尊焉未聞師嚴道尊而德不成者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而聖狂之分實介於此教雖尊嚴尤不可不利於正焉斯師道乎師以斯道覺斯民本无不正者文王經世立教不得不若此丁寧耳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二句正此意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三句正此意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一氣不對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名以名蒙山下有險而峻絕之不通也險而止而內外之不通也斯蒙之得名也而蒙曷以亨亨蒙在師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之志自應於二而教不枉也初筮告者以剛中而教有節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者恐以瀆蒙而教必不輕也斯皆所謂亨行時中也然而必利貞焉何也蒙莫不有正莫不能爲聖蒙訓時一以正牖之而養其正固作聖之功也聖功始於蒙而不利貞焉可乎此時中之君子尤必於貞焉加之意也

蒙對聖看聖通明也蒙是未通明者之稱教正所以通明之也

山下有險是高下之峻絕處其在於人爲上下之不通明險而止是內外之蔽塞處其在於人爲中外之不通明此不通明不是不好處蒙是渾金璞

玉一般未彫未琢之天全在開啗者之善其術一
枉教則以爲師之可褻一輕教則以爲道之可玩
一不以其正則淆且雜玷且瑕而失渾璞之故所
以全賴早諭教而又貴於教之中養之正
以亨行時中五字字字須咀嚼亨者通也亨行者
通之所可行者也時中者時措之中正其所可通
行者也蓋蒙者今雖未有知識而神智具焉可亨
之機自然之中固其性所有也九二具有師道凡
所爲教一自其知能之可通者朝夕啓發之而无
一不當其可使必進于通明是謂以亨行時中也

若下文志應剛中而非瀆蒙者皆具於此何者教
者雖念念在蒙然不先枉教必待童蒙之求何也
待其志之應也志不我應教烏乎入是志應者以
亨行時中也即來學矣不憤不力教亦何爲必所
筮在初志專不分然後啓告是正其善用剛中處
以亨行時中也若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曰吝教哉
二三其志教亦徒聒耳匪蒙瀆我我實瀆蒙矣而
可乎哉剛中者斷不瀆蒙亦以亨行時中也蓋可
亨在蒙亨行在我以亨行時中正教之所以爲善
蒙之所以得亨也論到此纔完得蒙亨二字要識
得

蒙以養正蒙字不指蒙童是指蒙訓蒙本具有聖
胎全在明者之善養明者訓蒙時即以聖賢道術
開牖之涵育薫陶日漸月摩使之自歸于正此方
是作聖之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蒙以養正
四字有老大工夫孟子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正是此个養字

說蒙就說到聖養可不正乎養正方作聖聖功在
養蒙以亨行時中必至此而後已利貞正照前一
亨字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不曰山下出水曰山下出泉見此流涓涓由崇峻
中流出未見沛然其通達也故象爲蒙然泉之始
流其赴壑之機已具且淵乎靜深其所底將不可
究極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體之果有剛决意育
有涵泳意省身克己斷乎决乎不溺於私欲而日
漸月涵務養其潔然不汚者直到溥博淵泉而後
已此蒙者可至於聖亦若出山之泉盈科而後進
放乎四海矣

語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一濁即失泉之故

矣烏乎德唯果決其行斷然絶去渣滓不淆澄澈之本體旦又曰加涵育常澈而常充涓涓不絶終成江河是君子之所爲善體蒙者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本義發爻象辭極明切可玩唯朴作教刑何利用刑人直說至于桎梏也且說利用刑人方說用說桎梏必已用而後說之也蒙者可遽堪此刑耶記曰加之夏楚收其威也刑人亦收其威耳必不應用桎梏而後說也楊慈湖易傳却甚有理敢錄于左

發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脫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人之昏蒙自囚自束意狀切類之益亦自无如之何矣儻不於發蒙之始痛掃除之則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過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无正法我猶未免於桎梏安能脫人之桎梏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但說利用刑人不說用說桎梏可見用刑人正說其桎梏慈湖之說誠善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語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嬰孩之蒙宜包包有含容意使不淪於廢棄初來之婦宜納納有歸受意使自底於作成

九二任師世之責剛而不過盡天下之顓蒙而包容之有包蒙之象以陽受陰隨蒙者之所至而成就之有納婦之象世有若臣焉民之蒙其有所啓乎君之托其有所寄乎故周公再命之以吉而以子克家與之君子能包容天下之蒙方盡得教教之量能造就天下之蒙方盡得設教之心故皆與之以吉若是其能承君父之托包容而造就也方是个克家之子故曰子克家克字要體味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上不委任即有師世之敵其安施下不能堪其任即有君父之托其安寄五與二相應而相成故夫子以剛柔接也申子克家之意接正是志應處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正此蒙是全奪於外誘者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蒙可作聖全在其性眞純可一啓其神智以造于通明也若知誘物化全奪於利欲則發之不可包之不可而納之亦不可矣故曰勿用取女此全是假象以著占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順字下得極妙順是赤子之眞純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謂眞純未鑿而克順也利用禦冦上下順也謂由此以保其眞純可全此順也六三全奪於外誘而喪其眞純是行之不順者所以不可教訓也若改作愼字與後二順字不相協大失孔子之

旨矣

婦曷以可納順在也女曷以勿可取順亡也

六四困蒙吝

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若六四之蒙全賴明者之開發不得剛明之師安望其能通乎所謂困而不學民斯下矣者也吝不待言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凡剛明之士必實實則誠心開導其所裨於幼學不淺六四獨遠此實其誰爲開啓之蒙之困也其自棄也夫

三自暴四自棄故象以行不順獨遠實深悼之

六五童蒙吉

此作幼冲之主看亦可六五柔中居尊渾然一赤子之心下應九二純然承師傅之訓德業之成就有日進於聖賢而不自知者故曰童蒙吉冲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光明正合此爻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曷以得吉順以巽於二也順則眞純不鑿可施輔翼之功而巽則拂逆不形克從師傅之訓此其德業之成就有不可量者然則蒙者之得亨豈

直以明者之善教哉

順是赤子之本性順以巽是赤子聽命於師傅而不違者分明是一个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爲冦利禦冦

陽當發蒙而以剛居上是治之過於剛者故曰擊蒙擊以爲教冦之之道也其何利焉惟捍外誘以全眞純卽過于嚴亦其所宜者占者尚審所用乎二冦字有別上主教者言賊其身者也下主蒙者言賊其心者也

象曰利用禦冦上下順也

擊蒙非所利矣曷用以禦寇寇將以賊蒙童之心也師非剛嚴曷驅其寇蒙者非得師之剛嚴亦曷以自禦其寇是以擊之之道禦之者師之順道也因其擊而可以自禦者蒙之順道也斯可知利用之說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乾合體之卦其名曰需需者待也天下事本有當須待者只恐其有亟心焉而行多苟且耳心誠寧耐則中常泰然有光明灑落之休事誠守理則行皆盡善有體信達順之效即以當天下之大事亦无不可者故著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之辭

誠實能需曰孚有孚而又不失其正曰貞光亨就心言便有吉意在吉就事言實本此光亨來涉大川是當大事之象益本此孚行此貞天下大事亦有不難集者所以復許其利涉

有說唯涉大川人多不能耐性不知是最宜需者故孚貞下復着此一句見需必如涉大川乃為利是為光亨而得吉也甚有理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徤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天下事成於安詳而敗於欲速欲速最害事需之云者須之義也坎德險在前也其可不須乎乾德剛徤臨之欲速躁妄之不萌徼幸苟且之不事而不陷於險其義自不至困窮矣此需之義有關於天下之大者辭曰有孚光亨貞吉何取哉九五位乎天位操可以取必之權而以正中也不萌夫躁急之念是以其中常泰其事常正而亨吉之致有必然无疑者執此以往即當天下之大難亦无不可集之功況其小者乎利涉大川雖本卦象實承孚貞說來愈見其光亨與吉之必然也語意原一串

論做事須奮精神以向往論處事須耐心志以待時需須也正從容寧耐以待之之謂也

險在前也正見其當需剛徤而不陷正言能需之善聖賢以義處事故曰其義不困窮

陰躁的人妄行取困陷於險而不知剛徤的人有明見有定守寧守貞以待時不行險以徼幸故必不至於陷

天下事皆須寧耐而况治天下三年有成必世後仁可急遽以求其效乎九五位天位而正中心見小欲速之私無苟且計功之事此有孚光亨貞吉之辭所由繫也正中照乾九二是正乎中重中字看

有說欲速則不達需必如涉大川之寧耐其往乃有功也甚有理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君子以飲食宴樂非不事事也事所當爲者已无不爲此只循所當爲更不別有所爲耳日用飲食

安和以待之曰飲食宴樂若恣口腹爲好會是需禍也非需時也大逆夫子立言之旨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以去險遠近爲深淺初未近險而九能守常故周公係其占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郊曠野之地於此地能需徜徉自如无不自得即此便是恒道是需之時所宜利用者故教其安心寧耐若將終其身焉則終不犯難而所稱明哲君子斯其人乎故於理爲无咎

此要重認一恒字需之時實能需爲恒豫之時不溺豫爲恒益之時不求益爲恒故皆用恒字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難之地明哲者慎蹈之初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謂常持此需于郊之心也不犯難以行也

順是坤之常恒是需之常故一曰得常一曰未失常

此犯字下得極好法昭示而人自罹之曰犯法難在前而人自冒之曰犯難

險在前分明是難而見小利欲速則急趨若赴矣

豈知此爲犯難哉爻揭一恒字象申一常字是砭躁箴需之善劑也嗟夫守常而不失者世能幾人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爻漸近於險若需于沙與需于郊者不同矣能免言語之傷乎然剛中能需則履危蹈險之中有可以自全者在故與其終吉

初需于郊曰无咎二需于沙曰終吉二賢於初乎非也无咎者論其理理有固然吉不待言也吉者論其事幾及而能免幸矣幸非理之常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履險者最忌中无定主寬衍自如而中常不躁則
非意之來自可理遣而身名兩无失矣故需于沙
小有言亦可以吉終
衍訓寬意極當凡人一履危地躁急求免之心多
寬裕自得之心少守義安命而不急不躁便是實
能寧耐之人未有自蹈於險者初曰恒二曰衍其
卦辭孚貞之義乎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大抵需貴寧靜不貴進動三將陷於險曰需于泥
是其過也而過剛不中不无進動之意寇之至也

實巳之致其能倖免乎哉
乾三爻皆剛徤而不陷然就其中又微有分別初
在下似能以恒者二居中似能以衍者三居上似
有致寇之象故聖人急以敬慎開之說者謂初如
伯夷太公待天下之淸二如郭有道之脫於難三
如范滂等之罹於災其亦有見乎
乾剛臨險皆可以不陷而所處不同故初曰需于
郊二曰需于沙三曰需于泥
此當重看十致字寇之至也我致之也我不致寇
則寇亦不能至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剛近險不恒不衍能无狩乎故爻辭云致寇至
雖然三猶未入險中災猶在外也自我致寇則寇
至我不致寇則寇亦不至矣要惟敬慎不敗也爻
辭惵悼其致寇自必取敗夫子於致寇上揭出自
我二字於致寇下發出敬慎不敗一語指迷開悟
之心極懇切
敬慎云者敬而又加慎也若此則自能守恒衍在
中矣此通於剛徤處得力故象傳云剛徤而不陷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爻坎體巳入于殺傷之地可危也而柔正能需
守義以安命有可自出于險難之外者故曰需于
血出自穴
看出自穴三字分明自穴中得出全由柔正能需
來蘇武之歸漢洪皓之歸宋其深於此爻之義乎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更无他道只有个順聽耳六四柔正守義
安命不躁不妄而一聽其自然是能順以聽者故
爻許其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凡治不可无勵精圖治之心不可有欲速計功之念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所當爲者巳无不爲矣三年有成必世後仁有不可以旦夕致者直行所無事静養以待之而已故曰需于酒食貞吉酒食非需治之物而需五爻曰需于酒食酒食非處困之道而困二爻曰困于酒食飲酒非濟時之事而未濟上爻曰有孚于飲酒非以其事巳盡其任能勝而其理爲宜然耶然皆剛爻也而剛制之義自在此聖言之所以各有攸當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求治太急最害天下事九五中正其所養者純其所守者定從容寧耐若出于性成者皆以治之既施亟圖其效乎故爻辭特著曰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欲速者不需能需者不速不速之客即剛徤而不陷能需之人也剛徤而不陷原有三爻故曰三人字字不虛下

若作不待速召之客解則何以不一不二而必三人耶觀損爻三人行自見得

上六陰居險極巳入于穴矣此時更无别着唯得識明守定之人相與從容寧耐庶幾可望其自出耳故周公於入于穴下開之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敬是縮結第一義敬而无失即四海皆兄弟也況身入在穴有引類而來思爲援救者乎

三與上應是矣何以三人俱來曰獨不聞王公引類以報國乎上入于穴三自然引類而來此情也亦理也但在居上者敬以順聽之則可收其益耳

曰不速即能需之人是矣然何以下一客字曰世間應爲的事是吾所當專主而機非在我者皆客

遇也人惟認主作客先之以慢心却認客作主乘之以亟心故兩失之耳盡其在我而不亟其在外若初之未失常二之衍在中三之敬慎不敗非不速之客而何

象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陰是當位然陰居險極將何以出于穴乎是正所謂不當位也朱子特未知此耳知得此是不當位則知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正發明終吉之意而非有難詳者下二句緊承上二句一直說下

初曰利用恒二曰衍在中三曰儆慎不敗四曰順以聽五曰貞吉上曰敬之終吉皆需之善物也總之則卦辭之所謂孚貞也知者觀於彖辭則思過半其信然乎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乾坎合體之卦剛險相接天水違行曰訟文王曰訟非人之得已也必有孚而見窒方宜辯以自直耳是可不兢兢乎故常惕乎中焉則吉終以求勝焉則凶吉與凶若此其明晳也見大人則據理者

可以獲伸涉大川則好剛者終以自陷利不利又若此其較著也訟者觀其變玩其占則剛心勇氣將必自銷沮而安處於理之常勝矣聖人之丁寧於訟者益如此

訟非美事敗名喪節辱身亡家皆由於此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必有孚而見窒理誠在我而不獲伸方可公言之于廷然是非一開禍福立至不自兢惕於其中未有不終于求勝者故曉之以惕中吉終凶然非赴愬於公明而自逞胸臆未有能見白而自免者故教之以見大人而又戒之以涉大川

如此其吉且利也如彼其凶且不利也明白以開示之必使訟者求所以自完其名節保固其身家是文王之所爲惓惓者

有孚窒是原其所爲訟見訟之不得已者惕中是自惕於中便自有中止意不必將二字分看且曰終凶則中止自在又不必說中吉又說終凶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曷以訟名上剛乘勢以陵下下險挾奸以伺上

是訟之由也且內險懷菑其陰謀外徤逞洩其勇忿亦訟之由也訟曷見其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剛來爲柔所揜非有孚而見窒乎而惟其得中則必能兢惕於其中不主於求勝者曷戒以終凶謂訟之不可成也不如其已也又曷以利見大人尚九五之中正理勝可以求伸也又曷以不利涉大川以剛而乘險未有不自入於淵者也究所以訟而又教所爲訟委曲開譬必令相安於无言靡爭之地是聖人之所以生萬民者

上剛下險已就兩人說了險而徤只宜就一人說

若復云已險而彼徒便惘維不灑濟矣
有孚窒惕中吉文王只泛論其理孔子則推本於
卦而明之蓋剛來而得中則反之在我自是有孚
而見窒而其所伸辯自是中惕而不寧矣語意何
等明豁何等圓融
訟不可成是論其理亦本剛中能見理來
尚中正對入于淵說是訟者尚見之也
訟關名節身家本是險事而必逞其剛將有不度
理勢不恤身命而爲之者是履陷之道也故曰入
于淵也本義以實履陷承以剛乘險下正解其所
以入于淵者時說將以一虛投百實解似未當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相合則和相違則競天與水違行分明說而
有訟意君子曰訟不起於訟之時起於始之不慎
終至於爭也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若慎交結明契
券而不啓後事之爭訟端其可絕乎衆人知其著
求伸於相違之時君子知其微特慎於作事之始
吾以是知聖人之慮之遠也
昔劉共飯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談
咲之頃禍難之端夫豈在大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當訟之時所事在訟初六陰柔居下不永所事蓋
畏惕之心勝而非逞雄剛以窮極其訟者也即小
有言終可獲吉也聖人於訟之初善其中止也若
此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非美事原不可長者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辯自
明終訟何爲哉聖人善解人心之滅如此
訟原非事求勝直自辯耳辯明又何事于訟
不可長與不可成稍別長則必至于成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照奪伯氏駢邑三百看則三百戶亦不爲小矣楊
云甲約且逋字何以解逋逃也夫子於逋字下又
加一竄字竄匿也世寧有逃匿於三百戶尚爲自
處卑約乎周公若曰二本亦欲訟者但剛中知理
而又知勢不敵不克而歸即邑人三百戶之享寧
逃之而不傾是災眚其所必无者故夫子申不克
訟之意曰歸逋竄也又推其所以歸所以逋所以
竄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讀者細玩周孔所下字
面則其義了了矣

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視或錫之鞶帶者天壤矣
此眚字之始據虞書眚災肆赦之眚當作過誤解
此象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當依本義作災患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之不克訟歸逋竄何也上下本无訟也自下訟
上患之至也自掇之耳此原二所以歸逋之意
春秋衛元咺之訟可為患至掇也之鑒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凡人各有本分守分即是正理剛者越分求逞全
不知无訟之貞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周公繫其

辭曰食舊德貞厲終吉蓋深與其安常守貞之善
雖頻危而得終吉也然而守分實難必若從王之
事者一无專成之心此方是實能守分居貞之人
故周公復繫之辭曰或從王事无成蓋此句是教
占者去學六三的事非是病六三之无能不足以
從王之事也照象傳從上吉也句自見得
舊常也素也食必稱其常德故曰食舊德
訟不可成是貞故食舊德為貞貞字緊頂上說或
從王事无成是為食舊德貞下渝安貞貞字即此
貞字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如何吉凡訟皆有上人之心必非能從人
者也若從王事委心以聽命此方是實能安分而
无訟之人所以雖厲而終吉也從上吉三字正應
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說夫子原合解
不作兩事看
此從字正與違行二字相反凡訟皆起於違從則
相釋而无違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人一好訟其心只在訟上更不思正理如何九四

雖剛而不中而以剛居柔是訟而不克而反就於
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人也反就於理則必
不逞其雄剛心安於正則必自銷其忿氣所謂无
言靡爭者此其近之故周公直與之以吉
命與貞有別命是天所賦原與人不相違者故曰
復而即貞是今日所宜處即訟不可成是也故曰
渝而安纔復而即命便渝而安貞此用先後句法
之妙也
與命為一曰即命守貞不變曰安貞二不克訟惕
於勢而逋竄四不克訟反於理而安貞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凡終于訟者不知命也大无正也四復卽命渝安貞全是見理宜不克而自止與審利害禍福之較而止者不同故夫子特與其不失不失者不失處訟之正理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居尊本受有司之獄成而為之詳讞者陽剛中正聽得其平則有孚不至於見窒天下无寃民此大善之吉故曰訟元吉

楊慈湖易傳卽主訟者言若舜之誅四凶禹之征

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者蓋謂本文原无聽訟聽字也且曰聽訟者尚中正彖傳已發此不宜復贅也甚有理且象傳以中正也主訟者說更直截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聽訟最是難事兩造具備各伸其辯全在吾心之剖斷此心中正方可以悉聰明致忠愛而意論其輕重愼測其淺深不然未有不失之偏且枉者夫子於訟元吉曰以中正也意深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不貴成上九剛居訟極必終其訟據其所為或有可以取勝之理而隨必喪敗未有能保其得者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亦何取於勝哉

此要深味一或字鞶帶原非所以錫訟者甚言訟必取禍喪身設或幸勝亦必隨見奪耳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以官有德者也設以窮訟而受命服之寵亦安足敬哉而況乎褫奪之隨至哉

六爻除九五為聽訟之主餘五爻與終吉者二吉者一无眚者一總是喜其不永不克而无成惟上終訟係或錫三褫之辭聖人惡訟之成也蓋如此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坤坎合體之卦具有順險之義其名曰師文王曰師非聖人之得已也不正可乎必也順天人行弔伐而所至若時雨是貞也師之第一義也然將非其人以國予敵又必重專城嚴授鉞而惟當世之丈人任焉斯師出有名而威靈振兵行有紀而勝筭成可以奏蕩平之績而不至有窮黷之失也所謂吉无咎者蓋如此

貞丈人不平對貞是行師大本領丈人是其中大

節目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興師必以衆師者衆也動衆必以正貞者正也而卦之體具焉行師者誠以仁義之心行誅討之事而左右其民之一以正則可以順天心答民望而爲天下王矣是不可以不貞者然必重丈人之選何取焉卦體剛中而應不柔不猛之德簡在於帝心卦德行險而順爲弔爲伐之師不違乎民志以

此老成之將除殘於天下民不謂毒而樂從之功成於一舉而難靖於四方矣吉又何咎哉師貴貞又重丈人之任蓋如此

卦體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不過說卦有師衆之義耳能以衆正二句只就行師者一氣說下不必粘着卦體說

看能以衆正可以王便見不能以衆正則必至於亡不可不慎也

剛中句重剛中行險句重而順此老成之德之可將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丈人之謂也

師勞衆費財所過荊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東征西怨亦不過是吉又何咎深與之之辭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有衆聚之義師之象也君子曰師豈一時所能聚哉旁觀黔黎皆吾捍衛要在容而畜之耳授之本業而生聚之日繁教之倫理而信義之日結則居常上下以相保有事守望以相援人可爲兵家自爲守不必征求調發而桓桓之衆卽在

此元元之民矣以是知君子之善爲衆也以容之之道畜之也

民與衆非二也容與畜亦非二也君子但盡容之之道耳古寓兵於農全是此意後世內政寄軍制亦倣此然有此容之之實意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重始出唯律是程書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用律而不善與无律同士曷知畏法而趨赴哉是凶道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者法也法一則衆齊法嚴則衆慑師之出誠不可不以律者一失其律衆志懈矣其曷以禦敵哉此周公所謂否臧之凶也失律正解否臧二字人曰三軍之命懸於將愚曰三軍之命懸於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統衆而有剛中之德膺六五之任此將在師中威足以懾志而奮常先恩足以結心而衛不懈計其策爲萬全處其任爲不忝誠吉且无咎者帝心能无眷乎殊恩異數洊加於授鉞之後益所錫命至於再且三矣非大將克勝制閫其曷以當此哉

此重剛中之德衆所歸五所任全在於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自古未有寵任不加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而特寵乎元戎者六五之三錫命懷萬邦也君懷萬邦而任之將將承天寵而効之師天下自此无事哉周方叔足當此爻漢充國庶幾焉宋武穆其足悲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本義解似矣然師非可輕試者輿尸上加一或字則抑或有不然者非所爲訓也不若程傳訓衆主爲是輿衆也尸主也師重制命權當歸一將將者或无定主而使衆主是師則其凶有必然者故爻辭云云而五爻辭於輿尸上又加弟子二字見衆主屬諸不經事少年未有能免于敗者故又著貞凶之辭唐任李郭而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九節度之師一時俱潰斯其徵乎重看一或字輿即史輿人之誦輿字尸即詩誰其尸之尸字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但曰无功曰大无功將權可不歸一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次舍也師左次不進其形似怯矣然度德量力不以衆之死生爭功伐其所全者大矣故與其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將以得儁爲功然亦以全師爲常知難而退雖无功師可全矣是未失其常者也曷咎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无故而發兵端最爲惡德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故周公特示之訓曰師非祥物也

敵加於已若田有禽者然利執言以伐之則其整師旅所以仁生靈也於理爲无咎矣然元戎之寄可无專任乎長子既帥其師弟子又復衆主是二三其帥也衆志曷以一而三軍孰與奮哉雖貞其亦凶矣將將者念生民之命繫於師又思三軍之命懸於將則於出師命將之際當必有專任而不敢輕者矣

禽傷我禾稼不可不一驅掃寇賊蠻夷之戕我生靈猶禽哉執言者奉辭之謂也

有苗之格尚矣玁狁之追田禽之執也慕南之征

高麗之役其蒐及於山林乎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中行到處皆善而師爲尤要老成之將馭士以威撫士以恩此中行也慮勝而進知難而退此中行也其所裨於生靈國計非小一使非中行者剛柔進退悉違其道骨血塗於原野矣聖人於長子帥師曰以中行也於弟子輿尸曰使不當也戒深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順極正論功行賞之時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一報戡定之勳一慰茅土之望其宜也然其中或有茂著功勞實爲輿望者是小人也可錫家國之命使貽害於无窮乎故寧錫之金帛斷勿可用以臨民上也公爵土而不私靳封敘而非吝周公斯言蓋有深鑒於其間者矣

開國者命之開啓其國承家者命之承守其家所謂啓爾土宇世世承之者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勳庸捐軀以戡定亦嶄列之甸釆耳君先命焉不幾於觖望乎命之開國承家所以正此功也然曷云小人勿用小人如鷙如虎用之摶擊或可以効

功用之撫綏必至于肇亂大君方敘功能以安天下而用此亂邦者以禍天下其若蒼生何所以別懸賞格以爲待封土必不可授也後世彭英之逆正坐此失然則小人亦安用於始哉曰然也朕有三千人惟一心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皆稱仁人綏厥士女小人固未嘗用也小人勿用之占聖人蓋爲後世訓耳

行師而用詐取勝於一時貽禍於後日其應如響若開濟之師小人併勿用於始可也

初明軍律二三四別將品五慎兵端而專任上大

封賞而簡庸總之則所謂貞丈人吉无咎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具上下相比之義普天率土歸命於天子吉可知矣然以一人當天下之比則必思所以比天下者原筮而元永貞誠體具於我斯可以長人而无咎不寧者方來後夫自取其凶也不然而君德之弗備人心亦安所歸輔哉此通是責君者之辭

原筮不是再筮原初也始也先也今人說原初原始原先正是此原字元永貞原是我所自有的我

原自筮而卜其果有於已方无愧比人之責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是元元自與天地相悠久而永元永是君德之貞故曰元永貞此三字分不得

不寧方來後夫凶分明似言比於人者何以欲屬比人者而責之夫子告葉公問政不曰近者悅遠者來乎再味方來方字則知我備比人之德不寧者方來耳不則安能招其來而後夫自取其凶耶

此愚謂當屬比人者而深致責之之辭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也三字非衍文王於比首繫以吉之一字其氣甚緊孔子因就比吉也疏解之若曰比何以得吉也比有比輔之義下皆順從而不違此比之所以爲比而比之所以得吉也若謂此三字爲衍則彖辭首下一吉字彖傳可以无釋耶

比曷以得吉比有比輔之義也卦體下皆順從薄海內外罔不率俾此吉之所由繫也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曷取焉以九五之剛中也剛是生生之實

理本无不中而九五具焉則生理渾全於一心自然與天无極而爲君德之貞此元永貞之所由取也曰不寧方來言上下之胥應耳曰後夫凶言其道之窮耳民不應則道窮君不足以致民之應則其德亦必有未盡善者此原筮元永貞之占文王之所爲致懇也

剛中元永貞不是二物天德之剛本中是性所原有者性所原有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自无間斷而君德之貞莫加於此矣剛中卽是元永貞非剛中乃能元永貞也原有者可无原筮乎哉故繫辭

云云

彖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與地原无間焉曰比君與民可有間乎哉然一人曷以比天下建立萬國封同姓異姓之賢者爲諸侯以親之上下一體內外相維持必大其德澤旁皇周浹於四海九州之內者是先王比天下之道也

此當重看一親字親一體之分也親親則合爲一體君與民亦一體而分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爲一體矣堯舜急親賢親字本此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天下萬事唯初心爲正況自矢以比聖明乎初六本此初心有孚比之眞无愧于衷而无忝于職者无咎然寧止此而已哉卽此初心之孚積實充滿无少虧闕若盈缶然當更有它吉矣在人臣雖心无它望而興數特恩鑒報臣子之忠誠固理所必有者周公因初比之孚而激勸之也蓋如此

有它吉者不可豫定其何吉而决其吉之特加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二字宜重看六居於初忠順之心盟之內而積之實是所謂有孚而盈缶者天子之鑒知必當有酬報於常數之外者故曰有它吉也言它吉所必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則其效之君者一本其修於己者其獻之廷者一根其潛於獨者是比之自內而非自外者是人臣之貞也是可以承天子之知遇而吉之道也稍涉於外卽非是內吉其可得乎

比之自內云者自內之所有者比之云爾要認得眞切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有而自獻于廷會何自失哉上下二自字正相應

六三比之匪人

照不寧方來上下應也看上下皆宜比於九五者乃六三獨舍五而應於上上比之无首匪人哉而可比乎哉故爻辭特下比之匪人四字以深尤之

二比之自內四外比于賢非匪人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匪人亦匪人也傷可知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委質爲臣身已在外矣喜得九五明君委順以
比之是輔弼之道也明良喜起其再見焉故與其
貞吉
此外字雖本外卦來然亦當細看人臣一通仕籍
此身便屬於外吾致其身以比明主更无內顧之
念此方是外比之義若曰在外而比之其誰不然
而周公曷與之以貞吉哉
伊傅忘巳事共王事是爲外比孔明從先主庶幾

近之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四之外比比九五之賢也此何意哉君臣上下
如天地之交天不可无地而地必從于天君不可
无臣而臣必從乎君當比之時明從上之義此致
身以比賢非敢自恤其身也外字須着如此體方
懇切
以從上正發其所以比賢意所以宜外比而不恤
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卦唯一陽撫有萬邦而建中以立極是以光明正
大之心顯比天下而去來失得一付之无心者象
若田用三驅而不合圍前禽縱失曾莫之知蕩蕩
乎以九域爲天下之天下而東西南北自在者故
邑人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不言而喻是謂大同故𭉯與之吉若一有
失得之心其道狹瘠而其治驩虞曷以語此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誡上使中也
此象辭一氣說下程傳凡言正中皆言所處正得

中也與言中正者別極有理此位正中言其位正
乎中也正乎中則所存一顯比之心而人自喻于
顯比之治故上可使中二中字正相應然位字亦
重顯比是居位者事
中无定在當比時是以光明正大之心行光明正
大之事失得一付之无心者也上使中者非上實
有以使之中本同具上行而下喻若或使之而皆
不知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本九五以一人而撫天下故惟五稱顯比餘各

以比之爲文照上下應也上曷可不比九五哉乃
不明元首之義不庭不臣自外于大一統之治象
人一身而上无其首匪人哉而曷以自免彖著後
夫之凶五著前禽之失其自取也夫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防風後至羿浞逐君未有能善其終者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下巽上曷以名小畜乾下艮上曷以名大畜巽
陰也小也艮陽也大也且巽一陰伏于下柔得位

而上下應艮一陽止于上能止健而大小異焉小
畜大畜蓋取諸此解二畜者皆以畜健爲言似必
有見然乾健至大卽艮亦不能畜況巽乎愚謂卦
名小畜大畜蓋取畜意以得名耳而二卦六爻卽
宜就畜之小大若何以爲用言非下乾三陽爲上
卦巽艮所畜上巽上艮實畜下乾三陽且指乾爲
强梁之小人也細看小畜六爻由復自道牽復輿
說輻有孚說到既雨既處大畜六爻由利已說輹
良馬逐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說到何天之衢則其
意了了矣乾豈眞是受畜之物而乾之三陽可以
强梁之小人覷哉不必他引卽天无二上風行
于天上天曷在山之中此一恒人能辨者此足證
名卦之義略有所取耳卦爻之辭則直就畜之小
大見於用者言非誰爲畜誰受畜而且認畜是畜
制之義也再觀大畜彖傳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其德兩象傳一曰君子以懿文德一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分明皆以畜德論而非
以爲畜受畜論且非以畜制爲義矣愚无知識安
敢妄出臆見但本經以解經且合二畜以相證似
見理或若是耳

巽在乾上乾若爲所畜卦惟六四一陰上下皆應
上下若爲所畜有小畜之象伏義以是名小畜其
在於人則是小有所畜者雖小有畜亦无不通故
文王與其亨然唯小有畜則宜自安其分量一負
才逞氣而欲大沛其康濟有未可必得者故復著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則知所善用其小畜而得亨矣
亨就其所畜與之密雲二句則就其所小畜有未
能任大者示之見必知此分乃可以得亨也觀彖
傳健而巽云云自見得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大抵人情忌剛方樂柔順六四柔得其位人情上下自然樂與而應之曰小畜然小畜才力未較充大欲見諸行未易也必知卦德之健叅之以巽而不純任其健知卦體之剛中兩相協而志行乃可以得亨不則未有能亨者曰密雲不雨正謂其不知叅酌一意尚往若自我西郊者然故其施未行耳施未行而可以亨言哉然則欲得亨者其必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不汲汲於尚往焉可矣

健巽主乾巽二德言剛中志行亦當主二五言蓋惟剛惟中兩志相協然後其志可行也須深味二而字重看一乃字乃者難辭也照下密雲不雨云云看自見得

小畜欲見諸行豈其无往但一意尚往則不知健巽剛中志行必不可行耳重看一尚字

健而巽是果決中有沉潛剛中而志行是強毅中有叅酌非叅酌即非中而志不行矣

柔得位而上下應象陰畜乎陽矣然健而巽豈健受畜於巽耶剛中而志行豈柔能畜乎剛耶卦名蓋有所取卦辭則就卦名發揮其義耳或者不察通卦以畜制爲說吾不知何謂也

再觀小過密雲不雨象申之曰已上也則知此尚往之非宜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與天在山中同皆以意言若曰風行於天之上也風行天上所畜有幾君子以懿文德體之文德是威儀文辭一身之文德也懿者致美之辭致美其文德德將從此日進矣詩書論威儀文辭曰維德之隅曰維德之則與此正相發

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便見是大畜看懿文德便見是小畜看畜其德懿文德便見由畜而見諸行非以此爲畜而制畜乎人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往與復正相反夫子尚往往字正照初二爻辭兩復字來

畜在下宜復未宜往自是正道初剛正復而自道者也復自我之道則何其咎哉何其咎吉不必言矣故夫子申之曰其義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聖人論事專主義理不主功利凡曰其義最可味

九二牽復吉

不往曰復非已往而後復也初剛正復自道矣二剛得中正處畜而能自怨酌者故牽而復如初焉其吉亦如初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似覩於人者故孔子亟出在中二字白之言其在中故自能牽復耳曰復自道分明不自失茲牽復自我則亦不自失矣此自字正照初爻一自字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初復自道二牽復俱復而不往九三剛而不中任剛尚往而不以其道其何能行其猶輿之脫輻乎似此大拂人情无論遠者即家庭閨室之間當必乖戾而不和和故曰夫妻反目蓋甚言其无往而可行也觀此爻之象則知初二之所爲吉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正室以道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所以居畜之下决當如初之復自道二之牽復不自失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畜亨在健而巽若純任其健未有能免于傷懼者四居巽體能巽而有孚故周公以有孚血去惕出曉之蓋在我雖素所蓄積哉然必實實能冲和遜順愜應於上下而傷害之不侵憂懼之可免斯其畜不徒畜而可見諸行於理爲无咎耳有孚血去惕出一氣下血去惕出方實驗得有孚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五與上言五剛中而志行上亦居巽體其志皆在于畜也四有孚惕出全是志合於其上故志行而惕可出耳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五以剛居中而居巽體所謂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其人也且處得其尊若四若上皆其所從畜之臣鄰故即其推誠之任若腹心手足攣固而不可解則心一力從其富厚之力自足左右其鄰雖其所以而莫敢不効用矣畜之亨其備于此爻乎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自古賢豪誰不願奔走驅馳以爲世用然其要在人主推心以置腹不在區區威力刷也五能有孚攣如則其所要結人豪者已有在矣臣哉鄰哉豈獨以其富而已哉周公二語兩開意有輕重夫子

恐人之未識也特揭有孚一語直示之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三爻巽體相承看四有孚惕出五有孚攣如其施似可行而既雨矣然唯其巽也猶既處焉何者其所尚不在往而尚德以爲載也即其兢兢自守若婦貞之危厲則其德日充積若月之幾望矣斯既處之意乎是畜道也倘至此猶然爲君子之征則施終不行矣凶其能免乎知征之凶則知既處尚德之爲吉矣
處即處暑處字退處而不往也象傳尚往尚字正

本尚德載尚字來尚德以載物然何等慎重尚往然何等輕率婦貞厲月幾望一氣下總足尚德載之意君子征正與既處相反及征字較往字更亟即尚往也畜至上巳終矣猶說君子征凶見始終尚往之非宜耳
婦貞二字相聯婦貞者何德載而已婦貞而加厲德其日積載矣故下緊承月幾望何象申德積載也字字相照應
月幾望凡三見一見於歸妹六五象婦德之盛再見於中孚六四象臣德之盛則此巽體四五皆以有孚言意蓋有所取也然歸妹中孚所取皆陰爻此所取是上九抑或以巽體之爲陰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矣而既處則其德日積不幾于盈載乎德積載施可行矣又曰君子征凶者何也小畜而尚征有所疑也疑於君子也君子可爲良馬之逐可爲何天之衢而小畜豈其宜乎此疑字當作陰疑於陽疑字看
細玩六爻下三爻宜復不宜往上三爻宜執有孚以往而尤宜知既處之義不處而征到底必不可

行然則欲得小畜之亨斷當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爲戒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有履而進之義文王謂履而進動關天下之危機有未可易易言者必其以謙和恭順之德處之而不拂乎強暴之心取其搏噬之怒若履虎尾不咥人者然斯可亨之道也不然而動遭其噬可輕履乎哉文王但就履危機上說道理不必入彖傳意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曷以名柔履於剛之後也剛固不可犯也柔非所履而履不幾於蹈虎尾乎而曷以不咥人亨兌之柔固有說之道也乾雖剛暴而說以應之彼以其剛吾以其順彼以其暴吾以其和相應而不相拂未有觸其威遭其噬而不得進者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卽履帝位遺大而投艱曷異虎尾之履哉五剛中正德足以說天下之民應天下之志履帝位而不疚斯其志其事光明爲足稱耳履虎尾

不咥人亨於九五之履危益可驗矣

柔履剛亦以乾兌言於柔履剛見非所履而可危於說應乾見善所履而可亨聖心之神明不拘若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總說德足以稱位一氣不斷光明也方是許之之辭

說而應乎乾一節釋卦辭已盡復著剛中正一節見天下之履危者莫危於帝位有剛中正之德不疚於帝位然後爲可亨耳所謂說而應乎乾者蓋如此

大傳曰履而泰然後安聖人謂履帝位爲可危後世謂履帝位爲可樂所以常蹈於危書曰若蹈虎尾戒深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觀天澤之象人所當履昭然矣乃世之騖而越者只緣上下之未辨耳君子分辨其上下若天澤之等然正所以定其志使不騖越於本分之外也此民字卽書皇極凡厥庶民民字是臣民之總稱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素非寒素是平素卽諺云本等本質也初以陽

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是率本質以爲履者率此以往富貴利達能入其胸中乎不愧不怍斯其人矣故周公特與其无咎

履在平素往在今日故曰素履往中庸素位而行本此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君子平素有个願頭在行可少改乎初九素履之往獨行此願而不他是素履終其身而不變塞焉者也所以得无咎

獨專也我獨有此願我獨行此願與世之汨於名

利者大別斯謂能守其素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若大路本坦坦其无疑者一失其履荆棘矣九二剛中在下无應於上履唯此道焉而坦坦其平夷更不入於險陂傾陷之地是幽人貞而特異于世之汩名溺利者也居易俟命中常泰然不亦吉乎

幽人貞三字聯讀幽人不是幽獨之人即處利達而冲素自適是爲幽人貞即履道坦坦其人也非幽人守貞之說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富貴利達之易入也其中之自亂乎二剛中灼有明見確有定操中常自治不自亂此爲幽人貞而得吉也中一自亂而履非其道矣安所稱幽人貞吉哉

中不自亂本剛中來其實此中字是胷中之中非剛中之中不自亂自字極妙凡人之馳於名利由自无主張耳誰得而亂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愼履者在明審在安詳而猶以爲不能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本不明所視而强以爲能視本不善所履而强以爲能履不動陷於危機乎履虎尾咥人凶必矣武人爲于大君不奉尊命詳視審履而自逞其胷臆其此爻之謂乎

爲于二字要認明白爲于大君是爲于大君之前非身爲大君也武人爲于大君之前可謂說而應乎乾乎可謂履虎尾而愬愬者乎故繫承上咥人凶説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履先明視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又貴愼行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由其位之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由其志之剛也志剛本位不當來能視能履皆由於此是一節主意故特發爲于大君之上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大臣之近剛君如履虎尾然不中不正履之可乎而四以剛居柔庶幾乎知兢惕之道者其主之也翼翼其承之也肅將愬愬焉不敢以自寧雖履大君之剛終可奉威命佐英風而得吉也詩曰小心

翼翼其此之謂乎

愬愬以心之戒懼言正與眇能視跛能履者相反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大臣之履而進也曷志哉君有中正之德思以翼其成君有夬履之勢思以匡其失要在此心之祗畏耳四也主之以愬愬卽承英剛之君而其志未有不得行者此周公深嘉而樂與之以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本義極明但細玩象傳位正當也是與五之辭且照彖傳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是正取五

以垂訓者豈以其夬履也謂雖貞而亦危哉愚謂夬履二字卽彖傳履帝位三字履帝之位何事不可專制而惟其中正則有不專其斷日以正道自持而猶不敢自忘其危厲者故周公深與其貞厲孔子又推本其位正當焉此正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也

看夬履之宜貞厲見順境正是危機此聖人所爲深戒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照彖傳分明是剛中正何以說位正當九五履帝位專決其獨斷時斯際只有一个貞厲是正當道理五剛中[illegible]此位能貞而能厲是位之正當者也聖人一字不苟下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凡履常宜自視而自考况在上居履之終可无自視乎周公因是開之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不但曰視履而加之考祥不但曰考祥而必其旋焉乃與之元吉元吉可倖致乎居履之上者斷不可漫不加意矣

視履便有善不善何以但曰考祥善人之常也祥

亦人之常也不善不祥非人之常也大傳曰吉事有祥又曰吉之先見者也是此意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元吉在上與冥豫在上振恒在上冥升在上井元吉在上鼎玉鉉在上以旅在上同

在上之所履其關於吾身天下者非小其旋元吉而在上則出身加民之道悉協於至善之止是一身之慶也天下之慶也宗社无疆之慶也故曰大有慶

曰元吉在上大有慶則知不元吉則大有災也安

可不慎所履而審所視哉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具通泰之義文王見陰陽往來於上下之交也故喜而繫之辭曰泰泰則小者往而在外矣大者來而居中矣在外者擯而不庸居中者任而用事宗社生靈長乂之計皆由此建而行无不得矣是吉亨之道也占者明大小之分察往來之義而徼惠於吉亨世道其有餘慶哉

吉亨二字不分吉而且亨深與之之辭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否二彖用則是二字說下又是一格

莫難得者泰莫難見者小往大來吉亨茲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之氣交而萬物莫不通暢也上下之合交而其志在天下者莫有與同也陽氣居內以用事而陰黜於外不敢以竝于矣健德主內以專成而順處於外不敢以侵越矣君子在

內主持而小人聽命於外不敢以參列其間矣君子之道其日長乎寖昌寖熾其利澤於天下无窮也小人之道其日消乎寖微寖滅卽欲肆其禍无由者是泰之象也小往大來之實也是吉亨之徵也世際於斯其世道之大慶哉

天地交二句似申泰而往來之義卽具於中內陽以下似申小往大來吉亨而泰之善實徵於此總只渾說爲是

陰陽以氣言和煦者爲陽慘烈者爲陰陰贊陽爲事而總歸於生育便是內陽而外陰順健以德言

剛動者爲健柔靜者爲順順佐健以行而總屬其專成是內健而外順

時非皆君子也君子秉軸主持與陽健用事者同曰內時非无小人也小人俯首聽命與陰順退處者同曰外道長道消總是天地間大氣運而世道關焉所係非小故文王直指言之而孔子直遞言之與他卦甚別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乾下坤上二氣訢合造化之泰也后曷以成之天地生民民生於天地固也而一氣渾淪莫之區畫卽天地之道不成天地之宜不著民雖欲利賴於天地无由者后卽一氣之渾淪者而定之爲四時正之爲四方均節劑量成其爲天爲地之道而輔相存焉天時所宜若何教以用其時地利所宜若何教以因其利輔之相之以左右斯民使羣生於天地之中者各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而无一之不得其所參贊之功焉可誣也匪天地之交泰不啓匪后財成輔相以左右泰不成天人相與以成泰如此夫

本義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天地之化有過有不及乎曰非也天地一氣耳流行磅礴所以生斯民者昭然於上下之際顧其民顓蒙莫知所以用其時因其利聖人爲象日月星辰定之爲四時因剛柔寒燥正之爲四方若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四段均劑財成无非所以輔相其宜以爲左右斯民之事耳固非曰如何財成以制其過爲一節又如何輔相以補其不及爲一節也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卽是曲成事非更有輔相一節以補其不及也

中庸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贊化即是盡性事非更有財成一節以制其過也要之財成即輔相輔相即左右是一套事是一氣說不當以過不及判然分作爲二事也然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非與曰範圍而不過則可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則不可

財成財字亦有說財者用也財用戒其太溢必有所以均節劑量之者故云財成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常用裁字未嘗與財字通用也

道字籠統言宜即天道地道之所宜如春宜耕夏

宜耘高宜黍下宜稻是也

詩曰左之左之无不宜之右之右之无不有之以左右民正使无不宜且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有連進之義一君子進而倡和後先如茅斯拔以其彙焉上下志同財成輔相皆自此行致之矣是行不可緩也故周公特與其征吉

征有急行意與往字不同升曰南征吉此曰征吉皆是亟啓其行意再按困上爻革二爻歸妹初爻周公皆亟啓其行曰征吉其他卦爻征字凡八見未有不言凶者行有宜急者有不宜急者是爲易道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士君子志在蒼生彼此同之者也况當泰之時乎拔茅征吉蓋以此志决之耳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上應六五全是主張世道之人故周公以相臣之道詳示之泰寧之世人情肆法度弛悖悖然懷忿疾之心駭視懾聽未有不反召其禍患者故第一在有包容荒穢之量然泰寧之後積習已深

悠悠然狃安襲故不自震奮能革敝而更新乎故又在奮之以馮河之勇且習近易至于遺遠必深長其思而遠及於人之所不知謀之所不及是不遐遺之慮宜周也且相安易至于苟容必持守其法而不牽於尊貴之阻撓親暱之阿縱是朋亡之公宜斷也析是而各正合是而不偏是中道也是相道也是可翼皇王之盛德贊神聖之鴻猷者也故曰得尚于中行得尚于中行者尚六五之中行也觀彖傳上下交而志同及六五中以行願自見得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臣廓含弘之量沛果決之用懷深遠之慮絕牽
比之私得尚于中行曷以哉以其心之光大也蓋
相臣之病在暗昧狹隘不暗昧而光則能洞燭人
情世故之隱而不蔽于一偏不狹隘而大則能普
藏神明變通之用而不系於所施故中以行願者
欲如是中以上應亦如是乃可得尚于中行耳觀
周孔爻象萬世君臣欲相與以開泰保泰者盍不
出此數辭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聖人憂盛危明故一當泰將過之時即動色以致
儆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見否即在目前有不可
易易處者須持之以其難其慎之心事事悉歸于
理而无愆于法度斯可耳然當是時徒然憂恤何
益哉唯其孚于初與二藉其拔茅之勢擴其包荒
之度竭盡其所以保泰者斯泰可常保而于食有
福耳聖人教人之善處其盛蓋如此
艱貞二字聯讀書無怠無荒詩無敢馳驅無敢戲
豫是謂艱貞艱貞固可得无咎然徒憂無益也唯
其孚于初與二盡所以保泰之道斯可于食有福
耳勿恤句其孚句孚不作所期之信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重看一際字天地交處正是際天地盛際能幾何
時持盈守成全以人事勝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
固定而孔固其在艱貞其孚哉
唐虞之際君臣動色以相戒正見此際之難保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易爲君子謀六爻皆就時位說君子所以處泰之
道非爲小人言也翩翩應照拔茅說拔茅彙征來

何翩翩哉臣鄰交孚要在上人之感召耳六四柔
正下交不假富厚之力而左右其鄰不待戒令而
交孚无閒斯眞天地之交哉此周公喜談而樂道
之而孔子又推其出于中心之願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以其鄰必以其富矣曷云不富凡陽實宜居
上也三陽皆處下而失實其勢自上往而臣鄰寧
待于富哉曰不戒以孚正謂其出于中心之願彼
此志同所以不待于富耳此象辭一氣下相呼應
本其皆失實說到中心願則初之拔茅彙征二之

得尚中行三之艱貞食福皆翩翩自效于泰寧之
世矣
以其隣何爲以孚何爲无非相與以開泰保泰也
此斷應主君子說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爲泰主柔中以應二是不挾尊貴之勢而謙降
於中行之賢者以此膺休祥承福祉天保定爾亦
孔之固矣大善之吉也
五曷取象於帝乙歸妹程傳云王姬下嫁自古而
然至帝乙始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

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此與歸妹六
五皆陰尊而謙降者皆著帝乙歸妹之辭
以自以也以祉者以此自致其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願者何財成輔相以左右民是也五以中德下賢
得行是願以祉元吉豈倖乎哉
中心願中以行願二願字照彖傳志同一志字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之累積若城然泰極而否至城土復于其隍
矣此豈可以力爭乎哉故戒勿用師然大勢已去

須旋乾轉坤大奮治平之策斯可支持耳若但自
邑告命則雖貞亦吝矣而可乎哉
照象傳其命亂看告命亦是貞但自邑則較狹小
耳晉上九維用伐邑象申之曰道未光也則知周
公所取邑義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世道之否泰繫于命其命亂而泰可常保乎哉然
則欲泰之不否斷在亟治其命矣但不應告命自
邑耳
唐玄宗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

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成天地則成人道天地不交而爲否則无復人道
矣君子之貞曷利哉何也大者往小者來滿朝皆
小人君子未有能自全者故君子宜以爲戒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此與泰義正相反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上下之志不同紀綱法度莫之遵守即有邦亦无邦耳內柔而外剛者柔順者專主其成剛健者反聽其命也義與健順二字无別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二氣不相交通塞阻而爲否君子當斯時也可自張大以取小人之禍乎儉損其德以遠避其難囂然不可榮以祿是君子之否也否而亨者也

不可榮以祿本儉德避難來不可二字宜深玩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真是居否之法東漢諸君子不足貴矣聞知此義者不无蕭膏之譏輙推印綬亦蹈虎尾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主君子當否時說蓋世有盛衰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處世有盛衰其心不可忘天下故當否之初亦當如泰時連類上往以拯濟但須存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心而委曲維持盡所以匡扶之正道則時雖向否猶可反亂爲治而不失其亨故周公初辭擬象如泰辭但改征爲貞且以吉亨期之而夫子申之曰志在君也正謂君子雖當否時

不敢一日忘其君輙隱而不出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義見上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此亦主君子說當否之時小人雖不肯亦有順承君子若唐諸張推宋璟爲當今第一人者似此不包反激而取禍矣故教但其所承使小人自不加於君子而得吉則大人雖否乃可以得亨耳故夫子申之曰不亂羣也正謂大人當否時自然持正必不亂入其羣但小人承我我且宜包不宜爲過激之行耳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義見上

六三包羞

此亦主君子說當否之時當初守貞二包承猶可爲也至三則勢不可爲矣如包羞忍恥可俟機會之萬一耳若狄梁公處則天之時是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處非其時自不得不爾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是將濟之時九四[illegible]極其剛有善濟之術
故周公著其占曰有命无咎[illegible]疇離祉曰有命者亶
有天命之可承也而其要[illegible]在於无咎以道義爲
經綸而其行不戾其動合[illegible]與天命相克協斯不
獨身履其祉疇類皆離其[illegible]不然雖有天命其
可恃乎哉
聖人言人不言天故纔說[illegible]命緊接无咎二字與
泰交艱貞无咎意同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自天人皆喜之而不[illegible]其志未行也必有命

而无咎人之所爲與天而[illegible]協斯開泰之志爲可
行耳此亦重无咎二字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能[illegible]休時之否以爲泰者大
人之吉也然泰之復可憂也而實可懼使一有安
存之心能保其不亡乎故今雖反泰嘗虞其不保
曰其亡矣其亡矣吾所基[illegible]而定業者能若繫苞
桑之固而可使其常存也[illegible]聖人於休否之時即
爲深慮遠戒也如此
按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illegible]兵狀云邦國之杌楻

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幾矣此語必
有見有解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重繫
然則繫于苞桑其朽索馭六馬之喻乎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否在位而尤在德稱其位九五位正當則其所
經綸所維繫有開泰而能保其不亡者故曰大人
之吉
正當者其時當得如此而居位適正如此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故著先否後喜深

慶之之辭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必傾矣何可長也但傾否實係在人煞有
深注望之意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卦具同人之義文王謂同人者同於人而不私也
須絕去比暱之私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有
曠遠无私的景象始稱大同之襟懷无遠不到即
以歷天下之險難亦无不濟耳故直說同人于野

而著亨利涉大川之辭然有大同之襟懷須有大
同之義理在不然而一无可否於其間是與世相
浮湛者也豈大同之道哉故又著利君子貞之辭
同人于野一句讀纔同人便須于野野釋曠遠之
義極當胷中纔有睚比便无曠遠之氣度此分明
是个周而不比巳有貞的意思在聖人只恐人一
於曠遠中自无主持故又著利君子貞句
文王一見否卽知非人道而有害於君子一見同
人卽知宜大同而可得其亨利故本卦係辭一直
下而其語極緊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此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无私覆載者
也无私生成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與天合
德蓋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而樂與之曰同人
文王有見于此故于同人卽曰同人于野亨利涉
大川正謂以乾行也乾行何分于遠近何間于親
踈哉其同也于野八紘九垓自能通闢而无碍矣
履危蹈險自然同舟而克濟矣亨利涉大川何有

哉再觀卦德文明同天之明也以健同天之健也
中正同天之德也而應同天之協一也君子之正
孰過於是哉未有天心爲巳心不通於天下之心
者此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所謂
利君子貞者蓋如此
同人曰三字非衍文王見同人卽曰同人于野亨
云云蓋喜見而亟發之辭耳唯乾无私唯乾之行
亦无私唯君子乾行而无私則自无不正曰應乎
乾者蓋著同人之所由名耳曰乾行者蓋著于野
亨利之辭所由繫耳曰君子正也蓋著利君子貞

之有所取耳其實一乾也二乾字二應字正相照
不曰通天下之心曰通天下之志者天下人之志
无不在于大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本一氣之同與字下得極妙知與之義則
知所爲同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此曰類族辨物其以異
而同乎
族姓各別能各一其族而統于一未嘗不同也物
生不齊能各一其物而統于一未嘗不同也唯不

類且辨則族焉而貴賤无等親踈失倫物焉而大
小相混上下无章此難爲同耳君子以類族辨物
別其所爲異正合其所爲同也是謂同人于野
再玩程傳曰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物本各
有其類各有其族也吾自其類族而辨之物各與
其類而无異各以其族而无異是君子審異致同
之道也亦一說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最忌私隘同人之初以剛在下而无係應无
私主於中无偏昵於外是君子大公之心大同之

道也故其辭曰同人于門无咎
出門皆其所同曰同人于門
同人之初曰出門同人隨之初亦曰出門交有功
夫子論仁曰出門如見大賓出門是吾人第一行
徑公與私皆判于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與我本非異類一出門即與人同四海之內皆
兄弟矣又誰得而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而應本非繫於私情者但應有專主較
狹而未公故周公不滿焉曰同人于宗吝
宗主也非黨也要辯得明
卦本中正而應曰君子正此因其應之狹曰同人
于宗蓋聖人於公中又辯出私來必欲同人者大
公而无私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吝道二字極剔發得好蓋二五中正而應原是
極好的周公從二應五處看見其專有所主似狹
也却下一吝字夫子因申之曰此以大同之道論
同人于宗似爲吝道耳究竟曰宗二可以无同哉

五可以无遇哉此伏戎者欲敵剛而安行乘墉者
以義困而反則五竟以中直充遇而後咲也吝亦
何顧哉吝道二字須着如此看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貴同然非可强其類以爲同也三剛不中上
无正應欲同于二而懼五之攻時懷惴望終不能
得其所與故假象而著之占曰伏戎于莽升其高
陵三歲不興
程傳云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
林莽之間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

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語發明
極透
興字正照上伏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何爲者敵剛也剛其可敵乎三歲不興
終安能行乎周公爻辭極小人妄求之情狀夫子
則就此情狀斷妄求者之終无益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爻剛不中正而无應亦欲同於六二者爲三所
隔既乘其墉以攻之矣而以剛居柔介然之際有

覺焉復自反而弗克攻是名而耻義知過而能改
是吉之道也故周公特別于九三而深與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既乘其墉矣爲以弗克攻以邪攻正義固弗克
也故止弗攻耳其吉者正由以義自裁不勝困窮
乃反於法則耳二則字一般緊頂上義字來義之
所在毫不可過是則也則困而反則方是眞能復
義之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甚哉乎天下莫危于間也二五君臣同心不幸爲
三四所間其始也可勝憤抑而不鳴乎然義理所
同終不能間而得合故象擬先號咷而後笑然三
四之間寧可以易勝哉必奮乾斷若大師乃克相
遇耳君臣同心期以得遇而止故不言吉亨
抑此以去人之間論也若聲色貨利自間於其中
非大奮乾剛之斷其曷以去之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何也二人同心此中也中理
本直先故不勝其憤抑後始不覺其歡洽耳曰大
師相遇者邪正不並立言必相克此邪然後正可

得合也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從來理自如此
四困而反則曰弗克攻五以中直曰克相遇非義
理其曷以自克哉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凡人之悔皆起於愛惡之攻取也上居外无應超
然距國都而與深山之遠人游愛惡攻取安在哉
故周公於上曰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時咸有同人之志上獨踽踽凉凉而同人
于郊雖時位之適然哉抑孤陋而寡合也內反諸

心歉猶未暢故曰志未得也
爻曰无悔就其事而姑與之象曰志未得遂其志
而深歎之
卦總羣材通天下爲一心也故彖極其應求倡和
之同爻專一節人各以其心爲心也故辭極其愛
惡攻取之異總之則審異致同必于野而不失君
子之正也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大有以所有之大言卦具大有之義其勢本可以

得亨而處之盡道則禮樂刑政必有四達而不悖
者故文王特與其元亨
元亨二字本相聯本義解大善而亨一字爲一義
以未當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曷名大有哉柔位天子之尊具大中之德而致
上下之應薄海內外胥入版圖而无外是大有之
由名也而辭曰元亨則豈徒以大有之勢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乾剛之主宰既獨斷於
幾微膚覽之神明又洞燭於幽隱且時剛而剛時
明而明而妙用之顯行克憲於天然之則是以其
政治符帝王同天地爲大善之亨也君子觀大有
之名而識元亨之治其可以御有乎哉
位曰尊位中曰大中皆以大有之時言也
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勢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
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栽全由德勝故夫子提其
德二字
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總本其德二字來一直
說下莫泥卦德體分作二事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其照无外爲大有之象君子曰所有之
大可喜也苟无以治之則纍且萌焉可慮也由是
癉惡而遏之章善而揚之於以順天之休命焉天
之命有善而无惡順承天休皆善而无惡所以安
輯羣生保所有之大於不衰也
大有之世善者登庸惡者亦或以厠用最易蠱君
惑民是治亂一大關頭此間不遏絕不表揚天命
之謂何大有之謂何故夫子特嚴惕其辭令必承
天以維大有之勢

不獨曰天命曰休命者天命本休有不休者非天之命非善承天者也

周王於永清者定之日申誥曰旌別淑慝其有見於此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此交字即出門交有功交字害即害于大有者大有之時第一在慎所交而不貽其害初以陽居下上无係應无交其害於有者咎從何生曰匪咎然此心可易守乎哉必其難其慎克艱到底而不失則可以无咎耳二咎字相照匪咎无咎要認得明

極緊在一艱字而則字有千觔力

无絶无也要絶无交害到底須克艱始得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有見哉

人雖甚愚不肯孰肯自交于害但時居富有左右前後之人自然日以豐亨豫大之說進不覺其入而不知其陷于害者非陽剛之斷其誰能卻之故周公于有初特發无交害匪咎之辭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重看初九二字唯初九能无交害也然可无持之以艱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中上應分明有大車以載之象故周公激其有攸往若曰大有之君所望于輔有之相臣不小也二抱大經綸大臣濟克堪大有之重任須任是而攸往不負天子之倚毗斯自反爲无咎耳此古大臣自任天下之重者大車以載有攸往字字俱着緊有力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專以車載形容九二剛中克勝大任意

力小而任重鮮不仆矣二材力强幹克荷重任若

大車以載能積中不敗者然可无攸往乎哉故周公激其有攸往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剛而得正上應虛中之君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而小人則非其人矣故病其弗克

公雖以公侯名然究公之義是秉无私之德上承乎天子者也三剛正當大有之時際虛中之君仰陳其所謂保有之策何獻何納不在持盛而守成若小人自狥其私何意於天下國家而安能有所亨哉故曰小人弗克

此古大臣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者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曷言小人害小人志在巳私全无奉公獻享之意即有享焉豈亨豫大之說耳信此說也害可勝窮乎哉此害字夫子余於初爻无交害害字體出

九四匪其彭无咎

大臣一存有大之心則凶害立至咎烏乎免九四仰輔大君而處柔自勝不獨自巳功名之盛讓之而不居即世運豐亨之盛亦蔑之而无有是匪其彭者蓋譓譓抑抑朝夕自克之大臣也故周公據

理而特與其无咎

此古大臣不以寵利盛滿居成功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大臣處極盛之勢要在燭盈虛之理識進退之幾

九四有大而不居其明其辯眞有超越於尋常萬萬者夫子不但曰明辯而又益以晳之一字其與樂與之以示萬世相臣之龜鑑哉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本義極明蓋厥孚之交六五之所有而威之非克未有能保其有者故周公於此惓惓焉吉字緊頂威如說觀象傳威如之吉自見得

書曰沉潛剛克又曰威克厥愛與此正相發

再按此曰有孚交如威如吉家人上爻曰有孚威如終吉家國之治寧獨孚也乎哉其皆以威勝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以發志何專說一交字若曰必如是乃爲厥孚之交爾易而无備何重釋一威字若曰君當此時見上下交孚多以易心處而无備也書曰必有備有備乃无患此威如所不可少也夫子此易字全照初爻辭艱字來見處有大者自始至終斷宜艱

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極明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重看上吉二字居上得吉盡所以承天者斯來自天之祐

此卦初持其艱二任其載三用其亨四匪其彭五克其孚上承其祐是一套事故作六人看可通一人看亦可蓋析之各一其事乃所以共成其事共享此大有也國不知此不可以有國家不知此不

可以有家當國家之大任者尚三復于斯卦六爻之義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卦內止外順以卑蘊高而名謙謙人之美德也人能以謙自處何往而不亨乎然非尋常所可能也唯君子志在內完心无外競安履此謙而終身之不易故其德益尊且顯能亨有其終耳

本義訓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將謂謙之屈於始伸於終乎非也程傳云君子達天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此言極有理

雖君子能謙到底雖謙到底有結果曰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曷以亨天道下濟而其化光明焉地道卑而其化上行焉是謙之亨於天地有足徵者然曷以歸諸君子天地鬼神未有不鑒乎謙者天道虧盈而益謙矣地道變盈而流謙矣鬼神害盈而福謙矣故人之道未有不惡盈而好謙者謙處其尊尊而益光謙處其卑卑而不可踰是君子之謙有終而其光不可踰亦能厚其終也知謙之亨又知君子之終斯真能謙者哉

有說謙的人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亦光顯總是卑而不可踰亦好

君子之終也句極妙謙是君子之終故其光不可踰亦是君子之終此之謂有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卑蘊高是謙之象君子因是而以平心體之上人之心恆失之多也則裒而損之下人之心恆失之寡也則益而增之於以稱人己而平其施非從物也從己心而稱量之也蓋我欲上人人亦欲上我我欲人處其下人亦欲我處其下從此稱量而施之未有不各得其平者聖人平天下之道亦不過此知得此平字則謙不待言矣

此須先認一物字明白物即人與己也人與己原非二物故施於人己之際无可低昂其間此方是

稱物平施

所惡於上一節畫出个絜矩與人看裒多益寡一句畫出个謙與人看

看裒多益寡二句既非自滿之傲亦非作意之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不嫌於過甚初六以柔處下損抑卑巽之極是謙而又謙之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樂與雖用以涉險難亦无不可况居平易乎故曰用涉大川吉

謙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者也苟非繼續傲時乘之矣用涉大川吉一氣下不曰利涉曰用涉者

謙謙君子用无不利卽用以涉川亦无不濟而得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以下人曰謙初六以柔處下一无上人之心是卑以自牧者謙謙君子由稱焉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是有謙德積於中者謙德充積於中發見於聲音顏色之間无非是謙故曰鳴謙鳴謙是理之貞而无不吉者故曰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鳴謙非勉於外也至誠積於中而發於外乃其中心所自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剛正之德爲上下所歸然而居執下體是功勞著於民社而克持謙德者也非君子其孰與之而非君子其孰終之安履謙德久而不變是君子有終之吉也苟其慕勉於一時不忘矜負之念能保其終吉乎哉

三之勞在居上而勞之謙在處下程傳居下體三字極好拜照程傳勞謙句君子有終句君子有終

本勞謙而期勉之之辭非竟以其有終之吉尤有理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而能謙者寡矣唯君子勞謙而有終則其器識之恢弘直與古大臣之不矜伐者同其度而非尋常所可儔匹者凡在瞻仰之下誰不心企而悅服之吾以是知勞足以定國而謙其勞於不居者又足以服民之深也

說勞謙君子則有終之意自在此聖言之不踈漏處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柔正而能下則其謙恭之度誠有行无不利者然居九三功臣之上則發撝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心又所不可少者故周公繇與之而復期勉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无不利而尤撝謙於功臣之上於理論之誠有宜然而非過者不違則也則以理之一定者言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謙德著矣謙則衆罔不從矣奚待

富而後以其隣哉卽文德之世或有未若其化者可利用以侵伐焉此眞所謂无不利者矣謙之受益也蓋如此
不富以其隣是說謙之得人心處利用侵伐是說既得人心則无不可用處无不利又申與之之辭蓋以其隣且用侵伐皆非可易得者而五皆得之故又申與之如此
舜之格有苗文王之伐密正當此爻
周公於四首與其无不利於五終與其无不利總見君相皆宜以謙自處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利用侵伐豈好稱兵哉亦征文德之所不服者耳
周公云利用侵伐只說人心之可用夫子恐人不識此旨故以征不服曉之見謙德之君原非尚武以威天下者
禹征有苗曰滿招損謙受益故謙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
再按泰六四大臣也曰不富以其隣是不以寵利居成功者此六五大君也曰不富以其隣是有天

下而不與焉者所以能保泰而居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位居極上自鳴其謙若書所云予未知獲戾于上下者斯豈不足以動衆哉乃其心嗛嗛焉雖在于自治故著其辭曰利用行師征邑國
坤爲衆上六鳴謙自可以得衆故着利用行師句然原其心實在自治不在于服人也故緊承征邑國句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此就鳴謙而原其志一直說下若曰上六鳴謙利

用行師則可用侵伐矣乃曰征邑國者何哉其謙之鳴也其志實不安于上慊然其未得也故其叛可用而唯以征己之邑國也倘其侈然而自得將肆焉以自逞豈以可用行師徑唯邑國之征而已哉細玩爻辭是極其所爲謙也而不逞再玩象辭是原其所以極謙也而不逞總是深與之之意可字承上接下最妙唯其謙也可用行師唯其志未得也故可用行師而但以征邑國

二與上鳴謙一也二居三下實以爲不如人也而鳴是鳴出于心之誠也故曰中心得上居卦極實

以爲難上人也而鳴是鳴本于志之慊也故曰志未得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取和樂之義卦順而動得人心之和樂即用之建侯萬民皆樂於推戴用之行師萬民皆樂於服從他事有不必言者故文王直係其辭曰利建侯行師

漢書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孟子曰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建侯行師悉出于民心乃爲順以動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曰豫非以九四之剛得上下之應而志行於天下乎且以卦德言之順理而後動人心自无不宜者此豫之所由名也人患動之不順耳誠豫順以動故天地之心亦效順而如之況建侯行師有不得人心之悅者乎即是而觀天地之動動以順也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无有以逆氣應者聖人之動動以順也則刑罰清而民服无有以逆理

乎者然則順動之義其關於豫之時豈小小乎哉如其爲時義之大則將有動也斷斷乎其不可不順矣

剛應而志行是明豫字之義順以動是本其所爲豫者言

天地如之如字作應字看即俗語如吾心如吾意之謂程傳云天地如之而不違

孔子彖傳總只發明得个卦辭如此順以動原通極於天地之化聖人之治其時義爲極大故極言之見必如此其通於天人方可以建侯行師耳非

極言以贊其大之説也後卦倣此
卦有單舉其時者就其時之所係言也有舉其時用者就其用之切於時者言也有舉其時義者就其義之緊切於時者言也總不脱一時字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太和動於域中而為豫先王會其意而聲之樂焉樂之作也以奮至德之光是崇其德也而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天地祖考之德其藉此以闡揚其盛乎天神人鬼之和其藉此以宣洩其

縕乎是先王之所為豫即雷出地奮之豫也
作樂崇德不是崇巳之德令人開口就説天地祖宗之德崇德者崇此德也故用之以殷薦以配享耳觀雅頌頌德之詩穪自可見得
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
初六鳴豫凶
本義極明書曰以逸豫滅厥德上得强援而不勝其豫至於自鳴豈令終之道哉古今以此取敗亦衆矣

語云二三子亦姑謀樂之鳴豫者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是極好處却是人所極難處者初志不自持至滿假而自鳴能免乎哉重看一極字極未有不危者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當豫之時未有不溺於豫者二獨有中正之德其特立之操有介于石之堅者見幾而作奚俟終日哉是處豫之貞而得吉之道也
介于石不終日一氣説下總説其守堅確一息不

安于其豫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鳴豫盱豫者比比矣二何獨能不俟終日哉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辨之早去之速得貞而致吉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由豫大有得自是四之事與三无干據三陰不中正而近于四有覥而效之之意故周公直著其辭曰盱豫悔言如此盱豫悔所不免也要在轉頭早若稍遲延則必有其悔矣二悔字總是悔吝之悔

語意極際而懇切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人顧自處如何大三位失其當則其所盬而慕者
九四之豫而介石之操不終日之明固其所未聞
者所以盱豫而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一陽當上下之歸致天下之豫是由豫而大有得
者然天下之豫可獨任而无藉於衆恩哉開誠布
公集衆思以廣益是又大臣之所當知者勿疑朋
盍簪可矣

盍合也勿疑然後合此五字全是勸勉之詞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豫局云大有得其志在于大行也志在大行可
以疑忌參其間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卽有相臣可任宜大振奮方可自立於
天下六五以柔居尊專任九四而沉溺於豫其能
專任也可不謂貞乎而其自逸豫也疾似不起矣
幸惟其心有恒倚焉庶尚可以不死耳象因申之
曰六五貞疾乘剛也蓋相臣惟剛能勝天下之重

任五乘而專任其貞也專任而自豫是其疾也斯
貞疾之所由取乎疾必至死猶云恒不死者幸其
中之未亡耳中一亡則不恒矣不恒而疾可生乎
哉此爻分明是漢後帝諸葛亮鞠躬盡瘁幸圖偏
安由豫之相也後帝任之是矣乃日與黃皓諸宦
奴沉溺于豫亮雖以宫中府中事涕泣表請竟不
加省而激發此豈可起之疾哉唯是猶知亮精忠
專任而不貳若病人萬无可生之機而此心尚一
綫未死猶寄生於旦夕耳亮一殞而皓等用事死
矣愚謂如此看貞字疾字恒字俱有下落乘剛亦

不看壞九四若說貞疾是綱疾則貞是極好字面
安可作綱字解若訓恒作常則自古及今未有人
常不死者若說五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
則九四之由豫其將險收衆心以危其君者哉此
皆於理有大不通者不敢從
秦二世任趙高唐玄宗任李林甫而皆逸豫以自
恣是疾也非貞也是中亡者也非恒不死者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屯二爻之乘剛乘啓迪之賢君也此五爻之乘剛
乘翊運之賢相也皆不可看壞了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昏冥於其豫者也以其動體則事雖成而能有渝者變其沉溺之非可反於寡過之域故亟與其无咎

聖人重改過成而有渝可得无咎况未成者乎冥豫能渝尚得无咎况非冥者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清心寡欲是上人事冥豫在上災害隨之矣其可長久乎速渝焉可也

冥字極不好冥升即斷以凶所以遏惡於其初冥

豫致之无咎所以開善於其後聖人于二卦皆有深意在

致豫極難而處豫為尤難故聖人於由豫津津焉而初戒其鳴三尤其盱五擬其疾上哀其冥雖於二獨羡其介益必介然而守正然後豫可常保也豫順以動介貞如石斯其于豫也深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以相隨之義文王係其辭曰元亨蓋本得人之隨而與之也然而致人之隨必以其道其必持之至正乎斯反之於己可免愧怍而无咎耳不然其誰與我而亨安可得哉

據人之親就可以通行於天下曰元亨必已之道義足以致人之親就曰利貞无咎繫根利貞說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曰隨非以卦變剛來而下柔有隨已之義乎且卦德動而說有足以致人之隨者此隨之所由名也隨動而說有不通天下之志乎是亨之大者而所謂貞者即在是所謂无咎者即在是而天下

之所樂從者唯此時為然矣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知得天下之所隨唯在此時則知動而說是隨時之義其所關於天下不小小者隨其可不利于貞乎

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二字發揮所以利建侯行師而極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說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王肅改隨時為隨之改隨時之義

爲隨之時義俱不是

易中專重一時字當隨之時有隨之義在其義即所謂隨時之義也

此時有動而説者可致天下之隨故曰隨時之義聖人一字不錯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震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而隨時以休息焉雞鳴而起終日乾乾是嚮明事嚮晦則入而宴息節今日之勞瘁養來日之精神此隨時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夫子特言之

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故曰入宴息

再按隨有隨續之義出作入息如環无端是隨也不息則不能繼矣此隨時休息所不可少者此或象之一義也併志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既有所隨則主變其常矣不貞可乎必持之以道義之正而固不失其所親之人斯可以得吉耳倘不擇所交无益而有損可謂貞乎故又着出門交有功句有功者有益於已之人也

官主也從震主取義渝變也從隨時取義官有渝不妨但要隨得好故下緊接貞吉云云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人不可无主意亦不可執主意當隨之時官有渝其宜也但隨貴得人必從正乃得吉耳出門交有功不失其所親之人是所謂從正之吉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爻以前後相隨言陽爲大陰爲小小子是六三非初九丈夫是初九非九五也觀六三係丈夫是係九四則可知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曰弗兼與見人决當從丈夫勿係小子失所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係四而失二可謂得所隨矣以四之所任而已隨之何求弗得乎然而非已之正應也非理而躁進即得所求可哂矣靜恬以自守但親其道德勿資其榮進是則其所利者

居貞是靜守之貞二字瞭讀六三係丈夫是其極有見處但自是而求无不得或因而失守大非其擇係之心者故汲汲以居貞訓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舍下而從上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於隨爲極善故夫子亟與之

志舍下的決能居貞居貞之辭聖人葢恐志嚮上者不能堅持設耳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其隨於君也爲人心所樂與隨而有獲者也然不幾於上陵乎故雖貞而凶唯是孚誠立於中施爲在於道一以明哲處之斯位極而不專勢重而无逼於臣道爲无咎

耳伊尹周公孔明皆知此義

隨是隨君有獲是獲人心臣與君一德自爲人所樂戴有識見者處此地位便凜然退不自居秉忠誠由道義而藉以報天子之遇成國家之功不明者處此未有不喪亡其身位者故周公特著有孚在道以明之辭

在道本有孚來有孚在道以明者无一念一事不可與天知對人言表裏洞徹毫不涉于曖昧也

有孚在道雖平實以有孚爲主

隨有求得即示其居貞隨有獲即著其貞凶聖人之戒深哉然居貞貞凶之辭何以異也得與獲稍不同也得雖有待于求而其機自相應者爲多獲則有心以必求若終日不獲一禽一朝而獲十禽者然則其義可見矣故聖人於隨有求得但戒其居貞於隨有獲直著其貞凶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臣德盛而有獲自是推不去的但揆之以理自是凶道故曰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是靖共恪守而毫不以獲與否介于中者也非明者安足以詣此故曰明功也

分義上看得十分透徹方不迷于寵利可保身名祿位之全故本爻辭明字着一功字激勉之

九五孚于嘉吉

孚于嘉宜就九四說葢君臣相隨全在此孚四有孚在道其孚有足嘉者故周公於五特著孚于嘉之辭若二係小子失丈夫其孚安在而可稱嘉哉且觀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皆先後以爲隨則五四之隨似有不拘于正應者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位正乎中自能中以行願此遇有孚在道之臣君

宜亟與之孚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隨可交也可係也可上下之相孚也未聞係而必
先之拘且拘係而又加之維也上居隨極拘係而
又加之維是專執以爲隨大爭隨時之義者故周
公亟以王用享於西山開之蓋神人一理也雖以
通於神明者通天下人之志斯隨時之義爲可尚
耳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按諸卦凡說到窮處皆主不好邊說此上窮二字

亦病其居上而拘係失隨時之大義耳
此爻象與小過五爻象略同小過五爻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失過之義雖公弋取彼在穴始得故象
但以已上也申釋密雲不雨而不及下文此爻拘
係之乃從維之失隨之義雖王用享于西山始得
故象但以上窮也申釋拘係之而不及下文
初出門隨人但有交而已故教其擇所從二三前
後相隨則有係有失矣故示其愼所與四五君臣
相隨非孚不可故一啓其有孚一善其孚嘉若上
居上以隨下有不宜拘拘者況拘係而乃維乎故
爻開其王用享于西山象著其上窮知此則知隨
時之義矣此彖傳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有敗壞之義其名曰蠱文王謂蠱壞之極天心
當必有開泰之機而人心亦必有傾否之志故與
元亨然治蠱之事非小小也不大展其經綸以力
爲之維持未有能復及於治者故敎其利涉大川
然而前事之將壞者不可輕鶩也後事之方始者

不可遽議也其必振奮於旣敝之後而不憚於更
新丁寧於更始之初而不嫌於過愼庶不負今日
之有事耳故又敎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聖人之
處亦深遠矣哉
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
則可以慮始矣故纔說元亨就說利涉大川敎人
狠下手去做旋乾轉坤事
凡治莫速於機莫善於久作新者速之道也丁寧
者久之道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爲以名卦變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而因循以廢政未有不向於蠱者且卦德下巽以容悅上止以偷安國事將有日入於非而不覺者此蠱之由名也蠱則亂矣奚其治聖人謂治從此始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正教之往有事而盡所以治之之術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蠱壞之終則有開治之始是天之行也天行有開治之始而非更新於既敝丁寧於更始亦何以承天乎此聖人於蠱之辭深致惓惓之意也

舊說彖辭從天道說向人事上去彖傳從人事說向天道上去愚謂不然聖人言人不言天彖辭曰元亨隨著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緊去承天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之辭非言天言人之說

天行有終始不自新何以開其始不丁寧何以更其始此是聖人喫緊語

抑愚於先後甲庚有見焉甲者始也蠱壞宜創始先甲三日是窮其所以而爲之處後甲三日是究其將來而爲之防故彖傳直發終則有始句庚者更也巽壞宜更新先庚三日是直窮其當革之源後庚三日是深慮其已革之弊故爻辭緊承在无初有終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皆敗壞此蠱之象也君子若何體之民風之頹敝非振作不足以更新己德之怠弛非涵育不足以精進振民育德固有事於治蠱之大要也

紀法陵夷之後全在鼓舞作新故於民曰振心志懈弛之後全在涵育成就故於德曰育然振民乃謂之育德育德乃所以振民則又非二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幹蠱之義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是子當幹父之蠱者子幹父蠱在克堪其事則爲有子而考得无咎不然未有能蓋父之愆者然處卑而尸尊事則亦危矣必其兢兢若不克而危厲終能幹蠱而得吉耳聖人於幹蠱之初深致其告戒之詳若此

曰幹父之蠱是付之重任曰有子考无咎是貴之
克家曰厲終吉是戒之有終語意一直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要幹父之蠱全在一个念頭意在於承考則必自
求爲孝子自盡其惕厲有日夕謀而不敢自懈者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二以剛中之德上應六五之柔是子能幹母之蠱
而克勝有家之托者然起敝維新雖利用振飭之
剛而以剛乘柔不可无巽入之道和順將承无急
遽而矯拂是又人子所當委曲者故曰不可貞

不可貞三字聯讀蓋用剛以振飭是治蠱之貞然
事當巽順有不可執持其術者是謂不可貞不可
貞正是善用其貞處亦貞也要認得明白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中无定在其在於蠱有宜以振奮爲貞者有宜承
一之以柔順不可用振奮之貞者二得中道知不可
貞而不固其執所以能幹母之蠱與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亦幹父之蠱者顧幹蠱之道貴剛而出之以遜
乃爲盡善三過剛不中則其所爲飭治者或多意

氣之私猶幸巽體得正亦能知其過而反之義理
之歸不終悖戾之失者故曰小有悔无大咎
悔是事體上少妥妥咎是事理上多悖戾小有悔
无大咎一直說下，重下句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聖人只要人去幹事子能幹父之蠱則其始雖少
有未妥終是於理爲无咎也
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
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感
乃稱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亦宜幹父之蠱者乃陰柔不能有爲任寬緩之
過无奮迅之剛是裕其蠱而非幹其蠱者由此以
往則日見其吝矣反而剛勝幹蠱其有濟乎
裕與幹正相反幹是勇力去做事裕是寬緩不任
事
不曰往吝曰往見吝者往即見其吝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奮迅精神去幹事乃爲有得寬裕以承蠱將安所
得乎曰往見吝曰往未得皆深病之之辭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得賢臣之助以積弊宿蠹一旦而具整飭之克蓋前愆復丕丕基天下之令名其歸乎故曰幹父之蠱用譽用譽者用是以得譽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蠱極難五爲以克堪而用譽以有九二之賢承之以剛中之德也武丁得傅說而靖殷邦號曰高宗其此爻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當蠱之時不任王侯之事即事王侯以治其事唯

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是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幹蠱承德雖不任於其身而廉頑起懦於世道人心實亦有大裨焉者

蠱者事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下五爻皆任有事之責獨上居事之外而不事其事故繫辭若此然要之高標清節興起人心亦振民育德之事治蠱所不可少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孰謂不與馬鄧之勛同埒而齊芳耶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事王侯則以事勳天下不事王侯則以志高天下志高天下則可爲世所儀則矣當蠱之時可无斯人斯志也乎哉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請先辨臨之義書曰臨下以簡語曰臨之以莊記曰足以有臨臨涖也非進而凌逼也何者小人之進則思凌逼乎君子若君子之進但盡其所爲臨者潛消默奪使小人自不敢逞耳可以凌逼言哉看夫子彖傳曰浸而長曰消不久統敘君子之善爲臨則其義昭昭矣豈料小人他日之必復今日宜凌逼以豫爲之計哉且君子明消長之機善幹旋之術只有个善臨涖以維持凌逼二字用不得

再按剥五陰剥一陽彖傳分明說小人長君子尚消息盈虛而爻辭皆言小人之剥夬五陽決一陰彖傳分明說剛決柔柔乘剛而爻辭極言君子之夬夬此臨彖何常一語及君子小人哉但言剛浸而長宜善爲臨以承天道使不旋消耳六爻辭象亦何常一語及君子小人哉但各就臨之位敘其所爲臨者必咸必至必知必敦而不可什耳是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故愚斷謂此臨字宜從進

而臨治解不宜就進而凌逼解

一陽初來曰復二陽浸長則不但復也可以有臨矣卦由是名而文王緊繫以元亨利貞之辭蓋臨則未有不亨且不徒僅僅亨而已者然大要在於利貞何者唯貞可以維持乎世道可以常保其氣運也今日自復浸長曰臨由是而泰而壯而夬而乾而姤以至于遯不過八月耳進而臨治退而遁避能幾何時哉而可不深以爲戒哉曰至于八月有凶蓋教其乘臨之勢宜善其所爲臨持之於可久耳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所由名本剛浸而長可進而臨治也然豈直浸長而已哉卦德說而順而中之常怡與外之不拂者湛然一體剛中而應而守之不偏與人之丕應者孚焉斯其所謂大亨乎而又戒之以正者正謂唯說順剛應是天之道而欲善其臨者不可不承天之道耳何者今日之浸而長可喜也而至于八月則遁其消不久也可懼也然則當斯時也宜若何爲臨而必持之可久哉

大亨以正緊承上發揮而特重以正上蓋正是天之道也天道唯正故能主持此造化君子惟正故能主持此世道

臨方浸長聖人便說个消字且說消之不久其儆惕人心以維世道直恁喫緊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乎澤爲臨之象君子居上臨下當若何體之天下之民待教於其上者无窮吾之教思必其淪入乎民之肌髓而亦无窮待保於其上者无疆吾之容保民必其漸被於海隅日出之邦

而亦无疆是君子之所以臨天下者

不但曰教曰教思者聖人纔教便思所以作成其德也觀勞來匡直之命可見唯容能保能保乃見其能容故二字兼下

教思容保總是臨民事无窮是言其教之深无疆是言其容之廣不必分屬坤兌說

初九咸臨貞吉

二陽浸長正君子道長之日可乘是以臨治天下者然臨天下非可以拂天下也必本其所咸有者以感動其心上下自然其丕應故周公於初二之

辭皆擬咸臨二字此咸字卽書咸有一德之咸夫子於咸彖亦曰咸感也雜卦傳又曰咸速也蓋咸本无心之感其應甚速而至神臨天下之道莫加於此也由是而至臨而知臨而敦臨皆自此咸出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者也六爻辭應作一例看

初剛而得正是人心所咸有者本此咸有者以臨天下是臨道之正也天下其孰能違之故與其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天下貴咸而咸有莫如此正矣初志在行已之正所感其有不應乎咸臨貞吉蓋取諸此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剛中而應是其所爲臨者咸有此一中也咸臨此一中而上下其孰能外之蓋不但如初之吉而已者故特與其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自古君臣咸有一德必相挪以爲成非從順以得悅也二剛中而應正惟以弼違補過中得之故夫子於咸臨特以未順命也與之猶惟其順是甘也非咸也

臨就臨下言然上下相臨以此臨下卽以此承上亦臨也故以未順命釋咸臨之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正與初二之剛正剛中正相反其臨人也一事姁媮之甘悅是臨之不以道者天下其誰與之故曰无攸利然甘悅在已豈終不可改耶苟知其非利而有憂則效初二之咸將可反而爲四之至矣故復以既憂之无咎示勉焉

三居說體故曰甘甘臨是六三本相既憂之是救

他改却本相來

看九二咸臨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之辭分明說一套臨人事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臨道唯中正爲當六三位不當故不咸而甘耳既憂之則其甘立改而其咎可立免矣曰咎不長也此惕人速改之心亦切矣哉

六四至臨无咎

至是眞情之懇到處六四柔得其正其臨人也自有一段悃款惻怛之心大異於甘悅臨人者是臨

之至也无咎之道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此推本其柔正言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大君臨天下有不必於自任者自任非知也五柔中以應九二不自任而任人以擴其敎思容保之澤是知之事而君道之所宜者故周公繫其辭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書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堯舜爲天下得人萬古稱明爲是知臨大君之極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之時任已非中任賢爲中五柔中應二能行此任賢之中是知之事大君之宜也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語極喚應得明醒
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六君所宜行的有多少經綸在此不知要其何以臨天下行中以親賢君道深矣所以稱大君之宜
曰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古稱明四目達四聰而獨戒作聰明者煞有深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
萬民待治於下原无窮已之心上六敦厚於臨而敎思无窮容保无疆則膏澤之施有遍浹於羣黎而君道爲无忝者故特著敦臨吉无咎之辭
敦有敦實敦篤敦厚之義上六之敦臨蓋兼而有之者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天下國家皆吾度內上六之志唯在天下國家故其臨極敦厚而无已耳
心无不一曰咸心无不到曰至心无不知曰知心无不盡且終曰敦甘則非心之誠也故聖人深惕

其速改而於咸於至於知於敦皆與以吉无不利无咎之辭蓋聖人喜臨而樂道之也固如此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具觀天下之義文王謂觀天下在德德非篤恭不顯未有能爲天下觀者必也洗心退藏於密而不徒象魏之示其孚信在中顒然足爲世之瞻仰是觀道之極也觀天下者之所宜知也聖人論觀而推極於本原之地蓋如此
卦辭主君道說盥而不薦方有孚顒若而可仰本

義致其絜清而不輕自用數語極透懇可玩味盥未有不薦者唯不薦時誠敬翕聚充滿視薦時爲有加故以不薦言耳詩曰不顯維德正與此不薦語相發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君爲世所瞻仰唯中與正耳九五大觀在上其位尊順而巽其德備而中正以觀天下其教立觀道孰踰於此乃其觀猶有本原之地焉篤恭不顯

默運于建中表正之外若祭之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然則觀於下者誰不儀刑之而誰知其所以刑是大順大化之極也是神道也觀天之神道於穆不已而四時之行不忒其序其化有足徵者聖人以篤恭不顯之神道設中正之教而民得於瞻仰者其有不心服者乎民之服服於神道之教本原之地誠不可不加之意者故文王於觀辭必致其丁寧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也其意亦特至矣哉

通傳專重神道設教一句教者何中正是也神道者何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是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其神常清於內而設之爲中正之教自然啓下觀之化矣所以觀天下者要在絜清於神明

觀道在中正然須有大觀之位可以觀天下須是巽而順可以善其說於天下故先着上二句

巽而順者巽入於義理而和順於化裁也此是德之主宰推行處若其涵養於淵穆中全在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

下觀而化句不重夫子本意直以此一句剔出聖人神道設教之妙耳

四時不忒由天之神道來本義云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未嘗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緊頂上說來葢卽天之神化形容聖人之神化以見觀天下者不可不涵養其本原也語對意不對非極言觀道之說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觀覽之象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體之四方之風俗異宜其所爲教者亦不能无別如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此皆當觀民風而爲之者然后不省方亦何由知之

故又着省方一字於觀民之上此只重設教爲觀上勿分觀民爲觀作二項

記曰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此是聖人之善設教處然要歸於使民中正而已此與上神道設教語正相發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下四爻皆觀乎九五者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如童子之觀者然此細民之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若豪傑之士當觀之時正宜翼爲明聽以佐聖明之盛治者而若是可乎故曰小人无

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初六童觀於明聖何知焉民之質也小人之道也君子豈宜然乎

六二闚觀利女貞

明聖在上天下所共瞻仰也二陰柔无可自見僅居內以闚觀直女子之貞耳丈夫桑弧蓬矢志天地四方而可若是乎哉曰利女貞蓋深鄙之之辭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明光者休烈丈夫事也闚觀女貞不亦可醜之甚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生字卽禮所生也生字程傳云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已者極是

語曰度其君又度其身九五中正爲觀其君不必度了獨已居下之上可進可退自度其所行之通塞如何以爲進退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必以道爲準觀已之生而進退以從時何失

道之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大觀在上盛德光輝昭被於其國者甚顯六四切近而諦觀之與外臣之望見其光華者不同誠大臣之奇覯也可直觀光而已乎宜用賓于王効智竭忠贊襄啓沃以施澤於天下不且此非常之遇焉可也

不曰君之光曰國之光者人君之道德光華必發揮於理道之間也

此專主大臣一人說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尚作志尚肴

君子之志常在於聖明旣覲見國之光𢓜則親就王朝之賓禮以行其道固其志尚之所甚切者矣曰利用賓于王夫亦言四之志尚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大君當天下之觀其所繫於吾身者不小必反觀巳之所爲實有君子中正之德足爲四海之儀刑然後於君道爲无忝耳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爲觀者曷以觀我生我之所爲悉徵諸民我就其民觀之而巳之善惡反照而自見矣記曰君者則於人者也民者則人者也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觀民自觀自是實理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居人位之上蓋帝王之師諸大夫國人所矜式者我生亦何庸觀哉唯觀其生焉爾矣仰觀我君俯觀斯人示德行而刑乎論道義而行乎燮陰陽而調乎熙化理而平乎王躬君子也王朝諸大夫君子也風于比屋皆君子也斯无咎矣若猶未也后非堯舜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若撻之市予過予諭志其能自安乎故象申之曰志未平也此爲觀于上者故通主觀人言觀人正所以自觀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義見上

五象申觀民也本諸身者徵諸民上象申志未平也徵諸外者根諸心

謙到底有歉焉意故云志未得觀到底有歉焉意故云志未平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卦具有間而應去之義文王曰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噬其間而去之者治天下之大機也得其機則同者合而天下之事可濟矣不亦亨乎然間最難去非威明得中以治之有不足以服其心者故利用此道以治獄庶幾可去其間而得合焉

天下之事之不得濟者以其間也噬其間則得亨通矣故與其亨然非盡所以噬之之道間不可去也故示之以利用獄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間推而國家天下豪奴悍帥奸宄横民之梗於其間者亦是間此非明罰勑法有不可去者故彖著利用獄之辭而象更申勑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間隔之爲害如物横於頤中者卦本中虛一剛横於其內是頤中有物而不可不噬去之者故其名噬嗑間不噬則不合不合則不亨噬嗑則間去而可得亨矣然而去間之道不可不講也卦體剛柔分是非專剛而專柔者卦德動而明是非偏動而偏明者卦象雷電合而章是動與明交相濟而克顯其能者卦變柔得中而上行是剛與柔克相協而得行其志者故雖以柔居剛爲不當位而備此威明得中之善利用察其奸慝其暴而屈令强梗者之莫敢反側也得此利用獄之道何畏乎間者之難去哉

剛在便當噬間去便得亨故夫子釋亨義只就噬

嗑下着一而字而意自分曉

剛柔分見有剛有柔非專主其一以治獄者動而明見有動有明非獨任其偏以治獄者此二句是分言雷電合而章承動而明來見威明之相濟克顯其治獄之能柔得中而上行承剛柔分來見時措之皆宜得行其治獄之志此二句是合言總之則本義所謂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也

講雷電合而章不可遺章字講柔得中而上行不可遺上行字章章其能也行行其志也字字有義

治獄貴剛柔居剛位曰不當位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擊電照有威制凶惡之義爲噬嗑之象君子觀
斯象也而以明罰勑法體之天下之强梗者能肆
其惡以恣横而不能无畏於刑法之森嚴吾明其
罰而誅戮之有章輕重之有等因勑其法而請託
之不行貨賄之不入强梗之徒自然寒心縮頸而
不敢犯則閒吾治者无不去而天下大同矣是君
子噬嗑之道也明罰勑法一直講下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本義云初上无位爲用刑之象愚曰周公之意非
獨此也天下之惡止之初發易爲力治之既稔難
爲制故於初上二爻特深致其意耳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論其罰不過屨校滅趾而已
小懲而大誡是小人之福也故與其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何以有滅趾之刑夫人之惡不可長也制其初則
不進滅其趾則不行是聖人制刑之意也夫亦刑
期於无刑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治獄莫善於中正六二以中正治獄本爲極易而
所乘者剛則刁悍之徒反加汙衊亦所必有者然
於已中正之道无損也故其辭曰噬膚滅鼻无咎
剛惡之徒屈首圜扉猶然制袂短長汙衊官府故
曰噬膚滅鼻然要在已以中正自持耳故終得无
咎
人身上中正易見莫如鼻曰滅鼻者似反掩汙吾
之中正云爾
再照滅趾滅耳滅鼻同文似宜就加刑于人說然
照中四爻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同文則滅
鼻宜從遇毒得金矢得黄金一例解矣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既中正矣何以滅其鼻所乘者剛也强悍之徒
不易制盖自古難之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亦當治獄之任者顧其陰柔不中正則所治之
强梗不惟不服而反加中傷是猶噬腊肉而遇毒
者可吝之道也然時當噬嗑責任在我即小吝亦
无傷害矣故復與无咎
上之滅鼻其横在人三之遇毒其短在已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均噬耳曷以遇毒自處不中正不足以服暴反以取害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治獄之道在剛柔之不偏九四具之則所治之難者咸樂聽斷以求其平如噬乾胏得金矢也然獄關民命所係不小苟存忽易之心民何賴焉利在持艱難之貞慎測其淺深意論其輕重唯恐其或枉而陷民於非辜庶幾民以不寃而可得吉耳
艱貞艱難之貞也二字聯讀治獄是極難事須以

艱難之心處之乃爲正道故著利艱貞之辭以示戒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欽恤明允是治獄之所宜有者不足於艱貞而利用以自戒其道豈得爲光明乎
周公就其所不足而戒之孔子因其所不足而病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而人服其中如噬乾肉得黃金者然其任至重而其事甚艱有不可不持正而惕厲者必貞且厲焉斯於治獄之責爲无咎耳甚不可以忽心處也貞厲无咎亦是戒辭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曷能貞厲无咎柔中居尊所處之位得當也
愚嘗卽中四爻詳之噬一也何以有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之異噬而嗑一也何以有滅鼻遇毒得金矢得黃金之殊且二則直與其无咎矣三曷以小吝而无咎四曷以利艱貞而得吉五曷以貞厲而无咎蓋深思之有孚孚不苟下者二如今

刑理之司就小民所訐爲之聽理者而中間剛暴之徒儘有挾持官府而難爲理處故象之噬膚而滅鼻三如今監察之司就奸宄所犯而爲之論鞫者而中間狡猾之極儘有中傷飛語而爲所害處故象之噬腊肉而遇毒四如今槐棘之司受獄之成而參聽之以獻于天子者其所治皆關天下之大獄而必得中直之評故象之噬乾胏得金矢五則天子受三公所獻之獄成論決報可動關於民命之大矣非秉持大中何以服天下之心故象之噬乾胏得黃金所噬既異則在二直以中正爲理

而已故直與无咎三便當詳鞫斜判而不可苟者而其才不足故病其小吝而无咎四之任非二三之比參擬裁奪幾並天憲如之何其忽諸故必利艱貞而後吉五則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也故必貞厲而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不可教誡故直加何校滅耳之刑凶不可逭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謁有何校之刑人之善惡由其聽之明暗上聾暗

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故云滅其耳耳

聰不明就是聽不聽曰聽不明者語較明豁耳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嘗讀賁辭彖傳不能解及觀本義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則愈不能解文王曰亨小利有攸往是據理之論也孔子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據理之解也其曰柔曰剛曰來曰上曰文字字有義且不等言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已也又獨加一分字於剛上文柔之上此必有說而本義湯不爲辯第用以其柔來文剛以其剛上文柔起語此以其二字將安所爲也且本義於柔來文剛下說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於剛上文柔下直說艮止於外柔來固成離也安見得陰之助而明於內剛上固成艮而止於外也何獨無相助之說且孔子釋亨小利有攸往止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已耳文明以止特發於下而上固未及也朱子於孔子之所釋言者不加詳討而蔑及其所未及後之學者因

仍糊塗看過不知文孔之詞固極明而其理固極晰也何者文王謂賁以兩相合而成相合則得亨而必其相合也其力量較未爲剛大故僅與小利有攸往此只據理之論非必揷入剛柔明止之說於其內也孔子讀而玩之見卦有剛柔來上之義若曰柔來而文剛剛爲之主而又得柔之文則相合而相濟故可得亨然剛既得柔之文未免分已之剛上而文柔則其剛不全而力量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故僅可小利有攸往此亦是據理之解亦非必於柔來剛上之外又揷入離明艮止以爲說

也今學者類忽一分字恐獨於一分字討出孔子
之意當是如此敢質高明
大凡卦辭原就一人說如朱子以其以其之說似
作二人解了
卦具交錯明止之義其名曰賁文王曰賁者兩相
合以成文者也兩相合則相須而有亨道然兩相
須則以人濟巳之不足復以巳濟人之不足便非
大有力量之爲且其合亦事賁飾而非出中心之
悃誠直小利有攸往耳非大亨利往之道也此只
據卦就理論不必取彖傳之辭以牽揷失文王之

本旨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曷以亨賁者兩相合以成文者也卦變柔來而
文剛剛爲之主旣克以自任而得柔之文又藉以
輔翼故亨亨則利有攸往矣曷以小利言凡有所
往者謂其力量之能大有爲也卦變旣得柔來之
文未免分巳之剛上以濟柔之不足是其力量不
全非能大有爲於天下者故小利有攸往然而賁
之道不可少也卽此剛柔之來上也見天之文焉
日月星辰之往來非剛之文柔卽柔之文剛也又
觀卦德文明昭秩叙之章以止定綱常之分人之
文其顯於斯乎故四時之變著在天文觀乎天文
而時變以察其所係於天道不小也天下之化本
於人文觀乎人文而化天下以成俗不出乎此其
所係於世道不小也明賁之辭而又通於天人之
故其於賁也深乎
天文也只出上見得不必增剛柔交錯四字
文明以止一氣下

二觀乎照上看來見通乎此者可以察時變可以
化成天下不特小利有攸往而巳也
何以觀人文化成天下天下人之相與无非父子
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巳此處一一理會分
明而又一一各止其分无相踰越循而習焉卽是
化安而順焉卽是化之成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及草木而巳君子觀斯象也用以明
庶政无敢折獄焉庶政是百司庶府之政其節目

雖極煩瑣而苟用其明可一一理辨得若折獄動
關民命所係不小德明惟明方可剖析明之小者
无敢直任其事也君子非不足於此而必此云云
者賁小明也君子只就此小明者體之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具剛明之德本可以上賁皇猷者而處在下衛
門泌水之間自潤其身而有餘故車輿之盛衆競
以為華而分不在我寧舍之而徒步蓋君子之賁
若斯乎其不與世之所賁者同也

世之所賁車徒赫奕士之所賁道德充華程傳衆

人以為羞君子以為賁語極粹

因賁其趾承舍車而徒其文字特妙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君子豈性與人殊哉義之所在非我之
所與寧舍之而弗乘也君子之賁果在此不在彼
矣

六二賁其須

賁以剛柔之文而成陽剛之克任者陰柔之所須
也而六二中正上附九三之剛正是賁其須而克
濟者故周公特著之

此須字即詩卬須我友之須六二之柔須得九三
以相成故擬辭若此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曰賁其須者何賁固欲其興也得與九三之剛
三興而二與之俱興矣興是動而作事見非徒苟
賁而已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賁濡只就六二說蓋六二賁其須其勢必將承
迎於我而承之不以其道未有不為其所濡者須
恒守剛正必不為所惑而溺焉可無自失耳故示

永貞吉之戒

永貞二字聯讀君子雖當賁時自有澹然常守之
貞在次不受人之濡也

此爻分明居二陰之間恐何將賁如濡如獨歸六
二蓋六二賁其須與上興也原與三相賁故有濡
如之象若六四賁如皤如自與初之賁趾相賁肯
濡及于其人哉此可於爻辭細玩而自得者

此濡字即若濡之濡陰柔最善承迎人亦最善沉
溺人須永貞方不為所濡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既得所賁矣曷以永貞爲戒陰須於我其常也
而須善承迎因萌放肆之意陵斯及矣持正而不
濡斯終莫之陵耳莫之陵方是吉
凡陰之陵人全在極善逢迎處語云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正是此意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當先看皤白二字四柔正下應初九剛正其爲
人也舍車而徒是何等雅素之士此其賁也可少
哉而爲二三所隔莫勝其往求之心故擬其辭曰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何者盖賁而濡者寇也初賁

其趾非其人也婚媾也婚媾而可无求哉故又着
匪寇婚媾句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正言初爲二三所隔所以賁如皤如不免
白馬翰如之求也知其匪寇而婚媾則皤如之願
已遂而終可无尤矣玩終无尤語則知不求而不
合尤之不終无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五爲賁主儘可鋪飾以美觀然德性柔中敦尚本
實有不賁于朝堂而賁于丘園者即其禮文之盡
削束帛戔戔似不无鄙陋之過然救奢以儉所以
回天下之雅道端在於茲故雖吝而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世道關乎禮教而實係於君心六五有敦實之吉
則禮之本得而天下之澆漓悉反而還淳矣君心
不其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賁飾之極悉僞而華无復世道矣上九變通其間
一反而歸之質素還於本眞是回人心以維世教
者端在斯人故周公深嘉其白賁而與其无咎

此无咎謂其无忝於綱維世教之責非僅僅補過
而已者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黜浮華歸本實上之志也茲白其賁而无咎人心
世教自此而一正矣上之志不大有得乎
五矯繁文而用束帛能以質爲貴故吝終吉而其
喜爲一人之喜上掃華飾而還朴素能反禮之本
故无咎而得志大愜其維持世教之心
此卦重文明而以止四五六俱止體故聖人深與
之

初賁於巳故推其所重在義二賁於人故推其所須在與三賁於二而恐其或陵故戒之永貞四賁於初而疑其當位故教之婚媾五主賁而躬先朴實故與其有喜上反賁而紀綱世道故嘉其得志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羣陰長盛消剝於陽君子自當巽言晦迹以避其禍不宜有所往也此戒君子語極直截警惕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本義云柔進于陽變剛爲柔愚不敢信小人只能加變害於君子不能變君子爲小人今人受人之害曰遭變正是此變字

剝取剝害之義陰柔小人加變害於君子甚不可不知避也曰不利有攸往者正謂此小人之長也順其時而自止觀卦蓋有此象矣君子一進一退尚消息盈虛此天之行也天不能違時君子其能違天乎所以當順時而止也順止正不利有攸往意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是圯剝之義也君子居人上而不厚其下何以自安其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

上以句全由剝象來君上无宅惟民是宅愼不可自先剝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凡稱剝牀者就本爻而語君子也牀君子所據以爲安者也觀蔑貞切膚語自見

陰之剝自下起剝牀以足則終至及膚矣蔑貞之凶可无懼乎

蔑貞二字聯讀蔑蔑如也蔑視其貞爲无有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蔑下也

要惟不剝耳剝以滅下災之所必及也遠去可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二已進而上矣其所剝以牀幹去膚不遠也蔑貞之凶如何哉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傳謂君子未有徒與有與猶可勝本義言小人未大盛謂君子猶可去恐皆謂不然聖人爲君子謀无所不至曰未有與言羣陰未有與君子者曉

其无可救而去宜速也或曰三剥其類不與君子乎曰聖人就三言方教小人之從陽就二言只教君子之遠害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方剥陽而三獨剥其黨以從正是知有君子者故亟與其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皆剥陽三寧失其類而不顧是小人之善變者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不止是辨之幾及而已也曰凶不復可救矣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足以辨猶可去以膚切近其災矣去可得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聖人於剥陽之中別立一義以教小人曰君子者天下不可一日无者也爾儕小人可肆其凶惡乎爲五計當率先衆類俛首以聽君子之命貫魚以宮人寵庶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亦得以陰受其利也聖人爲小人謀正所以爲君子謀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之尤在戕君子能率其類以承事終亦安足尤乎此爻象統是勉而進之之辭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世不可一日无陽不可一日无君子一陽雖爲衆陰所剥而生意未嘗不在碎之碩果而不食終无滅絶之理君子居此則爲衆陰所載不期存而自存小人居此則自剥其廬不期喪而自喪然則君子亦何所不利小人亦何所利乎不若不剥其廬而衆載之之爲利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在剥時民思不可无君子故樂於承載若小人不載而剥廬終不可用以自存也

☷☳ 坤上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卦具一陽來復之義文王謂是復也者君子反而當事之日也當有亨道然必已之出入反之而无疾疢然後朋類之來如良馬之逐可得无咎耳吾就而逆其數反復其道七日而來復天運循環若

是其可必也吾今而度其往君子道長日可見諸
行人事之順又若是其可必也愼毋自乖出入之
度而貽朋來之咎也

此通是喜復之詞出入二句重上一句勉君子之
愼動

遯九三曰係遯有疾厲謂已之有疾疢也豫六五
曰貞疾損六四曰損其疾皆是自己疾病之疾非
在人疾妬之疾

反復其道何道也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順時而
止乘時而反有反復之義彖傳以天行言天行之

反復正道之所在君子不能違也

乾九三象云反復道也與此辭同蓋天時有反復
人事有反復其道正相應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曷以亨剛之反也剛反則勢在君子矣且以卦
德言之動而以順行順理之動出入其无疾疢乎
朋來其得无咎乎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自天
行之數必之也曰利有攸往者自剛長之勢決之
也且是復也滅息之內啓生息之端天地之心所
以生萬物而不窮者此可窺其微矣君子固承天
地以生萬民者可無順動利往負此來復之期乎

出入无疾二句文王就復字上說要得當如此孔
子就卦德上說見其能如此

剛反言其始剛長究其盛

天地之心曰生復之前皆是此个生意然无可見
也觀於復則見天地之心果未嘗滅息而造化人
物所以生生而不窮者茲可以識其微乎故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於復可見人之心亦於復可見當復之
時動而以順行此方是善承天地之心

天地有生生之心一復便著許大造化人有生生
之心一復便著許大功業故曰人爲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陽微全在靜養而後長故於陽至之日閉關不啓
令商旅不行后亦不省視四方安靜寧息養此微
陽豫長育萬物之功此先王特著之法以贊天地
之復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者也

惟此卦曰先王又曰后先王是先代立法以敎後世者后是今日君天下者

養微陽不止閉關一節說到閉關則无不扃周使必无洩泄矣

人心之微陽亦最宜養清心寡欲是閉關第一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而在事初則理欲危微之介有辨之明而裁之決者故意念幾微之間有一不善即覺悟而改圖之不至於久遠而貽其悔是實用克復之功以造於聖賢之域者故著其辭

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不遠之復甚細其失也是意念上少有過差耳纔過差便覺悟便遷改自然不及於悔故曰无祇悔此祇字即今人祇恐祇及之辭坎爻辭祇既平祇字亦如此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以修身以下仁以從道口氣一樣初九不遠之復以其志在修身耳欲修身則一念慮之間自常加省察克治不待遠而後復矣

六二休復吉

夫人之復未有不勞其心力者六二柔順中正得切磋琢磨之助日復於善而不知是復之不勞心力以成其德者也故曰休復吉

此只宜虛講其下初九之仁留與象發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克復之事亦難矣二何以休復而得吉以其能下初九之仁也親下仁人日相磨礪不期復而自復矣是復之休者吉之道也

宜重看下字下是俛首抑心推其仁之是師者忘其貴以求民之瘼曰下賤忘其上以師人之德

曰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不善貴復復善貴常六三陰不中正而處動極復不固而頻焉者也蓋亦危矣然其心常惕厲而知復則日月之至將幾于三月不違而道心其可存矣故與其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厲字重看人惡不知厲耳頻復而常加惕厲不患不復以從善矣以義論固自得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中行凡五見泰二爻益三四爻夬五爻皆以中道言此何獨作與衆俱行解且二之休復三之頻復五之敦復皆能復于其善矣而二之休復直以其下仁何以見四處羣陰之中獨與初應作與衆俱行獨能從善解耶愚謂此中行亦應作中道解蓋六四柔順得正所行胥當於中道固由其資性之美哉然亦由獨與初應漸劘於不遠之復者其功為居多耳故象申其義曰以從道也此道字正應中行二字蓋初九為復之主純然是一个道了四下應而從之心與道而相俱故所為自協於中行耳

此獨字最下得好論復之得名獨以初一陽之復四與初為應是為獨復耳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義見爻下

六五敦復无悔

人君一心耳欲之中也何窮乃五以中順居尊不惟能復於善而且敦厚其復不以攻取而移不以始終而改是復於善而无悔之道也太甲處仁遷義克終令德其尚此爻乎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詩固有此解但彖傳象傳夫子未嘗假用一難字且成德為行訟不可成化成天下久道化成元吉大成夫子亦屢屢用成字矣此又不必叶韻者即云中以自成亦无不可何以用考字作成字解耶愚謂孔子之言至易簡至平常曰考字即宜以考字解內史過曰考衷度衷即中以自考之義

當復之時復善為中五有中德而用以自考復之不固有不敢自懈焉者所以敦復而无悔

中以自考者此心常自考不放下故能敦復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凡人之復始於開悟上六陰柔居復終沉溺於利欲而不知反蓋終迷而不悟者能免於凶乎曰災曰眚固其所宜有者用此行師終有大敗而辱及其君至於十年亦不克征矣迷復之凶蓋如此

迷復者迷而不復也天災曰災已過曰眚有災眚者言災眚其所必有也用行師以下是衆迷復之凶之最明者以示警耳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此君字作主字看人以心為主失而亟復是為得之昏迷於欲而不知復於主道不大相戾乎

通卦爻有並從心學解者亦細但洲來无咎商旅不行等語似難牽强愚謂聖人開物成務但從易曉者示人而其義自備固有不必深言者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具无妄之義文王謂无妄誠也誠能動物不徒亨而當得大亨然所謂无妄者此貞也利在固守

此貞乃利有攸往耳如其匪正而有眚則不利有攸往矣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占无妄者可毋加意於正乎

无妄自无不正利貞匪貞之辭為占者設耳

眚過眚也匪正則便有眚矣其匪正有眚是一句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曷以无妄名无妄者謂其中之實也本卦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則中不妄矣謂其動之實也卦德動而健而德性用事則動不妄矣謂其相與之實也卦體剛中而應而一誠无間則相與之不妄矣是无妄之由名也是大亨之道也而聖人必以貞戒之者何哉誠賦於天本无不正是固天之命也天命我以正而我棄其命焉可乎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正謂自認此是无妄以往而不知已有眚過非天之命也如是往將安之天命之不祐未有能利其行者此聖人特示利貞而尤惓惓於匪正有眚之戒也

內震主剛故云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不知何以

云卦變

天德之剛原是我一身之主曰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自其失於外者反復入身來言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就天下雷行看來物物各與以无妄矣而物物不能自全其性命先王為立厚生正德之教為立樽節愛養之教衆大繁多一一對時以生育之使各全其所謂无妄者而无歉是先王參贊之无妄與天命賦予之无妄合一而无間者也

萬物衆多繁庶一一要隨時與他理會故曰茂對

時育萬物茂字不虛下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下爲誠之主是克全无妄之正者由此以往其何不吉焉

此无妄卽是正與上九无妄行有眚正相反

此一爻可當无妄一卦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君子知无妄而已何期於吉乃其至誠動物有大愜吾志者故曰其往之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凡理所當爲非妄也而一有期望則妄矣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是不耕以求穫不菑以求畬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純乎道義之心自然於道義上行得去故聖人特著其占若此

未有耕而不穫者未有菑而不畬者不耕穫不菑畬言其无求穫求畬之心耳

春耕秋穫是速効一年菑三年畬是近功似略有別利有攸往上特下一則字必然之辭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此未字極有味未富者未或念及於富也此方是純乎道義之心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亦无妄者而處不得正或以取災是豈其自取哉或繫之牛而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是則六三而已矣天地間亦有此理故聖人爲著此占然則君子宜如何必避之嫌疑之際慎其所蹈而已苟或罹焉聽之命可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邑人必受其災矣此理之必然者然其事則出于或然者故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可貞二字聯讀陽剛乾體下无應與便是可守之貞常守此貞則可以无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此有字不作守字解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卽作有字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下應六二亦中正无妄之至也自應必无疾矣萬或有之亦勿輕用藥自當旋

愈而旋有喜者此爻之辭聖人全慮意外之變敎以善處之術

時解俱做舜格有苗之意愚意只欲即就君臣說成王周公君臣之相與可謂无妄之至矣而忽遭管蔡流言之疾終以積誠而自釋則勿藥有喜之驗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以攻疾耳非可試之无妄之疾也无妄是天德天德上不可加添些子添些子則反生疾矣故聖人深致其丁寧

因疾是无妄之疾故藥亦說是无妄之藥

攻疾已疾无疾而攻則反生疾曰不可試也言必不可用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行有眚句无攸利句觀彖无妄之行可見

上九非有妄者乃所行不无過焉是无妄而行有眚者則亦不可行矣其何所利哉

眚過也尾生孝巳之行是无妄而行有眚者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善矣然中間大有變通在不知變而至於窮未有不反取其災者

夫子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初九象却說无妄之往得志也既說无妄之往得志也上九象又說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此何以解盖无妄中心之誠是人之立本處而變通趨時却有无限妙用在不知立本非正也不知趨時其可謂正乎愚故常說貞字極方嚴却極活潑也知貞之義則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之往得志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其可黙解乎

行有眚是過眚窮之災是災眚過眚災眚原相仍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具大畜之義文王謂學術道德充積於其內畜之大也畜大不可不正必其以聖賢爲歸而不惑異端功利之說乃爲利耳然所畜既正則宜出其道德顯布於天下不宜以家食爲念也又宜展其經綸大濟天下之險難不宜小有所建而已也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此卦辭文王只就蘊畜之大者敎以畜之正敎以畜之施耳無他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時作三段解一曰剛居上位要正一曰尚五之賢要正一曰止乾之健要正是則然矣然果於上文剛健篤實輝光之義有合乎又於下文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之義有合乎且聖人一字不虛下既分三事曰剛上曰尚賢曰止健亦无不可者安用而字能字襯助乎且上言蘊畜之大下言設施之大此何揷入此三段發揮利貞之義乎愚謂此皆以畜德言易

見无疑者獨人不察耳剛上之剛非卽剛健之剛乎止健之健非卽剛健之健乎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个所畜之大耳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若曰用此本體之剛尋向上去而希賢聖以爲歸能止於天行之健此方是貞正天工夫貞正大學術故曰大正也示大畜君子必利於此貞耳此於上文剛健篤實輝光之義本自粘蒙於下文養賢應天之義亦自明爰而中間一而字一能字俱有着落蓋不必牽外義以揷入屈正文以曲解也敢正高明

大畜曷以名畜以剛健爲主乾德具焉其本體固已立矣又貴篤實輝光艮德具焉其造詣亦已充矣以是本體兼是造詣之畜也與日俱新此所謂畜之大者而正則何居卦變體德有剛上尚賢止健之義本此剛以上進不溺於柔邪而尚其賢以爲歸不安於小就且能止於至健與天而爲一是眞正大學術所以上達聖賢之域者大畜之正也畜則賢足爲世用矣學至君求養賢之典及焉而可以家食爲念乎畜則其行皆與天合矣應天時行利涉之用具焉而可无以康濟爲念乎此占大

畜者不可不大養正於其始又不可不大施設於其終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就其所成處說一個大畜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是就其用力處說一個大正

剛上是德性用事而尚賢是要到聖賢地位能止健是能合天行之健

或曰上云剛健篤實輝光此何獨就剛健言遺篤實輝光耶曰剛健其德性也篤實輝光其造詣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就德

性說到大正處美大聖神自在而篤實輝光不待
言矣
剛上而尚賢到能止健便是賢人故曰養賢便與
天合德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蘇子曰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
在也天在山中亦是此意
天在山中所畜極大君子要畜德包乎天地之大
須是多識前言往行起蓋天地鬼神之奥道德性

命之精人物事故之蹟具會於古先聖賢之心發
之爲言爲行无非此心德之流溢吾從此多識去
聆其言會其所以言觀其行會其所以行吾亦一
古先聖賢之人吾亦一古先聖賢之德是君子之
所爲畜之大者
山之大畜是蘊畜天之生理君子之大畜是由古
聖賢之言行見古聖賢之心以蘊畜天人之生理
剛健是德之本體篤實輝光是德之造詣多識前
言往行是畜德之工夫
初九有厲利已

此六爻舊主以艮畜乾說故初辭危之以有厲二
辭戒之以說輹三辭懼之以艱貞若曰此應艮之
畜者不可不深爲之計也若四則敎其所以制剛
者在禁防其初如童牛之牿五則敎其所以制剛
者在總握其要若豶豕之牙上則喜剛之已制无
復阻碍若天衢之亨是則然矣然乾剛三陽在下
未一見其所爲梗者安事牿事豶若是防制之嚴
耶且從前說上以艮畜制其下下以乾應制其上
是敎以兩相敵也於卦果安所見而必擬此象耶
且文王卦辭統是喜其畜之大與之以元亨敎之

以利貞勉其不家食而激其涉大川周公安所見
即分上下體六爻斷作兩截敎之兩相敵耶愚謂
爻與卦未有若是之相戾者請從卦辭通各爻即
以大畜見諸行一一敎其所以善應乎天說似亦
可通者敢陳臆見於各爻象下請正高明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君子皆曰有如是之抱負即可以大見諸行
矣不知行未可亟也亟則有厲且宜利於已焉已
非終已也即乾之潛而未見諸行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恃所畜而尚往未有不犯災者知有厲而且已災其可无犯乎

亟往取戾卽是災

九二輿說輹

二若可以行矣然大有所畜者將大有爲於天下未可草草也卽如整車具以行者且宜暫解脫焉不患无良馬之逐也故周公擬輿說輹之辭

輹與輻何分輻輪輻也輹所以轉輪者看壯于大輿之輹則知輹輻所取自有大小之分矣聖人於大畜小畜之辭取象下字一毫不苟蓋如此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中无定體二居畜時以善施所畜爲中可行而且止若輿之說輹行見良馬之逐而無覆乘之尤矣

曰中无尤也見所得于中者多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

三與二與初本皆良馬可達於天衢者初利已二說輹若是其審詳當三之時應上之求則如良馬之逐有不可禁禦者矣然駃騠偶蹶於康莊有之是可以易心處乎利在艱貞焉且更精練其所爲世用者嚴儆其所爲自備者日閑輿衞斯可利有攸往耳不然而一蹶失措如良馬天衢之會何

艱貞二字聯讀當大畜可通之時而守之艱難是爲正理輿衞二字各一義日日閑者不閑習則緩急无可賴也

他二爻皆良馬也聖人初教其且已二教其暫說三教其艱貞蓋若此之愼哉大有所畜者自不宜輕有所試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志在大行三志與上合故往无不利耳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凡治禁於未發則易爲力禁于已發則難爲功六四柔得其正本所畜以經綸凡事能禁防於其豫若童牛之牿者然則銷患未形而國家陰受其福不小小矣故與其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大設施到元吉處豈不有喜然非柔正之德豫畜於平時未有能知防禦之至于斯者故夫子推本六四而與之

六五豶豕之牙吉

治有機會最要處不可不亟圖之五柔中居尊能

本所大畜者施之而握其機要若豶豕之牙者然吉可知已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有慶二字緊照上吉字說亦推本六五而言之蓋謂其柔中之畜有不輕自試焉者所以得吉而有慶也

童牛之牿較豶豕之牙尤勝故一與其元吉一僅與其吉乃元吉曰有喜吉曰有慶則何以殊在四之時陰受其福而不知在五之時胥沾其福而大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者驚異之辭畜極而通蕩蕩平平誠有不偶然者故其辭云云亨字緊接何天之衢說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正照大畜看正見大畜之畜在畜其德而大畜之施在行其道也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具頤象頤有養之義文王謂養係吾身不小也必以其正焉斯可以得吉耳毋寧觀其頤乎果出於聖賢之學術否也毋寧自求口實乎果由於禮義之中正否也觀頤則正自求口實則正是君子之道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易以貞吉君子不可一日離養養不可一日離正養正斯可以成身可以成性而得吉耳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必於聖賢乎否也曰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必於禮義乎否也是養道也天地聖賢不能外也萬物待養於天地天施地生以養之

萬民待養於聖人聖人不能以身養也養賢及民以養之无養則无萬物无萬民无萬物无萬民則不成其為天地為聖人頤之時豈不誠至大矣哉所以必正之為貞也

所養所守要皆自養不過所養中一事耳對舉言者所係於日用亦至切也

所養不止是飲食凡祿位利達之養皆是

講天地養萬物不必插入四時五行

頤之大何獨以時言萬物萬民无一時不待養于天地聖人天地聖人之心无一時不在於養萬物

養萬民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凡物皆有生意爲頤之象君子曰頤養
也養德自言語始特爲愼之毋任躁妄之失而喪
厥德也養身自飲食進特爲節之毋縱七箸之舉
而喪厥身也頤以象口取義故聖人即自自口出
自口入者喫緊說个頤養之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此爻要看得好初九剛正本是个養正君子可施
以養天下者但居震下有動意而上應六四倘或

因相臣之援不以行道爲事而唯存利祿之心則
舉平生而盡棄之矣故周公設爲此辭若四語初
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爲凶耳戒其愼無若
此負我耽耽逐逐之求也故象曰觀我朶頤亦不
足貴也言初本來是貴決不可自失其貴也爻象
俱是敎戒之辭非初本如是也倘初誠飲食之人
四方遠絕之不暇矣又何求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義見上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士君子貴自植立不自立而求養於人无一可者
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聖人之戒深矣
顚有垂下意于丘有仰企意拂經是論其理之失
征凶是論其事之凶
再按顚頤拂經猶可言也未見其非也唯征則有
急於求養意所以決言其凶耳下文行失類行字
正應此征字病根亦在居動體來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本義云初上皆非其類也非其類只宜云匪類何
以云失類看上着一行字分明著其罪在於行耳

愳故爲之說曰君子貴自立不貴行一行以求人
之養則失養正之類非君子之所自待也失類者
失已之類也或曰養正亦有類乎曰鷄鳴而起孳
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養正於巳夫非聖賢之徒類
乎行失此類爲非所以君子貴自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者拂戾其頤養之道者也頤養原有天則在
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戾其所養而不顧
即天理人情所必有亦凶而終不可用矣若是而
安所利哉

貞凶十年勿用何无攸利句

彖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也是發所以終不可用之意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大臣宜身養天下而其要在於任賢四居上得正賴初九之賢以養天下於順雖顛而於事則吉是大臣任賢之道也然賢才抱德於下不輕自售自非下之尊而求之纔未有肯爲我用者必其悉心而任竭力而求如虎視眈眈而其欲逐逐者然斯賢者樂攄其謨而大臣養賢之責可无咎耳

顛頤吉是就其事而與之虎視以下是因其事而勉之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人皆曰顛頤者上之賴養於其下而不知由是顛也上之施弘及於其下光明昭被世稱賢大臣斯其選矣是之謂顛頤吉

說到上施光纔見其爲吉纔見下賢不可以不誠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居尊位而不能自養反賴上九之養是拂其上施之常者也然[illegible]賢以民自是君人當居之貞居貞而求有一心天下咸被其澤而得吉矣如必欲其施出於己未見有濟力而能濟者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此學發明一居字順如蒙六五順巽之順順以從上无自任之心此方是個居貞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陽之德當大君委托之重以養天下是天下之養由己以出者也其任不艱且大乎秪畏惕厲无敢怠忽庶可濟天下而得吉然得君如此

之專受任如此之重不大奮精力以濟天下之艱危曷勝委任而稱賢故又貴利涉大川

伊周祇慎於任事之日弘濟艱難正此爻之義

利涉大川亦本憂勤惕厲來

五不利涉大川上利涉大川正相照君貴任賢不自用相貴任重不自諉此上下之所以相成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當大任如是能竟畏如是天下皆被其德澤矣是大有福慶也

順取自養養人之義二與三俱言自養四與五俱

言養人初則宜爲顏子自養之學者故戒其外觀
上則適當禹稷養人之任者故儆其致厲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此卦四陽居中過盛凡所規恢建立大有造於天下者亦已至于過矣文王謂君子勝大過之任猶棟然不可撓也倘自任一不堪其重則棟且或撓可危也然居中用事勢尚可爲利有攸往則可以得亨是在君子善圖之而已

大爲陽爲君子君子居中過盛所作所爲俱大然

却不免於過此時最難處全在克肩重大可以主持得倘一失手能免撓敗哉故文王著棟撓之辭以危君子然居中用事尚可主持唯曲盡斡回斡旋之術可使不至於撓敗耳故復以利有攸往亨勉君子之善爲焉利有攸往亨一直下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云者剛大君子居中過盛凡大經綸大制作俱發揮於天下亦已過矣此時極爲難處維而持之全在君子之承任棟撓云者謂卦體本末之弱不堪其大任也是可无深慮哉觀卦體剛雖已過而得中隨時裁酌有不獨任其剛之過者且卦德巽入於義理而和說以爲行亦非任意之太過者如是而利往乃可以得亨耳卽是看來大過之時非得大過人之才不能爲之勵勤也其所係豈不至大矣哉知時之大則任事君子誠不可不深慮不善謀而盡所以挽回之道矣

君子得時任事立非常之大事興百世之大功成絕世之大業皆極其過故曰大者過也

初看本末弱若似任非其人敗迺公事不知此本

末二字卽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二字迺在一人身上說蓋凡木之能勝大任者全在本實而末堅也本末一弱則不可勝矣當大過之時承大過之任自非根抵之誠實而才幹之堅強其不敗迺公事哉此夫子本卦象說道理令任大者善承其任非罪初與上之不勝任也要體會得分明

剛過而中一段是聖人於過盛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可以斡旋故繫教君子利往而得亨

乃亨乃字重看若曰本剛中巽　以攸往乃可以得亨耳

大過之時全是說時之極難處全賴君子善承於其間當剛過之時不恃其剛之過而用中又能巽而說行此方是大過人之才可勝大過之任若不量時宜不度可否一任其過爲之未有不至于僨事者此處要認得分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滋木而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體之見得道理眞即世所共非我獨立於其間而略无懼焉知得義命在即世所遺棄我欣然於其間而略无悶焉益君子所信者理

所樂者天人之與不與知不知非所問也是君子大過人之行也

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不免有悶心總由燭理不明之故燭得此理明則中心有定主何懼之有何悶之有故自人視君子見是大過人之行在君子亦只本等事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之時凡事不可過唯宜過於愼初以陰柔居巽下知天下大任非可忽焉謀者而任之若弗克居之若不安精白此心以有重大如物置之地而藉用白茅者然則敬愼可以圖幾可以勝任而天下事不至於撓敗矣无咎之道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剛的人不知愼在上的不肯愼柔在下則小心愼密有若不克承其事者所以能愼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彖傳全取剛過而中九二以剛居柔不任其剛以爲之似猶可回天下之生意者其若枯楊之生稊乎老夫之得女妻乎其往也无不利矣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正是此爻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剛不可過也二本剛而居柔相與以有成最大過之時之所宜者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任天下之重若棟而以剛居剛敗乃公事若棟之撓者凶道也天下何賴焉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不可獨任若棟之直承不可无輔也曰棟橈之凶者獨任其剛以直承不可以有輔耳

直承曰棟四面尚須匡輔單棟獨承則必撓單剛

獨任則必敗夫子發明棟撓極快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陽居陰而不過其任天下之重有克堪而不敗者若棟之隆者然吉之道也是在主之有定耳倘一不定而有它焉則反以敗事而不濟矣故復以吝致戒焉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有它不指初六說不橈乎下亦不主初六說凡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全在知剛知柔知得剛柔明白即須信守爲之不可復起它念一起它念則承順于下者或以它說進因而敗廼公事者有矣故夫子以不撓乎下句申明棟隆之吉語極懇切

天下惟有不宜獨任者有决宜獨斷者三棟撓是獨任而過者也故彖咎其不可以有輔四棟隆是獨斷而宜者也故象申其不撓乎下知不可以有輔又知不撓乎下自知任天下之重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過剛宜以柔濟以九居五陽過之極无復一毫生意矣若枯楊之生華老婦之得士夫何取哉是雖无咎而終无譽於天下也故周公著其辭云云

无咎无譽是平平莊淡話與坤四爻語意不同

此専就本爻言不主比上說蓋上六之過涉不可以老婦目而九五之剛過非士夫之羙少年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陽過終无生意其何能久若老婦士夫則可醜之甚矣蓋深病而鄙之之辭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天下事已无可爲矣然可曰已力之不足而自諉乎捐軀以求濟是人道之所當爲者即過涉滅頂凶亦无咎之道也

宋之文天祥正當此爻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天下事有不當涉者有當涉而不可自恤其身者如上六之過涉分也義也是世間所不可少之人世人所不可少之事也不可咎也

彖傳剛過而中一句是一篇大主意初當過之始則過愼爲中上居過之極則過涉爲中以九居二則柔克而得中以九居五則胥過而非中三過剛而无輔則過而非中四用柔而不它則過而得中識得此意明大過爻辭與彖傳若合符節矣

聖人統以維持世道爲心文王見四陽居中過盛
則出棟撓一語而夫子以本末弱也申之周公見
三四居中承任則發棟橈棟隆二語而夫子以不
可以有輔不橈乎下也申之蓋本末固不可弱而
剛陽亦不可太過也維持世道孰過於此語之諄
勤哉
再按卦辭合六爻作一棟看爻辭分三四爻各作
一棟看且於二繫枯楊生稊語於五繫枯楊生華
語見此皆枯木不可以勝大棟之任者然則當何
如在初時只有一個慎密可爲大廈之支及終不

可爲則有致其身以聽命若上之過涉焉耳矣是
聖人處過之道也

☵☵ 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卦上下皆坎有習坎之義人陷於險大抵心常憂
戚而行多阻礙此不進有孚之義者也故文王教
居險者先須以誠實爲心不以險阻艱難渝其有
常之守維此心自然安泰略无一毫凝滯於其中
自是可展其經綸不爲險所束縛而有尚於天下
不然而此中先失如有尚之行何哉

坎德原有有孚之義有孚自心亨心亨自行有尚
語意一串
繫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信得天命之所在是有
孚天命在吾心何所不亨而順天命以行之何所
不利中庸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正是
此意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本義內實而行有常也句極好此似指水言而實
非專言水也水內實而行有常人亦內實而行有
常朱子會得夫子意是以上句起下句釋有孚之
義故着此內實句見得水流而不盈也是這个人
之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是這个故二語承說如是
耳細玩行險而不失其信句法與因而不失其所
亨句法相類則知行險句之不屬水言矣詳具于
後
坎險也上下皆險險又重有險習坎之義也行險
而失其信如此心何而奈何其有功今觀卦象水

唯內實流而不盈人唯內實行險而不失其信益
處險之道宜如此信而守之亦如此也曰維心亨
者乃以其剛中也有中實而亨之義故能不失其
信而心亨也曰行有尚者本是中實以往經綸匡
濟可成出險之功耳然是險也人雖之則困也不
有人憑之則可以久安者乎天之險不可升也地
之險山川丘陵也王公知是而設爲城郭溝池之
險設爲等威刑法之險令人莫敢窺踰以固守其
國則險之時用固聖人用之以永保其民與天地
竝存者也豈不至大矣哉知所以行險又知所以

設險其於坎也深乎
釋維心亨曰以剛中也足矣何以加一乃字曰有
孚維心亨語意原一串因上水流而不盈徑接到
人之行險不失其信辦已釋有孚之義而所以孚
原頭未曾說得故於維心亨處本其剛中來上却
着一乃字見得其行險也乃以其剛中誠實故不
失其信而此心之常亨耳卽此看來聖人一字不
虛下
天險三句專重下一句見得險之有足憑依長固
者如此是皆天地間所不可廢者故隨著險之時

用大矣哉句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原泉混混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水之洊至習坎
之象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體之德行成乎已
常則无間斷必其實得于身心教事成乎民習則
无厭斁必其漸摩乎心志是皆洊至于人已之間
而皆可不淪於陷溺之歸者也是君子之所以善
體坎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在習坎之下所望出險者陽剛之才耳以陰柔

居下則其陷益深不能出矣故曰習坎入于坎窞
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習坎耳曷以入坎失陽剛則失出險之道是
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坎陷之中有險而未能出然其剛中之才足
以奮動而斡旋猶可以求小得也使非重險豈止
於小得苟非剛中則亦初之入坎而已矣
剛則其才勝中則又有所以善其用者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據二剛中之才豈不能大有所濟而居在重險又陷於二險之間卽欲出於險中未可得也周公曰求小得孔子曰未出中皆是取二之才而惜其限于勢耳
積中不敗是車之中此未出中及下中未大是坎之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履重險之間卽以陽剛中正處之猶有未易易者六三皆反是道故云來之坎坎且當險之時而可

安枕乎險而且枕必入于坎窞無疑矣可用哉
處險全要兢惕自勵庶幾可以小得若當險而高枕無憂卽欲求小得有不能者看初與三之入于坎窞則知九二之求小得其才固有大過人者矣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六三之才德處六三之重險終豈能有功乎然則欲反而有功亦反其才德焉耳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酒簋貳句用缶句蓋言樽一簋二非他器唯用缶也統是簡略禮文而專致其誠悃意觀象傳樽酒簋貳句自見得
在險之時明良未見其相合然唯其在險則臣効其德而君鑒其忱亦易合之一機也六四上近九五不必多致禮文之飾但實以誠悃濟險之心上通於其君且就所明以攻所蔽漸引而就夷出於險陷之地若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者然則始雖艱於得君終則兩相遇而克相濟可无負職之咎矣四處險中而周公敎以臣道之當爲如此
納約自牖約字卽約之以禮約字此心專主得个濟險之誠却是何等至約納此約於君却由其牖

之通明者入所謂以无隙入有間者何居之不鑒而險之不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六四與九五正當剛柔之際禮文之濶略誠意之懇孚固其交之所由固而險終賴以濟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爻辭本義云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是取五之中也及象傳本義云有中德而未大似病其中之小者卦爻之言中者多矣未

開中有大小之分也有中德而未大周公何以許其平坎不盈祇既平孔子何以病其中之小此俱有不能通者不知周孔爻彖互相發固无齟齬於其間也敢陳臆見於左以質高明

此當先釋盈字平字中字大字然後解説爻彖盈者滿也溢也即水流而不盈盈字平者平也即地平天成平字中坎中也即二爻彖未出中也中字非中德也大則盈溢而浩大意蓋此卦習坎彖釋重險分明險有兩重下險則坎窞之水盈大而未易出者故初與三皆著入于坎窞之辭即二之剛

中爻僅許其求小得象復申其未出中上險則流行之水所謂水流而不盈者雖不無波濤之險然以五剛中處之有孚心亨行有尚祇見其既平而可濟矣故深與其无咎象申其義曰中未大也蓋訓釋坎不盈三字若曰此雖在于坎中然非若下體之險坎窞而洪大故祇見其平而可得无咎耳愚無知識凡解卦義則通本卦前後辭通看自較得之此本水流而不盈及坎在中二語看則五爻與象辭了了矣有中德而未大語不敢從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說見上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居險極已自難出矣而以陰柔處之如之何其可出耶且終不能出而凶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道與初六同居險之極故凶三歲耳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卦具陰麗乎陽之義曰離文王謂凡人所麗有道不可失也必其持之大中守之至正而不失其貞

然後麗无不宜行无不利可以得亨然所謂貞者在乎順德之養成必其涵養中和克全所性之順然後得之故曰利貞又曰畜牝牛吉

利貞矣何以又畜牝牛曰凡人所麗之正皆本所性之順來德性不順未有事得其中正者所以涵養爲要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取附麗之義凡造化人物未有能外此麗者日

月則麗乎天矣百穀草木則麗乎土矣重明繼照四方唯所經綸悉歸君道之正乃可以化成天下成文明之俗耳今卦體柔麗乎中正則其所麗者无非大中至正之則不失麗正之義故可以得亨然非本德性之柔順來未有能麗此正者是以畜牝牛則得吉也

重明即繼明當就一人看麗正即利貞不作麗正位看

重明以麗乎正二句泛論麗之宜正柔麗乎中正是本卦體說其所麗之正

麗中正乃爲麗正所麗稍偏倚反側可謂麗正乎或曰重明分明是二明柔麗乎中正分明是二五何以俱作一人看曰凡夫子彖傳本卦才來統是借個影子取以發明義理耳若說此重明是二人則下之明兩作亦將以二人言耶善學易者无以文害辭无以辭害志是爲得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即天行健之意非止兩作而已也大人觀此象謂此心之明不可間斷日新又新繼續此明以照臨四方焉繼明照四方是大人事故直以大人言

此繼明二字即詩學有緝熙于光明意宜重看照四方直帶說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所履即謂之麗初以剛居下其性躁急所履或有不循理而錯然者咎所不免也唯處明體知其錯而敬慎之乃得所麗之正可以无咎耳

初九是剛明而失之躁者然終是剛明的人可反而敬慎故又著敬之无咎之辭以致勉焉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矣其何能敬以其心知辟咎自敬慎不敢錯耳辟咎全本剛明來

六二黃離元吉

離作麗字看不獨麗居凡所爲所履見於居官守職者皆是也

六二柔麗乎中凡所承事所臨涖者一以徽柔懿恭之心出之是純臣麗正之道克相化成天下之治者也故著其辭曰黃離元吉

黃者中也離者麗也以中爲麗是人臣之麗正者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柔麗乎中爲得中道則其所致君澤民者无非
是中也故曰黃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處重離之間爲日昃之離天行若此人如之何
達者亦知命樂天而已不知命以自樂則不勝其
將盡之悲而自促其凶故聖人特著以示戒
有謂死生若晝夜然不必悲亦不必樂也不鼓缶
而歌則大耋之嗟悲樂皆失其常非達人之觀也
故特著其凶亦大有理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而不能久其常也君子亦適其常而已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主相臣說凡相繼明之君內文明外柔順則其
來有漸而錫福於人已者自然足錄若操恭溫懿
若突然其來是所謂不戢而自焚者能免死且棄
乎
三當前明之絕不宜自促其亡四當後明之繼不
宜自速其戾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文明柔順相臣之體突如其來神人所不容也能
免焚死棄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麗中初无失德唯迫於突然其來者不
免憂懼其將及出涕沱若戚嗟若固其所自兢兢
者然恐懼可以致福殷憂可以啓邦是吉之道也
五之受迫迫於突如之來也若上固可用出征而
成有嘉之功者奚其迫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既不免憂懼矣其曷以得吉所麗在王公之
位也麗王公之位則思所以保王公之祚然則其

所爲憂戚者乃其所以永存者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就占者說上九剛明之極能照而能威王者用
是以出征當必有嘉美之功然唯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則可得无咎耳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故聖人
特嚴折首獲匪其醜之戒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以正邦也全是弔伐之師所以但誅其首惡不及
于無辜
柔麗乎中正是一卦主意二與五皆柔麗乎中正

者故並與其吉初三四上皆是剛明之人初剛而躁則教之敬而无咎三剛而暴則傷其嗟而不久四剛而突則罪其棄而莫容唯上剛而不猛方與其嘉而正邪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具交相感之義曰咸情交相感則和順而亨通其理有必然者然咸有個正理在戒情欲之私循禮義之正此方是咸之所利以此正取女則情非苟合義能末終是咸之吉者故聖人特著以示訓咸是无心之感无心之感其感特至而无不通此便是貞了利貞云者爲占者丁寧耳

書曰咸有一德一德之相合其誰感而誰應之足所謂无心之感也

君臣朋友皆有咸獨曰取女吉者以交感至切者言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之義感也凡造化人物无獨而不偶偶則无不感而其感而應應而通也皆出於无心者觀之

一體柔上而剛下此二氣感應以相與无相[illegible]卦德止而說求之者專而與之者順无相拂[illegible]象男下女男先於女而執禮以相求无相抑焉是亨道也而所謂利貞取女吉者具在于斯矣極之而天地聖人孰能外哉天地一氣以相感而主始作成萬物莫知其所以化且生聖人於天下一心以相感而篤恭不顯天下莫知其所以和且平是則其所爲感者即是以觀而天地萬物之情其所爲相倡和相應求蓋必有眞精妙合者在而特不知其朕也不於感而昭然可見哉論其感在兩情

之孚而極其感通三才之大此咸之所以有取乎

咸感也空空說柔上而剛下是氣之感止而說是德之感男下女是人之感即此是亨是貞是取女之吉故併言之

柔上而剛下三段有次序總之本艮兌來

天地感是二氣之自相通然所以感萬物者卻在於此

聖人感人心非禮樂刑政之謂聲色化民之謂也凝神淵默篤恭不顯耳而天下之心自化不言是謂无心之感

所感二字極有意味天地何心於物而物自化生聖人何心於天下而天下自和平此間精神意氣有不期其感而感特至者是則天地萬物之情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觀其所恒觀其所萃皆是此意

上也是這個下也是這個此也是這個彼也是這個所以爲咸所以能感咸是天地萬物之情實因所感而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首云咸感也從咸直向到感上來後云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從感原歸到咸上去此道理極細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全由山之虛受澤之潤君子不虛烏乎受是故不存有我之私不主先入之見虛中以受人之感若山之受澤然是則君子之所爲咸也

山與澤統是一氣虛故能受曰咸君子與人統是一心以虛受人曰咸

初六咸其拇

六爻皆就感言初居艮體未感於物宜止也乃陰柔性躁有欲動而與物接之意故周公繫咸其拇

之辭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物雖未接而其志已馳於外不能自止是志外之
感非感自外來而應之者故曰咸其拇重看一志
字
士君子要立定跟脚跟脚立不定未有不迷于客
感者故自初至三取象於拇於腓於股獨再三致
戒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居其位宜有主於其中乃陰柔不能固守欲行
則先自動若咸其腓者然凶不免矣然其體本中
正也能居其所而不動則大公適得吾體順應不
失居常是可得吉者慎毋自蹈咸腓之凶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雖凶而居則吉何也理本至順躁動害之耳能
養靜而居則本體常順而雖有所感亦不為害也
語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公是順之體順應是
順之用二有中正之德能養此順者故孔子為發
居吉之占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居艮體之上宜止於靜者乃亦不能自止而執
隨人之道逐於物而動其往也不亦吝乎咸股執
隨語意一串下
隨有主隨逐人欲說者亦好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陰爻之不處宜也三以陽剛居止之極而亦不處
焉不其大可惜乎君子貴自立志在隨人而所執
之卑下不其大可鄙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不患其不感而惟患其隨人以九居四是有主
于中而非逐物以為感者是貞也貞則无心之感
可通天下之心而悔莫我及矣吉且悔亡倘反是
而憧憧於往來則朋類之從但自其思之所及耳
豈能廓然其无不通乎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全在此貞故其辭特惓惓焉
四有心象以九居之是中心有主而得其貞者非
勉而貞者也觀象辭未感害自見得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害從感來貞吉悔亡未感於物而何害也若憧憧
往來則所以害其本體者多矣未見其光大也

心之本體原光明正大未感害則光大如初一憧憧於往來斯不覺暗昧而狹小耳夫子揭未光大三字轉應未感害三字煞極明透

九五咸其脢无悔

雖心虛受能感通於天下五居上卦之中內實不虛若脢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焉者是天下之事雖日感於我前而我忘其所爲感者也忘其所爲感斯亦可无私係之悔乎然視四之貞吉悔亡者則大懸絕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感固不可逐乎物亦不可忘乎物忘物而不能感其何以應天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似不如是故夫子以志末病之

上六咸其輔頰舌

感天下以實不以言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者故辭云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至誠可以感人未聞口說之滕者若上六者喋喋安足數哉

口說從心出故用滕字滕從朕從小爲是

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動而求感與感而不能通通而不以實者皆非也初志在外二動不居三隨无主皆所謂未動而求感者四有主而戒憧憧焉五之志末感而不通上之口說通而无實皆聖人所不取也讀此卦六爻要看三志字及亦不字感害口說等字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卦具常久之義曰恒人而有恒所爲无不通而反之於己可无愧怍故亨且无咎然所謂恒謂可常

可久之正道非執一拘攣而已也必利於貞然後利有攸往耳此貞字是貞而不諒之貞恒有諒而不貞者故聖人特以爲戒

亨无咎是論恒之常利貞利有攸往是論恒之理天下无不恒之正有不正之恒故利貞之辭惓惓焉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下唯常爲可久不常未有能久者恒之名久之義也卦體剛上而柔下位分之不越卦象雷風相與震發之交助卦德巽而動順理以爲行六爻剛柔皆應得正以爲偶是皆理之可常可久者故恒得名焉恒則亨无咎不必言矣而必利貞者何天下唯此道爲可常利貞云者久於其道之謂也天地之道惟其正故恒久而不已也曰利有攸往者終則有始也造化物理本無終窮終則自然有始綿綸變化无時而不然是人道之恒也恒道之貞

所以與天地相恒久攸往其可已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此終此始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此終此始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化天下以成俗與久照久成者並亦此終此始也是皆其所爲恒者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不因可見乎天地萬物物也而天地萬物之所以終始无間者情也情至正而不易故造化生成至久而不變耳然則文王利貞之辭豈獨爲人事設其於天地萬物之情也觀其深乎
天下只此道萬古不可易故天得之以淸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爲貞故孔子以久於其道釋利貞之義隨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久於其道纔是貞天地之道惟其正所以恒久而不已纔是直頭話初无轉摺
天地惟此正之恒故終始萬物无停機人惟此正之恒所以終始萬事无止息乾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正此意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一節不是極言恒道即本終則有始來細玩二能字自見得聖人久道化成分明攸往而不已總之則其所爲恒者故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因以見
天地何情萬物何情不過此理之正而已天地萬物惟此理之正所以覆載生成萬古而不息是理在天地間本无不正亦无不恒者而其在人或有恒非其正者有守正而不能行者故聖人於恒特著利貞利有攸往之辭
日月之得天无心也四時之變化无心也无心爲正聖人久於其道即上文久於其道久道而化成即上文利有攸往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震風發是造化之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體之方
是道之至正者至正者即方君子所立必以其方
確然其不易則天下之貞常在我其乎世之依違
而不方間倏而可易者矣是人道之恒也
一定不易曰方方原是不可易者君子立不易方
方是有恒之守
此方立本不易却又變通趨時知得變通趨時即
是立不易方可以言易矣
久於其道自然立不易方立不易方乃爲久於其
道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理雖至深然必自淺近始是恒也是貞也初舍淺
近而深浚以爲恒則雖自認以爲貞而違道遠矣
竟何所得哉故曰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始而求深可望
其自得乎凶已
九二悔亡
恒貴利貞二以陽居陰悔也幸得其中則其中既
定將能改不正以歸於正者故與其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恒久於中一有過差即知改正矣所以能亡
其悔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得正本有其德而可恒者乃過剛不中志從
於上而不恒其德能无取羞也乎哉貞而取吝固
其宜矣
不正而取吝不足責也正而不恒以取吝其過惡
特深故周公特加貶責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唯德可以服人不恒其德其誰與之

九四田无禽
以正理自守雖不期其獲而久无不獲者四以陽
居陰舍正理而不由甘他道以爲業雖多涉獵亦
何益於身心哉曰田无禽甚悼其无所得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凡人處得其道則久而有成四不久於其道將安
所得哉爻傷其久而无得象申其所以无得
通卦爻並言道德此何獨以位言立不易方位即
道也即德也中庸素位而行即此位守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剛柔相應常德也而君上於獨斷有不可泥執以爲常者乃五恒守此德以爲貞一於承聽无敢由成則以順從人之義而非自制其命之義故周公特著其辭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三以不恒其德取凶五以恒其德取凶蓋恒之貞在於其本又在通其變不可一定執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恒其德貞一也何以曰婦人吉夫子凶婦人貞吉謂從一而終其所宜也若夫子則以制義爲貞從婦之貞是日取其凶也君道之不可下同於臣也如此

制義者義自我制也慶賞刑威悉從中裁而不假是謂制義

上六振恒凶

恒以守正爲常躁動以爲常則損於身心德業者多矣故曰振恒凶

事有宜浚者而初以浚爲恒則不可事有宜振者而上以振爲恒則不可此間道理極細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善持其恒乃能有功若躁動於其上豈直无功而已乎

恒是人之美德然要歸於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卽貞而不知變亦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爲貞乎二之乂中可謂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貞而不知常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爲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得之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卦具陰長陽遯之義遯是君子之善道能遯則身與名兩全而无失故亨然遯之時極難處不特去就之大當決以義卽小小動履之間所係於吾身者不小也必利於貞焉可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之亨不在祿位之盛在道之伸也進退惟時皆所以伸道遯亨者身遯而道亨也九五當位於上而下有應與卽猶遲遲其間似无不可者乃其見幾而作而與時偕行則誰得而汚且辱之此遯

之所以亨也而又曰小利貞者陰方淩長於下其所窺伺特深即小小動履之閒亦有毫不可苟者耳即是而觀遯之時陰長於其下必明於時行利貞之義乃可以得亨否則未有不蒙其咎禍而遭其戮辱者其所係豈小小乎哉聖人爲發亨貞之占而又深著時義之大蓋誠見遯時之難處而所爲君子謀至深切也

與時行也意義極妙祿位名利之閒功名之士戀戀焉唯君子知微飄然於未及之前鴻冥鳳舉此全重道德而輕功名與世之迫於不得已者大別

故身退而道亨

小人雖浸長亦知畏名義必摘瑕索瘢於君子以愚罔世俗此君子之動履雖小小亦宜自處於正令无可指摘處乃爲極佳故聖人復嚴小利貞之戒凡言時義者此時宜有此義也在遯時宜與時偕行而又宜小利貞也明此義則亨昧此義則否此所繫爲極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山相遠爲遯君子觀此象以遠避乎小人然其遠小人若厲之以聲色適足以致其怨而激其忿唯是持己以莊處事以正尊威嚴重使之自不敢近則所以遠小人者深矣聖人論遠小人着不惡而嚴四字眞是萬勝良劑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二兩爻分明是小人浸長周公係爻辭蓋說小人當日之情狀曉君子宜知所遁耳

君子之遁遁於小人之浸長也初爻方來見君子猶然當位未便即逞其奸但君子從首即知其尾知小人他日必竊弄威權其厲有不可言者唯勿用有攸往則可以遠其害耳

寇準初時曾薦丁謂矣張浚初時曾薦秦檜矣彼二子之狀可知已及其得君而據政寇張始惡而遯焉而卒爲其所陷觀浚對高宗云近與共事始知其闇則遯尾之厲此其最著可驗者矣

於遯之初即云遯尾厲猶坤初爻即云履霜堅冰至蓋聖人知微不待著而後見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小人播弄之勢在他時而趨時希據之狀在今日要在君子見之明而斷然不往可不犯其災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時當浸長其奸逞之心叵測矣乃外假謙和
之度以收衆心使人之入于中者牢閉籠絡而不
可解擬其象如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矣
君子當此可不急思爲解脫計哉
有謂六二雖小人而尚似中順可與者我但就其
中順處執之使不敢逞是當遯時善制之一策也
象中固志謂固其志使不逞也亦一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此固志二字正發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意蓋六二
外示謙和世若謂此可易與者而不知其柔和易

與處正其在心奸狡處蓋將藉此固結上下之志
而思爲大逞者也此豈可少係而不遯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甚哉係之爲害也况當出處之際乎九三下比二
陰當遯而有所係反之於巳不无疾也能免於厲
乎惟用不惡而嚴之法以畜小人使彼自不敢及
而飄然遠去是爲得之耳故曰畜臣妾吉
照下兩爻看小人之情狀可知巳能无係乎然一
係則疾厲立見不可不思畜之之術也故緊着畜
臣妾吉何曉君子亟圖解脫計

女子小人曰臣妾臣妾最難馭唯正巳而无係斯
疾厲爲可免耳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周公但曰有疾厲夫子於疾下又添一憊字以決
厲所必有此語煞何等懇惻既又云畜臣妾吉不
可大事見得此輩决不可與共圖大事唯以不惡
而嚴畜之汲汲爲自遁計則今日之事所當爲者
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凡人當遯而不能去者心有所係也九四乾體剛

健從吾所好而遠遯是在自克之君子則能得此
吉耳小人豈能之哉然則九四其君子乎
好字要認得明吾心自有眞可好者可遯世而无
悶也
君子吉小人否不平對占辭云云深與九四之爲
君子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所好在我小人所好在人此好遯唯歸之君
子也
九五嘉遯貞吉

五正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故其遯爲特嘉其吉
爲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之嘉遯者以見理分明必欲正巳之志也正
巳之志而能不與時偕行乎所以爲嘉而貞吉
此正志正照前固志看蓋彼求固志多方覬君子
之援引吾正吾志决不入小人之牢籠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以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剛居卦外
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曰肥遯焉高飛雲漢

長嘯山林安往而不自得哉故曰无不利
誰不以遯爲心而此獨綽有餘裕焉是爲肥遯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凡有所疑者身涉於世而應有所累也在外而无
應復何所疑哉一去而巳矣故曰肥遯无不利
出處之際須是見得徹盡方能各當其時稍有所
疑雖勉爲之亦不泰然矣此无所疑者獨歸之上
九也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卦其剛長之義曰大壯大壯君子道長之日也不
正可乎存心制事必一以禮義之正使常勝之道
常在於我是則其時之所宜者故文王特著利貞
之辭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曷以名陽爲大爲君子卦體四陽盛長得時
用事大者壯也自以卦德言本天德之剛以形之
動履之際其所施爲注措常勝於天下故壯由名
焉壯則勢在君子矣聖人必敎之利貞者何大者

自无不正也其人爲天下之大人則其所存所發
必光明俊偉必方嚴特立有不與人羣者是正與
大本合而爲一者也卽是正大觀之而天地之情
不因可見乎天地何情无私而巳矣无私覆載故
无不覆載无私生成故无不生成是正與大固通
極於天地者大者不正而奚以合天地之德成天
地之能哉此大壯之必利貞也
大者自然正是爲正大是可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轟轟焉烈烈焉是爲大壯君子欲體此

壯不以其禮可乎故克己於日用之間凡所動履必歸於中正之則苟一非禮弗形之履蹈焉是君子所常勝於天下者

履字說得闊非禮者弗履則所履一於禮不屈物欲之私常伸萬物之上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按諸卦爻凡有孚二字非與其本有是善則戒其宜存是心獨何於此聯征凶爲句以必字解耶是泥象其孚窮句耳不知其孚窮云者正謂其孚已窮故至於此然則宜何如必有孚焉而後可也宜

改征凶句有孚句爲是

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必於進而不能審壯于趾者也征則獲戾凶能免乎唯有孚則其所宜耳此是戒勉之辭

壯於下者趾壯於上者角故爻以取象

不恃壯而亟行是爲有孚需訟坎卦辭俱首有孚二字此爻辭終着有孚二字皆有深意在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義見上

九二貞吉

當壯之時不過用其剛爲貞二居柔處中凡所動履一跡和平而不悖悖以自明是善道也循是則可以利行可以福天下故特與其貞吉

貞是活字壯時不過剛是貞故周公於二四特深與焉本義云云俱不敢從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居壯易逞其剛二獨貞而得吉以所處之中也壯之時不過用其剛爲中不過用其剛卽是貞故周公特與其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壯之時剛不可過三過剛不中是小人用壯之道也其在君子則必任已之剛蔑視天下之事而其危有不可言者故雖貞亦厲焉以若所爲猶羝羊觸藩而羸其角萬无所利者可恃其貞而必用哉

此專主君子說小人句是形起之辭若曰此是小人之道非君子之所宜也要知君子之用罔卽是君子之用壯也

罔字下得極妙古人當一事慎一事臨深履薄如馭朽索履虎尾蓋若斯其愼也若天下事不在心

上不在眼裏如何可以利行用罔貞厲之辭可爲萬世當事者之戒

君子用罔不是全違義理義理上着一毫意見不得纔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客氣便是罔所以君子要把持得義理定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當壯之時小人不知義理用壯而不顧君子知義理或時有忽略處則罔而已矣然罔與壯其間易能以寸哉所以罔之一字決所當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壯以善用其剛爲貞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處壯之貞也貞則事吉而悔亡擬諸形容如藩斯決而不羸象其物宜如大輿克壯其輹而利往所謂貞吉悔亡者蓋如此不極其剛正是九四之貞不是因占以設戒

不極其剛以抵觸前皆通衢是利往之勢不極其剛以駕馭任可承載是利往之具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用罔者必羸其角藩決不羸其尚往也何疑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按易字本義作容易之易解程傳作和易之易解恐皆不以爲然周公自有解在後上六之辭不曰艱則吉乎天下事所關極大所處極艱甚哉不可以易心處也六五居尊不正其所臨馭天下者多以易心處而自失其剛非處壯之道故周公著其辭曰喪羊于易然較之壯趾取困羸角者似略有間矣故復以无悔與之孔子則甚不滿焉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正明其所以失處全在於居位之不正所以易視天下而失其剛耳再觀九三曰君子用罔罔无也蔑也蔑視天下事不足爲與

易視天下事无難爲者无以異也故聖人於三五惓惓焉至上則明著其辭曰艱則吉知艱之吉則知易之非而君子宜知所自持矣

剛不宜過用然不可不自持過用曰罔不自持曰喪知不可罔又知不可喪其於壯之貞也幾乎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而居剛位一於懈弛卽時當戒愼而弗之戒愼也卽事當操持而弗之操持也是以易心失其壯者也辭所云謂猶愈于用壯者耳豈深與之辭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壯終動極知進而不知止故象擬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而决言无所利亟開之以艱則吉蓋聖人爲世之喜觸者皆起於易心之萌故特著其辭若此不能退不能遂即俗語所謂住又住不得做又做不來的話不必兩分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退與遂皆不能如意者由其恃壯以動不艱而詳審故至于此耳艱則詳審而得吉不能退遂之咎可去而不長矣

剛以動故壯然曰利貞則必有所以善用其剛者初之壯趾三上之觸藩皆非也所處得中不極其剛二四其可尚乎戒五之易用上之艱則知所以用剛之道矣

䷢ 離下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具明進之義爲晉人臣當晉時而有善進之德保乂王國之功將必甄錄於其上而寵渥眷注其所必有者故文王特別於他卦繫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辭

他卦皆著吉凶亨利之辭此獨云云者其時盛其德隆而其所承被自不同於他卦也晉與明夷正相反文王居明夷之時而思晉之盛故繫辭若此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義何居謂其升而上進也卦象明出地上大明升而中天晉之時莫盛於此矣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恭順承乎明主晉之德莫盛於此矣卦變柔進而上行徽柔位乎天位晉之君莫盛於此矣卦合三者以名晉而臣備一順以匡時則其康國之

功自克承乎帝眷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即欲辭之而弗克者當晉之時承晉之遇亦大幸矣哉

晉進也是釋字義乃所爲晉者全在明出地上三事然此三事即是康侯之所以獲寵者語意一串

下

明出地上是大明之時順而麗乎大明是臣麗明君全以至順之德柔進而上行是君履帝位全以至柔之道有時有君而一本順德以仰承所以能承大賜親禮之盛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升而上進曰晉君子曰晉者進也孰大於晉德乎已德本明而昏昭之機皆在於已去其蔽格其非无使纖毫塵翳得累本明之體是我之分內也我自昭之而已矣君子之所為晉蓋如此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下三爻皆欲順而麗乎大明者初以陰居下應不中正進而見摧有貞而已貞則未有不孚於上而得吉者設或罔孚亦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心乃可无咎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豈君子之所以善其

進哉三爻皆當晉者而所處不同故聖人皆據理立論教以善進之道

貞是自守其道守道則必獲信而有不然者亦无容急遽以失其守故特下裕之一字君子識得此裕字息多少躁妄之心養多少道義之心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君子只有個正道晉如摧如獨行已之正而已正之外无他事也曰裕无咎者未受官守之命進退綽綽有餘故當寬裕以自持耳

獨行正者吾獨有此吾獨行之而已假曰獨行願晉曰獨行正君子常慎其獨也

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發未受命三字見初无職任故可云爾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職一日不可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抱中正之德上无應援晉如不免於愁如者然此唯有正而已守此正以為貞自然升聞明主而旁求爰立之誠寵綏錫予之命有必然而无疑者故曰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雖无正應然五是大明之君未有有德而不

庸者故其辭云云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德莫善於中正二有中正之德明主之所必求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不能進而有悔者乃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則其德業之修將必為衆之所允者故可上進而悔亡

不中正是三之短處然欲上進則必進修以及時有汲汲不容已者所以能見允於衆得進而悔亡若只是個欲進之心恐未必為衆之所與也此間

須討個分曉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君子進德修業惟此志之立而已三志上行則此心向上其進修必力而卓有可覩者所以衆允而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大臣之位貴居以大臣之德九四當晉之時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勝貪得之私常畏人之我奪是其所認以爲貞者正所以階厲而不可居者也故曰晉如鼫鼠貞厲

庸臣處非其位貪婪无恥恐恐然常畏人知而奪之眞所謂益得而除據者鼫鼠之喻極善狀其心事善形其態度

天下止此正理正未有不善者卦爻辭曰貞凶貞厲貞吝者蓋謂其自認爲貞而不知此凶之道也厲之道也吝之道也愚謂應如此體會本義雖貞亦凶亦厲亦吝云云愚不敢謂是也

再按訟三爻小畜上爻噬嗑五爻皆有貞厲之辭皆是戒勉其貞而且厲則此所云或亦因其鼫鼠之失附之以貞且厲乎象中位不當者正謂其位不當故有此失不可不汲汲以貞[illegible]　修補也是[illegible]一說也併存之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有德宜在高位无德而處高位是爲非據貪而懼失情狀之所至也貞而厲也固宜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以陰居陽幾微少偏不能无悔然居得明體則纖毫之覺悟當自有過人者然所貴明德者在以光明正大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必一毫失得勿以萌乎其念斯明明德於天下可以配天地帝王

而達无不順耳故曰往吉无不利

五爲晉主曰失得勿恤者正心以正朝廷也人君能正心于朝廷之上則窺意向談功利者自不敢進矣記曰王中心无爲以守至正此是主晉之則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治關天下國家而本在君德君心極純而置失得于勿恤則明明德於天下而親賢樂利无不各被其休澤矣所謂往有慶者蓋如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以進爲義豈不貴剛然如上九剛進之極則其

所為行純任其剛而不知退者此安所利哉維用之以伐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耳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之道也況其未必正乎甚哉剛進之莫可用也

伐邑程傳主自治言若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即非安和猶可以有功然極於剛進終非中和之德故復云貞吝以盡其義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居晉之上宜明德以照四方稱伐已非其道而況維用之以伐邑乎其於晉之道未見其有光也

照程傳說如此以自治其私終屬强制而非質任自然者蓋力以過抑下其外猶有隱伏于其中內外未為瑩徹於自昭明德大殊故曰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下離上坤有明而被傷之象曰明夷君子於此復可自露其明乎是故論理之貞有可以直而行者然有不可直遂必艱難以行之者艱難以行之貞雖非正人君子所素願而時至於此將不得不用是道也故戒以勿用直遂之貞利用艱難之貞為艱貞二字聯讀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要分曉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出地上為晉明入地中則明受傷矣故曰明夷且離明坤順內秉文明之德而外盡柔順之道以蒙被國家之大難文王當日蓋嘗以身承之矣明夷之義其所自道乎曰利艱貞者明不可露必晦之為貴也六五切近上六遭家不造而能晦明以

正其志蓋當日箕子常以是道行之矣利艱貞之辭其必若箕子而後可乎文王身履明夷而教宗臣之義當以箕子為正其亦大不得已也夫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只說得個明而見傷文王以之者文王嘗以身承之為明夷之義不是常用斯道以處明夷也

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故艱貞二字宜聯讀

晦其明正其志何別人臣惟此明德耳本此明德

顯行於其外志與行罔有不正者其常也不得已而晦其明若箕子之徉狂瘖黯汚濁於其外其變也然其中却持之以正以俟其君之悔悟是晦其明所以正其志也故晦其明也下繫接內難而能正其志句

明夷利艱貞下兩川以之文法又自爲一格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曰明夷君子曰明所以照也而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非居上之體故其涖衆也雖明目達聰以照之而寬厚含

容未嘗不行於其內用晦而明不敢過察以盡人之隱也古聖王設前旒樹屛於門統是此意

用晦而明之而爾也汝也用晦術之明也明未嘗不在姑用晦焉不察察以傷於刻耳語云察見淵魚不祥此用晦而明之說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下三爻皆以明而見傷者故皆首明夷二字

初九以明德尚往如鳥飛而上進者乃其見傷於上如于飛而垂其翼然則不可居矣故君子于行至三日而不食其有攸往亦不免主人之有言也若初九者所遇亦窮矣哉

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飛而垂翼如何可行得所以必去而无疑雖三日不食亦不恤也然其所往又不免主人之言君子之適遭其窮益如此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于行而不食君子豈樂於逃世哉義在固窮有不可苟食者不食之也

義不食與義弗乘之義同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德見傷世所不免也而二尚遠於闇地如夷其左股者然亦已及矣必去而以速爲主如用拯馬壯者然庶幾能免傷害而得吉耳

二所處有去而已矣又以速爲貴故周公下用拯馬壯之辭明居闇下得免傷害就是吉

二是股肱之臣四是腹心之臣故取象于股于腹然明夷時並不見親任故並以左言此爻如文王囚于羑里時

有謂二是天子股肱之臣與國同休戚非如初于

飛而得遠去者須竭力以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其
萬一者亦一說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既已傷敗矣其何以得吉明體而處順其所爲
速於拯者皆中乎處夷之則也匪則則幾不免焉
匪順則亦不知其則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亦以明而見傷者乃其以至剛居明體之上正
與上六闇主爲應則向明除害得其首惡固九三
之當爲亦九三之能事也特其所處在君臣之間

事宜詳審有不可疾貞焉者聖人於順天應人之
舉大致其丁寧益如此
疾貞二字聯讀事有以疾爲貞者此不可用也
再按蠱九二幹母之蠱曰不可貞此明夷于南狩
曰不可疾貞不可貞不可疾貞是貞之道也學易
者宜知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此須重看一志字據九三之南狩可謂大得矣然
其志非利天下也天下咸登我以去暗而我不得
已爲天下除殘其狩乃爲大得耳不然而稱亂之

舉能免於天下後世之訾議哉
乃字與志字相呼應宜重看大得者大得其南狩
之功也此爻正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照前[illegible][illegible]明夷股入于左腹似傷我之腹若論入坤
體爲入于幽暗之地則所謂左腹者非我之腹也
且入字與出字正相對左腹與門庭正相對學者
亦會其意耳
六四雖入坤體爲腹心之臣然闇君不見信任徒
言无益徒死无益見幾而作可全其身以存宗祀

以自獻于先王故其辭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
于出門庭此爻正微子之事
居明夷之時其心皆欲去傷害而无及得超然以
遠去大獲我心矣故其辭云云
已入左腹矣得出門庭乃獲明夷之心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此只照左字發揮見可以遠去獲明夷之心然象
有專言心者有專言意者此獨兼言心意者見當
此大不得已之時心志未欲存宗祀意願亦在存
宗祀而今得並獲之爲快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宗臣當內難箕子之明夷也處箕子之明夷必如箕子之正志而後可故周公著利貞之戒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貞一也揭云箕子之貞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一日不可息者也不可息而又不可露必如箕子之艱貞而後可故曰利箕子之貞不可二字宜重看

天下所恃者君臣之明德君不明晦无可望矣所

恃者臣之明耳臣之明一息宗社其何賴焉然其間却有不可直遂者在須教委曲晦諱若无其明者然方可以存吾明以存宗社之一脉故彖傳云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然則此所云箕子之貞正利艱貞之謂耳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大君宜明明德於天下不明而至於晦其登於天者尤非傷人之明之事終則罪惡貫盈入于地而已矣桀紂之爲只是不計及此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便是則極昏之主始未嘗不明佚豫滅厥德故終至於昏失其則耳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卦本離巽明內而巽外一家之人各以其道曰家人然家人之難治莫如婦人婦人正則一家无不正矣故任有家之責者正內極爲緊要在利女貞焉

家有上下大小內外皆要歸於正然正內是第一着工夫今人以忽心處往往至於內亂內亂未有

不壞其家者利女貞三字眞是有家之龜鑑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貴正而莫先於正內卦體二居內五居外一正位乎內而无攸遂一正位乎外而有儀刑是男女之正天地倡隨之大義也明是義則內外森嚴成其所謂家矣家人有嚴君焉正此父母之謂耳有尊嚴則孝敬不衰有君長則法度不廢是家政之所由肅者推之卦畫有父子兄弟夫婦之分嚴

來統治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所而家道正矣正家而天下之定亦不出此矣家非天下之則乎而不先正其內可乎此女貞之戒之爲至要也

正位乎內正位乎外不但是居內居外而已也修帷薄愼儀容閫閾外一毫不敢預這纔是個內端軌度立威嚴閫閾內一毫不敢褻這纔是個外故不獨曰位內位外曰正位乎內正位乎外正位二字老大有道理在

陽施陰受陽倡陰和是天地之大義男女正正是此義故云然耳不可說天地間之大義增一聞字

便不是

家人有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來見得如此整齊嚴肅方成個家人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正男女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緊頂上嚴君來見惟有此嚴君故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所而家道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矣句不重見一正家而天下之定即在於此則其所繫極重大極緊要不可不嚴肅以正其家耳然其正却自宮壼始所以必先利女貞也體認要分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化始於閨門風自火出有家人之象君子有諸身可以施諸家一言一行有不可苟者故所言必有物實實有個事理在所行必有恒實實有個常道在是則其所以正身而教家者風教之端王化之始其在於斯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始最須防閑初以剛陽處之整齊法度以爲之閑防節人情之流不至於放肆悔可亡耳辭曰閑有家悔亡見不閑則必有其悔也

一家中上下无倫長幼无序男女无別傷恩害理

總由閑之不立閑則大爲之坊莫敢踰越故聖人特著此義於有家之始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有家之始家人志意未嘗變動乘此未變而即閑之不傷恩不失義是爲善道志變而後閑則所傷多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无成而代有終是妻道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婦道六二柔順中正无敢攸遂惟在中饋而主其事此是女子之正成家之本故周公以貞吉與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柔順中正聽巽於夫子是婦人之正道所以
內助而得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剛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是剛而過者治
之過剛令家人嗃嗃以人情言不无怨悔而危厲
然而法度齊肅人心祗畏是有家之福也吉若反
是而婦子嘻嘻防檢不存笑傲无節終至敗家而
取吝矣然則與其失之於嘻嘻也毋寧得之於嗃
嗃乎

九三治家的俱是其所失者不得寬猛之中耳故
周公下嗃嗃二字然較之嘻嘻无節者則大善矣
故復以終吝形其悔厲之吉
人情嚴厲則謹飭寬縱則放流看人家內外有防
長幼僕妾整齊嚴肅如臨君父者然此必以嚴治
其家人者如其規範不立上下怠肆略无防檢之
制此必以寬縱其家人者嚴則未或不成寬則未
或不敗故知聖人嗃嗃嘻嘻之辭乃千古有家之
炯戒也
曰嗃嗃悔厲者要渠於剛嚴上略減一分耳
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維之
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雖云悔厲然於治家之道未為失也婦
子嘻嘻則失家節而不可為訓矣二失字正相照
節節制也治家如治國故於尊長曰嚴君於法度
曰家節
六四富家大吉
處家非道不保其有者多矣六四以陰居陰而在
上位其所為料理規節者具有法度家之盛美可

享保而弗失矣故曰富家大吉
富家不是富殖其家六四順在位則其所治家者
必以其道而不喪失其所有故曰富家耳
此大吉之始云大吉者吉之極大者也與元吉別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是任有家之責者順是順理順理處家經綸
料理具有法則自然保有其家業故云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詩云奏假無言假格也王者父母天下而根本於
家有家最難感格五剛健中正總理陽教於其外

感格有家使內外大小咸順于正則風教之本端
而天下之定不勞而自致矣故曰王假有家勿恤
吉
有家便須閑有家便須假外弛其防非閑也內攜
其志非假也難稱有家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所謂王假有家者一誠感格家庭內外自然恩愛
之交孚也
自人視之若見其交相愛耳其實王者不知其家
人亦莫之知也是之謂假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周公極言治家之道
在誠實而威嚴斯可以終吉然不直言威曰威如
而又係于有孚之下者見得惟有孚誠之實心其
威自著所謂不怒之威也
家人內外大小整整有條不紊不渝是家之祥也
是家之終也這方是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夫子恐人認差威字故以反身明之孟子曰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反身自治不怒而自威矣詩云
則於寡妻刑與威總在自家身上
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
係利女貞三字周公於初爻即係閑之一字閑从
門从木門有擋木內外始有關防二爻係无攸遂
在中饋之辭正見閑從此始而女貞然大綱在男
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之辭嗃嗃雖似太嚴
而嘻嘻不稱家節男子誠不可不任其責也如是
始稱是家故四係富家以志順見惟順乃成家也
五係假家以志愛見惟愛乃成家也而上爻又係
有孚威如之辭見得威嚴到底不可少然要歸于

反身身之不修威于何有此家人有嚴君焉是正
家之本也有家者不可不三復于此卦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下兌上離卦具睽乖之義睽无大吉之理特小小
動履之間或可以獲吉故聖人著小事吉之辭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曷以名卦本離兌於物有水火之象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是物性之睽於人有少長二女之象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人心之睽斯睽之由名乎睽則无可吉之理乃卦德說而麗乎明明之樂爲我與是一善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柔之得乘乎勢是一善也卦體得中而應乎剛剛之青爲我助又一善也內柔上行之勢外藉剛明之資是以當睽之時雖不能大事猶可小事吉與然睽豈无用於天下哉天高地下睽也而生成之事无不同焉男外女內睽也而倡隨之志无不通焉萬物散殊睽

也而應求之事无不類焉是睽之用所以成天地之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不可一時廢於天下者无睽之用則无天地男女萬物矣其時用不亦至大矣哉學易者知睽之俱利於其小而又知其用之極其大斯於睽觀其深乎

火動二句要看一動字二女二句要看一志字

說而麗乎明三句本義分作三事據愚見只二事上一句是一事下二句是一事睽之時所患者无合无助耳和說以麗明德之人明者必不我外柔進得中以應剛中之士剛者必不我棄得剛與明者之合卽睽之時不能大展其經濟而小小云爲之間猶得以少舒其萬一是所謂小事之吉也

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何事何類也萬物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飛潛蠕動相求相應各一其事而事又各一其類各一其類則此類自无不同矣此是萬物之異而同處

曰睽之時用者卽上文天地睽而其事同之用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之用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之用也當是時合有此用一時无此用天地人物幾乎滅而不成其爲世界矣所以爲時用之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象合而性不同爲睽君子觀睽之象於大同之中而別其異焉程傳云大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異耳此言闡發无遺宜深玩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之時在一德之合故以正應言初四皆剛不无相睽之悔而惟其同德則彼此相與有亡其悔而

不終睽者如喪馬勿逐而自復然則睽之善合也
然睽之時雖貴同德之與而惡人之乖異者尚多
也苟爲棄絕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故又必見
惡人然後可得无咎古之聖人所以能化姦兇爲
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耳
喪馬之象何取也馬所以行者初陽上往全賴四
之見與四與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之象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以辟咎也句要細體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
人而勿見不將衆仇於君子乎是取禍之道也見

惡人以避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懇誠
以冀君上之感悟兩相會遇如盛世之明良庶无
負臣子之職於理爲无咎耳
遇主者求主之遇合也遇主于巷中間有許多委
曲在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似乎有違道之失不知當睽之時无誠
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有不得不致其委曲者是其
遇非枉道迎合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以
未失道也開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照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爲疑三之辭則此云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亦六三之所自見者
蓋人之妄見皆起於心之積疑也三本與上相應
而間於二陽之間二陽本各有所與不我取也而
三疑上之見猜則輿本无曳而若見其曳牛本无
掣而若見其掣其人本未我及而若見其欲天我
劓我者此其情蓋亦皇惑矣唯二四原无妄取之

心上九漸釋猜疑之迹故无初有終而三亦可以
自明耳如此看庶上三兩爻二見字自相關照而
二之遇主于巷者心一而不他四之遇元夫交孚
者信任而不二而君子同而異之情可見于諸爻
也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吾不敢信以爲然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不當只說居二陽之間迹有可疑耳非實有此
事也遇剛遇字本照往遇雨遇字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无正應是睽乖而孤處者而同德在下適與相

遇而交孚則孤者不終於孤矣然當睽之時遇有
同德實難稍一怠焉則兩相攜矣必常存危厲而
交孚然後爲无咎耳
元夫善士也初陽在下克秉陽剛之德故以是稱
耳元夫與已相孚全在誠意之交至稍一懈弛孚
者解而復孤矣所以必厲而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臣當睽之時嘗有濟睽之志所患者不孚於同
德耳曰交孚无咎則合睽爲同之志可行諸天下
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當睽之時以陰居陰才力不足不能濟睽而有悔
居中得應則其悔可亡何者所應之九二本已之
宗也以已之柔中感彼之剛中相合如噬膚之易
則由此以往其睽自无不濟又何咎焉此悔之所
以亡也
二遇主于巷其心常在於得君五以柔中孚之所
以合如噬膚之易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君臣相遇以濟時也五遇二如噬膚之易豈直无
咎而已哉藉一德之交圖大同之治其往也實有
其慶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與三爲應本不孤也而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
則其才性猜狠妄生乖離睽孤而无所不疑者故
三未嘗受汚於人也見如豕之負塗焉三本无受
汚之事也見如載鬼一車焉始也猜疑之極必射
之爲快而張弧後也疑稍釋於中說之弧而弗射
蓋曰三匪爲寇於我也實我之婚媾也如是而往

兩相遇而相和睽者終合而不孤矣是所謂遇雨
之吉也上與三睽合之情狀蓋如此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之始睽也何所不疑而終至於遇合則羣疑悉
亡无有矣至於羣疑亡然後稱交合之吉
大抵睽以得合爲善得合則稱遇稱孚不得合則
稱悔稱咎初之悔亡孚同德也故四曰遇元夫交
孚而无咎二之遇巷求明主也故五曰厥宗噬膚
而悔亡三與上所處甚乖故睽孤於初不勝羣疑
之畜而得合於終悉見羣疑之亡蓋若是其貴遇

而賤孤也喫緊在諸遇字上要細看
睽異之時而无惻怛之實則乖矣莫甚而彝倫不
敘故貴遇貴字而必釋群疑以爲合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下艮上坎之卦其名曰蹇蹇有難進之義入於平
易則難可日紓入於險阻則難將益甚故其占利
西南不利東北然蹇難之時必得聖賢之人然後
可弘匡濟之略故利見當世之大人然濟難之事
非行險僥倖者所能就必其安義命之正而以漸

圖之庶其難爲可解故又以貞吉致勉焉聖人當
蹇之時論所以處蹇之道委曲周到蓋如此
坎居正北艮居東北蹇所由取也故必反西南爲
利
處險利平易去險阻然必得大人以濟而又不可
不貞語一氣下
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
便能濟行險便不能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足不能進曰蹇蹇者難也卦德險在前也分明有
難之義不可以上進履斯險者一見而能止不陷
於其險所謂明哲保身之智非耶其曰利西南者
卦變陽進居五而得中其往也入於平易之地得
處蹇之中也曰不利東北者退入於艮而不進蹇
益甚而其道窮也曰利見大人者以聖賢之才術
爲匡濟之經綸其往必有功也卦體處各當位皆
以正行之不圖苟且之成所以一匡天下者在是
是則所謂貞吉也夫在蹇之時用居平易而去險

阻用見當世之大人又用由至正之道如此可望
吉利之效不如此則必陷於險而至於窮其時用
豈不誠至大矣哉知此時用之大則見險而止者
不可不進以圖功而順時量險之用又不可有一
毫自失於其間矣
見險而能止只明得蹇之義而處蹇之道全在下
文故夫子一一申釋之
往得中不是往居坤體之中卦本坤體陽往居之
入於平易之地在蹇時以入平易爲中故曰往得
中也在蹇之時合居平易去險阻又合見大人又

合守貞是皆蹇時之當用者故曰蹇之時用大義
本川變明位得中其道窮亦是然文王所取自本
二卦方位言蓋後天八卦起于東而中于西南窮
于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其在下
人則得道爲中失道爲窮也亦不可不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既峻絶上復有水不可進矣是蹇之象也君子
觀蹇難之義而以反身修德體之凡人之遇艱阻
未必皆時與遇之故或者所處之未盡其道也吾
反諸身而益修之居易守正必求无歉於其心无

愧于其行而盡所以俟命之道是則君子之所爲
處蹇者若怨天尤人而不知自反於蹇竟何濟乎
修德者何素患難行乎患難正已而不求于人居
易以俟命而已矣
初六往蹇來譽
諸爻往來二字要體得好任其過去曰往急就趨
事曰來周公意若曰險在前固不可陷然任其往
而不返蹇將安濟須大家共來趨事庶幾其有譽
可反而就內可速而共濟而終可成碩大之功故
除却王臣均示以來之一字而於五則曰大蹇朋
來蓋謂當此大蹇須教此朋大家共來乃可以解
難也五來字本一樣
初若浩然長往蹇何以濟惟作而來以濟蹇斯可
有拯時之譽耳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作待用之待看此身宜待天下之用乃可有譽
于天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與五爲應是身任王臣之責者五方在險之
中二柔順中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此非以其身

之故也爲王之臣則思分王之憂以勤王之事捐
軀盡瘁有不敢自恤其躬焉耳
曰王臣便見其身任國家之大寄蹇而又蹇勿恤
也出萬死必求一生忘一生必求出君父於萬死
若漢之諸葛亮宋之文天祥此方是王臣匪躬之
節
无君父之命者可說蹇與不蹇承君父之命當君
父之難者說不得蹇與不蹇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爲臣盡忠要以出君於險難耳其濟不濟天也即

其不濟終无可尤况未必不濟乎
爻象之辭總是激臣子忠義之心

九三往蹇來反

此反字是反周爲唐反字撥亂反正是臣子分內事三抱陽剛之才可長往而任其蹇乎亟來圖反治之功是其所宜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照朋來即應作九五看益五當大蹇而延攬英豪其喜下之助也如何此亟宜來反以應之也
凡臣子稱王家皆曰內故上六亦曰志在內也

六四往蹇來連

此連字即作連于九五看四位與五相比連所謂隣哉臣哉其人也長往而益蹇可乎唯亟來連合矢心以恊濟乃爲得之耳初與三四雖與二身任王事者稍殊然當蹇之時並不宜坐視故周公皆敎其來曰譽曰反曰連以激之而不言其吉凶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實指九五當君位實有中正之德實有親賢濟蹇之心所以九四宜亟來連不可長往不顧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居尊位而在險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此大蹇全賴衆正之臣扶而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號召天下之豪傑凡懷奇負傑之士悉來而景附是大蹇中之至大幸也
五居尊位且在坎中故曰大蹇
朋來者當世之豪傑皆來歸之不止王臣而已也
此是濟天下一大機括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時當大蹇知巧之士胥望以避去矣易以得朋之來以五之中節也中德存於平居之時易中節立

於變故之日難五當困踣顛蹶之時而志槩之不移信義之益篤則其中節之立自足鼓舞天下之豪傑激發忠義之景從所以得朋之來而濟蹇之有望也說者謂劉玄德足以當之信然
中无定在在蹇之時以信義結納人心爲中故不獨曰中而曰中節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居蹇極尚可往而聽其蹇乎唯來則可圖碩大之功而得吉益碩大之功必當世之大人爲克成之九五其人也利見此大人攀鱗附翼而績効於

當年功乖於癸鼎是所謂來碩之吉也

來碩處處講利見大人處大發揮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初係一蹇字上係一碩字是為結局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圖建大功者在此志之立往蹇來碩志在得眞主而贊襄其萬一也曰利見大人者正從此貴以戡定禍亂圖就碩大之功耳

志在內志在九五也故繫承利見大人句發出從貴二字見志之在內正從此貴人以爲之助勸也

有有德之大人有有位之大人濟蹇須有德位者能之故特出一貴字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難之後宜解卦其險動之義則能免乎險以爲解者顧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惟濟之以寬大簡易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故利於西南如其難已盡解可无所往清靜寧謐其時也以是時以來復焉而與天下以安靜之休如其難猶未靖必有攸往驅除掃蕩其時也

及是時以夙往夙復焉而不久貽天下以煩擾之苦是天下所賴以更生而國祚皇圖之所以永保於无疆者也故並與之以吉

蹇利西南其解也亦利西南西南坤也坤爲土土中斯平平斯易也

平易近民民必懷之況當蹇難之後乎湯代桀以寬武反商舊政皆是利西南之事

其發語辭其來復吉夙吉語極急切令人速爲計不旋踵

程傳解无所往其來復吉云聖人旣解其難而治

乎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段議論極有理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解天下之難解難必以動卦德險以動而不安於其險則其動也必能就平夷之地而免乎險矣此難之所由解也辭曰解利西南者謂四以剛入坤體其召也施平易之政聯億兆之心而得衆也曰其來復吉者謂解時以得衆爲中來復而安靜无爲與天下相休息乃得處解之中也曰有攸往夙吉者謂解時以解難爲功本是安靜之心以有往一舉蕩平而不久煩擾以貽生民之憂是所謂有功也此是聖人欲解天下之難而與之以更始之心也而極觀天地之解亦豈外是哉天地之氣兩相交合而和解則雷雨作於兩間矣昔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而欣欣向榮矣是解之時所以成天地之功用生物類之萬殊者也豈不誠至大矣哉而聖人解天下之難起勞苦於更生不法雷雨之作而亟與以平易安靜之政可謂善法天乎此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辭之所爲繫也

險之時只怕不能動一動便能出險故曰動而免乎險

得衆得中本義分四二竝從卦變言亦是自愚膚

見難之解也全賴動而免乎險是九四一爻卦主也四入坤體其方爲西南其象爲衆解時從西南之平易自然往得衆心乃平易之政安在无所往其來復而已矣有攸往夙而已矣故於往得衆下即承說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蓋解時以得道得衆爲中來復方可以得衆乃所謂得中也又承說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蓋惟夙乃可以得衆得衆乃所謂有功也詳彖意似統在九四一爻直說下不必牽及九二且卦變但言其變者未聞有併及其不變者也敢正高明

天地解一節不是極言以贊其大看天地之氣纔一和緩便奮雷行雨以舒品類之生意聖人解天下之難出其死於更生可舒徐遲緩不爲之計乎所以必利西南必來復夙往乃爲善法天地之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而爲解君子曰當解之時草木皆有生意吾民不幸而罹于罪過莫之省解可乎於是理其所謂過誤者而直赦之評其所謂罪惡者而寛宥之體發育以施仁恩法解散以行寛釋是君子之所爲解天下之難者也

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周書曰有過无大刑故无小赦過是當然事罪惡本不宜有而亦宥之者體天地解之意與天下相與生也

初六无咎

患難既解雅安寧爲无事初以柔在下上有正應處置得宜安靜而休息之无咎之道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柔得四之剛相濟協宜貽天下以安而又不養天下之亂於義論之自當得无咎也

此當重看一際字際者兩相合而善用之謂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天下之難在解其所以爲難之本狐媚小人竊據君側而中直不得伸其氣是難本也九二剛中知其惡而掃除之以靖君側之妖氛而使中直之士揚眉吐氣於朝廷之上如田獲三狐得黃矢者然則臣道之正得而皇路之清夷可指日而再見矣故與之以貞吉

三狐似不主三陰說益初以剛柔之際得无咎非狐也上乃射隼以解悖亦豈可以狐視哉要惟六三之負且乘爲是然六三一狐耳但混混以去邪

媚之小人解較无可駁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去邪極難九二去邪媚而貞吉何爲者由其以剛居中凡所爲措置權度者悉得中道之宜妖惑側媚之狐自然屛氣而遠遁耳

夫邪媚得中直即是貞然全由得中來蓋處置邪正之間原有个中道在得此中道斯去邪不難耳若中道未得而漫爲調停姑待之說則其禍將日深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陰柔宜處卑下竊居高位處非其據盜思伐之矣
是雖自謂爲正亦可羞吝也况其未必正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乘載德之器也負而且乘可醜之甚矣若是而自
我致戎又將誰之咎邪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初六在下周公嘗以无咎與之夫子又推本剛柔
之際要見九四未嘗不與也茲何即以拇視而欲
解之耶且拇非所以從人也從咸卦咸其拇看當
是解己之拇耳葢四居震體震動在下或唯任己

之動而輕視乎人不能來天下之豪傑故周公教
其先解而拇則凡思濟險難之朋自然輕千里而
至而一誠之交孚來復夙往之功庶幾其有攸賴
耳
九四雖動而免乎險曰解然解非一人之力也必
延攬英雄始可共圖大事故教其開心以來同事
之朋朋至斯孚全在解而拇上聖人惓惓于解難
之大臣葢如此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就居震體言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有孚于小人似不宜以小人之退爲驗解小人獨
无人心哉唯君子實无解去之心斯小人混厠其
間耳君子實心有解則小人亦自然信服而退去
矣故周公於六五維恐其戀戀於側媚之趨承不
能自解於其心也故開之曰君子維有解吉此是
决辭以啓其聽以遠狐媚之奸以消簧蠱之禍以
造清寧之福既又曰有孚于小人見小人將自此
見信俛首以遠去此解斷乎其不可已也如此看
庶于爻於象更相恊

有孚原是極好字面壯初爻以必字解此五爻以
驗字解皆不敢從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實有解小人自然退也是謂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六三居下卦之上小人肆惡於君側如隼乘于高
墉之上不可不去者上居解極以成器之藏爲待
時之動一舉而殲滅之而造福於天下故曰獲之
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乘勢以驚害其悖亂於天下者不小公用射隼于以解此悖以清君側之惡底世道之平耳

小人之逐利也如負其妖惑也如狐而其得勢以飛勢也如隼至於隼則其悖亂不可言矣故解天下之難直說到解悖而後已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下兌上艮有損下益上之義損下益上終則損上而已矣是損非國之福也君之願也而時勢所遭有不容不損焉者則在君人有孚誠愛民之心爲

不得已取民之計耳苟誠有孚則民必見亮而事无不集也即心亦可自亮而反之无愧也一時之權宜可世守以爲憲也今日之不得已可變通以盡利也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皆自此有孚之一念而信其必應矣然若此其爲損當若何其爲用禮莫大於享享用八簋其常也而時詘舉嬴頁

損之謂何吾以爲即具二簋可用爲享焉何者上帝先王所鑒惟誠酌有孚之損爲有孚之用未有不感格於神鬼者是在君人存此心而已矣

損下是萬爲不得已事吾爲軍需國用萬不得已行之此心此誠眞可誓天日對神明而信亮於庶夫孺子之心這纔是損之有孚

元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可貞以垂之憲典言利有攸往以行之見在言

享帝享親是國家莫大之典此可減省无一事不可減省矣損之時其用合是如此亦本有孚之意

來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曷以名卦體損下以益上也下惟邦本本固邦寧損下以益上則基本削矣未有基本日削而國可以常享其益者其道上行此損之由名耳若此則損无一可行矣曷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與之

損非善道然其中有必不容已者惟本此眞誠懇惻之心不得已以損諸民則天地神人將必能鑒亮于衷而獲此四者之應耳其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豈以此爲常禮哉禮時爲大時詘不可以舉嬴裁入爲二應有時耳即損剛以益柔非常典也

國計不足而不得不損以益之亦有時耳以有時

之損酌有時之用其損也其益也其盈也其虛也與時而偕行行雖欲不損諸民而不可得者有雖欲不損其用而不可得者是君人此心之孚與時合而可鑒亮於天地神人之心者也明損之時得損之義其可識文王繫辭之旨乎

其道上行之道損道也人只知損下及於民而不知損上行於君所以為損

損而有孚一而字有无限意思有萬勵筆力

時解損剛益柔有時即卦體之損益明二簋之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是推造化物理皆與時行

以明其所以應有時之義愚謂此皆非也損剛益柔分明是卦之損下益上損益盈虛分明是取用之伸縮多少孔子意若曰二簋之用非常禮以損之時應有此耳即損剛益柔非常制以損之時不得已取之耳緣其損應有時而不敢為妄濫之取故其用亦應有時而不敢為豐濫之用凡若此其損益其盈虛悉與時而偕行有雖欲其不然不得不然者此統見得个所以節用之故而有孚損下之意亦完緻於其中恐非若時俗所解也

應有時一應字極妙當其時應有此用耳

曰損剛益柔有時者時至此不得不有此耳

損益盈虛繫承上所取所用言損民一分益上一分有盈有虛損用一分益民一分亦有盈有虛因國之盈虛而酌為損益緣勢之損益而用為盈虛其間說不能盡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象君子謂已身亦有所當損者忿心之熾也欲心之流也當其忿之發也吾以克身及親懲之庶其不熾乎當其欲之萌也吾以守義安命窒之庶其不流乎是皆

吾身當損之大者是大傳之所謂德之修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應六四之陰是臣子之所所當勵勤者必輟已所為之事遄往以益之斯於其望為不孤於吾心為既盡而无咎然居下而益上須斟酌淺深以損之匡之者不覺其言之入聽之者不覺其改而從乎已斯得之耳

所已者何事進修之事也遄往也何為匡拯之為也要之匡拯之為即進修之事云云者言往拯之汲汲耳然要識初剛進修已備故可已已之事遄

往以益人

酌損之者酌已之所可爲以損四之疾也聖人既敎之已事遄往又敎之酌損其斟酌于人已之間者蓋如此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雖已事而遄往然尚須合上之志乃可以損上之疾此間大宜斟酌不可草草也故下一尚字以發酌損之義尚與上義自別聖人一字不苟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亦當益上者顧以身益上者有限以德益上者

无窮若九二者宜守已之貞可也征則凶矣何者剛中之德君之所程法也民之所矜式也二守此德而不變則不必自損於已而程法矜式之具存其所裨益於上者不可言矣此所謂利貞而征凶也

二有剛中之德全在自重其身自重其身則此德可爲天下之法則不待損已而益自行於其上如其輕身而枉道則雖有其德亦不足觀矣故周公特著利貞征凶之戒

利貞征凶虛講弗損益之大發揮正見利貞而征凶也

征者急於行也急於行便將自枉其道如何可以益人得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益上之時而无益於上非中也必待損已而後益於上亦非中也二有剛中之德志在弗損而益下則不可不自重其身自尊其道矣此必利貞而後爲得也

損下益上之時以益上爲中然必自損焉非自重之道也故弗損而益之爲中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傳就三上之損益見六爻皆兩相與本義就下三爻言而併及上爻愚皆以爲未然周公觀象繫辭見下體本乾而損三以益上故就此立論以明致一之義耳意若曰夫人未有不相與以成者然而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不可不知損益之義也三人行則損一人焉勿使異已者得參乎其間也此一人之異已者既行則同德相與而合一得其友以有成矣是致一之義也取友之道也據其辭詳其意蓋只就三發明个損益以示人耳傳及

本義解字解句是矣但恐未得周公所以立論之
意耳
見一與巳者則去之去一與巳者則同巳者自兩
相合而有成矣喫緊在二則字上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同行矣何以必損一人而使之行君子之交
相合以兩而忌參以三三則學術異而議論乖疑
而不相入矣必損一人者亦去此疑以致一耳
繫辭傳云言致一也一者无二之謂去其疑則无
二无二之謂致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有陰柔之疾賴初九陽剛以損去固爲善矣然
而遷善貴誠改過惟勇必實存剛果之心使初遄
來益已而有日新之喜然後反身皆誠內省不疚
爲可无咎耳
損其疾文法與論語攻其惡相似使遄使字不虛
下初固已事而遄往然必六四實有損其疾之心
使初遄來以益已乃爲佳耳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諱疾忌醫者多矣四賴初九之陽剛以損其疾是
遷善改過之大者不亦可喜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當損之時則益歸於君而六五以柔順虛中承之盛
德感通深入臣民之心故雖无心於天下之益而
萬國之輸將四方之獻納有欲辭而弗可得者天
人交與上下承休大善之吉也故繫其辭曰或益
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之元吉豈倖致哉柔順虛中感格於皇穹自
上天降之以福祐故其益爲弗克違耳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宜沛仁澤以益其民然不必自損
其所有也緩征薄斂則下有餘賜矣是弗損而益
之道上之所自盡其職而无咎者也然苟存主之
不正如違道干民何必其所存所發皆此天德之
貞斯民受實惠澤可遠施而利有攸往海隅日出
之邦罔不率俾而得臣之无家耳益道之貴正蓋
如此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君之志常在於生民也弗損而益之其志乃爲

大得耳

損而益其益有限非損而益其益无方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震下巽上之卦有損上益下之義其名為益人君以益民為心則一念愛育之真有可以加於百姓而行於四海者故利有攸往即用以濟天下之險難亦可展大經綸以貽斯民於平定之福者又利涉大川

益是君人之正道故利有攸往曰利涉大川者平時之益不見其益之大唯經綸康濟於艱危險難之日則其益之大始見於天下耳故又目利往中特揭言之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曷以名卦體損上而益下凡民之被其澤者欣悅鼓舞於樂利之中无疆限之可言且其所為益者自上而下於下德意之汪洋由九重之上而降及於窮簷蔀屋之下其道之光顯真有炳燿於天

衆問者此益之所由歸也曰利有攸往者謂二五之中正豫養福國利民之本天下咸蒙其休慶也曰利涉大川者謂二體之皆木克壯拯溺亨屯之具經濟可行於四海也而益豈止此哉觀卦德之動巽則其精常奮而其功常不驟聖學之日進為无疆焉觀二體之施生則其神常運而其化常不息天地之大益為无方焉是皆一時之所為也凡益之道所以漸漬以入於下者與動巽之時而偕行也所以涵育以厚其生者與施生之時而偕行也才德立本於有素妙用趨時於不窮此大君益道之光與天地帝王而並稱也與

損上益下二句本卦體以著其益自上下下二句又申其所為益者全出自九重之心思降及於下上所以益道大光於天下其道大光正見益歸於君上所以為益

損下而其道上行則君不能以獨益益下而其道大光則君不至於獨損此聖人命卦之大義

中正是益之大本君臣中正則其所注念所敷為无非益民之美意良法所以德澤弘敷於四海而蒼生咸蒙其福慶也

木道是影用文法濟川必以木濟難必以村非其
大材則許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木道乃行
論益到聖學益道之精微盡矣論益到天地益道
之廣大至矣凡益之道即承上文益民之道而言
凡人君益民其精神必奮發而其推致之也必漸
漬而不驟是動巽之時與聖學本无異者其主宰
必恢弘而其作成之也必涵育而不倦是施生之
時與天地亦无異者隨時通變而攸往利涉无所
不宜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助益者也君
子觀斯象也見善則遷无停留係吝之心有過則
改无遷延苟且之意其即雷之厲乎風之行乎是
君子之所爲益者
一見則遷一有則改喫緊在二則字上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受上之益雖位下也不可无報效之心利用大
經綸大建立以仰答君父之意然大作所關於宗
社生靈不小須致大善之吉然後可逭天下之禍
於理爲无咎耳小小報稱固非而僅僅塞責亦非
故周公特致其責備如此
卦本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其受益爲
最大其報禮宜最隆故其辭云云
利用爲大作是致初大幹事以圖報稱然人臣儘
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亦有姑藉是以
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此其大作適以禍天下故
元吉无咎之訓緊接於利用大作之下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是厚重之事下本不當任此事必其所爲周
旋无虧而元吉然後於理爲无咎此周公所以責

之深而求之備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則一念之誠敬眞有
上格於帝心而錫命介福之來有推之而不能去
者是可以易承乎哉唯永肩一心始終一節斯可
承天休而得吉耳王當用此以享于帝矣二事上
之心必如此用享者之心然後乃爲永貞而得吉
耳
六二懷誠敬以事上此心但知有君不知寵利所

以說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然純臣之心要當
持之永久而不渝故又以永貞爲戒虛中處下是
貞常常如此是永貞永貞二字宜聯讀
王者升中告虔積非一日此心極誠極敬而且極
其永論永貞莫過於此故六二宜效法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出於君曷以或言凡人臣爲利祿而効忠者其
受益當在於覬望之內二何心哉知有君而已矣
而君鑒其忠寵錫之來實出於意望之外故以或
言之耳六二眞純臣矣哉

曰自外來則其所內主者自有在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
居下之上則夫遺之大投之艱處之盤錯糾紛而
令備嘗其艱苦者實皆所以成全造就之也其益
之用凶事者乎夫君若此其益我也而不自思洗
濯其內外非夫也洗濯而不思上復乎君父非臣
也其必存眞實自治之孚誠由實實當行之中道
隨衆此所自洗濯者仰陳於君父之側曰臣之對
揚休命者若此是則六三之所宜爲者周公於三

既曉之以凶事之益而又示所以受益之道其欲
萬世之爲人臣者意亦至矣
君父之心要成全臣子臣子之心須仰答君父此
是兩相成之道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豈故强之以其所本无哉心性才能我
固有之也投之艱苦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
欲全其所固有者而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人臣患不中行耳六四誠勉而中凡所敢爲匡濟

自合於中行則君鑒其忠告公而見從矣即遷國
定民是益之極大事若有難乎其爲依者而苟能
中行則人心樂與不患遷國之无依矣所謂中行
告公從者蓋如此
益之時以益民爲中中行者益民之謂也
周之遷國晉鄭焉依是爲依遷國之義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何以告公從哉以其志在益民也公之志欲益
天下而我以其志孚於公有咈之而不從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重看一心字當益之時君有不志在惠民者乎然
惠民以財則財有限惠亦有限且小惠或更從虐
取來即使惠彼于今日而必有不可繼于他日者
唯此惠民之實心是爲根本五剛中正實實有此
惠民之心則庶政无非是惠勿問而元吉矣何者
上實心以惠其民下未有不實心以惠我之德者
此元吉之无容問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君惠惠民之心未實耳有孚惠心何待於問哉蓋
惠心惠德上下之心本相感召惠心而民惠我德

則我之志在生民者无不大愜矣此元吉之不待
問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求益不已莫益之而或擊之何者君有恒道
益下是也立心勿恒而專爲自益之計凶可免乎
哉大學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其人也

恒常也益民是君道之常立心一勿常人人得而
擊之矣故曰莫益之或擊之

程傳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
而致仇怨語極精透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曰莫益之者從求益之一偏而爲辭也曰或擊之
者擊自外來而莫知其所從也

上一心望人益我不期人人得而擊我故曰自外
來

或益之自外來臣之純乎內者或擊之自外來君
之昏於內者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具五陽決一陰之義其名爲夬衆君子決一小

人其勢似易然不明正其罪則小人猶得以有辭
故先明揚其罪惡於王庭之上然不厚集吾之朋
不可而不持之以兢惕亦不可必盡誠以呼號其
衆而尚有危厲焉然不先自治其私而專尚威武
焉亦不可必告自邑而不利即戎焉若是而全勝
之道在我然後一舉可決而利有攸往耳不然勢
雖盛長未必不遭其反噬者君子亦慎戒之哉

告自邑不利即戎敎先決已心之陰邪以道義服
小人不但思決小人之陰邪悻悻焉威力之徒逞
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之義決也以五剛決一柔決去而无疑者也卦
德健而說健則以㘸自勝不惑於陰柔而說則以
易而行不傷於忿激其決之也必然无疑而且發
皆中節又得夬決之和者是決之善道也曰揚于
王庭者謂一柔乘五剛處非其據其罪不容於天
地間也曰孚號有厲者謂小人甚難去必盡其危
之道其決乃爲有光也曰告自邑不利卽戎者謂

力非所尚一尚威武乃必至於困窮也曰利有攸
往者謂剛陽盛長乃能終決小人也所謂健而說
決而和者益如此
決而和承健而說來健而說則必決而中間又得
善決之道矣故曰決而和
孚號有厲六句要深味三乃字
乃終者乃終得決小人一事也
健而說一語盡決之道矣故贊其道爲決而和揚
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正
是其健而說處正是其決而和處非各爲釋而不

相通者要識得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于天勢將沛決故爲夬象君子
觀澤決於上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而不居其德焉
天下之待祿澤者无窮自上而沛施下人胥可以
沾被一居其德待澤者何望焉故君子則忌而不
敢居也觀君子之所施又知君子之所忌則其德
澤之沛也亦何異于天澤之決乎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亦難言矣勇知欲沉以深慮事欲周而熟也初

居下而任壯若趾之前進者然則其往也任血氣
之剛而非以道義之勇者也其不勝也必矣是其
咎也自爲之耳此爲字下得極妙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決小人先爲可勝而往猶恐有意外之變不
勝而往決能免於咎乎夫子曰咎也正以見其咎
之自爲也
看也九四曰求而往明也此曰不勝而往咎也君
子宜愼所往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決小人最忌輕跡而不爲意自任而不爲援九二
能內存憂惕之心外號同心之助則雖莫夜有戎
亦可恃內外之備而勿恤矣蓋小人以術暗昧其
所爲變常起于倉卒而不知故云莫夜有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夬之時以憂惕孚號爲中九二剛中則其所虓惕
以自警孚號以爲備者亦已豫矣卽有卒然之變
亦何容恤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

善決小人者以志勝三決上陰而過剛不中剛壯
悉形於面目是取禍之道也君子亦何必然哉傾
所自上如何耳果存夬決之心卽使獨行而外與
合若爲所濡者然不免爲君子之所慍終必能決
去此懟於心可自无愧也如彼則必有凶而如此
則可以无咎君子亦明審以善其用哉

有凶者凶所必有也

夬夬以心言心存而迹不露則其見與於小人也
似不免取君子之慍然伺利乘便一舉則可以收
功其靦悻悻於面目而反爲所噬者大相懸絕矣

此萬世去小人之權法不可不心自理會

九三本是壯于頄者君子夬夬以下是教以善決
之術見壯頄之必不可用耳

蘇子大臣論云知者內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
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
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
下安之此一段極發得此爻辭之吉可細玩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患无夬去之心耳心誠夬夬卽始雖若濡也
終必去之矣夫何咎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決小人當自顧其才力四以陽居陰剛決之不足
者也而不中不正不知所自揣焉欲止則徒羨夫
競進者而不能安欲行則自限於才力焉而不能
遂如臀无膚其行次且者然亦何益哉我爲之計
惟推衆陽以當先而安出其後以成事則其悔爲
可亡耳然當夬之時志在上進卽聞吾言有必不
我信者所以事竟无所濟而終取其悔也

臀无膚其行次且本九四言牽羊悔亡周公爲四
計慮宜如此耳又策其必不信者深激其信以濟
事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聦不明也
當决而次且者何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之不足故
其行不能進耳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
不能信者蓋其志昏于銳進而聰聽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爲决之主切近上六之陰承順而感比斯可
无决乎夬决其决可也乃所爲决又不過暴以合

於中行則小人終去而上下安是无咎之道也周
公見五比暱於小人故敎之必决而又教之以善
决如此
莧陸陸字卽鴻漸于陸陸字九五切近上六之陰
有入於莧陸之象
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夬夬言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之時以善决爲中然出於中心者爲光中行无
咎之辭係在莧陸之下則五之感比于陰者深矣
卽有所决亦出不得已耳豈得爲光乎故象曰中
未光也深致不滿之意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宜主君子說上六无號何必言而聖人爲之告
語哉聖人恐五陽至此以易視之而不集其類小
人或得以反噬也故以无號終有凶懼之耳此无
號二字正照前孚號惕號說而終有凶終字正照
剛長乃終終字說蓋必呼號以决去乃終得决小
人一事耳不然未有不反取其凶者須重看終有
二字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凡君子决小人宜爲久長計始得无號而有凶是
終非久長之計也剛長乃終者可若是乎重看不
可二字
决小人在先爲可勝故首咎壯趾之失須豫爲儆
備故深取惕號之中心誠剛决卽若濡可也不必
其壯頄才誠不足卽牽羊可也不必其自任夬而
中行可絕莧陸之害然尤貴出中心之誠决在旦
夕尚懼无號之凶乃可終爲久長之計聖人之于
夬也其深慮過防蓋如此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遇五陽出于不期而來曰姤陰來則其勢將漸長以干陽當力制于其始決不可苟比以取其禍者故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

純陽之世何意於陰而陰來遇陽是爲不期之遇女壯卽履霜堅冰至之意古以此亡家敗國者多矣唐武氏可鑒已卽以實象言較親切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義遇也一陰始生不期其來而與陽遇是柔之遇剛而非出於剛之求也曰勿用取女者謂如姤之女以陰而遇陽不可與長久處者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而可取爲配乎是姤之不可用者然天地間亦有不可无者天地之遇也君臣之遇也天與地遇而二氣訢合品物咸向於章明君臣之剛以中正遇而一德咸有治道大行於天下是姤之時姤之義大別于柔之遇剛女之不可取者也如此則姤爲善如彼則姤爲非而其所關於造化世道不小小者其時義豈不至大矣哉

柔遇剛便是女壯便是不正之女不可爲婚者故緊接勿用取女句

天地相遇有以陰遇陽如五月之卦講者謂合卦意不知此正非也聖人所不取者柔遇剛一節而謂不可无者天地相遇之大義耳論天地相遇決是陽施而陰受如謙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柔遇剛便不是

剛遇中正有謂剛遇中正之位專主君說者不知遇以兩相遇爲言二五皆剛皆有中正之德是君臣之遇之最善者故夫子特舉之觀首用一剛字便見得

姤以柔遇剛其義安在曰姤之時義者分明謂此姤之非義必如天地相遇之義剛遇中正之義乃爲可耳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所不遇爲姤之象后觀斯象用施命令以周誥於四方蓋四方萬里之遠后一人如何可以徧遇得唯一有舉動卽布之命誥則九重之德意昭然下曉於羣黎而凡得於布誥之命者曉然若見君后之心於朝廷之上是則后之所以遇

其民者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雖一陰始生其勢將必盛長周公識微知著故
於此爻即敎君子自止而不往止則貞吉往則見
凶明曉以理之必然且衆羸豕孚蹢躅以昭示之
若曰此小人之來其勢將必牽類以害正失今不
止而攸往未有不罹其禍者故象申其義曰繫乎
金柅柔道牽也謂柔必牽類以上進也此爻辭聖
人全是看初六以曉君子之自止如坤初六履霜
堅冰至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之辭之類

一陰始來毋曰何傷繫于金柅貞也可得吉也如
有攸往立見其凶矣何者陰今雖微其勢必盛羸
豕必至於蹢躅愼毋自往以取其凶也
尚往以車金柅所以止車者將金柅繫住故曰繫
于金柅
見凶者立見其凶也
小人極汚濁亦善跳踉故取象於豕之蹢躅云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見上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卦以一柔遇五剛是也之極不善者遇之何爲本
義於二爻說二與初遇制之在已見矣於三爻說
下不遇於初於四爻說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
及於已則不敢謂是也
此當先辨一賓字賓客也非主也凡我同類皆主
也胡以賓稱書曰寅賓出日因日初出賓禮之之
謂也愚謂此賓字當亦如此看蓋初陰始來求與
一剛遇柔媚取容未敢即遑君子因是而加賓禮焉
亦人之常情不知此小人不可攖舉一攖衆跳踉
即在眼前故周公繫包有魚之辭復着不利賓三

字若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因以義斷
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陰初來遇二是小人雖有牽進之勢而尚在我統
轄之中如包之有魚者然制之在我猶可以无咎
倘若見其初來之尚柔順也稍加賓禮未有不終
取其害者故繫出不利賓三字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見上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三亦對初看初以柔遇剛而三剛正人也豈肯甘

心而與之遇有臀无膚象但非比非應而非主特
勢俱不在我莫可爲制有其行次且象然惟剛則
兢兢惕厲遇終不能我及也故可无大咎焉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將勢不在我雖不得遂其行然其心決不與之同
事終不爲柔所牽也此牽字正照初柔道牽牽字
看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爻象程傳本義別立君臣一義不主包小人說
不知象傳之所謂遠民者葢謂小人橫決於天下

其勢必至於害民四與初應當力制之於其始而
今若此者由其遠民而不爲之計故使其禍之一
至此耳非象民於魚遠之而不包也且二曰包有
魚四曰包无魚五曰以杞包瓜連用三包字皆取
包制之義二與五俱主包小人說此安得別以君
臣立說耶愚請即以包小人解
四與初應初陰之來已之所可力制者也不能包
制而使之跳梁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故曰包无魚
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爲人上者以生民爲念則必思制小人以絕其禍
无魚之凶由其遠民而不爲計耳此心誠在於民
其禍寧至此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云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
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
必潰之陰此言似矣但假象以著占必於理爲可
通杞既高大堅實之木如何可制瓜之善潰者程
傳云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此
言極有理但其以求賢立說似未合卦意耳愚謂

君子之包小人不專以力制爲包姑且包容以俟
其潰亦包制之意也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據其
力量豈不能力制以絕其禍顧陰陽消長之機自
有天數時方在陰吾安得與天爲競惟是含忍包
容以俟其潰是善承天以制小人之術故假以杞
包瓜之象而緊接含章二字含章云者不露才華
聲色而靜以制之之謂正上文之所謂包瓜者若
是而時之既至數之已極則小人必潰而造化在
我若有隕之自天者矣是則君子之所以主張造
化而善消小人之禍者故周公周悉乎其言之也

一君子以理自持亭亭獨立儔伍之上而氣象深遠
包含不測一任其將銮進之徒布蔓於其下姤不
與較俟人定勝天不勞餘力而自復是以杞包瓜
含章有隕自天之說也古今處此者惟狄梁公反
周爲唐足以當之
凡物必得日之晅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見食於世
杞幹高聳大包覆此瓜於下瓜卽蔓延必不實而
自潰矣此影君子包小人而使不逞意極切且瓜
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其時正相合是周公文字
之極妙處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曷以含章中正也姤之時以善制爲中正五有
斯德故能大含畜以包小人也曰有隕自天豈倖
得哉五之志无日不在天命也志不舍命而人定
勝天是以造化之回若從天之隕也云爾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之時在小人君子明知其非姑包之而上九以
剛居上有必不能容者如姤其角然則吝矣然其
不苟容者是理之正也故无咎
姤角與含章正相反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一含章不露上角是處姤之道上剛而窮則吝矣然
與其苟而過无寧窮而吝乎
卦以柔遇剛原非美事故諸爻並不以得遇爲美
乃二四五皆言包者何小人求遇於君子君子惟
有包之之道耳包則小人雖欲逞於天下无由也
三與上不言包者不與比不與應而又不爲主不
能包也然三厲而行未牽上過剛而姤其角則亦
皆非自失也則並可以无咎焉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卦具萃聚之義曰萃人情萃聚則行无不通而亨
然而統合人心之道莫先廟享故敎王者聚已精
誠以假於有廟使天下皆知所宗總攝人羣之道
惟在大人故又敎利見大人亨而必利於正可无
妄聚之失物聚則不可儉於祀故又敎用大牲焉
盡誠敬以承无疆之祐學聚則不可私於已故又
敎有攸往焉展經濟以弘大行之業是皆因萃時
之當爲而繫之辭使之无負於明時者

萃亨亨字作衍以下文復有亨字且彖傳之无釋也然萃有亨道即作不衍亦可

王假有廟四段不必相承每句亦只本等發揮不必多加轉摺

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敬宗人人皆知所本是又聚之道故萃首王假有廟之辭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義聚也聚以心志合一而爲言也卦德內順

外說不拂乎人情卦體剛中而應感通乎同志則精神意氣自相聯合而无間故聚也而萃名焉曰王假有廟者躬致夫孝享之誠也曰利見大人亨者相聚以從上之正也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禮隆興豐用隨時顯一順天命之當爲也是皆其所爲聚者觀其所聚而不可見天地萬物之情乎天地何情得一以淸寧者也萬物何情得一以化生者也一故不二不期聚而自聚焉雖欲其不聚亦不得不聚焉是其所爲絪緼求應乎而於其所聚爲可見者然則卦辭之所繫孰非旁通此情以垂訓萬世哉

致孝亨致字有深意

萃之時人物繁多无主乃亂須擇一人焉君長之然後可以一天下曰聚以正者明此正義爲聚非各植其黨以亂天下者也即此便盡利貞之義

天地萬物原合一而不二故萃聚而无間

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凡卦爻皆有天地萬物之情聖人繫辭不過闡發此情以示天下萬世耳其於咸於恒於萃於大壯云云者於此數卦尤明顯而易見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物咸滋茂而爲萃君子觀萃之象知物聚則必爭或有意外不然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戒夫不虞周公之克詰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皆在太平无事之日是皆所以保其萃於无虞者

亂離之日人皆不保而各爲備萃聚之日人皆恬玩而不知儆而不知其所以爲亂者常在於此此聖人所深憂而警示之辭切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

本義解極明透但有孚不終二句說殺了既志亂而妄萃是失節之人如何又能從正得愚謂聖人言語甚活吾人亦當會其意活解之說具於左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易萃而失其守故周公爲之戒曰初四之相應惟此心之孚耳孚須有終爲善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乃萃矣萃其可亂乎哉於斯時也初若呼號於四不能免一握之笑但念有孚之當終勿恤衆笑而往從之則正應自合可无妄萃之咎耳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應相孚惟此志之定也乃亂乃萃由其志不先定耳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

周公欲其孚之終孔子欲其志之定未有志定而孚不終者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照彖傳順以說剛中而應六二固居順體以應九五之剛中者斯時也二豈以雜二陰之間須牽引以爲萃哉愚逆周公之意見二應九五五或萃有位而匪孚亦人臣之責故教其引君於當道引君於志仁斯於事爲吉而於理爲无咎且本二之虛中又教其所爲引盡誠感格而他非所尚君必能鑒吾誠于禮文之外者故又着孚乃利用禴句如此看庶二五爻辭兩相照而彖傳剛中而應句亦无相悖也牽引之說可勿用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人臣格君惟此中當萃時以應剛爲中中未變則念念在君當道志仁固其所宜汲汲者故爻辭曰引吉无咎

中即是孚之本中未變則孚利用禴不必言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應在上而皆居陰體不能倡和于其間萃如而不無嗟如之感矣何所利哉然正應自不可失唯往則於分義爲无咎小吝所不宜恤也聖人教人之終萃益如此

无咎小吝宜輕看重在一往字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之萃既嗟如矣曰往无咎者正應本名分之所宜且下順而上說又其情所必入者上可巽入而可无往乎

兩陰相應本无利而有咎周公必教之往无咎而夫子又推本于上巽其惓惓勉人之聚以正蓋如此

九四大吉无咎

本義極明但就愚見周公於四爻若致深許之辭矣夫子獨以位不當也爲言恐非謂其以陽而居陰也卦唯二陽臨衆陰衆陰皆以順而事上四居說體切近於下爲衆所歸周公喜其萃也而恐其萃之嫌于專也故汲汲以大吉无咎爲戒夫子則明指其位之不當焉蓋四得民之萃雖非以他道

要結而人歸勢逼於臣位實似有不宜者唯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始爲得之耳大吉无咎之辭其以文王之服事敎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乎當萃之時處非其位者宜三復二聖之明訓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於臣位爲匪宜曰不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當萃之時居尊以御衆天下之民皆萃於有位是无咎之道也然君之於民豈徒以位萃而已乎萃有位而匪孚悔也必反諸已而實修元永貞之德與足以感孚天下以當有位者之萃斯其悔爲可亡耳

萃有位者有位得民之萃也君得天下之萃固无忝君臨之責然須得民心之孚乃謂之眞萃不然未有不携其志者故復著匪孚元永貞悔亡之辭

元永貞三字聯讀元大德也君德也惟元能永爲正曰元永貞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人君當天下之萃萃有德耳如徒萃有位則徵諸

民而未孚反諸已而有歉其志猶爲未光也

有位者未必有元永貞之德故周公勉其所不足夫子歎其所未至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也照卦德順以說看來上正說以當天下之順者豈其不萃唯九五剛中而應是五爲萃之主順以說其宜也若四在說體之下得民之萃周公且以大吉无咎戒之夫子且以位不當也申之上可以說當民之萃乎唯是急急推去甚至齎咨於心口涕洟以道所不敢當萃之

意于其君斯十分義爲无咎耳觀夫子象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再觀彖辭利見大人亨利貞一語夫子申釋之曰聚以正也則四爻之位不當上爻之未安上了了矣大傳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是實語凡看他卦及六爻皆宜知之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說見上

聚以正一語是一卦大主意初勿恤往无咎二引吉无咎三往无咎四大吉无咎上齎咨涕洟无咎皆敎之聚以正也然剛中而應唯五是大人其聚

人也亦宜以正故敎之以元永貞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本巽順有升進之義曰升升進則所爲所行无不通利而元亨用此道以見大人明良交會惟此時爲然而无脩恤也用此道以南征經綸康濟惟此時爲然而无不吉也所謂升元亨者蓋如此

見大人南征本一套事南在前南征者前進以有爲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凡物之升以時卦變柔以時升以柔弱之士乘發上之時而升於朝其進固有決然无疑者且其德巽而不躁順而不拂焉剛而得中中而上應焉是以當升之時爲得大亨耳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本此善以利見必有明良之慶也曰南征吉者謂本此善以前進可展經濟之志也聖人繫升辭深慶而樂談也如此

重看時升一時字以時升者可以進則進也可以進則進又備巽順剛中之善則明良喜起之風經

綸康濟之業固有大通而无所疑者故聖人深與其元亨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順作慎竊恐未然卦本巽坤坤順也巽亦順也而爲長爲高夫子本意蓋謂夫人皆有此順德也其不能日向於高大者蓋未知積耳君子勿謂其小曲而致之擴而充之日積月累以向於高大則德修罔覺而聖賢之域自此其峻極矣是君子之所爲升者耳工夫全在一積字上

順德是和順之德坤六二之直方六五之黃中皆

順德也

初六允升大吉

升皆以上升爲義初柔順居下爲巽之主當升時而巽於二陽則其謙抑之度見與於陽剛之士有必援其進而可以大行其志者故曰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陽之志皆在上進初巽以合其志則其同升也无疑矣合志者行止皆同故於升時特與其允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當升之時不患其不升患孚之未至耳九二剛中本一念之誠上格於虛中之主則其會晤之間有脫略其儀節而无所用者是人臣以誠事君之善道无負此遭逢之盛際者也故特著其辭曰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人臣患不孚耳實有此孚可格於神明不可格君心乎都俞吁咈會晤於一堂之上是爲有喜

有慶者爲吾道慶也有喜者爲吾道喜也然慶在天下喜在吾身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以德乘時前无阻礙如入无人之邑是大通之道也

虛邑天衢何以別三當升時南征而无阻曰虛邑上當畜極大行而无礙曰天衢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才德雖具不如遇時而乘勢升時進臨於坤何復阻礙哉是遭遇之極盛者故二聖深喜而樂道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巽順是升之德六四居巽體之下順極其至用是可格於神明有肅穆之綏无慢瀆之失故周公

以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與之其在人之昭升可知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神无常享享於克誠四以至順之德祗事乎明神固神之所享而降福之穰穰者人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殆亦猶是矣

六五貞吉升階

當升而居尊位道在一貞耳貞則正心可以正朝廷可以正天下四方萬里一歸於其正所謂升斯世於大猷者誠若升階之至易矣是故人君之貴

大居正也

升階承吉占說升階一級進一級治功之升猶是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君志在天下治如升階之易則其功業之盛仰媲於帝王上參於天地大愜君人之志願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陰居升極昏冥於升貪進而不已者也无適而利惟以此心用在進修之功上則其進自不能已乃爲利耳冥升本是不好事聖人移向在好邊去却有大用

不息之貞四字相連讀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是所謂不息之貞也

豫曰冥豫躭樂而不知反者也升曰冥升求進而不知止者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彼求升者豈不欲常亨其有哉乃在上猶冥升而不已將立見其消而富不可保是則所謂冥而已矣

亨有其升曰富

東坡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粘作壁上枯此可爲冥升之戒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下坎上兌之卦剛爲柔揜而不克振曰困困雖窮阻抑塞然亦自有亨道要在得其貞耳大人樂天知命正己而无求則有自得之吉无自失之咎是所謂身困而道亨者儻其不勝忿懥嘵嘵以有言則不足取人之信益以困而已矣然則處困者宜如何守貞而无言可也

亨貞不並對困亨者困自有可亨之道也緊要在

貞而非大人不足以與此故緊接一貞字又接大人二字大人者見大心泰任是困窮拂鬱一以義命爲守此心常有主張不爲世所纓縛而常亨耳故與其吉无咎彼有言者不知義命嘵嘵以自鳴與貞大人正相反故聖人深以不信爲戒

中庸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是亨正己而不求於人是貞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曷以名卦體剛爲柔揜卽欲自振拔而不能者

此困之用名也然未始无可亨者在也卦德險以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知命自得其欣悅困而不失其所亨則常自泰矣非君子孰能與於斯乎貞大人吉以卦體之剛中也剛能自立而中又能安義命之正是所謂大人而得吉也有言不信謂困尚晦默尚口乃益至於窮困也如此則可以得亨如彼則益以困窮是在大人君子之善處而已矣

所亨所守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充詘於富貴原有所亨不隕穫於困窮

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此心常自泰然即遭窮困有常得而不自失者是為守義安命之君子

困之時以正己无求為中剛中自立而无求于世是謂大人之貞

君子大人通稱其人一也夫子將險以說形出个亨故亟與其為君子將剛中形出个貞故原歸之於大人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之時而尚以身命為念所志其得遂乎委致其命无復顧慮而一以成已之是遂已之志是則君子之不阻喪於其困者

程傳云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此說極為有理何者困只是不阻抑不得志之日耳非臨君父之難不得顧其生之日也授命不顧似為太甚如程子推致其命之說知命之當然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而必行吾義以遂其志此則守義安命之學君子之所以善處困者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居困下即以剛陽處之猶慮其不振况其陰柔乎擬其困如臀困于株木不得所安也且據是迷暗之見益入於深暗之地終无自出之勢如入於幽谷而三歲之不覿者也欲有濟也其反而剛明焉可乎

臀困于株木是困之極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則謂其益入于困而終莫之濟也又深一層故象傳只申下段義與習坎入于坎窞同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陽剛者明顯陰柔者脐昧其爲德也幽脐則於險
阻之機拯濟之術皆昏蔽而不明矣此入于幽谷
而三歲之不覿也
明吉凶利害之故而神明變通于其間全靠剛明
之德初非剛明之士則其中幽暗之甚矣如何能
明炳幾先望其有濟乎幽故不明故曰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以剛中之德承濟困之任爵祿名位加焉而反
足以困其身若困于酒食者然且君之委任責成
方殷而未艾又如朱紱之方來此宜若何以承之

也感格君心惟此一念之誠在利用享祀以上格
焉卽征行非時不免於凶而義所當行吾行之斯
可无咎耳
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取象焉下
享上曰享祀速往曰征
此爻之義諸葛孔明以之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時以濟困爲中二有中德則必能濟天下之困
而實有其慶矣然則困于酒食者其以一身之勞
悴而貽天下之福慶者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陰柔不中正无濟困之才德而自陷于極困者
如困于石不能往如據于蒺藜不能安進退出入
无一可自展舒當此之時煢煢然无依无賴誰其
應之而又誰其與之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莫
甚焉者此辭總是形容三極困之狀不必指四爲
石指二爲蒺藜指三爲宮而指上爲妻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雖本卦體來其實說三陰柔不中正處剛强
濟困之中是非所據而據有芒刺不能自安之意

故還而自顧一无應與若人不能保其妻子者然
則不祥莫大于是此所爲凶也若定指蒺藜爲九
二則二之剛中正濟困而使世蒙其慶者豈其爲
蒺藜以刺人者耶看易全要虛心體會得好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舊說照志在下也謂四與初應爲二三爲隔云云
亦是但據愚見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爲九
四之與九四方爲柔揜顧欲藉初柔以有終耶竊
謂四之有與是與九五之君而志在下是志在天
下也蓋與五同濟天下之困者也故五曰乃徐四

曰徐徐二應五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四與五曰來徐徐困于金車蓋古者大臣康國往往有路車乘馬之錫四困于金車即二困于酒食其任重其責艱其事有均不可諉者故於二困于酒食責之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於四困于金車責之以吝有終何者困以剛揜得名三剛皆爲柔揜皆當力爲濟困之事五居君位二四尤宜効力以賛成其功者也觀五爻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之辭似分照四之徐徐應二之利用享祀則其意固已了了矣敢妄訂以質高明

人臣處困之時見五剛爲柔所揜其拯援之心豈不汲汲哉顧惟天下之勢方在困抑之中有不可疾速爲者四以剛居柔似有相時之智故其來也徐徐焉而五方困于赤紱急仗其臣援金車之錫寵加焉四反緣此以受困然急不能解不无吝矣而相與戮力當必克終有濟也周公當三監之變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正似此爻故詳著困四之辭蓋如此

文天祥曰食人之食憂人之憂二困酒食以之又曰乘人之馬濟人之危四困金車以之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來徐徐豈泄泄于方蹶而不爲念哉其志在天下者固不可汲汲爲也據其時剛爲柔揜雖不當位而金車之錫責成謂何其分有與其義有與固不可不克圖其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剛爲柔揜宜緩以德意解之也五居尊不忿急以刑威治之其誰懾服將反受其困矣此象劓刖而困于赤紱也乃唯治以不治徐徐化誨之使奸宄自變爲良善則可以有說耳至誠感人莫如祭祀

用是以感化奸宄而有不懾服者乎故又曉之以利用祭祀

劓上刑刖下刑赤紱臣蔽膝五爲上下陰柔所揜而急治之不能服也故取象如此然則莫知紓徐矣乃徐有說利用祭祀正反劓刖而使赤紱之効順也四徐徐正照此徐字二享祀正照此祭祀字但自下曰享自上曰祭耳聖人一字不苟下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君爲柔揜至用劓刖其志蓋未爲得矣乃徐有說

全木其中直來巷濟困以紓徐爲直非剛中不能
知也利用祭祀謂困從此濟而受福耳周公乃徐
云云但以理論孔子推本言之總爲解困計也
四曰志在下五曰志未得二志字正相照困時以
濟困爲中然非可疾速爲也唯徐説爲直而唯中
能行之故二字聯下困時以濟困爲福受福則困
解而志得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不自振之日全賴陽剛之才上以陰柔處困極
則不能解不能安而動輒爲悔矣然困之極非不

可濟也巾實无悔心耳誠悔陰柔之非力反而征
行困終可得伸而吉矣
困極則變本有可濟之理只緣陰柔爲累故葛藟
臲卼莫解而就安耳二悔字有別上是悔吝之悔
下是悔悟之悔
在困時宜前進以拯困故二曰征凶无咎上曰有
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而莫解者由所處陰柔未當也知動悔而有悔
則克自振奮吉與行會矣此征之所以利也　終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瓶凶
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養之義曰
井先王之井養天下良法由美意出亦若是也故
世有變遷法无改易一毫不加損益於其間而遠
近之民莫不沾被其利澤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往來井井是守法之善道也所當敬勉以觀厥

成者也如已在遵守未見成功而或改易其舊則
未有不貽其害於斯世斯民者故復有汔至亦未
繘井羸其瓶凶之戒
改邑不改井雖説法之有常不可改易實就守法
之不改者言故緊接无喪无得二句无喪无得者
一仍先王之舊无損益於其間也遵先王之法毋
作聰明以損益德澤自被於天下故曰往來井井
井就所及者言有往來之義若論王者之德澤則
隨其所至无不周遍而沾足之謂也此是守法之
極善處然須敬勉以究其成儻已在遵守未底厥

續輒有變更於其中如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者
然則德澤終不及於天下徒爲紛擾之禍而已矣
故聖人明著其凶以示戒
守法者曰无喪已矣曷以云无得也得與喪原相
因凡有喪者必有得也先王之法本天理順人情
一毫不得而加損原无喪與得之可言猶井之爲
井取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者故於守法之无加
損者曰无喪无得
先王之法何法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總歸於愛育其民者也有井養之義故聖人借

井以立意備示以守先王之法之道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卦曷以名井也巽象木坎象水巽乎水而上水木
之根荄深入下坎水之中而坎之膏潤上出於巽
木之杪宛乎井泉之汲取以利用者此井之由名
也井則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於不
窮矣先王之法出之美意布之良法亦如是其井
養而不窮也若是而其法可改易也乎哉曰改邑
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時以守法爲中
而非剛不能立剛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
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
而有常汔至亦未繘井則雖見遵守而未有成功
正其所當兢守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
而紛擾之爲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成法當守而
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蓋如此
井養而不窮承上井字說先王之法可井養於天
下乃以剛中乃字有深意作聰明亂舊章者多矣
非剛中大有執持能无改易於其間乎故用一乃

字曰井養而不窮便見先王之法不可改曰剛中
便見遵先王之法者當敬守以成功語意極貫串
聯絡
曷以不申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曰井養而不
窮則井井之意即其于中矣曰乃以剛中則其中
所執持自无得喪之可言矣然後知聖人之言略
而未嘗漏也
剛中雖本二五來實主一人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觀井之象而

以勞民勸相體之民待君以爲養自處於逸不可
也則以身勞之而不恤其力之所可及然民之待
養无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則勸民使相爲養焉而
俾各足其所以生養之道是君子所以井養天下
而不窮者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不泉而
泥何以見食於人而來禽鳥之顧哉曰井泥不食
舊井无禽益深鄙其无德不足以當世用也德不
足用曰不食世不爲顧曰无禽

改邑不改井凡井皆舊也此曷以舊井棄之曰往
來井井則其井常新非舊也不泉而泥斯爲舊井
而已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以陰居下是井泥而不可食者曷以取用於明時
哉井初之時舍盍與乎乾二之時舍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可食於人者乃上无正應而下
比於初則其澤下流而无補於世故聖人兩擬其
象以著辭

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
敝漏

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矣二
澤不上行故取象於井谷射鮒焉射注及也
敝漏者敝壞而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非不足於泉者而僅及於下何也上无正應之
與也有與則其澤可究於上行矣

雖然若二之剛中未有不爲世用者辭曷云井谷
射鮒甕敝漏而已也象曷云无與而已也細思之

當必有故意者井之六爻以井身取象而云云耶
初在下泥也泥則不食于人故象申其爲時舍也
二在初上雖有泉矣而未爲清潔僅可以及鮒而
已故象申其爲无與也言无有與其潔而食之者
也三則清泉渫如矣然未及甃治而見汲故象申
其行惻而求王明也四則甃治之已成井矣故象
申其爲修井也五則寒泉見食于世故象申其爲
中正也上則井收勿幕而澤及于天下者无窮故
象申其爲大成也其有次第而言有淺深似皆以
井身取象而云然者不然如二之剛中即與五雖

非正應未有不相求以養天下者周公何獨繫以
井谷射鮒之辭孔子何併以无與申其義而已耶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涵養已豫而不見用於
世爲可嗟悼故周公就旁人覩三說若曰此井之
渫可食也而不食于世爲我心惻也然不食者其
遇也可用汲以食于世者其德也有王之明者出
其才德必食於世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此通從旁
致悼而復深爲致望之辭
不曰明王曰王明者唯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

之也施在君受在民曰並受其福者受九三井養
之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才德不用於世若井渫而不食行道之人能无爲
惻乎然此特世无明王耳我爲求得一王明焉則
必知其才德之可用而上下實受其福矣
曰行惻見爲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
爲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蓋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四居上體巽木出坎水其德其時已可以及物矣

而唯其陰柔故周公教其益自砥礪務修治以善
其身如井甃之體立斯可沛德澤於天下爲无咎
耳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泉淸渫雖可用汲然不加甃砌亦不成井四之
井甃正修成其井使往來者皆井其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其所涵畜者已
極其淵深而其所施及者已極其周浹如井之洌
而寒泉見食於天下也

井淸洌其泉必甘寒而可食德精潔其澤必溥愽
而弘施統重在德上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以寒泉稱且見食于天下何也井時以利養爲
中善食爲正五具是中正之德故甘澤大沛之若
斯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上當坎口不揜之處凡民皆取給
於斯未嘗有所靳惜也不猶井收而勿幕者乎然
施之不匱在出之有源要唯能存養民之實心則

德澤之施可與帝王配天地參耳故又曰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正所謂往來井井者然其本全在有孚上故又推言之而與其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君養天下要以澤被生靈治參天地爲成功元吉而在上其所施及者无窮矣其所建立者不朽矣是爲養道之大成也澤猶有限而功僅小補者奚足以語此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以變故爲義爲卦離兌合體有兩相息而不相得者曰革革故非常黎民懼焉而豈易孚哉雖革之已日事久論定始信其爲當革耳然其關于天下國家匪細也必易窮則變變則通而可大亨於天下且通于天人之故順乎行止之宜而必利于貞然後輕舉妄動之悔爲可亡耳聖人重改作唯恐一失其當而貽禍之甚大故辭極其丁寧若此

已日乃孚乃孚有深味

前革之革必可通行於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利于其正其悔乃亡聖人之不輕與其革也葢如此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義何取也卦象以水火言則兩相滅息而不相容也以二女言則各有所歸而志不相得也是革之所名者革則通變以宜民宜其人之即信矣曰已日乃孚者何仍舊已久一旦更新有未即孚

人之志者必革之既定而後人始信之曰此其變之不容已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哉卦德文明以說照察事理之極而又和順人情之宜其所擬議必可通行於天下而又一歸於天命人心之正斯革爲至當而躁妄之悔爲可亡耳一不當而所係豈其微哉陰陽變化天地革矣而寒暑相推於不已四時成焉商周代興湯武革夏商之命矣而順天應人未嘗矯拂於其際焉斯天道之所由易世故之所由改而成其所謂三才焉耳其時豈不至大矣哉今之革固將法天地帝王之變化以新

斯民者非大亨利貞難乎免輕動之悔矣此聖人
所爲深致其丁寧也
革而信之一而字正發明巳日乃孚一乃字
革最難當革承天心革從民望革稱時物之謂當
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未易至此也故緊接其悔
乃亡重看一乃字
程傳云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
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
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此一段極說得明
透

天地革一節非極言而贊其大蓋究極天人以發
明上意耳天地到極寒處變而爲暑極暑處變而
爲寒事到極敝處變而爲新與天地之革同也湯
武在桀紂之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可一日巳湯
武不得巳順天應人之心起而革夏商之命事到
極惡大敝處不得巳變而通之以與天下相更始
與湯武之革同也明此爲文明順此爲和說是爲
大亨是爲以正是爲革而當而悔亡故夫子特著
此一段以發上文之意非極言而贊其大也
命天命也天命有德而世相承焉无革也其人否
德而復屬之一人焉起而改革其命曰革命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則水必滅火而火受其變矣爲革之象
君子觀革之象知革之大莫大于四時而治曆以
明之曆曆書也日月星辰之遷易有弦晦有朔望
有分至啓閉吾一一理會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永星
昴以正仲冬昭然具載於曆書使作事者一覽其
書而自見庶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各以其候而民
不至於失時也君子體革之象以教天下萬世之

變革者蓋如此
虞書首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定四時成歲夫子
告顏子爲邦亦首示以行夏之時時若斯之重也
凡民之生用天之時以興地之利不明其時則民
莫知所興作是无生也无生則无民无以成三才
之道此書以敬授人時爲首務而孔子亟以語顏
子也明敬授人時之義通治曆明時之旨則知君
子體革之要務矣
治曆者一一理會分曉載之於曆書也有曆書使
有四時在故曰治曆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革之事極大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初雖當革之時而居初无應時猶有待事不我任此以不輕革爲中不躁革爲順者固守此中順若鞏用黃牛之革則初之善道也故聖人直著其辭不言其吉凶

此革字似與卦名不同然獸革之文以時而變革所由名實取諸此則未嘗不同也觀下文虎變豹變自見得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則革矣曷以固執其守居初而時猶可待无應而任不在我不可以有爲也不可以有爲而不爲是爲中順之守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乃其革不遽革明以審其幾順以持其理擬議終日乃始革之是革之善道也是復可遲疑也乎哉速往以革之可以去故而得通變之宜可以取新而无輕舉之失征吉而无咎也

文明以說革之善道六二柔順文明兩得之矣故其革也巳日乃革而略不輕躁焉不輕躁以爲革者可以任革之大事故周公亟與以征吉无咎征者速往之謂因巳日乃革巳極其審愼故敎以速往耳

巳日乃孚者革之巳日而始孚也巳日乃革者議之巳日而後革也總一樣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孰不議革革而不當難乎其有嘉也巳日乃革而擬議之極審斯其行也通變以宜民乎是爲有嘉而宜征耳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以愼重爲貴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不加詳愼擬度而一以躁急爲之其征也必貽天下之禍而凶矣雖使得正亦危厲之道也然此非時之罪也革之躁也誠反其躁動而詳審焉議革之言至于再三而成就乃有孚而可爲革耳革之不可躁也葢如此

禮馬鞶纓以就註刺繡一匝還復刺爲一就曰三就禮成于三也

三就不止三番必求其當而後巳也必求其當而

後仁是爲有孚

嘗讀二三爻辭一曰征吉无咎一曰征凶貞厲同一征也爲以有吉凶之殊曰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訓也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愼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六二巳日乃革其愼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愼焉則躁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覩天下事若黜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爲萬世訓也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正是此意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可疑者謂未審也革言三就則亦已審矣而又何之焉葢深信有孚之可革也

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知反是之无可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說革就有个悔了惟四當水火改革之時有剛柔不偏之用則其命可革而悔亡焉然革之既當要在處之以至誠必其所存實實通變以宜民而非爲一己之私斯命令之改革上安而下從乃可以得吉耳

命命令也武王反商舊政正令此爻司馬君實改安石之新法庶幾近之然猶不免紹聖之紛紛則於有孚二字或猶講之未精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非信人之志信巳之志也巳之忠誠懇惻實欲造福于生民世必有知而信之者故曰改命之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爲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而禮樂

制度煥然一新於天下是大人若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者然非其好革也天下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實存此心以通天下之變以宜天下之民未占而有孚斯其革若虎之變一新於天下耳占辭總作一氣說

有孚與乃孚不同乃孚孚於民也有孚孚於巳也革必孚誠而後可故三曰革言三就有孚四曰有孚改命吉五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皆謂所存之有孚始可以議革也觀夫子信志二字自分曉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御世制作一新其文明赫燿彪炳於天壤閒
誠希世而一覯者也故周公取象於虎變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當革之終凡爲君子者改心易慮與化而俱新如
豹之變焉小人雖不能革心亦畏威遠罪以革其
面焉革道至此亦可謂成矣若是而復有進是爲
已甚而取凶唯居貞而不復進斯與天下相安於
无事而得吉耳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
舜繼堯爲治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猶然革面況
其他乎此聖人征凶居貞之戒所以垂訓于萬世

也此卦征字凡三見一吉而二凶知征之義可與
言革矣
居貞二字聯讀居貞正與征相反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豹變非飾潤於其外也中實改革而充養
之旣粹斯情深文明而蔚茂之可覩耳小人革面
則雖其中未必改而順以從上之敎令是亦革道
之有成矣若欲令革面皆革心卽古帝王之治不
能也故聖人曰征凶居貞吉深致戒焉
初時未可革也曰鞏用黄牛之革二三可用革矣
曰巳日乃革曰革言三就蓋若斯之審愼也四有
孚改命五虎變有孚世變其更新乎而至于上猶
然以居貞爲戒革道其可輕議哉非常之變聖人
懼焉當事者愼毋忽諸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巽下離上昭乎具鼎之體用曰鼎鼎重器也主鼎
重任也而就鼎之才以御鼎則其所爲有可以仰
格皇穹俯輔黎庶而凝亨大命於无疆之休者故
繫其辭曰元吉亨

程子見彖傳止云元亨謂吉爲羡文則可謂卦才
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愚不敢信爲然也本義
亦謂吉爲衍文愚謂聖經旣有吉字卽照聖經解
亦无不可通者
御鼎有大善之吉而无不通曰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曷以名就卦體言足分峙於下實充於中耳分
植於上而又有鉉以橫亘焉宛然一鼎之象也就

卦象言以木巽火而烹飪之用行焉昭然一鼎之用也此豈直民生日用之常器哉聖人亨以享上帝藉斯鼎以告虔矣而大亨以養聖賢亦藉斯鼎以伸敬矣是鼎固郊廟之重器也御斯鼎者厥任亦甚艱哉而曷以元亨與之卦象巽而耳目聰明首出庶物鼎之德有足嘉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曆數在躬鼎之位有足尚矣卦體得中而應乎剛一德咸有鼎之助有足賴矣是以重器雖不易守而以德居位任人致理有可以仰承上帝祗事聖賢而貽宗社生靈於无疆之福者此元亨之辭之所

爲繫也

以木巽火巽字極妙火之性最宜於木木火爲用有相入而不相悖者

巽是心思深入於義理耳目聰明則其所昭察充稱心思之用此是絶世之姿然須出之以柔故緊接柔進而上行句柔居尊位不可无剛中之助故緊接得中而應乎剛句有如此之主宰又有如此之調燮則其致治有昭格於上下媲美於皇王而求保鼎命於勿替者故申以元亨之辭讀聖賢書知逐句之條分又知其命意之一串可以言易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火爲用有鼎烹之象君子曰鼎天所命也命位所承也位一不正命曷由凝凡所存發係吾之位分者一以至正行之而主宰自我於以凝承帝天之休命是則君子之所以居其鼎者

正位凝命云者非謂一念一事之正即可凝天之命也天命至重統在吾身位分上凡所存主所經綸動與帝天之命相對越咸歸至正而罔缺則我之所爲與天一大之所命與我一合而不離聚而有常不期其凝而自凝是之謂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六爻本義各解極明但自愚見鼎象昭然於六爻而正位凝命在承鼎之大君六五之黄耳金鉉是也故周公於初之顛趾教之以從貴於二之有實教以愼所之於三之耳革罪以失其義於四之覆餗責其信如何於上之玉鉉喜其剛柔接益皆嚮五以爲言有昭然其胞合者敢陳臆見於諸爻下敬質於高明

鼎初象爲趾爲鼎耳而設也上應九四顛矣顛即爲否非宜矣而周公亟以利出否閒之蓋出否有

可以爲恭者得妾以其子是也疏逖之臣惟得相
可以左右其君媵御之人唯得妾可以左右其子
子內子也內主也得妾左右其主得相左右其君
則雖顛而可无咎耳程傳云得妾謂得其人也子
主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於得字以其字皆
極明透可從
曷取象於妾與子于內主也六五柔君象之然四
剛也曷云妾妾從內子君稱子則四稱妾矣臣道
也妻道也義固有取焉耳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顛趾似悖矣然以下承上未悖也利在出否耳
出否者何以從貴也五柔進而上行貴孰加焉得
妾以其子是從貴之道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同類也二三皆陽剛我仇也初陰柔非我仇也
二以剛居中抱負才德之大足以尊主而庇民是
鼎之有實者乃三與我仇而其行塞也不无我疾
焉我但自愼守使不我即則其實自光于朝廷達
于天下矣吉
我仇有疾是外感之疾我唯急自保護令此疾自
不我即是有抱負之所當知者
不我能即煞是何等植立士君子須自討分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才德者宜自爲才德重一不自重而失身仇乎
我也何尤故夫子於鼎有實者敎其自重而愼所
之能愼則我仇雖有疾不能我即矣終亦何可尤
哉聖人之愛人以德也益如此
愼所之三字是士君子一生大氣節時當三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有剛陽之美實宜從六五以大膏澤之施乃其

越五應上不得君以行其道則雖有膏澤不見食
於天下是可惜也然三陽五陰君臣之正義自在
舍上從五而反其常則中无怨尤膏澤其可以大
沛耳故周公著其辭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終吉
鼎有美實今賴耳以舉移臣有美德全賴君以舉
用三之不是處在越五應上而其尚可以相合處
在以陽從陰故周公初曰革曰行塞曰不食以示
其戒旣曰雨曰虧悔曰終吉以啓其趨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有耳臣有君以臣從君所以行其義也三越五
應上失從君之大義不猶鼎耳之革乎亟反而行
義是爲得之耳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
任重鮮不及矣此只照本爻以陽居陰不能任天
下之重說觀象傳信如何也自見得
君以鼎養天下付大臣故於不勝任曰覆公之餗
程傳解形渥爲赧汗極是詩曰顏之厚矣即形渥
之謂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凡大臣任君之重則必與君相期約曰臣將若何
以報効也至於任不克勝而一敗塗地則於前言
之信竟如何哉不待刑誅當亦自愧死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德業之煇煌照映
今古誠有若鼎耳之黃者且上得賢相矢謨効力
贊襄於咨匆之上若金鉉之貫耳者然君臣之相
得可謂極盛矣要在永肩一心任賢勿貳常守此
貞焉乃所爲利耳

下二在中爲鼎實五主鼎耤是以有光故曰鼎黃耳
若金鉉則明指上九蓋鼎有實有鉉求間二之中
實又可以爲鉉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世解中以爲實句曰中以爲實德也嗟乎中實德
也奚待鼎而後明哉審爾即云中實云實中亦无
不可者奚必曰中以爲實哉聖人下一字必有一
字之義曰中曰實又加以爲二字分明指二之鼎
有實說蓋九二中以爲實美實充積于其中光輝
自發溢於其外君得良臣而君道顯鼎有美實而

鼎耳光其理有固然者此黃耳之所由取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大臣佐君以舉鼎實猶鼎之鉉也而上以陽居陰
剛而能溫比德於玉則其所贊襄所舉措誠極相
道之粹而可施及於天下者故曰大吉无不利
五既以金鉉視上矣上復以玉鉉言何也君取其
剛以勝任臣比德於玉乃所以上承也又乾廣象
曰爲玉爲金金玉君子固凝鼎命者所需以調燮
者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大臣之位象鼎之鉉宜也曷以玉稱大臣有任
剛者矣剛過則猛有任柔者矣柔過則褻未有剛
柔節而不過若鼎之上九者此玉鉉之所由取與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上下皆震有震動之義震則自有亨道何者震之
來甚可懼也君子平時常若震來而周環顧慮虩
虩然其不寧則兢業之餘自生順適舉止言笑各
中其則而啞啞如矣卽以禍患之臨足爲驚惶怖
駭之甚者而以此鎮定凝一之度靜以待之有不

失吾所主之重若震驚百里而不喪匕鬯然者是
震之所以得亨也

震亨虛講下文正其所謂亨也震來不是當震來
說他平時常若震之來若此其恐懼耳如是而其
心常兢惕則其威儀言動之間自各中適而可以
禦其變卽大變故之臨驚天動地而來吾心自有
主張應之自有法則鼎命常凝而大物不失是所
謂震之亨道也

笑言啞啞云者非言語嘻笑之謂說他平日常恐
懼則其中敬惕而其外自和適之中節耳

匕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長子主鼎器故取象焉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震則當自得亨曰震來虩虩者知禍之難致而恐
懼以致之中常惕而弗寧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懼
之後自處有法則外常適而弗亂也震驚百里驚
遠而懼邇也禍患之來駭怖人心何異於斯而鎮
定凝和得之於恐懼之後則其出而御乾自可以
上承宗廟社稷之重求爲天地祖宗之祭主矣所

謂震之亨者葢如此

恐致福不是恐便致福恐以致其福也尊重一恐
字後有則後字極妙曰後有則正見其先常恐而
不敢忽也則法則也有節而不過意曰後有則便
見他德性之鎮定氣度之端凝卽有驚遠懼邇之
變卒然臨於其前應之自有餘暇不失其所主之
重矣所以許其可爲宗廟社稷主曰出可以守者
震爲長子出震繼乾其分內事也曰爲祭主者申
前不喪匕鬯意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天之怒氣爲雷雷洊至天之怒甚矣君子其曷以承之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恐怖而戒懼其心也而尤修飭於事爲循省其過咎實實求所以事乎天者以應其所以震動之意是則君子之所以善體震者

恐懼是敬天之實心修省是敬天之實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不徒爲減膳徹樂之舉而必以恐懼修省應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悉仍卦辭而特於笑

言啞啞上加一後字下承一吉字見其先常若震來而虩虩後自處之有則而笑言啞啞可无畏乎卒然之變可常保其所主之重而得吉也此一爻可當一震卦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同彖辭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當震之來奮迅而莫禦勢蓋岌岌乎其甚危矣即欲保其所有亦不可得矣是唯高蹈遠舉可以少避其鋒耳然而勢猛事逆者理不可久蓋不必力追其往而時之旣易有可以旋復其舊者故其辭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震來是震之已來者厲言其勢之可危也億數之極也多也大也貝寶也億喪貝者大喪其所有之寶也九陵如九天九地之說極遠而且高者躋者登攀而遠避之也逐追求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之期言事之終時之易向所喪失者自然可得勿用追逐而求之也勿戒辭得字正與喪字對

七鬯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

寶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二字要體得好初九成卦之主何嘗以剛陵人此所云乘剛者蓋借此剛之震奮自下而起二首乘之以見其震來之難支禦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吾人精神不可一息懈況當震之時乎六三以陰居陽而不正當震之來神氣蘇蘇而自失其若此震何要惟震動其行力去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庶幾可无過眚耳此全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

字是震驚下震字是震動震行者震動其行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凡人當震未有不自奮發者三爻以蘇蘇由所處之位不當也不正之行其足以禦變乎故一當其事不覺緩散而自失耳
九四震遂泥
四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當震而不能自奮遂入於泥溺而不反是大失其震道者也故周公特戒之
據上體之震言本亦是震之主一居於四陷於重

險便是个泥溺无用的物事所以有震動之才者全要處得中正自神其奮發之用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能自奮尚恐其不免也四失剛而遂泥勇拔振奮安在哉夫子曰未光也蓋深病其陷溺莫克自見於當世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君位也當震之時而以六居之无可以震奮之才往來皆危者也然幸其得中則隨宜應變有可大无喪而能有事者故周公復勉而進之

震往來厲猶來之坎坎之意所謂驚遠而懼邇者也五无剛陽濟變之才如何可濟得然幸其得中有隨時應變之道可終能有事不喪其匕鬯者
有事者何震之時震之事恐懼修省是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處震以剛陽勝五往來皆厲病于才之不足故危與行會也斯時也可无汲汲于所事乎其事在中能恐懼而修省則大无喪矣震之貴有事也蓋如此
危行者危與行會也此時非有事喪無日矣

其事者處震之事也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為而大无喪矣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中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爻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陽剛居震則持守有定而必无駭顧之狀以陰柔處震極則中无定持志氣不勝其殫索矣外无定見聽視不勝其徊徨矣以此征行不亦凶乎惟圖

於未至懼之於未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則中常警惕而外不驚惶為无咎耳然猶不免于婚媾之有言震之難處益若此而可以索索矍矍者當之哉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之極以先事而懼為中上六之震索索以此中之未得也雖凶而猶可无咎者謂其畏鄰之戒耳鄰人之戒鄰人以為畏而我先致畏焉得先事而懼之中矣此咎之所由免也上下語相照應總歸一中字

震不難看難於辯震字之義通卦爻凡二十一震字而義各不同游雷震之震以雷言實示天變之可駭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形世變之可畏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在卦辭震來及爻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者言而示人之知警震行无眚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當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之事承天之變也識得此諸震字明白震不難看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卦其止義曰艮夫人各有當止而一動于欲則紛擾之害不可勝言故艮之道在止其所當止也止其所當止則內境常寂而常定而有我之私无一足以係乎其中外感常應而常不擾而物交之累无一足以入乎其內是聖賢安止之學吾人所當有事者止必至是而後為當也文王緝熙敬止故設卦觀象一見艮即著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辭以發已之心蘊其道理極細吾人之動於欲者為身累也知有身則物交物引

之而已一衆動之間无非是人矣此雖欲持其身有必不可得者故聖人首着艮其背一語隨接不獲其身一句方接行其庭不見其人句蓋言艮之道必先知止知止則忘我忘我則忘物日與物接而非所謂與物為構也日以心應天下而非所謂與心鬬也是大學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周子之所謂主靜立人極者是程子之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書之欽厥止安汝止詩之於緝熙敬止亦不過是此總是吾人定性之學止必至此然後為无咎耳

艮其背不是一於止止於所當止耳止於所當止則雖日以其身爲應酬而若无其身日與其人相交接而若无其人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无咎者止必至是而後爲可也是深責成之辭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止也无欲以亂其心常止之謂也然非一于止而不行也行止各有其時時當止則寂然不

動與時止焉靜固止也時當行則感而遂通與時行焉動亦止也一動一靜趨時而不失斯心有常止乎斯纖塵不救於中不騖於外而其道光明乎辭曰艮其止者止其所之謂也凡物有所止止于其所一毫无出入焉則心有常止矣卦體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正已而不求於人各正而无加於我是止其所而忘其所謂我乎忘其所謂人乎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學者識行止之時而又適止所之義其於止也深乎

惟背爲止故不曰艮背直言艮其止

此行止動靜敵應相與字義雖粗却通言心學要細理會

艮只是一个止然止非枯槁寂滅之謂也常行常止常動常靜而常无攖於其中者

時止二句要看二則字則止則行更无泥滯正是其心之常止處

於行止上見動靜不於動靜上見行止

行不能止非止也止不能行非止也行止不以其時亦非止也動靜不失其時斯之謂止

楊慈湖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

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此語極說得透懇

其道道字即止之道究竟即心體也心體上有些子不得纔着些子便不光明心有常止而動靜不違則中无一物之蔽外无纖塵之翳本體瑩潔常光常明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止其所所字極當所方所也定所也今人纔論事便說此所當爲者此所不當爲者所當爲者即是所能知所當爲則可止之終身矣故以止其所明

艮其止之義書曰所其無逸又曰王敬作所正是
此所字
曰止其所便有行止動靜在矣行止動靜唯其時
這纔是止其所
上下本相應乃陰陽各以其敵兩不相與有各止
之意故彖傳借此影子以申上止所之義
止其所者止其理之當爲也止其理之當爲且不
知有我而況於人乎曰敵應不相與則見理而忘
我不求於人見理而忘人无加於我是止其所而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說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兩山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曰人各有位亦
猶是也思出其位可乎是故思之所及唯就其位
之所居凡位以外非吾分之所安及非理之所當
爲者未嘗一致思焉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
君子之所爲止者
位兼地位時位說重味一思字凡人越分悖理止
非其所者皆起於思之不慎一慎思而非妄之念
息矣行止動靜各以其時矣此心學之最關鍵處
故夫子於象傳特揭之

易重時與位彖言動靜不失其時時一止也是爲
時中象言思不出其位位一止也是爲素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人之止不難順應於外而難先定其內初六以陰
柔居艮初陰柔非好動之性居初鮮物感之交故
外感未至而內欲不萌若人之艮其趾而未進者
然則无妄動之咎矣然以其陰柔或不能常持此
志故又以利永貞爲戒使此志常持而勿變也
人之行進必以趾艮趾則不行矣初象於艮趾者
定志於內而无求感之心也永貞二字聯讀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體初无求感之心則此心之正常定
而不失矣故于艮其趾特發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爻辭皆主心學言心學最難純六二中正蓋亦
知事心者然以其陰柔也不知事心之要外感之
來一於強制而不動若艮其腓者然能保其不隨
乎隨者坐馳之謂也坐馳而不能拯艮腓之謂何
此其心之所以不快也夫子象傳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言隨物以去未退以聽此心之宰制也語

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此退聽之說也
艮背艮其止腓欲行先自躁動如何止得此之謂
强制之學
孟子之不動心全是以理爲主故无不得於心告
子一味强制便有不得於心處此以知止所之學
必以理義爲主无迎无隨无制无拯而此心常无
不快也合孟子不動心章及程子定性書看方識
此爻之義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義見爻下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貴能止獨不曰通變之爲止乎九三處上下之
際而過剛不中則其所爲艮者偏固一隅之守非
通於上下之說也時有行止而冥然不知理有屈
伸而悍然不顧動與世睽行與物絶其危甚矣能
免焚灼於其中乎故其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
心
此身唯上下之限不可止此理唯屈伸之際不可
止不可止而止則上下不相聯屬屈伸不能變通
是絶物也故聖人深致病之之辭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時止時行此心之所以常亨也艮其限而无復屈
伸之用可謂之知止乎危厲薰心其理固必然无
疑矣
六二之艮腓知止而强制者也終於隨物而不快
九三之艮限不知止而固執者也終於戾物而薰
心其爲心病則一也上下爻俱但言艮此二爻並
出心字聖人論心學益至精且晰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止之道不外其身得之離身以爲止者非止也六

四以陰居陰爲得止道凡身之所當止者皆能止
之而不失則於理爲无虧而於行爲无過矣故其
辭曰艮其身无咎
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此爻云艮其身艮其背
者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知有其身艮其身者止
其身而不妄動也是爲止其所其爲義一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訓字之釋周公曰艮其身本爲止其身之當止
耳夫子恐後世不明此義謂身爲酬酢萬變之主
如何亦可以艮得故訓字而釋之艮止也其諸也

身躬也天下萬事萬理皆萃於其躬所謂艮其身者正謂此理之當爲與分之當盡者皆止諸其躬也知躬之所止則知止之道原不出乎其身而時行時止以止其所是在其身之自止而已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人最難止者言也六五內思靜專發禁躁妄能艮其輔而所言者從容次第而有序是得止於其內而非躁且誕者比也悔亡

艮到艮其輔處然後可驗其主靜故周公特著之辭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時以不妄發爲中正五有中正之德則必愼重樞機而言无躁妄矣此所謂吉人之辭寡也

本義謂正爲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中可以兼正韻則不必叶也

上九敦艮吉

人之求止者多矣未有能敦者上以陽剛居止極知止之所止承肩一心持久以敦之是止道之至善者聖賢之能事也故周公特與之以吉

艮於初先戒其永故於上能敦其止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非難終爲難陽剛居止極勿替於始益加厚焉此爲敦艮而得吉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而加厚是聖賢安汝止之學

細求艮義時行時止要歸於止其所也然所謂止非外感以爲寂也非强制以爲靜也非堅執以爲固也謂心不妄動而持之有終耳故於初之艮趾則與其无咎二之艮腓則病其不快三之艮限則病其薰心四之艮身五之艮輔上之敦艮則與其无咎悔亡而得吉蓋謂不妄動而持之有終也是

止至善之學也

☴☶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卦具止巽之義其進有漸而不驟曰漸漸者進以禮者也進以禮莫如女歸士人之進如女子之歸則自重其身而其道可行於天下故吉然必利於貞不可枉道以失其身也女歸即是貞復云云者丁寧其必漸而後可也

止而巽是漸女子之歸必待六禮而行止巽之義

也利貞六者要其不失此義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宜如何六禮至貞女行女歸之吉也丈夫之進也獨可異是乎哉卦體進皆得位之正即其進而得位也往則可以建功業於天下矣即其進之以正也正已可以正天下而功所必建矣且以其位言則剛而得中也漸時以漸進爲中主天下者卓有定操而事協乎時中之則所以正邦者不賴有斯位耶又以德言止於理而不躁巽於理

而不拂隨所動也可利用而不窮所以正邦者不賴有斯德耶此漸之所以必利於貞也

漸之進也文法猶云象之來也艮之止也之字不必該漸字

再讀本義進得位四句曰以卦變釋利貞之意其位一句曰以卦體言謂九五也止而巽二句曰以卦德言漸進之義聖人之言若是其破析不聯爲乎非也進得位四句分明釋利貞无疑而曉者其位剛得中也何見君位却又得中廟堂之上宰有所以立其本者又隨接止而巽動不窮也何見其

德恰又合宜廟堂之裁制又有所以善其動者此皆進以正可以正邦事故緊承言之以見漸之進也如女歸之吉不可不利此貞也如各析爲義不相聯屬則失夫子當日立言之旨矣

止而巽動不窮者止於理而不苟巽於理而不拂乃爲動不窮耳非不苟進不急進之說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德善俗爲益人之進於賢德必居習而後能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而其化移乎風俗亦必薰

德而善良非可取効於旦夕也曰居則无欲速之心曰善則无督責之意是君子之善爲漸者乎

居則居此德以終身善則移其不善以歸於善皆非可以歲月責者細味此二字有无限妙處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以漸進爲義初在進始无應於上其進未得所安若鴻之漸于干者然此新進小子兢兢自惕厲而不敢有一毫之接美者雖不免當世之譏訶要自於己爲无過咎矣曰有言无咎

小子厲非以不進爲危危其无可爲進者即此便

无歆羡使无畔援進而得止之義矣故以有言无
咎與之行言者世人之譏諷諷其无能爲進耳
鴻行漸知時且失偶終不他配故士君子之進取
象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進之士不患其不進患其无厲心耳小子以无
可進爲厲則其志有眞修其心无外援以義論之
固自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居止體柔順中正而上應進得所安致身於廟

堂之上退食於自公之餘若鴻漸于磐而飲食衎
衎者然是所謂進得位往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
者故亟與其吉
凡人臣得君行道要在於安其位不得所安如何
可自展舒得二有德以居其位而君之寵任加焉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固其志之所自適也然大本
却在進以正故得所安耳
一句一串說下爲妙分位與祿便殺風景不得此
爻之義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夫子恐人錯認衎衎之辭唯以自適其適也故申
之象曰二之飲食衎衎豈其漫爲奉而已哉進效
於剛中之主力贊其正邦之化蓋以德享其祿而
非素飽者人臣尚先事而後食焉若二之衎衎焉
可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以止巽爲義凡漸進者皆宜兼明此義也三過
剛不中而艮于上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
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然若然則雖有
所往必不能反也如夫征之不復矣雖有所抱必

不能展也如婦孕之不育矣凶如何哉唯用此道
以禦寇乃爲利耳禦寇之道豈所施于漸進之日
乎甚哉剛止之无所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唯巽可以利其行謂合乎人羣也剛止而離羣醜
征可復乎唯巽可以舒其抱謂得乎人道也剛止
而失其道孕可育乎禦寇以剛斯爲順道能相保
耳漸進欲利其行舒其抱而可以此道行之乎此
凶之所不免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進貴以漸而得所安四乘九三之剛不得所安矣幸其謙和卑抑不拂剛暴之心而可少藉以棲息是人與巳兩无失之善道也故其辭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或字極妙四巳不得所安矣或得以少安者賴有此善處之道耳此只宜虛講爲是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順理也巽巽入也唯順理可以巽入人心即剛暴之徒亦俯首而聽命四順以巽此於不得所安之中猶可以少得其安也

天下唯順爲不拂唯巽爲相宜故爻象中毋用順巽二字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當漸時而居尊如鴻之漸於陵者然位則高矣然而賢人之輔不可少也六二正應在下隔於三四而不得合若婦三歲不孕者然豈夫道之宜乎然正應久當自遂不正之隔終莫能勝有功正邪其可久第琛也故與之以吉

居處極高所以難與二合然二五以中正爲應未有久不相得者故其辭云云

男女交則成孕婦三歲不成孕者不合之象也君道也夫道也故五曰二爲婦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任賢圖治君之願也莫勝而得所願則上下志同而治可成矣故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位以漸而高上九以陽剛居漸之極是賢達之士超脫塵泥而自致於雲霄之上者也危標特節爲世表儀非世之泯泯而无聞者矣故曰鴻漸于逵

其羽可用爲儀吉

此陸字宜改作逵字

羽鴻之所爲進也以其進有漸而高出於人寰故以其羽爲儀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爲儀易以云吉鴻高飛以勁羽士高標以勁節節特立於世而不可亂居德善俗莫與之京矣此其羽可用爲儀吉也

䷵ 兌下震上

歸妹貞凶无攸利

卦以少女歸長男曰歸妹所歸在妹則女德不正
甚矣以是而往喪德而失身不有不及爲其大責
亂以致於傷敗者故曰征凶无攸利
此通以歸妹言爲是
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
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孔子讀歸妹而發嘆曰人曷以歸妹爲非義哉歸

妹而男女交搆是天地絪緼之大義也天地不交
而陰與陽隔則生生之機絶而萬物不興矣女之
歸男生生相續之道也有男女則有生息而終始
不窮是人之終始所關甚不小也而卦所云歸妹
者盖謂女說以動發乎情不止乎禮義所歸在妹
所爲歸妹耳曰征凶者謂其位不當未有能成其
家耳曰无攸利者謂以柔乘剛未有能善其終耳
使其如咸之止說如漸之止巽則天地之大義可
終廢乎哉
歸妹本極不好夫子却看出大道理來首言天地
之大義爲人之終始然後釋卦本義而及其辭此
又是彖之一格
家人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此天地之大義是訢合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句緊接天地之大義而起
人之終始句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
化生天非是則无物人非是則无人所以爲天地
之大義
不曰人道之終始曰人之終始者夫婦原以人合
以人合復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終後者始與
天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

說以動者說以動人之挑巳也分明以身就人事
故曰所歸妹也妙在一所字
所歸妹主一女子言則位不當柔乘剛皆當就女
子言庶於卦義卦辭爲有着落若通諸爻言則男
女皆不得其正而罪不獨在一女子矣曷云歸妹
哉且通諸義歸重到一事通諸爻專說在一人几
看他卦皆然又不獨歸妹一卦而已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澤之氣感於雷而雷動焉此歸妹之象
也君子通斯義而以永終知其敝焉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其交合當常永有終如咸之男下女
漸之止而巽方可以永終若此之説以動即知其
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盍不正之合未有不壞敗
於終者與其終之敝而相離不若慎其始而使終
之无敝也君子之善體歸妹也蓋如此
澤上有雷還是澤氣感雷而雷動故爲歸妹耳本
義雷動澤隨之説與隨卦无異不敢從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初九有其德而无其應
不能克配夫子不過承助其主贊克相之功而已

然在其分則爲善也故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吉
六爻皆就女歸説爲是若以女歸爲象跛能履眇
能視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
此卦斷不宜作象説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賢正是女子之常初雖歸妹以娣然其賢
正之常則非娣德也曰跛能履不能及遠矣而曰
吉者相承內主以成功是亦其分之善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有賢德者上有正應而非其

人曷以大成內助之功若眇之僅能視者耳利在
幽靜自守終其身焉而已故曰利幽人之貞此通
是歸妹之象
幽人之貞四字聯讀幽獨之人棲遲衡泌之間无
一外羨得入於胸中是爲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持
之終身是爲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女子耳曷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爲常女子
以從一爲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閑
貞靜原是女德故以幽人爲喩

初之恒二之常其德一也跛能履眇能視其命一
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女以貞靜爲德柔不中正爲説之主是蚤莫以須
人之求者人誰取之反歸以爲娣媵則可耳
女子已嫁被出歸所自出曰反歸茲以須之賤者
爲人所棄是亦應反歸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女必待人之取也三歸妹以須人之求正由其説
以動所處之未當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是女子有賢德居貴地未獲所配而愆其期者豈終于无所歸哉遲其歸以擇配歸應有其時也

遲待也待歸有時謂不輕歸耳說者謂孟光之配梁鴻足以當之

須者急須其人之取也遲者遲待其配之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下一志字甚妙賢女人所願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耳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凡女子之尚飾者皆其德之不足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貴女之歸惟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悅人則女德之盛无以加焉是克相夫子以成內助之功者故其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爲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爲中其位在中降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其尚安事飾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是女歸之无終者也故以女言則不足以奉祭祀以供婦職而承筐之无實也以士言則不得婦以共承宗廟之祀而刲羊之无血也是歸之不終而无所利者也

時說謂女以筐篚歸其夫士爲酒食以召僚友取承筐刲羊之義程傳謂承筐刲羊所以共宗廟之祭祀今按禮女歸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則程傳之

說爲長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歸以承先祖奉祭祀爲成婦上六陰柔不足以供婦職所承一虛筐而已矣如筐篚之實何

六爻本有陰陽之分爻辭通主歸妹言者以歸妹之无夫道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勢業之極大曰豐卦有明動致豐之義故名豐焉豐則天下之勢在我而行无阻礙亨必得矣且以

極盛之時處極盛之勢舉古今所未有者王者皆
能至之可喜也而盛極當衰則又有可憂者然而
徒憂无益也唯兢兢乎以日中爲戒勿自恃其滿
盈則豐亨之業爲可常保耳故曰勿憂宜日中
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輕看去程傳則云
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皆
至之便覺有尚大意頗跌得憂字出可從
宜日中句時謂宜如日之方中可以照臨天下是
則然矣獨不曰日中則昃乎日中則昃與此日中
固无以異也方說宜日中可照天下隨承說日中

則昃聖人之言若是之變遷耶非也日中則昃理
有固然文王之意蓋欲王者兢兢業業慮盛持盈
常以日中爲戒耳常以日中爲戒此心之光明自
然洞燭乎幽隱可以照臨天下彖傳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是此意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事業極大而不可加之謂也卦德
明以察天下之隱而動以決天下之機功業文章

超軼於古今而莫與京故豐之由名也王者而預
斯際也極天下所不可得者非其身所能至乎既
至於斯則其所願尚不期大而自大盛之極也衰
之機也憂之所不免也聖人顧教之以勿憂宜日
中何謂也蓋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咸待照於王
者之一心也王者之心宜常照天下則宜常以日
中爲戒令此心之常光明耳日一中則昃而不復
中矣月一盈則食而不復盈矣天地之盈虛尚與
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此常戒日中則常可以照
天下而不必爲无益之憂也文王日中之戒亦至

深切矣哉

豐大也在事功上看明以動所以致此事功之豐
者事功既豐則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盛
百物之殷阜王者皆能以其身至之願尚不期大
而自大矣尚大便豐其蔀豐其沛不足以照天下
故聖人惓惓以日中爲戒決勿令其尚大而自蔽
也觀二三四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其沛日中見沬
等辭其義自晰或曰日惟中可照天下子曷以戒
日中照天下曰王者之心如日也日一中則昃焉
盈也王者宜照天下此心可一盈乎兢兢自持此

恐其盈則其神常清而其照常不蔽耳故孔子以宜照天下申宜日中之辭而隨以日中則昃等語發明其所以宜戒日中之意蓋懲誠有所見而非敢爲拘也敢正之高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之震電之明一時皆至則勢甚威赫有豐之義君子觀斯象而以折獄致刑體之折獄者照天下之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威天下之奸惡唯斷乃成固法二體之明動爲之然其大義則以世道之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而致之者蓋維

豐之盛於不衰也

遏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宄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爲世道慮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皆陽一爲明之初一爲動之初其德正相配者有遇其配主之義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敵則莫肯相從唯豐初四皆剛自喜其配故雖均敵而可无相勝之咎且以此明動尚往彼此協心保大定功其必有可嘉尚者矣遇相敵而相成蓋如此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勢均則不相下常理也爻曰云雖旬无咎蓋凡才德之相敵者在乎降巳以相求協力以從事一懷過人之念則其災不免耳初與四遇能相協而无過之之念則亦何患其相敵哉故曰雖旬而无咎也過字正剔發一雖字非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以明德應六五君心尚大而障蔽若豐其蔀日中見斗者然其何以照天下是二亦與有責也若但以其明而往反見疑猜而忌疾不可用也唯積

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故曰有孚發若吉

語云窮簷蔀屋蔀云者周匝障蔽以自掩之謂也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不足以照天下故蔽棲日中見斗句往得疑疾以下是教所以善開其君之術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巳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也君心无不可開患忠誠之未至耳積久以感通將必有惕然而悔悟者此發若之義所由取也

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梏楇亦自發生誠
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處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今解此爻者曰九三以明臣而遇暗主不能展其
用於天下若二之應五四之比五者然非也天无
二日民无二王豐有二主乎哉王者當豐之時志
願尚大而多自蔽故二與五應四與五比皆著豐
其蔀日中見斗之辭在二則宜有孚以感動在四
則宜藉初以開明是則臣子之所以善開其君者
若三與上則非此例矣三之明上之動正相須爲

用以輔其豐者三具明德矣可以資動之用矣上
居豐極動終乃亦尚大而自蔽之甚若豐其沛日
中見沬者然則三雖有明不得動以爲用如折其
右肱而不可爲用者矣然豈三之罪哉故象曰豐
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但罪上
之自蔽而三之无咎付之不言則可知其義矣時
不詳蔀沛斗沬右肱等字猥與二四一例看恐未
爲是敢妄訂以質高明
按天文書有章蔀有河漢意此蔀字沛字是必有
取於天文者故豐蔀豐沛下承日中見斗見沬耳

載按斗屬陰而主運乎象沬則小星分明豐蔀見
斗是尚大之君所自蔽故周公於五特開其來章
豐沛見沬是尚大之相所自蔽故周公於上深病
其豐屋此不可不辨者
五上分君相尚大者蔀必近於薇垣故豐蔀見斗
沛必近于台垣故豐沛見沬周公立言垂訓決不
苟下一字尚俟細查天文書併祈大方示教
臣遇尚大之主須至誠以感動盡力以維持故二
曰有孚發若吉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四曰遇其
夷主吉賁初之明以開君之明所謂盡力以維持

之也此皆以臣事君之辭也若三則曰折其右肱
而已肱臣象也分明是遇尚大之相而失所仗也
蓋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爲用如左右手三雖明極
而遇上之蔽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何
者明與動相須而明之藉動爲尤切故取象於右
肱耳即此玩來聖人一字字不虛下本義於二曰
上應六五昏暗之主於四曰當豐而遇暗主於三
但曰處明極而應上六其義亦自分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

猶動以爲用非動則明无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當豐時而遇暗主尚大而自蔽障如豐其蔀日
中見斗者然則已雖能動无可用其力者也唯是
初九明德在下已之夷主也下求與遇相與協贊
於廟堂之上將必有藉其明以開君心之蔽而保
其盛治者故曰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易云豐其蔀謂五之位不當多自障蔽也易云日
中見斗謂五之幽暗不明不足以照天下也此雖
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者遇其夷主則明動協力
以贊襄君心庶幾其開悟吉與行適相會耳
抑嘗合卦爻辭之日中論之日中者方日之中也
日中則可照天下易以云日中之見斗日中之見
沫也嗟乎此聖人之辭之所爲合也日中見斗見
沫之上不有豐其蔀豐其沛之辭乎豐其蔀豐其
沛云者尚大之謂也王者一尚大則豐蔀而見斗
相臣一尚大則豐沛而見沫日中則昃其理固有

然者此愚謂勿憂宜日中謂宜以日中爲戒不可
一有尚大之心見斗見沫而至於昃也學者通卦
爻辭之合一則知聖人憂盛危明之深意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王者宜照天下尚大而自用可乎必思已德之陰
柔全賴章明之翊贊開誠布公來致天下之明則
賢才畢集德業日光錫福永名固其所必致耳曰
來章有慶譽吉則知反是之必取凶矣
初二三四皆天下章明之才可以啓沃君心輔翊
治理者故周公特以來章爲訓

君心无二用尚大則心日益蔽不足以照天下來
章則心日益明乃可以照天下
有慶譽者慶與譽其所必有也有慶譽即是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爻辭有慶與譽吉似各爲義夫子因明釋之曰六五
之吉有慶也蓋君以天下爲心錫天下之慶則君
之慶也即君之吉也君无吉以有慶爲吉蓋吉與
慶實一義而譽不必言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所最忌者尚大也上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盛

大驕奢不期而致是其所自恃者其所自蔽也其
所自蔽者終於失人而无所見者也不猶豐其屋
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者乎是凶之
道也
其屋其家其戶其无人不覿取義極妙據上六之
所爲自以爲豐莫與比動莫與比獨擅天下之明
而不知其所作爲是極天下之昏蔽事故曰豐其
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其心自以爲照
天下不知反闚其戶且闃其无人而終三歲亦莫
之覿也天下極聰明的人做天下極昏愚的事本

義明極而反瞽句極中上六之病
豐屋闚戶皆就上所自爲說
此爻如李林甫當明皇盛時導之逸欲有邦導之
開邊啓釁終至喪國亡家身且不保是豐其沛而
日中見沬者是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
者
大抵君與相愈收斂則愈光明愈發揚則愈藏蔽
彖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易云豐其屋其恃豐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則驕
盈之極也易云闚其戶闃其无人驕盈而自恃自
以爲可常照天下不知其自藏而人莫之與也自
藏便无人故以爲闃其无人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通卦
六爻大主意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卦有去所止而不處之義其名曰旅旅非常居人
情所不樂處者僅可以小亨然旅有旅之貞也羇
旅於外而不失其貞則雖僑寓於外猶夫故國之
安適也而亦何不得哉故曰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則不得其居矣易以小亨旅貴得人而尤以得
剛明之人爲援卦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恭而
有禮剛者樂與之群也卦德止而麗乎明心无過
求明者樂與之友也是處旅之貞而亨吉之道也
是以小亨而得吉也當其時苟非柔中而善止則
不足以得人之心非剛明之樂與則不足以安已
之身如此旅何哉此旅之時義之大也欲得亨且
吉者尚於此義觀其深乎

旅在外故曰柔得中乎外中无定在在旅則不亢不屈之爲中得中則順乎剛矣又在旅之時以止爲貴止則心无過求可以投明者之心故曰止而麗乎明旅時之義在柔中順剛止麗乎明得此義則亨且吉不得此義未有可以得亨吉者故曰時義之大本義云旅之時爲難處蓋曰不得此義則不可爲處耳要體認得好

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己而已故曰旅貞吉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云慎刑如山不留如火君子體旅之象將體此山與火而已乎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聖人論一事必極一事之至當處姑舉前二卦後二卦言之聖人論歸妹則曰永終知敝必得其所歸之人論豐則曰折獄致刑盡所以保豐之道論巽則曰申命行事求所以入乎民者論兌則曰朋友講習求所以悅諸心者豈於此旅則象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斷不然矣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則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爲甚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事也獄必用刑用一不當而留之則民麗於鄣罰累月終歲有不得反其故居者可痛也聖人思極人情至於此故令爲理君子洞明敬慎以用其刑速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无聊於外者皆得以歸寧其室家也東山勞役之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說詩者謂聖人推極人情之至於此況乎象旅論旅一不及旅而但象夫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愚故曰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

獄非牢獄之獄訟獄之獄也獄不决則不得歸决而不留人得反其故廬矣今聽訟釋放者曰寧家是一証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初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鄙猥瑣細无所不至則不足取重於人而悔辱之致災咎之來其所自取矣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斯其所取四字極妙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人所自重在志行之立初六志存汚下當處旅時
而意益窮迫能免其災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當旅時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
正則處不失當故旅即次而得所安焉懷資而裕
所需焉得童僕貞而獲所賴焉蓋旅之善无不備
焉者也
童僕貞三字聯讀童僕皆貞信而不他曰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懷資皆可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之所感

也得童僕之貞信則凡百有賴而終无悔尤矣故
夫子特申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過剛不中居下之
上即乎居不能得於人况於旅乎故以即次言則
焚而不得所安也以童僕貞言則喪而不得所賴
也其厲也如何當知所自反矣
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貞句厲字總承上說
此喪童僕貞正照上得童僕貞看然曷加一其字
童僕之貞信必有所以致之者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之所藉者次也童僕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况
于喪其童僕乎益以旅之時而與下若此其義自
當喪也然則三固无所歸咎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當旅之時用柔能下于處則亦獲所寓矣得
其資斧則亦獲所備之用矣顧上无剛陽之與猶
未得以行其道伸其志我心尚有所未快也
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
資用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

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
心不快
資斧者所資之斧用以備不虞者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以得位爲善旅于處未得位也雖得資斧其心
固有所不快矣
載質出疆之君子意欲何爲哉得位以行其道也
旅于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焉其心能快然
乎哉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
所以去也茲可識九四之所爲旅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程傳謂人君无旅本義謂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云云審爾則射雉者旅人也旅泊之臣射文明之君亡矢而獲譽命焉雖所喪不多不亦枉尺而直尋乎是非所爲訓也聞古有弓旌招賢不惜其費者矣未聞賢士不惜小費射明君以求庸者也且君亦曷嘗无旅哉漢室陵夷中山特起依棲於陶呂之間僑客於袁劉之地非所謂旅之君乎枉身三顧於南陽起躬耕之人龍以圖匡復之大業

卒也人望攸歸天心攸屬光復中興克繼炎劉之正統則所謂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之一証也且所謂射雉一矢亡者射一雉亡一矢而已乎聖人之意若曰當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唯君擇臣臣亦擇君爲五計但聞文明之士聘禮以招來足不過一矢之亡云爾而光輔大業復安正位則所獲爲多是教之延攬之說而非僅僅以一雉一矢爲招也學者能以意逆志可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矣若拘人君无旅之說而又泥於射雉一矢之辭是所謂以文害辭而以辭害志者也非善學易者也

譽命二字聯讀譽是人心之頌美命是人心之推戴頌美處卽是推戴推戴處卽是天命也終以譽命者終以此招賢禮士而得人心之歸與云爾要細會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上逮二字正發明譽命之合一處譽人譽也命天命也五爲云終以譽命哉人與天心本无二也人心之歸美上逮於帝心則譽之所歸卽命之所屬耳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亢以加人能保其安適乎始則以此爲快意終則以此而自貽其戚矣蓋不知旅道之貴順而忽易以亡之以至于凶也故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彖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順是處旅之正道上居離之極輕率躁妄不知艱難以守其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大抵處已處人之道皆以艱而得以易而失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以下順爲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爲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此乎

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曰巽巽以陰爲主僅可小亨然陰之從陽分也以陰從陽則可資其才力以有爲利有攸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其人也必大中至正足以任天下之大者始爲得之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曰重巽巽者入也入民莫如命重巽入人之深申其命而已矣始之以告戒終之以丁寧是重巽之說也然易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天下之事非巽无以入非剛无以任九五之剛巽入乎中正之德而志行則凡爲柔者莫不效順而依之以自立矣是以巽雖小亨而利有攸往者謂利見此剛中正之大人也知申命以入人而又知見大人以任事則知巽之所爲亨與利矣

重巽以申命句要體貼以字此以字即象傳君子以申命行事之以字

巽以陰爲主小亨而已而利有攸往處全賴見大
人以伏其力故揭出剛巽乎中正二句剛巽中正
而志行分明是个大人柔皆順乎剛正須說依此
大人以自立則利有攸往有不待言者故總收一
句云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剛巽乎中正宜細體陽剛本中本正而有失之者
惟五獨全其中正故曰剛巽乎中正

志行志甚麼陽剛中正的人於天下事无不能行
要申命便申命要行事便行事未有志不得行者
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柔皆順乎剛之剛即剛巽乎中正之剛世有剛中
正之大人柔可不依之以自立耶順者委心以聽
命之謂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以入乎物曰巽君子欲行事而不先申
命其民以入人心乎是以凡有舉動不遽行也先
之命以布告之又申之命以詳示之俾知我所欲
行无非所以利天下而後舉其事以宜民則德意
曉然於人心是君子之所以善體巽者

行事所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五爻之先
庚後庚正是其行事處

有謂申命行事非一時丁寧煩瀆而已也事常行
而命常申丁寧告戒維持國事於不壞猶風之相
繼生物而不窮者甚有理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貴從容而又貴果斷初六陰居柔下爲巽之主
其進其退遲疑而不決非理也利用武人之貞濟
其所不及可矣

看武人之貞四字相聯則知幽人之貞亦相聯矣
今人解幽人之貞曰幽獨守正亦將解武人之貞
曰武徒守正可乎此愚謂永貞居貞艱貞君子貞
女子貞不息之貞皆當聯讀以爲解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凡人之遲疑果斷皆志爲之或進或退而不果志
之疑也利武人之貞則其志斷然而自治矣

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有不安之意若巽在牀下者然是巽
而過者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過但當出於誠心
若用史巫紛若可通於神明則得吉而无咎耳吉

者感動人心之謂无咎者无諂諛虛僞之咎也
牀人所據以爲安巽在牀下甚言其心之不安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非不至巳甚之說巽時以誠巽爲中二巽得
中則其誠可通於神明矣不可以感人心乎此其
爲紛若之吉也
九三頻巽吝
巽本巽順之眞心非待勉者九三過剛居上原是
不能巽的人及勉爲巽則又習爲之而過爲頻焉
是可吝之道也蓋巽可也巽而頻不可也

頻一也復之頻何以厲无咎巽之頻何以吝復復
於內也頻復則中有定主巽巽於外也頻巽則外
爲虛文此吝无咎所由分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易以云吝蓋巽貴得中巽而過頻則卑屈之
志有餘而剛果之氣不足其志窮而無所之矣此
吝所由取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亦明但照初爻之進退周公教以利武人之
貞二巽在牀下教用史巫紛若吉三頻巽直曰吝
上巽在牀下喪其資斧直曰貞凶五剛巽乎中正
而志行教之貞教之先庚後庚分明皆以剛斷啓
之則此之田獲三品其亦利武人之貞之意乎蓋
剛勝者利用巽巽勝者利用斷也玩文王於巽俾
與小亨教之利有攸往則思過半矣敢就臆見釋
四爻象於左
四巽而又巽於世諧於物无忤悔可亡矣然巽貴
斷也須本此巽順之心力爲進修之務凡切於性
分職分者勇往奮發必求其得而後巳若田獲三
品者然則得之耳象故申之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知田獲之有功則知不田不獲者之无功矣且五
爻各就本爻言並不及乘承比應四爻獨何以云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耶觀象但申
田獲不申悔亡則知所重在斷而不在巽矣
悔亡卽小亨之意田獲三品則所謂利有攸往也
田獲可供三品故云全於卦義无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說見上
同人曰出門交有功此曰田獲三品有功要見功
在出門之交在田禽之獲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本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者唯志行而衆順於時或有因循玩習之意故用公先以貞啓之隨繫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之辭蓋知巽之貞申命以行事則事无不集而得吉事咸各中而悔亡事皆利往而无不利初或失之巽懦終則克有成功矣然貞者剛制之謂也利用在庚必先庚三日以致其丁寧後庚三日以盡其揆度斯之謂貞而可以得吉也巽德之制也其愼用之哉

巽卦象說小亨利有攸往便見利往是貞安於巽懦不爲者非貞也十干甲爲陽爲仁庚爲陰爲義蠱極敝而有事恐過於義故用甲巽重巽以申命恐過於仁故用庚聖人取一字是一義不苟下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中者正乎中也居尊位者在允執厥中固不可過于剛果亦不可過于柔巽五申命行事先庚後庚而得吉唯其位正中得之倘巽懦而无制吉于何有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上貴巽然又貴于斷上九居巽之極一于巽而失其斷若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者然則雖自認爲貞是凶之道也巽之不可過如此

二上俱巽在牀下吉凶曷以異二居下體宜巽而得中上居卦極宜斷而過巽此吉凶之別也

天下无雖貞亦凶之理貞者正也何等方嚴然却極活潑在巽時固以巽爲貞乃巽何可過哉過則非貞矣此所謂貞凶者謂汝以巽爲貞不知此正爲凶也故象傳申其義曰正乎凶也須細理會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云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極看得好然須重看喪其資斧句喪資斧喪其斷也是爲自失

通書天乎人也文法本此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上下皆兌爲說說則於物无忤可以得亨然說之不以道可乎利在貞而无邪乃得說之道也書曰

无咈民以從己之欲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斯亨貞之意乎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義何居和說以與人而人亦以說應之兩相說之謂也兩相說則亨不待言矣而又戒以利貞者何也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誠說於其中而柔外則和說於其外原有貞之義也說以利貞是以上順天心而下應人心无所不利耳即是說之

正以先民實有勞民之心民忘其勞以趨事矣即是說之正以犯難實有爲民解難之心民忘其死以赴難矣爲民上者思不至是耳所說誠出於正大則其道光明民心自有爭相激勸而不容已者豈不貴至正哉此利貞之辭所爲繫也
兌說也下接剛中而柔外何隨接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語意一串下見必如此乃得亨乃爲貞也
回邪者必狹小持正者必光大故說以利貞爲說之大

忘勞忘死即有勸意曰說之大民勸矣哉見必至勸然後爲大也非正其孰能致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有互相滋益之義爲兌君子觀斯象而以朋友講習體之惟天下之義理爲可說而惟合志同方之朋友相與講習義理之精微則互相滋益其說有莫可言喻者此君子之善體兌也
講講論也講論便有時習不已意故曰講習
朋友講習說也乃所講習无非聖賢之謨訓帝王之典刑也說便有正在

初九和兌吉
說人情也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初以陽居說體處最下而无係應發而爲說者一本體自然之和以此感人其有不應乎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初之和兌中節之說也於人无所不宜故曰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情有所戾者爲有所疑也初處最下而无係應情之所發一本於性眞而无所疑斯之謂和兌而得吉與

行非必在外也此心方形於應感即是行

九二孚兌吉悔亡

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爲說者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可无悔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易爲孚兌之吉凡人之說多以其貌九二剛中獨信于其志也此志自信而有不足感人者乎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說不以道者也上无所應而來就二陽其失巳失人甚矣能免於凶乎

兌以兩相說爲言莫之與而來就二陽和兌孚兌之士肯以爲說乎徒自失而巳矣

有謂三來兌來就乎上上引兌下引乎三是小人互相比而說不以正欲以亂天下者亦一說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自處不中正人誰與之斯之謂來兌之凶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於此不能自決爲商兌而未寧然以理論邪非所暱也正所當從也介然守而疾去之則君臣道合而有喜矣

四處邪正之間而本陽剛之質故較然辨於此

人情當理欲之間志嚮未定多少心事不寧然在早分辨而速決裂耳本義謂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分作二解殊未快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何喜也邪與正不兩立去柔邪親明主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明良之慶何如哉是四之所爲喜也

喜與慶分言者多矣茲推喜爲有慶乃知去邪勿疑是天下吉祥大事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陰柔小人外諛悅而內包藏分明是剝於君子者

九五陽剛居尊密近上六周公恐爲其所中也爲之戒曰小人之諛佞可說也而實可畏也如以其可說也而信之以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凶惡之肆有即在於承媚之間者是危道也以舜之聖尚畏巧言令色孔壬況其下者乎世之君往往謂便佞之可悅而不知其實有可畏讀孚于剝有厲之辭可以惕然省矣

不曰孚于兌曰孚于剝兌固其所爲剝者下字特

妙隨九五曰孚于嘉兌五曰孚于剥嘉剥之間君
人宜審所辨哉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居尊其位爲正當曷以孚于剥蓋惟其
正當以爲此德此勢此便嬖之徒不足爲我害也
明皇於林甫祿山豈料其至此哉亦傷於所恃之
過耳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其所爲說者可知
矣周公但下一引字不言吉凶含多少意在

物變物則引之而已矣是引於物者此之引兌是
引於人者其爲引則一也
三曰來上曰引曲盡小人媚說之情狀皆可以垂
世戒者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心事光明者其情必正大而可與彼引以爲說者
能免乎周公曰引兌是極其情孔子曰未光是抉
其心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下巽上之卦具渙散之義曰渙人心渙散終可
聯合而得亨然人之合散出於中善治乎散者亦
先收合其中而已矣故王者必聚精神躬假於有
廟使天下之人皆知各有所本而不散是渙之第
一義也然當其時不竭力以拯援則散終不聚又
貴本經濟之才爲收攬之策若涉大川者然可也
然拯援之汲汲或多苟且以圖成非計也必其所
爲經濟者一出於大公至正之舉斯可以收合人
心而成聚耳所謂渙之亨者蓋如此
此卦辭一串說下王假有廟是收拾人心之本然

所以解散其黨以聯於一統有許大事在須竭
力圖之而後可故又云利涉大川然又恐人之急
於就功則其所爲聯合者多非大順大義之舉故
又戒之以利貞明大順扶大義而令天下皆歸大
一統之治則利貞之說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則人心解矣曷以得亨濟渙在合人心然有大
機括在卦體剛來居二而不窮據險握要其勢旣
可聯天下之心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得時行事其

義又可激天下之志此渙之所由亨也曰王假有
廟者言王者親至廟中聚精誠以感格使天下曉
然知人本乎祖之義而不至於渙也曰利涉大川
者言君子木此實才殫心力以經濟使天下翕然
歸天下之一統而有功不終於渙也是皆渙義之
至切者故聖人備舉之
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是柔得位乎
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不知何以又云卦變
凡濟渙在據險要弘經濟剛來而不窮者據得其
要可應天下而不窮如劉先主之得荊州是也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志在匡時而與上爲應可畢
力以弘經濟之大略如諸葛亮之輔先主是也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與旅卦柔得中乎外而順乎
剛文法一樣今人於旅卦作一意解於此作兩意
解不知其何謂也不敢從
當渙之時須居外勵勸而无內顧之念其志始與
上合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震其事在中以震動言歸妹其位在中以女德言
則此在中二字當作收合人心解蓋渙時以收合
人心爲中王乃在中此必先假廟示人知本而合

其渙也
卦象之木君子濟渙之才也乘木可以濟川出其
才可以濟天下故曰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斯象而以享于帝
立廟體之蓋天下之渙散由人心之不知本也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享于帝而爲萬民以昭報立
廟而爲子孫以承祀則天下咸知所本同歸於一
而心无不合矣是君子之所以善合渙者
收合天下之渙在收合其心收合人心在使之知

所本此享帝立廟爲合渙之至要書序稱殷禮祀
于新邑正是此意
初六用拯馬壯吉
在渙初宜急于拯而上承九二又宜仗其力以爲
拯斯於渙爲有濟故其辭曰用拯馬壯吉
合渙如救焚拯溺然故下用拯二字隨下馬壯二
字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爲以得吉渙初有可濟之理而仰仗九二之力
以爲拯於理又爲極順此渙之所以得濟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在渙之時漂流而无定悔所必有也乃一以陽剛急來居於其所焉當流離无藉之日得天下之上游以圖混一之大統是居險握要之長策也渙必合而悔可免矣故曰渙奔其机悔亡
此須深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當渙之時首策在據天下之險要夫彼盜名竊字者孰无覬望於其間急奔而得之則全勝在我而混合爲可圖矣史所謂天下共逐而高才疾足者先得之是也蕭何計入漢中鄧禹計守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

是此意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英雄當渙之時懷據要濟渙之願奔得其机可藉以圖混合其志願得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人臣无以有已有已悔也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則以天下之渙爲已憂以收合人心爲已事而我躬亦不遑恤矣人臣而匪躬其節孰加焉辭曰渙其躬无悔深與之辭也
人身上私意種種曰渙其躬則私欲盡去純哉乎其爲臣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人臣之志不兩立志在天下國家則必不以躬爲念矣四爻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三亦其人也夫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天下之渙起於分義之不明而偏私植黨之爲害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與散其羣黨而不爲私椅曰一心以承休德大善之吉也且渙豈易言哉由此心之无私仰贊廟謨以廓大无外之規俯合羣黎以歸大一統之治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

文章是眞超越等夷而匪思慮之所及者斯之謂元吉乎
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私來故爻著渙其羣之辭能渙其羣則其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等者故云渙有丘匪夷所思有丘宜就功業說益本光大之心必成光大之業是之謂元吉故夫子象傳但舉渙其羣元吉以贊其光大並不復舉下文也細讀之自見
徇私植黨是人臣所最忌事三居下而不私四處上而不黨故三曰渙其躬无悔四曰渙其羣元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人臣惟此心耳心一係於羣黨暗小甚矣渙其羣
元吉光明正大誰得而企及之
光大主心言而功業自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天下曷以渙哉命亂而莫適所歸也民窮而莫適
所聚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渙汗其大號
而使知所歸能渙發其居積而使知所聚則携貳
反側之民復歸於維皇一統之治而於君道爲无
咎矣

有謂渙大號在先渙王居若武王布告商民曰无
畏寧爾而鹿臺鉅橋之積隨發於下車之日者甚
有理
汗取无不浹被之意非止謂出而不反也
渙王居王字極妙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
之財深於斂者也非能渙者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云者正居尊位之謂也正居尊位重收合而
輕居積故能渙王居而无咎耳重看一正字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云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小畜何以不云
逖耶且夬九二亦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矣亦何
以不云逖耶周公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後儒不知
解強合而一之孔子自有解世特未察耳逖遠也
逖出者遠出也逖出繫於渙其血去之下者周公
蓋有深意在若曰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有
不忍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
而去之使斯民皆遠出於湯火之中則於渙爲有
濟而於理於分爲得无咎耳故夫子申其義曰渙
其血遠害也言遠出於湯火之害也逖遠義固極

明而辭固極顯者後儒不求本字之義而強同於
小畜之辭假使渙在前小畜在後必強小畜六五
之辭云惕當作逖於義爲可不可乎大抵聖賢書
義无多借用之字萬萬解不通處則寧闕之以俟
知勿宜妄爲改釋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義見爻下
渙六爻極有次第初宜拯而得其人既宜奔而得
其地濟渙之臣則在渙其躬與其羣主渙之君則
在渙其號與其積若是則天下之害渙民得遠出

於水火之中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兌下坎上之卦有節而不過之義曰節人情能節則事皆中理而可通故有亨義然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非常久之道也故又以不可貞爲戒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易以名節而得亨立人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不分非節也而大要以剛爲主剛而不中亦非節也卦體剛柔中分既相節而不偏而剛得其中又有節而不過此節之所爲亨乎曰苦節不可貞正謂剛柔中正之間一過其則而至於苦則其道窮極不可行耳再觀卦德說以行險以從容和易之心立嚴限峻守之則其節爲特善矣且卦體九五當位中正居尊以立天下之極而事皆有節秉德以裁天下之制而節皆可通節亨之義又耶然其甚者不覩之天地乎天地一陰一陽均節而不過則寒暑調而四時成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汰冗濫之費立中正之防則財不傷而民不害矣知節則惜財與民可導四氣之順不知節則傷財及民上于天地之和此節所關於天人爲不小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陰陽剛柔之謂也與上九彖詞不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乎剛柔分句上截妙在一分字下截妙在得中字分則均而不偏中則限而不過此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便是天下之達道而亨在其中

上曰剛柔分下何獨舉剛得中言剛柔是人之常德然二者又以剛爲主匪剛得中立身應用鮮有能中天然之則者

時解說以行險曰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以行二字將安着落耶且此句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上分明指節之善道言愚想夫子意謂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限以閑制與險何以異然其所爲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耳因隨接當位以節句見如此爲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以通句見如此爲節却是中正以

通之也語音本源貫而渾成奈何人之弗察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觀斯象而以
制數度議德行體之正名辨分在數度嚴爲之制
使不踰越於其外立身行已在德行詳爲之議使
不苟且於其內此君子之所爲善體節者
制有限制而不敢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制
數度則法度齊而國无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
人无異議
制數度議德行不止自節所以節天下皆是物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未可以行初陽剛得正能靜觀時變動
察事機愼密而不出則无違時妄行之過矣故其
辭曰不出戶庭无咎
節義所該甚大觀象傳以通塞爲言繫傳以君臣
幾事爲言則不獨仕止一節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塞時也明乎通塞之機而時行者知也世之知
時者亦寡矣初陽剛得正能灼知通塞之時故於
時之未可者自能節而不過耳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時未可行二則可行矣乃失剛不正上无應與
知節而不知通若不出門庭者然則操執太固而
違天失時之凶所不免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可行而自止則失時宜
之至大者故曰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時以節爲貴三陰柔不中正不能自止理義之
則凶咎之至亦徒自傷嗟而已矣无所歸咎也

以約失之者鮮不節而驕盈之害不可勝言矣所
謂何嗟及矣是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可自免不節而傷嗟其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君與相本其爲節以防維天下者六四柔順得正
凡大君所爲防維天下者安然以其身率履之而
若出於所性者然是所謂惟臣欽若而可以常享
其光亨者故特曰安節亨
[illegible]理義爲有節惟節爲至安六四安于其節

心有常泰而身有常享矣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夫子本天理之節節天下之民心而六四身安於其節此身此心眞有常享其休泰者故夫子特以承上道申安節之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者承天道以治人情之謂也九五當位而中正則所立範圍之則悉協天人之宜甘而吉者也以此節天下雖臣欲若惟民從又往則有可嘉尚矣

甘正與苦對苦則大戾於世俗不可貞甘則大適

於人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天下有大中在雖居其位苟无其中未必能協於人情也九五居位而中所制所議發皆中節而甘美此之謂甘節而得吉

小節之甘由未發之中出中字宜重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本善物要歸於協人之情上居節之極過而至於苦豈人情也乎哉雖自認爲貞凶矣自其人言之或者悔可亡耳

曰貞凶以理論曰悔亡以其人之甘於苦者論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有中道中則順人之情而亨過則大戾世俗窮極而不可行矣所謂苦節貞凶者蓋如此

䷼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具中虛中實之義曰中孚中孚則誠具於內卽至蹤至眞若豚魚亦可感格而况於人乎所以吉也且不獨此也卽用以涉天下之大險至誠之經濟未有不可以奏功者但所謂誠者貴於正耳正

則可以格其頑涉險難不正則硜硜之信有窮而未必通者所以君子貴愼處也

孚誠也中孚中心之誠也中心之誠可以貫金石蹈水火故曰豚魚吉利涉大川然天下无不孚之正有不正之孚故又以利貞爲戒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孚誠於中也而安所取哉以一卦言之柔在內而中虛矣以二體言之剛得中而中實矣中

虛而能實斯中孚所由存乎且以卦德言之下說而上巽下和柔以仰承君虛懷以俯受孚在一堂之上乃萬邦因是以作孚斯中孚所由格乎曰豚魚吉謂信由中出通及於无知之物也曰利涉大川謂才與誠合可利大濟險之用也若是其中孚而猶曰以利貞焉蓋曰維天之命本无不正必孚出人心之正乃應乎天命之本然耳聖人貴誠而正蓋如此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无妄原是天心通於億兆人之心而又通於億兆物之心卽至頑至冥无有

不可感格者人惟失却此心之本體所以不能通人物之心以應乎天心耳此卦中虛中實下說上巽信及豚魚虛中利涉則其所存所感處无非一天衷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蓋唯恐幾微毫髮之間或係於偏而不合于天心故若此其丁寧之至耳

天只是一个太虛太虛中无物不有却萬理皆實人心之虛亦猶是也亦无物不有萬理皆實虛是實之本體實是虛之本真柔在內而剛得中正虛而能實之謂也故其孚曰中孚

柔在內只形容得一个虛而剛得中正見虛之中却有實理在語意原一串

中孚以誠實爲中剛得中者方是至誠之剛却完具於太虛之內

說而巽皆本中心之誠流出故緊接一孚字與其可以化邦

分說巽則各一其孚合說巽則共成其孚

孚是億兆人之本心而可以感其孚者在廟堂君相之一心有莫知所以潛移而默喻者故曰孚乃化邦也

信及豚魚及字甚妙孚信在中誰思及於豚魚而自暨及焉此之謂眞孚

乘木舟虛者巽乘澤上而中虛若舟乘水而虛浮也論理則實才自虛中出可應變而不窮故曰利涉大川

孚是天命之實曷嘗不正而其在人心或起於意見之私而擇之不精或徇於意念之偏而持之不固卽幾微毫髮之間少有差謬總皆失正而非天之故也中孚以利貞无一毫偏邪之累乃與維天之命相爲合着耳故曰乃應乎天也應者兩相印

合之謂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水體虛以受風之感有中孚之象君子觀斯象也而以議獄緩死體之夫人莫不好生而一不幸以罹於獄罪至于死其情甚可憫也我本貞誠惻怛之心議擬其所謂獄者果出於不知乎抑出於不得已乎而少緩其須臾之死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焉是君子之所以善體中孚者

中孚是貞誠懇惻之心貞誠懇惻之心莫如好生

一念故聖人論中孚之象直說到議獄緩死處曰議獄便於死中求人之生求人之生於死之中便不忍須臾自裁決故曰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照四象辭絕類上也看類同類也應上六三說則初非其類也初均上應六四度其可信而信之耶楊慈湖訓虞作憂虞之虞若曰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顛倒詐妄至于不可勝窮非其遽驟至于此也其發也有端生于因物有遷而已矣故教之虞吉有他則因物有遷必不燕安也老子曰我獨怕兮意未兆未兆者未有他之時也曰獨怕者戰戰兢兢虞而不敢他也故曰志未變也此言甚有理君子主張在我一而不他故大過棟隆吉承說有他吝此之虞吉承說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未變正牗影有他說孚初既无物累而剛主又能自持是此志但虞孚之或失而未變遷于其外此終一而不他也然則虞吉其以初九乎此象先揭初九二字起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君臣之相應和孚也其所以相孚德也九二中孚之實上承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即其相應之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不猶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乎則其所爲相應者无彼此形骸之隔不猶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乎古明良賡歌之風一德咸有之盛蓋莫踰於此孚之二五矣

二五之相與只是一个孚而所以相孚處全在其中之實德故兩象語有淺深

二全无求於五自相感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五應二若其子之和豈有所要而然哉君心所願慕者德也一德相與而孚出於悃誠不期和而自和耳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人心惟中虛則能自主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上應上九又信之窮者則得敵矣得敵則中紛擾而莫適爲主矣此或鼓而張或罷而廢或悲而泣或樂而歌若狂人然而不知其所竟也

虛中者以理爲主自動息憂樂之有常得敵而无

主則事事不中其節矣要看四或字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夫人之動靜悲喜豈其不能自主六三乃爾者處不中正而莫知所適從也

爻從得敵處形擬其无主之狀象究其所以无主者實由己而不由敵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小畜月幾望本尚德載來以德言歸妹月幾望亦本女德言此何作位近于君解蓋六四於全體爲中虛於上體爲巽順虛中巽順之忱日積以至于盈是純臣之節也故雖與三俱陰而並處若共服共驂然者實舍之而上孚於五蓋孚得其正而於理爲允協者故繫其辭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陰象臣德也臣德充滿有月幾望象程傳曰古者車駕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然則六四之匹非六三而何三位不當而匪孚正六四之所宜絕者故取象若此若初之剛則非四之匹矣且虞吉而不他其可絕之而上往耶須細理會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玩絕類類字則知四之匹誠在三不在初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孚在人心而主持在君與相九五有孚之實爲孚之主下應九二一德一心交孚於一堂之上其孚信所及自通四海九州聯合爲一體而於君道无虧矣故其辭曰有孚攣如无咎

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有孚攣如當從君臣之孚說到化及於天下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中孚之尊者以有中孚之實爲正當九五與二

一德則明良喜起之情交洽于廟堂而纏綿固結
之情遍及于天下此有孚攣如之所爲取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信貴知變上九居信之極徇偏執之守乏融通之
見郎理之常有必不可通者故辭曰翰音登于天
貞凶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者以理爲執而圓通
之不滯者也諒者以意爲執而固執之不通者也
固執不通名爲信而實非信矣可謂貞乎辭曰貞
凶謂彼誤認爲貞而不知是凶之道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唯信可長久謂通其變而不窮也不通其變則窮
矣何可長耶

卦以中虛中實爲義中虛貴有主中實貴相應三
无主之虛故得敵而无常四有主之虛故絶類而
上往二五皆相應之實故鶴鳴子和而有孚之攣
如若初之孚在于守常上之孚在於通變亦虛實
自然之定理也故一勉其虞吉而一著其貞凶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卦與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謹密陰過乎陽
則其所爲謹畏周防之意勝而於理於勢有可以
得亨者但貴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
者何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
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
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作爲其奮揚
而出也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
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
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
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

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
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語謂膽欲大心欲小
正此陰陽之分也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慎之過
常是陰之過也此過却是極好事故聖人就是而
與其亨然或恐其恃此可亨之說不量分力而爲
之則又未必得吉也故又戒之以利貞而申之以
大小上下之說

飛鳥遺之音句世泥本義但以其聲下而不上者
言若曰此不宜上宜下之象耳審如是則可小事
不可大事下緊接不宜上宜下一句亦甚明且斷

何必多着此句反致人之疑而難解邪愚謂聖人下一字有一字之義下一句有一句之義文王既下飛鳥遺之音句發明卦義周公仍下飛鳥以凶飛鳥離之凶句發明爻義則必有取義於二間決非僅象不宜上宜下而已也以愚膚見鳥身甚小而張甚大故彖曰有飛鳥之象焉此飛鳥二字是不好字非小過之所宜者乃所遺之音則不上而下爲小過之宜故聖人擬形容象物宜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見陰柔的人僅可小事又必持下人之心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可以大

吉云爾若世所云則飛鳥遺之音句聖人自當削去豈漫存之爲世所贅庇覩耶愚統觀卦爻一一細味誠見有若斯者敢妄陳以質高明

初躁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過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陰柔的人雖能謹畏或謂將可得亨翩翩輕舉者有之卽非小過之所宜者故聖人緊緊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教之處下而得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曷以亨小者謹密周畏之謂也謹密周畏之旣過則於理於勢有必可通者小者過而亨也過曷以利貞時當過愼而必其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而偕行斯爲利耳尙云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用柔柔得過愼之中是以小事吉也大事用剛剛失位而不得善處之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且以卦體言中實外虛才小而勢張有飛鳥之象焉豈小過之所宜乎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陰宜處下不宜處上上逆而下順故必安處

其下无翩翩輕舉上人之念則吉可必得耳明柔剛順逆之義安大小上下之分斯知利貞之說小過其可以得亨哉

人有大有小大者多奮迅激昂小者多謹密周愼小者過則亨可必得然或恃其可亨不知小過之貞不量大小之分上下之宜而爲之未有不反取凶者故聖人曰與時行見貞之爲利曰柔得中見小事之吉曰剛失位而不中見不可以任大事曰有飛鳥之象焉見必不可若斯之輕舉曰上逆而下順見必宜安處其下乃以順而得吉統之

則謹密周畏當與時而偕行斷不可力小而任大
輕舉而上人失小過之時之宜也
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
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事在日用常行温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得大
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有不可克
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剛失位之位以所處言謂剛不得其當耳剛不得
當而又不中如何可任大事得
小事之中過慎而已大事之中須教有大過人之

守克稱大過人之才非僅僅過慎而已也要辦得
明
卦體中實外虛翩翩欲舉有飛鳥之象任小的人
雖能過慎然擔當不定處或輕舉若飛鳥則大非
小過之宜故聖人繫以上下順逆之義示之
象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山下有雷其聲隱隱而已爲小過之象君子觀斯
象也而以小事之過體之曰行曰喪曰用其關於
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家之大視之則三者其
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傲爲大恭爲小喪易爲大哀
爲小用奢爲大儉爲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
善體小過之象者
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
心之節約出與傲易奢侈之大樣者不同是爲過
於小而不過於大
本義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
過於大是也只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則卦无此
意不敢從

初六飛鳥以凶
小過之時凡事宜收約過慎初陰柔上應九四以
躁易之性喜應助之力翩翩舉動如鳥斯飛焉豈
所宜乎其妄動而取凶也蓋亦其輕舉者自取之
耳故曰飛鳥以凶
以飛致凶曰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凡人之致凶咎未有不可救藥者唯初躁易而輕
舉若鳥之飛翔者然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
曰不可如何也要細體不可二字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過宜皆愼況當君臣之際乎六二柔順中正其進也過三四而遇六五有過祖遇妣象且明于分守威福玉食毫不敢及而唯安于人臣之節是臣道之最宜者故就其實與之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過祖遇妣只就二之上應說不及其君遇其臣則二自處之實事也遇上而安所遇是爲純臣之節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爻就二之安分言曰不及其君夫子申之以大義

曰臣不可過蓋臣而過君莫大之罪分不可過而不及斯於臣道爲无咎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君子任天下大事須敎過防爲是九三失位不中正不可大事者故周公敎戒之曰君子不可一日不防而又不可一日不過爲之防一自恃其剛弗過爲備則變生於意外從或戕之而凶于而國不小小矣聖人示君子之過防也如此
此須細玩一或字或者不知何人之辭君子正已於上自處周密自然禍不能加不然人人得而戕之矣故曰從或戕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過防可免禍害失此一着而爲人所戕其凶可勝言哉曰凶如何蓋莫究其所底也
初曰不可如何此曰凶如何事到不可如何甚可悼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小過之時宜遇而不宜過九四失位不中與九三同而以剛處柔則有可以免咎者故周公首與其无咎亟示以弗過遇之蓋理不宜過而求宜於理

分不宜過而求宜於分是處過之善道也若以其剛往則其危立至在所必戒可曰奮其剛足以任大事而妄用乎勿用而永貞焉可矣永貞云者永守此弗過遇之之貞也
勿用句永貞句永貞卽坤用六之永貞也卽賁九三之永貞也卽益六二之永貞也凡道宜常守以爲貞者曰永貞九四雖剛爻而當小過之時宜小宜下宜遇而不宜過是宜永守之貞也故聖人亦以永貞爲戒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周公於九四諄諄教以弗過遇之者以其剛失位而不中也又惓惓儆以往厲必戒者謂其剛之或過終不可長也然則弗過遇之其長久之道乎終不可長長字正照未貞永字說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爻本義於象傳欠協且於小過之義无干愚敢陳臆見於左

君在小過之時理宜下不宜上五雖柔得中然居尊位或不知下賢之義故周公就其居尊而不下則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之若曰如此而自不

謙降未有能澤及於民者因其居尊而應下則以公弋取彼在穴曉之若曰如此而下賢是君道之所宜為者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小畜同辭但彼以畜言此就過時言耳

弋者旋轉注目而必於取也人君下賢而必取以為輔當如弋者然故以取喻

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言雖奮升於上而不能澤及於下由自尊大而不知下賢也鄉飲酒禮坐賓於西北嚴肅之義也此西郊之義蓋取諸此

周公弋取彼在穴者言欲沛膏澤於四方須下求[illegible]穴之士令出為我輔耳能興雲致雨其未出藏在穴中故以取彼在穴應上雲雨之辭聖人取象立辭具有精義如此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和而後雨以氣之下降也曰密雲不雨者自處於上而不下也

已上上字正照卦辭不宜上上字不宜上宜下下賢其可已乎弋取在穴可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過宜遇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分之當然與理為過而唯逞其過人之為若飛鳥雖入於雲漢者然則凶不免矣是謂天災人眚之並至者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為已上矣上弗遇過之豈直已上而已乎上而極亢此其凶所不免也

論小過之時之貞只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二句便完了故六爻若初之飛鳥則斷其必凶若二之不及則與其无咎若三之弗過防則危其或戕

若四之弗過遇則戒其往厲若五之巳上則教其弋取若上之巳亢則著其災眚益一存自小下人之心未有不至於善一存自大上人之念未有不向於凶者此小過之時之義也

彖傳有飛鳥之象焉鳥飛以翼故初躁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動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彖傳柔得中是以小事吉然二五皆柔得中而術不同故二不及其君遇其臣曰无咎五密雲不雨曰公弋取彼在穴彖傳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然三四皆剛失位而不中而亦術不同故三弗過防則

曰或戕四弗過遇則曰往厲總之則欲其任小而不大處下而不上與時而偕行也周公一字字本文王之辭孔子一字字本周公之辭以見文王之意此大傳所謂觀其彖辭則思過半也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凡交相爲用而各得其正則事必濟卦具斯義既濟名焉既濟則治定功成凡極大之事既已亨矣茲惟小者可得亨耳斯時也可无圖維幹旋之術乎而可不利于貞乎何若濟之初未有不以謹畏得而後必漸至于懈弛也謹畏則可以得吉而懈弛則終以致亂矣然則欲保吉而去亂非貞奚其可乎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何時萬事已濟之時也萬事已濟復何亨哉惟是小者則可得亨耳曷云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治惟剛柔二端利用剛剛爲正當利用柔柔爲正當而皆以正位得之則文武並用乆長之術也此利貞之義所由取乎曰初吉者以柔得中濟之

初利用柔而且得謹畏之中也曰終亂者謂終止而不進不思維治而致亂也是濟道之窮也天下之濟以柔中而吉以終止而亂在今既濟之日可不思善用其剛柔而常保其不亂乎乃知亨小利貞之辭聖人所爲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義取諸爻論就一事凡卦皆然此剛柔正而位當總說得个剛柔之正當乃非君臣正位之說也

卦名既濟以剛柔正而位當來則既濟之貞亦惟剛柔各當其用而已矣此外更別无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本下體之柔得中發明其初之所

以得吉耳非專指六二言也
濟事以柔和勝柔多謹畏抑降不躁妄而且得其
謙抑之中自然事治而功成古聖王之治大抵由
溫恭執中來
終止則亂一則字甚緊切人有謙抑圖進之心則
日向於治一萌驕盈止息之念則立至於亂矣時
之極道之窮蓋勢所必至也要其不亂唯存進心
戒止心通其變於未窮之日耳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為既濟君子於此有凛然之

心焉蓋患害之生常在於既濟之日也思之思之
既慮其患於未形而防乎其防又嚴其備于未至
斯可常保其濟于不窮乎斯君子所以善體濟也
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皆由于不思而不防
書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户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皆思患
豫防之說也
思患而豫防總只是个憂勤惕厲之意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事已具濟矣不必復進以求濟也初陽
剛能守若曳其輪濡其尾者然則保濟之道得所
可終无失矣故周公特與其无咎
事未濟則震奮以求濟事既濟則謹戒以保濟若
更求進不已便抵於咎故聖人於其初特戒之
輪所以行者曳則不前狐涉水必揭其尾濡則不
濟皆謹守不進之義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不免咎者求進之不已也初能止而不進
以義揆之自當得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五相應本宜得行其志者乃五恃時之濟不能
盡下賢之禮故取象於婦喪其茀然中正之德不
可終廢但自守而不失時既過當必復行矣故又
戒以勿逐七日得
婦人之車必用茀為蔽喪茀則不可行矣逐有往
從意往從非貞士之守故戒勿逐焉七月得即復
七日來復意得字正應上喪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者何濟時之道也君恃時之濟故不下賢然
中道在我終无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必復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无取于剛三以剛居剛失保濟之道故周公特發一義以示之曰居濟而用剛未有能善其事者即高宗賢君鬼方小國當全盛之世區區以薄伐然且三年而後克甚哉剛不宜濟也而况可用小人乎小人志在騁武挾忿肆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戒必不可用聖人之不尚剛也蓋如此濟之初吉以柔中而致故无取於九三之剛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古聖王之用兵也一舉以靖域中三年克之師老

財匱甚矣故特言憊以見過剛之必勿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六四以柔居柔既盡所以周防之術而尤時廑於念慮之間所謂思患而豫防者其獨得也故辭曰繻有衣袽終日戒

程傳曰繻作濡思意濡用繻以塞之其名即繻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自朝至夕曰終日終日戒不敢自釋蓋有所疑於其中也疑之深則戒之切故終日之不忘耳疑者何疑禍患之突至也太平全盛之日常有大可畏者伏於其間思慮一不及便竊發而不可禦此衆人以為无虞而賢智者所深疑而致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爻之義程傳謂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雖善處无如之何故爻象唯言其時也本義謂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知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嗟乎若傳義所云五至於此終无如之何而已乎且東西雖分陰陽然本爻以九五為主矣取於東鄰之義乎凡易言鄰者數卦皆就所與者言未嘗謂本爻之為鄰也且君臣之分

等於天地九五當既濟時剛徤中正未嘗有一之失德聖人何忍奪之五而與二乎是非所為訓也以愚膚見大君當既濟之時享有治平之盛大抵驕奢之易萌而誠慎之不足不知此誠慎之心是治天下之大本即常時猶不可失而况既濟之時乎故聖人就濟之時設言以為訓若曰盛治以誠畏保享祀以誠敬格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饗饗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矣何者祭之時在誠不在物物至而誠殺固不如物薄而誠至之為得其

時也故象傳申之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蓋周孔之意深慮九五當既
濟之時或忘慎畏之念无以保其濟於不替故泛
舉東鄰西鄰以示戒勸令九五盡所以祈天保濟
之道耳非謂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也非
謂五當其臣之得時雖善處亦无如之何之說也
且六二爻辭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其得時安
在哉或者曰初吉柔得中也二分明得濟之時矣
子何以不服傳義之說愚復應之曰柔得中泛就
一卦論而非泥六二言也卽以二言亦謂其謙抑

愼畏足以致濟以輔五之治耳非謂二得時於下
足以代五之任也二无得時代五之任之理則五
无失時无如之何之事凡六經垂訓週教人君祈
天保濟之道未聞於旣濟之君无一之失德卽示
以雖善處无如之何之說也傳義云云非但於鄰
之字義解說不通而於君臣之分亦大有乖戾故
敢申臆見以極詳辯之耳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凡看易先看一時字濟之時宜畏不宜肆祭之時
在誠不在物東鄰之殺牛物盛而誠衰不如西鄰
之禴祭物薄而誠至爲得祭之時也實受其福則
吉大來矣王濟者明於此義敬畏以承濟之時其
受福寧有窮乎哉

上六濡其首厲

旣濟之時宜事畏愼而况處其極乎以陰柔處濟
極縱恣於淫佚而載胥及溺若狐濟而濡其首然
則危厲之道也

濡尾象其不能濟濡首象其陷於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持敬愼以有終濟斯可久處濟之極而自淪於陷
溺其能長久乎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凡人不相爲用而各失其位則其事不濟卦具斯
義門未濟未濟終有可濟之理故與其亨然所爲
濟者在敬於始愼於終斯事覩厥成而得所利耳
若果銳以求進而不謹審以圖成如小狐汔濟而
濡其尾者然則事終不可濟矣尚亦安所利哉

聖人只要人濟事故旣濟說初吉終亂以危之而

保其常濟未濟說小狐濡尾以警之而欲其必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大抵濟事不在剛而在柔不宜過而宜中未濟曰可亨者以卦體柔得中也濟時以謙畏爲中柔具謙畏之資又得中道則其所爲未有不可濟者故得亨也然易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濟事如狐涉水涉而有終乃爲濟也果銳於始若小狐之汔濟猶未出險之中也進而不知懼至於濡其尾則不續其終矣安所利哉然此非其時之罪也濟

之不善者之罪也所以可濟者未嘗不在也六爻雖不當位剛與柔皆相應也柔濟乎剛既果斷以主事剛應乎柔又慎密以圖幾於理於勢有終可必濟者要在慎重以續其終耳

柔得中是極好事故聖人於既濟未濟皆發其義要知未濟是既濟之初故曰初吉柔得中也未濟亨亦曰柔得中也

濟事如濟川濟川到得彼岸乃爲有濟既濟未出中而不續其終終於不濟而已矣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則柔應不必主君臣但就濟事者說濟事全在剛柔之相濟柔濟剛則不失之太銳剛濟柔則不失之太弛謀斷相資文武並用天下事何者不可濟

聖人初釋未濟有可亨之理隨說濟之不終在不知敬慎之過後復說事有終可濟者要在其人慎重以圖成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用不相濟故爲未濟君子觀斯象而慎辨于物各居其方焉蓋天下之物各有方所在慎辨而居之各止其所則事无不濟是君子之所爲

善體未濟者

本義云水火二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是矣乃不及未濟意何也愚謂水火各居其所故未濟要濟亦不在各居其所外如慎辨父子各居其所則家事濟慎辨君臣各居其所則國事濟此於未濟之中原自有終可濟者故聖人於未濟之象特發之

初六濡其尾吝

唯柔得中者爲能慎密以圖濟初六以陰居下卽

當可濟之時无善濟之道未有能濟天下者也故
其辭曰濡其尾吝
大抵吝有不足意當未濟之初正好濟而不能濟
故曰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至理也時當未濟有濟之至理在初濡其尾而
不能濟亦不知濟之至理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
當未濟之時不患其不濟而患其急於濟二應六
五居柔得中知濟之道有寧過於詳審而不可躁

急者若曳其輪而不前者然則得處濟之正道而
事必終濟矣故以貞吉與之
濟之正道統在一个慎字玩大象自見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慎不急濟爲中由是而行之爲正九二得中則其
所行自過於審慎而不躁矣是之謂貞吉也
中與正雖有內外之分然統是一理未有中而不
正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之時唯柔得中者爲能濟其次則居柔得中

者亦能濟六三當坎之上本宜出險以有濟者乃
其陰柔不中正躁妄以急於濟而不知慎審之義
大於未濟而征則凶者不知此躁妄之道非所以
濟險也須從容詳審以圖幾若涉大川者然則未
濟終可濟而得吉耳
需辭曰利涉大川蓋天下唯涉川爲當需唯需爲
能濟六三未濟宜濟而曰凶者失在征之一字耳
故教如需之涉大川焉
征則凶涉大川則利躁與不躁之謂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求濟未有不能濟者辭曰征凶由陰柔不中
正居位之不當耳使能如涉大川者亦何憂未濟
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未濟之貞在慎始而續終果銳于始非貞也進不
知懼而終不能續亦非貞也唯四與五一以剛居
柔一以柔得中善用其剛柔而非躁率以輕濟皆
得未濟之貞故周公並與其貞吉且云悔亡无悔
蓋就其所自有與之非本不正勉之使歸于正也
要識得

四當濟世之任以剛居柔能愼始以續終非苟爲
濟而已者故周公著其辭曰貞吉悔亡且謂其剛
之克勝能震奮以求濟而更喜其柔之持久能須
忍以待時若震用伐鬼方可旦夕下者必三年克
之始有賞於大國也斯之謂貞而吉且悔亡者乎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大臣以濟天下爲志貞吉悔亡則其志无不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濟世之主也柔得其中則愼終如始事必有
成而不患其不濟矣故周公著其辭曰貞吉无悔

且謂其謀猷之顯設煥然昭君子之光而光大之
經綸一本于有孚之實非僅僅能濟而已者故又
以吉與之然則欲濟天下者舍貞无可以矣
卦爻辭未有兩言吉者此爻首曰吉終又曰吉蓋
濟未出中難乎其續終也善始而至于續終斯其
吉也可一言而足乎斯可窺聖人濟世之意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事從外飾者的然而日亡何裨于濟五經綸康
濟一本于有孚之誠則其光之散見而爲暉者實
足以被四表格上下故吉也光從孚出暉又從光
出斯眞正濟世之業彰明較著于天下者故二聖
先後特發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可有爲此只消自信以俟
其濟耳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此飲酒與需于酒
食相似只教其自待非教其自縱也如因飲酒之
言過縱而沉溺則信之太過失當爲之義矣故又
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爻之義須先提一是字看是者我今日所當爲
之義也剛明居未濟之極事已將濟守此義以俟

其濟是爲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曰事已將濟遂沉
溺於俟命之說不復知今日之所當爲者則爲有
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
本義自信二字極好自信乃能自養以俟命
有孚于飲酒是君子說命有孚失是是常人說命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知其所當俟又知其所當爲是爲有節飲酒濡首
不復知已之所當爲者可謂知節乎
事既濟惟恐其沉溺而不知可久之道事將濟又
恐其沉溺而不知當爲之是故既未濟之上爻皆

以濡其首爲戒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總章大旨云云極當今講解者乃於乾道成男上下分作兩截非是葢孔子見聖人作易首以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種種無不備具故曰此非聖人之杜撰也天尊地卑乾坤之分原自已定而卑高而動靜而方物而象形種種原悉具於其中而罔鈌是故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者推遷者无非是物之流形生出許多人物之散殊來乾成男坤成女分別乎陰陽乾主始坤作成實歸於易簡人

能體此易簡之理便成賢人之德業由此純乎乾
坤之易簡便與乾坤合一而成位乎天地之中此
孔子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无非發明乾坤
之理要人為賢聖以與天地參耳鼓之以雷霆節
安見其為變化之成象耶乾道成男節安見其為
變化之成形耶曷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上為
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曷分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而下為又明乾坤之理分見而人兼體之若是
其分析之甚耶凡聖賢立言其語意極貫串流走
而氣脉極聯絡如貫珠後儒不得其意分裂割截

以就已之意見便與聖賢當日立言之旨大相謬
戾而不入矣愚故敢忘固陋特為訂正云
易統於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悉備人皆
曰聖人作之也不知此非聖人之强作也天尊在
上地卑在下此徙此順耶然於上下之際易之乾
坤確乎其已定矣由是萬物散殊而卑高以陳卦
爻之貴賤秩乎其成位也陽動陰靜而有常不易
卦爻之剛柔判乎其有斷也方有類物有羣而聚
分之各適則占决吉凶之所自生矣象麗天形麗
地而變動之莫測則蓍策變化之所自見矣是故

聖人知盈天地間不過此乾坤之理始為二畫曰
剛柔以象乾坤二相摩而為四曰太陽少陰少陽
太陰四相摩而為八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
既立又以次相盪而為六十四卦則盡天地間之
所有者无不備具於其中矣則夫雷霆之鼓動風
雨之潤澤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之推遷孰非此
剛柔摩盪之流行哉而人物不由此其生生哉剛
曰乾道乾道則成男矣柔曰坤道坤道則成女矣
此其分也而有相為合一者乾則知大始而盡物
以生之矣坤則作成物而盡物以成之矣大始之

知始之以一氣之施耳而非難也无心之易也作
成之能成之以一氣之受耳而不勞也无為之簡
也是乾坤之所以成人物而人无不具者人效乾
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法坤之簡則其事要約
而易從易知則人樂為就而有親易從則人共為
事而有功有親足驗已之是而可久有功則合人
之能而可大可久則德日崇為賢人之德可大則
業日廣為賢人之業過此以往其易一乾之易其
簡一坤之簡而天下之理无不得矣天下之理得
而成其所以為人即成其所以為乾坤而並立為

三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易書之作本剛柔以摩盪
正發明此乾坤之實理示人盡所以成位乎中之
實事耳匪易則天地之理安所着而人亦安所成
其能哉固知易之有功于天地人物之大也
統一部易書看只剛柔二字耳剛柔共徤順之能
曰乾曰坤此乾坤非聖人之强名也天尊而上便
有徤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
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定在于兩間了故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
乾坤二字即剛柔二畫二畫所包甚廣故下文曰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統應此
乾坤二字後章乾坤其易之緼乾坤其易之門統
指二畫言俱此意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卑高自然陳列於兩間則統
一卦上下之貴賤即其統體之卑高分六爻乘承
之貴賤即其分列之卑高若位之定列不可移易
者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天地間凡陽必動自然發揚活潑凡陰必靜自然
收斂寧謐即有相須互發處其動其靜自是常性

不可改易是所謂動靜之有常也易中陰陽之併
曰剛柔剛定是動的柔定是靜的斷乎决乎略无
疑貳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向也人心一向於善則善念聚一向於惡則惡
念聚類聚處便有个吉凶在此物字應作人字看
善人與善人羣而分於惡惡人與惡人羣而分於
善羣分處便有个吉凶在吉凶本善惡而生如有
根必有枝葉者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
生矣
曰類聚則其中自分曰羣分則其類自聚

天成象於上而凡在天者如日月星辰之屬皆成
其象地成形於下而凡在地者如山川動植之屬
皆成其形其間之進退伏見升沉流峙榮枯消長
之不可勝窮總來此陰陽之變化易中蓍策卦爻
陰陽之變化不過此進退伏見升沉流峙榮枯消
長之不可勝窮耳是未有此蓍策卦爻變化之先
其變化固已形見而不可掩故曰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皆有陰陽皆有變化陰陽之莫測處是變化
變化二字不分屬陰陽為妙

曰定曰位曰斷曰生曰見一字不可易曰定矣位矣斷矣生矣見矣見非聖人之定之位之斷之生之見之也亦一字不可易

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故畫一爲剛畫一爲柔而相摩相盪成六十四卦天下許大道理通體備於其中

摩取兩手相摩之狀故一每爲二盪則推盪而无定之名取乾而盪之八卦成八卦又取兌而盪之八卦成八卦又次取離震以後等卦皆盪之八卦皆成八卦統成六十四卦

造化原摩轉而不停動盪而无端故聖人覩造化以作易亦相摩而相盪

鼓之以雷霆二節非分變化之成象變化之成形也聖人既本剛柔摩盪而成六十四卦則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推遷者无非此剛柔之摩盪如周子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然則人物生生於其間乾道自成男坤道自成女萬物化生不可勝窮矣總之則乾坤之始成而各備此易簡之實理者故下文緊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云云若曰此變化之成象此變化之成形分列對峙下又起一頭說知始作成易簡之理則語意便不貫串流走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意矣

在人形質則爲男女德性則爲易簡孔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隨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云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本鼓之以雷霆四句來成男成女成人物之男女也

乾坤一氣也乾以氣開物之先曰知始而能盡天下之物故加一大字坤承乾之氣而凡物之始皆

能作養成全之故曰作成物

知者知其事也即如今知縣知州之知作造作也成成就也坤无造作而據所成就若由造作而爲之者故云然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以字甚輕若曰乾知大始似乎其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其甚煩矣乃乾坤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也

纔知便能纔易便簡此雖分言而實相通者故纔說个乾隨說个坤相離不得

人同此易纔易便易知人同此簡纔簡便易從

相知便相親附而不舍爲有親一相從便與共事
而成功爲有功有親則即人之依驗巳之是便可
持之於永久有功則合人之能皆巳之能便可日
至于廣大可久可大雖未到聖人地位然其德其
業巳超出于尋常萬萬而復不容巳矣故隨說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盖未有賢而不至于聖者未有
聖而不同乎天者未有同乎天而不與天地參者
故又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語意一直下
莫分截

易則易知節要看八个則字則字甚緊嚴

凡人自爲煩瑣人必不樂與而无成功終竟亦自
隘小誠不煩瑣而人易從則我所可爲的人皆能
爲何事不可做何功不可成既有成功則盡人之
所爲皆巳之所爲盡人之所就皆巳之所就更无
爾我更无分別豈不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理何理也天地間何物
非理何理不具于吾心人只不易簡胸中多窒礙
所行多疑阻所以此理具在而若有不相能者然
耳純乎天地之易簡則隨所思所爲无不中理理
自我出而不知所以由斯理者論語所謂從心所
欲不踰矩中庸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孟子所
謂動容周旋中禮是之謂得

要細味成位二字人孰不居天地之中然不易不
簡而動違天下之理如何成得个人不成个人如
何成得人之位成位云者乾以易知纔成个天而
成位乎其上坤以簡能纔成个地而成位乎其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纔成个人而成位乎其中中
庸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正
是此意

開首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云云見得天地定位

此理悉具于其中繼說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見乾
坤盡於易而推盪不窮具載此天地所有之理繼
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見得此理散見於兩間變合
不窮生人物之萬殊繼說乾坤之始成乾坤之易
簡見得生成雖極其不測統歸於此理之易簡又
繼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直說到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見得此易簡之理原具於吾身盡得
此理方可无愧於中處之實

首說个定位見易本天地之自有非聖人之强作

未說个成位見易專敎人盡人之理以參天地之
化育不容以不作此是一章大旨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
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章言聖人之畫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定占總
之發明三極之道示人以合天之學

聖人既立象以盡意矣不繫辭以盡言則民之蔽
蒙孰與開乎故陳設其卦於左右觀其象之所蘊
繫之卦爻之辭以明吉凶然而不通剛柔之變則
象辭雖立亦安所用哉故教之揲蓍求卦剛柔迭
相推盪而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自然生出而不窮
則象之立者通於變辭之繫者决於占而用可前
矣是故辭有吉凶悔吝焉吉凶者何人事有失得
則有吉凶易具斯象吉凶所由繫也悔吝者何人
事有憂虞則有悔吝易具斯象悔吝所由著也變
化曷以生造化退極而進則陰變爲陽進極而退
則陽化爲陰其象固如此也剛柔曷以立造化變
而爲陽即晝之大明化而爲陰即夜之嚮晦其象
固如此也由是觀之六爻之動時有消息燦然進
退晝夜之與形位有當否昭然得失憂虞之與致
則天地人之至理存焉是所謂三極之道也三極
之道敘列於六爻之間次第分明而有等即終身
以爲依可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此易之序也
三極之道闡發於六爻之中義理涵蓄而无盡即
悅心而研慮可也是故君子所樂而玩者此爻之
辭也易有資于君子之身心蓋若此是故君子居

則觀象而玩辭三極之道由象以立而由辭以顯
觀且玩焉而无静不與天俱也動則觀變而玩占
三極之道由變以形而由占以决觀且玩焉而无
動不與天游也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也蓋
三極總歸于天而體三極之道總歸于合天之則
此以知聖人之觀象以繫辭通變以定占莫非本
天以詔人而君子學易不可不與天而合一也
此設卦之設是陳設之設陳設其卦於左右一卦
有一卦之象六爻有六爻之象時有消息位有當
否燦然具有吉凶在聖人細觀此象灼見義理之

精微因而繫之以辭而吉凶大明于天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非推本卦象之立如本義聖
人所以觀象而繫辭之說也聖人觀象而繫辭无
非欲前民之用有卦爻之辭而无蓍策之變則其
占不决如何能用於天下故聖人又制通變定占
之法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正所謂通變以定其占
者
揲蓍求卦總不過剛柔二畫而已既得剛柔中間
便有許多動靜之與或用在本卦或用在之卦或
用本卦之爻或用之卦之爻種種陰變爲陽陽化
爲陰皆自剛柔相推而生出者故曰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
剛推柔則陰變爲陽柔推剛則陽化爲陰
得失憂虞俱是人事而種種具卦爻中此吉凶悔
吝之辭所由繫耳然卦爻何以有此哉時有消息
位有當否因失得憂虞之所由分也
按失得分貼吉凶是矣若憂虞二字恐不宜分貼
悔吝蓋此虞字非虞樂之虞乃虞慮之虞也凡人
行到過當處憂思虞慮自然憧憧于中煞何等懊
悔行到不足處憂思虞慮亦憧憧于中煞何等羞

吝此悔吝爲憂虞之象也本義憂虞雖未至凶然
亦足以致悔而取羞矣不能解若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尤不能解蓋悔固有向吉者如家
人嗃嗃悔厲吉是也若乾之亢龍有悔可謂向于
吉乎吝固有向凶者如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是也
若賁之束帛戔戔吝終吉可謂向于凶乎蓋悔吝
俱在吉凶之介而憂思虞慮皆其所不免焉者故
此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後云悔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又云憂悔吝者存乎介學易者細體當自得
之說不盡

不是變化剛柔象造化之進退晝夜亦不是進退
晝夜象蓍卦之變化剛柔照上吉凶者失得之象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看來當是造化有个進退
故蓍卦有此變化造化有个晝夜故蓍卦有此剛
柔耳首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一
證
造化之消長相因爲進退之象進退分明是變化
造化之顯晦迭運爲晝夜之象晝夜分明是剛柔
晝夜只當顯晦二字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不是變化之極復爲剛柔

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之說上言得失憂虞之象
已盡乎人事了進退晝夜之象已盡乎造化了分
明是个三極之道即此而統觀易中諸卦之六爻
爻各有个時之消息爻各有个位之當否若是其
變動而无方乃其時之消息即造化之進退也晝
夜也其位之當否即人事之失得也憂虞也豈不
是三極之道此其陳列之序即三極之道之次第
其闡發之辭即三極之道之精微所以君子之居
安樂玩自皆不出乎此
要見失得憂虞人事之具於卦爻者却本變化剛

柔來進退晝夜造化之見於蓍策者具有失得憂
虞在蓋位有當否原從時之消息時有消息乃爲
位之當否固不可分而爲二也
六爻不止乾坤統六十四卦之六爻皆有个動在
皆有个三極之道在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三才統周流變動於一卦
六爻之間天地人分不得
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此四象
字與觀象之象同乎否乎曰同也觀象之象據卦
爻之定體而言似乎象之有形失得之象四象字
據位之當否時之消息而言似乎象之无形不知
此无形之象正具于有形之象之中非二也有形
之象非具此无形之象則所謂象者一物焉而已
矣易觀而彖繫之耶大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具有形而上者在是故
謂之象又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見乃謂之象
一也非二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節是承上起下之辭要看
得活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統六十四卦皆
然則即此卦爻之序列處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

次第燦然有終身居之而不能外者即此卦爻之
繫辭處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義理瑩然有終身
玩之而不能盡者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
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
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自然動息於斯而不能舍
也語意一串下要看得活潑
易列六十四卦卦列六爻一卦有一卦用一爻有
一爻用綱目次第昭然秩然可以終身由之而不
疑者故曰居而安者易之序
六爻之義易以貢故曰爻之辭其實具有卦之精

義在
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此是君子之
實落下手處然所謂觀且玩者不過靜閱此三極
之道動體此三極之道求以合一而不違耳
分言之曰三極統言之一天而已體合三極之道
使與天而爲一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聖人作易无非明吉凶以示人故說君子學易到
吉无不利止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章旨云釋卦爻辭之通例亦是但愚謂此章之旨
統論卦爻之辭發明象變之精蘊以示人也觀首
疊用言乎其字中疊提存乎其字末歸到辭也者
各指其所之自見得
辭繫卦下曰彖彖者何卦有全體之象彖固舉其
象以爲言也繫爻下曰爻爻者何爻有一節之變
爻固舉其變以爲言也有吉凶焉吉由人事之得
凶由人事之失言乎其失得也有悔吝焉悔於義
理似有過當處吝於義理似有不足處言乎其小
疵也有无咎焉咎本有過而改之爲貴補過是善
事辭固善其能補過也是故變由位而見分列貴
賤存乎其位此變之所由形乎象由卦而立齊類
小大存乎其卦此象之所由定乎失得本於卦位
辨別吉凶存乎其辭此吉凶之所由名乎悔吝小
疵有殷憂之意是則存乎其介焉介在人心決趨
避之幾卦爻有具此介者憂之斯可无悔而取吝
也无咎補過有震動之意是則存乎其悔焉悔起

人心有改過之漸卦爻有具此悔者震之斯能補
過而无咎也辭之稽實以待虛者蓋如此而總之
則豈有出於卦之外哉是故卦有大小則辭有險
易矣惟陽爲大陽大者乎易坦夷惟陰爲小陰小
者艱深險阻其所之本自有險易之殊辭固各指
其所之以示人耳然則卦爻之辭其關聖心之精
乎發象變之蘊乎玩辭者當自得之矣
彖言乎象之象陰陽純雜而已乎道德之精微事
物之巨細全體於陰陽純雜之內所謂象也者像
也是則象之所由名者

爻不外剛柔二畫而剛柔具在六十四卦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聖人一一就其所具發揮以示人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者是之謂言乎變

无咎但曰善補過不曰言乎其何也過然也唯補過可以免咎易辭故特善之也善卽言乎其之意也

是故列貴賤五句句項上文來爻言乎變非位則變不形故列貴賤者存乎位彖言乎象非卦則象不立故齊小大者存乎卦吉凶言乎其失得非

辭不著故辨吉凶者存乎辭悔吝言乎其小疵非介不明故憂悔吝者存乎介无咎善補過非悔不悛故震无咎者存乎悔

孰列之孰齊之孰辨之孰憂之孰震之位本有貴賤卦本有大小辭本有吉凶介本有悔吝悔本得无咎易自列之齊之辨之憂之震之耳或曰聖人列之齊之辨之憂之震之然聖人之辭亦因易以繫而非敢自爲也

列分列也乘承有上下卽分貴賤皆位使之然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齊類齊也小者類作一處大者類作一處則小大齊乃其小大則本陰陽消息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

存乎辭者存乎卦爻之辭也卦爻之辭不曰吉則曰凶昭乎若蓍素之有辨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易一遇悔吝則憂之惟恐其不能免如盱豫悔遲有悔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此却是何等憂來然却本其中有兩岐之介在若上所謂遲速之分往舍之間是也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易一遇无咎處則震之惟恐其不激昂奮發如艱

則无咎既憂之无咎却是何等震來然却本其中原有个悔幾在悔交害則必艱悔甘臨則必憂憂且艱自猛厲奮迅而過日寡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卦有小大節又項列貴賤五句來貴賤之列由小大而分故獨言小大耳曰吉凶曰悔吝曰无咎辭有險易之殊却俱本卦之小大來大者之情光明正大其所之者自然坦夷平直小者之情昧隘小其所之者自然險阻艱深所之既各不同則易之所繫不得不各異其辭指之何者易固所

以指人之迷也指其所之之易則人可為趨指其
所之之險則人可為避是固聖人所以繫辭以致
天下萬世之心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
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
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
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章大旨云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是至當不
易之論若將三節分个窮理盡性至命愚不敢以
為然葢理性命是一理窮盡至是一事斷然不可
分析至如俗解仰觀俯察等句各加以易二字尤
為可咲

又據此章說个道下章亦說个道此章說个神下
章亦說个神此章說个易下章亦說个易故程傳
聯下章為解今朱子分為二章分明謂此章聯下
數故字下章聯下數之謂字耳若此則此章宜據
數故字為解勿一故字是一斷旁行而不流下无
故字即聯樂天知命故不憂解亦无不可者如何
生得出此句說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
仁對上知周而道濟耶聖人文字行乎其所不得
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初非若後世之文之必
相為對待者至說樂天知命為知益深安土敦仁
為仁益篤則上云周知萬物而道濟天下者猶淺
之乎其為知耶薄之乎其為仁耶且此節初非泥
說知仁二字也夫子從仰觀俯察說到範圍曲成
通知歸到神无方易无體統只就一人說統只說
用易事初无淺深先後之殊其所為文自不得不

若此其鋪敘耳

天地之道盡之於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
而總不出于陰陽二端易道陰陽盡幽明生死鬼
神仁知化育流行之理无不備具于其中分明與
天地相為齊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无不統包而
中間條理節目又粲然其不紊故謂天地之道具
於易可也謂易即天地之道亦可也故聖人之盡
道其間不能外焉仰以觀于天文若何而舍次之
有分俯以察于地理若何而行止之有辨其皆陰
陽之為乎故知幽之別於明者陽之化也明之別

于幽者陰之變也而其故可知已死生之說最難求不出于始與終也推原其所自始反復其所爲終則死與生一陰陽之往復耳而其說從可知已鬼神之情狀最難識可見於物與變也精氣凝而爲物游魂散而爲變則鬼神一陰陽之屈伸耳而其情狀又從可知已人與天地本相肖或有違焉者失所似也我所得于天地者克完其故與相肖似而无二則天地亦如之矣故不違也天下萬物繫于我知之不明而處之不當焉過也知周乎萬物旣以晰其情而道濟天下復能盡其性我與物

可无憾矣故不過也心本有常泰逐物外移始憂不免耳旁通逺及而自不流于邪僻順乎理而樂天安其分而知命則此心之快然者常在故不憂也心本有合愛徇物自私始愛不擴耳隨寓而安敦養此仁而不喪則萬物之一體者常存故能愛也天地之運行萬物之生成晝夜之循環何者不與吾心相表裏範圍天地之化調劑均節不過于中道曲成萬物長育成就不至於遺失通乎晝夜之道顯藏闔闢與契合而无間則其所存主處一神之所爲不可以方所測其所運用處一易之所爲不可以定體執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也擧天地間之所有者皆完具於此心之神易而擧此心之神易悉得之於易理之精微則易誠彌綸天地之道而有資于聖人之用者也豈直卜筮之書而已哉

準齊準也彼此較同曰準天地有此易亦有此豈不相爲齊準相爲齊準則凡天地間之所有者如幽明如死生如鬼神如仁知如化育流行何者不具于易書而其中且粲然有條而不紊若彌於其外而中且有綸者在故云彌綸天地之道

道行也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原推行變通而不居者故曰道

天文有晝夜上下地理有南北高深總不出陰陽二字陽化爲陰故幽陰變爲陽故明曰幽明之故

此知幽明之故卽在觀察之中不是兩層事

死生一理有始終耳原始而知性命之本來隨反而求其終則死生之說洞然矣生是死之起頭處死是生之盡頭處本合一而非二者

本義云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是也獨精氣分屬於陰陽似

爲未當耳陰有精陽亦有精陽有氣陰亦有氣陰
陽之精氣凝聚處是魄而其靈變處是魂魂魄合
爲物魄雖具而魂游則精氣散矣精氣散則爲物
者變而无物是故即物即變可知鬼神之情狀
幽明何以曰故死生何以曰說鬼神何以曰情狀
幽明其可見者而必有所以爲幽明者故曰故死
生之理難知有終日言之而不盡者故曰說鬼神
似无還有似有還无单言情不得单言狀不得故
着情狀二字
活變處直有可模擬模擬處却又極活變非着情

狀二字有不足盡鬼神之與者中庸云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此情狀之謂也
天地陰陽而已矣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本與天地
充相肖者失却本然之故始不相似而相違耳完
全其所以爲人與天地相似夫何違悖之有
萬物在天下至夥而難于周知至廣而難[illegible]道濟
知之既周而各各有道以兼濟之這纔[illegible]與
萬物一體之意於本分上纔不過差故不過
凡人一執着便不會旁行纔旁行便不能守却正
理旁行而不流此心中惟知天命便能樂天知命

樂天者與天而爲一也知命者與命而爲一也與
天命爲一更何繫累於胸中故以不憂與之
安土敦仁非二事仁者心之德心不安於所遇便
生許多計較出來如何會敦仁隨其所遇无非天
理此仁常敦于胸中真有時出而不窮者故與其
能愛
天地之化无窮聖人爲之均調爲之財節若範圍
然而不使之過差是爲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二字有許大經綸在
晝夜二字即陰陽二字陰陽之道流行于天地萬

物之間何所不在聖人通而知之略无彼此表裏
默契而不疑脗合而无二其道若自聖人而主宰
者是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心與天地萬物之道相流通其主宰處曰神本
无方體之可言其流行處曰易本无定體之可執
聖人到範圍曲成通知處則此心之本體充全其
故矣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曰幽明曰死生曰鬼神曰仁知曰神易此天地之
道也不過此陰陽而已曰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
說知鬼神之情狀曰不違不過不憂能愛曰神无

方而易无體此聖人盡天地之道也不過盡此陰陽而已此陰陽原統具于易書之中而又條分縷析於其內所以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大旨云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此語極爲的確而每條下本義云云則都有未融處敢一一先辯而後爲略論云

首條本義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仁義中各加一與字正此一陰一陽之謂也道即天地人之道耳未聞有所謂氣與理之分也

次條本義云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繼何以發言耶善何以化育之功言耶繼善成性又何以分陰分陽耶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之說也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之說也未聞繼以發言善以化育之功言而繼善成性可分陰陽以爲言也

三條本義云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則曰仁知各得是道之一隅則可曰仁陽知陰而分析其人爲陰陽則不可

四條本義云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仁何以造化之功言用何以機緘之妙言耶愚謂仁即天地之生理生理在內而顯設于外曰顯諸仁生理之運動處曰用用顯于外而根柢于於穆之中曰藏諸用未聞造化之功之可以訓仁機緘之妙之可以訓用也或曰仁无內外主宰是仁運動亦是仁故造化之功可以訓仁機弩牙也緘絲之收結處也弩牙之妙處可以發矢絲收結之妙處可以經綸故機緘之妙可以訓用曰是則然矣然用此語訓解又須曲爲之解殊

未凡其明辭也
六條本義云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理者何理而書者何書耶今人以成象效法爲易理之生生極數通變爲易書之生生則斯言說之矣愚謂通章本文原有分明善讀易者但就本文字義其旨自見本義云云皆可置勿用也
道不外陰陽然非可泥而求也一陰一陽變互而不分相禪而不窮則道之所由名乎陰陽相禪則相繼繼則流行於天載極純而无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則體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

則合仁與知而一之者也仁者偏於仁見性之所近者則謂之仁知者偏於知見性之所近者則謂之知不知此仁也知也非道之全也而百姓者又日用此仁知併其所偏見而莫之知焉故君子之道所以鮮能于天下也然則舍天地其奚之焉天地之仁藏于中而有時乎顯設于外曰顯諸仁天地之用形于外而有時乎退藏于內曰藏諸用顯仁藏用鼓萬物出入之機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則其德之盛業之大即聖人有不得比擬焉者豈不誠極至矣哉然業徵於外者也而得以藏用名用藏而包含之富有其所發從可知已故謂之大業也德蘊于中者也而曷以顯仁名仁顯而功化之日新其所存從可窺已故謂之盛德也即是陰陽之互發者以究其用而生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互生而不已則互變而不窮是之謂易也物有成象者效法者成象僅露幾希之萌效法悉呈形體之實乾坤之所由別也然則何物而非陰陽之著乎筮有極數知來者通變者極數知來方求所以應乎用通變則已見於爲占事之所由分也然則何事而非陰陽之著乎而陰陽終不可測也

互爲其根而莫測其所爲根交相爲用而莫測其所爲用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是之謂神而已矣論道而至于神斯其爲道之至妙至妙者乎
上章論易彌綸天地之道說到神无方易无體此章論道不出于陰陽說到生生之易不測之神見神本无方而易本无體也要在知道君子善體神易之妙而已矣故着君子之道鮮矣句見體仁知之全會顯藏之理由生生之易極不測之神非君子不足以與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何妙在兩个一字一有兩相成

意有交相禪意今人只知交相禪而不知兩相成
非知道者也
有陰有陽纔成个天道有剛有柔纔成个地道有
仁有義纔成个人道此是兩相成處陰與陽迭運
則天道淸剛與柔迭用則地道寧仁與義迭施則
人道貞此是交相禪處
陰陽形也一陰一陽便是形而上者是謂之道而
已矣程傳云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
也所以二字欠分曉本義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
理則所謂道氣理二字似増出

陰陽總是一氣氣分動靜而循環无端貫未嘗間
斷故說一陰一陽隨說繼之者善
今人解繼字曰繼靜而動則動之後可无繼乎不
知卽一陰一陽看便有繼的意思在川繼是天命
流行繼續不已處純乎至精至粹无一毫渣滓夾
雜乎其中所以說繼之者善也卽天命流行繼續
不已處便生成萬物出來成則物各各具此善所
謂生而有之者也故曰成之者性也繼善成性卽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皆有陰陽在如曰繼善陽之
事成性陰之事則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亦可分陰
陽言耶斷乎其不然矣
无斷絕曰繼无虧欠曰成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二句老大
難體認道本合仁知而一之者也仁者知者性各
有偏隨其所見亦各得性之所近仁者自認所見
是道却不知止是仁之一偏知者自認所見是道
却不知止是知之一偏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葢從旁觀仁者知者而謂之仁與知
非仁者知者見之而自謂仁與知也
道合仁與知而一之非君子不能兼體其全故曰

君子之道
有說仁知之人俱眞見用事仁者眞見乎仁斯謂
之仁知者眞見乎知斯謂之知皆善斯成性君子
之道也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非道也故君子之
道鮮矣亦有理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用卽生物之妙用仁藏而顯
用顯而藏正是陰陽之互根處
聖人旣竭心思焉是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是用
非不能造就萬物然終不免有憂的意思在天地
所存卽仁而所顯皆仁所發卽用而所藏皆用顯

仁藏用而一出于无心是之謂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
聖人之德業亦盛且大矣然皆以有憂致之天地
不與聖人同憂則其功化之妙運處有非聖人所
可比倫者故盛大上又加个至字
用本是業藏用則中所涵蓄貉不匱之經綸是大
業之本故曰富有之謂大業仁本是德顯仁則外
所設施昭无窮之盡藏是盛德之發故曰日新之
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就上文看亦得就下文看亦得就本

句看亦得盖道本變易而不窮故就生生處指言
之曰此之謂易也
成象之謂乾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見物之生生
處有乾坤之名人事之生生處有占事之名總之
皆易也
象彷彿也彻成个彷彿出來屬輕清而未形故曰
乾法形體也盖效此形體出來屬重濁而有迹故
曰坤乾坤原是不定之名以徙順言亦可以清濁
言亦可此乾坤二字就清濁處定个名目非天地
象形之乾坤也

凡揲蓍必極其數而後備極七八九六之數知來
物之吉凶時偹此心之審决上故曰占由極數知
來通其變于日用云爲之間時屬此心之應酬上
故曰事
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
筮之占事見日用間无事而非陰陽之生生
論道不論到易不見道之无體論道不論到神不
見道之无方論到无方无體處然後見道之至妙
至妙終日言之而不盡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
之善配至德
此章之義相傳首節是賛易之廣大中節是本廣
大之所由來末節是詳廣大之實愚謂此固然矣
竊恐廣大配天地一節非直詳廣大之實而已也
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
月之照臨則天地之所爲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
極到至德處則天地之所以爲廣大處猶未盡得

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之大生廣生而來而究其理之精微實通極于乾坤之所爲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體之廣大而已也

今之論易者不過曰陰陽而已矣不知其所道陰陽者涵蓄固至廣而其包括固至大也益凡理有一之不到有一之不周者不可以語廣大也乃陰陽之理則无遠而无不邇微而无或禦也无邇而无不各足焉且无俟于安排靜而正也盈天地間而无非是物之所陳則无非是理之所具无不備焉者是易之所爲廣大也而果何以有此哉夫乾

天之所以爲天也其靜也專主此生意于其中其動也直遂而不撓是以氣之所施无不包括而大生焉夫坤地之所以爲地也其靜也翕聚此生意于其中其動也闢闔而莫禦是以氣之所受无不涵蓄而廣生焉易固模寫此乾坤者也此理之涵蓄與地之廣生何以異哉此理之包括與天之大生何以異哉吾見其適相配也即廣大而觀變通之用則其窮而變也變而通也猶夫四時之迭運而已矣即變通而求陰陽之義則其互爲根也相爲用也猶夫日月之升降而已矣即陰陽而探易簡之善則其易而知也簡而能也猶夫至德之徒順而已矣論其所自來旣本乾坤動靜之機而究其所爲備又合乾坤至德之妙此易理之所爲廣大而不可以淺小窺也巳

廣言其涵蓄之无遺大言其包括之无外

以言乎遠三句正指其所爲廣大處遠邇以地言天地之間則所謂六合之內也

凡物有可禦惟陰陽之理極遠極周到无可得而限禦之者

邇以目前至近者言糟粕煨燼至纖至悉无不各

具一陰陽之理却又不待安排布置而自得之者故曰靜而正

天地之間洪纖高下煞極其備而陰陽之理无洪无纖无高无下物物各具焉是之謂備

大生者大生萬物也廣生者廣生萬物也卽大生廣生而乾坤之廣大自見非有二層本義云云可勿用

大生廣生在動處見然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合靜與動而言之

此乾坤二字就當天地二字看天地形體也乾坤

性情也惟性情有動靜能廣生大生故以乾坤言之既大生廣生便是天地之廣大了故下緊承配天地說

天地總只是一个生理天主其施故靜專動直常先地而主始地主其受故靜翕動闢常後天而時行

天之生物无可見故只說个專字直字是无形影之辭地之生物却有可見者故曰翕曰闢是有形影之辭

惟天專有个生生之心一到動時直發出來而莫

禦故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唯地翕聚此生生之理一到動時如戶斯闢而莫阻故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乾大生坤廣生則論廣大莫過于天地矣易道陰陽无非發明此乾坤之理則其理之廣大眞有與天地相爲匹對者故曰廣大配天地配配對也非配合也變通陰陽易簡之善皆易書之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之所有然由天地說到變通陰陽又直說到易簡之善由配天地說到配四時日月又直說到配至德却大有意在

易理到窮處即變到變處即通盈虛消息之互相轉易者是也四時寒極則變而通之以暑暑極則變而通之以寒不過此耳故曰變通配四時

易所稱陰陽或互相爲根或交相爲用然不過晝夜顯晦之理而已矣日秉陽精明于晝月秉陰精明于夜而代明不窮陰陽之義孰大於此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理分見于陰陽即上文所謂繼之者善也故云易簡之善

天地之至德一健順而已矣健順者易簡之謂也易具有易簡之善豈不與天地之至德適相配對

哉

易言乎變廣大中无非一个變通之理故受之以變通變通便生陰陽出來故受之以陰陽之義陰陽便具有易簡在故受之以易簡之善語意眞脈絡如貫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凡理不通極于天地聖人非至也易其至矣乎夫

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何者德起于神明知欲其崇矣業始于踐履禮欲其卑矣聖人神明昭徹而知崇踐履篤實而禮卑則其崇非尋常之崇巳也崇則上效乎天矣其卑非尋常之卑巳也卑則下法乎地矣卽以天地觀之而其德業可易言哉天地設位于上下易斯行乎其中矣人有成性知崇禮卑而存之又存則率之斯爲道也由之斯爲義也道義之門從此啓矣而德之崇業之廣不與天地克相配哉然此皆於易得之此易之所以爲至也

至以理之極至言盈天地間惟此易理卽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不出乎此所以爲理之至

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非二一一模倣易理爲之天地間只有一个理明得此理盡時便是知之崇行得此禮熟時便是禮之卑到此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之門便是崇德而廣業聖人因賛易故其語若是耳

知是此心之靈明養得此靈明昭徹无障蔽无墮壞德便日向于高明禮卽此心之天則事事在天則上踐履去无虛浮无空缺業便日向於廣大故於崇德廣業下分說知崇禮卑耳若究竟論知禮同一理脉崇卑同一工夫固不應分析爲二項也

卑下也實也卑下纔着實无虛浮

效法二字无工夫知崇禮卑其崇也若效天其卑也若法地耳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句甚輕此不過承上文挑起下文以明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之意耳

天地不過此陰陽陰陽有許大變化在顯諸仁藏諸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易行乎其中便是天地之德業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便是聖人之德業

成性云者成之者性也人人所同具者也惟知崇禮卑能存之又存則聖人事耳存存字宜咀嚼

成性中率之斯爲道行而宜之斯爲義本其所自有者雖知禮工夫未到成性或壞而不存道義便從此窒塞耳一到知崇禮卑成性存存隨所闔闢无非道義之流行矣故曰道義之門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之則爲盛德而發之則爲大業故曰聖人崇德而廣業而字不虛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舊說首節是明伏羲之象次節是明周公之爻是則然矣不遺文王之卦辭乎前傳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云彖者言乎象者也卦之辭亦象也伏羲當日畫卦止有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事无所謂擬形容象物宜之說文王觀象繫辭始極其模擬想像以發揮之蘊如乾曰元亨利

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擬形容于未象之先象物宜于既擬之後亦何等模擬想像來總之欲像乾坤之所具者發揮以示人是故以象名而謂之象耳故開口說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云者有所據而見之也正設卦觀象而見之之謂也若伏羲先天之象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足矣安用此有以二字哉此愚斷謂首節是言彖言乎象之象非伏羲畫卦之象也

或曰上傳末章論立象以盡意重出此二條分明是說先天之象後天之爻子何據而謂此象為文王之象曰先天之象遺不得後天之辭立象以盡意下不云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乎象非辭不顯辭非象不立故謂伏羲之象曰象可也謂文王之辭曰象亦可也即謂周公之爻辭曰象亦可也愚謂文王之卦辭為象蓋據此擬象二字以斷之耳此可為知者道

又按今解次節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如涉川婚媾行師建侯等種種人事具在而觀其統會處有一節可以通行者立之為典禮因看爻有合此

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吉違此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凶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懸之空中耶觀會通以行典禮既與爻不相干如何看爻有合于典禮不合于典禮而繫之辭以明其吉凶耶吁此醉夢之說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設卦觀象而見之也故下个有以二字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正見此天下之動於爻位之中有會通之可觀而典禮之可行也如設乾之卦觀乾之象有以見天下之動於其中如潛如見如惕如躍如飛如亢其理无不具備是理之所會而據初似宜潛

據二似宜見據三似宜惕據四似宜躍據五似宜
飛據上似爲亢是觀理之會聚處有一節之可通
行者是潜之一字卽初之典禮之可行者也見之
一字卽二之典禮之可行者也三四五上皆然由
是各爻下繫之以辭如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云云順之則謂之吉逆之則謂之凶此由見
天下之動來而變易以告人者是之謂爻效天下
之動者是故謂之爻也若泛泛見天下之動觀會
通以行典禮待爻合着合不着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果何憑據提模而

懸設之耶昔義儒有于理不通而相承之謬戾者
若此條則固其特甚者耳

先天有畫後天有辭聖人之繫於卦下者何以謂
之象也天下之賾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中聖人設
卦觀象有以見天下之賾于大小純雜之間而如
何以發其精緼也旣擬諸其形容于未象之先若
是而可以庶幾焉因象其物宜于旣擬之後則卦
之所以涵蓄而无遺者皆可由所擬所象而得之
也是故謂之象也其繫于爻下者又何以謂之爻
也天下之動體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聖人設
卦觀象有以見天下之動于逐卦逐爻之內而觀
其理之所會聚者以求其一節之通就其中之所
可行者以立爲典禮之則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則
理之變動而不拘者皆自其所觀所繫者而效之
也是故謂之爻也象言天下之至賾似可惡矣而
衆一物有一物之至理在焉雖錯雜而不可惡也
爻言天下之至動似可亂矣而衆一事有一事之
精義存焉雖變動而不可亂也要在體易者之善
用耳言不遽言比擬于易之至精至當者而後言
焉動不遽動審議于易之至精至當者而後動焉

擬議旣詳言動各中自然可以成其變化亦至賾
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也是之謂善學易者

二條有以二字極有力從有以二字一氣直說下
來與是故二字正相應

賾雜亂也天下之物雜亂而无章統具于六十四
卦之內聖人設卦觀象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
象之必一一求相比合各歸其所而不亂則至理
之精微散見于雜亂之中者此實有以肖象之是
故謂之象也

形容卽模樣之謂物宜者物之宜於其時者也據

乾的模樣該得元亨利貞其時物之宜亦宜元亨而利于貞據坤的模樣該得元亨利牝馬之貞其時物之宜亦惟元亨利牝馬之貞形容由擬而定而物宜由象而得故著辭云云

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來

擬諸其象其二其字指卦言下觀其行其二其字指爻言

動變動也天下之動變動而不居總具于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聖人設卦觀象有以見天下之動而

觀會通行典禮繫辭以斷其吉凶則其所變易以告人者正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是故謂之爻

統一部易書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就一卦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于六爻之中就一爻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于一爻之中若此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者則就逐爻看天下之動悉具于其中是理之統會處而會中都有可通者在也即此可通者立為定則教天下萬世常守此而通行是其辭之所繫不過據此以符書斷說如此則為吉不如此則為凶耳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道理通融處繞會會聚處必通會通處即是典禮典常則也禮定體也妙在觀行二字觀有昭徹无遺意行有活潑不拘意

聖人敎天下只在典禮二字典禮不由會通來如何可通行得何者書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中間儘有宜如此行者又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神而明之全在照覽之昭融而後可立

為定則行之天下萬世而无弊故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不是裝殺定的吉凶爻辭內曰吉曰凶曰悔曰吝曰災眚曰利曰无咎全是本時之消息位之當否來統只要人趨吉而避凶是聖人繫辭之本意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六爻之動含天下之動爻辭一一效而告諸人故曰六爻之義易以貢是故謂之爻

曰擬曰象曰觀曰行曰斷通根上見字來盖聖人設卦觀象實實見得如是然後擬之象之觀且行

之斷之也
言天下之至賾二句是贊上起下之辭
至賾不可惡至動不可亂易之言動却是何等變
化來擬之者淺深詳略必欲各中其宜議之者仕
止久速必欲各當其可則亦至賾而不可惡至動
而不可亂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有比倫詳度意議有商確裁定意此二字正照
前擬象觀行等看葢聖人見天下之賾於其卦擬
形容象物宜見天下之動於其爻觀會通行典禮
斷吉凶繇何等詳慎之至所以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以成其變化用
易者能擬議于言行之間亦若聖人擬象觀行于
設卦繫辭之時變化其有不成哉到擬議以成其
變化這纔合易書之變化這纔无負聖人所以設
卦繫辭之意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中孚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
之之辭夫子釋之曰君子之所感通于天下者言
與行也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矣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矣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必加乎民行發乎邇必
見乎遠其轉如戶樞其發如弩機樞機一發榮辱
隨至言行實爲之主也言行有善否上帝於斯降
鑒焉是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无慎乎甚哉
言行之不可不誠也

同聲不期應而自應同氣不期求而自求出言于
一室之中感人於千里之外此唯人心之同與天
合一故不期然而然耳言出乎身四句下緊承君
子之樞機句隨出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句緊極緊
透

言善不善只在誠與不誠

榮辱之主也主字極妙榮辱在外者也其誰得而
加我唯善則榮不善則辱其主實在我也

六事自責而大雨千里恭默思道而雊雉不災言
行所以動天地不是虛話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有先號咷後笑之辭夫子釋之曰君子豈必
於道之同哉如以其道或出而仕於朝矣或處而
隱於野矣或默而含其意矣或語而見乎辭矣乃
二人者心則同也心同則讒搆不能為之間即金
之堅其利猶可斷也而況其他乎心同則臭味不
覺其相投即蘭之馨不過此也而豈嫌于道之異
乎甚哉同人之貴同心也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即指二人者說

君子行事不必其皆同所同者心耳
其利之利堅利之利也兩心同而堅利可以斷金
言金石可斷而二人之心終不可間也同心之言
即承同心斷金說來不平對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凡物錯之安則
安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
也慎之至心常兢惕而其安可常保也夫茅之為
物不甚薄哉而用是可以表敬慎之心獲安寧之
福其用益足重焉當大過之時者誠慎斯術也以
往即其時其勢有未易以維持其无所失矣況于
安常乎甚哉過慎之不可以不講也
天下之事成于慎而敗于忽慎則可常保而不失
不慎未有不至于敗者故夫子於藉用白茅中提
出一慎字來當大過之時全靠此心之過慎曰慎
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煞有大意思在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者謂用是可以表敬慎
而獲眞安是其用為極重者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亦難居矣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非深識遠度有此哉厚之至也所謂勞
謙者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而不居禮言恭
而不肆是則君子之謙常致其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以稱勞謙君子而有終之吉也
德言盛常存不自足之心禮言恭常懷不自安之
意此是君子之實實能謙處正照厚之至說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與高最所忌也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不與府而俱亢乎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矣君之言不密則必漏
洩而失臣臣之言不密則必漏洩而失身幾事不
密則必漏洩而害其成矣君臣幾事之所繫皆有

不可不密者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所以絕生
亂之階也
亂之階也階字極妙階者由此發軔而上升也
謂上官儀教我廢汝者君不密失臣也被酒漏言
而反遭其噬者臣不密之失身也甘露白馬之變
皆所謂幾事不密之害成也
事關宗社生靈而其幾却在呼吸變動之際是爲
幾事幾事成則宗社生靈受其福不成則宗社生
靈受其禍矣不密害成所繫豈小小乎哉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盜之情不易知也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爲竊據盜不思奪之乎小
人竊據上慢下暴其罪也盜不思伐之乎慢藏未
有不誨盜者冶容未有不誨淫者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是慢藏冶容之類也盜之招也作易者直窺
盜之心事其真知盜乎

知盜者知其思奪思伐之情也誨盜誨淫二誨字
極徹葢慢藏未有不啓盜之心冶容未有不啓淫
之心正應上二思字
七爻繫擬議之下見君子當立誠于言行當要契
于同心當致慎于過盛之時當持厚于功名之際
當通變于高危當圖幾于慎密當力辭乎非據則
其所擬議者一易之變化矣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
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為乎

通章大旨雖云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
却不平對法出數以立數出法以顯聖人之意益
論蓍卦之法本天地之數來其變化自然一神之
所為所以為至妙至妙耳

時說首節指河圖為天地之數次節分積天地之
數為能盡造化之用三節總大衍之數用之揲蓍
之各有所象四節總二老過揲之策之當朞五節
總二篇過揲之策之當萬物六節七節推易卦之成
八節究變卦之用九節用之大十節贊數法
變化之神是則然矣愚以為此見其條分之槩而
不知其肯綮之要也肯綮之要在變化鬼神四字
天地間止此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能成
變化而行鬼神聖人即此數以用之著成易成卦
引伸觸類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則天地之數之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悉具于蓍卦變動之中
故發歎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

乎益專指蓍卦之變化合着天地之數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者故歸之一神之所為而深贊之耳
本義不察很以變化之道通承上文之數法嗟乎
世之宗本義久矣誰復闡夫子之精蘊而肯綮之

按成變化而行鬼神句本義云變化謂一變生水
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
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
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嗟乎
孔子之所謂成變化者果指水火木金土而為言
乎抑出于水火木金土之外乎謂成變化之在水

火木金土者不過據天地之五數而爲言耳不知天地之五數是即所謂五行也五行成變化而行鬼神非五數去生成五行曰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且孔子但說个成變化耳本義云一變生水而二化成之云云又添出一个生字來且通易書言變化亦屢矣大抵皆說陰陽之變化生成萬物未有謂變化生成五行者敢具陳于左以正高明

乾之彖曰乾道變化坤六四文言曰天地變化恒之彖曰四時變化繫辭曰變化見矣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曰變化云爲曰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數章變化字不指陰陽之變化則主人事之變化與蓍策之變化蓋蓍策之變化一本陰陽之變化來教人曲盡人事之變化耳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二段可見天地一開闢便有象形之分便有水火雷風山澤之列水火雷風山澤之列即水火木金土之謂即此便是天地之五數所以能變化生成萬物非有五數後初生一个水次生一个火又次生一个木又次生一个金又次生一个土如本義所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云云是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再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三段可見聖人立爲蓍卦之法一本天地陰陽之變化來故愚斷謂天地之全數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聖人因是數而立法亦能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專指蓍法之變化而贊其一本天地之數之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爲神也先識

成變化而行鬼神不主于五行又識此章前段論天地之數推極其妙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後段論聖人即數以立法贊其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則可以窺孔子立言之本意矣

或曰周子太極圖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本義蓋有所宗也曰此周子之易耳愚所信者孔子之易也孔子自來說變化无所謂水火木金土之說也

河圖之是有自一至十之數此數却是天地之數有天地之分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葢不相假借焉即此者來天數有个五地數有个五此五數分居五位同處而不相妨若是其相得也而陰陽倡和且各有合而无間焉即天數之五計之得二十有五即地數之五計之得三十總而計之得五十有五此數非漫无所紀而已者有天地則有變化有鬼神變化之成鬼神之行无非陰陽之所爲而陰陽之節限則備之於此數矣陰陽之生成則備于相得有合之内矣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天地至妙至妙之用不能外此焉者由是即此五數大衍之其全葢得

五十焉蓍尚其變其用則四十有九焉就此四十有九者平分而爲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者曰掛一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而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左右所揲之餘扐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曰歸奇於扐所以象積月之餘之閏也然必再扐而後掛者何取焉五歲凡再閏然後別起積分掛一左右各一揲而一扐亦如再閏已完前奇故再扐而後掛耳而豈惟此哉即此過揲之策亦皆有所準者乾成于三奇合虛一掛一得一十四策餘尚三

十有六也通計六爻二百一十有六焉坤成于三偶合虛一掛一得二十六策餘尚二十有四也通計六爻百四十有四焉合之三百有六十葢與期之日適相當矣寒暑代謝而歲運周盈乏相仍而期會合是策數之仰符于造化有不期然而然者又總計二篇之過揲凡陽皆三十六合百九十二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焉凡陰皆二十四合百九十二陰爻得四千六百八策焉統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葢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矣物極于萬而无遺數極于萬而无算是過揲之下盡乎物情

又有不期然而然者是故易言乎變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次經營而成易焉易通其變合此四營凡十有八次而成卦焉成卦云者合貞悔而大成也九變卦立曰八卦八卦而小成則大成因之而變不可勝窮矣引其變之端而伸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也觸其變之類而長之每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也至於此則變極其周而用極其悉盡天下之能事无有遺于此卦此變之外者不已畢乎道至隱微德行之所賴也六爻之動形三極之道顯則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故可

與酬酢而不窮可以祐助鬼神而成其能也是所
謂非天下之能事者其與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易
異哉此以知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爲而未易知也
知其所爲變化者通極于造化物理之微性命道
德之與其知神之所爲乎數啓于天涵變化之理
而法具于易極變化之神至于神而妙不容言矣
易之作豈出于聖人之私智哉
自一至十之數此自有天地以來之所已著若河
圖之旋毛圈子特一符驗之耳故伏羲因之以作
易

天地間只有五數五數有生有成合成十數析開
分屬于天地故曰天數五地數五
既曰五數爲云五位河圖每二數共居一處若位
列者然故曰五位耳
朱義云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
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
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自愚觀見
一居下二居上如何其相得三居左四居右如何
其相得五六七八九十皆各居其位如何其相得
相得而各有合蓋通指共居一位者言耳傳曰近

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一與六同位於下
无相妨害是其情之相得也而一陽六陰自相倡
和而有配合焉二與七同位于上无相妨害是其
情之相得也而二陰七陽自相倡和而有合焉三
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同處一位而相得皆各倡
和而有合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謂一與
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爲兩相得於位
字較說不通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便有个生成變化在然不極
其數言之生成之功用尚較未全故併合其數而

言之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推其數之極耳要之只五十
之數蓋五數其原所有者不必舉也故下文但云
大衍之數五十
天地間變化无窮莫非鬼神之所爲成變化處便
是行鬼神處故曰成變化而行鬼神
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之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
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變化上着个成字
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
倪者故於鬼神上着个行字 一

鬼神流行於兩間无可見得惟於變化爲可驗而變化之所以成實皆鬼神之所爲也故曰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字不虛下

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而有合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合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可勝窮哉須深味所以二字

大衍之數五十非小衍大衍之說亦非衍母衍子之說亦非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之說大極也衍推也天地止有五數推極其數言之一數自有十數在自得五十之數耳故當時大卜之官

有大衍二字名目夫子特稱之

上就河圖見在之數言曰五十有五本五數而積得之也此就大衍蓍策之數言曰五十本五數而推極之也其實一也

易不究數之全則不備而不通數之變則不行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耳非虛一以象太極之說也

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不期象而自相象者

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歲得三十六日除三十日成閏餘六日合下二歲盈虛二十四日得三十日爲五歲再閏

分卦歸奇皆已用之策其揲過去的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言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可當萬物之數數象之符會處眞是極妙

期之日三百六十日有奇曰三百六十其凡也

物不止于萬而已者然萬則其數已極矣即萬之又萬要之不出于萬之外也

易言乎變變即易也故於四營而一變曰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已合貞悔而大成矣然不舉小

成一節終似遺漏故又着八卦而小成句

九變而成三畫總不出于八卦故云八卦其實只指三畫言

四營成易八卦小成十有八變而成卦只說得个揲蓍求卦之大略然蓍用其變妙處全在引伸觸類可畢天下之能事故復着此數句

引引取也伸伸大也觸觸發也長充長也卦畫已具中間老少不同或用動或用靜或占本卦或占之卦引取其變而伸大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又觸發引伸之類而充長之每卦可變爲六十四

卦則通一部易書中涵蓄許大義理備載許大經綸隨其所值无不可見之行事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云天下之事已矣奚着一能字盡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爲的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謂之能事天下之能事皆自天下之義理出義理具在六十四卦中引伸觸類稽實待虛理无遺蘊而事无遺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

本義云道因辭顯行以數神似矣然道豈必以辭顯而行豈必以數神哉且顯道神德行不必其對

待也蓍用其變凡形於引伸觸類之餘者无非是道之顯設利用出入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是顯道固所以神德行也若然則其應變也如酬酢然而鬼神之功用亦由此其祐助之矣是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故承引伸觸類而悉陳之語意一串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是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不是神德行此語微上徹下俱就蓍變而言不必入辭數二字又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語道之顯孰有過於蓍卦哉而化裁推行神明黙成皆在於此眞个顯道便神德行非是兩項嗟乎此可爲知者道

酬酢取往來應感之義祐神者祐助其神之不及也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一直下正見蓍卦之妙亦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兩相照語不可輕看過

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其神何待言哉此變化之道蓋指蓍卦之用之極妙處言也成易成卦引伸觸類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煞是何等變化

然其實非出于絲毫智力之爲者皆之便成易成卦引之觸之便盡天下之能事顯道神德行自酬酢而祐神與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一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此二句是專贊蓍卦之極妙處非合數與法而並贊之也變化之道即是神非變化之外更有所謂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雖承上章說易之用有此四者然易之用實由聖人所以極深研幾這一段精神來故大傳特揭而表之觀前後云聖人之道自可見得

此章由辭占象變歸到精變神三字又推說到深幾神三字要見精變深幾何以別此理惟深與幾至精至變郤由聖人之極研來故由極研而言則曰深曰幾其在辭占象變則曰精曰變耳其實一神也

人知易具變化之道不知此變化之道非聖人不能闡發其精蘊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矣謂辭之曲而中也以動者尚其變矣謂變之化而裁也以制器者尚其象矣謂象事之知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矣謂占事之知來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不遽爲且行也抱蓍問焉而以言易受人之命若響之必應焉无有遠近幽深无不悉知其來物焉且遂知之无留滯焉此惟易理之精微有以極天地人物之奥而涵蓄之无盡故應之周而且速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哉易從變始而四營之詳審若參若伍而以變焉變由數紀而三變之考覈爲錯爲綜以稽數焉然非直一變而已者通其變而皆此參伍之法則陰陽老少之畫定遂成天地之文矣亦非直錯綜而已者極其數而皆此錯綜之法則卦爻動靜

之象著遂定天下之象矣此惟易理之變動通極于變化鬼神而圓轉之不拘故隨索而隨有得耳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哉卽是可以識易矣易何思哉何爲哉其无感也寂然一不動之本體耳一有感焉遂通天下之故此惟其理之圓神妙運于辭占象變之間故應用之極其妙若此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哉此何以若斯之神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理藏于寂探之莫測曰深然卦爻之所藴无不備也繫之辭立之占深極之　使顯矣是聖人之所以

極之也形于動吉之先見曰幾然著策之所求无不備也裁之變立之象幾可研之而使著矣是聖人之所以研之也唯深極于辭占也故來物悉知能通天下之志焉唯幾研于象變也故文象遂定能成天下之務焉唯幾深之研極通于一神也故寂而能感感而遂通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焉然則辭占象變果易之道乎抑聖人之道乎易非精變之神无以妙感通之用而易非聖人之極深研幾亦无以極精變之神吾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此極深研幾之謂也學易者知變化之道而不知出于聖人之精蘊其可以言易乎哉

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只據本文直言不必如俗解添入用易二字

書曰辭尚體要易之辭聖人本陰陽至理發揮出來淺深詳略无不各中故以言者尚之天下之動惟變所適邦貞夫一理聖人本陰陽至理裁之為七八九六之變應動而不窮故以動者尚之制器者成規成矩之謂也作事欲成个規矩則莫如易之象何者易中陰陽動靜之象聖人皆本陰陽之至理為之裁定一如成器之制不可踰越故制器者不能外也卜筮者自此心之占決言所謂枚卜原筮是也枚卜原筮无非求合于至理聖人繫辭定占一本陰陽之至理教人趨吉而避凶故卜筮者不能外也

以言以動以制器總由此心之卜筮來故語有次第若此

是以二字緊承上文來有為為之身有行行之天下皆從立言始故曰問焉而以言受命者受此問焉之命也如響者如響應聲之速也遠近兼時與地言幽則造化鬼神之不易明者深則人情物理之不易測者來物指吉凶言

卦爻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理一定而不易繫之辭立之占則此理昭然具在簡冊中无叩无不應而且應極其速所以說天下之至精

易无參伍之法唯分二掛一揲四到歸奇於扐時初變非五即九後變非四即八一執策凝視間若三數五數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者故云參伍以變耳易亦无錯綜之法唯三變既終歸奇之策左右錯放微有低昂之分若錯綜者然故云錯綜其數耳

參伍以變雖就初變說其實十八變皆用此法以爲變也錯綜其數雖就初三變說其實十八變中之三變皆用此法以稽其數也故緊承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天地之文不外乎陰陽陰陽著于爻畫若渾然其天成者故曰成天下之象不出于動靜動靜寓于變否有確然其一定者故曰定

天地間陰陽變遷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寓于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極天下之至變

易无思也无爲也易字是虛字不指著卦說

无思无爲於寂然不動時最可驗及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時无不思无不爲却原歸于无思无爲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寂然是形容不動之妙非寂然其不動也

曰感而遂通天下足矣何以曰通天下之故任天下之萬感莫非所性之故物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逢其原通其故之說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上文曰遂知來物曰遂成天地之文曰遂定天下之象此曰遂通天下之故諸遂字最喫緊

惟理至精至變不可名狀曰至神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此是翻案提掇語開首雖說易有聖人之道却就人之所尚說到易道之至精易道之至變易道之至神則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无可見得於此復緊一提掇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以此見易非聖人不能作所以說易有聖人之道以應開首之語

天下有深而莫測者深不極則不精有幾而未分

者幾不研則不變聖人見此深于卦爻之中究極而著之辭占則深極而可通天下之志是所謂至精之與於此也見此幾於著變之中研窮而裁之象變則幾研而可成天下之務是所謂至變之與於此也幾深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這便是神這便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至神之與於此也

極深研幾聖人无時不然而獨於易尤加意焉故着所以二字然又要見深不極則幾不可知幾不研則深終莫測故中間又着个而字嗟乎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深何以通天下之志幾何以成天下之務深卽孟子資之深深字淵淵其淵天下所共有也卦爻中含有此淵深至理在聖人著之辭占一一推極以示人天下自然開曉而明達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幾卽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亦人心所共有也蓍策中含有此發動之妙在聖人裁之象變一一研究以示人天下自然趨吉而避凶所以能成天下之務

惟深也一節正照前是以君子將有爲也三節見

其精其變其神一由於聖人之極深而研幾來故曰易有聖人之道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專言卜筮是矣第卜筮之用成於聖人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然非先具蓍卦爻之理於一心曷成能以敎天下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又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誠重之也由是就乾坤象形之著以制爲卜筮之法本太極兩儀四象之立以弘事業于天下无非所以大蓍龜之用而成卜筮之能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然聖人雖制法以教天下而聖人實无造作于其間也天生神物著變化見吉凶呈圖書聖人不過則之效之象之而已耳故因舉其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以應前通志定業斷疑之意一章精神全在諸聖人字提掇轉捐處全在諸是故字

凡書之作必有所爲也夫易何爲者也夫易以卜筮教天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開物則能啓其蔽成務則能奠其爲冒天下之道則全備至理而能決其疑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

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然聖人非具有心易在即欲制卜筮以教天下无由者是故卜筮必假蓍以成卦爻矣乃蓍始參伍而極錯綜變化不測其德圓而神焉卦列陰陽而昭險易一定不易其德方以知焉六爻時位靡常而變易以告人初无定在其義易以貢焉聖人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神知變易退藏于宥密之中即欲窺其朕莫可得者及臨民吉凶之事若身親之而與民同其患則神由中啓而吉凶之事之來无不先覺而周知焉知由中出而吉凶之理之往无不豫具而渾藏焉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燭炳于幾先而神武不殺威斷于无物者然後能與於此夫惟其聰明睿知之超於物先也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知陰陽之靈秘假神物以洩其精而白姓之顓蒙須神物以全其用是興神物以前民之用使得先事以考占焉且非獨此也聖人亦以此考占湛乎其衷肅乎其志齋戒以神明其德益以培其神知之本體焉是聖人之所爲神道設教者而神物果安所自哉是故闔戶則謂之坤矣闢戶則謂之乾矣一闔一闢則謂之變矣往來不窮

則謂之通矣乾坤變通物由此生其見也乃謂之象謂依稀之可象也神物亦由此其有象也其形也乃謂之器謂形迹之已成也神物亦由此其有形也由是因物之神制爲分揲掛扐而用之以卜筮則吉凶趨避昭然于天下萬世是則謂之法而已矣由是法立而用行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莫知其所爲趨所爲避則謂之神而已矣然所謂制用利用者安在哉是故易有太極至理之謂也理一而陰陽判是生兩儀兩儀復加陰陽則生四象矣四象復加陰陽則生八卦矣八卦既立吉凶昭

然其有定則吉之趨也凶之避也其孰能禦之是
大業之所由生也是制用神物之法所以前民之
用者而其功用之大豈可言哉是故論法象則莫
大乎天地矣論變通則莫大乎四時矣論懸象著
明則莫大乎日月矣論崇高則莫大乎富貴矣論
備天下之物致之於可用之實立已成之器以爲
天下利則巧知之能不與也莫大乎聖人矣探討
其至賾索求其幽隱鈎取其淵深推致其遐遠以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則術數之末非
可幾焉蓋莫大乎蓍龜矣然蓍龜之制豈出聖人

之私智哉一天之所爲耳是故天生神物洩乾坤
之精秘聖人則之而卜筮立焉其所爲變化者效
天地之變化而已矣其所爲吉凶者象垂象之吉
凶而已矣其所爲易書者則河洛所出之圖書而
已矣由斯以觀易有四象焉所以示所值之卦爻
也各有繫辭焉所以告之如面命也定之以吉凶
焉所以斷之使知往也斯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
之道者乎斯所謂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
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者乎此易有功于天下萬世
非聖人不能作也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自相問答之詞
開物之物即來物之物指事言
冒覆冒也卦爻設而天下之道悉覆冒于其中故
曰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先天立象以盡意後天繫辭以盡言
總歸于教人卜筮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此外更
无他事也
道理總缺欠遺落應用便有不周全處如何決得
天下之疑卦爻覆冒天下之道一事有一理在隨

問隨答可立剖而无疑者故曰以斷天下之疑
蓍卦何以下个德字爻何以下个義字蓍得之爲
蓍之變卦得之爲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爲動
耳
凡物圓的通轉不窮有神的意思在神者无方之
謂也方的一定不易有知的意思在知者有主之
謂也易則惟變所適變易以告人耳故曰易以貢
圓神是一意故中着个而字方知者方以知此理
也易貢者易以貢于人也故中着个以字
聖心常潔常清豈必以此三者洗其心哉必此云

者謂其心圓轉不窮立方不易變易无方若以此一
三者洗濯于神明之舍耳
退藏於密四字極妙詩曰基命宥密密是心之本
體原无進趨之意在聖人神知中涵渾全不露知
无神无知的一般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者也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
聖人與民原同一體臨到民患吉凶時若身親臨
之者然故曰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與民同患只有个來何以兼說个往來則知

之巳耳其何以兼說藏往蓋來與往非二事也知
來藏往非二義也任天下吉凶之來不出巳往之
理故說來又說个往任知天下吉凶之難知者皆
本之此心退藏之知故說知來又說个藏往夫子
意若曰天下之事其方來者不窮而此理之既往
者一定聖人遇事之來退藏之神即啓而昭徹之
而此理之一定者退藏之知實渾涵而統具焉若
取諸藏而端正在者故於往曰藏云爾要之藏往
之藏即退藏之藏初无異同於其間者識得此義
明方可以言易

夫子答子張十世之問但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言與个知來不出于藏往後傳云彰往而察
來總是此意
上文曰圓神曰方知曰易貢下何以但云神知遡
郤易字曰易貢云者隨方逐圓而變易以告人也
易不出於神知之外也舉神知而易自在也聖人
之言固略而不漏也
聰明睿知的人一見便能昭徹便能決斷與神武
不殺的一般故着此一句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緊承上聰明睿

知說聰明睿知的見得天日以顯道示人而民貿
貿焉莫知所適故知神物之可興又知其用之不
可不開其先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天有顯道一仰觀而可明而民故之相攻相取處
非深察有不可知者故下一明字一察字
興者舉而用之也舉神物以設教民皆可先事而
知趨避之方故下一興字一前字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不是聖人作意為
此以為倡率斯民之術也事關天人之大宗社之
大出處行藏之大處即聖人亦必用卜如書稱枚

卜稽卜之類蓍皆弁心一慮齋戒以考占焉此德之存上有若因卜筮而益神明之者是則聖人之所以卜筮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之實事也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下必着此一句者見聖人之德亦藉此以神明而信其有益于民用之大也

神明其德神明二字是虛字德本神明而復加神明之也與大學明明德意同

天地間一氣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如戶斯闔故謂之坤動則如戶斯闢故謂之乾此乾坤二字只作陰陽二字看

一闔一闢妙在兩个一字一闔而繼之闢是陰變為陽一闢而繼之闔是陽變為陰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闢皆有往來闔往而闢來闢往而闔來无有窮已時便是陽變而通之陰陰變而通之陽也通者通而不滯之謂也

見乃二句要味二乃字象與器世之所共知者而不知其別故夫子分別言之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見自无中之初見者言形自見中之已形者言象則依稀彷彿之間器則一成而不可變之稱也

制而用之者制其所為分揲掛扐而用之以為筮也利用出入者利用此筮以貞出入之度也民咸用之者无人而不為用也利用又咸用有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謂之神

制用利用咸用三用字應前與神物以前民用一用字

先言乾坤變通見造化氣運之精粹處所以能孕毓得神物出來次言見象形器見物生之有漸而

神物之生之不偶然者又次言制用之法又次言利用咸用之神則見與神物以前民用果有功于世道之大者

是故易有太極二節緊接上文來分明是揲蓍之法由一而二由二而四以成八卦以生大業所謂制而用之之法而民咸用之者

是故法象節重聖人蓍龜二段觀出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說到聖人說到蓍龜自可見得

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止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一節然論致用利天下之大莫有踰於此

矣
物皆有用備而舉之推致於人之利用處器可成
能立此成器以爲天下之利這皆非淺小才技所
可能故曰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有作四段解者謂探討天下
之至賾者而求其一也索出天下之幽隱者而求
其蓍也鈎取天下之淵深者使淺而易識也推致
天下之玄遠者使近而易明也有作二段解者謂
探討於至賾之中而索求其理之至隱者鈎取於
極深之內而推致其理之極遠者是皆於蓍爲可

通者
定天下之吉凶二句相承說上節未明則吉凶未
定吉凶未定則亹亹於趨避者或怠而不成探賾
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則民之趨吉避凶
自爾亹亹而不倦矣故着二句一氣下亹亹者即
人之所勉勉循循者
天生神物專指蓍說爲是後傳云幽贊于神明而
生蓍則之者則此蓍而制之用也
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非聖人以意而創
之也天地間原有个陰陽之變化在聖人不過效

而立之法耳
蓍卦中分个吉凶出來亦非聖人之私制也天垂
象日月星辰或順軌而行或逆軌而行吉凶之徵
自別易據卦爻之順逆斷其爲吉爲凶亦杀此垂
象所見之吉凶耳
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之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之
以敘疇不知此河圖洛書相爲表裡无非易之理
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且河圖洛書
孰見其出於羲禹之異時也先儒從來有此辯
天地間无非是个生成河圖陰陽共居其位主成

數而爲言也洛書陰陽各居其位主生數而爲言
也生成之類合乃爲易理之全故愚謂則圖可以
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
易有四象節繫承聖人則之效之象之說聖人既
著爲易則易有四象矣此象何爲者哉立象以盡
意所以示也有象則有辭之繫矣此辭何爲者哉
繫辭以盡言所以告也有辭則定之以吉凶矣又
果何爲者哉趨避未明而莫知所從所以斷也觀
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則易之爲書誠開物成務
冒天下之道而民莫能外矣所以說聖人以通大

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易何以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祐之云者助之謂
也天昭鑒以心其所助者此心之順也人孚鑒以
心其所助者此心之信也大有上九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之信順也則其所仰格於天心者至矣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只說个天字夫子却兼人明之天與人心一也

合得人心來便是合着天心處孟子論天與之亦
自人與之驗得正同此意
此心之不逆曰順此心之不偽曰信順與信非二
理也履信思乎順總只內外之不違理耳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
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
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語脉極聯貫无分截看五个以盡字七个謂
之字六个存乎字意旨自了了矣
言載於書而書不能盡也意載於言而言不能盡

也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曰聖人固有所
以盡其意者象之立也天下之變无窮要歸於陰
陽而已聖人畫一以象陽畫一一以象陰則天地鬼
神之精微道德性命之蘊與夫人情物理之該
博涵畜于聖人之意而難于發揮之盡者茲可曲
盡而无遺也象立而卦可設矣設卦而辨大小之
殊則情偽之難於昭晰者茲可殆盡焉卦設而辭
可繫矣繫辭而斷吉凶之分則言辭之難于詔告
者茲可詳盡焉由是因所值之變而通之事爲之
間民咸用之无不各得其所者利由此盡也由是

曰變通之利以妙鼓舞之機使自得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神由此盡也即此觀之乾坤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其諸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甚哉乾坤之不可以不立也而豈直形焉已乎是故乾坤形也超於形而上則天地之精粹也是謂之道焉倚於形而下則卑高之法象也是謂之器焉器以載道此聖人立象以盡意也即是乾坤之化而裁之為用靜用動之法則斯道之屢變不窮者在焉是謂之變推是化裁之法而

行之日用事為之間則斯道之圓通不滯者在焉是謂之通舉是變通之法而措之天下之民則天下之志无不通而天下之業无不定焉斯道之底有成績者是謂之事業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者而聖人立象之功其可少哉是故夫象非徒具是形器而已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於其中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此道之精緼見於全體之內者悉體而象之是故謂之象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於其中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此道之變動具于

一節之內者悉效而著之是故謂之爻也然則極天下之賾使人事之有所稽者不存乎卦乎鼓天下之動使人心之有所奮者不存乎辭乎化裁謂變則今之化裁者存乎變而已矣推行謂通則今之推行者存乎通而已矣若神而明此變通之理不假化裁推行之用則存乎其人之自得焉默而成此變通之理于一身不假言說而自信則存乎其人之德行焉聖人立象以盡意其人得意而忘象斯易之道將有所寄而可教天下萬世於无窮哉

聖人立象以盡意一句是頭腦設卦繫辭變通鼓舞皆立象內事盡情偽盡言盡利盡神皆盡意內事

由天地之始以及天地之終盡天地間之大者小者精者粗者動者靜者无不備會聖人之一心聖人豈不欲人人而語之世世而詔之顧於理於勢有必不能盡如吾意者惟思始終大小精粗動靜之理總歸于陰陽兩端畫為陰陽之象則凡天人變化之不窮者悉包含其中而終日言之不能盡者可默會其意于不言之表矣是則聖人之所以

盡其意以教天下萬世于无窮者也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象立則卦已悉備矣其中所涵之情僞即是千萬世人情之情僞人却不知而辨之聖人陳設此卦以觀其象將此情僞一一分明理會指示天下萬世之趨避則千萬世人情之情僞已悉洞晰而昭示之故曰設卦以盡情僞此與前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一般看

言所告示終有限量惟設卦觀象因時之消息位之當否繫以吉凶之辭昭然人可爲用則聖人之

所欲詔示天下萬世者即此情遷易貢之辭而可以皆啓其蔽矣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而通之是何物聖人有二象之立有八卦之列有卦爻之辭蓍策叩索來陰陽變化于其中皆可尚其占而通之事爲之間則吉之趨者固可以得其利而凶之避者亦可以得其利變通在一世則一世之利也變通在萬世則萬世之利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聖人只有象之立卦之設辭之繫變通之示而已易云鼓之舞之以盡神鼓鼓動也舞舞蹈也鼓動而舞蹈誰使之而誰知之聖人固无是法也象耶于卦辭利繫于變通中間自含一種躍然趨避之意在此種意思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之謂神然其所爲鼓舞者非一人之能也一世之能也一時由之千萬世由之而聖人之所以神道設教者與天下萬世俱无窮盡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立象到設卦盡情僞繫辭盡言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處方盡得其所以欲示人之意

上文立象以盡意但說得一个大槩而立象之所

以盡意處未曾昭晰故復提乾坤其易之緼耶以申釋之葢聖人之欲示人者易也易理散見于天地人物千變萬化莫有不可窮詰者惟此乾坤二畫成列于左右則盡天地間之所爲陰所爲陽所爲陰陽之互換陰陽之流行者昭然卓立乎其中一擧目而可知聖人之所以緼諸心而欲示人者此可盡發其緼乎此乾坤之象之不可不立也假使无此二象聖人如何能擧此易而盡告諸人故承說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謂乾坤之變化必不息而易必不可无乾

坤之成列也然此乾坤非形器之粗也正所以具
載此易道以昭示天下者也故緊接是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以
申釋首一節之意云

緼是絮著即今之綿胎也乾坤包含却許多變化
在與綿絮胎之包緼一般樣故着一緼字

成列是兩行分列立是端正立在此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是盡頭話乾坤
之變化那有息的時節乾坤必不可息則易必不

可无乾坤二象之立也

今人只說形而上形而下不曾先去理會个形字
如何分別得上下出來形者一一之謂也一一亦
畫耳曷以形言哉一以象陽一以象陰所以形天
地間之有形者也天地間之有形者原有个不滯
于形者在故就一一之形而別其有超於上者有
滯于下者超于上者象天地間之无形者也故謂
之道耳滯于下者象天地間之有形者也故謂之
器耳

道无方體即上文易立乎中之易也一一超而上

變易无方一易而已矣豈不是个道

如一之形天之象也上却一層非象之謂也天之
至精也是之謂天道如一一之形地之象也上却一
層非象之謂也地之至粹也是之謂地道若就此
畫之一一滯于下者看此只是形容天地的一件
東西物事耳豈不是个器

以形言曰一一以名言曰乾坤乾坤无物无之其
形无窮其上而下也亦无窮其稱道器也亦无窮

乾坤其易之緼耶至形而下者謂之器只申釋得
个立象以盡意耳何以遺却卦辭即申變通之利

鼓舞之神耶乾坤形也形而上下處正可見陰陽
之變故緊承說化裁之變推行之通舉而措之天
下之事業隨復揭是故夫象四字細說是故謂之
象是故謂之爻以申設卦繫辭之意是聖人之語
有次第處是聖言之一无遺漏處

化而裁之之化即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之易
也易變无窮因蓍策之變化而見由此自然之化
而裁制之爲用動用靜之法其變不可勝窮是謂
之變而已矣

推而行之即推此化裁之變而行之也化裁之變

无非易道推此易道而行之事爲之間事事皆通
達而无礙是謂之通而已矣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舉此變通而措之民用也易
窮則變變則通是民生日用自然之利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莫知其所爲趨避而趨避之天下之事
業何所不成哉是謂之事業而已矣
化而裁之謂之變申釋上文一變字推而行之謂
之通申釋上文一通字合之則所謂變而通之以
盡利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正見其鼓
舞自得處會之則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是故夫象四字提掇極妙提掇此四字起隨出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見天下之動兩段見此
象之立誠非形下之器而已者形上之道實具于
其中所以聖人發揮于形容物宜之間則謂之象
而極天下之至賾者不能外此卦也發揮夫會通
典禮之宜則謂之爻而鼓天下之動者不能外此
辭也而化裁而推行皆不出乎此象之立此在其
人神明默成而不可徒求諸形下之器而已者聯
絡起伏照應種種不可殫述眞是聖人之文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見之于立象之中也見
其賾而思以闡發其精蘊故先擬諸其形容而後
象其物宜形上之道一一肖像于設卦之際是故
謂之象焉謂之象則所謂設卦以盡情僞者誠可
以豫探賾者之用矣故下文緊接極天下之賾者
存乎卦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亦見之於立象
之中也見其動而思以斷發其時宜故觀會通行
典禮而斷其吉凶形上之道一一呈效於觀象之
餘是故謂之爻焉謂之爻則所謂繫辭以盡言者
誠可以鼓天下之動之用矣故下文緊接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

象言天下之賾便自有研極的意思在故曰極天
下之賾者存乎卦爻效天下之動便自有鼓舞的
意思在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極天下之賾者四句俱緊照上文以起下文語意
若曰象言天下之賾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
爻言天下之動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化而
裁之謂之變則化而裁之者存乎變而已矣推而
行之謂之通則推而行之者存乎通而已矣此四
存乎其字只緊照得上文一番急起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數句耳語

意極緊切而提喚極明醒讀之數過眞令人躍然興起

神而明之者神凝而明隨之也神運而明徹之也神而明此卦爻之變通而夫焉有所倚也究竟其所爲神明處只是妙悟形上之道得意而忘象耳

神明不專主知上說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亦不分身心說語意若曰夫人之於變通也其孰能默成之卽假言說有未能信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之謂神而明之云爾

成卽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卽信心之信合一

之謂也合一是爲固有默者不言之謂也默而成不言而信孰知其然而然這纔是神明自得處

德行二字不分人到默成而信處全由涵養充熟來學問不幾洗心退藏地位有不足與於此者孔門弟子多人不違如愚亦足以發獨稱德行此足以明德行之義矣

其人二字甚喚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這纔是其人事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正此其人之謂

聖人立象以盡意者見得形上之道不出于形下之器而畫一一以盡之也其人神明而默成者會得形上之道於形下之器不待觀象而自得也首說到鼓舞以盡神終說到其人之神明易之道一神而已矣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章旨云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語極混成而人多誤分誤解愚敢會其意以陳于左葢易有象有爻有變有動无非闡吉凶以詔天下乃所闡吉凶非他本此理之貞一者以設教耳此理却從何來乾坤示人以易簡而爻象之剛柔統效像此易簡之理則其所變動處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事業而因可以見聖人之情者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寧出於此理乎而聖人悉發之卦爻之中以垂教萬世此聖人之所以有功於易也

今之言易者稱象爻變動矣乃象非出於卦之外也八卦成列而形容物宜渾然具焉象即在其中也爻非出于象之外也因八卦次第重之情遷易貢燦然著焉爻即在其中也象爻既立剛柔相推而不已則陰陽之變化不可勝窮者即在此相推中也變化既形繫辭昭然若面命則占者之趨避若或鼓之者即在此繫辭中也命辭則有吉與凶與悔吝矣而非動无由見也惟動則吉凶悔吝生焉是動不可不慎也此聖人之所爲惓惓也然則

卦爻之剛柔其立本而不易者乎剛柔之變通其趨時而不窮者乎吉凶之昭示由立本以趨時其貞勝而不已者乎何者天地之道貞常此垂象以爲觀者也觀之外无他也日月之道貞常此懸象以著明者也明之外无他也天下之動貞常此一理以爲動者也一之外无他也故貞相勝也然此一果安所自出哉夫乾徤而動者也徤者確然示人以易焉一理之主始无艱深也夫坤順而靜者也順者隤然示人以簡焉一理之作成无煩擾也爻有剛柔效此易簡而已矣貞一之理具于爻也

象有剛柔像此易節□而已矣貞一之理具於象也
問焉以言而爻象動乎內莫非此貞一之示受命
如嚮而吉凶見乎□莫非此貞勝之常動則變形
而功業因可見焉作 內作外之底有成績本此一
理以底其成也辭昭 吉凶而聖人之情因可見焉
爲趨爲避之致其丁寧本此一理以致其情也此
情此理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功業則其所利
天下萬世者可易言 哉天地之大大以德也其大
德曰生焉陽舒陰慘 无非所以含生生之意而顯
生生之機是則天地 之所以生萬物者聖人以位

爲大寶欲行其道于 天下則所以守此位者卽生
生之仁也本此仁以聚人則莫重于財矣理財以
厚其生正辭以辨其分禁民爲非以正其德則義
之裁斷固所以濟其仁於不窮者也天地生萬物
聖人生萬民作易定吉凶成功業以生天下萬世
之民物其事其功固有足相準者孰謂易之作小
補云爾哉

此象字是象也者像也象字爲有所像故曰象在
其中此爻字是爻也者效天下之動爻字爲有所
效故曰爻在其中觀下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
者像此者也自見得

剛柔二字承上卦爻說卦爻統一剛柔耳却原有
所像有所效來其間消息雄常進退靡定自推盪
而不已故着剛柔相推四字

據卦爻定體來見其變雖定體中原有相推之義
在則揲蓍求卦時陰陽之變化却卽在此相推之
中故曰變在其中

據卦爻看只有此辭耳那見其動處乃其繫辭而
命之之內憂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而趨避則
所以鼓天下之動者正在於此故曰動在其中

吉凶悔吝統是辭未動時无可見得惟一到動處
非吉卽凶悔且吝皆從此著故曰吉凶悔吝者生
乎動者也先儒云吉一而巳此一語甚足警惕人
心

動在其中生乎動二動字統是鼓天下之動動字

剛柔者立本者也三句回照上文說上文云象云
爻不外剛柔二義而剛柔相推却含有變動吉凶
在可見剛柔是立其本變通是趨其時而吉凶貞
勝於其間故緊接云云

本是本根立本者立此本根而不易也任他千變

造化此本根本常立而不改

變通何以曰趨時時有往來消息趨此往來消息之時纔見其變通之于不窮也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

貞勝者貞字極妙貞正也惟正可常故常相勝

剛柔立本而變通趨時便自有个貞勝在極有次第

貞解正而常極是但要體得好蓋天地之道端正只是个觀故其道常觀日月之道端正只是个明故其道常明天下之動端正只是个一故其道常

勝

貞夫一夫字大有歎息意在若曰任天下之動千變萬化端只是這一个常只是這一个所以順此一則吉逆此一則凶耳

夫乾確然二句正究此理之貞一處

乾坤是健順的名目確然隤然是健順的模樣易簡是健順的本等分言之曰易曰簡統言之則一而已矣故曰貞夫一

效像二字極妙效易簡之理便見此理活潑於因重之中像易簡之理便見此理昭示於成列之內

變與動有不可遏抑焉者故緊接爻象動乎內一段

爻象動乎內二句一氣緊緊說爻象一動于蓍卦之內吉凶便見于蓍卦之外此何以故爻象惟本此一理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即見也功業見乎變二句雖分承上二句來然語意實相貫串大子意若曰爻象動乎蓍卦之內吉凶見乎蓍卦之外則據其變動處趨吉避凶功業自此其可見而吉凶之辭實惟出于聖心之惓惓則又可因辭而見其情者此以明卦爻吉凶之理

非聖人不能發而其功實與天地聖治相為表裏者也故下文即以天地聖人言之讀易者知句法之相承又知其語意之聯貫則幾於易矣

天地无德大德云者歸德於天地之辭也

天地只是个生到摧折剝殺處總之欲周其生理耳

得天位然後可行天道故位為聖人之大寶守位不是但守空位聚人的意就有了故以仁言之仁以聚人大要在先厚其財所以先說理財次及正辭禁民為非然此皆在此心之裁制故統以義言

之義即是仁之有分限處兼言義方完得一个仁
字方合得天地一个生字曰仁之仁不必改作人
字

理財者料理其所爲生財者以布之下也正辭者
正名定分使辭必稱其實維禮教於有終也禁民
爲非者敎化以禁於未發刑戮以禁其已發也總
之是生萬民之意

天地有陰陽之施總是生萬物聖人有仁義之用
總是生萬民卦爻有吉凶之示總是生天下萬世
於不窮故論易必說到天地聖人而後止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
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
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章首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非也此章大旨言聖

人作易本天地人物之至理來故先後聖人創制
立法皆不能外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

易有八卦人知創之聖人而不知其本乎天殺予
地散見于人物之間其理固悉以具也故包犧氏
之王天下仰則觀象于天焉俯則觀法于地焉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焉又近取諸身之所有焉遠
取諸物之所具焉則易理之素涵此心者有所驗
而益信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而凡理
之精入于无形者无不與相貫徹也以類萬物之
情而凡理之顯呈於有象者无不與相肖似也故

即以其身之制作不能外此易焉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矣沒後而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耒耨之利敎天下葢取諸益矣又嘗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矣及其沒而黃帝堯舜氏作中天而文明非復太古之朴陋而通變宜民有不容已者因其時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更新且其所爲通變者神而化之使民相宜而不倦則此易而已矣易理到窮極處則變而更新既變而更新則通而不滯既通而不滯則達之天下萬世有

久而不敝者時乃天道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也黃帝堯舜神明此易理於一心因時達變於天下更垂衣裳之制而禮教興焉而天下相宜於文明之治是天道變化之自然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葢取諸乾坤也又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水行者不患其无濟葢取諸渙矣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天下之陸行者不患其難到葢取諸隨矣又設爲重門嚴加擊柝以待暴客則天下之横行者不患其爲暴葢取諸豫備之義矣又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矣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因其睽乖而威服之葢取諸睽矣然豈惟數聖人之制作而已哉自古及今苟有所變通皆不能外此易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壯固以奠居葢取諸大壯矣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則禮從其厚葢取諸大過矣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明決而无欺葢取諸夬矣葢其

所爲創作者所爲改易者无出于窮變通久之至理而舉其所爲變而通通而久者无不先得於此心而盡發于八卦成列之中此伏義先天之易所以有功于天下有功于萬世有功于創制立法以敎天下萬世之聖人也孰謂易可无作哉

天地間陰陽消息之理本全具于聖人之一心然不覩取于俯仰遠近之間較猶未爲實妥故必如是以俯仰如是以觀取而彼此証驗誠見有的然其无疑者然後模畫於摩盪之中

天垂象如日月之往來星辰之躔度地效法如山

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枯鳥獸之文如鳳毛麟角地之宜如高黍下稻身之形體性情物之飛潛動植種種不可殫述无非陰陽之所爲而消息寓焉乃其所含蘊處即神明之德也其所顯設處即萬物之情也聖人俯仰宇宙之間觀取之悉至則此理與心真有兩相照印者所以始作八卦使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雖若健順動止之性其實圓通不滯變化莫測有非形容之可擬物宜之可象者惟聖人神而明之與相貫通故下一个通字若萬物則不

止雷風山澤而已者凡洪纖高下孰非是物而各含有一種生意在實有難爲模狀者故於萬物下个情字又下个類字類云者各因其情肖類之使各呈生意於卦爻之間也二句理極活潑語極圓融非神明肖類之人未易以語此

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漁事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貿遷有無化居即交易事故敘語有次第市以日中爲期則遠近畢至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須活看天下大矣而隨地爲市則隨地之民至焉天下之貨亦隨地而聚而且併致其難得者故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貿遷有无餘者不積而乏者得需是爲各得其所

黄帝堯舜中天而興當一元文明之會其時民厭鄙陋而思更新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者故有通變宜民之事

民心厭鄙陋之極變也聖人易而文明焉通之也通則民共趨之有鼛鼛而不倦者且所通之變一順民之情聖人不得而知焉即民亦莫知其所以趨矣故兩用使字使者若或使之而兩不知也

易窮則變易字即前易立乎其中矣易字易理原

變易而不窮到窮時則變到變處則通到通處則久則云者斬然一定之辭也

窮變通久是易道即是天道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黄帝堯舜之變通不專衣裳一事有衣裳則禮教興而人道彬彬矣所以說垂衣裳而天下治要識三聖人所變通者甚多而總之則皆所以宜民不倦者

窮變而通久者原是乾坤之理聖人會此理於一心而通變于天下則其所更化處即乾坤之變化

處故曰蓋取諸乾坤
舟楫濟不通雖極遠可到故曰致遠以利天下非
衍文也
有耒耜教民粒食不可无臼杵教民精食聚人於
民生日用飲食之間益慮之曲到矣
上文要看數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此下要看三
易字易者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
穴居野處風雨之害侵焉故易爲宫室之制
厚衣之以薪无衣衾棺槨之制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无基表之制喪期无數无三年期功之制皆不

可不易焉者易之以棺槨則此制悉備矣
結繩而治何必書契易之以書契必結繩之不可
爲治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上下悉歸於明決之
中故曰蓋取諸夬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書契之易而自治自察猶
然結繩之治也是爲近古
蓋取諸云者總是於易之義有合也云爾如離之
爲麗如天下之益莫大乎此如乾坤變化而无爲
如豫備之意如睽乖然後威以服之如壯固之意
如送死大事而過于厚如明決之意豈不甚當若
說到兩目相承上入下動等象及噬爲市嗑爲合
之音則支離甚矣然則當何如噬嗑合也合天下
之人而交相通可也隨隨時也隨物之宜而制其
用可也渙散也不通者濟而合其散可也養生不
可以當大事卽那送死大事取義於大過此爲小
過亦可也何必定泥其象且泥其音爲解耶
又按先鮮食次艱食次貿遷有无始垂衣裳典禮
教由是舟車輻湊禦暴除戎亟其乘屋養生送死
无憾而後易書契以同文事有次第而語有後先
此皆由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來此易書不可

不作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章前後是故二字相照應通着也字爲句別是
一格
易曷以稱易成列而爲卦因重而爲爻不過此象
而已矣乃所謂象非形器也造化人物之理不可
以形容此象因所以像之也由像有象之名由象
顯易之理是先天之立象以盡意者及設卦以觀
象則彖之辭繫焉彖非他也德體象變莫非卦材

彖一一而明示之无非旁通此象之全體耳及繫辭以盡吉則爻之義發焉爻非他也消息當否天下之動无窮爻一一而效獻之无非發揮此象之一節耳是故吉凶未定此其生之悔吝未明此其著之蓋天地間无非此貞一之理得則吉失則凶介于其中有悔吝之端由象以示而由辭以發則吉凶悔吝之在人事者若自此其生且著耳固知易之有功于世道也

易者象也只是此形體此形體却非虛設天下有這个道理便有這个形容卦畫未立雖欲肖似之无由者聖人立之爲象則乾健之理模畫於乾之卦爻坤順之理模畫於坤之卦爻是之謂象也者像也

材即材料之材卦畫中原有此材在彖盡舉以告人耳

曰天下之動便有會通典禮在效云者呈獻以示人也史效河內效河外正是此效字

吉凶悔吝无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辭復何隱而不明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八卦除却乾坤凡屬於乾者皆稱陽也陽卦則多陰焉凡屬於坤者皆稱陰也陰卦則多陽焉此何以故凡陽卦皆主乎奇也奇一不得不二其偶耳凡陰卦皆主乎偶也偶一不得不二其奇耳而其德行之所寓則豈漫无所當哉凡陽爲君陰爲民陽卦爲奇者一偶者二一君而二民則體統正而朝廷尊是君子道長之世也君子之道也陰卦爲奇者二偶者一二君而一民則大權分而國勢弱是小人道長之世也小人之道也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畫數之多少益實有至義在焉而孰謂此易之漫列而已哉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非是吾聞畫一以象陽畫--以象陰未聞此--之可分爲二畫也

德行即著之德卦之德德字一般至理之謂也大義之謂也

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就世道說君權出于一成个世界此是君子之道政出多門民无定主不成世界了此是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彼之憧憧往來者謂思之不可已乎自吾論之天下何思何慮哉天下之理本同歸也而由所歸者出自殊其塗耳天下之理會於心本一致也而出至一者裁自百其慮耳天下亦何思何慮哉嘗觀諸造化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一氣之屈也來者一氣之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皆不必其思且慮者哉觀諸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則其理又明甚矣而憧憧者果何爲哉一理通于內外機妙于相須聖學有固然者精研其義至于入神焉存吾體也而所以致之用者自在利其施用无適不安利吾外也而所以崇其德者自存此何待于思慮爲哉而過此以往之未之或知也窮神而與神爲一知化而與化爲一則此德充養極盛而自致耳即欲用其思慮有不可得者矣吾故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而憧憧於往來者之爲非也

憧憧即是思憧憧於往來朋從其思之所及氣象甚狹小聖人胸襟濶大見得造化物理皆无俟憧

憧爲者故發明此義理獨詳

語曰思則得之又曰不慮何獲聖人曷云何思何慮蓋人之思慮有所當用者研窮探索之思慮也有所不當用者計較往來之思慮也觀憧憧往來語自見

天下同歸而殊塗論理本于心是如此一致而百慮論本此心之理以應事是如此

同歸而殊塗者如忠孝之理雖同歸而出之事親出之事君則各一塗之謂也

一致而百慮者如忠孝之理在吾心其大致本一

而如何以事親如何以事君其端緒固不可終窮
也
百慮之慮是自然之慮正與何思何慮之慮別
因說憧憧往來故就日月之往來說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只是一氣之消長耳
日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信相感
而利生總見往來之不必憧憧也
尺蠖之屈四句就上文屈信二字說來見物理之
屈信亦是如此蓋代是上意以起下文之意耳
以求信也求字是無求自利之求

精義入神是一時事精研義理之精微深入於妙
不容言處是也以致用者推致之萬用也利用安
身亦一時事利其施用到无入而不自得處是也
以崇德者崇尚此德之本體也四句總見內外之
交相養互相發不必思慮於其間
道理到精微極妙處便可應萬務於不窮故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應用到无不自得處性靈日見其
充長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已幾于神化
矣然猶似有可知者過此以往到未之或知處神

不可致思與神而為一化不可助長與化而為一
即窮與知有不可名言者則充養完粹盛德之自
致耳四句語意一直說下
過此此字指精義利用二端往是向而上去到此
時尤可着力故云未之或知
窮神之窮非窮探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其神則
神由我主分明是个神知化之知非知識之知知
契之知也知契其化則化自我出分明是个化德
之盛者養到極盛處德不可言神化亦不可言也
究竟此神何神此心之神明通極于天地之神即

精義入神實得而上諸內者此化何化此心之變
化妙合于天地之化即利用安身實體而形諸用
者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有困石據蔾入宮不見其妻之辭夫子釋之曰
凡人當困時進退惟已而得保其室家者才德之
足恃也六三陰柔不中正其進也欲困人以上往
乎而誰為所困徒自辱其名耳其退也欲自據以

爲安乎而誰與爲據徒自危其身耳既辱且危死
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三无才德當因時而終凶
者蓋如此
所因所據但就三意欲如此皆不能遂其願云耳
勿就乘承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易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之辭夫

子釋之曰隼者鷙害之禽也小人之象也弓矢者
射隼之器也去小人之具也射之者當事之人也
挾持此器以去小人之惡者也是器不可不藏諸
身者而動中乎機宜又不可不待乎時者君子藏
器于身待時而動則發无不中矣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一衆可收全勝之功者易
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語成器於
身而動之惟其時者也欲去小人者尚鑒於斯爻
哉
君子去小人莫先藏器然動之非時未有能善其
成者故繫着待時而動句
則禽則以弓矢之器矣射小人不利卽戎亦將惟
器之用耶忠信以爲甲冑道德以爲干櫓則射小
人之器也
括結礙也動而不括總承上文說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仁人心也不仁而失其所以爲人豈不可恥于名
犯義天下之大不韙加焉豈不可畏小人不恥不

畏非見利不勸於善非刑威不懲其惡則刑法之
加在所不免矣但懲之初發令止而不進于大惡
便是小人終身受用處故夫子於噬嗑初爻特發
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與惡其所繫於身名非小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善可无積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惡可少積乎積
之云者從其小而日益之之謂也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而弗爲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則惡日積而不可掩罪日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其何解於天下哉

此節專重一積字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安危存亡治亂之幾至可畏矣其易以致危安其位之不危故危立至也其易以致亡保其位之不

亡故亡立至也其易以致亂有其治之不亂故亂立至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則其安其存其治之念可一息有哉其危其亡其亂之念可一息忘哉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治安保存之箴鑒也

人至於危亡且亂其病只在安保有三字上

危者安其位者也上下六者字相呼應

有說危的能安其位亡的能保其存亂的能有其治亦一說然不如前說之較有頓跌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凡處大任者在度德審知而量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居位以德勝謀大以知勝任大以力勝九四以剛居柔如何能勝得台鼎之任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幾亦難言矣知之者其惟神乎凡人之交與皆有幾在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蓋幾者言乎此心之發動也此心惟有天理在動之念慮之微惟此天理之發見是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此天理之幾而作有不俟終日而決者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則靜確之中明覺生焉寧用終日哉斷可識于隙事之初矣且幾何事不有哉君子於微彰柔剛皆悉知之而不失天理發見之初則其神明獨覺有超軼于等夷儔伍之

上者誠萬夫之望也是之謂知幾之神也
一部易書統是論个幾字而未嘗明言其義故夫
子於此特發之
知幾其神神字即天地鬼神之神天地鬼神之神
具在吾心靈覺中完得此靈覺便通極于天地鬼
神故曰知幾其神乎
上交下交皆有个幾在此幾本天理來只有自然
之和敬敬之至于諂和之至於瀆便非本然之幾
了觀下文吉之先見句可見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是夫子解幾字之

義幾本此心之發動此心只有个天理在天理發
見處最微而事之所爲吉者先見于此是之謂幾
耳吉字下原无凶字在辟如上交時從此心天理
上發出一个敬來此敬動于中極微而祇慎事上
上必驗之而終至于承其休這便是吉之先見於
上者又辟如下交時從此心天理上發出一个和
來此和動于中極微而平易近民民必從之而終
至于得其情這便是吉之先見于下者若于吉字
下更添一凶字則此心之動或有非出于天理者
在耶嗟乎是宋儒所言幾善惡之幾而非夫子所
言之幾也敢與周公君子幾及夫子之所言幾者
悉論于左以質高明
周公爻辭止有君子幾三字幾屬于君子正見惟
君子心存天理有此發動之幾也于此幾見得分
明自然能决其往舍耳是幾專以天理言非善惡
兩岐之說也而發之夫子者則曰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者知得此是天理之至而必求至之則
天命之精微可與相爲潛通也是幾亦以天理言
非善惡兩岐之說也至于極深研幾之說則又微

矣幾是吉之介辨于凶處天下之動貞夫一只有
得一个吉而逆此一者便至于凶所謂研幾者正
研審此吉之別於凶者以示人也故曰惟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若不研審得个吉之別于凶處如
何可以成務得是研幾之幾亦以天理言非善惡
兩岐之說也再按書一日二日萬幾惟時惟幾惟
幾惟康無以剝冒貢于非幾分明皆主天理說何
者朝廷幾務不從善而從善惡之兩岐耶惟善故
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耳若云兩岐其何以語時其何
以得康哉且无以剝冒貢于非幾可云冒貢于非

善惡之幾哉惟宋周子始發幾善惡之說後儒以
兩岐釋之在此段欲信漢書補凶字于吉字下則
大失夫子解幾字之義矣後傳云吉事有祥天下
事原止有个吉而凶是吉之反不可以並舉也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斷斷乎不可分作兩岐
吉字下斷斷乎不可加一凶字也敢妄陳以訂千
古相傳之謬

再按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无不
知敬其兄者此非動之微耶察識擴充此一念便
是天下之孝子便是天下之悌弟便是天下之忠

臣義士善孰有大于是而吉孰有大于是此所謂
吉之先見者也凶安在哉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正是此幾字

此心之天本極靈明而守不堅定便有泯而不明
處覿介于石不終日全是素養之定露出本體之
靈明來所以能明决若此

質美者亦能測識得終非天機之自動唯至誠能
妙合天地間實理故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

知微知彰二句不是知微彰柔剛之幾微彰柔剛
各有个幾在當事之宜愼密處天理宜微君子心
體上知得微當事之宜發揮處天理宜顯君子心
體上知得顯當事之宜委順處天理宜柔君子心
體上知得柔當事之宜直遂處天理宜剛君子心
體上知得剛這是動之微吉之先見處這纔叫做
知幾通極于天地鬼神之秘者故曰知幾其神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繼之者善人固有之也而失之者多矣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纖微念慮之間纔一有不善則便覺

悟於其心而未嘗不知也纔一覺悟則便反之而
歸復于善而未嘗復行也是則顏子之所謂善復
者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其顏子之謂乎

庶幾者何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本來只是一个
善耳不知復者終身與違焉而誰其庶幾庶幾者
庶幾原復此善也

顏子深潛純粹三月不違那有不善處曰有不善
者蓋念慮發動間或有毫髮微渺之未純者耳

有不善二句一串下總是論其復善之速耳精神
全在兩未嘗字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友道不可以不一也嘗槪之天地矣天地絪緼則
萬物化醇焉又槪之男女矣男女構精則萬物化
生焉欲求麗澤之益而不致一焉可乎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去其異已者友
其同已者致一而无二也一其有成乎
絪緼構精統言其合一无間處化醇化生則其兩
相與之益也人心總是這个一纔着一異已者在
便間隔不成其爲一去其間推極到无間處是爲
致一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充養有道不苟動也安其身而後動焉不輕
語也易其心而後語焉不妄求也定其交而後求
焉君子修此三者民其莫不與乎故於益之道爲
大全也如其危以動則民不與矣懼以語則民不
應矣无交而求則民不與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而推本于立心之勿恒凶
其知本之論乎
安其身而後動三句非欲動欲語欲求而始爲是
以修之也君子一身全是以理爲主而養之有素
其身自順適而安閒其心自坦夷而和易其交自
聯合而有定其動其語其求益此理自形而莫之
知者所以說君子修此三者修此云者修之于平
日也修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處其動其語其
求自行无不得矣故曰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全
是完全无欠缺處照大學云仁者以財發身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是之謂全
安其身二句是泛論定其交句纔說到取民此聖
人之文之有次第處
身不安穩曰危心不和平曰懼交不孚結曰无交
益民是君道之常不求益民而求自殖失其常矣
是謂立心勿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一部易書統只闡得陰陽之理故夫子發明乾坤成易以及稱名者之意无非闡發此理以示人也易始于乾坤二畫此二畫者其卦爻所自出之門耶何者乾一而奇言乎陽之性情也陽物也坤一一而偶言乎陰之性情也陰物也陰陽之德在天地間本相合而不相離者易本此陰陽之合德而模寫于卦爻之內則陰陽之无定在者今實具有剛

柔之定體矣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者此也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者此也而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其孰能外之天地之撰非他此陰陽之合同而化著于有迹者也易具剛柔之體則其形而下者一撰之所爲非二也即謂爲體焉可也神明之德非他此陰陽之合一不測妙于无形者也易具剛柔之體則其形而上者一德之所貫非殊也即謂與通焉可也乾坤爲易之門非耶由此剛柔之體發揮于卦爻之間則其稱名也何若是其錯雜乎而總不出于陰陽之變固有雖雜而不越者此何以故物各有類而類以世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衰亂之世與上古淳質之世異而取類以稱名不得不若斯之錯雜耳何者天地間惟往來幽顯最難知也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不能不假于名物聖人開以示人而當其名焉辨其物焉正其言焉斷其辭焉則備載斯義矣故其稱名也雖小而其取類則甚大也其旨之所含者雖遠而其辭之所發者則至文也其言之旁引者曲而於理則各中也其事之推及者肆而於理則甚隱也是皆因民心之貳思以濟其行於不窮以明

此失得之報故其稱名若斯之雜而不越耳原其畫本乾坤以洩至理之秘而究其辭本至理以濟民行之窮則易之作也豈不誠有功於世教哉

乾一而奇全是模畫其所謂徤而動者故爲陽物坤一一而偶全是模畫其所謂順而靜者故爲陰物陰陽在天地間其德本合一而不離易模畫其所爲陰爲陽處却便有互根而不已者在看成列因重承乘比應何等合一而不殊而本體秩然其有定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乾坤陰陽剛柔何以別乾坤者兩儀之性情剛柔

者卦爻之定體總之不出於陰陽也而其所爲陰爲陽者則有定名而无象體之可見者也故就乾坤言則曰物就其形而上者言則曰道

撰撰出以示人也天地之撰是天地之造化撰出以示人者

天地之撰何以下个體字神明之德何以下个通字天地之撰陰陽之迹之可見者易有剛柔之體則其撰悉備于其中若合體而不殊者故下个體字神明之德陰陽之理之无形者易有剛柔之體本陰陽之合德來則其德和順于其中實通一而

无二者故下个通字

易本是卦爻然易之所爲易全在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不然此卦爻亦形下之器而已矣故論乾坤爲易之門由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說到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止須重看合德二字

稱名是卦爻辭中所稱之名如牝馬牝牛龜象莧陸之類豈不至雜然一一發明此陰陽之理耳不越者不越此陰陽之理也於稽其類類字卽類萬物之情類字凡稱名必取類稽類云者就所稱名而稽之也

夫易夫字有嗟嘆意本衰世之意來

不曰彰往察來曰彰往而察來者往是理之已定者來是事之未至者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昭察其來故曰彰往而察來

易云微顯闡幽顯是事之昭著者幽是事之晴昧者其事昭著其理却有至微妙者在其事晴昧其理却有至明闡者在故曰微顯闡幽

微顯微字與闡幽闡字一般看是着實字

彰往而察來下又着一而字曰微顯闡幽言彰察中又能微其顯闡其幽也一字字不虛下

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者當名辯物正言斷辭皆其所開啓以示人者也

名稱其實之謂當物各有所之之謂辯言无回互之謂正辭无疑貳之謂斷

則備者備往來幽顯之義也

其稱名也小一節緊頂上文說來正見其雜而不越處

稱名小而取類大者取類於陰陽其名小而義實大也

易含造化鬼神之奧道德性命之微其意旨豈不

深遠而難明然不出此陰陽之理也聖人本此陰陽之理以發揮則造化鬼神之與道德性命之微悉闡發于繫辭中而彰明可覩矣故曰其旨遠其辭文

言有不可直遂者曰曲曲有曲的道理在旁引曲取无不各中事情故曰其言曲而中

蓋天下事如涉川婚媾建侯行師之類可謂闊且肆矣而事事有至理涵蓄於其中非漫陳而无所取者故曰其事肆而隱

貳民之貳也民心貳則民行不濟矣明失得之報

正所以剖其貳以濟民行于不窮也

此章前重合德二字後重稱名二字稱名又本合德來非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即欲稱名以示人無由者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夫子有感于處憂患之道而發嘆曰易始于上古所從來舊矣其興也其于中古乎而作易以教天下者其有憂患乎何者處憂患者以德勝是故德由禮而入也履別上下德由此其發軔焉其基也禮以謙爲執也謙處卑抑德由此其持守焉其柄也能持執者復于內復則善念反而有滋息之機德之本也能旋復者恒于中恒則本體存而有不易之守德之固也然克治之功不可少也損去其

不善者德其可日修乎培養之功不可缺也培養其至善者德其可日裕乎自驗其至否存乎困則所以爲德之辨者又於困得之也自底于靜深者存乎井則所以爲德之地者又於井得之也自妙其化裁者存乎巽則所以爲德之制者又於巽得之也而凡德之妙則何如哉禮非強世履其和也而天理人情之至在焉謙處其卑忘其尊也而不矜不伐之光奮焉復雖一念之小乎而所以辨于物欲者正在於斯恒雖處世之雜乎而所以執之不厭者常在於斯損欲實難難於克治之先耳而

後則有至易者益善日長長於尤養之裕耳於中
實九造作者困而不失其所亨窮之中其有至通
者在乎井而深造以自得居所之中其有屢遷者
存乎巽而時措之皆宜稱物之施其皆潛隱而不
露者乎是其妙有可言者而利于用則何如哉行
尚典禮遵斯履也可用以和行焉禮貴樽節持斯
謙也可用以制禮焉心以善為主而復善於內則
所用以自知者德以一為常而恒守于中則所用
以一德者惟人欲害吾心損則欲日去而用之遠
害者此也惟天理益吾心益則理日長而用之興

利者此也怨生于心之鬱困而常亨其可用之以
寡怨乎義裁於心之定井而居所其可用之以辨
義乎權出于心之宜巽而時出其可用之以行權
乎是九德者皆處憂患之所當知者而易于斯卦
皆致其憂深慮遠之辭吾故謂易興于中古而作
易者之有憂患也其垂教豈不至深遠哉
上章云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此章云易興于中
古而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何若斯之致慨也
上古人心未瀉物欲未熾上下熙恬於渾噩之中
莫知其所謂憂患也世衰道微愛惡情偽雜然相

攻取而靡定即聖人亦不免于禍焉而聖人之心
滋戚矣思之思之惟是天理之變通可以能行乎
利害之途而不陷于危亡之禍故取伏羲之畫觀
象而繫之辭語約而該意深而遠而稽實待虛俾
占者皆知修德以居安全之地則非深處其憂患
之甚而思以利全天下萬世者胥不能與於斯也
故夫子特發其情以惕發後之學易者云
六十四卦皆足以處憂患而特取九卦云者凡人
當變故於其身自然收斂倚節從履謙約束其身
心以至於神明變通處故特取九卦言耳要之六

十四卦皆足以處憂患皆聖人之所為垂世以立
教者也
既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胡不以辭言而以卦言
伏羲畫象而已矣卦之名中古聖人之所定也是
聖人之所藉以寄其憂深思遠之情者也觀履虎
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亨不分別卦與辭則可例
見矣
首節是陳九卦之德次節是陳九卦之德之妙末
節是陳九卦之德之用
德由踐履而入故始之以履履必有所執持者故

次之以謙謙則謹守於外而旋復于中故次之以復復則可常久於內故次之以恒然天理之微不勝人欲之害非損去其欲而益培其善其德較猶未全也故次之以損次之以益然非困无以驗其力非井无以立其所非巽无以通其變故又次之以困以井以巽終焉

九卦之德皆是實境起於立基終于裁制達于憂患者當自知之耳

基是根基立德必自根其始

柄是人所執持者持之可行禮而執德也

本者吾所本有也復得吾所本有者千枝萬葉皆從此本生矣

固堅固也惟常久能堅固

修卽大學自修之修修去其不善則日向于善矣

裕有充長不禦之意

平日修德止于困處得力辨者辨已之得力否也

得力乃為有得九卦必及困言者為處憂患最切也

地者成德之地也須認與基字本字別基以基址言其所發軔也本以本眞言其所固有也地以地位言其所造詣也

制者隨事而為之制也隨事而制皆出中心之化裁故日德之制

九德之妙皆本上一節來乃其所為妙處皆於每何下半截見得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這便是復和而至有不可行者非至也

謙尊者不有其尊也對履和說

辨於物物字物欲之物也眞金辨於銅鉛眞玉辨於珷玞

能恒的人處雜亂之中有至一者在故不厭

損須于難克處克將去先覺其難後覺其易矣然要下老實用先難工夫始得

充長者多造作惟益已之所有初无假于造作

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這是困窮而通

深造自得便居安資深而逢原故曰居其所而遷

巽到稱物之宜却何等化裁而潛隱不露是之謂神而明之者

九德之用又本上節來見其妙如此故其用有如此者

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强爲者循和而至故用之
以和行耳緊要全在一以字後做此
凡行處一一持驕亢使不成个禮了惟謙卑抑下可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以制成此禮故曰謙以制禮
書曰主善爲師自知者自非也主得方稱是知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恒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故
可以一德
理欲之在人心利害昭然矣損去一分欲便遠却
一分害損之又損則害日以遠益得一分善便興
却一分利益之又益則利日以興故曰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
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无怨困而不失其所
亨則怨日寡矣故可用之以寡怨
義者此心之裁制也繭絲牛毛直恁分辨要辨必
從定靜行義中得故曰井以辨義
權非聖人不能用到稱量合宜處全由巽順于義
理中出故曰巽以行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
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此章說者紛紛皆拘變辭二字不知前三節總論
道之屢遷惟變所適而貞出入之度明憂患之故
皆具於其辭發之故一率詞揆方則有典常之可
守者然神而明之實難其人故云道不虛行前後
二道字正相應中間只論變而辭自具於中
凡書辭不及於道者可遠也或論道而拘執之有
方者亦可遠也易之爲書也其可遠乎其爲道也
益屢遷矣道不外乎陰陽也陰陽其易无體也其

神无方也變焉動焉而不居其所常周流于六虛
位之間矣陽上陰下其常乎而道之變動于上下
者初无常焉剛柔迭居其可易乎而道之變動於
剛柔者常相易焉不可爲典要也惟是變之所適
也或在上則上或在下則下或宜剛則剛或宜柔
則柔斯其道之所爲屢遷乎惟變所適而屢遷故
其所論出入昭然以法度示而作外作內若或使
之而知懼焉不特此也又明於憂患而且及其所
以然之故思及其故莫不生一畏心焉益无有師
保而如臨之以父母者此其道之屢遷生于變而

著於辭者人患不察耳一率其辭而揆其方則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而惟變所適者既有典常之可
守矣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道之妙
於變遷者終屬茫洋而不虛行耳然則人將由道
乎抑將遠道乎將謂易之可遠乎抑謂易之不可
遠乎是在體道者之自得之也
道即日用常行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
陽曾何定所之居故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以
下正言其所爲屢遷處
凡物不能變動者必居其所不能周流必有常而

不易是可爲典要者陰陽之爲物也何如其變動
而可以典要拘乎此不可爲典要爲守正照爲道
也屢遷爲守說唯變所適正照上變動不居以下
說
天地四方是爲六虛其在于卦六位空列亦是六
虛六虛中原无所有任其上下任其剛柔上下字
有常乎而剛柔相易曾俗有定所乎故不可爲典
要
典定也要執也定執如此曰典要
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惟變所適來易道惟變所
適則其所示一出一入之間森乎各具一法度在
有舉步不能踰越者外者內者其誰敢放肆爲之
是使之知懼者在出入之度而出入之度則變之
所適示之也
又明於憂患三句又緊承上文來若曰此道惟變
所適不特懼人之外內已也又明憂患以示人且
併及其所以然之故夫人一思及此即欲自放越
有必不敢焉者是故肅然起敬起畏若立於師保
之側而臨之父母之尊焉此亦是變之所適足以
惕人之心志處

易云憂患與故天下之喜慶嘗生於警惕而憂患
嘗生於佚樂者其所爲警惕者如何佚樂者如何
便是明憂患而併及其故了
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最人之所嚴畏者而擇
師保以輔翼其子則父母之尊有甚於師保焉者
雖无師保如臨父母甚言其嚴畏之深也
惟變所適而出入之知懼憂患之知惕則變之著
於辭者動有常法之可守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既有典常
初率之初作一字解初始也一也揆方之方字義

甚活不作道字解方方子也一事有一个方子在
此人心自有之矩也出是方爲之則謂之道耳既
盡也典常者定理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
常者若曰一率其辭而揆其方盡有典常也云術
典要典常不可作一樣解典定也要執也定執之
謂典要死而執者也典定也常禮也定禮之謂典
常活而變者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者語意若
曰此不可死執定者一惟變之所適云術此曰初
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語意若曰道既不
可爲典要而惟變所適則辭之因變而繫者皆有

个方子在一率其辭而揆其方則盡有典常之可
行矣故緊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句聖人下一字
有一義換一字有一義有似應而實不同者於此
處會得分明方可以言易

不曰道屢遷曰爲道也屢遷便見此道是人所當
爲的但于屢遷中立个典常須是神明之且獨得
于屢遷之中斯亦惟變所適而行有典常可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虛徒也

世有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斯謂神而明之之人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
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
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耶

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句是論一卦六爻相雜惟其
時物也句是論六爻然六爻不出於一卦故爻辭
不出於彖辭觀下文自明白

易之爲書也列卦成爻繫辭焉以敎天下萬世者
也故其初畫也原始要終以爲質焉卦合始終以
成質則六爻列矣而陰陽相爲錯雜者何也惟其
時之所適則陰陽之物因以雜出而不齊耳爻惟
其時物故其初其上知之有難易焉本末之分也
人情窮本則難而及末則易故聖人之繫辭初必
致其擬議焉其卒也就所擬而成之終耳若夫雜
舉其物撰示其德辨是與非之不同則非中爻之
辭有不備焉者然亦就六爻各陳之耳噫亦要之
氣運之存亡人事之吉凶則就時物之消息當否

而居可知矣且此皆發之彖辭也知者觀其彖辭
則大略亦已具備而思過半矣而何必其一一哉
若中爻之異致又不可不辨者二與四皆陰也其
功同矣而位實異焉其善亦因不同如二則多譽
矣如四則多懼矣此何以故四近五而嫌于逼也
故懼不免也柔之爲道大抵近則可以借光而遠
似有不利也其要得无咎焉以其用之柔中耳然
則四之多懼豈雖其近已哉蓋中與不中之別也
三與五皆陽也其功同矣而位實異焉在三則多
凶矣在五則多功矣此何以故貴者易以成功而

賤居高位則凶不免耳然任天下事大抵皆在於
剛其柔危其剛勝則又三與五之所同者學易者
知時物之異統具于始終成質之中而又知爻辭
之繫發彖辭未盡之秘則於易其庶幾哉
質體質也原始要終无工夫若曰由始及終云爾
聚始終以成質即是六爻此六爻者初三五宜剛
而或以柔居二四上宜柔而或以剛居若是其相
雜焉者何也惟其時之所適則陰物或居乎陽之
位陽物或居乎陰之位耳
陰陽皆稱物而因時不同故稱時物曰時物則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包合變化有不可勝窮者矣故
繫出下二節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但虛說个爻義如此故緊接
聖人之繫辭
本末猶言首尾卦言一事一事有个首尾在開首
要論其事之何如抑誠有不易易焉者
初辭與卒字對擬之與成之終對成之終者成擬
之之終也
卦之立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冒天下之道
六爻初擬卒成總言其槩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詳舉而悉闡之則莫如中爻之該括故曰非中爻
不備要細味一備字
辨是與非總不出雜物撰德之外
存亡就氣運說吉凶就人事說而總具在時位之
內時有消息則有存亡位有當否則有吉凶然位
之當否却本時之消息來六爻惟其時物故約論
到存亡吉凶處則居可知耳居可知云者即可坐
得之之說也
何以云觀彖辭則思過半乾曰元亨利貞總乾六
爻不過此元亨利貞之意耳坤曰元亨利牝馬之

貞總坤六爻不過此元亨利牝馬之貞之意耳雖間有出意見發明處然要之不出彖辭範圍之內故曰則思過半矣思過半云者得大意過半之謂也

陰柔有陰柔的事陽剛有陽剛的事同功者同能此事而加功也

其善不同善字極當與譽與懼皆有人臣之善物也

二多譽四多懼極活

柔之爲道柔字就二四言即所謂臣道也

近也何宜不得四多懼一何柔之爲道一段始發

明二之所以多譽者妙在於柔中加二以柔中獲譽則知四之多懼又不獨以近之故矣此聖人之文極活動而周匝處

三五之位皆在高危故不曰善而直曰多凶多功貴賤之等以君臣之分言君攬乾綱類可收功而臣居高危類取凶敗其素所居處然也其柔危其剛勝則又論才德之克堪處蓋君臣任有天下之重非剛德可堪負荷不然未有能免於危者此則三五之所同也然收結却着一耶字則其意又活動而不執矣

終

重訂易經疑問 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凡書之少有虧欠處不可語廣大而少有滲漏處不可語廣大之悉備也易之爲書也其廣无不舍大无不括而纖悉之具備乎道至天地人而止也據易之三畫成卦上有天之道焉中有人之

道焉下有地之道焉是三才也兼此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天道有陰陽人道有仁義地道有剛柔即此三才之道也乃三才之道變動而不居畫具有之則三才之變動畫悉有以效之矣不曰爻而何爻爲以稱物三才所列莫非物理而此爻之立卑高若是其有等燦然時物之流形也不曰物而何物爲以稱文三才所著莫非文章而此物之陳剛柔若是其相雜炳然一文之顯設也不曰文而何文固有當其位者而不當者爲多不當而善則吉矣不當而不善則凶矣是吉凶之生生

於文之錯陳也而亦孰非三才貞勝之至理哉吾
故謂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而不可以卜筮小之
也
廣衆其合萬大衆其包括悉備是衆廣大中之所
有纖悉具備而无遺
才能也三才云者天有天之能地有地之能人有
人之能也
三才之道具於六畫畫即是个道了故曰道有變
動
三才之道原變動而不居畫載是道亦變動而不

居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而得名者也
卑高以陳統是三才之物爻有等列亦如卑高之
陳豈不是个物
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莫非陰陽
之所爲今陰陽二物相錯雜於卦畫中分明是三
才之文故曰文
文不當有兼當不當說愚謂本文只有不當二字
只就不當說亦可蓋爻位之中儘有不當而凶者
亦儘有不當而吉者不必增己意以釋聖文也
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易中原有此名目而種種

悉見於卦畫之內此正其廣大悉備處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凡人不遭世多故而身罹其禍未有能危惕以語
人者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
王與紂之事耶以盛德當末世其思以拯援之者
甚切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其所爲憂惕者甚深是
故其著之辭也特危焉危者憂惕之謂也憂惕則
日向於善平所必致而若或使之矣易者安肆之

謂也安肆則日向於惡傾所必致而亦若或使之
矣此其道固安危存亡之所繫者豈不誠甚大矣
哉內自身心外及家國天下百物皆所不廢也而
繫辭若此之危正懼以終始使无主易心而其要
歸之于无咎則聖人之所以作易以教天下萬世
者其意爲始盡于此之謂易之道也學易者由辭
之危而得聖人所以作易之意則一舉動之間求
不敢不求之以懼心矣
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辭危正是聖人之用情處
危者使平二句緊承上危字來聖人之辭危无非

要人持危而不易

危者平易者傾是天地間一定之理曰使平使傾者若或有以使之耳

論道之大至得失存亡安危治亂止矣而危平易傾儘該有此理在一身之衆動萬事之操履與夫國家天下之治忽其誰能廢之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二句緊照前其辭危說聖人辭極其危懼人以終始使不敢生一易心其總要使人歸到无咎處

懼以終始者愼終於其始又愼始於其終總敎慄慄危懼若臨淵谷者然必歸於无咎耳

此之謂易之道不指易說指聖情以言易也易聖所作也聖人之情之所寄也聖人鍾此一段至情令人必危懼而无咎則易之所爲易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從來講解者將此乾坤二字分貼於聖人謂聖人雖與陰陽合德然性體稍有不同有稱文武聖神者似屬諸乾也有稱巖柔懿恭者似屬諸坤也是則然矣抑知夫子立言之意不其然乎蓋上繫首

章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直說得賢聖之德業下繫首章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則舉爻象吉凶功業聖情言之然所謂爻象吉凶變動聖情未悉也故此章更致其詳首揭乾坤之徤順隨說德行恒易恒簡知險知阻見此乾坤皆人所具也唯其人能用與否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則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何者吉凶亹亹者本在變化云爲間可象事占事以知之者而人却不知唯聖人可成天地之能可使百姓之與能耳乃所成能只在爻象吉凶變動與易之情故

一一悉言之學者但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以下語語照前章之爻象吉凶功業聖情則其意
了了矣讀易至此乃知夫乾確然易矣夫坤隤然
簡矣以下是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下之註疏而
此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以
下又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以
下之註疏也不是之求而曰此乾坤分屬于聖人
吾不信也且本義亦但云乾之事坤之事未嘗分
屬聖人也
此乾坤在天地則易知簡能在人則恒易恒簡看

此章德行二字是屬諸人者但謂人皆具此易簡
可以知險知阻非分屬於聖人耳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緊承上文泛泛說見人皆具
此易簡皆宜說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者但人有
能有不能全賴聖人成能可使百姓之與能耳四
能字正相照
一恒易恒簡知險知阻是德行所本有者象事占事
知器知來則人從此德行能說能研以知之者四
知字亦相照
易一乾坤而已矣夫乾其靜與動一主於剛決天
下之至健也健故无艱深之為而一遇險難則先
知之其德行恒易以知險焉夫坤其靜與動一主
於柔巽天下之至順也順故无煩擾之為而凡遇
阻抑亦必知之其德行恒簡以知阻焉然非徒知
之而已者能體此易簡而心有常悅慮有常研則
天下之吉凶從此定而天下之亹亹者從此成矣
何者凡人擬議以成其變化散見於云為之間皆
吉事也有祥之可見也即此祥而象擬其已往則
器之一定者為可知焉即此祥而占測其未形則
來之未明者為可知焉此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

吉凶而成亹亹者乎然非可望于百姓也天地設
位易簡昭然示人矣而天地不能語人也唯聖人
象此易簡一一以設教成天地之能令人先盡人
謀次及鬼謀斯百姓皆可與聖人之能耳成能者
何八卦而已矣爻彖而已矣天地之精非畫无以
示八卦立而形容著是其所告者象也卦畫之蘊
非辭无以發爻彖繫而至理明是其所言者情也
觀八卦剛柔之雜居而吉凶居可見矣然則情言
之吉其寧出於彖告之外哉故即卦爻之動雖未
形于事而推行之利在於斯益以利言也即卦爻

所値之吉凶雖止論其事而變易之情寓焉蓋以
情遷也是故情有愛惡相攻者而吉凶生矣情有
遠近相取者而悔吝生矣情有情僞相感者而利
害生矣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
吝矣是所謂吉凶以情遷者而不可驗於人之辭
哉將叛去正理者其辭殊覺其慙中心懷疑貳者
其辭殊覺其枝蔓定之吉人其辭自安靜而寡妄
急之躁人其辭自易誕而多誣善爲不善之人其
辭必至於游自失其定守之人其辭必至於屈蓋
人情之變遷於辭有可立見者而聖人觀象以繫

辭闡發此種種之藏則天下之險阻吉凶固昭然
以詔人而百姓皆可藉是以成其亹亹者孰謂易
可无作哉而聖人之作易寧出此乾坤易簡之理
哉

健順是乾坤之本體德行就此本體發于外者言
耳

恒易恒簡二恒字極妙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唯
此健順也唯此易簡也人本此健順來其德行之
易簡自與天地相恒久耳

知險知阻上看一以字者其險其阻由此易簡以
知之也平易的人纔見利害便知止而不陷故下
个險字簡略的人旣見利害就知止而不進故下
个阻字其實則皆行乎利害之途而不及於危亡
之禍者須分看又須活看

一部易書中唯侯之二字解不通這纔是衍

說有融洽於中而莫可言喻意研有精審於中而
莫可參雜意心言其本體慮則此心之神明也

吉凶之眞迷者多矣惟說心研慮爲能定之亹亹
者之幾怠亦衆矣惟說心研慮定吉凶者爲能成
之語意一氣走下本義說心研慮分屬乎乾坤定

吉凶成亹亹者分應上二句俱未是

天下事當勉勉循循於一身故曰亹亹者此三字
相聯讀

知險知阻下有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語何也人
具此易簡自然知險知阻而或忽且玩焉則吉凶
莫可定而亹亹者不可成故喫緊承接此語云

變化云爲亦一直說下蓋變化者人事之變化悉
具在云爲中凡云爲初動時何嘗不吉先吉事皆
有祥之可見也故就此事而象擬之則其理之一
定者器也可以灼知焉知之以吉事之有祥也就

此事而占測之則其事之未至者來也可以豫知焉知之以吉事之有祥也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而吉事有祥則就變化云爲中見之本義分別上二句而又分應下二句俱不敢從

前傳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即具在云爲中故下承吉事有祥句

吉事有祥句不必增入凶事解天下事皆是吉事背了吉方稱凶事耳

吉事有祥使有端正一个定理在一擬象間仰可灼知而不疑者故曰象事知器由此定理而應來

來之事有可以豫知其必然者是在一占決間耳故曰占事知來三句語意原一串

盈天地間只是易簡之理聖人會此理於一心思贊天地之所不及教天下萬世於无窮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成天地之能也

聖人以易教天下必先人謀而後鬼謀書曰詢謀僉同又曰朕志先定蓍龜協從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不過决人之疑耳總是以人謀爲主教人人謀鬼謀則事皆由理亦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能者與聖人所成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以下總是聖人成能使百姓與能事

象不專是形體象也者像也像此理以告人曰八卦以象告

卦有卦之情爻有爻之情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咸恒諸卦皆云天地萬物之情聖人爻象不過舉此情詳言之耳

象只一个剛柔而剛柔雜居中含有吉凶在則所謂以情言者言此而已矣此正見象與辭之合一處

變動是卦爻之變動變動雖未見其利而其人趨吉避凶却在於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故曰變動以利言

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屢遷而不定若下文云云是其辭之遷以情而遷也故曰吉凶以情遷

愛惡遠近情僞何以別愛惡者情也遠近者其位之乘承比應所以用其愛惡者也情僞者乘承比應中有出於真情有出于僞妄若是愛惡之致之萌也故情僞曰相感感初感也遠近曰相取由感

而相取也愛惡曰相攻由相取而至於相攻也同
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正是此攻字故愛惡相
攻分明着个吉凶字遠近相取則致悔取吝之機
也故着个悔吝字情僞相感則他日之所爲利害
已具于此矣故着个利害字吉凶悔吝利害下俱
着一生字者吉凶由愛惡相攻而生悔吝由遠近
相取而生利害由情僞相感而生也
既曰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又着凡易之情一段者
何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是論其大槩耳中間儘有
近相得而善者有遠不相得而无害者惟是近而

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僞相感內或害之悔且吝
耳故又着此一段以發明
將叛者一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辭之以情
遷也本義云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甚分曉
此理在人心最明白纔將叛去此理此心便覺羞
慙了其辭安得不慙中心既疑持却兩可如何辭
不兩岐枝者兩岐之謂也養定的人其中安以舒
其辭簡以黙无養的人急遽而苟且不傷於誕則
傷於支矣故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本等是
善却誣爲不善其辭便浮游而不根故下个游字

失其守者屈於理者也屈於理安得不屈於辭此
一節宜參孟子知言節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有專重蓍說者愚謂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皆卦爻之所該非蓍數之所與
也但此卦之立爻之生由蓍數而後著耳通章只
敘蓍數卦爻具有道德性命之具足矣
從前只說蓍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說蓍

之所以生數之所以起卦爻之所以立此章一一
推究而明言之故名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分揲掛扐必假於蓍蓍何自
而生乎聖人之功化有幽贊於神明者是蓍之所
由生耳七八九六必倚於數數何自而起乎天地
之方圓有黙定於參兩者是數之所由倚耳由蓍
起數陰陽著矣觀變於陰陽之老少而爲純爲雜
則卦之當動者立焉陰陽合德剛柔分矣發揮於
剛柔之多寡而用動用静則爻之當動者生焉若
是而道德性命之微其有遺蘊乎哉天下有要道

至德莫不有精義存焉雖乎其利順而悉理也惟卦爻之立合之盡其大而析之極其精則於此道德與義莫有和順而不乖分理而不亂者物各一理統體一性而皆出於維天之命雖乎其窮盡以至之也惟卦爻之立體之極其該而推之極其至則於此理此性此命莫有窮盡而无餘至極而无以加者此豈獨卦爻之能哉聖人之精由蓍數卦爻以洩其藏故三才之奧由蓍數卦爻以盡其蘊耳聖人作易之功大矣哉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不是聖人要蓍以起數如何

去幽贊而生之也聖人只一篤恭不顯耳而至誠之感格自有默贊於神明者蓍從此生焉自足起數而生卦爻此乃是聖人之功化

易數之七八九六却何倚而起天體圓一而圍三三各一奇自有个三數地體方一而圍四四合二偶自有个兩數三三便是九三兩便是六兩二一三便是七兩三一二便是八不待安排布置只傍倚此參兩而自得之耳故下个倚字

卦爻自有畫以來本自具於易中此曰立曰生蓋指揲蓍起數而得之者

陰陽者剛柔之未定者也剛柔者陰陽之已成者也揲蓍求卦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或三三爲太陽或三二爲太陰或兩二一三爲少陽或兩三一二爲少陰皆屬未定是陰陽之變也觀此陰陽之變則老少分而純雜著六十四卦中求出一卦來卓立而不移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卦既立剛柔已有定體矣然不知所值之在何爻也取此剛柔而發揮之一爻變則占變爻二爻變則占二變爻仍以上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之二不變爻仍

以下不變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之不變爻六爻變則占之卦若此則未發揮之前雖有畫如无爻一般發揮後此爻之當值者始生出來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發揮卽闡發之謂也

道德二字本不可分今人類分吉凶消長爲道徙順易簡爲德不知此徙順易簡人得之爲德而率之爲道者也故統言之曰道德吉凶消長此徙順易簡之所致耳故謂吉凶消長爲非道則不可以吉凶消長之道對徙順易簡之德言則不可觀和順字面可自會得

義即道德中時措之宜即宜健而健宜順而順之謂也

易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人有健順易簡之道德本各各有精義在卦爻陰陽剛柔具有此健順之道德既相和順而不乖而且時健而健時順而順若有理之而不亂者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物物各具一則曰理此物則統具於心曰性此理性皆出上帝之錫予曰命人即物以窮其則曰窮理統物則而盡於心曰盡性窮之盡之通極於天

之命曰至命理性命總一理无精粗窮盡至總一事无先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之事也卦爻一物耳曷以窮盡而至之曰卦爻陰陽剛柔也陰陽剛柔盡天下之物則盡天下之物理皆闡發於斯矣是窮理之謂也盡天下之物理闡發於斯則盡物性之所具摸擬之殆盡是盡性之謂也理性皆天命之精微也既窮理盡性便到天命之極致處是卦爻之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

既曰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矣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何道德者生人之立本者也義者道德之趨時者也理具于物性統乎理命所自出之原統之則所謂道德而義由此出也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義已完備了因此語似較渾淪故復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句見其該統道德之至大而析義之至精耳此聖言極善形容處發極其周到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人見易具卦爻曰畫焉已耳位焉已耳不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焉是以立天之道則曰陰與陽矣立地之道則曰柔與剛矣立人之道則曰仁與義矣此三才者皆兼兩以成能而不可缺一焉者故易六畫而成卦二體之因重順此性命之理之兼兩者也且此三才者分陰陽以迭用而未嘗混施焉者故易六位而成章剛柔之雜居順此性命之理之分見者也孰謂易止形下之器而已哉

性命二字不宜分大抵言性必出於命若分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則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更何物以命之哉順者通一无二之謂也

天之陰陽在慘烈發舒上分地之柔剛在高下燥濕上分人之仁義在惻怛裁制上分統之則曰陰陽亦可曰柔剛亦可故下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兼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在三才上說三才之理兼兩以成能故易六畫而成卦以順其理之兼兩者三才之理分見而迭用故易六位而成章以順其理之分見者

分陰分陽不獨在天爲然地分个剛柔人分个仁義總之此分陰分陽也分陰分陽卽是柔剛之迭用處分曰陰陽迭用曰柔剛互言之耳不及仁義者槩舉之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首節明甚次節本義云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今解者因謂先天之圓圖由横圖規而爲之者故謂次節本横圖直解圓圖之意愚竊有深惑焉數往者順安所見而謂起震以數之也知來者逆安所見而謂自巽以知之也易之逆數又安所見而謂是易卦相生之次也謂易之逆數爲易卦相生之次又安取於横圖規而爲之以發圓圖之意義耶愚謂聖人論圖學全發明先天心學之秘而據理以爲斷其意若曰八卦之相錯豈直以此象示人而已哉葢必假數以神其用者數往之已定者順而易知也知來之未形者逆而難見也知數其已往則无用此易爲矣聖人作易而

八卦之相錯全以知來教天下是故其爲數也逆其所未來者之數也前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云夫易彰往而察來數之極也无非彰往而察來故謂易之數爲逆數耳先儒但因數往二字謂是數已生之卦竟不思極數而彰往卽謂之數往且此數往者順一句只別起知來者逆一句以明易之爲逆數耳固非一數其已生之卦曰數往一推其未生之卦曰知來又總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生出之次爲易之逆數也敢正高明

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天地定位于尊卑山澤通氣以相與雷風相薄而有恒水火相用而不射則八卦之相錯因六十四卦之所由成也此豈徒以象示而已哉蓋必假數以神其用者極其數而彰往則理之一定者順而易見也極其數以知來則事之未形者逆而難知也知以其數往則妄用此易爲哉聖人作易教天下无非欲前民之用是故八卦之相錯統之以逆數而知其來者此其卦圖之立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也歟

薄搏擊也相薄者交相助益以爲搏擊也

水有水之用以濟火火有火之用以濟水是之謂不相射

八卦相錯就上文見其相錯耳相錯便自相盪以成六十四卦矣先儒謂起震至乾爲數往於數字甚明若謂自巽至坤爲知來則於知字未見其明爽也知今日要知來日之陰晴所不可料者故曰知來者逆耳若易之生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亦一定自然之次第耳何逆之有本義以生卦之次解易逆數句愚斷不敢信爲是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世說此條是先天方圖之位愚考先天无八卦方圖本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應照上圖位之列對衆六子之用總攝于乾坤耳方圖之說可置勿用也

卦位有震巽之列坎離之列艮兌之列乾坤之列吾以爲此相列之位實具造化之氣運焉震爲雷所以鼓動未萌之生意者巽爲風所以發散已萌之勾甲者坎爲雨則潤焉以滋既散之化機離爲

日則晅焉以堅既潤之材質艮爲止是止其所而性命之各正者兌爲說是說其生而太和之保合者然非有以君之則不可乾始統天則六子之職所由宰也然非有以藏之亦不可坤厚載物則六子之用所由出也觀其圖惟卦位之成列而究其義實造化之流行此圖學之所以爲妙與

動散潤晅止說君藏是實字所以效用處全在諸以字見得

上六句周一歲之氣運若乾坤則主藏六子之妙用者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世傳此爲後天之圖位圖列八卦莫非上帝之主宰故出齊等字俱屬帝言而所爲出齊以至於成无可見得故驗諸萬物之出入焉爾

帝者造化之主宰也造化之主宰莫窺其朕矣而卦氣之運必歸之則帝之出也其出乎震乎出則必齊其齊乎巽乎齊則相見其相見乎離乎相見則致役其致役乎坤乎致役則說其說言乎兌乎說則必戰其戰乎乾乎戰則勞矣其勞乎坎乎勞則成矣其成言乎艮乎然帝之出入其曷以驗之萬物皆出乎震震東方也東方春氣初動草木發生物之所自出也出則齊乎巽矣巽東南也東南爲春夏之交木火之會也齊也者言乎萬物之鮮絜而齊美也離也者明也其德與化工皆極其文明非若震之初出巽之方齊而已者而萬物皆相見焉葢南方之卦南離之景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南方與文明之會也坤也者地也地則土氣用事乎中萬物皆致養焉葢地委其力以爲養而帝又委其力於坤之爲者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秋時爲金漸向於實萬物欣欣有得所之意矣物之說帝之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者何也乾西北之卦也秋冬之交正肅殺之候言陰陽相薄而搏擊所不免也故謂之戰也坎者水也其時爲水之時其德爲水之德正北方之卦也出而用事者其歸勞于此卦乎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北則底於成而東又資其始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所成非帝之成乎故曰成言乎艮盡萬物之出入皆入卦之顯藏而盡入卦之顯藏皆上帝之主宰此後天圖位之列與造化之運相表裏而无間者與

天之帝即世之君盡臣之所爲功而莫非君之功

盡造化之所為生成而莫非帝之化帝出乎震齊
乎巽云云即大君戡定乎將乎治乎相之謂也
出者一氣之初出也齊者所出之均齊也相見者
品物咸亨无不燦然其相見也致役者致力以為
之役也與事君能致其身致字同說則和悅之謂
戰則搏擊之謂勞則慰勞之謂成則各底其成之
謂說言成言云者帝雖不言若諄諄以說之成之
也云爾

帝出乎震何以復云萬物出乎震帝不可見而見
之於物也

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明曰南方之卦坤曰地
兌曰正秋乾曰西北之卦坎曰水曰正北方之卦
艮曰東北之卦或以方言或以五行言或以時令
言或以卦言或合德與方言蓋交舉而互見耳

潔齊者鮮潔而均齊勾萌甲拆无一不潔之謂也

離之明以德言化工之鮮著亦其德之所著也

此論帝之乘乎卦氣耳易以及聖人南面之治曰
帝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主宰一也其乘時以嚮
明亦一也曰聖人取諸此則帝之相見乎離其義
益明且晰矣

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以聖人為歸負陰抱陽
正南面之位則體統正而朝廷尊故曰聖人南面
以聽天下禮樂刑政皆聖人所以治天下者然一
一本此德之明以宣布于天下與嚮明者一般故
曰嚮明而治

坤地也土也土德居中用事于夏秋之間盡萬物
以長養之而漸底于利且成蓋竭其力以為之而
忘其勞與慈母為子之役者一般故曰致養曰致
役

正秋正當西成之會于五行屬金物无不向于實

故緊承萬物之所說句

西北是秋冬之交陰氣極盛正與陽氣搏擊之時
陰陽何以相搏蓋化有流行總來是陽之主宰到
陰極盛時陰既不肯遜于陽陽又不肯為陰下則
其勢自必至於相搏擊矣此西北方之氣運事乾
居西北故曰戰乎乾

坎者水也水德用事之時也正北方之卦也明其
德之為水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承北方之水
而為言見其卦之為勞而物之向出者今復而歸
其所也歸有勞慰之義故曰勞乎坎也此段語意

極貫串而臨絡須察味其承接處
艮東北之卦冬春之交水用事而成功萬物於是
乎有終木資始而初發萬物於是乎北始貞下起
元終始之成皆在於此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相傳後天流行之用不先天對待之體愚竊

有感焉先後天同一造化也造化有對待有流行
先後天之所同也先天何獨无流行而後天何獨
无對待耶愚謂此卽承上章之序去乾坤專言六
子而首稱神焉若曰此雷風動撓等之用一神之
所爲故水火雷風山澤交相爲用然後能變化既
成萬物耳語意自融通文氣自聯貫何必强紐先
天附合後天以爲言耶後天未與先天之卦氣自
在也然則論後天不紐先天亦曷嘗无變化生成
之用哉此愚无取于相仍之說也
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之生成孰尸之而孰爲
之一神之所爲也神也者其妙萬物而爲言者乎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矣燥
萬物者莫熯乎火矣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矣潤萬
物者莫潤乎水矣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矣
此六子之效用六子不得而知者神也故水與火
自相逮而爲用焉雷與風自相薄而不相悖焉山
與澤自相與而通氣焉氣至而不得不行然後能
變化爲動爲撓爲燥爲說爲潤爲終始盡成兩間
之萬物耳然則萬物可无六子之用乎六子可无
神之主宰乎而要之一妙於无心者故曰神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前傳云神无方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何物非神
之所爲而无方不測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云妙
萬物而爲言耳
上章兼乾坤此獨去乾坤而曰神神卽乾坤之无
心而成化者
元氣一噓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
俱着个疾字
澤與水何以別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之
水水德用事之水也秋間雨露之澤極多萬物欣

所以向實至冬水德用事物物各全其滋於根柢之内漸以成終而成始則說與潤之別也

終始萬物惟艮兼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

故水火相逮故字緊看上說來若曰六子之用既莫非神之所爲則變化生成固不能外此六子之用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先天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故爲動爲散爲潤爲晅爲止爲說妙變化成物之功後天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亦能爲動爲撓爲燥爲說爲潤爲終始妙變化成

物之功固不必待先天以立體而後能著流行之妙用者此等處見得分明然後可以言易

逮及也相及者相濟也既盡也既成者盡成也

天地間只一氣之流行耳流行處有限節而不過者在這謂之對待對待即於流行中見得非必有對待而後有流行也緣先天後天之卦本各有對待而有流行者在故若此云云耳

知八卦之列彰往而察來知八卦之運效用於六子而統攝於乾坤知八卦之出入爲帝出入之所乘知去乾坤而專言六子爲一神之妙用生成乎萬物其於圖學之妙其庶幾乎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就八卦形體而著其性情三畫皆奇曰乾性健而情亦健三畫皆耦曰坤性順而情亦順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巽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坎陽陷于陰中離陰麗于陽中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兌一陰說於二陽之上其性其情隨形體而各異固學易之所當先知者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馬性健牛性順龍善動雞善伏豕内剛外污雉内順外明狗能止物羊能說物故八卦取象焉

龍潛蟄於下却能以時而奮起雞入伏於下却能以時而出聲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剛而上腹虛而藏足超越而善行股兩垂而隨動耳藏聰以爲聽目含光以爲明手善握止口善說悅故八卦取象焉

坎陽陷陰中是聰德之具於內者離陰麗陽中是
光明之照於外者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明二老之稱父母六子之稱男女義各有攸當
而非偶者其曰一索而得男再索而得男亦謂初
畫之成男再畫之成男若得子所索者云爾本義
云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則乾之天坤之地亦

待索而後有此三畫之奇偶耶不敢從
乾坤稱父母六子稱男女備矣而其義何居乾三
奇純陽至健天之所以為天也乾知大始父亦知
始有天之尊故稱乎父坤三偶純陰至順地之所
以為地也坤作成物母亦作成有地之親故稱乎
母震初畫為陽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男者故謂
之長男巽初畫為陰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女者
故謂之長女其在坎離則皆主再畫之奇偶故以
中男中女稱焉其在艮兌則皆主三畫之奇偶故
以少男少女稱焉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
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易道精入无形粗及有象此廣八卦益推舉有象
者以為言也要之皆本至理在固合精粗而為一
者
乾三奇之卦純陽至健為天陽能流動旋轉為圜
主宰六子為君資始萬物為父純粹无疵為玉堅
剛能斷為金後天西北為寒堅凝為冰先天正南
為大赤行地无疆為馬而就中分之極純曰良太

陽曰老剛勝曰瘠猛極曰駁圜而成實曰木果
為天為圜各作一義解可相承解亦可
玉就其體之純言金就其質之剛言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坤三偶之卦厚德載物為地資生萬物為母質柔
而廣平為布中虛而能量為釜性善翕聚為吝嗇
旋極廣博為均順而又順為子母牛載極其弘為
大輿燦而成章為文聚而從君為衆承載而可執
為柄先天位在正北其於地也為黑

牛順物毋牛其至順者子母牛是初生之毋牛尤
順之至者今人稱雛雞爲子雞者正是此子字之
意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陽能奮動爲雷勢能飛躍爲
龍天地始交之色爲玄黃氣无抑積爲旉行无阻
礙爲大塗一索得男爲長子陽能去陰爲決躁下
實上虛而兼有東方之色爲蒼筤竹根實條生爲

萑葦其於馬也聲可上達爲善鳴奔能絶塵爲馵
足行耐於下爲作足白在其上爲的顙其於稼也
根着於土而上透爲反生其究則三陽而已矣爲
健大生而已矣爲蕃鮮
二陰性躁一陽爲能決之爲決躁
筤竹根實而上虛且得東方之蒼色萑葦根實而
條生其上體亦虛故曰爲蒼筤竹爲萑葦
震坎皆得乾之體故皆取象于馬
反生者根着土而反生于上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一陰在二陽之下木根入地爲木噫氣發下爲
風一索得女爲長女物曲有制爲繩直人官善制
爲工陰色初凝爲白柔可耐久爲長順可積累爲
高行多進疑爲進退心无決斷爲不果氣鬱於下
爲臭其于人也血不勝氣爲寡髮陽多于上爲廣
額陰反于下爲多白眼善入物者獲必多爲近利
市三倍一陰始三陰終其究爲躁卦
爲繩直爲工皆本德之制來物各有曲制曲而爲

直在繩故曰爲繩直人各有能制物以利用則工
而已矣故曰爲工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
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
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中實而行有常爲水通行而
相灌注爲溝瀆陽陷而善藏爲隱伏剛制而利用
爲矯輮中勁而善發善運爲弓輪剛爲柔掩爲加
憂有物于中爲心病塞實其聰爲耳痛卦以陰勝

爲血卦得乾之中陽爲赤其于馬也剛在于中爲
美脊剛主于內爲亟心剛㧑于上爲下首柔承于
下爲薄蹄力不能勝重爲曳其於輿也積中而下
弱爲多眚中制而利往爲通內陽而外陰爲月中
險而外伏爲盜其於木也中實爲堅多心
溝非溝渠溝瀆而已也鴻溝瀘溝之類皆溝也瀆
四瀆也不獨曰溝曰瀆曰溝瀆云者言天下之相
灌注相貫通者皆坎之象也
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皆從中一陽取象
不獨曰堅心曰堅多心此多少以陰陽大分言陽

數饒爲多多心而更堅爲堅多心耳堅多節倣此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槁
離一陰麗於二陽之中中虛而生明爲火火明當
天爲日光明閃發爲電再索得女爲中女剛禦其
外爲甲胄剛銳於上爲戈兵其於人也虛中能容
爲大腹卦能燥物爲乾卦介而內靜爲鼈介而外
躁爲蟹介而善麗爲蠃介而中虛爲蚌介而靈明
爲龜其於木也中虛爲科上槁

日乘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乘陰精何以屬坎
而中實日惟陽爲日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爲明惟
陰爲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爲明此日屬離而月
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特起於地爲山實踐其上
爲徑路一拳之堅確爲小石雙峙於下而上施關
鍵爲門闕結實於上爲草木之果蓏止人之出入
爲閽寺身能止物者爲指物能止物者爲狗剛在

齒牙而善囓者爲鼠剛質下黑而善喙者爲黔喙
之屬其於木也剛在上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
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水塞其下而容有節爲澤
三索而得女爲少女以言通神爲巫上開悅物爲
口舌後天正秋爲毀折善言取容于剛決者爲附
決下實上澤爲剛鹵少女悅人爲妾內剛外柔爲
羊
震曰爲決躁巽曰其究爲躁卦固知決躁者以剛

決其陰躁之謂也兌曰爲附決則以陰柔之容悅
善附於剛決之君子耳兌六三曰來兌上六曰引
兌其附決之謂乎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

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
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
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
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
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
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
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此序卦之傳通用故受之以文法受承受也上下
篇用物字二十八有主造化言者有主人言者有
指動植之物言者有主一事言者有在就題體認之
耳轉捐過換處用然後字而後字必字不可字謂
之字莫若字大抵主理言者什之八九亦有兼時
與勢言者亦在就題體認之耳

上下篇語意相承而轉換種種有移步換形之意
不可殫述似不可通篇講解姑略辯其所疑似者
略審其所承接者以便作義者臨時之用耳然不
可拘執以爲固也
屯者盈也何承上盈天地之間一盈字屯者物之
始生也句又別發一義以起下物生必蒙句
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矣又曰蒙者蒙也物之
穉也所以足上文之意實以起下文之意也
物穉不可以不養二句主養蒙者說爲潤大
需不專飲食因有飲食宴樂之義故以飲食之道

言耳
古有釁起於涤指者有禍生於七箸之間者所以
日傳紐曰折衝記曰禮始於飲食蓋絶訟之端也
師者衆也句屬上文則以兵言屬下文則以民言
是所謂移步而換形者
比必有所畜者凡衆相比必相畜以成其德也相
畜聚以成德則倫序彬彬矣是謂物畜然後有禮
以禮爲履而履道之坦坦則不疑其所行是謂履
而泰然後安
何謂比必有所畜爲庶而富物畜然後有禮爲富

而教者
履而泰而泰二字是正文存之爲是
泰者通也句屬上文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
之通
據氣運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論人事物不
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有謂不可終通終否俱
兼氣化人事說者亦通
與人同者全是同民之心故億兆之心不能外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全以理論惟理可以維勢
有大而心常謙抑必亨豫樂於其身書所謂无疆
惟恤无疆惟休者
豫順以動天地如之其誰不相信從乎
心誠喜以相隨必能振奮以有事故受之以蠱蠱
者事也此有事當主好迎說古所謂明良喜起以
成功者又有謂以喜說隨人依阿苟且其勢必至
敝壞而有事者亦通
有事而後可大所謂足以有臨者故受之以臨
臨曷以稱大臨以陽勝有光明正大之義凡政治
光明正大便足爲觀於天下故曰物大然後可觀
政教足觀於天下天下皆歸大一統之治誰得而

間隔之故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句意義極妙凡物之所以不
散者在合而所以保其不散者在合之不苟苟焉
而已豈久合之道
賁者文明以止之謂也飾也此飾字是人之所不
少者不好處全在致飾一致字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亨字即亨者嘉之會也亨字
亨本是極嘉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則禮之實漸
漓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句屬上文是禮實之剝屬下文是陽氣

之剝

陽无盡滅之理剝窮上則反生於下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

復則物與之眞完具於內而不妄有此无妄然後德有根本而可畜有根本而可畜然後可優游涵養以成其爲聖賢也不養成聖賢之德安可動而成大過人之事業乎故曰不養則不可動

復則不妄矣便見不復則有妄也要味一則字

物畜然後可養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矣抑欲養而成其爲賢聖也得乎

凡做事貴恊於中過便不是了而可終過乎於理於勢必陷危亡而後已也

上云大過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爲大過而事實中也此云終過則惟求其過而不反於中是過之大者轉換處便自不同全要活看

陷非得所麗如何能濟得故曰陷必有所麗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大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

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首數何專起得个夫婦有夫婦則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而禮義有所錯咸取女之關繫豈小小哉而其道全在持之於可久故咸之後繫受之以恒

有夫婦則相生而有父子有父子則相聚而統治之承順之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定位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品節化裁而禮義有所錯蓋夫婦之道所繫若斯之重也

禮以親踈貴賤言義則所謂時而宜之者二字不宜分錯安置也禮義所以辨上下有上下則禮義

有所安着耳

物不可以終遯君子必剛動而壯于朝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以剛動之勢言有剛動之勢則必麗大明之君而晉居其位故受之以晉

物不可以終壯終字作徒字解謂必順麗大明之君成康侯之大業也

士无賢不肖入朝見嫉此進必有所傷之說也

傷於外不反於家將誰歸乎故受之以家人人字不重

有孚威如正家之道孚與威不立家道之窮也其情能无乖離乎

解者弛緩之謂也人情弛緩則德業必有所失而日損矣故受之以損

損以遠害而不已則日向於益益以興利而不已則日至於決決者決已之所有以及下也

夬者決也何獨上文則決沛之決屬下文則决去之決

天下无終決之理纔決小人則凡同類者必有所遇矣

人情相遇則共聚相聚則同升然有謂相聚而尚往功業日見其升長者亦一說

升而不已是謂窮升能无困乎

困乎上而不升則必反下而養靜

井改邑不改井曷以云不可不革治其汚去其穢與時變革井養而不窮是井道也

有孚改命莫若御鼎之尊者故受之以鼎

震者動也一段以造化之動止言爲當

進必有所歸進得位可以正邦天下之人必歸之也得億兆之歸心勢必一統而極大故受之以豐

進必有所歸二段有謂進學而不已則必有所歸
宿者得其所歸宿則德業必至於盛大亦一說
窮大者尙人之極也尙大之極至闚其戶闃其无
人必失其故居矣
旅親寡而无所容非巽順其何以入之
巽者入也二段以聖學言則深造而自得誠中而
形外之謂也
天下无終離之理惟制節防閑可合其離而爲一
節非徒制其外而已也誠實之念溢於制節之中
使天下亦誠信於制節而不過是善合其離之道

也故受之以中孚
既信於己必行而无疑是行之過者此過是好事
小孚不重或曰信不可恃也一自有其信必行而
无疑則不免於小過矣亦一說
過物者過人之才也有過人之才必成濟世之大
功故受之以既濟
既濟便是窮道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教
人當既濟之時常持未濟之心莫至於窮而終亂
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自首至訟不親也卦皆反對義亦相反對或相偶
對自大畜頤也至末卦不反對義亦有不相協者
所以爲雜卦然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收結實
有深意存焉所謂雜而不越者也
乾六畫皆剛健用事是陽明世界坤六畫皆偶
柔順用事是陰暗世界或曰乾剛德用事君臣皆
上徒以御天坤柔德用事君臣皆守順以應地俱
在好邊說亦可
比親輔以毗天子氣象休樂師行險以毒天下氣
象憂慘或曰比之樂不獨一人所謂樂以天下者

師之憂亦不獨一人所謂憂以天下者亦可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居上臨下曰臨有與之之義然與所以應其求自
下觀上曰觀有求之之義然求所以視其與此臨
民者在教思容保之无窮而爲民所觀者不可不
神道以設教也
臨觀以義言者其義當如此也或與或求二或字
甚活二義原自備其中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在下物之生意初萌而遇坎則出而不伸故

曰見而不失其居蒙坎在下物之顚蒙未啓而遇
艮則賜之使明故曰雜而著或曰屯雖震見猶未
出險而離其故居蒙雖幽雜終可開啓而使之明
著亦一說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動於下有昂發興起之意艮止於上有寧謐靜
止之意或就造化言或就聖學言俱可
損下益上雖未衰也而衰之機於此乎兆損上益
下雖未盛也而盛之機於此乎兆故曰盛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者貴遠施然而不可必也不家食而成天衢
之亨非時之適然乎无妄者必往吉然而未必然
也或繫牛而遭邑人之擾非災之外至乎偶自外
來而出於不幸者曰災此虞書眚災肆赦之災非
易是謂災眚之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順以說同道相聚於下而未往升巽而順同德
共升於上而不來或謂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
往而不反之義亦可
謙者輕已卑以自牧而常輕豫每尚大志大有得
而滋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齧去其強梗以合於一有食之義賁刷其繁
縟以歸於素有无色之義此謂相偶對者
兌見而巽伏也
兌德爲說和悅發見於其外巽德爲入情理深伏
於其中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當隨之時天下相安於无事故云无故當蠱之日
天下想望其太平故云則飭則飭者一蠱則宜飭

治也字義極緊切
剝爛也復反也
剝柔變剛也陽幾爛而不存復剛反也陽旋復而
用事
晉晝也明夷誅也
順而麗明如日中天曰晝明而遇暗進必有傷曰
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泉上出沛所養而不窮困剛遇柔爲所掩而受
抑

咸速也恆久也
咸心之一也心一而感自速故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恆德之固也德固而行自久故曰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
泰反其類也
渙者心志離散而不收節者制限嚴明而能止解
難已平政尚寬和有太平舒緩之意蹇險在前勢
當困阻為大難方殷之時睽志不相得其情外而
不親家人有孚威如其情內而不疎否泰以氣運

言則通塞之反其類也以人事言則往來內外之
反其類也斯人樂係泰而傾否歟
睽家人內外以心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不可恃則宜止而不進遯貴見幾則宜退而自
存此宜重看二則字大壯本君子盛長之日聖人
抑致之則止遯則有退焉而已矣此全以理論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有之大也億兆莫不歸命焉曰衆同人人之

同也億兆莫不繫心焉曰親革有孚改命去其積
習之故鼎正位凝命取其從貴之新小過可小事
而不宜上是過其所當過者中孚柔在內而剛得
中是信其所當信者豐明以動而作事所就者多
旅離所止而各居所親者寡
衆與親俱本彖中言亦得
離上而坎下也
離火炎上坎水潤下有上下之義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力量尚小不宜尚往故曰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履說而應乎乾无不可行故
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此寡與不處之說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
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憂也
事莫善於需有孚亨貞安待而不進事莫不善于
訟恃剛乘險相勝而不親大過本末俱弱不勝重
任而顛姤遇也一陰始生而遇剛有出於期望之
外者漸漸進也女歸待男而行是進之以漸者頤

原缺

易經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字虞佐烏程人萬歴癸酉舉人歴官新興廣昌二縣知縣考舜牧生於嘉靖癸卯其五經疑問皆年過六十所撰迨年過八十又重訂詩禮二經及此書其序並載所著來恩堂集中歳月先後一一可考計其一生精力瘁於窮經然此書率敷衍舊說間出己意亦了不異人蓋其學從坊刻講章而入門徑一左遂終身勞苦而無功耳

重刻易測十卷

〔明〕曾朝節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測十卷》提要

易測序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論易也夫鏗鏗僠僠抗音而談則論可有可已如以覘天人之際究數理之致繇往聖開來者不言則後世何述焉或寶其餉曰慎無獨知善易家論易也所謂摻獨知之契者也蓋

自古論易者已屢數十百家自宋程朱之說出而後其理暢前著書者稍紬矣蓋嘗譬之觀天或在屋宇或在庭序或在郊野或在臺榭即使在原野臺榭超然遠覽能窮目力不能窮天際而屋宇庭序見有小大不可謂總已見也即如輔

嗣造徵興程朱同者十而六七今
乃以後人之總萃盡絀前人之造
始亦已過矣蓋窮宇宙古今亡足
以盡易即百家衆說徧辭隻語亦
時有會焉吾常以爲皆可並存而
互証學而得其資之所近觸而得
其悟之所起用而得其時之所乘

博學詳說亟以反約耳如曰善易
者不論易畫空千古師心獨任則
今之所任又後之所空也吾友直
鄉少業詩而喜讀易自偕計吏隱
居衡山者二十年始成進士又二
十年而至今官且滔且見且仕且
學者四十年而始著易測易測者

測易也吾友自序蓋嘗求之卦而
弗得求之彖象而弗得求之彖傳
象傳而弗得乃始取漢魏以來諸
家詁疏及程朱楊慈湖之說參伍
而互訂之已復掩卷積思之久而
後怡然煥然真有得焉大略疑之
極而生悟博之極而生約綜羣言

統聖真而歸本于一中余讀其書
在古人似張橫渠在近世似崔子
鍾其於明天人之際極數理之致
紹往開來功至鴻鉅矣以余所見
古人說易諸家皆有獨見深詣而
往往不得究其用即用之或未必
善而張留侯李鄴侯不聞善說易

乃其潛見出處多闇與之合彼匹
自以身論易耳今天下當泰之極
處震之始
天子側身脩省之會而直鄉執經執
筆為帷幄臣際利見之期抱黃中
之美此非遇巷不足以結知非盈
缶不足以表愫非納牖不足以獻

可替否處今時而循古大臣格君
之術惟留侯鄴侯耳兩侯者善用
之而弗論者也直鄉善論之而善
用之則更出古人上矣不佞則拭
目俟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直
起居注
國史副總裁
經筵
日講官年弟馮琦頓首拜撰

序魯直卿先生易測

竊嘗謂心變世世不能變心聖人全其心故萬象悉屬指撝衆人迷其心於一隅不勝蒙滯所謂心者真心也真心即太極也奇而偶之遂成八卦重之為六十四而其爻其變至于不可勝窮此不可勝窮者譬如百川之

　乙　朱鸎臣書陳嘉訓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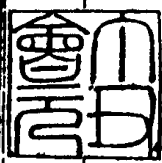
月惟一月現所謂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其說如此聖人知之不得已而筆之于書以教萬世而謂之易蓋始自一聖人而後又有聖人焉恐一聖人之意會而未盡復為之辭為之大象小象為之繫辭而後一聖人之意始畫而終有不能盡者於是漢為

下傳注訓故紛紛有作然多以己說易而不以易說易執象泥辭而聖人之意反晦譬如終日執鏡照面而不知妍蚩在我於或者以為窮百家之說以說易不如求諸三聖人之說也求諸三聖人之說又不如求諸伏羲之畫也求諸伏羲之畫又不如求諸

畫前之易也畫前之易則真心是已然初學蒙求可遂進于此乎則百家之說亦多有會可盡廢乎吾友魯直卿長于理學尤邃于易朝夕研討幾三十年而後以其所得筆之于書僅萬餘言名之曰易測而問序于余蓋涉百家之流以探四聖人之源語約

羲精直抒心得亦云備矣其自序曰思久疑融意趣忽徹孔子之所以傳在此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在此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豈欺我哉余自同籍與進于直卿有年南宮多暇所蒙指授多及于易趣風傳嚮疑滯豁然則于是書有伏讀耳豈能有所切

磋爲直卿玄晏哉直卿既以命余而東郡侯子仁始莅事相見又申直卿之命余又安敢終辭延敘次其說以復于直卿

萬曆辛丑初冬日魏李年弟馮夢禎書

易測自序

夫易者造化之形容神明之符契萬事萬物之祭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規繩然吾不知伏羲何以能畫卦其無始而爲之始無象而爲之象乎文王周公何以能繫彖象其得意斯得象得象斯得名乎常書八卦靜對

而默會之不能解也乃取彖象凝神而精思之又不能解也伏自念曰孔子聰明睿知聖人也好古敏求四十而不惑晚年乃學易說者以爲韋編三絕其難如此以節之愚而學遲暮其不能解何怪乎然後讀彖傳象傳以研磨乎文王周公之意終以古文奥語

不能曲暢旁通使此心之痛快於是乎取漢魏之註疏伊川先生之傳文公先生之本義與諸家之論說而訂證焉既又得慈湖先生之傳相參伍固多有當於心而其未了然者殆難盡得之於先儒因而掩卷積思久之忽不覺微有端緒已而疑處融釋旨

趣徹明矣則庶幾乎孔子之所以傳將在此也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將在此也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此豈節之學力能有加於先儒以俾窺此一斑哉三十年來篠所自見明夫聖學不外一中之傳以此玩易遂相契合耳不然學同兩氏而以兩氏觀易

不免牴牾即慈湖先生亦謂易之理一而已矣不知生生者一卦有六十四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皆以仁義中正辨吉凶悔吝義有攸當也至於大象另為一書原不與彖爻相蒙今泥卦名而誤牽合之豈初旨哉余故就蠡測之所及反復紬繹以筆於紙用

備朝夕之觀覽而就有道以是正將使易之卦爻日用皆可得而占造化在手神明若對事物之賾悉我斧藏動靜語默具有規繩不至扞格章句茫昧難曉蓋貳南銓閒甚終日扃戶無應酬勞苦董足遠此力憊日短志復欲為而少暇亦安能無望洋之歎

扒

萬曆丁酉中秋日衢郡曾朝節書

新刻易測卷目

新刻易測卷一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説凡

伏羲奇偶之畫得之河圖其以奇爲陽以偶爲陰悟於伏羲因而三奇成乾三偶成坤乾坤往来交易成六子八卦成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六十四卦成易之道乃備濂溪先生曰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盖天不可狀以乾狀天是顯泄天之奥且凡純陽之象皆在乾地不可狀以坤狀地是顯泄地之奥且凡純陰之象皆在坤至於乾坤交易三而六之以盡萬物之賾天地鬼神之奥又孰有逃於八卦之内邪八卦既成蓍草應期而生即可以占若伏羲之重不重亦不可知然而上古渾朴徑而不複質而不煩八卦定吉凶何必重也其後因重之矣文王於六十

四卦各為一彖文王即占占彖也周公乃為爻辭然後爻可占焉爻辭作占之用始盡孔子生文王周公之後彖爻辭皆有傳易之道始明聖人之言讀之而不能曉傳傳者又反晦之夫易五經之源可一日使之晦哉

八卦者天地鬼神之府宅萬事萬物之符契伏羲本以明陰陽之理而象數已寓文王周公本以發伏羲未盡之秘而幾兆已涵故不獨用之於筮受命如嚮即占不必蓍也即凡占法不必如易也技藝方術百家異流襍而用之亦罔不以為神而不敢褻蓋易即天地也天地之覆幬也人物生於其閒千狀萬態何所不依藉又何問善惡邪正乎然易非祇為占卜之書占卜易之餘用也不徒於其占而求伏羲之所以畫與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居其府宅執其符契用之於身用之於家用之於國用之於天下是則四聖之所為垂教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以為不占彼不占者何以占哉

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其於易深矣仁義即陰陽剛柔也天地無心故不必言中正人有心不能無善惡故以中正定仁義主靜亦即元亨之有利貞所謂剛柔善惡中一語亦盡爻之義孔子之後善言易者周元公而已矣

余嘗謂知止二字安危邪正偏全之介學術之所關以此證之於易良合安危即吉凶邪正即正不正偏全即中不中乃知易教人知止孔曾授受皆易也

彖文王作彖傳孔子作卦下辭彖也彖曰彖傳也象曰大象辭也周公作小象辭亦周公作小象辭之下象曰孔子象傳也六十四卦惟乾卦爻辭接彖辭餘皆彖傳接彖辭乾坤二卦象傳之後有文言孔子作也

卦以一為初六為上初上無位二陰三陽四陰五

陽陽居陽位為得正位居陰位為失正陰居陰位為得正位居陽位為失正九五六二為中正九居二六居五中不必正初四二五三上各為正應陽近陽陰近陰為比承上為承乘下為乘自上卦而內為來自下卦而外為往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君子陰小人

卦圖康節先生有先天後天之說非古也先天後天非乾卦中語邪豈以名卦乎余謂君子之於易居則取足以玩辭而已矣動則取足

易測卷一　四

以玩占而已矣求於四聖之內而不當求於四聖之外多為之說祗足以疲心目焉爾

河圖之數成變化行鬼神伏羲得之而畫奇耦大衍亦起數於河圖中宮之五數是河圖數之祖也若洛書之數洪範則之而為九疇非以為數也卦止六十四耳又衍之而一卦變為六十四以至四千九十六此不亦贅而無用邪

嘗試以伏羲八卦默觀之而求其義茫乎其無得也又嘗試以文王之彖辭默誦之而求其義茫乎其無得也乃始求之於彖傳然亦不知其解讀諸家之註意義漸開明矣然多不合於是殫精竭智而思之猶未合也久之而若有啓焉乃始知孔子之彖傳矣乃始知文王之彖辭矣乃始知伏羲之八卦矣伏羲之後為文王者不亦難哉文王之後為孔子者不亦難哉周公親聞易於文王而曰文王我師也又作大象小象以盡六十四卦之義而

易測卷一　五

孔子皆傳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伏羲畫八卦無文字夏商以前肴八卦者不知多少文字連山歸藏是也惟文王演易皆發明微精一之理允執厥中之道足以訓後世周公因文王之易而契伏羲之易孔子又因文王周公之易而契伏羲之易其契之也非契文字也求之於八卦而不得而求之文字求之於文字而能契乎無文字者也是以能為周公孔子之易也今讀易者惟不能契乎

無文字之易而但求之於文字之間宜乎訓詁雖多而文字且有所不解即有號為能契悟者而所悟者淺未盡窺乎堯舜之所傳其於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不免影響況能契伏羲之八卦哉則固亦無以明易宜矣

汪易者如管之窺豹人人有一班之見善讀易者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卒未有合兩棄置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從容涵泳使自得之怡然理順渙然氷釋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易十二篇彖大象小象彖傳象傳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漢費氏始近何燕泉先生得有十二篇古本而費本詞意相屬學者便焉何必古也但不可不知有十二篇之舊耳

天地間只有此理有理即有數易即大極數即陰陽畫奇耦所以畫陰陽也畫陰陽所以畫大極也陰陽奇耦之變不可勝窮故八卦之變不可勝窮此易之所為作也

讀聖人之言最難易者聖人之精微也讀之尤難能自知其心又後沉潛訂正於學之正緒乃能知聖人之心以知其言自以見之所及易視其言而強傳會之遂不免牽合之病矣以佛老之見說易道既不同爭謠愈甚安在其能有發明也

大象周公自為一書觀兩卦相重之象看出道理來與彖爻不相蒙中亦有意相蒙者其不相蒙者不可強以為合也

易主占占主變故乾用九不用七坤用六不用八以老變少不變也然陽不宜變故坤卦利用九陰不宜亢故乾卦利永貞同用老而二卦之德不同

周之末世荷蕢沮溺之流正是用潛龍勿用一爻孔子與之同時知其不可為而為不肯與之同隱此亦孔子自量所學與隱者不同隱者耿介正直能容於有道之世正所謂正而

不能中者故處無道之世不免於觸忌諱嬰禍患故相與遜避而去之不可謂不知幾律之以至善之道又不免潔其身而廢君臣之倫孔子則却是剛中柔中大人道德純備無圭角無形象故能以其身混迹於濁穢之中人莫得而汚之亦莫得而害之其殆龍德而神者乎日與二三子周流天下以冀一遇顧亦未嘗輕於一就以自貶講學明道為其家舍仕止久速聽順所遭而無可無不可焉此豈前有所祖述而為此乎後遂以為師承而相傳於不替矣其視徒隱而已者何如哉

夫孔子當潛之時而不潛不當見之時而能見然亦未嘗不潛也微服於宋接淅於齊不脫冕於魯介如石不終日能見能潛無有定迹一行一止莫非爻象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哉

乾之六爻以定位言潛是隱處亂世之時見是有道則見之日惕是居在人臣之位躍是將飛未飛之際飛則尊極人臣之上亢乃上而難下之勢以日用言有不當急於自售處即初九有不當過於自避處即九二有不可試於不測處即九三有不可速於進用處即九四有一時機會恰好處即九五有一事過當不安處即上九故六位時成無時無其位也時乘六龍無時不乘六龍也觀於乾卦而天下之道盡矣

易有大極先儒以為太極不知太極者大之極也無極者無之極也天地大矣道超形氣之外天下莫能載焉非大之極乎此道無形與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無之極乎非無之極不可言大之極而大之極實皆無之極也故濂溪大極圖說曰無極而大極大極本無極其義固若此矣後世不明其義解者遂紛紛至疑無極為非濂溪之心不白於此豈一日乎

易因象以繫彖因位以繫爻皆至當不可易之

理聖人精思之極發揮出来妄意解說便非
本旨或者以為易者變易也隨人見解無不
可通故後世與學百家咸以傳會已見夫曰
虛以待實者謂其卦辭有限應變無窮也立
言之理則一而已豈有聖人乃為不定之辭
而可二三其說耶

聖人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於飛龍在上則處
位崇矣德業盛矣然而不自以為首也方且
搜求隱逸甄拔卑賤倚任耆舊而利見在下

之群龍焉蓋乾用九則自與天則合而不至
於亢上者易亢亢而忘悔此後王之治多不
克終易所以示戒也

乾之象為龍又乾為馬坤為牝馬牝馬待壯馬
之施而後孳息也則乾為壯馬矣不明牝牡
之義便以乾為龍坤為馬非也

易之陰即藏用也陽即顯仁也然而論陰陽之
互根一為盛德一為大業及其既向於有陰
陽又相為對待氣之凝也形之成也或為陰
或為陽或陰中有陽或陽中有陰二者則固
絜然判矣其在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非體
用之辨乎仁為寬裕溫柔義為發強剛毅愛
親則謂之仁敬長則謂之義仁義又各有屬
也故太極圖論易以靜為動根矣分陰分陽
陰陽又為二物其不能不為二物也是理之
自然也天不可無地地不可無天男不可無
女女不可無男也萬物盡然孤陰不生孤陽
不成也夫物可以言陰陽陰陽非物也動為
靜根靜未嘗離動也靜為動根動未嘗離靜

也其言靜極動極者時也亦理之自然也靜
者無也天下惟無形而後能載乎形惟無氣
而後能載乎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形與
氣焉此無之理在也天之所不能覆地之所
不能載日月之所不能照霜露之所不能隊
舟車之所不能至人力之所不能通凡有形
與氣焉亦此無之理在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太極本無極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此之謂也

泰彖内君子外小人否彖外君子内小人象又以上下交為泰上下不交為否君子在内便是上下交君子在外便是上下不交盖人君下賢方可謂之上下交也

乾陽卦也二四爻又為陰位陽中有陰也坤陰卦也三五爻又為陽位陰中有陽也元亨誠之通屬動動為陽利貞誠之復屬靜靜為陰是乾坤之元亨利貞又各具陰陽焉五月一

陰生動為靜根也十一月一陽生靜為動根也易復以顯諸仁者為陽藏諸用者為陰陽有陰無又道器之分也故陰陽不可以一端泥焉

巽為長女而以配離為家人盖只取九五一爻

大明終始只是大明元亨利貞之理如此乎有終有始然後能委運大化自覺六位隨時而成象聖人乃因時而乘所值之龍時中之德既成首出庶物之上故功業之盛至於萬國咸寧也

變泰為損變否為益

新刻易測卷一終

新刻易測卷二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三奇畫為乾重乾亦為乾乾天也陽也陽主動主施陽氣之始復生生之意盎然萌動冲融醇和故其德為元元之後生意舒暢發達矣故其德為亨亨之後陽氣收歛物皆成實

而人利之以為用故其德為利利之後陽氣閉藏於不用故其德為貞貞之後復為元為亨為利為貞相禪於无窮在四時為春夏秋冬在萬物為生長收藏孰非四德之周流哉

初九潛龍勿用

初者乾卦之初九為老陽陽用九故曰初九龍陽物而神者也故以象乾初陽在下未可用也故其象為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自下而上第二爻為二二陰位九二未為得位然以陽居二為剛中而其德已著如龍之出見於地上天下所利見若在上有大人亦可以利見之矣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陽位未離於下而已尊顯在下之上處剛而非中位為危地君子居此位而能朝乾夕惕則雖危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四陰居上之下如龍之欲飛不飛或躍而在淵進退未有定也惟其遲疑猶豫不即果決故得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而又得中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天下所利見若在下有九二之大人亦可以利見之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以陽居上上而不能下
則動必有悔矣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陽卦用九而不用七陽不宜亢故宜變而用
九也見群龍无首則吉矣
彖曰大扎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

彖傳疑有錯簡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四句在品物流形之下不順在首
出庶物上方順
彖首賛元德大扎乾之元德陽氣初動萬物
資之以始故元雖為天德之一然亨者元之
亨也利者元之利也貞者元之貞也豈不統
天德乎雲行雨施品物於是乎流形乾道變
化各得其性命之正此乾之元而亨也及其
生成之後太和之氣至此保而全之合而收

之乃為乾道之利貞矣乾德之在天如此聖
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
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故首出庶物萬國
莫不寧謐亦猶萬物之生長收藏於天道也
乾道不在聖人矣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健即乾也陽本健三爻皆陽至健矣六爻皆
陽健而又健矣此天之行也君子仰觀於天
之行而自強不息盖人性天也天之行不息

人之行亦當不息乃合天也
自強不息之謂純陽纔有一念雜便是陰便
非純陽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
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
可為首也
陽在下也專天德不可為首皆象傳當其不
用安於下不輕用也九二處内卦之中出潛

而見矣自有所施以普及於物此不論有位无位也處乾之三爻則危危故終日乾乾反復於道反復皆必於道正是乾乾進无必進之心故无咎大人造也慶幸之詞亢則盈盈則不可久故有悔陰不可變陽不變則亢天德不可為首故用九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首釋彖辭元為四德之首亨為嘉美之會利為義之所以和貞為事之所以立此以天德屬之於人性矣君子仁體天德之元則裕乎長人之道事當嘉美之會則合於禮之節文有所以利物即所以宜物有所以立事即所以幹事是元亨利貞本乾德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亦曰乾元亨利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文言次釋象辭不易乎世不思以易一世也不成乎名已无可見人莫能名之也遯世在世而跡遯也不見是舉世非之不見其是也聖人一无所悶惟樂則行之耳憂則違去確乎其不拔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信庸行謹閑邪不外入存誠不內出兼善一世而不自矜伐此皆中正之德也德博而化則雖不在君位人已被其化雖非君位而有君之德可以為在上之大人所利見亦即類之自相應也若在上无此大人脩身見於世又即孔子之見龍而異於沮溺者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心之誠也脩辭辭不妄也立其誠事无不誠而誠立也知至於此行即至此日有所至故可與幾也道有極至終也知道之終學即終之天下之義理畢聚於此而有所寄故可與存義也如孔子所謂文王既沒文在茲

者也九三雖履危地而其心惟以進德修業為事是其惕惕於學也所惕在學不以上位驕不以下位憂自然所行皆至善矣雖危何咎

三代以前聖君賢相只是講學講論治道亦只是講學三代以後英君明相未嘗之人更不復講學其論治道未嘗不切事理未嘗不合事宜只是隨世救時而已不復及於學何以能三代乾之九三朝乾夕惕惟在進德修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臣之近君不忘自學告於君者安得外此是即三代以前之大臣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則必欲為邪必欲離群非聖人之躍也聖人進德修業以待時時至而後躍亦不必躍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利見九二之大人也故曰從其類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何以无位高何以无民賢人況在下位而

原缺第十葉

孤亢无輔故至无位无民也是以動而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文言再釋象辭潛龍陽在下故勿用九二出潛之時故因時而舍於田以晉其德施行事則不特見而已用而行事日在危地故乾乾終日自試試可而後躍不輕躍也上治在上而治天下亢則窮窮則災也在上而不亢故

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文言三釋象辭潛龍勿用陽氣當潛藏之時見龍在田天下被文明之化終日乾乾時當行而故惕或躍在淵乾道革而自試造位天德而居高位乃位乎天德時既亢矣所為又

文言末又釋象辭君子本是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者當潛之時雖行而不能成是以君子弗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君子之學也人君之德也窮以此教為天下所利見達以此仕為九五所利見故處則以君德為天下萬世師出則以治德為帝者師无不可也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即是弘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重剛不中而位不同一能惕一能疑故皆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一天也故天時未至先天而為天即從
之天時既至後天而為大人乃奉之夫天且
弗違而況在下之大人有不利見者乎而況
鬼神有不效靈者乎此見大人御世明良會
合天人交應幽明恊從為理之必然天下有
有臣而无君者矣未有有君而无臣者也
天地之德即聖人之德日月之明即聖人之
明四時之序即聖人之序鬼神之吉凶即聖

人之吉凶蓋大人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是如此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無位無民論亢專以人君不下賢言未論亢
專以大臣言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
必有喪人皆不明此消息之理亢極而不知
止故失其正然惟聖人乃能知之不亦難哉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四德與乾同惟貞牝馬之貞蓋坤地也陰
也主靜主受陽施陰受合而成造化故乾之
德元坤之德亦元乾之德亨坤之德亦亨乾
之德利坤之德亦利利則陽氣已不施而坤
亦无所受矣至於利之後如牝馬然固藏其
陰氣於不用惟以待陽之復始也此專論地
德其在於人臣而君子有攸往也宜何以法

坤哉君子之為人臣也若先則迷必後方得
所從之主得主則无不利矣西南陰方從陰
為得朋東北陽方從陽為喪朋而安於牝馬
之貞乃吉也故坤卦只是一個順字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
之吉應地无疆

彖傳首贊坤之元德乃萬物資之以生以坤之順承乾之健故曰乃順承夫其德厚又足以載物合於乾之元无疆故能含弘而光大品物咸亨也至哉坤元至品物咸亨元亨也柔順而能利貞君子法坤者之所當行也

彖傳十九句即彖辭衍而成韻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者地也六爻皆坤地之勢也地勢至厚也厚故能載物君子法地之厚以載物然後能

傳厚配地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入以坤用六故謂陰爻為六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故其象為履霜而堅冰將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陰位在下為坤之主柔順而又中正故言其德之大直者氣之剛直一動而不容過也方者形之各成一定而不可移也是其消之光大與乾元之大相為訢合而以美利利天下在天不言所利在地不必效法於天而德自配於无疆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莫光大於此聖人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臣道莫光大於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陰而居陽有美內含可貞以守不輕發也其或出而從王事不宜專成无成則有終矣時不當發以貞自守出則无成有終乃其明於人臣之義故曰知光大也此為未仕者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此為仕於世亂者而言

謂宜隱也蓋位處重陰不中閉隔之時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黄之中色為裳美處在下且在衣之内為不自表暴而美自彰著之象以六居五都尊顯而德遜順大聖人負德業之望而赤舄几几者如此豈不為大善乎文在中正不外暴之義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陰盛之極至與陽爭陰必受傷故為龍戰於野其血玄黄而陰道窮矣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不可變故用六利在常永貞固若變而從陽失其朋類則不能有終而含弘光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釋彖辭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即直方也後乃得主而有常含蓄萬物而其化光輝盛大矣故坤道惟順乃承天而時行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文言釋象辭臣弑君子弑父陰禍也辨之早不至此矣履霜堅冰勢順必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人心之所以正也方者人心之所以宜也非敬无以直内非義无以方外敬義立則合於地之道矣以地之道為臣之道則應之者衆何孤之有而君亦不疑於臣之行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雖有美含之而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蓋
地道即臣道地道无成而代終臣道何獨不
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
咎无譽蓋言謹也
謹謂謹括避禍
君子黄中通理正居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為中德其美內蘊用无不宜故通達而條
理有此中德而又安於臣位故為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正
是黄中通理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黄
陰有似於陽陽必與陰戰陽與陰戰幾於
陽矣聖人扶陽抑陰故嫌於无陽而稱龍陰
雖疑於陽未為陽猶陰之類也陰不可以勝
陽故陰傷而血玄黄血陰之血也陰血玄黄
而色相雜然天玄地黄色之一定豈可淂而
雜哉此以見坤之利永貞陰固不可變而陽
也
坤卦專明臣道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元亨利貞在乾坤二卦皆逐字一意餘卦多

連看如元亨大亨也利貞利於貞也元以統
天而大遂以元作大元吉亦謂大吉
屯之元亨利貞與乾坤同以其乾坤始交而
為屯故不可遽往惟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
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剛柔未交震一陽動於下坎一陽
陷於中屯乃次乾坤也下震上坎為剛柔始
交始交則物始生始生者難生萌不即達甲

不即析正有待於雷雨陽既動又與險遇自然大亨而正其性命蓋險為雨動為雷雷雨滿盈萬物自暢遂矣其在人事將亨未亨正天造草昧茫昧之時宜建侯以自輔而不遑寧此即如物之難生雷雨動而大亨貞者也雷雨之動滿盈其時為春有是雷雨萬物乃亨貞建侯不寧動而險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興雷動以釀雨天地所以生萬物經之綸

之以成治人君所以開太平建侯所以佐其經綸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正天造草昧之時磐桓而不遽往利以正自居為其所得為耳又利建侯而以贊自輔蓋初九陽剛始動故有磐桓利居貞之象陽在陰下故有利建侯之象志欲行正即居貞以貴下賤即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六二乘初九之剛為險難九五為我正應匪寇婚媾然而為女子時當守貞而不字至十年則正字人之時矣乃可字也夫六二柔初九剛以柔乘剛既遇險難九五婚媾十年乃字亦不輕字女子以不字為常以字人為反常反常則為人婦執婦

道矣士之不遇亦不敢輕仕蓋亦若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陰居陽貪而不能自濟又无應援如即鹿而无虞人惟陷入於林中此其志在從禽以至此也君子見事之幾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柔順近君才不足以濟屯欲進復止故為乘馬班如之象初陽剛乃正應我之婚媾也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輔剛中之君以濟屯難則吉而无不利也象曰求而往明也不能而遂已暗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然而一陽陷於二陰之

中坎雖為雨澤不外流故為屯其膏之象其施未光故大貞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陰柔不中為屯之極下又无應比五而屯其膏有乘馬班如涕泗漣如之象其能長乎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為山坎為險山非險也坎險遇山而止不能流通故為蒙坎水在內其勢雖遏終於能通故為蒙亨五為卦主而虛故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象二以一陽在內卦之內為剛中故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象以正養蒙故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能亨以亨道也所謂亨道得時之中而當其可也志應二與五志自相應也剛中故能告而有節再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聖人之道正而已矣作聖之功亦正而已矣蒙无所利獨利於正養正乃作聖之功也人之養蒙蒙之自養皆當以正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出於山之下山不能止也故君子以之果行山下有泉然後能出不內蓄則不外出也

故君子以之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人必蒙於初發蒙於蒙之初情竇未開易於習染之後故利用刑人以脫其桎梏過此以往有桎梏不勝用矣不亦吝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之正即貞也以正治之良心當自動矣朴作教刑以此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初六曰發蒙此曰包蒙者不顯白其蒙昧而順巽以教之蓋陽剛居二故能包蒙而吉也九二為陽六五為陰惟九二能使六五之順巽聽已故又為納婦吉也九二在下子也六五在上父也父聽子子克家矣九二與六五為應柔與剛接而情不攜故子克家而不嫌於逼凡臣能進說於君而君順巽以聽之亦惟其情之相得耳非有九二剛中之德胡能

然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以陰柔居蒙之三爻不中不正發之不可包之不能所當斥遠者也曰勿用取女則非可納之婦矣見懷金之夫不有其躬取何利於此女哉士之貪昧苟且不能自守亦即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豈有受教之地哉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重陰无應故為困蒙為吝諸爻皆有應獨四為陰而无陽應故曰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柔順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順巽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昏蒙之極不但不順與困而已治之之法不但桎梏而已明其為寇而擊之不擊則為寇不利也窮治之則過凡以禦寇而已如此則上以順施下以順應豈有逆之者哉故曰上下順也此擊蒙蓋已至於用兵矣而猶不過以為上九戒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卦乾下坎上有二義需須也險在前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須之義也所以避險有

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飲食宴樂之義也所以濟險初九九二九三六四上六發須之義九五發飲食宴樂之義人心宴樂然後能涉大川而有功也需爻發安身之學為切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需之至善者也故其義不困窮五以剛實居中為

有孚之象故能光明而亨通貞正而得吉蓋九五居天位其德正而又中以此而為飲食宴樂之需則人心宴樂可以涉大川而有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至高也雲上於天陰陽和洽之象君子法之而以飲食為宴樂通其阻閼凡君臣上下之相宴樂皆以此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陽剛能恒者也遠於險而能恒久于此故无咎恒則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剛中能需漸進近險而需于沙則非好進者矣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象曰需於沙其中寬衍不以必進動其心也近險雖小有言而能需則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陽剛不中以處需在泥之中而近險則雖災在外而不入險當致寇難之至矣然九三能敬慎則尚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與四皆柔故有需于血出自穴之象需于血入險而陰傷也出自穴上與三比柔得其

正故能順以聽三不果進而出自穴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乃吉不貞則過惟九五中正而能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陰居險盈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于下勢終必進為不速之客三人来之象上六不當位而以陰居上然能敬慎以相與則陽必相助終得其吉而不至大失矣不速即需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来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坎下乾上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故為訟九二以剛来居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以剛来訟而不過是以吉也若訟而終成則凶矣中正訟者之所利見九五之大人在上可以利見之矣然而不利涉大川則以處訟之時陷其身入于深淵方不可出何以利大川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在上水在下天與水相違而行是其違也

自其上下既分之始而已然抗然則人欲作事之善不謀於事之終而謀於事之始始善終乃善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以陰柔居訟之初有不永所事之象雖小有言是非之辨自明故終吉凡人不爭者辯易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皆陽爲對敵九二以下訟上爲不順故有不克訟歸逋其邑之象歸逋之邑人止三百戶耳故可免眚如邑大彼將不釋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不訟而居訟之時惟食舊德然雖貞亦厲以其貞也故終吉即從王事不敢專成无成亦貞也訟之時宜從能從上則吉矣柔故不訟而貞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剛而不中故訟剛居柔故始訟終退而不克訟人惟不聽命故欲終訟今不訟而復即聽命於上自變初志而安於貞正則不至失道而吉矣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而得中所以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而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訟不可終故有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蓋窮極訟事脫使受命服之榮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坎下坤上伏險於順其名曰師師兵衆也貞正也能用衆而得其正以正天下則可以王矣然動固當以正用兵尤貴得人九二以剛處中六五以柔順之主信任之專如此而行險順動雖師旅之興不无毒害天下而民

莫不從吉又何咎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者水之所以聚也制田里教樹畜民之所以容衆之所以畜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善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陽剛五陰應之在他臣則危唯在師之中為將師則吉而无咎剛中有應又以陽居柔能懷萬邦而志不在殺所以王三錫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以陰處陽而有將師之任不能成功或輿其尸以歸其凶可知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以其師左次量而後進雖退舍賢於六三矣未為失常道也故无咎蓋勝負兵家之常既全師何損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柔順中正有罪而聲其罪致討焉如田

之有禽害稼執其害稼之罪以為言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如此而動乃得无咎然用將尤在得人矣二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二以中正之德受任以行當矣若六三則弟子也必輿尸矣雖正亦凶矣蓋六三才不當位不可使者安得而不凶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命在成功之後小人勿用在用事之

先此所以作事貴謀始也

上六處師之終賞功之日故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然國家非小人之器勿用小人斯不至於亂邦矣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而有功也則大君之命必不使小人之不正者開國承家也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卦坤下坎上衆爻皆陰獨五以剛陽居尊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為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為乎不吉比道當謹其初原初也筮者竭誠而求也其初竭誠而求得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為无咎害元永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中為君德非元乎中正有不永貞乎有元永貞之德則人之不能自保以

安寧者皆以方來東西南北无有不至以下而應乎上矣不應而為後至之夫則凶而為道之窮然豈有後至者执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與水不相離君與臣不相離无地无水則天下无處可无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居比之初初心无有不信即此初心孚

信而比之必无咎猶未也有能即此初心之
孚如盈缶然无有不信而充實之至則不特
无咎而已終來當有它吉天下有誠不動物
者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所比者
正故吉蓋惟比之自內為不自失而貞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即比之匪人非指上下皆陰蓋六三陰
柔不中故謂之匪人豈有匪人而不傷者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不相應而外比九五為得其正而吉
蓋九五剛陽中正賢而在上六四外比其賢
以從上乃貞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者比之光明正大九五以剛健中正居
尊位其比光明正大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
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強
取也乃致邑人不待諄諄戒諭化於中正之
道蓋上有以化之而使之自中其為顯比之
吉何如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陰柔居比之上有不謹於原筮之象故
為比之无首无首則无終矣故凶

新刻易測卷二終

新刻易測卷三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乾下巽上以陰畜陽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小畜之所以亨者下乾上巽下健而上巽二五皆剛中四得位而上下皆應故志得以行惟健巽剛中而志行故能亨也然天下之事惟陽倡而陰和始足以有為今志雖行如密雲而不成雨陽尚往而上自我陰方之氣倡之其功雖施而未行孰若陽倡陰和之能成雨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柔而行於天烟雲舒徐可以觀文君子觀象而美其文德動靜語默无不嘉美矢口吐辭莫非文章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不復於道未為復也初九復之自道无不復矣又何咎乎且得吉矣首二爻小畜所以畜陽之本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不能自復牽挽而復牽復而在中位雖失而復亦不自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欲進而六四閒之故有輿脫輻之象九三為夫六四為妻九三陽剛不中而六四又非正應故又有反目而不能正室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近九五而體柔巽陰陽相得而志合矣故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爲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爲卦之主九五之大人又用六四者也九五以中正居尊位與六四孚信固結以富共於其鄰諸陽有不應之者乎此六四之所以能畜五陽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卦彖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至上九則既雨既處矣此正志之果行也處此復何求哉但尚吾健巽之德以下載之而已婦貞而至於厲月而幾於望則陰已盈豈可過於亢乎有所疑者陽疑陰之敵也故君子征凶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有二義柔履剛說而應乎乾爲一義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爲一義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兌下乾上以兌遇乾和說以履剛強之後故其卦爲履虎尾不咥人之象說而應乎乾履剛而不傷柔勝剛弱勝強可謂亨矣且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履帝之尊位而所履无非至善惟剛中故能光明天下莫不仰之如日月矣豈但亨於柔之履剛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上下之位截然君子觀象於履以制禮而辨上下則民志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朴素之履未有華飾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初九陽處於下獨行所願不知外之可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无應而居中正之位故能身履乎道而心坦坦爲幽人之貞如此而履吉矣中不自亂即坦坦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自以能視跛自以能履有履虎尾咥人凶之象處下之上才柔而志剛武人爲于大君不反害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在於行故愬愬而告語於人始有履虎尾之危終得不咥人之吉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用夬決爲履雖貞而厲象乃曰位正當以其所履者中正爲位之當雖不免於厲非若過剛者也此惟德之剛明乃克至此所謂剛健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處履之終旋者履之終也上九與六二應有能自考之象能自視所履以考其祥則其終必獲大吉矣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此天地之化育也財成輔相此后之贊化育也必天地交而後民物生必后與臣交而後天地之民物遂其生故于泰而知帝

乙歸妹以祉乃所以基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註茢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舉則從者茅茹也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未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者并包荒遠其量如天地用馮河者有此量矣乃用馮河之才以濟天下蓋不用舟楫而能馮水以濟河此熟於水者也君子之練於世務者如之遐者相遠之謂不但跡遠而心相遠謂之遐跡日相親而心不相通亦遐也朋盍替者也在事者常以己意格人朋日亡去惟不遐遺朋亡乃為受善之量九二剛中故有如是之量得進而尚乎中行之主亦惟其心之光明正大不蔽於物不障於私乃至此也然則開泰之臣豈未嘗從事於心學者所能勉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當泰之極盛已有平則必陂往則必復之幾知此而能艱危其心正固其謀則平不遽陂往不遽復而可无咎乎陂往復勿用憂恤艱貞无咎其理可信而食此福祉且有隆无替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往則必復之幾正在天地交際之日故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商周之享治長久正有得於此耳乃所謂保泰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者陰而不中者也當泰之時與五上二陰皆失其所故翩翩以其鄰歸於三陽陰虛陽實陰失其實以虛從實也此泰之象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乙歸妹以祉為句如尭之妻舜百官牛羊倉廩備是也否云疇離祉大雅亦云錫爾祉

六五柔順得中而處尊位以下應九二有帝乙歸妹以祉之象人君中以行其願歆无所愛於爵禄以任用九二之賢豈不為大善乎中以行願即中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於隍雖告命自邑亦不免於亂也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

否之匪人不利不利於君子也陰小人陽君子也三陰在内三陽在外故不利也君子貞三陽與三陰相遠不與之交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是一串事有此氣運便有此人事有此人事便有此氣運故觀天地不交則為否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儉者斂也斂其徳不外見使人莫得而害亦莫得而榮以禄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拔茅貞吉即彖君子貞征吉志在外有應也貞吉志在君无應也有此志而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六二在小人之中而歆有為者六二柔而得中與九五應上下皆陰故有包承小人之象此為吉者大人雖處否而能亨惟不亂其群乃有濟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陰而過中處不當位甘為小人包畜恥
辱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大臣受命以濟否者有是君命則得无
咎而志行同類並進皆附麗其福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大君以濟否自任者於否而初休否故
宜戒懼虞否之復来乃有繫于苞桑之固也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是以能此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著否之必泰其否傾覆先否後喜為理
之自然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
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彖乃曰應乎乾應乎乾
則乾皆為六二用故利涉大川乾之為也應
乎乾即是同人于野文明以健卦體中正而
應即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乾其本源則由君
子之貞貞也者心之无邪无欲也是以同人
不于宗而于野故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有邪有欲則一膜之外皆為胡越何以能通
能同故彖利君子貞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之明在上火之明在下同人天與火合而
成卦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之類不一物之
族亦不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鳥獸草木之多也分
其類別其族察其性識其名此聖人所以辨
物而前民用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初出門无所與以此同人故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六二與九五為應同人不宜有應應則同人于宗為吝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陽剛不中不能同人而上為三陽所敵九四在外卦之內故為伏戎於莽之象以其自九五進于上九故又為升其高陵之象外三爻皆陽故又為三歲不興之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无正應不能同人迫近九五之剛而九居四之柔四在三上為乘其墉以自守而弗克攻之象弗克攻為困困則反於法則故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同乎六二不能遽相遇為三與四隔也未同而急於求同故先號咷正應終於必同故後笑矣九五之剛自能以大師克三四克相遇則笑矣號咷以求同疑於強同九五剛中其德正直故雖號咷非以為私也大師相克亦以直而壯非用壯也以九五同六二猶易阻隔甚矣相遇之難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外卦之上為遠外之地卦為同人有同人于郊之象同人于野大君之同人也故以于宗為吝同人于郊隱居者之同人也故其志未得若脩身見於世講學行道亦即聖賢之同人于野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不但无悔而已何志之不得哉
䷍乾離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同人皆五陽一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位與中皆在下也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位與中皆在上也大中然後能應天而時行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欽人有善无惡天之美命也知其惡而遏止之使不得肆知其善而導揚之使有所勸所以順天之美命也然不明則善惡淆彰癉斎何以順天遏凡教戒之懲創之皆是揚凡獎勸之登用之皆是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於初九勸其出時當出也以陽居下上无係應故恐交而得咎聖人乃以无交坐失行道之會矣非害而何在下位而欲交心以為咎實非咎也艱則自无咎矣不欲其不交又不欲其易交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九二大臣之有盛德九三大臣之有大業九四大臣之居成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而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應之是其信也交如而信之也徒信賢而民不畏則褻惟其處尊大中則自威如而吉矣信以發志由中之信易而无備自然之威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應天而時行上九居大有之上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惟君子能謙惟謙能有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非地上有山也地之中卑矣而有山取山之多益地之寡山與地平矣君子法此以平天下之施多寡適均施與物稱此天下所以平也觀一稱字最妙貴賤與才德稱厚薄與尊卑稱則人心自平非謂多寡同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居下未用者也君子有用世之具而能謙謙用以涉大川无不吉矣自牧自養也謙卑以自養其德謙謙為句自牧未用用則宜矣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鳴謙道德鳴於時人莫不聞之也鳴而能謙則自貞而吉矣盖君子聞人譽已中心有不自得者矣謙而後中心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保有其勞者也盖勞招忌惟謙則无不服而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柔四柔坤體又陰柔不中有過乎謙之象聖人深有取於謙故於六四曰无不利撝謙者不但謙卑自處在已一切皆撝而去之雖

麼勞臣之上忘其德業之盛視前三爻之謙
又益謙矣撝所當撝雖過謙不違天則此以
忘其所有為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柔坤體又柔居五尊位與六四為鄰五中
虛不自有其富與鄰共之用以侵伐征不服
之國豈有不利者乎此以損其所有為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居上而能柔詞令之間以謙自鳴便能
感動人心用以行師征邑國无不利者矣凡
鳴謙者度已度人未易得志故然此以不諱
其所不足為謙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
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有三義卦以順動為豫鳴豫盱豫以豫悅
言由豫冥豫以豫樂言六二无所豫六五不
豫

日月四時天地運行不息之氣機莫非自然
天地順其自然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紀綱
法度聖人因時制宜之作用亦莫非自然聖
人順其自然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此順動
聖人亦此順動建侯行師只此順動豫之時

義不其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先王之德没世而易湮觀象於地雷奮以先
王之德發之歌頌被之律呂德發揚而尊崇
矣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禮行則樂作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陰柔不中之小人與九四應而為所豫

原缺第二十一葉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豫卦之主五爻皆由九四豫悅之以致其豫樂令以五爻之陰應九四之陽其所得大矣然五陰固已應之九四勿用疑猜與朋類相盍聚庶不負所得之大而吾大行其志有同德同心之助矣合志為朋五陰皆應即朋也陽處陰故戒勿疑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以六居五五在中不動者也有貞之義九四在下卦之上六五乘九四之剛剛能勝柔有疾之象貞而有疾不能保其不死疾而恒貞雖死而有不死者存蓋貞固在其中不以死亡此至人所以常存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无知也迷而无知惟有豫樂不變豫在上自難長久能渝无咎矣聖人欲人速渝也

新刻易測卷四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震下兌上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有四德故无咎

隨二義以爻言剛在上令來居初爻有以貴

下賤之義以卦言震下兌上為動而說爻上隨下也卦下說上也已能隨物物來隨已故其卦為元為亨為利為貞无咎而於天下可以隨時應變動皆合宜矣隨時之義四德咸備而无咎不其大矣哉蓋一德不備不能隨時故隨時之義大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晦而動動則形勞而神竭明而出晦而入以晏以息蓋亦人事之自然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九爲陽剛在隨之初能自斷而隨人者也故有官守者各有所守本不可渝今不自執而有渝渝隨也惟貞則吉出門之交非有私暱必有功而不失所從初九无係應初又有出門之象故能貞而得吉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以初九爲小子以九五爲丈夫六三以九四爲丈夫以六二爲小子六二以居上爲丈夫六三以陽爲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隨爲句利居貞謂當堅貞以隨丈夫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已隨乎九五而六二六三皆來隨乎已故爲隨有獲則雖貞亦凶蓋危疑之地也居此地者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有孚在道便是明哲保身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四有孚在道九五之所嘉美孚於加則吉處尊而德正中故能孚於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居隨外卦之上內无係應受困於人拘係之又從維之周大王用此以亨王業於西山處上之窮窮則必亨始窮而終亨此足爲處窮者勵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終則有始天行也

上剛愎而下柔媚事皆下巽而上止安得不壞終則有始天行也故蠱之後當始亨而天下復治元始也大也大川者大險也涉大川所以濟也利涉大川亦以終之有始也天行終則有始往有事又當慮其始慮其終先甲三日而慮之何以能治蠱乎後甲三日而慮之何以不復蠱乎甲數之首以言事之始也如此而治蠱乃元亨而天下治也

蠱以亂極而言非臣之所能幹故爻於上九惟有不事王侯而已惟父母之蠱為子不得不幹故五爻皆是幹父之蠱與母之蠱蓋謂後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有振動養育之象君子觀象於風之振動而得鼓舞之術觀象於風之養育萬物而從容巽順以涵育民之德性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以子幹父蠱易於爭忤故厲初六柔順雖幹父蠱而以意順承乎考不欲少拂其志故雖厲而終吉以意承考最善狀孝子之心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獨以九二為幹母之蠱取九二剛而得中乃能幹母之蠱貞者正也母之蠱不可正幹中者權也非得時中之道者不能用權用而不

失為正此其妙不可得而窺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九三之重剛幹父蠱必有不順乎父志者矣故小有悔既曰幹蠱亦終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皆柔以寬裕幹父蠱以此而往愈見羞吝豈得為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柔而得中幹父蠱乃得令譽蓋惟柔中之德能順承父志承以德用譽宜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高尚者非以高為尚也事王侯有王侯之事不事王侯有在已之事當蠱之時而事王侯不能行道徒自卑屈以狥人既不得事王侯則抱道自高而尚已之事尊德樂義付理亂於不聞矣故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志不外慕可法則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彖有二義元亨利貞為一義至於八月有凶為一義因重卦而賛其備四德與乾同因陽長而慮其消不久以示戒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浮於澤澤在地下此地之无窮无疆也君子觀象於澤上之地其教其容保豈有限量哉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與九二皆為咸臨初九有六四應九二有六五應此感而彼應也初九剛而六四正則志行得於正故吉九二剛而得中中則六五雖柔未順君命亦无有不信從者矣故曰吉无不利此中不中之辨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上六柔六三亦柔兌為說為口舌以柔說上六務以媚之此人而居民上何利之有三陽

位六以陰居陽不當其位故德不足而為甘臨然以六居三有不自安而憂之象既憂之則咎不長謂憂則反於正而免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者學有造詣其功力已至四為陰位以六處四其位當故學造其至以此而臨下何咎之有不曰吉者其學已至未為德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者道之全體惟聰明睿智之聖然後能會全德而用其中六五居中有應所行皆中非天下之大智何以及此故六五知臨宜為大君而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六不動者也又上六坤體靜而不動志一道凝立天下之大本以此臨民靜能制動動而不動吉且无咎矣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以祭祀盥而不薦之時形容聖人之觀以在下之孚誠而莫不顒若形容下觀之化彖發觀卦之德陽為大今一陽居五位為大觀在

上又順又巽又中又正以為天下觀故曰觀然此德在於聖人无聲无臭无朕无兆如祭祀之盥而不薦乎誠內存顒若外見非言語所能形容而凡有事於祭者莫不觀之而化其孚誠顒若不言而默應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此即聖人之神道聖人之神道即天之神道天之神道陰陽不則四時運行自无差忒聖人設為禮樂刑政以示天下之趨以閑天下於教然設教者有迹神道无迹有迹者

莫非无迹者之所運用故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服其教者服於神道之教也彖辭專論聖人之神化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卦觀也而又風行地上故有觀風之象故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陰柔在下不能見遠為童穉之見故為童觀然齒雖長而見卑下亦猶為童觀也在小人尚可无咎小人治於君子者也蒙童之實未開誘誨之乃有知覺不害為小人之常理君子在民上而童觀乎何以治民故君子吝學者童觀亦吝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陰柔居内陰柔則无陽明之識居内則鮮域外之觀時有所闚見而已闚觀乃女子之貞利貞亦女貞之利在士則當徹内徹外徹天徹地超然而悟豁然而通乃謂之聞道未至聞道而止於闚觀為利女貞不可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柔不當位逼近六四故觀我生進退即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此未失進退之道我生者我平生所造淺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為觀之主六四近睹國光不宜猶豫於進退之間利用賓於王九五為主則六四為賓豈以光華之主而不崇尚嘉賓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故能反而自觀我生必為君子乃无咎盖其心惟恐不為君子則无以居上而為天下觀然其自觀也又以

觀之民民觀之而化始足以為君子矣一有未化其心豈但已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陽剛而亢極與下民易於相隔使天下之人注目而觀其生惟其陽剛在上乃君子也故无咎然惟其亢而隔也故其志未平以至於觀其生聖君賢主固亦不當深居九重以與天下隔絶矣此戒人君念民與乾戒人

君下賢同

童觀民之愚也闚觀士之陋也觀我生進退士之大也觀國光士之亨也觀我生主之聖也觀其生民之情也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三剛二柔剛柔平分而不偏而動電明雷電交作而照耀用獄利於柔中六五柔得中又居尊位雖以柔居五為不當位於用獄宜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之威電之明光无不燭而莫不警畏觀象於此布明罰之輕重申飭法之畫一使民知覺警畏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校施於足如屨故謂之屨校屨校滅沒其足

使不能行謂之无咎以禁於初人易懲創猶蒙之利用刑人若初不禁惡大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傷痛滅鼻殘毀喻刑之嚴峻六二中正而乘初剛是用行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嚴峻故至噬膚滅鼻而无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處剛故為噬腊肉遇毒之剛德而處剛位小吝然已處用刑之位原有柔順之德宜用獄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以剛處柔故為噬乾胏得金矢然剛直未必正故利艱貞艱貞九四之所未能故其德未至於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居五之中位故噬乾肉得黄金而貞然噬乾肉危厲以其柔順居尊故得當而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噬嗑用獄有取於柔初九禁之初无咎六二柔中无咎六三柔吝无咎九四剛故德未光六五柔中厲无咎初九罪其不行猶望其行上九罪其不明至於聰不明則无望其行矣聰不明者本聰而自不明也初不行允竟不行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乾在內柔來而文剛乾得坤而文明故亨乾為大坤為小分乾之剛上而文柔坤得乾而

增其賁飾故小利有攸往此數語釋彖之義仰而觀乎天文日月星辰之布列風雲雷雨之流行莫非柔以文剛剛以文柔之理故即繼之曰天文也天文與時變遷人文文明以止一定而不可易惟其變也故觀乎天文以定歲時以測氣候以察災祥天文於是乎為我用矣惟其止也故尊卑有常分親疎有定序各盡其道各止其所而天下之化成矣即此人文化成亦只是柔以文剛剛以文柔之

理然非化成天下亦豈足以言賁哉
文明以止止不變也止而文明則人文亦若
天文之變化蓋理有定而用萬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其明有限庶政以明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賁而在下爲賁其趾之象德剛而明義
弗乘車故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賁而近於九三爲賁其須之象九三陽
剛在上六二得其所附動則與動動止不自
主也六二柔而能從故如此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居下之上离之文明至此而極故賁飾
之盛光彩潤澤以爻言之三與四相賁又下

原缺第十七葉

之世禮加賢者賁於丘園矣其所行之禮束
帛戔戔委積充庭賢者享之若可羞吝然享
其幣食其祿出丘園而登廟堂人文化成之
業在它日矣不終吉乎象曰六五之吉有喜
也六五柔順得中乃克終吉而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上九无位所尚者惟白賁白賁者上九之所
以无咎也人君處賁極之世有白賁之賢正
上之所加矣以成賁功者也賢者雖不求用

自得志于上矣
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順不逆也上不往也觀坤下艮上之象順而
止之不順不止是不能觀象矣天行有消息
盈虛君子與時消息盈虛尚消息盈虛者乃
天行本如此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在地上由地之厚故山安重不移為上者
覩象而知上之安於高位必由下之各得其
所故先厚下而安宅其衆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小人剥君子无復正理初六侵滅於下剥之
始也六二侵而上剥之成也皆為君子之凶

處剥之時无陽為應故不極不止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剥惟六三无咎彼為上下衆小人者何為耶
六四剥牀以膚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剥之極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正是順其德柔順而又中正故貫魚則
陰皆受制於我以宫人寵則陰皆相忘於我
處剥之時无剥之凶小人終无尤之者非中
德不至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
也
輿載君子君子載民故民慶君子得輿小人
剥及其廬无所容身若可哀憐復用則復剥

陰故不可用

衡邵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復亨出入無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未復之先无復生理既復則漸漸亨通矣卦震動坤順動於下而順行於上故陽入而復出其勢莫禦一陽既来五陽朋来而无咎一陽君子之道也積陰之時其道往矣至此乃反復其道然必以七日之期而来復者天運之循環其理必然而不爽也陰盛不可往剛長利有攸往也人當積陰之時以為剥不衍亨天地不以生物為心至於復乃見天地之心果不欲其終於滅息也天地有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復天地以冬至為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為復人心以既迷而悟為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復而能默握乎世道復治之機卦合天道人事而論至爻乃皆以人心之復而言其義不可繹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陽始復之日養微陽於始復惟恐陽氣

之逆天地有不位萬物有不育乎即此見先王賛化育之一端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剛陽處復初動初即復為不遠復過而後復則悔不遠復則無祗悔吉莫最於是者不遠之復在一念之微復於一念之微身无有不善者矣彼遠而後復則不免於身之不善猶未足語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柔而得中能舍己從人以復於无不善之地故吉蓋六二近於初九而能下之所以休復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能安固以三之陽失亦能復故有屢失屢復之象復而失為厲失而竟復為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二下仁乃曰休復吉六四與初九應能從善道然陰柔不中未若六二之得中且去初九遠又處群陰之内故但曰中行獨復而已中即道也以中道自行違衆而獨復於善為力已難此豈多得於人者耶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坤土也六五處坤之中有安土不動之象心无所動以能自復雖无係應亦不至於悔矣蓋六五柔順而中故惟反而自考无所覬覦惟中能自考惟自考能敦復无悔敦復進於不遠復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凡復皆悟者也不復皆迷者也初悟知復透悟能復小迷不知復大迷如亡子之蕩然失其家矣迷於復者在上為反君道在下以其國君凶无一而可夫大迷者迷於酒色迷於貨利迷於般樂怠慠小迷者省事而不知學知學而不知道知道而不成道知學為初悟知道為小悟成道為透悟迷悟之分其係於學乎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備四德天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違天命者也无妄者天之立命其在於人人之所以立心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以剛變柔其德无妄下動上健兩卦且剛中相應故其道大通而貞正天命无妄之理如此人之立心當仰合天命矣今本无妄也而復有

往焉剛來爲无妄剛往爲有妄舍无妄何往也无妄之往非天命也非天命則天命不祐其可以有所行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即萬物性命正理物不生發无妄之理隱於无天下雷行蟄藏驚動萌芽振奮物物莫不與以无妄矣先王觀象於此對時之茂盛育養乎萬物此所以體天之道而賛化育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以剛變柔而居内无妄者也誠能動物何往不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穫菑畬小人之事六二柔順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於此而能舍耕穫菑畬之事從

事於大人之學以全乎无妄之理由是而有攸往必將合志於九五而无有不利矣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未富貧也言其以貧爲常隱居求志固自利有攸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人之災害多由己作小有過失即謂之妄如此而災非盡天也然天下亦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以去邑人乃遭詰捕夫邑

人无妄而遇灾此殆天也如此乃謂无妄之灾也一有妄焉不得以六三觧矣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陽居陰不正然以陽居乾體爲得无妄之正可固以守之則无咎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固守則无妄之理爲我固有之物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乾剛中正无妄之至者也无妄則无疾矣无疾之人而有疾此豈假於藥以治之一覺之間而已矣剛中而明微有疾自覺救之以藥反爲无疾之疾豈可用扎有疾非无妄之常无妄亦不能不有時而疾也四時寒暑之變天且微有過差而况於人乎但可藥則是真有疾也非无妄之疾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處上九之時窮而無所可往於此時而行有眚无攸利矣豈非自取災害耶即彖意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卦利在於正盖有乾德而能尚賢即正也人君尚賢故不家食吉賢者不家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而受天命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皆是乾剛天德剛處於上不自用其剛而爲六五虚中以與九二爲應下乾上艮健而不過能止健合此二卦乃爲大而正以健謂之大以止健謂之正故曰大正也人君有此大正之德賢者豈宜家食不家食吉以人君之尚賢也賢者不家食相與弘濟艱難無所不利盖君有大正之德必受天命利涉大川正所以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

卦山在上天在下登山天皆畜聚其畜大矣前聖之言往喆之行畜德之資博取而多識之以畜聚其德君子之觀象於天山也畜德而不於多識非也多識而不以畜德尢非也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初九陽性喜進當止之時故有危厲之象而利於止止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説輹

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九二自止不進為輿説輹惟其陽居陰爻而得中故能自止而免於尤也初九九二自止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上承六四六四為良馬與良馬相逐而上進惟利在艱難貞正而已惟日閑習於輪輿儀衛之間則利有攸往也九三為陽陽與上九合志故利有攸往輿衛君上所用與良馬逐日閑輿衛便是艱貞在君之前艱難貞正乃事君之道九三陽剛自能艱貞以往而與上合志也

內卦乾外卦艮乾遇艮止初九九二雖有六四六五正應不為應而為止惟九三居乾之上其勢將變上九亦陽與之合志乃不止而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外卦艮為止六四六五皆止之義六四施牿於童牛以變其善觸之性力不勞而於物不傷吉莫大焉者也以此止惡喜可知矣此六四以防於豫為止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豶豕豶其勢之豕也六五柔中不勞而止人之邪惡皆若豶豕之牙吉可知矣有慶者惡

止則有慶也此六五以柔中之化爲止六四
六五止人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居卦之極世風民俗一變至道无所用止此何乃天之路亨通如此乎蓋剛上而尚賢利涉大川以應天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德浹洽於民故其天路之亨通而爲蕩蕩平平之世也其斯爲大畜之盛際乎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口之象口食物以自養故頤以養爲義人之自養有正有不正養之以正則吉不正則不吉故養可以觀人亦不可不以自觀觀人之養其正乎則知其人之賢矣不正乎則知其人之不賢矣反而自求其口實其正乎則知其所養之吉矣其不正乎則知其所養之凶矣蓋飲食人之大欲存焉生死之所關辭受取予之間易以自失其正故聖人於頤而有觀人自觀之訓也夫子又因養之義而推極於天地聖人謂養非止一身也天地則養萬物矣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矣天地无心以養萬物而萬物莫不養於天地聖人不能自養萬民而養賢以及萬民乃其所以養之者時也若人之自養朝必饔夕必飧時其饑

而飲之食之也天地聖人亦然生必以春長必以夏收藏必以秋冬春則使耕夏則使耘秋冬則使收穫因其時隨其宜不可得而違也天地聖人之養民物莫不以時順之時不其大矣哉要之養得其正者養心志不徒口體之養得其養則神爲主形爲役此心即天地此心即聖人萬民萬物皆依於己而待其生養然則養正之爲吉也豈但一身而已哉欽法聖人之養民自求口實始

原缺第十三葉

順拂經上九之陽本非其應往求而失其類不止於不得其養且以為凶顛順不可求丘頤不能求為六二者宜何如哉不求而已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柔不中震卦之上妄動失道上九正應當為所養无順上之禮拂而去之自以為正不知其大悖於道无人臣之禮雖貞亦凶至於十年亦不可用終無所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陽有餘陰不足陰必養於陽陽必養乎陰六四陰處於上資初九之陽以為養上資於下是謂顛頤顛頤與六二同而吉者初九為正應也初九既為正應義當以臣養君即其所養以養天下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矣吉莫大焉四之在上專倚於初九其所欲資養之物逐逐而不窮然皆上取下下奉上之常理其孰咎之蓋在上雖當養下而必資於下然後能養天下分定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以陰柔之才居人君之尊位陰必資陽上九陽剛之賢六五資之以養君不能養臣臣反養君非其經常故曰拂經以陰資陽雖拂經實正理也必居正不變則常賴其養矣然六五陰體雖得賢輔但可守常難以濟變

不可涉大川也

順以從上從上九也上九臣位而六五順從為得正不居貞則失所養而不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大有福慶於國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大者過也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衰弱故有棟撓之象剛之過二五皆得中又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悅之道而行以是中正巽說之德而當本末俱弱去舊更新之會利有攸往乃可以成亨嘉之業矣大過之時聖人以非常之德建非常之業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本无知之物滅沒於澤其植立若將摧之然而不懼也其隱遯人莫見之然而不悶也君子觀象於此而得立已處世之方獨立有獨見矣何懼之有遯世與世忘矣何悶之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至潔而性柔藉用白茅是以白茅在物之下而物處其上无所污而置之安初六陰柔居巽而在下過於畏懼如此故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陽處陰有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之象稊楊之穗而秀者也枯楊更生少壯之稊老夫更得少女爲妻其象同也无不利者女妻足以滋養老夫老夫之年過于女妻而過以相與所以爲益也此言陽處於陰陰能助陽義不取剛中而取用陰善補過者也九爲老陽二爲女妻

初九過於謹慎九二過以相與九三過於剛

九三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過剛不能勝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故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剛不能取人人不能就之何以相輔其凶宜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以陽居陰不過剛而與初六爲應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然以柔濟剛

則可若撓曲以就初六之柔是自失其剛而為有它吝矣棟安得隆起乎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此以言九四之不可害於柔以為過於用柔者之戒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以陽處陽不若九二之有助於陰故為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之象雖无咎亦无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旋而復枯何可久也老婦士大損而无益亦可醜也此以言九五之不能用柔而過於自用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處大過之極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然志在拯時故不可咎也此以言上六之過於犯難

䷜坎上坎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也習坎重險也坎陷以為險水流而不盈不能出坎故為險也水不險坎為險人事之坎坷亦為險處險有道其行必信其心必亨人遇險而懼行常至於失信心常至於不亨一遇險且不能支矣況於再遇險乎今惟

行可使之險信則不可使之失有孚之德重險猶初險矣身可使之不亨心則无乎不亨履道坦坦習險猶无險矣若此者乃其陽剛居中有主而實故能處一化齊也然既在險中則當求濟其險往濟其險則險可濟而有功不往則險不能出何功之可尚哉夫在險固當濟險險亦人之所時用也故天有險不可升地有險山川丘陵王公无以守國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天地王公不能廢

原缺第二十一葉

險險之時用不其大矣㧞因論處險濟險而
又賛險之用大推險之用其无往而不利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相仍而至於重坎君子法之不以難行而
輟脩德之功不以難入而懈教人之事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流為出險之道習坎入于坎窞水不流矣
出險之道故凶初六坎之下故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在險中九剛中求小得然未能出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出則之坎
居則亦坎出則无之處則无安出入皆難故
又入於坎窞若用此終豈能有功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以畜牝牛吉也
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利貞而後亨牛之性
柔牝牛柔之至也惟利貞故畜牝牛則吉彖
釋卦離麗也謂附著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
如日月則麗天而明百穀草木則麗乎土而
生重明之德果何所麗乎兩陰在内固為重
明之德二五中正乃其所麗之位重明麗乎
正則柔順中正昭明融朗而天下文明矣豈
不化成天下乎化成天下故柔麗中正所以

為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離上下皆離也明兩作矣大人繼大人而作
者也觀象於重離以繼明照於四方使四方
覩重麗之照不其盛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无正應志在上麗凡於躁動其履錯然
而欲往陽而離初旋復警覺以敬自持止不

遠往得无咎

六二黄離元吉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之離離於中故為黄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為日昃之離鼓缶而歌大耋之嗟皆未能忘情於生死則何以死哉凶可知矣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初九離之初能敬以辟咎九四重離之初剛躁狂逞罪无所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柔弱之主不能制剛躁之臣至於出涕沱若戚嗟若而吉者以其處在王位離於王公矣四為逆首衆共誅之故能不失其位而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萬邦之民麗於天子不為所羈則有征伐上九處離之極固亦有非其醜類者以其剛明之才王用出征則有嘉美於是折其魁首而盡獲非類之民萬邦之民乃始各麗於正而收化成之效矣離用柔皆吉用剛皆不吉而上九獨以用剛有嘉蓋至外卦則變也

新刻易測卷六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感也非交感也此感而彼乃應也剛若在上而柔在下剛何以感柔乎惟柔上而剛下剛下柔以感之剛柔二氣乃此感彼應以相與也艮為止兌為說艮為少男兌為少女艮之情專於兌而兌說男之情下於女而女乃可取如此則為亨如此則為利貞如此則為取女吉也感之為感不獨男女也天地聖人之功用孰非由於感乎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乃化生聖人以心感人心而天下乃和平觀萬物之化生而見天地之所感觀天地之所感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之情原通於萬物萬物之情原通於天地天地萬物判然不同而情同也故一氣感之而莫不化生矣况聖人之於天下同此人同此心也有不感之而和平乎由此推之動天地格鬼神信豚魚貫金石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皆感之所能及也妙矣哉感之理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至高也且有澤焉以為受水之地高而能虛水鍾之矣君子道德高厚巍然人所共仰忘其有虛其心人有一善欣然受之於以增吾之高大吾之畜初不矜己而自狹也其得諸山澤之象乎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以微處初感四未深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志雖在四亦志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以陰處中與五爲應然不待五之求躁妄自失如腓之足行而動則凶惟居以自守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陰中性静順其性而不動故无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與上六爲應陽易說陰故有咸其股之

象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可羞吝也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四股之上脢之下爲心之象心以不動爲體貞不動也貞則吉矣無可悔矣若不能貞而憧憧往来則一動於思外物莫不朋從爾之所思不能无悔矣象曰貞吉悔亡心體不動不爲感所害也憧憧往来心牵於欲未能光明而正大也治心之要無思而已矣无思則不動矣

九四不言咸乃咸之所自出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者心之上口之下九五之咸在脢咸之无心者也故无悔志末亦謂心上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惟心能感人心以言感人何以感乎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之爲卦亨通无咎利於貞正利有攸往故

恒之爲言久也其道本可久也卦剛在上柔在下剛柔有定分矣震爲雷巽爲風雷風合併以相與矣下巽上動動以主之巽以承之不乘忤矣六爻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六應剛柔皆相應矣恒之爲卦如此以此廣業安得不亨通以此考祥安得有咎病此之謂正道此之謂利貞是其恒久也久於道也亦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然又曰利有攸往者何也是道也亨道也國家

氣運有窮極之時窮則必變乃又有亨通之日惟此道能利有攸往以開天下之始以成天下之亨也不然終何以有始哉終則有始矣而聖人之化成焉日月繫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有是恒久之道自有是恒久之化也觀其所恒乃見天地萬物之情狀無非恒久而已矣不恒何以爲天地聖人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之震驚風之鼓舞萬物莫不披靡然而有不爲披靡者君子觀象於此立德於己卓有定力不因外境而易其所不然亦物之易靡者爾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爲正應初居下柔暗四震體以陽居高志上而不下初乃求望之深求之雖正其勢相隔害必及之凶而无攸利矣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恒之在中者也故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陽爻陽位正矣剛而過中志從上矣雖正不恒德之不恒爲可羞吝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卦恒為乆九四以陽居陰為乆非其位安所
得禽雖乆何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在恒卦為恒其
德貞矣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婦人以貞為吉
從一而終也夫子則以義制也亦若婦之貞
凶矣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在震卦之極有振動之象在上而振動
不恒甚矣豈有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亨者四陽外往二陰內來陽消陰長君子
退藏不屈而為亨也五以陽剛處中下與六
二之中正相應尚當與時偕行不必於遯也

然以小人浸長則亦不大利貞正之道小利
貞而已處遯之時不必於遯不必於不遯其
義不亦大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在上山在下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在外
卦為遠小人天尊嚴在上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人皆遯去獨居其後為遯尾其道危厲初六
微下隨在可以自藏勿用有攸往亦不為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與五為正應雖在遯時二五以中正順道
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固不可勝言
矣其交之固如此則不可以遯矣迯遯之世
遯內出外二既處中居內即非迯遯之人處
可以不遯之時而不必於遯亦未失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宜遯而係六二是无剛毅之德有疾而憊

不能決去然以畜臣妾則吉戀而不去爲愛其主而吉然不可施之大事也出處即大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已入外卦時當遯而乾體剛明有好遯之象君子好遯小人不能君子吉小人否矣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陽剛中正處遯之時遯以正其志故爲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五雖在外皆在内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而又无應心无疑顧是遯之最裕如者故爲肥遯而无不利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陰爲小陽爲大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四陽盛長而震動故爲大者壯也大之壯也陽剛得中而與六五爲應是大壯利於正而大者未嘗不正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正大而已矣觀於大壯之正大天地之情不可見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禮弗履

雷在天上莫不震驚而恐懼君子以非禮弗

履恐有非禮爲天所震怒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有孚之象居下而壯其征必凶乃其須則有孚信者也惟其果決妄發是爲孚信之窮可惜也已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處中不過於

壯得貞正而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乾體之終為過剛不中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蔑視於事无所顧憚如此則雖正亦厲如羝羊觸藩必羸其角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陽用壯本有悔而四為陰柔之位用壯不過是以貞吉悔亡惟其如是故藩決而不羸大車壯其輹為可進蓋惟九四濟以柔故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復往也
六五喪羊於易无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唯和易以待之則群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然所以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何必治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而得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康侯升進之臣所稱美名也晉進也明在上而柔進也卦離上坤下離為明六五以柔順居中故為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坤為柔在下卦六五大明中正以用乎臣坤三爻進而上行順附大明之君故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又被親眷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陰而幽暗明出地之上去陰暗而為大明君子法此以自昭其明德亦若明之出於地

上不爲物所障蔽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處晉之下不能遽進故有晉如摧如之象但自行其正則吉自行正矣不見孚信惟從容寬裕以處之蓋在下未嘗受命進退綽然也何咎之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在下无應爲中正柔和非強於進者故有進如愁如之象惟其所守貞正故无不獲吉而受大福於其王母王母謂六五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上行正是柔而上行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五技而窮九四以陽居陰據在高位不能大有所爲有晉如鼫鼠之象若是者雖貞正而非爲邪然亦危厲不當其位矣此大臣之不能自審所具以負國家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以柔順宅尊大明麗正柔皆進而上行以相輔佐故悔亡柔順之人心多憂疑中正

之德自能不疑而有爲有失有得皆勿之恤但往則吉无有不利而獲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剛而居上上九以剛居晉之極有晉其角之象剛進失中无所用而可惟用以攻伐己邑以自治於內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然道之正者无所不吉今但用以伐邑則其道雖正而未光大亦可羞吝矣

䷣上坤下离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上坤下离不能發其光輝是明見傷故為明夷利在艱難而貞正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用兩卦之義箕子艱貞是用六五上六二爻之義晦其明也是艱內難而能正其志是貞晦其迹委曲以巽一聽故

為艱處難之內義不可去亦不能必志之遂也而能正其事君之志故為貞文明柔順是聖人事利艱貞是賢人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而晦也明在地中晦而明也臨涖衆庶不可不明不可用明惟不用其明而用晦含弘廣大不欲一一而察見之也而減否是非卒莫有能逃其藻鑑是用晦乃所以為明矣若用明明必有限不及得晦哉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初九明體昏闇在上陽明見傷使不得上進是於飛而垂其翼矣不使其飛則當行君子於行三日不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然方見傷之始君子引去之速不免於主人之言君子豈以主人之言而遲其行哉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夷於左股行不能壯然其傷小比夷右未為切也被難不壯未為闇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然後徐徐用馬之壯者以自拯濟而獲其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吉六二柔順得中去而不忤闇主亦不失其行止久速之則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下體之上文明之極明久見傷逐乃南狩南文明之地藏明而往巡狩而行至南方而發其明以征上六之闇君得其大首既征其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志在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四陰柔不中有入左腹而獲其心之象既得其心雖近不危隨時避難於出門庭而已六四以左道獲上見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最近於上六之闇君而能用明於晦居難而不失其正故為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之正生於明不息明根於性不可息也明不可息故正明息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上六坤卦之極不明以至于晦有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之象初登於天四國畢照事之在已者可知矣後入於地明不能自檢事皆失其天然之則況照四國乎此上六所以為闇君而九三能得其大首也

巽上離下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卦取修治於家之內離在內卦所重在內離為女六二正位於內則家人可正故利女貞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獨曰利女貞者家所難女不正也男女各得其正位是即二儀天尊地卑之大義豈可不正耶離固為卦之主父母又為主卦之主蓋以一卦觀之巽男也父又為男之等也離女也母又為

女之尊也父母之於家人猶國之有嚴君男女相與尊而事之以爲主於上而家之人乃莫敢有越理犯分傷恩瀆倫之事故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一正化行於天下莫有不正之家而天下定矣可見家人雖利女貞正家猶在嚴君爲父母者可使一日不自正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有火然後有風也言有物行有恒

如火在內言莫不信行莫不悅如風在外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陽剛能正家於初以禮閑於心志之未變使邪僻不作而悔可亡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柔得正位不遂事在內治飲食之事耳柔而得中故無不正而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雖不及九五過剛而不中視嘻嘻失家節者異矣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在家人之尊位柔又巽體初九在下爲應自能富其家家有六四吉莫大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以六二爲家剛中之德能格柔中交相親愛則无所憂恤而吉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處家人之終陽剛在上其體柔巽非過剛者也故其德孚信无有不用情者矣人且瞻視必尊衣冠必正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以恩愛而褻狎也家有嚴君家道以正終必獲

吉矣夫身者家之主欲家之正必先自反其身威如之吉非此之謂乎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者乖異之名水火二物共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

之道所以為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為異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義兌說也离麗也和說不忤物又附麗乎明哲之人六五得位有柔進而上行之象五之柔中又應乎九二之剛有此三德雖在睽离之時而質體本柔故於小事則可獲吉矣夫睽之體不可終合睽之用則不終睽天高地下其體懸隔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男外女內分位有別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象而均於生長其事則類也當睽之時觀揆之用天地民物盡於此矣不其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觀於上火下澤之象天下固有不可強同者同處一世之內相與隨俗習非隨波逐流將以為同而其同非也卓然獨立家國非之而不顧雖非好異固有不得不異者矣以同而異斯其為善同者乎亦何惡於睽哉不然以

水濟水以火濟火而已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居睽初剛動於下宜乎有悔九四剛陽在上又非相應亦有睽离之象然同是陽爻同在下位睽而終合故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馬勿逐不期復也馬為我馬勿逐自復也九四亦吾之喪馬耳豈能為我悔乎陽剛在上即惡人也以初九而遇九四則

是上下相與為惡人相見惡人自以同類而
舍之咎可免矣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二五正應居睽之時必委曲相求以覲其合
乃為无咎巷非邪徑遇非迎合於巷遇主道
則未失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凡物近而不相得則凶處睽之時六三以陰
居陽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又近
而不相比故見輿曳欲載而失所載其牛被
掣欲進而不得進不特阻遏而已四臨三上
有天之象劓則所以上通者也天且劓之使
不得通於上九然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
受困終獲剛助无初而有終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故曰睽
孤初亦無應特立同處體下已既失位處無
所安求其疇類而遇初九同無失也相得而
无疑交相孚契矣當睽之時雖曰交孚不免
危厲然協志同力可以捄時之揆何所不濟
执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

然而下有九二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
得悔亡厥宗所親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
其膚膚謂相親愛人愛其幼稚必齧其膚取
物亦然五雖陰柔與二親愛則可往而有福
慶何過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與六三為正應以六三居二陽之間疑

其相比既疑六三已無與矣故處睽離之時而有睽孤之象也因迹起疑因疑積意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背負泥塗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以无為有如見載鬼滿一車鬼本无形而疑心生妄若有之也睽乖既極勢終必合先張之弧欲加矢於六三後說之弧即以其孤而與之以為悅群疑盡釋知六三果非寇也乃婚媾也自此以往陰陽交相和暢而成兩遇雨則吉矣非群疑盡亡豈有遇雨之吉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上坎下艮坎正北艮東北自艮而趨於坎則遇險舍東北而之西南更不値險矣處蹇之人惟在遠險故利西南為至善之地中者至善之道也既利西南則得中也東北困窮之鄉既不利東北往東北則道窮也然止於險固為知不濟險難亦无以正邦而有功卦之九三大人也上六利見大人以此往而濟險必有功矣諸爻二三四五此四爻皆正位而貞吉則足以正邦矣不能不蹇而能濟蹇惟遇蹇而見其用之利也蹇之時用不其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險而止不怨不尤反求諸身而加脩德之功君子之取諸蹇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處蹇之初居艮之始止以待時則有譽矣往而得蹇焉得知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五在蹇難六二柔順得中上應九五周旋

終始以畐共濟非以其躬也即未有功終无
尤之矣若以躬之故而蹇蹇尤不終无

九三往蹇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九三復艮之終而近於險往則險矣止而不往與下二陰比是未往而反固二陰之所喜也喜陰之附陽而立也内喜以為比外利以為應濟蹇者不在茲乎

六四往蹇来連

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六四入於險矣往則入險愈深四居上位與三相比不往而来與三相連而以陰居陰陰處其實當位而實足以得衆為得處蹇之道矣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九五處險之時正居險中險之大者也得位居中不失其節下與六二為應故致朋来相與共險而不舍矣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處險之極居蹇之外應三從五碩謂九三也往蹇来碩吉之象也利見大人利見九五之大人也九三在内往蹇来碩志在内也陰賤陽貴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卦九五與上六皆有應九五在險故止朋来上六出險從貴故能獲吉

往蹇来碩之往與初六九三九四之往不同彼往而得險𡶶之蹇既往矣惟来應三而從五為吉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時大矣哉

解坎下震上坎為險震為動險不動无由解

難動在險中亦未能免咎今動於險外即見
脫免於險所以為解也震東坎北東北近險
西南遠乎險故利西南不則无所往矣遠險
之民往則民未重困故得衆心誠自東北有
險之地來復於西南為有以得乎中道何有
不吉然有所往亦貴應之以速乃吉速則易
解也解及其時往不有功乎既明處解之道
復觀天地萬物之解天地之氣不蘊結則不
解及乎雷雨交作而天地解矣百果草木不

震動潤澤則不發生及乎雷雨交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折矣是解之時天地萬物皆資震
坎之解散其用不亦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主於發生君子觀象於雷雨寧過於仁
毋過於義過可赦則赦之罪可宥則宥之以
解无知之民於難不欲苛而傷仁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以柔在下處解之初上與剛應相際得宜義
无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上應六五以九居二為得
中道故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狐陰物也
三狐二陰即六三之小人也獵於田而得三
陰邪媚者遠去矣黃中也矢直也中不過剛
直不枉法如此則為事君之正理而有吉慶

亦即六五有解之吉也象曰九二貞吉得中
道也田獲三狐得黃矢即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
下以負乘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
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羞吝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陽居上位近承六五大臣也然以九居四處陰之位其力微弱故所解者微拇微而下者也必待朋類至斯皆孚信而解者大矣朋即九二與六五應者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居尊履正而應乎剛是有君子之德君子當此時可以有解於險難有解于險難所以獲吉夫以君子解難小人皆信服之小人

信而退險難無不解矣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悖當解之大者也解極之時而有難解者公用射而獲之解盡是矣何不利之有

初六應上而解九二在下而能解六三正所解者九四大臣不能解者六五君之解上六大臣之能解者也

新刻易測卷六終

新刻易測卷七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義民仝校

楊日森

䷨損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不取損下奉上之義蓋損其事之當損者也事以真誠為本以華飾為末故損卦惟在有孚內有孚信之德則華飾自損外損華飾之末則孚信益篤損而有孚此所以為元吉為无咎為可貞為利有攸往其卦兌下艮上損下卦上畫之剛益上卦上畫之柔剛進而上行卦之所以名損也而損之所以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則於祭祀一事見之故彖辭曰何所往訊謂世之浮靡者何所底止也

用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蓋感通鬼神在乎信不在浮飾乎信中存而以二簋薦之神不吐矣祭祀且然而況其他乎故凡用之於宴饗用之於交際用之於朝廷用之於家國知有所謂損又知有乎信之本尚本實而去浮飾未有不元吉未有不免咎未有不可貞未有不利攸往者然損不可常用也而有時焉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故二簋應有時如朝廷大祭祀大宴饗何可用二簋也損

剛益柔有時如國家大制作大舉動何可以損言也時損時益時盈時虛動惟厥時而損益盈虛不以己焉則得之矣不知時而用損固不可有所當損而不損亦不可將不在於人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與欲不可有者君子觀損之象而用於忿與欲之間忿加於人足以招患懲於前使不復作欲動於念足以害德窒其竇使不復萌懲其忿而忿損矣窒其欲而欲損矣損之又損道日益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有陽剛之才與九四應而處損之時不可不自損以保其身是故已事則當遄往庶幾足以合志於上而无咎蓋雖功成於己有益於國家者甚大惟當酌取而損之不以自盈上始不倩疑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當損之時剛而得中中之為德至德也惟利於貞正不可妄動离乎中而行凶矣蓋中不可損稍損之為不及中不可益稍益之為太過弗損弗益中以為志利貞者利此而已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處損之時居於下體遠與上九爲應近與六四相比然近比六四遠應上九是三人行矣三人行則六四本非正應上九反乃致疑故必舍六四以應上九免於疑而與己應

三人行不當損一人乎一人行固已得友一人下之理无獨必有對二人行疑无友也天行必有與之友者四五之友初二是也故觀損益於陰陽對待之間三則損一則益天地尚然而況人乎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有偏陰之疾下應初九之陽以陽濟陰而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柔順處中以居尊位而舍己以受天下之益或益之者雖十朋之龜弗克違二龜爲一朋十朋之龜弗克違是能悉衆人之見以合神明可謂大善之吉矣道與天合天必祐之蓋惟自損所以獲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處損之終極而當變不損下以益上乃損上而益下其道爲无咎爲貞吉爲利有攸往以此養賢得臣无家有國大得志於天下矣聖人懼損下之難爲下也故於上九而揭此義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震下巽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今卦損上益下故卦名爲益損下益下民有不悅者矣損上益下民皆說其益已所益无疆則民

悅亦无彊也然卦內陽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謂自上下下以貴而下賤其道大光顯矣又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其德大中至正利有攸往乃中正之德致其福慶也且不但利於平時而已當艱危險難之時而涉大川亦无所不利震巽木也震巽合木之道所以成益也蓋至於利涉大川而木道乃大行矣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之為卦如此復以二體觀之下震動上巽順動而不巽其用易窮能動能巽其益日進攸久无彊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未有限量也不獨人也天地亦然天之氣運而不積以施於地地乃承之而生萬物天施地生其益豈有方所乎故損之為道用之有時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无時而非益之道也益道之大若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有遷改之象遷上卦之陽改下卦之陰君子觀象於風雷而遷善改過焉日進无彊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體剛而應乎巽利用為大作益利之事吉之大而无過咎者也所以然者初九在下安下之分不自以事之重大自矜自伐是以元吉而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故或有益之者雖十朋之龜弗克違然人以善益我我當以貞固守之能常永貞固則善為我有而吉矣然此虛中受益王者用之以享于帝而有自天之祐六二永貞亦當獲吉其理一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非自益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處下卦之上與上九為應六陰九陽以陽益陰故曰益之六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事非平常必用於凶懼之地以興大事惟其受益有素用无不宜故事集而无過咎是以孚信於中行之主功懋懋賞須告於六三尊之以公而覲必用圭焉然其益用凶事者益雖受之於人始若固有於已不知其為人之益是以能用凶事而无咎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卦有遷從之象古之人君多遷國以奠民居遷國事之大者六四近君居正以柔巽輔上而順應於初之剛陽足以益上之志故九五中行之主告六四公其附從吾之行以六四之柔巽從于剛中之九二利用為依而遷國都蓋言必可聽計必可從所以益其志者多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有所以惠下下亦有所以惠上上之惠下惠其有不真誠真誠惠下則為有孚惠心矣下之惠上惠之以德下以真誠之德應之於上則上受下之惠享有元吉之慶矣九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為應故其中正至誠在惠益於民非若假仁於外飾而非心之惠也若是則不問而知其元吉矣其在於民莫不真誠感動一心一德丕應徯志以有孚之德為上之惠益矣惠我德者大得民之志也何元吉如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處外卦之上而為剛陽之過非能取善自益者也故人莫有益之莫之益則所行乖戾或有擊之者矣若是者豈其一於不求益

扎以其才之過剛立心勿恒二三其德故人莫益之也安得不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受善不虗所聽惟一人之偏辭則或擊之自外来不期凶而凶矣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乾下兌上五陽在下一陰在上陽進而盛勢必決陰陰在五陽之上處非其據勢亦必受五陽之決故剛決柔而為卦夬也乾為健兌為說是健而說雖決而和以其柔之乘剛也而揚于王庭使知罪之不可赦惟其真誠以號於衆而衆知國有危厲之事其危乃得以安定而舉動光大揚于王庭告自邑也小人在朝不必出其境也夬而和不利即戎決去之而已即戎則所尚之剛武至於窮極非健而說也雖決而和雖和而決利有攸往以去小人小人去而柔變剛矣剛長而為乾決道乃終矣不然小人不去何以決柔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義當自天而下未有積於天而不下者故君子觀於天澤以其貢賦於一人者散而為臣庶之祿不敢私天下之所奉乃若居德則喜其聚忌其不聚而所得於麗澤仁以居之惟恐其或失焉故均之為澤也有澤

以潤下者宜施有澤以自益者宜居惟其宜而已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陽又乾體居決之初以下而任壯是為壯於前趾往必不勝其任矣故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當決之時剛而能柔又得中道故能憂

惕呼號以自戒備則雖暮夜有戎可无患矣
惟得中道故知惕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欿決小人剛過乎中壯見於頄凶之道也君子之決小人夬夬而壯矣不動于意不動於色故為獨行遇雨之象陰陽和而後雨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也遇雨則濡矣若

濡則有慍之者矣慍其決小人之以和也然其和也和而決也終必能決去小人何咎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下剛而進九四以剛處柔乃君子中小人故不與俱進以決小人而為群羊所傷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羊之進也以群九四若能如羊之牽連以往則可悔亡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象曰其行次且柔邪之人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耳豈无聰心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一陰之勢柔脆如莧而又在陸人所行踐九五以剛居中夬夬以決之然不過也健而巽決而和行協乎中如是而決柔為无咎矣象乃謂中行无咎中未光者中道在我而小人

處近不能使之為君子有待於決未得為光大矣夫決小人豈君子之所欿哉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易之於小人始萌則示堅冰之戒始去則防无號之凶故曰終不可長蓋陰難消而易長小人難退而易進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巽下乾上以柔遇剛故卦名為姤姤遇也以一柔遇五剛其在人為一女遇五男淫壯之甚女之為體婉娩柔順方可與之偕老淫壯若此不可與長久故勿用取女然一柔遇五剛之女不可取也以此而遂不取女非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類无由章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是天地不

能廢姤也一女而遇五男斷不可取若剛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得大行也姤之時義包括人物博該天地不其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而萬物震動命誥四方而耳目咸新故人君之出令取諸姤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在車下止輪不動是柅者制動之主而金柅則柅之堅剛者也初六處遇之初以一柔承五剛散而无主自縱者也九四之正應即初六之金柅可以制其不動初六繫于正應乃得貞吉若不牽於一而有所攸往則不惟不吉而唯凶是見矣人見柔之方微疑若可忽不知羸弱之豕雖未強猛他日信其必蹢躅不可不有以牽之也豕性陰柔故又以況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以金柅牽其不正之性在微弱預思為蹢躅之防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者遇也遇之則有之矣九二之陽切近初六之陰是陰陽相遇於近魚味之美陰也九二得初六而有之為包有魚之象雖非正應遇則宜有無有過咎已既有之情自專一其不及賓亦義之自然也

註䟽包作庖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初六為九二所有九三說於初六而不能得居處不安若臀无膚也其行次且意雖遽舍而進不能也自處若此不勝妄念亦危厲矣幸其不必於進以牽於初六其咎猶未大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六九四之民也初六為九二所有九四无民矣故為包无魚之象无民而動失應而作其凶可知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二以近故有之九四正應不應民遠之矣高而无民其何以為君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剛陽處中而无應未得賢才而志在重賢猶以杞葉包美味之瓜惟恐其不安全也中正之德不自暴露章美內含志惟用賢而不自用也九五之重賢而不自用如此下雖无應得遇之道終必有賢才自天隕降成相遇之美矣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謂所含者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謂志不與命違天必使之有遇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剛而處上上九處姤之極過剛无應无所復遇故為姤其角羞吝之道也然獨行无侶亦不自失異乎同俗合污者矣故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剛而處上不能下交故致窮獨而吝也

䷬坤下兌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亨萃則必亨彖傳无亨字偶亡之也萃聚也民心歸往而聚集也衆不易聚卦坤下兌上順以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六二以中正應之下順上說剛柔中正以是而涖衆衆聚之矣衆既為我所聚由是可以合天下之歡心以致其孝享王者之假有廟以其所聚假之而已矣由是大人首出庶物為天下之

人所利見无乎不通而亨无乎不利而正蓋我之所聚由順以說而聚由剛中而應以聚其聚皆以正也其假有廟也用大牲矣蓋孝亨之禮王者之禮也用大牲有不吉乎其利見大人也利有攸往矣以舉大衆以興大事天命有歸順而承之矣所以然者皆聚之為也天地以聚萬物而成其為天地之大萬物以天地之順說剛中而應為天地所聚以聚而觀天地萬物之情豈與聖人異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宜在地中今澤反上於地此非常理之所有也天下之變出於不虞者固類此矣君子觀象於此而思民之萃聚固莫不固結於我而或有不逞者恣睢于下不可不脩除戎器以戒備於不虞豈以天下為必无事而遂忘備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柔而不堅弱而不固疑正應而從二陰為有孚不終之象若是則心志惑而亂矣近者易狎反萃而不散矣然不終之孚亦在吾之勿過疑耳若呼號正應必欲與之一把握而為笑勿以二陰之故為恤如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是能萃於所當萃矣何咎之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臣之未進也待於引臣之既進也貴於孚六二以陰居陰後在坤體志於靜退守中未變而上與九五為正應必有以牽引之而進引之則吉无咎矣禴夏祭之名最薄者也九五既牽引之而進而六二居中得正足以見信而上之信之不相間隔由是上下一心如祭之可以省薄薦於鬼神而真誠上達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比四不正患所生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上六亦無應處極而思朋類巽以待求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應於同志故可往而无咎然上六陰也巳亦陰也二陰相合巽於陰陽相得者矣故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群陰承之群心萃之大吉而无咎矣夫子乃補其意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謂其以陽居陰位則臣也功業則疑於逼上也其心固已危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當萃之時履大君之位其德中正亦无過咎矣下有九四之臣群陰承之群心萃之而觀人心於九五猶若有不孚信者此不可不自力也盖元者君德也體仁以長人而常

永貞固以守之即若乾之以元德統天而民自孚信悔自亡矣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以元永貞為志乃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最處上盡獨立无應凶危將至居不獲安故齎咨涕洟然惟知有凶危能不自安衆不即害故无咎頑亦難乎在上矣此猶當萃之時故未甚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巽下坤上其象木生地中木之始生也柔柔之上升必以其時非時不能升也卦之體內巽而外順巽體之剛陽動於中而坤之中氣應之二氣訢合為時之春是以物皆大亨而木之柔乃於此時上升也卦義若此其在人用見大人勿恤而有福慶蓋剛而能中大

人也大人有柔順居中之六五相應有位有時矣從而見之是能得所主也何恤之有不但可見大人即欲自此前進焉无不吉矣蓋卦下巽上順巽順皆坦途也而志可行於天下矣何不吉之有繹升之義又用无不宜如此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莫柔於地中始生之木而能上升則吾人柔順之德始於小終於高大積漸以成者也自小而積之日日以積忽不覺高大高大豈一日之積耶

初九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以柔巽處位之下素行協乎人望在上信之而升是能合志於上升之大吉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與六五應必見孚信孚乃利用薄

物之薦誠可上達為无咎不孚而禴何足喜耶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坤在三上耦畫中虛以陽升虛前无遮障一覽目前明无疑矣以此燭理則不惑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六四居近君之位以柔居坤處於下體與上

相比而順巽之上不能害吉且无咎王之亨
于岐山用此道矣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虛中居正以應九二貞正獲吉如升階
然愈升愈高大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升之極進而不止忘其所處之已至謂

之冥升升既已極惟見其消不獲加益何其
不知消息之道乎若以此處道為不息之貞
獨此為利矣處位非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
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

卦上兌下坎坎剛反在下兌柔反在上四五
之陽在上六之下剛皆為柔所揜故卦名為
困也困雖非亨困則必亨理不爽也然所謂
亨者不必得之于亨卦下險上說雖在險中
不失其所說樂是在困之時未嘗不亨夫非
君子之有得於說豈能處險乎然而至於貞
正則惟九二九五之大人乃吉无咎盖君子
亨未必處得其當大人剛而能中困而不失
其正矣若有言不信而徒尚口說用言以免
禍尚口乃窮況能吉乎以此見困而能亨當
如君子困而能正當如大人也亨以卦義言

大人以九二九五言陽為大故曰大人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不致命必屈不可奪者志也致其命以遂
其志遂而處困之道畢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無枝葉之木也初六陰柔處卑居坎之
下四為正應剛而不中方困於陰揜初六不
得所庇為臀困于株木之象上无所庇下不

能安迷暗妄動益入於幽谷不能自出三歲
不覿處于昏暗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陽剛中正福慶襲至為困于酒食之象又且朱紱之服方来錫之矣有爵禄則有祭祀利用享祀其先以興歲事用於凶事而征行利有攸往而无咎盖惟剛中之德在於九二故有此福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陰柔不中往得凶咎九四在前困於石矣九二剛而在下據于蒺藜矣入於其宮上六不應不見其妻矣其凶若此所居不中无往而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之正應在初初近九二初欲来而九二堅強之車阻滯其行故為来徐徐困于金車之象可羞吝矣然正應于四終不能奪終必越金車而来也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盖志在下雖来徐徐必来也有正應不問其當位不當位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剛正宅尊然上下皆揜於陰故有劓刖困于赤紱之象赤紱臣下之服陰既揜陽有君无臣故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臣雖非正應而志合道同必来共濟是始困而徐徐有喜悦矣惟此剛中之德何用不宜利用祭祀則必至誠感格而獲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疑滯如在葛藟憂危而見臲卼過慮而曰動則必悔困而不求急脫其象如此若斷然而征行則吉矣未當蓋其心以為未當也吉行吉於征行不行不吉也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木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巽下坎上坎水巽木巽之義則入也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故為井井之養人用之不窮者也邑可改井不改一定不移无喪也體不外增无得也居安資深以待人之汲往者来者皆井井而賴之以為養也夫其改邑不改井若是其有常德者何也卦之二五皆陽剛居中者也有是剛中之德故能常永貞固不受變於外境而裕濟世之用人當汲汲以求之而養天下於不窮矣顧乃幾至乎井而

亦未嘗繘井是自止其進而不能收井之用也如无井同矣何功之有乎又或繘乎井而先自羸其瓶是徒有羨乎井水不可得凶不以此乎人之不能用賢者之不見用何以異此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上興事以劳其民也勸相者民勸相於不倦也水在井中木得而上之用力不難致之甚易故君子之所以劳民者不徒以力而各與之以法其所以勸相民者不獨上為之勸相而使之自相勸相於不倦人官有能物曲有利智者制之愚者效焉殆即若以木上水而凡前民之用者无不為民所利賴也君子觀象於井者如此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以陰居井之下井皆泥而人不食又若井之舊者禽鳥亦不至時舍之矣舍之不食

與无井何異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陽剛得中而九五不應下比於初為井谷射鮒之象井上出者也谷非井矣水之下流注於鮒而已何以能汲故甕之汲水者以不用而敝漏况能有井養之澤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居井之時陽剛不中如井之渫治清潔反為人所棄而不食而使人心為之惻怛然既以不食為惻則井為可用不免於求王明而用之王明而井養足以及物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不脩幾為廢井六雖陰柔而處正故修其井以豫為濟物之地何咎之有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如井之洌泉之寒可為人食至於人莫不食而及物之功大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居井之上而井以上出為用有井收勿幕之象前汲者方收其上水之木後汲者勿幕其上出之處前後相續往來井井所利養溥矣上六、、與九三為應能以中孚之信用賢矣此所以井道之成能極其大也

新刻易測卷七終

新刻易測卷八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義民仝校　　楊日森

䷰離下兑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卦离下兑上兑澤在上离火在下為水火相息又离為中女兑為少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不相得則革矣故其卦為革革之迹近於不正故革必不信於天下而多悔當革之時是非淆亂必事已之日乃可孚信既革而天下莫不信矣盖卦之德离為文明兑為說文明則事皆析理也精而馨无不宜說則人心和順而无所乖忤其所更革皆大亨而得正為所革之當凡悔皆亡之矣若此則何病於革哉故天地惟推遷改易也而四時萬物生長成終各得其宜湯武惟易姓受命而開一代之業也而後上足以順乎天命下足以應乎人心革之時固天地之所變化世運之所終始也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此事之必无者也澤上火下又卦之成象者也君子觀象於此而以治曆明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何從而能推步之哉

天授以神智而支干立起数於日至而歷法成乃齊七政乃定四時而民時不忒矣此豈可以尋常測哉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以陽剛處革之初不宜有所變革固而持之用黄牛之革此不欲變者也盖初位居下義從乎上不可以有為故惟自固如此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柔順中正當革之時不肯速革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可嘉尚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陽剛居下之上而四五皆陽在上有往必凶雖貞亦厲然上有六應可革之言三就於我極其孚信又何之乎以此而革革之當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陽剛處陰與九五相比志合道同故悔亡而有孚改命獲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信其志故改命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其有所變革也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文章之美煥然可觀如虎之變其文彪炳不待詹卜而天下孚信之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柔躰居上處革之終君子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變在小人亦能變其顏面容色以順乎上小人既革其面更從而深治之則凶惟居貞則吉也大人君子各有分量是不可強而同矣

䷱ 下巽上离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之名鼎卦本有鼎之象也有鉉有耳有腹有足即鼎也下巽木上离火以木從火所以烹飪也天下莫不用之乃上以享上帝下以大烹養聖賢惟其切於用故用之大也下体

巽為巽順上离明中虛為耳目聰明之象蓋聖人能以大烹養聖賢是能巽順乎聖賢莫不憂其事而助於已明目達聰不勞已之聰明而合聖賢之聰明以為聰明矣六五柔得位柔進而上行體已獲通以明居尊而得中道下應九二之剛則所通者大是以元吉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三足而正立端凝不動有三才定位之象

君子觀象於鼎居中履正以成位兩間而命自我凝矣蓋天子所命也我正位而與天地參正天心所以凝固而悠久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鼎之下體也顛趾以出否不害為顛趾矣妾婦之至賤也置妾於室以生子不害為置妾矣初六居鼎之下為鼎趾而將烹飪必顛趾出否與得妾以子同為无咎出否以納新得妾以其子皆為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五為正應而近與三比然比已而非正是我仇有疾也我慎所往自守以正彼自不能即我而无過尤矣是以吉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居下卦之上象為鼎耳耳所舉以移鼎者也三又不應乎上九而离在上以祿位為雉膏九三陽剛不中故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鼎耳不可舉又方遇雨有虧損之悔然九三雖不應上九陽剛之才自為上九所任蓋陽與同德者也終於吉矣失其義謂失鼎烹飪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大臣之位下應於初六陰柔小人不勝其任猶鼎折足傾覆公家之鼎實愧形於色汗下沾濡其凶可知本之所以信任初六者誤莫如之何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為鼎耳而又得中故為鼎黃耳下應九二是黃耳而又金鉉貫之不難於舉鼎矣利在貞正而已貞正則黃耳之德不易金鉉之

應能久也實者耳之實也中以為實故云黃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剛陽居鼎之極离体本柔剛而温者也故曰鼎玉鉉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卦震下震上震為雷又為長子雷震動而恐懼故又為震懼方震懼之時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震之來也虩虩然顧慮不安恐懼脩省由是所為皆善而致福慶矣然惟恐懼不失其常笑言啞啞而和適由震懼之後觀之固莫不安裕而有法則也夫雷之震也及於百里之遠遠近莫不驚懼乃能不喪其匕鬯

是心在誠敬不以震懼而奪中既有主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矣震之致福也以能恐懼其長子之能為祭主也以不能使之懼合二義而震卦之德備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當洊雷之時人心莫不恐懼莫不脩省及霽而心復縱肆與聞洊雷時異矣君子以此時之心為恐懼脩省无時而不恐懼脩省也豈直其時而已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義同彖辭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以剛處下聞震而懼恐而致福六二以陰處陰不能敵於剛陽而反乘之是傲尊陵貴為天所誅故震來則有危厲喪億貨貝自亡其處躋于九陵矣然其犯逆受戮无應而行人莫之納不必追逐不過七日即得之矣以其乘於剛陽所以犯逆受戮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以陰居陽不正而處震之時蘇蘇然神氣緩散潰喪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德不當其位故震乃蘇蘇也若能震懼而行不居此位則无眚矣不行眚豈能免乎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剛四柔陷於二陰之中處震之時遂泥而无所處分以震自怯柔懦之甚豈德之光乎雖稍異於穌穌亦中之无主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柔而无助以處震時往來于行无非畏途然雖不當位居中猶尊億无所喪不免有事而已蓋五惟得中隨宜應變足以自守不至大有所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以陰柔處震極志氣消索瞻視徊徨以是而往凶矣蓋其中以震喪失動必懼咎安得不凶然與其當震而懼孰若未震而戒其震懼也不于其及躬之時而于其震鄰之時尚得无咎猶未免于婚媾之有言謂及隣猶

已近乎時不知戒也此以言震之貴豫也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艮下艮上无非艮也艮之於人也取諸一身何以喻艮之義乎其背而已矣背也者人之所不見也人心之不能静定而止也由於有所見如背之无所見則止矣故惟艮其背為足以明艮之義也夫艮之為止也非謂偏於静而一无動也當其无事時也吾之止與時止焉固不動於止之時也當其有事時也吾之止與時行焉亦无着於行之時也若當動不動是失動之時矣當静不静是失静之時矣動静不失其時是能知止之義无動无静者也時動時静者也不蔽其見於一偏而止无所止其道不光明乎然人之患常在於不能止是以不免於咎也艮也者止也言乎

止其所而不動也觀於卦之上下二體皆艮也皆上下敵應者也初无陰陽相與之象陰不與陽是不見乎陽也陽不與陰是不見乎陰也此艮其背之說也惟无見也故内觀其身不獲其身焉非无身也見之而未嘗見也外行其庭不見其人焉非无人也見之而未嘗見也惟无所見而後為止其所也所也者神明之舍也神明之舍未嘗動焉此之謂止其所也本体如是功夫亦如是亦何咎之有

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君子觀象於止以為處位之道位在此思止於此求以盡乎位之所當盡者非其位不與吾事矣固不得以其不當為者強為之而多妄念亦不得以其不當得者歆得之而萌躁心思止其位艮之道在君子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六最下趾之象下則不宜行艮其趾止於行之初矣未至失正故无咎六柔暗恐不終止故又利於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柔暗處艮之時不能自止隨上而動為艮其腓之象上之動也不能拯止之而又隨之心亦有所不快矣蓋不隨者本心也隨上

而不退聽於心故心不快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以剛居剛而不中故當上下之限不相流通已在下而與上固塞艮止若昭然列其膂於外人人知其為固塞也夫上下固情禮之主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不用其情其身危矣其心亦若薰爍而厲矣此豈知處世之術者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陰柔得正靜止其身不為躁動為无咎三在上下之際可言限不可言身四在三上合上下之体下揔於上而謂之身六四靜而不動心不動故身不動也身心一也止諸躬者心止也不動為群動之宰豈有身心不動而不能善天下之動也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位雖不正居得其中不失其止輔頰在身之上六五心止於輔頰出言有序而不妄發則口无擇言言滿天下无口過矣不亡悔乎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九以陽剛居上在艮之終止而不動故為敦艮敦之為言厚也厚於艮之終則確然不動

矣大德敦化何吉如之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艮下巽上彖直以女歸取象而名漸天下之進必以漸莫如女歸也歸必先納綵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如此乎其有漸也漸則進以禮而吉也又何言乎利貞也且以

卦之德明之漸不獨女歸也凡臣之所以為臣君之所以為君其道在於漸卦中矣卦艮下柔得位巽上剛得位漸進之時陰陽各得其位則剛柔不悖性可以有功矣陰居陽位為不正陽居陰位為不正陰進以正為不亢乎陽陽進以正為不屈於陰進皆以正可以正邦矣且卦位之所重者九五也此帝位也今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天下之功業歸於一人也艮止巽順內正靜而外巽順以效天下之動无往而不宜也又何至於困窮乎繹此可以知彖之所謂利貞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然後木之生也日漸長茂而成山之美賢而有德者在一國則善一國之風俗在天下則善天下之風俗君子觀象於山木必居賢德於位以為善人之勸使人薰其德而善良借漸漬而成善俗矣有賢德而使之遺逸散處欲以善俗何繇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飛自下而上初之始進上无應援體又窮下若鴻之進於河之干不得安靜也初六小子也陰弱處危不免於厲而有言然惟止於河干未傷君子之義其義為无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稍進於初不漸于干而漸於磐然位猶

下也乃能飲食衎衎若将終身者彼其抱道
自處无慕於外必能仰酬知遇行道於天下
矣吉何如乎象乃云不素飽者謂其所職既
盡心无愧怍故飲食和適也然惟不素飽者
能无外慕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有鴻漸于陸之象

高平曰陸鴻本水鳥陸非所安也初二與三
同為艮体棄其群類而與四合是夫征而不
反復顧矣上與四比非道而合非婦而孕孕
亦不育是自失其道无以獲吉矣不復不育
孤立邪比凶莫大焉利在禦寇而已六四非
我醜則寇也始以失道而致寇今必順道以
禦寇不必擊也禦之而已不比四則得類而
相保矣庶其免於凶乎爻旨欲人擇所從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陰柔得位有鴻漸于木之象鳥而之木
為得其宜木而得堪為桷之枝尤為高而能
安也陰柔巽順故无咎如此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中位處尊有鴻漸于陵之象正應在二
隔於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三歲而不孕然
二五皆履正居中三四莫之勝也不過三歲

得所願矣非若九三之婦孕不育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鴻漸于陸上九最處漸極宜漸於雲空
之上偶漸于陸使人幸而見之豈其性在寘
舉而无用扒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為足貴
也惟其超然物表外欲不能亂其志故人莫
不欲得而用之吉孰尚於此乎

䷵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兌下震上兌為少女震為長男長男在上少女在下以少女而歸長男故卦為歸妹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有陰陽人道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故歸妹者所以延其嗣續以蕃興萬物也且夫婦无男女无以終男女无夫婦无以始歸妹人之終始也觀天地

人倫固知歸妹之大而歸妹卦義則有未盡善焉卦兌説震動是説以動也説其所歸之妹也以説而動則非正矣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當位何動而不凶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无往而利惟善觀卦者知其所以凶所以无攸利而擇所處焉斯得之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陽氣潛藏之時雷在地中陽氣激搏之時雷在天上今澤上有雷是下不在地上不在天澤上非雷之所雷有澤上之困也君子以是知法有可垂於永久勢必敝生於其終今雖无敝久而變自生也始而知其必然終而防其將然不可恃其无敝而聽之也不然澤上何以有雷扎澤上有雷天壊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妹之象以兌適震非夫婦匹乃從娣以行故為歸妹以娣嫁宜匹敵妹不

宜行猶跛不能履然妹雖至少從娣則可行是跛能履矣以此而征則吉故象曰歸妹以娣不失其為常道也是相承助之吉也娣行固吉從娣亦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眇不能視而以為能視猶跛不能履而以為能履九三亦從娣而行者也其年至少惟宜待時利於晦藏如幽人之貞靜也未變常者

雖已在行猶如常時之女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在歸妹之時欲自爲娣既歸而須反歸乃自爲娣始行蓋處下體之上不安於媵妾不顧其當理與否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女歸於男貴乎及期九四歸妹愆期四與初兩陽不相應也雖遲其歸終有其時待之而已志在於待時而後行其行當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居尊位下應於二有帝乙歸妹之象陰陽相得二說於五其君之衣飾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說之甚矣蓋六五柔順居尊履中又帝乙之妹以貴行也惟如月之幾望无敢盈滿以與陽敵則吉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匡筐之實婦職所供士亦割牲取血以祭禮也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既承筐无實不可以祭士亦刲羊而无血矣士不得婦之助婦亦无終何所往而利哉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卦離下震上爲豐豐之爲言大也大則亨矣卦體明下動上明以動故能至豐矣豐非在下位者之所能至也王者宅四海之廣撫兆民之衆既有此大之基矣從而尚其大焉體豐之德致豐之盛无動而非離明之用也所尚既大乃能至於大矣以所尚之大而至於

大大常憂其難久也然而勿之憂也惟此明
動不息而已故宜日中焉宜日中者日常离
於中天則天下皆在普照中也日常中則明
動之德悠久而豐大保矣然王者固宜日中
能使日之常中抑以天地觀之日既中則必
昃矣月既盈則必食矣蓋天地有盛有衰不
能以常盛而不衰四時有消有息天地亦時
進則進時退則退也天地且然而况人圂於
天地之中者乎鬼神效天地之動者也其於

萬物之盛衰有不與時消息者乎是日之不
能常中者理也亦数也然而貞明在我挽回
氣運在我此不可聽之於理數也知其數之
有窮而以易昃為憂是在人君而已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非明不足以折獄非威不足以致刑雷電皆
至明威並行獄无可疑罪不可赦矣孰能宥
之抑然二者一不至未易語此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為應不應而陽與之相遇則為配矣
九四固初九之配主也配主敵體而在上者
也道合德同雖旬日之遇不害其為久也往
而從之且有加尚矣象又曰過旬災者陽皆
主動不能常合過則為咎而災矣旬十干一
終也謂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為离之主上應六五之柔暗

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蔀者障蔽也日中見
斗者斗本夜見陰闇之極白晝為陰日中見
之也六五之君不明在上六二雖往必得疑
疾在上不明在下未有不見疑者也然惟六
二有忠信以啟發君上之志則久必不見疑
而信之矣故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中虚有孚之象孚則通不必以疑阻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
也
沛作旆謂旛幔蔽甚於蔀沬小星三處明極
而應上六是豐其沛日中見沬也遇陰闇之
君至此極何由上通則九三亦安得而大有
所事不止於往得疑疾而已遂如折其右肱
終不可用不用則无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處大臣之位而切近六五幽暗之主為
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上雖不明下與初九
合道同德固吾之等夷而可為主者也故曰
夷主若與初九遇動无非明以此而行吉行
矣
六五来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柔順中正招来賢俊而用之則民被其

澤為有慶民頌其德為有譽吉可知矣六五
本爻以中正得吉卦又以柔闇不明義各有
取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无人三歲不
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閴其无人自藏
也
上六以陰柔處外无位豐其屋內自隱也蔀
其家幽不見也高亢遯迹自絕於人人誰覿

之故闚其户閴其无人至於三歲而不覿人
宜見自藏其凶甚矣此為不仕者戒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
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卦艮上离下不能大亨而小亨者陽剛不用
事而柔用事故但小亨也柔得中乎外卦上
下皆陽剛而柔中以順之是身處於外而有
柔順之德也內卦艮止外卦文明是艮止於

內而文明於外也自處有柔順之德在外有文明之象則是雖不當位而小亨矣雖為覊旅而文明中正窮亦獲吉矣此卦之義蓋為不用於朝而托處逆旅者發明其道其惟孔孟之布衣周流四方以行道於天下者為足以當之孔子觀於旅卦而推明其旨以賛時義之大惟孔孟而後足以見其義之大也徒曰旅而已者何所取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之火明而行速以其明无不照者明愼用刑以其行之速者速於斷決而不使庭有留獄不徒曰明而曰明愼不過於愼而曰无留獄君子之觀象精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陰柔處旅之時自見其微小是所遇窮志亦窮矣此豈困而不失其亨者哉不能自振斯其所取災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處旅以柔順為主六柔二亦柔正得處旅之道故旅有即次之安用有懷資之裕下有童僕之給而安於旅得中正之道貞則終无過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居下之上過剛不中以此處旅火焚其

次离反以為災也喪其童僕剛陽亢而无與也其德之陽剛也不无合於正道而過剛不中雖貞亦厲矣旅用柔順剛則危也象曰旅焚其次亦以悲傷矣以旅與下尤宜柔也而過剛焉其義必至於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九處於四以陽居陰雖能柔順而有資財之裕矣有斧可薪矣而在四為未得所安

之位故我心不快馬旅非過求惟安則快也
如六二則為即次之安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柔順中正處旅之時卦為离體正當离
之中位文明之會也故射雉以一矢亡之雉
為文明之象射即得之終必有聲譽而致上
命矣上九以陽相比自上逮之理可得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离之極如鳥之居於巢
也過剛者人所共嫉而禍害相及如鳥之焚
其巢无以安處矣其未焚愚不知禍故笑及
其焚則號咷矣既不能處將欲有往又喪其
駕車之牛於忽畧輕易之間凶何如哉象曰
以旅剛亢而在上其理必至於焚巢也喪牛
於易卒莫有告之者故雖　終其身莫之聞
也蓋過剛之不可以為旅如此

新刻易測卷九

衢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下巽上巽惟巽為能入亦惟巽為能奉上
故卦取重巽以申命謂上巽而命之下亦巽

而行之也然不獨申命也蓋亦以行事焉有
小亨之道矣卦重巽二五皆陽剛是剛居中
履正巽乎中正矣陽往上其志在以中正之
道上行又上下之柔順乎剛以其柔處初四
不能大亨而柔能巽剛則亦可以小亨矣以
攸往則利焉其巽德之亨于攸往也以見大
人則利焉其巽德之亨于利見也故曰小亨
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命行事二項此大象之與彖同義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陰又巽初此不可以處進退也處進退則志疑而不决矣利武人之貞以剛猛治疑疾為對症之藥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在二爻為柔巽巽所以求安也在牀上安

矣過於所安而在牀下然未已也紛紛然用史用巫以卜之曰得无有不巽之咎乎若此者疑過於巽而咎矣然九陽也九而居二是以巽處剛巽之得中者也又何咎之有乎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然為巽下卦之上又為巽上卦之下是頻頻而巽德雖陽剛而志窮於遇可羞吝矣

六曰悔亡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為巽之主故得悔亡于田而有三品之獲蓋惟柔順則有功也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及君庖三曰班徒御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陽居陽疑於有悔居中履正又為巽

體合於中正之道則无不吉悔亡无不利矣人情喜柔而不樂剛惟中正則无初而有終也故申命行事无有不慎出命所以變更其舊庚也者變更也未令前先三日而圖其始既令後後三日而圖其終不苟且於出令亦不忽畧於已令是出令詳慎是中正之道而事乃得所變更矣不其吉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亦若九二之巽在牀下旅之後受之以巽何至喪其資斧惟其過於巽而失陽剛之德故不惟不得資斧而反失之也如是則雖正亦凶矣而况不正乎故曰正乎凶也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兌下兌上皆一陰居二陽之上我說人而人說之有亨之道焉卦體剛居中剛而得中本足以有為於天下柔爻皆卦外於人无所乖拂是其說也說而正者也其中剛則外柔皆正也惟此說之亨也豈小而已哉天以說命乎我而我適有以順之順之者此說也人以說與乎我而我適有以應之應之者此說也不特此也吾先民而民以勞畢事是說以先民也而民且忘其勞矣惟說則忘勞也吾以死犯難而民以死從我是說以犯難也而民且忘其死矣惟說則忘死也不惟忘勞忘死說以教民之善民又將相勸而為善蓋至於民勸而後知說之大也若非剛中而柔外欲民之勸得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兩口相麗有講習之象不講習則道不明故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初无應不私而和人不疑之矣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與五不相應而兩陽合志有相孚之象惟志相信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不與上六應而入內以來就於

二位不中正无與妄求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下不與初六應而近比六三之柔佞心知其非而商度之去取交戰而不寧然九四而有陽剛之德故能介然疾而去之則有喜矣九四之喜慶澤在民不但在己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上六剥陽者也九五无正應而與之比為孚於剥彼方剥陽而我與之孚恐為所剥故有危厲之道象乃曰孚於剥位正當者九五陽剛中正其位正而當則不至為之剥矣凡君子與小人處非九五之剛中未有不至於剥者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不應於三而近比九五有以陰求陽引之使說之象夫九五上求說之宜也九五不求而上引之此豈得為光明乎六三来兌兌自来於内以就陽故凶兌己在上不動而引九五就己故但曰未光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来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坎下巽上風行水上离披解散之象故為渙渙之能亨者蓋以九之剛来為九二而成

坎剛来得中故不陷於坎險故曰剛来而不窮以六之柔往為六四而成巽柔得位順承九五陰陽相親有上同之象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剛不窮而柔上同君足以有為而臣亦當渙而比以共收合离散之人心故能亨也所謂王假有廟者五即剛来而不窮者也五乃在中以此剛中之德何渙之不可萃乎所謂利渉大川者即此剛柔之相親者也有君有臣上下和同以此濟險何乘木之

不有功乎夫散而不可復合者人心也能假有廟能涉大川亨矣不貞則不能亨貞即此剛柔之能貞固也不然能保其不渙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動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行而水為之動格鬼神者莫重乎祭祭行而神為之格先王觀象於風行水上乃除壇墠于郊以享上帝乃立昭穆於廟以享祖考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鬼神饗矣

初六用拯馬壮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處渙之始志在於用拯而近比九二得所依托故為馬壮而吉蓋馬人之所托也初之柔順能托於九二不曰吉乎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九二剛來居中其義不困窮矣又下與初比如俯憑之有杌也當渙之時而下就所安乃得所願而悔亡矣

初六以九二為馬九二以初六為杌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近比九二上九乃正應今不以其身就下乃應上九志不在内而在外則不失所從而悔亡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四居陰得正上承九五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吉孰大於是丘聚也渙其朋黨然後能合天下以為群而所聚者如丘之大有非常人思慮之所及其所設施信乎光明而高大矣六三不有其躬六四不有其群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處尊履正居巽之中而當渙之時惟號令足以收合人心乃渙汗其大號以布明德

意宣示閭澤人皆知其一出不可復反而衆志安定矣如是則雖渙而王居宜為王者之居可无咎也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九五正位于中而能渙汗大號故无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處於卦上最遠於險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遠出者也誰將咎之耶坎體險難又坎為血象曰渙其血遠害也能自遠害則无咎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兌下坎上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之為言止也所以亨者坎剛居上兌柔處下二五以剛居中是為剛柔分而得中節不過中所以得亨也過中則為苦節不可常守其道窮矣蓋剛柔分節也得中亦節也如此乃可貞也又卦兌為說坎為險是說以行險節非拂衆矣九五當位為節之主居中履正以與物通是節之于上以通于下非偏行矣即是而觀節之善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有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使天地不節何以成四時王者不節何以奠民生耶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数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澤即水之則也人心獨无天則乎制数度此天則也議德行此天則也天則自然君子能不失之而已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塞有時初九陽剛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不出戶外之庭是知通塞者矣故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為陽剛踰初而二宜出而有為雖得中居中自守不出門内之庭失時之極者也其凶甚矣此以不出為苦節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處節之時而不能節縱情驕恣違節之道禍將及已以至哀嗟由已不節自致禍災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安於其節而不改變是得承上之道何往而不亨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剛中處尊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安行於上說從於下節之甘美其吉可知以此而行有可嘉尚豈不可貞者

扎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致於苦以此施人雖正亦凶物所不堪也以此自處儉約无失可得悔亡耳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兌下巽上三四陰爻在中為柔在内二五皆剛皆中為剛得中柔在内者中虛也剛得中者中實也中虛而无物是以能中實而无偽此虛實相生之妙故惟中虛乃中孚也又卦兌下巽上兌為說是能和說以處衆矣巽為順是能巽順乎人心矣本之以中孚濟之以說巽由是莫不信從而孚矣且莫不丕變於中孚之德而化行邦國矣夫以中孚之能

成化如此則所謂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者其理豈外是抑豚躁魚冥惟中孚則莫不得所而獲吉是信之及豚魚也中孚說巽人皆孚化以此濟難如涉大川而乗木舟之虚復何不濟之患也天之所以為天者此中孚之德而已矣以此中孚而能利貞是即天之於穆不已不有以應乎天抑存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中孚无餘藴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說也風巽也和說巽順之心生生之心也獄之未成以此心議獄則不輕置之於死刑獄之既成而罪當死則緩其死而不遽加刑焉苟其有可生之路則生之矣蓋君子之觀象於中孚者如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楊子曰虞恐懼也初以陽九處中孚之始恐其中有未信而不參之以偽故獲吉如其起念妄而有他焉則不能燕安而吉矣象曰志未變者即謂其无有它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體剛處於卦内又在三四重陰之下兑又為口舌故有鳴鶴在陰之象而聲聞於外自為同類之所應和九五乃其正應應而和之者皆以其中孚之在心者相為愛慕有如

鶴鳴而子和之者矣夫剛中之德我之好爵也亦九五之好爵也我有好爵爾亦有好爵吾與爾同靡靡然好之非若我有而爾無不同其好者矣何其契合之至乎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相近而不相比則四固三之敵也陰居陽爻進而不能進恐四之害已也或鼓而攻之矣四履正承尊

非已所勝故或罷而退敗也不勝而退懼見侵凌或泣而憂悲矣四履乎順不與物校退不見害或鼓而歡樂也進退悲喜之狀如此處不當位以三剛而進又以六柔而退乃若此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中孚之時處巽應說得位履順上承於五陰德之盛如月之近望初與已匹進來應已不係於初如馬之亡匹盛德在已而又能絶其朋類之私以承乎上又何咎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下應九二之同德乃即與之孚信有攣如之固惟其正當尊位貴乎君臣交孚故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為雞雞為翰音上九巽卦之上外卦之終有翰音登于天而非其真實之象人之无事實而有虚名者何以異此則雖正亦凶矣蓋翰音之飛不過尋丈今登于天何可久長者耶終非貞正之理而有虚妄之凶矣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震上艮下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陰為小小者過也小者過何以亨乎天下有柔勝而可以利於行者則小過亦有亨之道也惟在貞正而已貞則柔非邪暗因時之當用柔也而與時行焉則亦不害其為小過也卦之二五皆柔柔得中位即所謂過以利貞者矣但陰柔既為小則其吉也亦小事吉而

已矣剛止二爻四為失位三為失中事之大者惟剛健中正而能有為失位失中豈足為大事之吉扎其所謂小事吉者亦嘗觀之飛鳥矣夫卦外虛中實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下則大吉矣盖聲達于上則逆達於下則順順故宜下也柔之道下也犯分忤物為逆不犯不忤為順柔不逆而順也此柔所以為大造也小過之亨不可見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

大象止取小過二字為義君子惟於无過中求有過如恭哀儉非過也過恭過哀過儉小不中節即過矣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則亦有過恭過哀過儉之時君子不以為過而改之其諸君子之過乎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義初六處小過之初其性柔[illegible]上應於四應之必速故過如飛鳥之迅以致凶害雖欲救止无所容其力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爻以六為已身以初為祖以二為妣以五為君以二為臣今六過於初矣是過其祖也適在二位是遇其妣也五在於上是不及其君矣亦在二位是遇其臣也過其祖為亢宗遇其妣則可以順事之矣不及其君為尊

上遇其臣則可以有所靖獻矣過其所當過而不及正其不當過者其道為无咎矣象曰臣不可過臣過君禍之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重剛不中當有群陰之忌害宜過而防之也弗過防之從而或戕之凶如何哉此防害不嫌於過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而能柔故无咎蓋柔方得位剛方失位以過剛遇小人何以自免故必弗過遇之既遇之則必往與處矣其勢危厲必不忘戒備庶終於得免也夫其剛而柔也亦遇小人之權宜耳豈以此為可貞而固守之哉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言處位於柔為失位何可過剛也往厲必戒

終不可長也謂權宜備之柔何可使之長也君子艱貞於小過如此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以陰柔居尊位正小過陰盛之時陰已在上雲雖密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者西郊陰方也密雲惟在西郊陰盛而陽消故不能成雨也夫以六五在大臣之位而當陰盛之時且柔何哉公但弋取在穴之陰物而已群陰之盛何能有所為哉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處過之終九四為應陰亢而不與陽遇以成小過之極卦本有飛鳥之象今飛鳥又離之而遠過矣過已亢極是謂災眚凶何可言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卦離下坎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既盡也既濟無所不濟大者既已亨矣小者无不亨也故云亨小也其曰利貞者何也初三五皆剛二四上皆柔又九五六二皆當位是剛柔各得正位而二五之位又正當也非貞正乎貞正如此非利乎然何以曰初吉終亂也內卦六二柔順得中則初吉矣外卦坎水遇坎則止而不進是終止矣終止則不能慎

終如始以保既濟之功安得不亂而為道之窮乎可見方其初也离體虛故能以其柔中而用乎剛及其終也坎體滿遂不能以其剛中而應乎柔初則柔亦可以成既濟終則雖剛而不能保之於既濟也是可以為圖治者儆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火足以濟水火之熾也水將竭焉又安知水之不熱而溢也足以熄火乎君子

思患之出於事外而防之必豫者取諸此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陽居初爻而又火體勢必上進然在下位既濟之初不宜速進也乃止而不進若車之行曳其輪而不前狐之涉濡其尾而不濟可以止則止不肯輕進其義為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正應九五宜得行其志九五以既濟而不急賢二不為五之用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失其茀則不得行矣然天下未有中正之道在我而終不得行者婦之喪茀勿逐也七日當復得矣七日一卦之變也不得於今日必得於它日豈其終不行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九三以剛處剛當既濟之時有高宗伐鬼方之象三年而後克之亦憊矣在高宗則為不得已之役而用小人以勤兵於遠其憊也為勞民矣焉有勞民之久而不致禍者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有衣袽作襦子衣於終日戒不甚切註疏繻作濡衣袽塞舟漏覺安六四既濟之時以柔居柔防患之急如舟有罅漏塞以衣袽又

終日戒備不怠常疑患之將至既濟畏慎當
如是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
大來也
禴時祭損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
位然盛極必衰君子當持盈以虛保益以損
如東鄰殺牛以祭不如西郊用時祭之禴實
受其福蓋禴祭損約以損約處既濟之盛吉

自大來矣不終受其福乎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
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危至於此其能長久
乎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首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
其首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卦坎下離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
剛而應剛能納剛健得柔之中故可以亨也
夫未濟之所以亨者惟柔得中耳九二以剛
陽居險中上應於五如小狐之果於濟乃有
濡首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以其剛居柔地其
力既微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故无所
利於往矣然剛雖不當位初四二五三上皆
剛柔相應當未濟而有與亦有可濟之理故

卦曰未濟非不濟也然則剛柔相應亦未濟
之所以亨乎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各有方位火南方水北方也天下
之不可強同者亦猶此水火矣君子觀象而
知物性之不可混也東西南北之異地剛柔
燥濕之異宜辨之也慎使不違其俗用之也
當使各居其方凡以利民情而已矣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時自以為能濟而冐昧以往至於濡其尾而不能濟盖亦不睹於事之究竟至於濡尾而悔无及焉其可羞吝甚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正也九二上應六五居柔得中時當未濟曳車之輪自止不進得進

止之正盖惟剛而能中故正而獲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彊欲往焉凶之道也然已在大險之中當以速濟為利故利涉大川而无如時之不可何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居未濟之時頽失其位而既出險難之外居文明之世以剛健之質切近至尊志行其正正則吉而悔亡矣正志既行震發威怒用伐鬼方然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險其德未盛不能即勝三年而後克之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德不掩厥功故以大國賞之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也且其體离為文明九二之剛中

亦有孚於我是其光乃君子之光有孚者乎信乎其暉之吉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未濟之極必可以濟獲濟而飲酒以為樂其濟也為无咎然樂可乎必也不可過縱也若又居樂而忘憂縱肆至於濡首則又信其必失是矣盖濡首則不知節不知節則得而旋失宜矣

新刻易測卷十

衡郡曾朝節著
謝應祥
後學車大任門人王羲民仝校
楊日森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有天地則有乾坤有乾坤則有八卦八卦變化成象成形

乾元統天大也爲物之始始也作承而作之也乾无知也何以知大始然不知則何以大始也以其大始而謂乾之知大始也坤无能也何以作成物然不作則何以成物也以其成物而謂坤之作成物也乾知實无知也自然而知也故乾易知也坤能實无能也自然而能也故坤以簡能也人而如乾之易知人不難於知也人而如坤之簡能人不難於從矣人難知則不親易知則有親人難從則无功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德可久爲賢人之德

有功則業可大爲賢人之業久大之德業皆出於易簡易簡之理即乾坤之理也則德業亦乾坤之盛德大業也乾坤以易簡成位兩間賢人以易簡成位乎其中夫何歎乎哉

乾坤易簡即至微至精亦不出易簡裏面其在聖人易簡者民可得而由者也至微至精者民不可得而知者也

聖人方明易爲天地鬼神之奧却即說易簡學者以易爲精微只求之於高遠其思愈玄

叛易愈甚誠且從易簡尋討去漸漸看出精
微處來便是實得捨易簡亦无精微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
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
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
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玩辭居此易也觀變玩占動此易也易
即天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彖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
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
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
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
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
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
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
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
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
方而易无體
易者天地之道也易準天地天地準易故易
與天地準彌者布而散之也綸者收而合之

也非易无以見天地故易作而天地之道彌
滿收聚於此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則知幽
明之故幽明之故此易理也原始反終則知
死生之說死生之說此易理也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則知鬼神之情狀鬼神之情狀此易
理也聖人似天地天地從聖人矣故不違知
周萬物則可以處萬物道濟天下則可以用
於天下故不過處時之變委曲周旋不失其
正及其終不遇也天在我我樂天命在天我

知命故不憂无地非吾所安亦无地不安乎仁敦也者不動也敦乎仁則安仁矣我敦仁而後能仁天下故能愛天地範圍萬物聖人範圍天地天地之化皆在聖人範圍中未有過其範圍者也天生萬物地成萬物聖人裁成輔相天地而曲成萬物未有遺於曲成者也夜而晝也晝而夜也不得不晝道也晝而夜也不得不夜道也晝夜即寒暑也寒暑即古今也聖人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此之謂知

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即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即天地之易也神有方不能妙萬物也易有體不能通三才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也神无方故聖人亦无方也易无體故聖人亦无體也不然何以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以與天地相似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又何以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易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

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人事有得失天地有災祥也然非聖人不能知之於幾先原其所以死與其所以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知生則无生知死則无死也然必知生而後知死精聚氣聚而神聚則為物精散氣散而神散則魂遊魂遊而變又為物物物相禪於无窮此鬼神之情狀也然變者物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則无聚无散矣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然後謂之知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然後謂之知死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者合陰陽而言之者也有陰无陽非道也

有陽无陰非道也是道也天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在地則曰剛柔也在人則曰仁義也天以陰陽之道賦予萬物人繼天而有此道則謂之善以其賦予之初未漓於人故謂之善也善也者性也性也者天也有此性人之所以自成故謂成之者性也人性之善有陰有陽何見性者之不盡見也陰而静者為仁仁者義之藏也非可離義以為仁也仁者則惟有見於仁以為道在仁矣陽而動者為義義者仁之顯知即義也非可離仁以為知也知者則惟有見於知以為道在知矣夫仁者知者各見其一不勝其意見之偏至於百姓則日用乎仁知而曾不知其為性之善也不知者固不知知者亦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所以藏也仁不終藏也有時而顯諸仁用者所以顯也用不終顯也有時而藏諸用顯諸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藏諸用所以鼓

萬物之入機然天地鼓萬物矣不憂也聖人以其有憂代天地矣而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聖人有憂故不能常憂天地天憂故常以其自然者鼓萬物於无心而莫知其所窮其藏諸用藏之於无始而孰測其德之盛也其顯諸仁顯之於无朕而孰名其業之大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大業其富有之謂乎盛德其日新之謂乎積之不久不謂富有也取之而盡不謂日新也惟天地乃可謂之日新富有也有生者有生生者生生之謂易以大極言也大極生兩儀乾成象坤效法兩儀立矣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六子則為八卦而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矣占者極其數以知來而通其變於事易之用行矣易者神之為也神者陰陽之運也无朕兆无端倪故可以知来可以通變孰能測之哉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廣大靜正此觀易於未動之前乾靜專動直坤靜翕動闢此觀易於靜極而動之後易之廣大合於天地之廣大天地即易也易之變通合於四時之變通四時即易也陰陽合於日月日月即易也易簡合於至德至德即易也然易於天地原不可得而分无分亦无

合易與天地本合也聖人明易理之廣大變通有陰有陽至易至簡乃有配合之論豈易於天地真各為一物哉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天地之道也聖人觀象於天地以崇德而廣業德何以崇業何以廣知欲崇崇即所以為知禮欲卑卑即所以為禮知之崇也禮之卑也聖人取象於天地而德崇業廣矣

知崇禮卑夫子因易論學而千古學脈盡於此四字矣學者最不可識見卑近温故知新到高明光大境界至於知天地之化育這方是知崇下手入門便要步步在實地上踐履所謂敦厚以崇禮也禮却要卑此一卑字最可玩味如禮喚作天則喚作敬還不見親切只是將這心按抑得下全无一毫意氣方合天則方是敬即四勿之學如此精細亦只是

虛心卑下乃得即至於其極亦不過是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外此而覓學術又豈不為異端哉

易生天地天地載易天地无易无以為天地易非天地則亦何以見易乎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者易固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是易也在天地則為天地之性在人則天地所以成人之性性何有乎无也无而有有而无者也性不存而後滅於有性存存而後能至

於无存性於无而道義從此出矣道也者以言乎體也義也者以言乎用也性存而體用一矣所謂道義之門非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聖人之心通於造化造化之秘洩於聖人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則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與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天數地數乾策坤策成易成卦又自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此皆聖人神而明之合於自然非作聰明而為之也不然不足以顯道神德行何以曰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作於人者能用之耶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者此之謂也

變化之道易也易神之所為也聖人取諸易有四用用之於言尚辭用之於動尚變用之於制器尚象用之於卜筮尚占聖人因能用易易理本至精至變至神惟其精而深也聖人盡其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其几微而變動也聖人研其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惟其妙於无而神也聖人以此存神故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是知精者變化之原也几即變

化之道也然莫非神之所為也知神之所為則能用四者之道矣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

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天數奇地數偶奇偶錯而有易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聖人用以通其志定其業斷其疑豈徒以其數邪蓍之德數无恒體運轉无窮也圓而神焉卦之德其體一成不可

推移也方而知焉六爻之義或吉或凶因動而告也易以貢焉聖人觀於此而曰蓍之未用无卦无爻无圓无方无神无知无易无貢何其密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朕兆俱泯之地亦若蓍之未用焉既法其體於蓍之未用自同其用於卦之既蓍示人以吉凶與民同其憂患神以知其將來知以藏其既往蓋蓍如是聖人之神知亦如是也然所以有是蓍者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

殺者以天縱之資備甚盛之德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所以有是蓍也聖人以此齋戒洗心退藏於密蓋不齋戒則德不神明能齋戒如蓍之未用然後能神明如卦之既蓍既神明其德而易之用神矣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来不窮謂之通闔闢變通皆易也本不見也見乃謂之象本无形也形乃謂之器由制而用之而人莫不以為法由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人莫不以為神蓋惟神明其德故其用之神如此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不可見扎

聖人與蓍之神物以前民用而作八卦然八卦有所由生是故易有大之極者謂道也道生天地天地生四象四象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土則分王四季也四象生八卦謂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木乾同兌金加以坤艮之土為八卦也八卦既立

則吉凶可定有吉有凶而大業生矣又以天下之凡為大者以贊蓍龜之大而著聖人之興神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矣不特此也四時生殺而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聖人效之也天垂象見吉凶而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聖人象之也至於河出八卦之圖洛出九疇之書聖人亦則之焉而天生神物與之以前民用者取諸此矣

易有四象天以八卦之體示人也繫辭焉聖人以八卦之變告人也定之以吉凶聖人以趨避之方斷人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乾坤其易之蘊邪易立乎乾坤成列之中故乾坤緼易者也无乾坤則无易无易則无乾坤乾坤不可毀而息謂不可以見易耶神而明之不從思慮得不從探索知神靈自悟故曰神而明之也則存乎人矣一明於心德自內成不待商量不待講說默而成之也有是默成之德不言而人信之矣此惟有真備實諸者能之不在於德行乎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卦之吉凶悔吝生乎動人之吉凶悔吝亦生乎動有剛柔而後成一卦因其辭而變通以隨乎時而後得吉吉之勝凶則惟在於貞正矣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以貞而一天下之動不一也惟貞正則一一則勿二勿三有吉而無凶矣

生者天地之大德天地有是大德畀之聖人代生萬民若在下位何以施此大德故位爲聖人之大寶也位至聖人本以仁民而守位亦惟曰仁不仁而在大寶之位其可邪聚人以財財所以生也財理矣正其辭以爲號令而禁民爲非此義也能仁能義聖人以立人之道居大寶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自包犧氏作八卦至神農黃帝堯舜與後世之聖人制作器用制器尚象豈必讀易而後用之易在聖人之心隨時而制一器默自與易象相合蓋亦易理通於物之自然夫子一一以爲取之於易于以見人之不可不學易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攺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卦二陰故以奇為君陰卦二陽故以耦為君少者為君也道一也或為君子之道或為小人之道是其德行之不同也陽爻以一為君以二為民尊卑有序故為君子之道也陰爻以二為君以一為民尊卑失序故為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而見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

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淂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心妄動於思憧憧然或往或来則莫不朋從爾之所思矣不知天下何所思乎何所慮乎天下本同歸也而柰何其塗之殊也天下本一致也而柰何其思之百也天下何所思乎何所慮乎此夫子因易之言而論天下本不必多思多慮吾人此心乃同歸之所一致之所不宜以多思多慮擾之何謂同歸人馳騖於外茫茫蕩蕩如亡子失其家何所究竟惟反而自得其本心乃是吾人同所歸宿之地故曰同歸捨此而殊其塗何為者也何謂一致心體本一一則凝定如明鏡如止水常照而常寂常寂而常照故可以慮可以淂蓋以一而應天下之不一也故曰一致知此一致之妙方將求所以致此一致者之不暇而百其慮何為者也是一致即同歸之理百慮即殊塗之謬欲一致而同歸何如扎无思而已

矣无慮而已矣人之多思慮也毋亦困窮拂逆之撓其心乎其亦不睹於造化之屈信矣日月往来相推而明生寒暑往来相推而歲成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豈可謂終於屈扎不獨造化物亦宜然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知此而吾人求信存身之學惟在自淂而已矣蓋未用必有所以致用修德必思所以崇德義本至精入神而後可以語精精其義以造於明通妙悟之

地則動皆以神用用皆與神合而致用之本裕矣其用既利其行必審動必至善安其身而後動焉一有不安寧屈而不信也寧為龍蛇之蟄以存其身也如是而我之德尊矣自尊其身自崇其德是又所以善其致用之道也若此皆猶假於學也未至於忘也人可得而知也過此以往人孰能知之哉所窮者天地之神也所知者天地之化也是其積之而為盛德者也非人窺測之所能及也學者誠

由致用崇德而造於此焉又何屈信之足言哉所以然者亦自不思不慮馴致之而已矣

知幾其神惟神无知於未始有朕兆之先而能有知於既始有朕兆之後能知幾不謂之神乎然知幾不易也君子上交不諂以貞上交也下交不瀆以貞下交也貞則不促於形而神矣若此者其能知幾乎蓋幾者動之未著方在无而有之初初動則有吉无凶於其見之先而已預兆其端倪者人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惟君子灼見幾先即作而赴之不俟終日之久然非不諂不瀆安能知幾如此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不諂不瀆矣寧用終日哉一見其動斷可識矣能知幾則過人遠矣蓋知彰於彰知剛於剛不難也知彰於微知剛於柔然後謂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豈不為萬夫之望哉

君子之幾矣顏子庶幾近之一念之動未能无不善一有不善則幾處已先覺之矣自一

念而知即自一念而止不得形之於動以至於祇悔也則雖未能无不吉之萌而已有不遠復之吉苟非用力之至好學之深何以及此哉

介石而知幾所謂誠而明者也有不善而知幾所謂明而誠者也復於无妄則无不善之動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

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

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説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

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
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
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
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
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
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
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

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
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
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
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
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

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
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
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
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
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
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
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
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
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

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

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着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来

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晋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

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附錄

謝馮琢菴宗伯書

李令求湯丈易測序奬借太過至比於張橫渠崔後渠二公又期弟異時善用之謂留侯鄴侯不論易而善用易弟善論又善用皆非弟所能也丈何以望弟深哉弟之成此撰著也蓋在南銓因刻慈湖易傳屬弟序弟辭曰不能也顧一觀之耳已觀之而有所疑乃從頭看易一遍先畫八卦粘於壁日對之以思其所以畫八卦者

弗知也則求之彖弗知求之大象小象弗知求之彖象傳弗知乃求章句於諸家之註稍稍能誦讀之矣其所不合仰而思之思之而通乃筆而記之遂成卷帙初不敢謂其果有合也惟是三十年前偶有知覺本非得之聞見積久日漸開明因以讀古人之言疑則思之思則得之六經之言惟易難讀然亦不待強探力索若或有以啟之矣顧只尋行數墨之本習非有明經致用之能事張李二侯蓋皆濟時策士乃出方外異授與弟殊趣弟不問其用不用也事至但思妥貼決不敢為不妥貼事或以事
主上或以審去就如此而已矣若以謂紹往示來不愈愧哉辱年丈之見譽不敢不自白敬謝不宣

謝李賓城瀛川書

易測刻之敝鄉無經文不便看今足下所刻開卷盡在目快甚所藉以就正者益廣感當何如且走使東省必得吾同年馮琢菴丈序之馮丈

在衆毀中顧亦不辭而即揮灑序中奬借之過讀之汗下節豈能以是繼往哲而開来學哉不敢當不敢當至謂管輅言知易不論易此當時應答之權辭耳橫渠之於易啟蒙可睹已不無強探力索影響之病後渠洹詞冠冕詞林然豈敢謂其深於易哉留侯鄴侯皆以方外人贊帷幄而出處不謬暗與易合然二侯要非知易者也易是一時字無時無處非易其與盡乎造化其用盡乎人事學者不可一日不占易卻往往

以難讀而止即習易者亦泥陋説付其義於不可知故不佞之為四聖註脚取足開解其惑不復梗塞實緣舊有所見頗窺四聖之心有斷然不疑者天既使我介然有知安得不卒業此道以俟後人也哉足下鞅掌簿書今倖且簿災木之費不少此其心又豈尋常之所能窺乃馮丈序不略及殊缺不佞第鏤之心敬謝不宣

易測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曾朝節撰朝節字植齋臨武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取王弼註孔頴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及楊氏易傳之説參互考訂惟解上下經彖象文言繫辭而置説卦序卦雜卦又倣王弼畧例之意別作説凡一卷附於末大旨主於觀辭玩占一切卦圖卦變之説悉所不取頗足掃宋易之葛藤然其去取衆説則未能一一精審也